

你(没)有错 You are (not) at fault

第一章

在海岸边，一个男孩醒来，抬头仰望夜空。

一抹血迹划破长空，与月亮相交，就像有人用红色的画笔在墙上的艺术品上涂抹一样。他躺在沙滩上，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他胸口的起伏几乎不会被观察他的人察觉，但已经没有人可以观察他了。

近一年来成为他代理母亲的监护人在营救他时中弹，在他电梯里独自哭泣时死去。

他可能爱上的红发女孩被野蛮杀害，遗体被当作可怕的战利品送给了他。

即使穿梭于自己脑海中的陌生世界，男孩也找不到一个想要他的人。于是，男孩有了一个选择。

他觉得，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死了，那会更好。

碇真嗣终结了世界，在十年痛苦带来的脆弱时刻，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地球上没有人在乎他这样一个没用的人，他又何必在乎他们呢？

骇人听闻的第三次冲击开始了。无论男女老少，无一幸免。每个人之间的边界，科学上称为AT力场的屏障，都被侵蚀和瓦解了。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并彼此分离，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融合成了一个 "完美 "的生命。

30 亿个生命变成了一片巨大的橙色海洋，那是生命的原始汤汁--LCL。

在这片陌生的海洋中，真嗣与第三次冲击背后的力量面对面。绫波丽，这个蓝发红眼的女孩曾经是他的同伴。她现在是莉莉丝，第二使徒和人类之母。真嗣决定人类不应该这样生活下去，于是莉莉丝又给了他一个选择。碇真嗣在难得的坚强时刻决定，即使这个世界只会给他带来痛苦，他也不应该这样活着。

男孩最终发现自己躺在海岸上，仰望着天空。他的可怕决定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心头，让他窒息。他刚刚犯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种族灭绝罪行。30 亿人的生命像蜡烛一样熄灭了，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错。碇真嗣张开嘴巴，向天呐喊。苍天无动于衷，对他置之不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醒来时，真嗣的喉咙仍然生疼。此时已是夜晚，寒风吹透了他单薄的衣服。他抱着自己试图保暖，坐起来环顾四周。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映入了他的眼帘，当他意识到那是什么时，吓得连连后退。一张巨大的脸.....不.....半张脸躺在不远处的

地上，看起来几乎和第一适格者绫波丽一模一样。真嗣的胃部剧烈地跳动着，他把视线从这可怕的一幕上移开，却看到了另一个可怕的景象。

福音战士量产机的石化残骸从他周围的红水里探出头来，每个都伸着胳膊缺了一个头。真嗣的头垂了下来略微放松了一下，意识到它们已经失去生命力.....死了。

月光映照着他脖子上挂着的闪闪发光的東西，一只颤抖的手将那东西举到他眼前。那是一个美丽但沾满鲜血的银十字架，属于他的监护人葛城美里，在她把十字架塞到他手里并把他塞进电梯之前。他的紫发监护人用最后一口气救了他的命，当时她坐在地板上，腹部中了一枪，鲜血直流，但她仍然强迫他继续前进，去找他的福音战士。

真嗣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电梯里的那一刻，他凝视着双手沾满美里鲜血的双手，知道了自己不作为的后果是什么。除了坐在角落里等死，他什么都不愿意做，但美里为了让他进入初号机，到 Geofront 去保护大家，拖着他毫无价值的身体横穿了半个 NERV。她的死是他的错，纯粹是因为他自私自利，躲在角落里等死。

'如果我真的做了些什么，美里就不会中弹了！'他想，用握着她十字架的拳头捶打着地面。'她几乎是被迫背着我走了一路，却因此而死！'

当他乘坐电梯上升时，他决定驾驶初号机去帮助他的同伴--被称为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第二适格者。她当时已经在 Geofront，独自对抗着被称为量产型福音战士的九头白色巨兽。然而，当电梯门打开时，映入他眼帘的景象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明日香在通讯器里责备他的缺席时，他只能呆呆地看着初号机。电木，这种奇怪的红色物质就像快干水泥一样，完全覆盖了这台紫色的机器。他在初号机外面根本无法打破它，他瘫坐在地上，把膝盖抱在胸前，只能听着敌方的福音战士在假败后重新启动，把二号机撕成碎片。

当伊吹摩耶听到明日香已死的消息后痛哭流涕时，他周围的笼子也剧烈地摇晃起来。初号机冲出了电木，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为什么它之前没有这样做呢？为什么它要等到来不及施救时，才伸出巨大的紫色拳头打向它的驾驶员？

他知道答案。初号机内的灵魂，他自己的母亲，显然也不关心他。她希望他的心碎了，他的思想毁了，以实现她的成神计划

巨大的爆炸摧毁了位于 Geofront 的 NERV 金字塔，真嗣从 NERV 总部的残骸中登上了初号机，他甚至不记得自己进入了插入栓。他看到的最后一片现实是被盘旋在 Geofront 的白色女妖高高举起的二号机的残骸。他最后听到的是自己疯狂的尖叫，因为他受折磨的心灵终于崩溃了。

用衬衫袖子擦了擦眼睛，真嗣的哭泣最终停止了，他靠在一块残骸上，记忆终于暂时消失了。肚子里持续不断的咕咕声引起了他的注意，真嗣闲着没事就想知道自己有多久没吃东西了。他无法确定自己在这片海岸上躺了多久，从清醒到尖叫，再到昏迷。月亮已经移位，在天空中的位置更低了，不再与莉莉丝巨尸颈部喷出的红色血痕完全一致。

最终，真嗣认为至少已经过去了一整天，他站起身，将十字架挂回脖子上，向第三新东京市废墟的方向走去。

许多建筑都被摧毁了，而那些屹立不倒的建筑看起来也不会保持太久。真嗣走在街上，惊奇地环顾四周。这里发生了什么？看起来整个城市都被炸毁了。他在记忆的深渊中搜索着，成功地避开了大部分试图袭向他的可怕往事，并得出了答案。日本战略自卫队在这座城市投下了一枚巨大的 N2 型地雷，目的是为量产型福音战士开辟地面战场，因为明日香驾驶着 二号机一直在消灭他们的地面部队。坦克、步兵和 VTOL 都不是福音战士和德国红发女郎的对手。

回想起明日香对日本战略自卫队造成的破坏，真嗣感到一丝自豪。睁开钴蓝色的眼睛，他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记忆犹新。

真嗣摇摇头，尽力驱走这些念头，继续在城市中不紧不慢地寻找.....什么？食物？水？休息的地方？不，这个结束了地球生命的男孩肯定不配拥有任何东西。但真嗣的肚子却因为无法填饱肚子而不满，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他试着忽略它，但最终他还是抱住了自己的肚子，跪倒在地，因为饥饿的感觉开始袭来。一想到人类的毁灭者被自己的胃搞得鸡飞狗跳，如果不是太他妈病态的话，他的嘴角一定会露出一丝笑意。

五分钟后，叮叮当当的声音在街道上回荡，真嗣拽着一块混凝土碎片，将橱窗边缘的锯齿状碎片移开，这样他就可以安全地进入商店了。他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一股刺鼻的腐烂食物的气味飘进了他的鼻孔，他几乎被这股恶臭呛住了。真嗣用衣服捂住鼻子，试图把气味挡住，他小心翼翼地走向灯光昏暗的便利店后面，那里摆放着冷食和饮料的冰箱。他打开门，感到一阵微弱的凉风。

'即使这些冰箱还是冰的，那也不可能用太久，'真嗣喃喃自语着，拿起一瓶水。他几秒钟就喝光了整瓶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很渴。又一瓶水被喝光后，真嗣才感到满足，他又拿起四瓶水。他把这些东西放进商店柜台后面找到的一个购物袋里，然后半信半疑地顺从自己咕咕叫的肚子，拿了几袋零食和几罐水果。他心不在焉地想着该给明日香拿点什么，当他的手自动伸向明日香最喜欢口味的薯片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僵住了。

袋子掉在了地上，新的眼泪顺着他的脸庞流了下来，几秒钟后，这个年轻的男孩颤抖着试图保持站立。他输掉了这场战斗，瘫倒在袋子旁边的地板上，在道歉的间隙抽泣着叫着明日香的名字。

这个饱受折磨的少年花了一个小时才重新站起来。当他无精打采地拿起包准备离开商店时，真嗣在出口处的金属架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一双略带红色的忧郁的蓝眼睛在蓬乱的、布满灰尘的棕色头发下凝视着他。他的白色纽扣衬衫和黑色裤子上也沾满了灰尘，走出商店时，他漫不经心地试图拂去一些灰尘，但在撞到一个路牌时放弃了。抬头看了看上面印着的字，真嗣的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他刚刚抢劫的那家便利店正是他在明日香生气退出他们的同步训练后找到她的地方。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后，他转过身，慢慢地向美里的公寓走去，再次沉浸在回忆中，那可怕而又美好的一周又在他的脑海中重现。

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公寓大楼就出现在真嗣的视野中。停车场上停着几辆受损的汽车，其中一辆被一大块砖石压成了半截，但大楼本身却奇迹般地屹立不倒。看着身后，真嗣注意到，在公寓和他认为的炸弹投掷地点之间的一栋大房子还勉强直立着。而在那之前的那栋楼，大部分都是瓦砾。

当他转身向公寓大厅入口走去时，嘴里发出了一声叹息，真嗣默默地感谢自己不用再找地方睡觉了。睡在别人的房子里感觉不好。发生了这么多事，他几乎不觉得自己有资格睡在美里的房子里，但他太累了，找不到别的地方。独自爬楼梯几乎让他累倒。

到了他们的公寓，真嗣停了下来，盯着挡住他入口的门。由于城市停电，电子操作的门无法自动打开。他花了几分钟的力气才迫使门滑动了一下，甚至只打开了一部分，他立刻瘫倒在门框上，力气几乎完全耗尽。真嗣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他手脚并用地从公寓爬到卧室，然后累得昏倒在床前。

15 个小时后，真嗣起身.....当他的头撞到床底时又立刻倒了下去。他抽噎着揉了揉疼痛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让他仍然很疲惫，现在他的身体又被坚硬的地板弄得疼痛难忍。他感觉自己根本没睡，但至少现在可以站起来了。他走回前门，那里还放着一袋食物和水，在经过明日香房间门口时，他停顿了一下，看到了德国驾驶员离开时的状态。在他意识到之前，他的双腿已经开始移动，突然间，真嗣就来到了明日香的房间。

地上到处都是撕碎的杂志和枕头上的碎布。真嗣慢慢地走向明日香的床，一把梳子几乎完全嵌入了墙壁，破碎的镜子碎片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明日香把自己的卧室弄成这样，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肯定都很严重。即使过了这么久，他仍然能感受到明日香的痛苦和悲伤从墙壁中散发出来。

他用颤抖的手拿起一本还未翻动的杂志，放在梳妆台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真嗣就像开了自动驾驶仪一样一直在整理房间。他从厨房水槽下拿出垃圾袋，把所有破损的东西都扔进了垃圾袋。床上铺上了新床单，从床单柜里取出了新枕头，还打开了窗户，让新鲜空气进入陈旧的房间。直到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真嗣才终于停了下来。

现在，除了墙上的那个洞，房间看起来再一次焕然一新，但真嗣知道他对此无能为力。他走向前门，取回食物和水，把它们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一块巧克力在几秒钟内就消失在他的嘴里，一袋薯片和一瓶水也在不久后消失了。他曾短暂地考虑过把剩下的食物放在冰箱里，但由于没有电，冰箱可能已经失去制冷能力有一段时间了。

当真嗣想象着他的监护人大口大口地喝着温热的啤酒，然后厌恶地把啤酒喷得厨房到

处都是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到那时，她就不会像往常一样欢快地吃早餐了。也许整层楼都会被她的尖叫声惊醒。当他想起没有人可以唤醒她时，笑容顿时敛去，快乐的念头也随之消散。甚至连把啤酒吐出来的三佐都没有。只有他，碓真嗣，那个终结了世界并坚持下来的男孩。

真嗣的头轻轻地撞击着厨房桌子上的手臂，他想起因为他的第二次选择，丽--或是莉莉丝--告诉他人人类将会回归。但是没有美里。没有东治或剑介，没有 Pen-pen，没有.....也没有明日香。明日香不再叫他笨蛋，不再让他停止道歉，甚至不再用那双美丽的蓝宝石眼睛瞪着他。

这已经是真嗣几天来第三次哭了。

明日香不在这里... 丽... 莉莉丝.....她骗我？我在这里的时候，没人会想回来的，谁会想和我在同一个星球？是我把他们都送进地狱的。都是因为我，他们才会葬身大海。也许我回来是愚蠢的，我不配和他们在一起，也许那里更好。这一定是我的忏悔：独自生活在人类的废墟中，而他们却过着完美的生活。美里和明日香一定过得很开心，没有我在她们身边毁了一切。

真嗣最终从桌子旁站起来，打扫了公寓的其他地方。这项琐碎的工作让他的思绪变得简单。虽然爆炸并没有对大楼造成严重破坏，但仍有打碎碗碟和打翻的家具需要清理。阳台的窗户有轻微的裂缝，但在真嗣打开推拉门走出去整理时，它们还是紧紧地贴在一起。

一轮红月几乎挂在正上方，真嗣意识到已经接近午夜了。把垃圾袋放在大门外，他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躺在舒适的床上，而不是像前两个晚上那样躺在硬邦邦的地上。真嗣闭上双眼，等待着睡意袭来。

三个小时后，真嗣发现自己正蜷缩在浴室里，把胃里仅有的东西吐到马桶里。就在几秒钟前，他被惊醒了，汗水从他身上涌出，浸湿了他的白衬衫，几乎透明，他急忙跑向厕所，但才刚刚跑到。噩梦般的尖叫声仍在他的脑海中回荡，他的胃又一次剧烈地翻腾起来。大约过了十五分钟，真嗣的肠子不再试图从他体内挤出来，他站起身来，随手按下了马桶上的冲水按钮。

当马桶真的冲水时，他感到有些惊讶。城市里已经停电了，但水管还能工作。但这能维持多久呢？至少这意味着他可以用自来水而不是瓶装水来洗漱了。吐掉嘴里的臭水，真嗣抬起头对着镜子，只觉得被自己的倒影吓了一跳。他的头发看起来更糟糕了，眼睛布满血丝，衬衫领口附近有一小撮呕吐物。他把这件衣服扔进洗衣篮，又从小衣橱里拿出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他懒得扣扣子，倒在床上，太累了，根本顾不上自己的样子。毕竟，谁会去看他呢？

两小时后，他又回到了浴室，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残缺不全的红色半机械人的形象。

鲜血滴落在坚硬的油毡地板上。空洞的蓝眼睛盯着地上的红色污点看了一会儿，真嗣才想起自己应该做什么。他右手中的小刀举过左手，然后迅速落下。它用力一刺，刺破了塑料布，让真嗣终于撕开了塑料布，从里面取出了绷带。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将半瓶水倒在大腿上，然后擦干，用白色纱布包住他爬过药房窗户时割伤的地方。

又过了两个不眠之夜，每当他打瞌睡时，就会不断被尖叫声和明日香的福音战士的幻象所困扰，于是真嗣决定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不再做噩梦。唯一容易找到的酒精来源是美里的啤酒，又热又恶心。一罐里剩下的立即被倒进了水槽里。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无意中听到一个同学说，他父亲给他开了几片安眠药，让他不再做恶梦，于是他就在柜台后面寻找安眠药。他甚至无法读出一些药名，所以他只是在标签上寻找那些提到安眠和嗜睡的药。最终，他找到了一瓶安眠药，并把它塞进了一个袋子里，随后又把一些绷带和其他医疗用品放了进去。

在家里停了一下，把包放在房间里，真嗣又离开公寓去采购更多的食物。煤气灶暂时还能用，但即使是他的厨艺也无法料理美里似乎赖以生存的速食。经过两次尝试后，他放弃了让这些食物变得不那么难吃。剩下的饭菜直接装进了垃圾袋，出了门，现在真嗣又一次洗劫了便利店。几袋大米、更多的水和各种罐装腌制食品被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他在糖果货架上发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

"哇哦。"

在巧克力礼盒的架子上，摆放着一块大得惊人的巧克力，比他自己的脑袋还大。他把它捡起来，恭恭敬敬地放在篮子里的食物上。带着尽可能多的食物，真嗣漫步回家。

他在厨房里打开了所有的东西，但巧克力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边。真嗣发现自己的空间开始不够用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可怕的，悲观的决定。他再次拿出垃圾袋，打开冰箱，把每一罐啤酒都倒进水槽，然后扔进袋子里，同时脸上露出阴郁的表情。美里已经不再喝啤酒了，即使她能忍受温热酒水的难闻味道也没有用了。门边又多了两个袋子，真嗣记下了，第二天把它们都扔进垃圾箱，免得它们开始发臭。

最近天气异常凉爽，所以真嗣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他几乎是恭恭敬敬地跪在明日香的床边，把那块大巧克力放在枕头下面。反正任何照进来的阳光都会被枕头挡住。真嗣站起身，闭上眼睛，强忍着即将涌出的泪水，向自己许下诺言：即使饿死，也不吃这块巧克力。这块巧克力就放在这个房间的枕头下，时刻提醒着他不作为的代价。如果他"像个男人"，早点向她伸出援手，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当他发现自己身处那个陌生的橙色世界，却还在这间公寓里，在厨房里和她争吵时，也许她就不会拒绝他了。真嗣开始迷失自己，几乎无法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他恳求明日香帮助他，不要离开他。明日香只回答了他一个字。他一直在祈祷不要听到这个词："不。"

就在这时，他的心已经支离破碎，他的双手紧紧掐住红发女孩的喉咙将她掐死。她没有任何反抗，只是冷冷地注视着他，生命就这样消逝了。就在那一刻之后不久，当明日香

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时候，真嗣做出了第一个决定。如果这个世界不关心他，只给他带来痛苦，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死去。

当尖叫声再次响起时，真嗣的头猛地抬了起来。他在回忆时打了个盹。他跌跌撞撞地走进厨房，拿起一个安眠药瓶打开，把几片药片倒在手心。男孩盯着药片看了很久，试图确定它们是否有效。最后他决定，以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于是他把手伸到嘴边，仰起头，把药片咽下去。

"不知道.....还会有人回来吗？"在等待药效发作的过程中，真嗣仰望着卧室里有些熟悉的天花板，大声喃喃自语。"也许莉莉丝真的没有说谎.....人们只是还没准备好回来。但他们为什么还没准备好呢？是因为我在这里他们才不回来吗？我回来的决定一定是个错误，但是.....我现在无能为力.....不是吗？"天花板没有给他答案，于是他侧过身，面对着没有窗户的墙壁，最终沉沉睡去。

真嗣醒来后，感觉即使不是神清气爽至少也好受了一些。过去几个晚上，他都是在睡前吃药。据他所知，这些药似乎起了作用。他隐约觉得噩梦并没有消失，只是不记得了，这对他来说已经很好了。

药房又被洗劫一空，一个背包塞满了药片，藏在自己的床下，远离任何可能最终出现的窥探者。现在，他只需每晚服药，直到死去。即使他从药房拿了十几瓶药，最终也会用完。也许到那时，人类已经回来了。到那时，他怎么向任何起疑心的人解释自己需要安眠药呢？真嗣有一种预感，如果他说"我毁灭了人类，现在我每晚都在为此受苦。"他也不会得到药物治疗，而是会被送进监狱或精神病院。或者是处决。这听起来都不是什么好主意，尤其是被关起来遭受精神折磨。

现在，如果他能对那些不由自主的白日梦做点什么就好了。

由于没有电，真嗣只能靠他的旧 SDAT 和一堆电池，以及从当地图书馆借来的一些厚厚的小说来消磨时间。没有电就意味着没有电视，而且也没有电视台播放节目。然而，真嗣很快就厌倦了这些读物，这意味着他的思绪开始像风中的落叶一样飘荡。每当思绪飘落时，男孩通常会发现自己对着沙发哭泣，偶尔还会跑到卫生间呕吐。

最后，他脖子上的十字架给了他一个主意。也许他需要的是为那些被他夺走生命的人建立一个纪念碑来抚慰自己的心灵。虽然这很微不足道，因为他不可能建造一座雕像，但念想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但我能在哪里建造它呢？"真嗣问自己，"我应该在这栋楼的楼顶上建吗？公园中央？不，必须在全世界都能看到的地方，比如....."随着计划的形成，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LCL之海。全人类都在里面。如果他们回来了，也许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纪念碑。"想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伤感的微笑。

既然计划已经形成，他就出发了。公寓被封闭起来，以防止坏天气和任何可能的害虫

进入。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当真嗣走到人行道上时，他的肺里充满了水的气味。

回到海边的最好办法是重走回头路，所以他的第一站是便利店，为相对较长的旅程挑选更多的食物。他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在意，他挑选的大部分食物都是明日香喜欢吃的。这些食物都被他放进了前一天从百货公司“解放”出来的另一个背包里。真嗣不确定自己能否在天黑前回到公寓，他决定不冒任何风险。他希望在布置纪念碑时不要再下雨。

海滩上静得可怕。把背包放在一边，真嗣开始为他的纪念碑收集木材。他唯一能想到的、以他微薄的能力制作的东西就是为他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人物制作一组十字架。这些人虽然可能并不真正关心他，但至少还是努力承认了他的存在。

美里和加持、东治和剑介、光、丽、薰... 明日香...

泪水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真嗣还是继续前进。一根长长的木头被深深地插进松软的沙子里，用一些旧钉子和一大块用作锤子的混凝土将水平的木头连接起来。

几个小时过去了。八个十字架被制作出来，它们彼此相邻而立。一个较大的钉子变成了一把粗糙的凿子，在木头上刻下了八个名字。真嗣慢慢取下脖子上闪闪发光的银色十字架，把它挂在美里纪念碑的钉子上，完成了他在脑海中形成的画面。他仰面坐着，擦了擦眼睛，凝固了脑海中的画面。

‘过几天我还得再来，确保它们还在。也许我应该每周来这里一次，就像朝圣一样。’

抬起头，他看到月亮正从废墟的建筑物上探出头来，他打了个哈欠，感觉到了一天行走和工作的疲劳。真嗣拿起背包，在十字架前坐下，凝视着大海。然而，画面似乎有些奇怪，他过了一会才注意到，量产福音战士正在.....下沉？一个多星期前，他最后一次看到它们时，他可以发誓它们是完全直立的。现在，它们正向一边倾斜，.....液体已经淹没了它们的大腿。（伏笔）

“也许大海正试图夺走它们，把它们拖进水深火热的坟墓，”真嗣喃喃自语道。他吃了一块巧克力和一瓶水，晚餐吃得很晚，也很微薄。他的手在背包里翻找着，然后僵住了。真嗣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慌忙把书包翻过来，把所有东西都翻了出来，然后开始在一堆食物中翻找。他用手捂住脸，似乎想挡住眼前的景象。揉揉眼睛，他又开始寻找。

他依赖已久的药片仍然没有找到。

背包被扔进了大海，因为真嗣意识到，在匆忙赶来海边建立十字架的过程中，他忽略了携带他最需要的东西：从困扰他睡眠的恶魔中解脱出来。

只要真嗣一闭上眼睛，噩梦就会卷土重来，再也无法睁开。女妖们再次围绕在 **Geofront** 上空，她们恐怖的面孔正窥视着这个男孩。明日香的福音战士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它的驾驶员躺在巨大的冰冷尸体里，死不瞑目。这一切都被濒死者的尖叫声所覆盖，伴随着明日香在他脑海中说的话，她拒绝帮助他，拒绝阻止他消逝。当他的思想再一次受到折磨时，真嗣的身体在沙滩上扭动着，似乎在试图逃离某种不存在的东西。

在海岸边，一个男孩醒来，抬头仰望夜空。

海浪声轻轻拍打着他的双耳，恶魔们又一次躲进了他的脑海。什么东西扑通一声掉进水里的声音最终引起了他的注意。慢慢地把头转向左边，真嗣看到绫波丽，也可能是莉莉丝，正在水面上盘旋。空洞的蓝眼睛紧紧盯着红眼睛，两个人就这样对视着。真嗣可以发誓，他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但就在她出现时，丽/莉莉丝突然消失了。

他慢慢坐了起来，扫视着蓝发女孩消失的地方，但她仍然没有出现。一抹红光映入他的眼帘，真嗣低头一看，是一个身穿红色连体驾驶服的红发女孩。她的右臂一直到肩膀都缠着绷带，左眼也被遮住了。右眼却一眨不眨地盯着天空。

'明日香.....？难道.....不.....这是个骗局。明日香已经死了 我的大脑在作怪 真正的明日香不会就这么躺着，她会站起来对我颐指气使的。这个.....东西是假的，是个.....放在这里折磨我的人偶！'

突然，真嗣发现自己跨坐在明日香身上，颤抖的双手搂住她纤细的脖子，慢慢地掐住她的脖子。明日香的眼神和过去一周里真嗣的眼神如出一辙。

'她只是个人偶.....她只是个人偶.....她只是--'

一只温暖的手放在他脸颊上的感觉把真嗣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明日香缠着绷带的手臂已经从沙地上抬起，她的手正慢慢地抚摸着他的脸。

'什么.....这不是.....她是真的？明日香.....真的是她吗？我的大脑不会又在折磨我了吧？'

真嗣的双手慢慢松开了明日香的脖子，让她再次得以呼吸。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轻轻地落在女孩的脸上。他俯在女孩身上，轻轻地抽泣着。

是她，一定是她！明日香回来了！莉莉丝没有骗我！而且.....天啊，我.....又.....掐死她了！我... 我会道歉的。是的，我会告诉她我很抱歉，她会骂我笨蛋.....我们都会站起来，回家等其他人来。一切都会恢复原状

"恶心....." 这句低声说出的话打断了真嗣的思路。这一句话，还有明日香的语气，在真嗣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一团冰，他的啜泣声停止了，他惊恐地盯着那件充斥着他视野的紧身衣。

'她...她知道... 明日香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在医院里对她做了什么！不.....不不.....她不会原谅的。我几乎强奸了她！她不会想和对她做那种事的怪胎在一起的！我真不该回来！'

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是明日香陷入昏迷之前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第二章

在海岸边，一个女孩醒来，她只感觉到疼痛。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对受伤并不陌生。近十年的驾驶员训练让她受过许多撞伤和瘀伤。在一次激烈的搏击训练中，她的右臂甚至骨折过。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这位骄傲的红发女郎始终不肯停下脚步。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失误”造成的伤，明日香就被要求修养近六个星期。虽然一开始她并不介意放松一下，但第二周后，她就被发现偷偷溜进训练馆，这让她的教练们非常绝望。最后，他们不得不威胁要把第二适格者绑在床上，她才肯罢休。

但全身疼痛的感觉对明日香来说还是第一次。

她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痛苦地嘶吼。她简直无法动弹。无助的她只能呆呆地望着满天的红霞，以及一轮被鲜血染红的月亮。听到附近有东西掉进水里的“噗通”声，女孩不禁怀疑自己的左眼为什么看不见东西。明日香试图转过头去，但即使是这样，她的身体也使不上劲，已经超出了身体的承受能力。

‘我这是怎么了？Scheiße（该死的），为什么我动不了？我是不是瘫痪了？’她的大脑飞速运转，而身体却无所事事，她试图拼凑出是什么导致她躺在.....哪里？海浪声告诉她，她就在一片水域附近，但她的鼻子能闻到空气中大部分是血腥味，好像附近有什么东西被屠杀了。直到很久以后，她才知道这与事实有多接近。

‘我记得.....什么？白色的Eva们...我一直在消灭它们，即使我的动力线被切断了。但后来.....它们站了起来。我杀了它们，它们又站起来了！我赢了该死的！它们竟敢耍诈！还有碇真嗣！那个愚蠢的第三适格者和往常一样不知所踪，我找他的时候他可能戴着耳机吧。’

一个阴影从她头顶掠过，当明日香试图用余光关注这个突然打断她自省的人时，她感觉到一双颤抖的手紧紧抓住了她的喉咙。乱蓬蓬的棕色头发盘旋在她的脸旁，微弱的呜咽声，告诉她这双手的主人是谁，这是她在第三新东京市生活后熟悉的声音。

‘等等，他也在这里？笨蛋真嗣也在这里？我们在哪儿？等一下，你这个笨蛋为什么要掐死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答我！’她的怒气迅速消散。‘这.....这就是我给你的感觉吗，真嗣？你想.....杀了我，是吗？呵呵，我也不能完全怪你。毕竟 自从我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我就一直在骚扰你，嘲笑你。但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你才说出我给你的感觉？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跟我说话！’

一道光闪过，她又回到了自己的福音战士中，当量产型福音战士俯冲下来开始撕咬她的二号机时，鲜血从她被毁坏的眼睛中喷涌而出。尽管这个巨大的红色机器人已经耗尽了动力并关机了，但她仍能清晰地感觉到它们的爪子伸进了自己的腹部，撕裂了装甲，掏出了她的福音战士的内脏。她的背部弓起，将身体从驾驶座上抛离，仿佛这样就能躲过攻击。在二号机的周围，白色的女妖突然飞上了天空，嘴里紧紧叼着肠子，亵渎着它们的猎物。

又是一道闪光，她回过神来，眼睛盯着眼前的棕色头发。

'天哪，他正坐在我的肚子上。我觉得恶心，我被开膛破肚了，他却坐在我的肚子上。'

她的右手慢慢握紧，终于隐约感觉到手臂上被布条紧紧缠绕，从肩膀一直到手掌。她现在想起了女妖们最后的攻击。她的左臂紧紧抓住自己被毁的脸，右臂则举向从 **Geofront** 顶部透出的光线。她只是勉强意识到，她的福音战士还在模仿她的动作。

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杀了你.....'

突然，她的右臂在一道闪光下分成两半，一支长枪摧毁了二号机举起的手，也摧毁了她的手。最后，似乎是为了确保她的死亡尽可能痛苦，又有几支长枪刺穿了她的福音战士，伤痕痛苦地映照在她自己的身体上。

当她陷入仁慈的昏迷并最终死亡时，明日香感觉到一阵深沉的隆隆声，她周围的大地在震动。她看到的最后一片现实是初号机乘着巨大的光翼从 **Geofront** 升起。当她的右眼终于闭上时，她听到的最后一件事是一个来得太晚的男孩疯狂的尖叫声。

回到现在，明日香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氧气正在慢慢耗尽。尽管没有力气，但真嗣的双手仍然掐着她的脖子。明日香知道，她就要死了。杀害她的凶手将是那个永远无法反抗她的可悲的小男孩，因为她总是数落他。明日香不断试图让第三适格者注意到她并对她做出反应，但都失败了，因为他害怕.....不，是因为他被她吓坏了。然而，每当他为她端上饭菜或打扫卫生时，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她甚至从来没有感谢过他为她做的任何事情，只是在任何时候，无论多么小的事情，只要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她就会辱骂他。

难怪从第三适格者嘴里说出来最多的词就是 "对不起？"

'我一直告诉他不要再道歉了，但他却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错。他会说对不起，然后又为说对不起而道歉。笨蛋真嗣...等等，不...应该是笨蛋明日香.....'

明日香拼尽全力，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右臂上，以缓慢的速度向上移动。她抚摸着真嗣的脸颊，当真嗣感受到她温暖的触感时，她听到了真嗣微弱的喘息声。他的头抬了起来，钴蓝色的眼睛紧紧盯着她剩下的那只蓝宝石眼睛。

她不禁注意到，那双永远忧伤的眼睛里缺少光亮。即使在他抑郁的时候，真嗣的眼睛里也总是有一些生气。而现在，他的眼睛看起来遥远而死寂。真嗣似乎在盯着她看，好像

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情况。明日香慢慢地、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试图用她的手传达她没有力气大声说出的话。

'看来报应轮到我了。对不起，真嗣，对于我强迫你忍受的一切，包括我自己，我很抱歉。'

她感觉到他的手从她的喉咙处松开了，她的肺部瞬间吸入了氧气——她急需的氧气。她的手臂无力地垂在身旁。明日香感觉到有水滴到了她的脸上，因为她头顶上的男孩终于崩溃了，他张开嘴啜泣着，试图蜷缩成一团，同时仍然跨坐在红发女孩身上。明日香的余光慢慢向下游移，打量着他，她注意到他的外表是多么可怕。真嗣深棕色的头发上满是沙子，衬衫脏兮兮的，扣子也没扣上。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陈旧的汗味，好像好几天没洗澡了，还夹杂着恐惧。

'哦，不... 真嗣，别哭了，我没事。不，等等... 我觉得我要吐了，你的脏屁股压在我肚子上太难受了，把你的屁股挪开，碇真嗣，别让我吐了！呃，我觉得真.....'

"真恶心....."

当她终于能开口说话时，抽泣声立刻停止了。这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都一动不动，感觉像是过了很久，然后真嗣突然发出的一阵动静让明日香大吃一惊。就像从起跑线上做好准备一样，他站了起来，飞快地跑开了，留下一个惊魂未定的女孩在他身后。

"真.....嗣....." 明日香艰难地呼唤着他。这几乎是一句耳语，即使他听到了，她也知道他不会停下来。渐渐消失的脚步声是明日香昏迷前听到的最后声音。

几个小时后，明日香醒来时发现了一个令人高兴的现象：疼痛已经减轻了一些，她终于可以活动四肢了。她还是花了好几分钟才鼓起力气坐起来，第一眼看到的景象让明日香大吃一惊，她几乎输掉了与地心引力的抗争，只能勉强把手臂放在身后，把身体支撑起来。她的右臂在承受身体的重量时发出了抗议，但她并没有理会，而是专注于眼前的景象。

一大片红色的海洋在第二适格者面前延伸，她终于意识到空气中弥漫的奇怪血腥味的来源：LCL，与福音战士中用于同步和减震的液体相同。现在这股味道更浓了，光是这股味道就足以让明日香呕吐。

一张小山般大小的脸从中间一分为二，这让她的注意力从血腥味上移开，好让她的胃恢复平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明日香只能呆呆地望着她昔日的驾驶员同伴绫波丽那张腐烂、龃牙咧嘴的半边脸，巨大的白肉周围到处都是被摧毁的建筑物。即使是附近海面上遍布的被斩首的雕像，也不足以将她的视线从那只小山般大小的眼睛上移开。

直到红发女孩的手臂在她的重压下开始颤抖，明日香才最终把自己放回了地面。在恢复体力期间，由于无事可做，女孩开始自言自语，思考自己是如何被她的室友、同为驾驶员的碇真嗣掐死，落在了一座被摧毁的城市附近的海滩上的。

'我记得什么？那尖叫声.....那可怕、恐怖的尖叫声。人类不应该发出那样的声音，是真嗣吗？他终于出现了，迎接他的是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以为会在那里看到我。'明日香皱起了眉头，她的大脑正在加速地处理她所掌握的有限信息。她只依稀记得人们在通讯链路上大喊大叫，她当时正专注于杀死所有的量产福音战士。'这不足以让他发出那样的尖叫吧？我对他做了那么多，他肯定恨死我了。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一阵寒风袭来，她的身体不禁打了个寒颤，薄薄的连体驾驶服让她感到寒冷。驾驶服是现代科技的奇迹，包含各种医疗和生命支持系统，但几乎没有隔热性能。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 NERV 基地，就是在插入栓中，那里的 LCL 会进行温度控制，以保证驾驶员的舒适度。根据血色月亮的位置，现在应该是半夜，她在室外，暴露在露天环境中，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明日香开始冻僵也就不足为奇了。

她用双臂抱住自己，努力保持着宝贵的体温，蜷缩成一团。她的四肢似乎都能完全活动，这打消了她之前对自己瘫痪的担忧，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明日香不愿盯着头顶天空中的奇异景象，也不愿坐看山丘上的更令人不安的景象，她把整个身体转向了左边。虽然身体的疼痛已经减弱，但右臂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让她的肢体感到不安，明日香变得有些害怕。难道只有绷带才能把她分裂的手臂固定在一起吗？绷带缠得太紧了，以至于她几乎无法弯曲手腕。

她决定不拆掉绷带，因为她想起了她的祖母--一位退休的服装裁缝，她总是叫她 "科西莫奶奶"--曾经在年幼的明日香擦伤膝盖后告诉她的一句格言。老太太拿起急救箱，把女孩放在自己腿上，先清理伤口，再贴上创可贴，然后警告她 "如果你抠它，它就不会好"。

她的左侧触地，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她微微抬起头，拂去挡在眼前的几根头发。明日香面前放着一小堆食物和水，不知被谁不小心丢弃了。红发女孩还没来得及确定是谁丢的，就被肚子愤怒的咆哮声粗暴地打断了。

明日香用手捂着肚子，面无表情地回忆着上次吃饭的情景。那是在继母打来电话之前。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明日香、真嗣和美里一直默默地吃着晚饭。她不记得真嗣做了什么，只记得不管是什么，都像往常一样美味可口。不管她对第三适格者的其他评价如何，她私下承认，第三适格者就像专业厨师一样会做饭。

'当然，和美里比起来，他肯定就是个专业厨师了。'明日香狡黠地想。'我宁愿饿死，也不想吃她做的那些黑暗料理。那个疯女人即使把麦片放火上烧焦，她还是会把它吃掉，并认为那是她的杰作！'

明日香急切地想获得食物，在肚子咕咕叫的刺激下，她爬到了食物堆旁。明日香庆幸自己现在已经习惯了许多新零食的味道，她花了好一阵子才习惯了日本盛产的一些奇怪的口味。不过，她的心和胃永远属于德国美食。她曾有过请求--不，那时应该是要求--真嗣做

德国香肠的念头，但在训练对抗第七使徒的那一周里，这个念头被她抛到了脑后。

明日香迫不及待地撕开一袋牛排味的薯片，欢快地吃了起来。当她的胃被填满时，她的鼻子终于不再闻到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了。女孩把空包装随手扔掉，开始筛选剩下的食物。她惊奇地发现，大部分都是她喜欢吃的零食。在寻找的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个让她露出灿烂笑容的东西。一个绿色的小打火机举在她的面前，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在，如果能找到易燃物，她就不用担心挨冻了。

明日香把目光投向四周，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容易找到的木材来源。在她刚才坐着的地方后面，一排十字架矗立着。

几经踌躇，明日香最终站了起来，站直时双腿忍不住微微颤抖。当她慢慢走向十字架时，她的肌肉抱怨她用力过猛。疲惫的大脑最终意识到，这个令人惊讶的邻近燃料源有些不对劲。她走近一看，发现其中一个十字架上反射着一抹月光。当明日香意识到自己在看什么时，她震惊地跪倒在地。

一个银色的十字架挂在钉子上，它的链子在微风中微微晃动，表面溅上了红色的斑点。

她的左手仍然紧握着打火机，当她把打火机移动到了嘴边时，认出那件与众不同的物品：那是葛城美里的项链，在明日香认识她后，她就一直戴着这条项链。她慢慢伸出右手，拇指在红色污渍上轻轻摩擦。污渍轻微脱落，明日香意识到那是血迹。血迹已经完全干了，项链显然已经落入真嗣之手。美里死了，而他一定在最后时刻和她在一起。

他们的监护人为了保护真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明日香瞥了一眼其他十字架，她认出了十字架表面刻着的名字。她读日语的能力不如她说的能力，但她至少能辨认出她同学的名字，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人的名字--渚薰，还有加持的名字.....

还有她自己的名字。

明日香惊讶地愣住了，因为她最近看到的一切都浮现在眼前。一座废墟，充满鲜血的大海，巨大的尸体的脸，划过天空的红色条纹。

明日香听说过第三次冲击的传闻。如果使徒穿过 NERV 的防线，到达地底深处，就会发生大灾难：人类将被消灭，从地球上消失，就像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现在很明显，假设已经变成了现实。

明日香的思潮开始在脑海中翻腾，一种不安的感觉席卷了女孩的全身。尽管那些杀害她的女妖们竭尽全力，真嗣和她显然在世界末日中幸存了下来，但她为什么会有一个墓碑呢？加持的墓碑给了真嗣在她离家出走之前试图告诉她的话以沉重的分量，她最终被发现在一所废弃的房子里，赤身裸体地坐在一个生锈的浴缸里等着慢慢流血而死。

本来就不应该再有使徒了，所以不可能是它们引发了第三次冲击。量产型福音战士，那些 SEELE 的白色恶魔，现在正慢慢沉入水中，会是他们干的吗？它们被派往 NERV 是为了.....什么？捕捉什么？杀死所有人？说不定就是它们引发了第三次冲击。明日香很后悔在战斗过程中没有多注意法令所指挥人员在喊什么。

还有真嗣的外表。他死气沉沉的眼神和脸上空洞的表情。即使在她最恶毒的时候，明日香也从未见过第三适格者那样看着她。真嗣与这场灾难有着某种联系。是他造成了第三次冲击吗？不，她最喜欢嘲笑真嗣的一点就是他太被动了。难道他只是一个目击者，被迫看着周围的人死去？那为什么真嗣要杀她，而不是欢迎她回到生者之地呢？

这幅令人不安的拼图缺少了太多的碎片，而其中一块最近刚刚跑掉了。风又起了，明日香打了个寒颤，抱住了自己。她决定推迟.....调查，直到找到真嗣为止。在此之前，她需要休息和温暖。墓碑被丢在一旁。尽管疲惫和受伤的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明日香还是设法找到了更多的木柴，并很快生起了小火。

喝下一整瓶水后，她又从零食堆里翻出一包牛排味的薯片，还有一种薯片的味道让她犹豫了一会儿。她只知道有一个人会吃芝麻鸡肉味的。那包薯片被放在一边以防真嗣回来。明日香对他回来的希望很渺茫，但第三适格者曾经给过她惊喜：

比如跳进火山救她.....

她终于躺了下来，尽量靠近噼啪作响的火焰。把头靠在没有受伤的手臂上，明日香最终进入了不安而无梦的瞌睡中。

一个女孩在红色的天空下打着瞌睡，除了温暖什么也感觉不到。

明日香伸出双臂，试图将温暖拉近。突然的亲密接触让抱着她的人微微踉跄了一下，她的右臂传来阵阵疼痛，但她没有理会，而是全注于那份温暖。

"嗯，加持，"她困倦地喃喃自语。这已经不是这个邋遢的男人第一次在长时间的训练后不得不把她抱到床上了。"我太累了。他们让我在插入栓里呆了好几个小时，我累坏了。"

尽管没有回应，明日香还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拉近。女孩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她不想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醒来。遗憾的是，明日香最终还是得去上学。课程非常无聊，因为她已经知道了他们所教的一切。唯一值得期待的事情就是和小光聊天，享受真嗣为他们做的午餐。

也许有一天她应该为他做点什么。真嗣做的盒饭非常好吃，只要他们的监护人远离厨房，在葛城家的晚餐也是天堂般的美味。明天，她会带他去购物，并教他做一些家乡的菜肴。如果真嗣能把日本料理做得如此美味，那么他又能把德国料理做出怎样的奇迹呢？明日香一想到第三适格者制作的传统德国大餐，就几乎要流口水了。然后她想起了一件事：

"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加持，"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那份温暖中发出了一声低沉而充满疑问的咕哝声。"我梦见世界毁灭了，优等生那张被斩首的蠢脸变得巨大无比，坐在城市附近的山上。海是红色的，看起来就像有人拿了一桶红色颜料涂在了天空上。"这次没有人回应，但她还是继续说。"是啊，很奇怪吧？"

明日香皱了皱眉头，几滴水溅到了她的脸上，她微微打了个哈欠，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正被公主抱着。不管是谁抱着她，刚刚都踩到了什么东西。"嗯... 加持，你要带我回你家吗？你怎么没带伞？"

她感觉自己被放倒在地，当温暖源试图挣脱时，她暴躁地抗议着。明日香双臂紧紧搂住对方的脖子，想要保持温暖。一个低沉的声音说："在这里等着，明日香，我马上就回来。"

"哦，好吧。"她暴躁地回答。"那让我就躺在这里挨冻，是吗？嘿，加持，你是感冒了还是怎么了？你听起来怪怪的。哈，如果我不知道的话，还以为你是真--"

明日香的眼睛猛地睁开，她的大脑终于被一阵脚步声和关门声惊醒。她所在的地方似乎是一个服务站，雨水打在屋顶上的声音越来越大。她的身体再次感到酸痛，可能是被拍着的缘故，她花了几秒钟才痛苦地爬起来。货架挡住了她向店外望去的视线，她花了太多时间才跌跌撞撞地爬到店门口，从保护油泵的屋顶下走了出来。

大雨无情地倾盆而下，明日香几乎看不清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身影在街上奔跑。她还没来得及呼喊那个逃跑的男孩，一道闪电就击中了附近的一栋建筑，雷声几乎把她吓倒在地。

当她最终直起身子时，却没有再看到真嗣的身影。明日香得到的她需要的答案的机会，就像暴风雨席卷这座废墟城市一样，很快就消失了。她垂头丧气地走回店里，靠着柜台坐下，头枕在手臂上，看着暴风雨席卷第三新东京市的残垣断壁。明日香不禁庆幸真嗣回到了她身边，哪怕只是把她背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就又跑掉了。如果不是他，她在受伤的状态下试图寻找避难所时，可能会被大雨完全淋湿。

"你真是个懦夫，第三适格者.....不过.....谢谢你，"她喃喃自语，然后再次进入梦乡。

A/N: 这个故事也发表在 **Sufficient Velocity** 论坛上。在那里更新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些不同之处。不会有什么彻底改变情节的地方，主要是我觉得'嗯，其实这样写更好听'，或者'不，等等，这样写有点不对'。

我忘了在第一章里提，所以在这里提一下。感谢一年来一直关注 **SV** 的所有人。正是因为你们，我才有继续写下去的欲望。

特别要感谢 **Stryppia**（又名 **Panther2G**）、**Ranma-sensei** 和 **Gryphon**，感谢他们一直

以来的努力，在我发布故事之前确保我的故事是有意义的。

但我还要特别感谢《That Which Could (Not) Happen》的作者迈克-马尔斯（Mike Mars）。我在另一个论坛上发布了一个情节构想，因为我觉得我无法完成这个故事，而他出现了，并鼓励我去尝试。没有他，Ya(N)JaF 可能永远不会存在。

第三章

"我亲爱的..."

"妈妈..."

"明日香，我的宝贝..."

"妈妈，真的是你吗..."

太阳从城市上空缓缓升起，在第三新东京市废墟上肆虐了一整夜的暴风雨已经减弱，变成了一场小雨。在靠近城市边缘的一栋仍未倒塌的楼房里，明日香被窗外射进来的阳光照在脸上，幽幽地醒了过来。

当她站起身来时，梦中的记忆迅速消失了。尴尬的睡姿让她浑身又冷又痛，同时她也为自己被从美梦中拽出来而懊恼不已。很久以来，她第一次感到.....快乐。整晚，女孩躺在服务站的地板上，她的右臂抗议着整晚都被当作枕头。她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开始发出抗议，随着身体的苏醒，疼痛也随之而来。

"哇，不知道这是不是美里在城里过了一夜之后的感觉。"明日香喃喃自语，小心翼翼地揉着右臂，试图缓解僵硬感。她拒绝拆开绷带，但很惊讶自己的手臂受了这么大的伤，居然没有感到更多的疼痛。即使已经过去了两天，绷带上也没有一点血迹，但她清楚地记得，她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臂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分离，几乎一直到肩膀。（美里城里过夜的梗参见 TV20 集"按摩"场景表情ヾ(•ω•`)o）

沉思了几分钟后，明日香摇了摇头，决定以后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她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明日香回忆起她在海滩上醒来后只吃了几袋薯片，便开始在商店里转悠，看看有什么可吃的。

昨晚的薯片只是缓解了她的饥饿感，但两罐果脯几乎直接灌进了她的喉咙，这无疑满足了她的胃。空罐子被扔到商店的一个角落里，明日香走到橱窗边。她望着窗外的第三新东京市和逐渐减弱的雨势，空想着能不能瞥见一件白衬衫。

明日香最终意识到这种希望是徒劳的，她转而努力专注于被黎明粗暴打断的梦境。她只记得橙色，以及感到无比温暖和舒适。她大声叹了一口气，然后退到店里的卫生间，往脸上泼了些水。当她从洗脸池中抬起头时，一个恐怖的画面从镜子里向她袭来。

她曾经艳丽的红发现在变得一团糟，黯淡无光，到处乱蓬蓬的。红色的 A-10 连接器歪歪斜斜地戴着，头发上还粘着沙子，她甚至没有梳子来整理这一切。明日香只能勉强用手和散发着怪味的自来水来解决。

"首要任务：找个淋浴间。"明日香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调整连接器，盯着镜子里乱糟糟的自己。"唉，还好周围没人--"她继续说道，然后低头皱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又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好吧，没有必要坐着难受，"她决定道，右边的眼睛露出坚定的眼神。明日香转过身，几乎要离开浴室时，突然想到了什么，便停下脚步，转回镜子前。她抬起左臂，轻轻地拍了拍左眼上的眼垫。在她的脑海里想象中的剧痛却没有袭来。女孩眉头皱了起来，又用力戳了戳眼垫。明日香能感觉到.....垫子后面有什么东西，但她探查的手指突然停了下来。

一段记忆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一把双叉长枪直接飞向她的福音战士的脸，几秒钟后，她自己的头骨上传来了可怕的爆炸性的疼痛。她的眼睛被完全摧毁了，即使是现在明日香仍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之血正通过戴着手套的手不断涌出。

与自己的倒影对视持续了几分钟，明日香一直在想该怎么办。是她的眼睛恢复了，还是只是她一厢情愿地觉得眼垫下有什么东西？她无法判断眼睛是否在眼窝里转动，甚至无法眨眼。当然，眼睑至少有一部分是完好无损的。当怀疑开始形成时，明日香将独眼的视线转移到右臂上。两处残缺不全的伤势，现在却都没有真正疼痛。她用右手拍了拍水槽边，除了撞击外，她只感到手臂上有一股轻微的酸痛一直传到肩膀。

明日香的左手突然举到脸上，还没来得及多想纱布垫就被猛地扯了下来。她唯一感觉到的疼痛就是胶带从皮肤上脱落，而她那奇迹般地完好无损的眼睛也在挣扎着应付突然涌入的光线。即使在有些昏暗的浴室里，只有天花板附近的几扇磨砂小玻璃窗照亮了她的眼睛，她的蓝宝石眼睛也差点被突然涌入的光线刺瞎。过了好一会儿，明日香才惊讶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这.....这很好。我的眼睛非常好！眼眶周围甚至没有任何疤痕！'如果周围有其他人，明日香在欢呼的同时也不会感到尴尬。现在，她再也不用担心无法约会了.....如果还有人复活的话。明日香放慢了思考的脚步，因为她想到自己一直担心在世界末日中找不到男朋友。

"哈，周围只有第三适格者一个人，他甚至不敢和你出现在同一条街上。你到底在慌什

么，明日香？现在有比虚荣心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红发女郎看着自己的倒影轻轻地笑了笑，然后走出了浴室。外面的雨终于停了，灰色的云层开始散开，透进更多的阳光。柜台后面还在工作的挂钟显示已经快十点了。

"好吧，我不可能再像动物一样睡在地上了。"明日香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我要去找张床！"

太阳刚过天空中的顶点，恼怒的红发女孩想着迄今为止自己还没有睡过一个舒适的觉。她已经走遍了第三新东京市区的一小片区域，但似乎还没有一家货品齐全的西式家具店。明日香最终想起自己完全是在孤军奋战，于是不情愿地把期望值从"一张舒适的大床"降到了"一些柔软的东西"。于是，她很快发现了一家陈列着几张蒲团（日本床垫，折叠时可坐，铺开时可卧）的商店。

"我本可以就睡在店里那些漂亮的大床上，可是.....万一他又想回来找我怎么办？"由于周围没有人，明日香已经不再把自己的想法藏在脑子里。大声说话让女孩感觉不那么.....孤独。"他最后一次见到我是在服务站。他不会知道我去哪里。我可以留张字条，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会错过，或者在这废墟里没有方向感。"

在与自己争论了几分钟之后，她最终制定了一个计划。虽然要跑上几趟，但明日香在睡觉前还是会在服务站里准备好一张床。毯子和枕头都是从床上用品区拿出来的，就放在她临时新家的门口。

她的第二次探险去了一家户外用品店，这是她在最初的搜寻过程中发现的。明日香踏进店里，微微一笑，因为她意识到学校里的"小丑"之一相田剑介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军事宅总是说要去第三新东京市附近的山上露营，并试图说服其他人加入他的"战争游戏"。她不知道山上到底会发生什么，所以她立刻决定绝不参加。虽然明日香并不打算在荒野中求生，但还是有几样东西对她来说很有价值：首先是一个背包，其次是一个睡袋和两个大型手电筒。

当明日香在商店里四处寻找她的"购物清单"上的东西时，她的思绪也开始飘忽不定，并沉浸在第二适格者和第三适格者罕见的一次意见一致的情景中。那是在第十使徒事件之后的某个时间，那一次，美里像往常一样工作到很晚，他们两个正在吃晚饭。

明日香现在已经不记得是谁先开始的谈话，但话题已经转到了他们的驾驶服以及驾驶服那些欠缺的设计。真嗣提到了上厕所时不得不几乎完全脱掉衣服的烦恼，明日香则抱怨没有口袋。

"NERV是一个军事组织，他们竟然没想到在我们该死的制服上装口袋！这到底是谁设计的？"

"是啊，挺不方便的。人们总是需要口袋，"他诙谐地笑着说。"嘿，明日香，你穿驾驶服的时间比我长多了，这些东西是用来吸走你身体里所有热量的吗？我每次穿的时候，只

要不在进入插入栓里，都快冻得发抖了。"

"相信我，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觉得那些小丑设计师根本没在我们的 驾驶服里加任何隔热材料。我猜他们认为监控设备比防止我们冻坏屁股更重要。"

"你觉得我们能向谁抱怨一下吗？" 真嗣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当然没门。他们只会编造一些借口，说隔热材料会影响我们的同步率什么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声称预算不允许对驾驶服进行改装。"

"猜一下，他们在福音战士身上花了多少钱？" 真嗣一边问，一边拿起两个空盘子放到水槽里。

"大概几十亿吧。它们是巨大的双足战争机器，所配的枪支也有它们的一半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把钱浪费在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我不会把得肺炎叫做无关紧要。我在 NERV 医疗室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真嗣叹了口气。"我几乎知道一半护士的名字。"

"也许你应该试着成为一名更好的驾驶员，那样你就不会经常被困在病房里了。我是说，看看我！我接受了十年的训练，唯一一次卧床不起是因为一次训练事故。"

她的回忆被打断了，因为她找到了她要找的最后一样东西，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她在海滩上用过的打火机很可能还在那里。她把责任完全归咎于 NERV 研发部门，把一切都归咎于真嗣是没有意义的。这又将是一个寒冷潮湿的夜晚，明日香想用温暖的炉火来驱散寒意。不祥的乌云再次聚集，并有在未来几个小时内下雨的威胁。第三次冲击显然对气候造成了严重破坏，她不知道这是否会像第二次冲击那样持续下去。

明日香走出门，带着她认为舒适生活所需的一切，转身准备回 "家"。当她听到附近有玻璃破碎的声音时猛地把头转了过去。她把背包扔在人行道上，几乎疯狂似地冲到她认为发出声音的地方。她转过一个街角发现了骚乱的源头，心却沉了下去。

显然，一个窗框终于从受损的墙壁上松脱了下来，掉到了人行道上。明日香甚至懒得装作虚惊一场，她感到失望，当她背起背包艰难地走向服务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

"我的脚好痛，"她向整个世界抱怨道。

那天晚上，她裹在睡袋里，几条毯子垫在身下，旁边的小火苗一闪一闪的，红头发的她忧郁地望着窗外。她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她放弃现在可能已经毫无用处的驾驶员身份，也要看到某个男孩走进门。

几乎在她的一生中，明日香都感到孤独和被遗弃。她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完善自己的驾驶技术，拼命寻求周围人的赞美，却几乎没有时间去交朋友。小光成为了她的熟人，丽只是她的同事，而美里只是她的监护人和上司。明日香试图让真嗣关注她，但他却什么也不

做--还是没有一个朋友。

事后，红发女孩意识到，那个男孩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她的尝试，但却不敢对她做出反应。即便如此，第三适格者仍然是明日香唯一可以视为潜在朋友的人。

他们都经历过使徒袭击的地狱般折磨，由于美里打败第七使徒的疯狂计划，他们俩甚至在见面后不久就几乎黏在一起度过了一周。她眼睁睁地看着第一适格者在她的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然后她生气逃离了公寓，而真嗣则紧随其后。

在明日香相当没有说服力地发表了一段有关团队合作的演讲之后，她傲慢地宣称不需要鼓舞士气的说辞，但之后他们的训练却有了明显的进步。他们默契地相互配合，以完美的团队合作击倒了一个难缠的使徒。使徒自毁时，两台福音战士难看地倒在了一起，但明日香心里知道这不是他的责任。她对真嗣发火只是想发泄积聚已久的压力和愤怒，既有任务的压力，也有前一晚被拒绝的愤怒。她对真嗣关于只有两人在公寓里的暗示显然太微妙了。但他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耶利哥之墙的暗示呢？

一个响亮的哈欠让明日香的身体动了动，她看了一眼时钟，发现已经过了午夜。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就这样迷失在过去的时光里。火烧得很弱，很可能会在一小时内熄灭。女孩放弃了默默守候，蜷缩在睡袋里，最终睡着了。

"我不想离开你！你是唯一关心我的人，妈妈。"

"你知道这不是真的，亲爱的。还有其他人把你放在心里。"

"什么？谁....."

明日香被一阵雷声惊醒，雷声震得书架哗哗作响，窗户也随之剧烈震动。屋外，正午的天空阴沉沉的，雨却渐渐小了。门微微虚掩着，明日香感到一阵微微的冷风吹过她的脖子和胸口，让她大吃一惊。她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驾驶服在夜间已经减压，几乎要掉下来了。她按下手腕上的按钮时，通常会使衣服合身的那个按钮只是闪了闪红光，并发出嘟嘟的声音，明日香低声咒骂了一句。很明显，在她睡着的时候，它已经没电了。

"我想我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了。‘买’衣服。"明日香本想为‘买’到新衣服而感到兴奋，但周围世界的状况却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嗯，这是个好借口，可以去‘买’双该死的鞋子。再穿着这套衣服拾荒一天，我可能就会把木板绑在脚上，这样就不会老是不小心踩到碎石了。"

驾驶服的鞋底比袜子的保护作用好不了多少，只有薄薄的橡胶底用于抓地。鞋底太薄了，明日香能感觉到她踩在路面上的每一个小石子和裂缝。她只能庆幸昨天走路时地上没有任何尖锐的东西。如果在这种时候无法行走，对她来说将是一场噩梦。

屋外的雨已经下成了水雾，打在女孩的脸上，感觉清凉爽快。宽松的连体衣被她好的

那只胳膊挽了起来。明日香怀疑周围有没有人看到她衣衫不整的样子，尤其是某个男孩，但她真的不想被自己的衣服绊倒，摔倒在人行道上。漫步二十分钟后，她来到了一家服装店，服装店位于一个昏暗的购物中心内，明日香头顶的巨大天窗射下来的光线很暗。她打开了昨天拿回来的手电筒，商店橱窗上的反光几乎刺瞎了她的眼睛。明日香眨了眨眼睛，让流泪的眼睛适应一下，最终她找到了调节器，把光线调暗到自己可以忍受的程度，同时还在咒骂是谁把手电筒调到了最高档位。

虽然她找到的商店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明日香并不追求高级时装。由于第二次冲击将地球从自然轴线上偏移，在她来到第三新东京市的几乎所有时间里一直处于仲夏的感觉。现在可能是世界末日的缘故，天气变得异常寒冷，连衣裙的保暖效果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要求人们穿上长袖，如果天气一直这样的话，可能还要多穿几层衣服。

明日香花了一段几乎称得上快乐的时间挑选新衣服。由于周围没有人会对她的穿着评头论足，她选择了一件鲜红色的夹克，外罩蓝色衬衫和黑色裤子。她的背包里还放了几套备用内衣。她小心翼翼地把右臂穿进袖子里，因为明日香仍然对右臂受到的伤害心有余悸。弯曲它仍然会让她的手臂上下微微颤抖。走了一小段路，她来到附近的一家鞋店，拿了一双结实的棕色登山鞋。临走前，明日香照了照全身镜。

她对镜子里的自己说："好吧，我们可能不会得到夸奖，但至少我们会很暖和。"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镜子里的东西让她回过了头。一条细细的血线从她的左眼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明日香赶紧用袖子擦了擦脸颊，但结果是干净的了。她盯着自己的袖子，困惑地皱起了眉头。回头看了看镜子，她惊恐地后退，后背撞到了镜子对面的架子上。当她蜷缩着跌坐在地上时，周围的鞋盒纷纷掉落。

她的倒影中，本应是左眼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缺口，鲜血正从空洞的眼眶中涌出。镜子里的明日香还穿着红色的紧身衣，右臂松松垮垮地垂在身旁，被劈成两半，鲜血直流。明日香自己的右臂开始阵痛，镜子中的明日香举起劈开的肢体，开始夹紧它，似乎试图掐死一个敌人。

明日香眨了眨眼睛，可怕的倒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自己惊恐的影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明日香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在商店里，四周都是箱子，她抱着自己，试图把刚刚目睹的噩梦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有那么一瞬间，白色的女妖们再次撕咬着她的身体，当她无力地躺在地上时，它们的爪子正在活体解剖她的福音战士。当她重新站起来时，全身一阵颤抖，她低着头捡起丢弃的外衣和手电筒。这些东西被粗暴地塞进背包，明日香离开了商场。

窗外，云层开始散开，午后微弱的阳光照耀着整个城市，影子拉得很长。划破天空的奇异红线开始慢慢散开。再过几天，除了被涂抹在月亮上的东西，几乎什么都不剩了。

明日香看到一家药店的窗户破了，阴郁的德国人停下了蹒跚的脚步。她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右臂，然后做出了决定。明日香用一块混凝土敲掉窗台底部的碎片后，从破碎的窗户爬了进去。她把用过的那块混凝土扔在收银机旁边的柜台上。她的手电筒光束在昏暗的店内四处扫视，最终在找到绷带时停了下来。脚下的塑料包装袋皱巴巴的，手电筒照出了

一个空包，附近还有一小块血迹。

"最近有人来过这里，在第三次冲击之后。既然城里只有我和真嗣，那一定是他。不知道这是在我来到海滩之前还是之后呢？明日香用光束照了照通往窗户的地板，轻轻地叹了口气。只有几滴细小的血迹，并不像明日香发现的那样多。如果血迹再多一些，可能就预示着第三适格者受了重伤。

明日香把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躺在黑暗的房间里，由于伤口严重甚至可能感染而流血不止的画面甩到一边。如果真嗣遇到困难，她能很快找到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实际上，整个城市都被摧毁了，明日香早些时候曾听到远处传来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尘云在天空中弥漫了很长时间，几乎没有微风吹散它。真嗣可能就在里面，或者附近。他甚至可能在商场里，偷偷地看着明日香试穿她的新衣服。

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尽管明日香辱骂过真嗣，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变态。至少不是故意的。

有太多可怕的可能性需要考虑，所以她只能希望笨蛋真嗣不是.....嗯.....笨蛋。他是安全的。明日香不愿去想，自己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人了。这种想法太痛苦了，她最终会孤独地死去，而人类也会随之消亡。

转过身来，明日香把几条绷带和一些消毒湿巾塞进包里。一回到临时住所，她就去检查受伤的手臂并更换绷带。绷带缠在手臂上至少有四天了，尽管没有红色血斑，但明日香知道她必须尽快取下绷带，检查肢体的损伤情况。这并不是明日香所期待的任务，但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明日香快速环顾了一下药房的其他地方，发现除了一小袋糖果之外，没有其他值得关注的东西。明日香立即撕开一块开始吃。当她一边嚼着糖块，一边调整背包上的一条扭曲的带子时，她听到附近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手电筒立刻又被她抓在手中，光束对准了她用来进入的窗户。

一个瘦弱的身影正迈步走进药房，一条腿在窗台上徘徊。熟悉的棕色头发更加凌乱了，曾经洁白的衬衫勉强挂在男孩的肩膀上，扣子还没有扣上。明日香的视线从清晰可见的肋骨上移开，落在伸进店内的腿上，一条米白色的绷带从严重撕裂的裤子里露出来。

女孩犹豫着走近了一步，但在男孩退到窗外时发出的轻微喘息声中停住了。他钴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布满血丝，没有抓住窗台边的那只手快速地握紧又松开。明日香舔了舔嘴唇，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口腔突然变得如此干燥。这就是她刚刚还在担心的人，而她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真嗣就像一只被手电筒光束照到的小鹿，随时都会跳开。明日香放下手电筒，让它不直射他的脸，张开嘴，说出了唯一能想到的词。

"真嗣....."

接下来的时间里，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男孩从药店退了出来，然后转身向街上冲去。明日香立即行动起来，她笨拙地扔掉手电筒和背包，跑向窗户，但在试图跳窗时被窗台绊倒。人行道在视线里迎面升起，她匆忙举起的双臂成功地承受了大部分的跌落冲击。明日香的头在翻滚时从人行道上弹起，停在一盏路灯旁。

昏昏沉沉的女孩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那里躺了一会儿，试图摆脱晕眩。最后，她终于站了起来，抱着右臂，疼痛再次袭来。她不经意地踢了一下地上的东西，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明日香低头一看，原来是她的一个 A-10 连接器被震掉了。她的右臂伸下去把它捡起来，但现在已经酸痛得无法再用手把它重新别在头发上了。一阵摩擦声打断了她的尝试。二十米外，那个惊慌失措的男孩也被绊倒了，现在正挣扎着站起来。

当明日香再次看到真嗣试图从她身边逃走时，女孩内心的怒火油然而生。她的膝盖因为突然撞击地面而疼痛难忍，只能快速地跛行。

"Gott verdammt（该死的），碇真嗣！Komm zurück du verdammte Schwächling！（回来，你这个胆小鬼！）"明日香强迫自己停止尖叫。她不仅在辱骂这个可怜的男孩，还用她的母语辱骂，这让她的声音听起来更加激动。"回来，第三适格者！"

但是，愤怒的德国人的咒骂声已经造成了伤害。真嗣试图后退时又被绊倒了。一个红色的小东西撞到了他的头上，是明日香扔过来的，她立刻又紧紧抓住右臂，因为用力过猛而发出了痛苦的嘶嘶声。男孩肮脏的双手盲目地摸索着被扔出的东西，终于成功地爬了起来，躲过了突然悔恨不已的红发女孩。她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靠在墙上，再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同伴逃进了城市。

"Scheiße（狗屎），"明日香喃喃自语，她爆发的怒火迅速消散。"我和我的态度又毁了一切....."

那天晚上，明日香坐在睡袋里，双臂抱着膝盖，盯着服务站窗外看了大半夜，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她仅剩的一个 A-10 连接器没有了配对，戴在头上感觉很不舒服，于是就放在了一边。绷带被收进了浴室，因为他被白天发生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无暇顾及她的手臂，事发几个小时后，她的手臂仍然疼痛难忍。火在一小时前就熄灭了，但睡袋和她的新衣服足以抵御寒冷。直到天边出现了灰蒙蒙的假黎明，明日香才终于打了个盹，进入了梦乡。

她梦见了一座火山，一只巨大的紫色手臂将她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两名驾驶员都退出了他们的插入栓，明日香走到紫色机器人的驾驶员身边，说了两句话。他开心地笑了，而她自己的脸也和那个穿着蓝白相间的驾驶服的棕发男孩一模一样。

在红海边的沙滩上，晨曦缓缓爬过一个四肢着地的身影，咳出了差点淹死她的臭水。游到坚实的地面后，她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瘫倒在沙滩上，仰望着慢慢变亮的天空，头发在晨风中轻轻飘动。几分钟后，女人摸索着坐了起来，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揉着太阳穴。在她的面前，几座灰色的雕像正慢慢地沉入大海，海水几乎已经淹没了它们的脖子。在她

身后，巨大的腐烂的白色面孔的景象让女人脸上的眉毛疑惑地挑了挑。

"嗯，"NERV 战术作战部部长葛城美里三佐蹙脚地说道。".....刚刚发生的事。"

第四章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葛城。"

"什么意思？我的归处就在这里，加持。"

"但我不是真的和你在一起。我不是真实的，我只是你心目中的加持。"

绝望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加持的身体。美里对着他的胸膛叹了口气。

"对我来说，你已经足够真实了....."

这个永远邈邈的男人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

"你真的想永远生活在谎言中吗？孩子们怎么办？毕竟你已经是真嗣的母亲了，他和明日香太需要你，你不能留在这里。"

停顿了很久，美里在挣扎她想做什么，以及她应该做什么。

"加持..... 如果我走了，你怎么办？你也会回来吗？"

"对不起，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我不是真的。"

"求你了！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真的！答应我会回来！给我一点希望！"

一声低沉的叹息。".....好吧，葛城，这样如何？你离开这里，替我照顾明日香和真

嗣。他们会需要你的爱和指导，尤其是当人类的其他成员也加入进来的时候。如果，当我离开这里，找到你的时候... 我会说出八年前我无法说出的话。"

"你已经承诺过了。"

"现在我再次承诺。"

"但你死了，你答应过我，然后你去做了傻事，你死了！"

"是的，我现在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总不能再死一次吧。" 加持轻轻地笑了笑。

美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啜泣，然后她抬起头看着他，把他们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双臂紧紧环抱着对方，这对情侣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着这个吻，然后在他们的眼前开始出现光点，他们的肺部开始呼唤氧气。

"在那儿，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如果你再次违背诺言不再回来，至少这次我们是高调地离开彼此。"

"不愧是我的女人！抬起头来。"

"再见了，加持良治....."

"再见，葛城美里....."

美里躺在沙滩上，一只胳膊横在脸上，遮住了早晨的阳光。她疯狂地游到岸边已经快半个小时了，但她仍然相当疲惫。她从一个关于爱人的奇怪而美妙的梦中醒来，从离岸100米远，带着满肺的水和嘴里浓重的血腥味挣扎着到达干涸的陆地，这让她疲惫不堪。

'好了，第一步完成了，加持。我回去了，'她心里想着，脸上露出一丝冷笑。'现在我只需要去找孩子们了。'

不顾疲惫的肌肉抗议，美里再次坐了起来，发出一声响亮的呻吟。她又环顾了一下被冲上岸的海滩。海水仍然是红色的，一只巨大的空洞的眼睛仍然茫然地盯着她。当她站起来时，她踢到了半埋在沙子里的东西。美里蹲下身，挖出了一个熟悉的打火机。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次抽烟时使用的打火机。

"这到底是怎么来的？" 美里一脸困惑地问自己。在她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不管它在哪里。她快速扫了一眼四周，发现海滩就在第三新东京市附近.....或者说是第三新东京市的遗迹。

美里的打火机几乎从指缝中掉落，她不禁凝视着日本战略自卫队在一次攻击中造成的破坏：N2地雷几乎蒸发了地面上的一切，在近二十多层装甲上直接撕开了一个洞，就像它

们不存在一样。要塞都市的大部分都成了废墟，没有一栋建筑毫发无损。惊魂未定的她默默地感谢上苍，在 SEELE 发动攻击之前，他们已经撤离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

一道光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几英尺外的奇怪景象上。在她刚才休息的地方，几个木制的 T 形物体一字排开。更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一个上面挂着一个银色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她平时戴在脖子上的饰物，在把真嗣推入通往福音战士机库的电梯之前，她把这个饰物按在了真嗣的手上。回忆起死前的最后一刻，她的脊梁骨不禁一阵颤抖。

她中弹流血，把银十字架按在真嗣的手上，然后她吻了他。那个吻.....还有她对真嗣许下的可怕而令人作呕的诺言，她试图激起真嗣心中的某些东西，只是想在日本战略自卫队抓住他们之前把他弄进福音战士里。这让美里感到一阵恶心。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就在电梯门关上之前，那个男孩跌跌撞撞地倒退进电梯时脸上震惊的表情。一个幽灵般的蓝发女孩出现，向奄奄一息的女人伸出援手时，她自己的身体也在爆炸声震撼走廊前一刻倒下了。

突然，她发现自己在一间卧室里，和加持蜷缩在床上。他们正在重温大学时代两人逃课一周的时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但美里只关心那个抱着她的男人。他最终与美里交谈，告诉她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并说服她应该离开梦境，回到现实中来。而现在，她正身处一片红色海洋环绕的海滩上。

美里把打火机塞进口袋，然后跪在十字架前，注意到木头上刻着自己的名字。其他人的名字也很熟悉。加持、丽和明日香，他们的一些同学，还有第五个孩子渚薰。要确定谁建造了这座纪念碑并不难猜到：真嗣，这个可怜的小男孩，显然在第三次冲击中幸存了下来，但美里盯着刻有明日香名字的十字架时，她的心沉了下去。

那个年轻的德国女孩显然还没有回来。美里以为明日香会和真嗣同时回来，甚至更早。她只能想象真嗣坐在这片海滩上等待人们归来，却又放弃并创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墓地时内心的痛苦。美里慢慢地站了起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把银十字架重新挂在了脖子上。

'已经过去多久了？'她在海里的时候，时间显然已经过去了很久。除了一簇小火堆早已冰冷的残骸外，海滩上没有其他生命迹象。看起来，真嗣似乎曾在这里等待其他人归来，但在离开前放弃了希望，并做了纪念。风雨侵蚀了所有可能留下的脚印，而这些脚印本可以为美里提供一个开始寻找男孩的方向。她决定干脆先回到自己的公寓--如果它还完好无损的话--然后再从那里开始寻找。

美里踏上了第三新东京市的残垣断壁，希望真嗣也有同样的想法，并虔诚地祈祷他还活着。

在她身后，那些灰色的雕像终于沉入了血红色的海面之下。

明日香对着浴室镜子里的自己怒目而视，仿佛要让镜子里的自己重演昨天的恐怖一

幕。几分钟过去了，没有看到血迹，她叹了口气，把注意力转移到右臂上。绷带将被取下，明日香终于可以检查一下她在最后也是最伟大的战斗中受到的伤害了。前一天，当她脱下那件沾满汗水和污垢的红色紧身衣时，明日香对自己的双腿和躯干上没有任何女妖或它们的长枪留下的伤痕感到有些惊讶。

虽然她感觉自己像是被活生生地吃掉了，但除了复活后的手臂外，她的外衣上没有任何撕裂的痕迹。整场战斗仿佛只是一场极其逼真的梦。另一方面，她的手臂在过去几天里的疼痛和僵硬是真实存在的，而绷带代替了缺失的右侧驾驶服袖子，这无疑证明了明日香看到自己的手臂被切成两半时并不是在胡思乱想。

女孩缓慢地呼吸着，闭上眼睛，从肩膀开始解开白布。明日香不想看，直到她的手臂完全被揭开。经过漫长的摸索，明日香终于伸出左手，将绷带丢在浴室的地板上。她仍然闭着眼睛，慢慢地将右臂举到眼前，就像在举行一个仪式。在睁开眼睛之前，她又慢慢地深呼吸了一次。眼睛立刻变得像碟子一样圆。

明日香跌跌撞撞地穿过商店，来到正午明亮的阳光下，再次盯着自己的手臂。她震惊地发现，手臂上没有一丝伤疤。皮肤非常光滑，就好像手臂裂开只是一个假象。用手指沿着前臂摸了摸，她甚至没有感觉到凸起的皮肤。

她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没有伤疤，但我的胳膊一直在疼。明日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胳膊垂到了一边。这又将是一个谜团，至少暂时她可以对手臂放宽心。她心里默念：不能再摔倒了，也不能再发脾气向别人扔东西之类的了。

通常用来固定 A-10 连接器的空接口带仍戴在明日香的头上，使她的头发保持整齐。现在，这根带子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因为驾驶时需要两个连接器。反正她的福音战士现在很可能只是一堆生锈的金属和腐烂的肉，所以连接器除了作为时尚饰品外，毫无意义。真嗣拿着她扔掉的连接器跑了，就像浣熊从垃圾桶里偷东西一样。

明日香几乎要笑出声来，因为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只穿着白衬衫、一脸绝望表情的毛茸茸的小动物。

她叹了口气，将这一画面从脑海中抹去，然后转身回到服务站内。几瓶水和一些零食被装进了她从露营商店拿来的背包里。今天看起来会比较晴朗，明日香想开始寻找真嗣的踪迹。她脑子里有太多的疑问，不能无所事事。

是时候去寻找第三适格者，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答案了。

根据太阳现在在正上方的位置，她只能推测已经过了几个小时，美里停下了脚步，靠着一盏被部分摧毁的路灯休息了片刻。第三次冲击对她糟糕的方向感毫无帮助，美里现在就像第一天把真嗣带进 NERV 总部时一样迷失了方向。她可以用来导航的任何可能的地标都被摧毁了，商店的招牌也帮不上什么忙。美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兜圈子。

"孩子，"她一边呻吟着，一边又开始走了起来。"我现在真希望律子能突然出现，大骂我又迷路了。"

三佐和首席科学家的交情比同事要深得多，但在 NERV，他们经常发现彼此意见相左。美里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原谅律子在第一适格者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美里在博士死前听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她正在为 MAGI 准备自毁程序，作为对抗 SEELE 的最后手段。碇司令和绫波丽也是在同一时间失踪的，美里相信她很清楚她们两人去了哪里。最终教条区，第二使徒和人类之母莉莉丝的拘留所。

从她设法从 MAGI 中窃取的信息来看，碇司令和 SEELE 显然都在争分夺秒地以自己的方式启动第三次冲击。美里闲来无事就想知道到底是谁赢了这场比赛，然后决定这并不重要。他们都对这场灾难负有同样的过错，三佐希望他们都遭受地狱般的命运，因为他们试图消灭人类。

并摧毁了她的小家庭。

如果--没有，当其他人类从红海归来时，美里已经发现了关于 NERV 和 SEELE 真正目的的信息来诅咒任何阴谋家.....如果他们露面的话。考虑到第三次冲击是他们长久以来的目标，他们不太可能露面。希望这至少可以保护 NERV 雇用的其他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NERV 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她的脚踩到了一块碎石，美里从沉思中惊醒，差点失去平衡。第三新东京市对她来说仍然很陌生，她开始感到饥饿。前面一扇敞开的门把她带进了一栋建筑，原来是一家小咖啡店。收银台下摆放的馅饼和糕点都已经变质，她只咬了一口甜甜圈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她走进厨房，希望能找到一些密封在冰箱里的东西，结果发现了一个装满饼干的容器，这让她非常高兴。

由于通常摆放在店外的家具都被吹走了--她看到一把椅子被卡在街对面的橱窗里--美里拖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来到店外，享受凉爽的微风。饼干的干涩只会让她感到口渴，但却消除了她的饥饿感。不幸的是，没有电来煮咖啡，所以她只能喝清水。在吃掉近一半的双烤曲奇饼干（twice-baked cookies）后，她最终盖上了容器的盖子。

休息了大约半个小时后，远处传来的玻璃破碎声传入了美里的耳朵。她皱着眉头站起身，转身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本能地伸手去摸枪套，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三佐一边低声咒骂着，一边慢慢地朝骚乱的方向走去。城市里仍然没有其他人类的踪迹，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类。也许是一些抢劫者先回来了，并决定充分利用这种情况。

随着美里的靠近，有更多的声音从她正前方一栋窗户被砸碎的建筑物中传出。她躲进附近的一条小巷，在拐角处窥探，决定等着看看是谁在那里，然后再闯进去。

美里听到好像有架子被掀翻的声音，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嘟囔声。她挑了挑眉，这个人听起来很年轻，一边跺着脚，一边自言自语地抱怨着。美里修正了她最初的推测，即这只是一个抢劫者。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回归者试图.....等等.....这个女孩说的是德语吗？

"那是明日香吗？"美里轻声自语道。"她.....还活着？"

药店内，一个女孩懊恼地盯着她刚刚翻倒的货架。明日香在城里转了半天后，回到了她最后一次见到真嗣的地方。她希望能在这里抓住他，因为她认为自从他把她留在服务站后，就一直躲在这里。他就像这里的主人一样从窗户爬进来，可能只是因为明日香在里面才把他吓跑了。她脑海中的一小部分试图表明自己的观点，那就是经过昨天的事件后，根本无法保证真嗣是否还在这座城市里。由于明日香让他对命运之神产生了恐惧，这孩子现在可能已经在去第二东京市的半路上了。

或者说，是对愤怒的德国人的恐惧。

整整一天，明日香都在反复告诉自己，一旦找到第三适格者，她会怎么做，以阻止自己一看到他就崩溃尖叫。为了避免再次逃跑，她想出了一个最好的计划，那就是找到真嗣，悄悄跟在他身后，把他打昏，然后把他绑在椅子上，这样他就不会再逃跑了。即使过了半天，明日香还是觉得这个计划很愚蠢，但她的驾驶员同伴有太多问题的答案，她不能让他再次逃跑。

药房本身并没有关于真嗣位置的线索。地板上的血迹是他来过的唯一痕迹。明日香花了一个小时搜索了整栋大楼，甚至连员工浴室也不放过，却一无所获。现在很明显，他只是从这里拿走了补给品，然后回到了他藏身的那个地方。

明日香走到外面，望着天空。现在已经过了正午，远处可以看到一些灰色的云。它们看起来还不至于带来大雨，但明日香在城里闲逛时还没找到一把雨伞。

奔跑的脚步声引起了她的注意，还没等她的大脑完全处理眼前令人震惊的景象，明日香已经张开嘴巴大叫起来。

"真嗣.....呜！"明日香像被一阵风吹跑了一样，视线突然被一个哭泣的紫发女人填满，她用双臂搂住女孩，给了她一个熊抱。

"哦，我的上帝，明日香！我以为你死了！"美里在喜极而泣中哽咽着说。自从离开海滩后，三佐就一直郁郁寡欢，看到自己的养女活蹦乱跳，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她双膝跪地，将明日香放倒在地，松开了手，伏在红发女郎的肩头痛哭起来。

"我... 我没那么容易死，美里，"明日香终于结结巴巴地说。她同样狠狠地回抱着对方，并强忍着自己的泪水。很久以前，她曾对自己许下诺言，再也不会哭了，这让她在看到紫发女人时没有嚎啕大哭。"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还以为你也死了呢。"

"这真是个好问题，明日香。"美里一边回答，一边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松开明日香，坐回到自己的腿上。"我也不太确定。前一秒我还在 NERV 受枪伤奄奄一息，后一秒我就.....嗯.....和加持在某个想象的世界里玩了好久。他告诉我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必须离

开，接着我就被血腥味的水呛到，拼命往岸边游。我最后来到了一定是真嗣做的那些墓碑附近。"

明日香的脸色阴沉下来，一提到第三适格者，她的好心情就消失了。美里见状，不明所以地歪了歪头。

"怎么了？真嗣出了什么事吗？他.....死了吗？"

"不，美里，那个笨蛋没有死。"明日香吐了吐舌头。

"哦，天哪，那我就放心了，我....."

"但我根本找不到他！"明日香双手交叉，背对着美里。"自从我在海滩上醒来后，每次我发现他，他都会从我身边跑开，这个该死的懦夫！"

美里重新站了起来，挑了挑眉毛。"明日香，你又伤害他了吗？"她双手叉腰，诘问道。

明日香转过身来，伸出双臂。"没有！"她尖叫道。"我什么都没做，只是试着跟他说话，而他所做的就是逃跑，好像我是使徒什么的！"她开始揉搓自己的右臂，随着怒气的消散，她呼出了一口气。"可是.....你想想，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骚扰他....."

三佐看着她的诘问对象肩膀耷拉下来。美里非常清楚这两名驾驶员之间的摩擦。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不得不出面把真嗣从明日香的咆哮中解救出来。结果通常是明日香跺着脚跑回自己的房间，而真嗣则躺在床上听着他的 SDAT 数小时。美里将一只手放在女孩的右肩上--她注意到了女孩在她触摸时的颤抖，但没有多想--并用另一只手拉起明日香的下巴，看着她的眼睛。

"明日香，你确定你没有对他做什么，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她问。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明日香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她说了或做了一些让男孩不高兴的事情，比如当真嗣在隔壁房间时贬低第一适格者。美里知道，不管丽的天性多么矜持，真嗣对她的保护欲都很强。他试图保护第一适格者的结果通常是明日香对他大发脾气，最后两人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是的，美里。"明日香疲惫地回答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说他是变态什么的，我一定会说的。"

美里叹了口气，揉了揉额头。她从明日香的眼神中看出她说的是实话，但为什么真嗣现在这么害怕她呢？他从未主动躲避过明日香，即使明日香对他进行人身虐待时也是如此。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锁上房间的门，直到明日香开始撞门，要求他起来做晚饭。

当远处响起低沉的咆哮雷声时，她们两人抬头仰望天空。灰蒙蒙的乌云开始从头顶飘过。想到可能会被雨淋，他俩都低声咒骂起来。明日香开始走在街上，向美里挥手示意她跟上。

"走吧，"她说。"没必要边淋雨边赶路。我们回我家去吧。"

美里哼了一声，跟在红发女郎后面走。"你家？现在住在别人家里了？你是嫌我的公寓太好还是怎么的？"

红发女孩不屑地向空中挥了挥手。"不，我只是还不知道我们的公寓在哪里。我一直住在那个笨蛋消失前留给我的加油站里。我至少能在那里找到回去的路，而且比在这么迫近的雨中找你的公寓要容易得多。"

"有道理，但是.....真嗣是怎么回事？他把你留在那里了？"美里追上明日香问道。

明日香没有回答。美里几乎要重复这个问题了，明日香才开口解释说，当她在海滩上醒来时，真嗣是如何突然从她身边跑开的，只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真嗣又回来把她背到了避难所。"当时我还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以为他是加持要带我回家。呵，这个笨蛋还想说得样子跟他一样。所以我才醒过来。"

一想到嗓音低沉的真嗣，美里就发出了一阵轻微的窃笑。他们默默地走了几分钟。美里听到明日香小声嘟囔了几句，但只听到".....需要他....."她把一只手搭在女孩的肩膀上，再次注意到明日香因为突然的接触而颤抖了一下。

"明日香，你说需要他是怎么回事？"她天真地问。红发女孩冰冷眼神让她停下了脚步。

"我说'以前我需要他的时候，那个笨蛋在哪里？！'"愤怒的尖叫让美里从明日香身边退开。"那个混蛋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他妈的就是因为他而死的！我等着他来救我！我曾一度放下自尊，乞求他的帮助，但他直到为时已晚才出现！我被那些怪物撕成了碎片！他们吃了我！美里！它们把我生吞活剥了！"

这番咆哮让美里吓得呆住了，而明日香则冲到了街上。过了几秒钟，她才缓过神来，追着那个愤怒的女孩跑去。"这.....这没有道理明日香！"她惊呼道。"我把真嗣送上了通往机库的电梯，当时你还在杀死量产机！"

"嗯，他显然是临阵退缩了。"明日香冷笑道。"你不记得我杀了所有那些 EVA，然后它们又爬起来了吗？"美里的脚步声停了下来，明日香转过身看着她。她看到美里靠在墙上，用手捂着眼睛。

"不.....我不记得了。"美里喃喃地说。"日本战略自卫队袭击了我们，我被击中了，但我在失血过多而死之前设法把真嗣送到了电梯....."她决定不提那个吻和那个承诺。这只会让听到的人感到厌恶。

".....哦，"明日香只能这样回答。"嗯.....对不起，美里，我不知道。"

美里一边摆手示意她走开，一边又开始往前走。"别担心，明日香。你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担心。但是真嗣怎么了？他本该在外面帮你的。据我所知，电梯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我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出现，我就不会对他发这么大的火了。"明日香回答道。"我能想到的就是他不敢帮忙。"

远处又响起了滚滚雷声。三佐和驾驶员对视一眼，开始奔跑。尽管美里还没有从返回的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但她还是很轻松地跟上了明日香的脚步，就在第一滴雨开始落下的时候，她们赶到了服务站。

外面大雨倾盆。和第二次冲击一样，第三次冲击也对气候造成了不利影响，第三新东京市似乎将迎来一场长时间的暴雨。服务站内，美里和明日香围坐在一个小火炉旁，吃着精心加热的罐装烤豆。此时，浓烟已经开始在天花板上留下污渍，但火堆正上方的通风口将最严重的烟雾带走了，所以室内并没有危险。

吃饭的时候，两个女人互相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并试图填补记忆中的空白。明日香讲述了她的战斗结果以及她在海滩上醒来后发生的事情，而美里则讲述了她为找到真嗣并把他带到初号机所做的努力，尽管他并不合作。

美里盯着闪烁的火光说："当我找到他时，日本战略自卫队已经先到了。其中一人用枪指着他的头，但真嗣.....我真不敢相信我会这么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感激自己即将死去。"

"感激？"明日香一脸不相信地重复道。

"明日香，我没有时间分析他的行为，所以我不能确定。我伏击了小队，杀了他们，而真嗣.....在我救了他时看起来很难过。"

明日香对真嗣的态度感到惊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等死。"我.....不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她问道。

美里回想起第三次冲击之前的日子，叹了口气。"你离家出走后，真嗣每时每刻都在找你。他几乎不再和我说话，有时会在外面待到半夜。每天晚上，他都会非常疲惫地回到家，看起来甚至比前一天更加沮丧。"她微微一笑。"当你最终被发现时，他几乎欣喜若狂，但后来他发现你陷入了昏迷。这似乎打碎了他内心的某些东西，他陷入了更深的抑郁之中。第五适格者渚薰的到来才让他真正有了点的反应，而真嗣就像溺水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样紧紧抓住他。"

"说起来，这个第五适格者到底是谁？"明日香问道。"我记得在一个墓碑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我不记得听说过他。"

"他是.....嗯.....你的替代者，因为你不能驾驶 EVA。"美里叹了口气。"不过我真希望那些 SEELE 的混蛋能留下他。"

"你为什么这么说？他没弄坏什么东西吧？他的驾驶技术比真嗣还差吗？"

美里听到明日香的语气，微微皱了皱眉头，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了火堆。"我想你可以说他弄坏了什么东西。原来渚薰是第十七使徒。他....."

"搞什么鬼？SEELE 给我们送来了一个使徒？"明日香愤怒地打断了她的话。"SEELE 到底是什么？"

"SEELE 是补完委员会的真名。他们是正式负责我们与使徒战争资金的人，然后他们自己给我们送来了一个，一个伪装成少年的使徒。我真希望我当时能意识到出了什么问题：当他第一次尝试时就完美地同步了。"

美里婉转地略去了渚薰在二号机接受测试的细节。明日香对她的福音战士有着强烈的保护欲，她讨厌别人靠近她的插入栓。"真嗣很快就和他成了朋友。他们两个整天都在一起。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看到真嗣真的开始有点开心起来。因为为了安全起见，几乎所有人都搬离了第三新东京市，他甚至没有你在学校的那些朋友可以相处。"

明日香双手交叉。"哼，所以他交了个新朋友，结果发现是个使徒。我猜他是想杀了真嗣吧？"

美里躺在毯子上，仰望着天花板。过了好几秒钟，她才继续说道。"不，是更糟糕的事情。渚薰偷走了你的 EVA。他甚至没有进入插入栓就启动了它，并把它带到了最终教条区。真嗣在追到他之前被迫制服了二号机。不幸的是，一个强大的 AT 力场结界让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系，但是真嗣最后还是杀了渚薰。当他从初号机出来的时候.....他看起来几乎已经站不起来了。他拯救了世界，却不得不杀死他唯一的朋友。"

他们安静地吃完了饭，明日香消化着食物和谈话内容。"这个使徒是不是做了什么，让真嗣喜欢上他了？"她问。"这个叫渚薰的怪人是不是把他的脑袋搞得一团糟？像.....就像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样。"当第十五使徒的攻击记忆浮现在他们两人的脑海中时，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不，没有那样的事。真嗣身上没有精神污染的迹象，初号机也只是受到了二号机的轻微伤害。我甚至不认为真嗣和渚薰之间发生了真正的战斗。唯一的迹象是，初号机的手上有一道血痕，显然是真嗣碾压了他的身体。我觉得渚薰甚至连反抗都懒得做。"

"没有反抗？使徒是想死还是怎么的？"

美里耸了耸肩。"这是我们唯一能想到的，明日香。真嗣拒绝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查明真相。日本战略自卫队几乎在第二天就发动了攻击，因为 SEELE 显然对他们撒了谎，说我们想要发动第三次冲击，于是军队就去'拯救世界'了。"

"是的，我在混乱中醒来。我打败了日本战略自卫队 然后 EVA 量产机出现了，我又打败了它们，然后....."明日香再次抚摸着自已的右臂。".....然后它们起来杀了我....."

美里终于决定说明日香的手臂。当他们围坐在火堆旁时，女孩几乎一直在揉它。"你是弄伤了自己还是怎么的？"她指着明日香的手臂问道。

"可以这么说吧。"明日香透过火堆看着美里。"这是我.....死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你说 EVA 量产机起来之后发生的事的吗？"美里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我的同步率有多高，但肯定超过了百分之百。那第一把朗枪刺来，我自己都能感觉到。那是我在驾驶过程中感受到的最剧烈的疼痛。我自己的眼睛没了，当我用手指按住眼眶时，我能感觉到鲜血直流。"尽管火很温暖，女孩还是开始发抖。"当第二把朗枪刺穿我的 EVA 的手臂时，我看着自己的手臂也被刺穿了。这几乎是我在海滩上醒来之前，记得最清楚的事情了。"

福音战士同步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随着驾驶员同步率的提高，他们对巨大机器的控制变得更加精确，但他们却能感受到福音战士受到的任何伤害。当同步率足够高时，驾驶员的身体就会受到打击，就好像伤害直接发生在他们身上一样。

美里知道自己永远无法驾驶福音战士。但这并不妨碍她希望自己能站在那个女孩的位置上，这样她就不会像自己一样受苦了。

"我明白了。"女人终于回答道。"这就是你一直抚摸手臂的原因吗？对受伤的记忆？"

"算是吧。我已经说过，我醒来的时候身上还缠着绷带，那是在战斗中受的伤。今天早上，我把绷带从胳膊上取了下来，然后.....嗯.....你也看到了，没什么问题。"明日香卷起袖子，向美里展示了没有伤痕的手臂。"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用力过猛，比如扔东西的时候，它就开始剧烈疼痛。"

"该死，可惜律子不在这里，她也许能告诉你出了什么问题。"

两人都沉默地坐了几分钟。明日香终于开口说话了，似乎还在努力地寻找词句。"美里.....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妈妈当时在二号机里。我醒来的时候，日本战略自卫队正在用深水炸弹攻击二号机，而.....我妈妈就在那里。她和我在一起，帮我战斗，直到朗枪刺穿了我的 EVA 的脸，然后.....她.....又离开了我....."

美里对这句话毫无反应，这引起了明日香对三佐的注意。美里什么也不看，双臂将膝盖抱在胸前，一脸沉思的表情。

"美里？你知道什么吗？"红发女郎越来越生气。"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我母亲在二号机的事实！"

美里像触电一样，被这一指控吓了一跳。她把目光转向明日香，看了一会儿，又移开了。"没有，明日香，"她最后叹了口气回答道。"我没有瞒着你，只是发现得太晚了。就在袭击之前，我侵入了 MAGI，发现了 NERV 对我们隐瞒的一切，比如碇司令和 SEELE 的真正目标，以及隐藏在最终教条中的东西。我还发现了你母亲和真嗣之死的真相。"

"我母亲上吊自杀了，美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明日香瞪着美里。

"是的，但在那之前发生的事才是导致她自杀的原因。你还记得你母亲在忘记你是谁之前在做什么吗？"

"嗯.....不记得了。一些涉及到二号机的实验。我当时太小，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了。"

"恭子当时正在进行接触实验。细节对我来说太科学了，但我想应该是类似于启动测试的东西。但是出了点问题，恭子的灵魂.....我想是分裂了。身体活了下来，但她的思想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了。"美里凝视着明日香的眼睛。"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母亲不再知道你是谁，明日香。这也是她自杀的原因。"

明日香的视线在闪烁，泪水夺眶而出。年幼时，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被她称为明日香的布娃娃身上而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红发女孩清楚地记得，她跑过走廊，打开一扇门，却发现母亲被吊在天花板上，一个被砍掉部分头颅的玩偶在她身边晃来晃去。她摇了摇头，试图强迫自己忘掉这些记忆和噩梦。把悲伤的记忆放在一边后，一个新问题涌上了她的心头。

"等等，你也提到了真嗣的母亲。她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吗？"

"算是吧。碇唯是第一个尝试和福音战士进行接触实验的人。"美里不禁打了个寒颤。"我看过当时的录像。甚至连尸体都没有留下，只有她在插入栓上穿的那套衣服。她被完全吸收进了初号机的核心，就像你母亲的灵魂部分融入了二号机一样。"

女人继续说着，声音很遥远，眼睛也没有焦距。"真嗣似乎不记得那天的事了，这真是个奇迹。那时他只有三四岁。这么小就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死在眼前.....我不希望任何人遇到这种事。"

明日香口中发出一声惊呼。"Mein Gott（我的上帝），"她低声说道。她"只是"在母亲死后撞见了她。但真嗣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这就是为什么真嗣如此....."她说着说着，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第三适格者的行为。

美里又耸了耸肩。"我不是心理医生，明日香，但这可能与此有关。他只知道他的母亲神秘地死了。哦，如果失去母亲还不够糟糕的话，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源堂把他的儿子送到火车站后就离开了。"三佐的脸扭曲成了一个蔑视的表情。"那个混蛋甚至连安慰都没试过，就在真嗣失去母亲后抛弃了他。在那之后的十年里，他们唯一一次见面就是在唯的墓前。"

当明日香向这位已故的NERV司令怒骂几句德语时，她的鄙视变成了微微一笑。她知道了其中大概发生了什么，而碇源堂当然是罪有应得。过了几分钟，明日香终于骂完了。

"如果那个混蛋回来，他有很多事情要交代清楚。"明日香气喘吁吁地说完。

美里嘲笑地哼了一声。"这不太可能发生。碇源堂现在可能正在他想去的地方。他的终

极目标是与妻子团聚，现在他已经进入了那个幻想之地，他不会再想回来了。"

"幻想之地？你是说你发现自己和加持'混'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明日香夸张的手指比划显示，红发女郎很清楚他们两人可能在做什么。

"没错。"美里没有理会这个没有说出口的指责。"现在，整个世界都.....陷入了 LCL 的汪洋大海之中，我想你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在自己完美的小现实中....."

"但你回来了，其他人类也会回来吗？"

"你和我在这里的事实证明人们可以离开，加持.....他告诉我人类可以回归。"美里耸了耸肩。"还有什么能阻止大家决定离开呢？"

"等等，我不记得我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只记得一个非常模糊的梦，梦见.....橙色。"明日香过去几晚的梦总是回到那个梦境。到处都是橙色，让她感到无比舒适。

"对不起，明日香。我不知道你哪里不一样了，但你现在在这里。"美里笑着说，"也许你的世界不值得留恋。"

"很好，一个我讨厌的所谓完美的幻想世界。我的运气真是不错。"明日香为这种不公平翻了个白眼。她打了一个响亮的哈欠。"好了，时间不早了。我想明天早点出去，重新开始寻找真嗣，所以我们睡觉吧。"

美里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时间已经接近午夜。她开始舒服地躺在借来的被子里。"好主意。他迷路了，一个人在外面。"她一边说，一边也打了个哈欠，然后坚定地用手指着明日香。"听着，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把真嗣吓跑了，但我要我儿子回来。"

明日香几乎要反驳说她什么也没做，但她现在太累了，无法做出回应。相反，她蜷缩在睡袋里，拉上拉链，尽可能地保持温暖。

"晚安，明日香。"

"晚安....."

美里躺在地板上。'我会找到他的，加持，'她想。'现在，即使是第四次冲击也阻止不了我。如果明日香还在看的话，她一定会注意到美里眼中她与使徒战斗时的坚定的表情。两人很快进入梦乡，都梦见了同一个男孩。'

第五章

当黎明前灰蒙蒙的光线洒满天空时，美里从睡梦中惊醒。她本能地抓住了悬浮在她头顶上的那个人，然后她的头脑终于清醒了过来，因为一个熟悉的声音痛苦地嘶吼着提醒她那个人是谁。她松开明日香的胳膊，打着哈欠坐了起来，她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孩脸上的表情如此古怪。

"明日香，怎么了？你看起来像见了鬼一样。"美里睡眼惺忪地说。她看着女孩往后退，开始坐立不安，显然忽略了手臂上的疼痛。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明日香最终结结巴巴地说。红发女孩坐不住了，在附近的过道上来回踱步。美里看得出她在想一件大事。

"那你为什么叫醒我？天还没亮呢。我需要睡个美容觉！"

明日香停下脚步，揉了揉后脑勺。"对不起，美里，但我.....我必须在忘记之前告诉你这件事。"

"怕忘了什么？是做噩梦了吗？"美里关切地问。三佐知道明日香有时会失眠，但她很少提起这件事，因为明日香总是会逃避和生气。

"不，不是那样的。"明日香回答。"我很确定那根本不是梦。更像是.....记忆。"

"一定是很重要的记忆，你才会在这个时间把我叫醒。"

"拜托，在柏林的时候，我几乎每天要这么早起来训练。"明日香深吸一口气，转身面对美里。"还记得昨晚我们谈到你和加持，然后我对我的'完美世界'记不太清了吗？"美里点了点头。"嗯，我很肯定，这一切都回到了我的脑海里....."

明日香醒了过来，她盯着周围的橙色雾气。刚才的可怕伤势突然消失了，她的紧身衣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喜爱的黄色太阳裙。前方，一个模糊的身影若隐若现，向她伸出双臂。一个奇怪而熟悉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听起来就像在水下一样。

"亲爱的....."声音终于变得更加清晰。

"妈妈....."明日香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她刚刚听到的德语和刚刚说话的声音都没有错。

"明日香，我的宝贝....."

明日香慌忙站起身来，冲破周围的橙色雾气，与那个人影撞在一起，紧紧搂住了她的腰。那个女人强忍着冲击力，抱住了啜泣的女孩。她们俩坐在那里，感觉像是过了很久，明日香才终于吸了吸鼻子，抬起头，看着那双她继承了的蓝宝石眼睛。

"妈妈，真的是你吗....."

"是的，亲爱的，是我。"

明日香眼泪几乎又要流下来，但她再次控制住了自己。她稍稍放松了对母亲的拥抱，环顾四周，橙色的雾气环绕着她们。雾中有一些模糊的身影，明日香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人影从两个女人身边走过。

"我们这是在哪儿？"她终于开口问道。当她的眼睛慢慢适应这个陌生的世界时，明日香看到她们俩正站在一个幽灵般的广场上。橘色的阴雾太浓了，根本无法辨认出这个区域。黑影会从雾中出现，并改变路径避开这两个红头发的人，但除此之外，它们并不理会这对母女。

"补完后的世界，第三次冲击的最终结果，这里不属于你。"恭子回答道。

"这算什么回答？"明日香的头转了回来，注视着恭子。"我和你在一起，妈妈。我属于这里！"

"我最想和你一起度过每一刻，"女人一边回答，一边漫不经心地理了理明日香的头发。"但这里是个谎言。你不应该成为虚伪的存在。"

"什么？什么？我不管这是不是真的，我不想再失去你了，妈妈！"

一双纤细的手十多年来第一次捧起明日香的脸，妈妈的大拇指轻轻拭去了她潏潏的泪水。"明日香，你从未失去我。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明日香生气地推开母亲，后退了一步。"可是.....当我的思想被使徒摧毁时，你在哪里？我坐在浴缸里等死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恭子举起双手，做了一个安抚的手势。"我在那里，明日香，我一直都在那里。但你封闭得太紧，我无法接近你。我.....很抱歉，我没能保护你。只有到了最后，我才终于冲破了你的心墙。"她疲惫地用双手搓了搓脸。"但现在不是停留在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为未来而努力。"

她轻轻握住明日香的手，引导她穿过浓雾，来到一组长椅前。当她们在一个空位上坐下时，已经在那里的黑影没有理睬她们。他们似乎在兴致勃勃地交谈，但毫无表情的脸上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明日香，如果你和我呆在这里，你将没有未来。恭子指了指她们周围的黑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都和我们在一起。你必须离开，否则你最终会迷失自我，成为这茫茫人海中微不足道的一粒。"

明日香紧紧抓住妈妈的胳膊。"我不想离开你！你是唯一关心我的人，妈妈。"

"哦，明日香，你知道那不是真的，亲爱的。还有其他人把你放在心里。"

明日香的脸上露出了不相信的神情。"真的吗？谁能像你这样关心我？"

一个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影突然改变了方向，走到了他们面前，并在靠近时凝固了。模糊不清的灰色肉体变成了粉红色，随着衣服颜色的增加而变得清晰。紫色头发的女人对明日香咧嘴笑了笑，然后举起啤酒罐致敬。

"美里？"红发女子轻蔑地哼了一声。"她只是我的监护人。她关注我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是一名驾驶员。"

恭子皱起眉头，双手交叉。"明日香，你也知道这不是真的。她之所以显得疏远，是因为她的工作太繁重了。那在 **NERV** 柏林的时候呢？难道你不记得那时你们在一起的时光了吗？"

明日香确实记得。在加持出现之前，美里一直是她的临时监护人。"是啊，我们相处得很好。"她叹了口气嘟囔道。

恭子低声笑了起来。"是的。"她回答道。"混乱。人们尖叫着到处乱跑。你们俩制造了那么多恶作剧，我很惊讶他们居然让美里和你待了那么久。"

"嘿，那是因为我去的时候那家伙的外套着火了！"明日香试图保持愤怒，但她与美里在德国的美好回忆根本无法让她保持愤怒。在柏林，美里作为她的监护人，给她带来了太多的欢乐。她不训练的时候，两个人就会躺在沙发上，一边吃零食一边看无聊的电视节目，或者出去逛街，试穿他们根本不打算买的衣服。

她举起双手投降了。"好吧好吧，我承认有人关心我这个人。"

"她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明日香。"

说话间，紫发女子挥了挥手，便退入了浓雾之中，几秒钟后便消失在人群中。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们走来，对着他们俩邈邈地傻笑。

"哦，加持！"明日香眼睛一亮，说道。

看到 **NERV** 的特工，恭子温柔的笑容变成了皱眉，明日香自己的表情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因为她意识到母亲不知为何知道了她为吸引这个男人的注意所做的一切。

但她是怎么知道的？她的母亲在分享她的记忆吗？明日香试图不去想她和加持之间在"飞跃彩虹号"上发生的事情，但徒劳无功。当那段记忆在她眼前闪过的一刹那，要阻止它已经太迟了。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得越少越好。"恭子哈哈一笑，证实了明日香的猜测。"不管怎么说，虽然他确实关心你，但我说的不是他。"

另一个人影站了出来，取代了特工的位置。这个人留着棕色的头发，扎着小辫子，穿着熟悉的校服，表情充满希望。

"好吧，这个很明显。我和小光是朋友吧。我以为她喜欢我纯粹是因为我是驾驶员。你知道，和一个 **EVA** 驾驶员成为朋友很酷。"明日香的脸色缓和了下来，她叹了口气。"但是.....不，真的不是小光。她喜欢班上的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两个小丑。"

女孩笑着朝明日香挥了挥手，然后转身朝两个影子跑了回去。较高的那个影子懒洋洋地朝明日香挥了挥手，第二个影子似乎在调整眼镜。三个人消失在浓雾中，明日香看着他们离开，脸上露出了悲伤的笑容。

另一个人走了过来。与其他图像不同的是，即使在近距离，这个身影仍然朦胧不清。它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凝固到两个女人可以分辨出细节的程度。明日香所能辨认出的只是一个熟悉的发型和一双不知为何能穿透迷雾的深蓝色眼睛，但这已经足够辨认出这个人了。尽管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仍被笼罩着，但明日香还是认出了他那像被踢的小狗的样子。即使在这里，这个男孩似乎也无法与她保持目光接触。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明日香惊呼道。"真嗣？他根本不在乎我！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看我一眼，但都没用！"

恭子转过身对她说："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他为什么会没有回应你？"

"哎呀，也许是因为他恨我吧？"明日香回答道，仿佛答案显而易见。"因为他是个该死的懦夫？"

"注意你的言辞，小姑娘。"恭子训斥道。

"对不起，妈妈....."明日香垂下头，羞愧难当。

"这不是因为他恨你。他也不是不回应你。事实上，那个可怜男孩的故事和你我的遭遇如此相似，以至于让我感到震惊....."恭子停顿了一下。

明日香抬起头看着她。"你什么意思？那个笨蛋和我有什么相似之处？"

停顿了很久。".....真嗣的母亲。"恭子最终说道。"碇唯。她死于我也做过的同一个实验。"

"啊，什么实验？"

"啊，我想你当时还太小，不可能完全记得。"恭子长篇大论地解释了接触实验，以及她是如何试图在碇唯似乎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的。直到现在她才明白，碇唯的尝试是完全成功的，而她自己的努力在技术上只是部分成功。明日香可以看到母亲脸上厌恶的神情，恭子回想着两个不同的人以科学和拯救人类的名义对自己的孩子所做的一切。

恭子摇了摇头，回头看了看明日香，明日香仍然什么也不看，这位年长的女士说："明日香，对于我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并不想被困在二号机里。当时，我只想证明自己能完成别人没能完成的事情，但这是我离开你的可怕借口。你能原谅我吗？"

小姑娘斜眼瞥了恭子一会儿，然后靠近恭子，把她搂在怀里。"妈妈，我从来没有因为你离开我而恨过你。"她把脸埋在妈妈的肩膀上，喃喃地说。"我现在明白了，你从未真正离开过。当我在二号机里的时候，你一直在守护着我。"

恭子轻轻地笑了笑，也回抱了一下。他们俩在温暖和爱的茧中坐了一会儿。"所以你看，你和真嗣比你想象的更像，"她说，把话题拉回到第三适格者身上。

明日香起初对这一想法嗤之以鼻，但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的过去以及刚刚被告知的事情。尽管她最初认为真嗣成为 **Eva** 驾驶员是由于官二代的关系，但她也注意到碇源堂对自己的儿子缺乏关心甚至关注。这种疏忽，以及真嗣似乎是多么努力地想获得父亲的认可，常常让明日香想起自己的父亲是如何迅速地将注意力从女儿身上转移开的；这个男人转而将时间投入到了照顾他妻子的女护士身上。

"我.....我想你是对的，妈妈。"明日香放开母亲，靠在长椅上，仰望着橘红色的天空。"你死后，我唯一一次真正见到爸爸是在我生日或圣诞节，如果他还记得的话。他会挽着那个.....那个婊子出现，把一份微薄的礼物塞到我手里，然后离开。"

"我知道，明日香。"在分享明日香的回忆时，恭子的声音变得冰冷。虽然这个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这么快就找了别人感到难过是可以理解的，但她显然对丈夫也完全忽视了自己的女儿感到气愤。"但请不要太恨那个女人。你父亲不过是个好色的混蛋。她和我一样被他的魅力迷惑了。"

"嗯...我想她还不错。"明日香犹豫了一下，还是承认了，然后眼睛微微一亮。卡特琳娜-兰格雷（Katharina-Langley）至少对她的继女表现出了礼貌，前一年还打电话给她，只是为了叙叙旧。

如果明日香对自己完全诚实的话，她只是出于对亲生母亲的忠诚才假装不喜欢继母。

"不过，如果我在这里找到那个混蛋，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母亲小声咆哮道。

"注意用词，妈妈。"

"不用你教训我，小姑娘。"恭子皱了皱眉头，但背后并没有火气。"这也许是个虚构的地方，但我还是能把你的皮晒黑。"两个红头发的人互相瞪了一眼，然后都开始咯咯地笑起来。最终，明日香清醒了过来，她紧紧地凝视着眼前这个影子的脸，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好吧，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即使亲吻他似乎也没什么用了，"她一边叹息着，一边回头看向母亲。令女孩略感惊讶的是，恭子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吃惊，因为它就在她们眼前一闪而过。

"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明日香，那可能会有用，"回忆结束时，恭子说。她继续说的时候，眼睛仍然没有聚焦。"这很可能是你们两个人开始一起疗伤的契机。所需要的只是一点.....别的东西。也许是早些时候的一句善意的话语，甚至是那天晚上你们中的一个人抱着另一个人这样简单的事情。"

恭子的目光又转向了女儿。"嗯，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我甚至不确定第三次冲击背后的力量能否完成这样的壮举。"

明日香发出了毫无幽默感的笑声。"如果第三次冲击能做到这一点，我敢肯定我们就不会坐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互相聊着时间旅行的话题了。"

真嗣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背景中，但明日香仍盯着他站立的地方，似乎希望他能回来。明日香的脑海中终于浮现出了他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男孩的样子。

"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朦胧？"她好奇地问。"其他人看起来都很真实，但真嗣还只是个影子。"

恭子再次沉默了一会儿。"碇真嗣已经离开了这里。"她终于回答道。"或许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这里。我也说不清楚。"

"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有 V.I.P. 通行证还是什么？"

母亲想了一会儿。".....可以说，真嗣是个特例。"

明日香挑了挑眉毛。如果不是因为只有她们两个人真正在场，她会发誓其中一个人影似乎正在她母亲耳边低声回答。她示意恭子继续说下去。

"真嗣没有和人类一起来到这里的理由并不完全.....令人愉快"。恭子抱着自己慢慢地说。明日香唯一的反应就是回头瞪了母亲一眼，然后双手交叉。"好吧，我想你应该知道。真嗣...是真嗣发动了第三次冲击....."

"什么？"

这一声尖叫几乎把明日香耳朵震聋了。"是啊，美里，我也是这么反应的。"她把手从耳朵上移开，叹了口气。"不管你信不信，这是真的。是笨蛋真嗣毁灭了世界，杀死了所有人。"

美里的表情似乎凝固了，纯粹是震惊和难以置信。她不愿意相信这个女孩刚刚告诉她的话。过了一分钟，她最终还是挤出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真嗣的时候，他.....他几乎已经站不起来了。我真的是拖着他穿过 NERV 总部的。你确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我的真嗣怎么可能犯下种族灭绝罪！"

明日香在美里说到 "我的真嗣" 时微微挑了挑眉毛，但没有发表评论。"我母亲说他的精神状态正是导致第三次冲击发生的原因。她提到了很多关于量产福音战士、SEELE、优等生和最终教条中的使徒的事情。他们都被某种奇异的仪式捆绑在一起.....让莉莉丝复活了还是怎么的。" 明日香的声音变得讽刺起来。"她用无限的智慧，把第三次冲击的红色按钮交给了一个只差一步就可能自杀的人。"

"哇，我知道他对渚薰的死很伤心。"美里结结巴巴地说。"但这肯定不会让他想.....杀死所有人....."

"你说得对，光是这样还不够。"红发女孩用手指捻起一缕头发，继续说道。"虽然我母亲对一些细节说得相当.....含糊不清，但她说这已经在真嗣的内心慢慢积蓄了很长时间。可能是他一生的时间。"

随着明日香继续转述她母亲给她的信息，美里的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一些东西。真嗣看起来一直是个安静、害羞的年轻人。她注意到随着与使徒战争的进行，这个男孩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但她一直误以为这只是他的性格问题，再加上与怪物战斗的恐怖经历。

要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她的养子慢慢地被这么多创伤性事件击垮，却从未寻求过帮助.....这让这位女士不寒而栗。被迫杀死一个朋友本身可能不足以让真嗣陷入自杀性抑郁，但与他生活中的其他一切结合在一起呢？难怪他对用枪指着他的士兵毫不在意。美里摇了摇头，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明日香所说的话上。

".....她知道的比她告诉我的要多。"

"嗯，你最后那句话是什么？"

"我说，我确信我妈妈知道的比她告诉我的要多。"明日香重复道。"尽管被困在二号机中长达十年之久，妈妈还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她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但她支支吾吾地说，这些知识不知怎么就存在她的大脑里了。"

"嗯，也许她是在你们俩讨论的时候把事情拼凑起来的。"美里思考着。"她是个科学家，一个聪明到足以研究福音战士的科学家。"

"不，我是说感觉妈妈对我隐瞒了一些细节。"

"哦.....嗯....."美里一时语塞。"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不在现场。总之，恭子有没有说过在渚薰的死和日本战略自卫队的袭击之间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在真嗣杀死渚薰之后，我看到了他。他非常沮丧，这并不奇怪，但他的精神.....还好。但当我在袭击中找到他时，他好像几乎没注意到周围发生什么了。"

明日香摇了摇头。"这是她声称不知道的事情之一。当我问起的时候，妈妈变得三缄其口，话题很快又转移到了我需要什么如何回到现实中。"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两人开始吃早餐，明日香继续讲她的故事。

"听着，明日香。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恭子说。"但我没有所有的答案。即使我有，也没有时间全部告诉你。你必须在迷失自己之前离开！"

"可是.....妈妈，你就不能至少跟我一起走吗？"明日香紧紧地抱着这位女士的胳膊，恳求道。"我不想再失去你！"

恭子轻轻地挣脱了明日香对自己身体的控制，用自己的双手捧起女孩的双手，凝视着她的眼睛。"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拥有真正的身体。二号机已经容纳了我十年的灵魂。即使我无法离开这里也没关系，因为我会永远和明日香你在一起。"

明日香抽了抽鼻子。"妈妈，你会答应我吗？你会永远和我在一起吗？"

"当然会。你是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我的女儿。即使是第三次冲击也无法改变这一

点。"她弯下腰，轻轻地吻了一下明日香的额头。"还有一件事永远也不会改变。我为你感到骄傲，明日香，我会永远爱你。"

两人慢慢地站了起来。明日香擦了擦眼睛，然后凝视着母亲的眼睛。恭子只点了点头，明日香便转身冲进了浓雾中。

在奔跑的过程中，她开始感觉到身体上又出现了被肢解的疼痛。低头一看，明日香发现自己又穿上了连体服，右臂上缠着绷带。随着痛苦的加剧，她左眼的视力逐渐减弱，眼前一片漆黑。明日香无视一切，继续奔跑，即使她的双脚离开了地面，周围的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浓。在疼痛让她失去知觉之前，她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血腥味。

恭子看着女儿跑开，默默祈祷她平安无事。几分钟后，她对着空气说话了。"那么.....我做得怎么样？"

一个年轻的身影从她身后阴暗的人群中走了出来。红色的眼睛盯着女人的背影看了几秒钟，那个人终于回答了。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已经离开了。她现在已经离开了我的视线。你已经成功完成了我的要求。"

"但这有用吗？她能帮助真嗣吗？"恭子瘫坐在长椅上。

"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惣流-恭子-齐柏林。"女孩用单调的声音回答。她绕过长椅，在恭子身边坐下，盯着明日香消失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与碇真嗣的联系越来越弱。我只能清楚地辨别出，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正在退化。他正被内疚、绝望和悲伤所吞噬。"

女孩低头看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人类之子还没有做好独自返回的准备，所以我不得不让一个能帮助他的人离开。考虑到他们的过往，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是最合理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让你的女儿尽快离开，同时我还能在补完内部观察并试图提供帮助。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希望你的女儿能拯救碇真嗣。"

"绫波--"恭子刚要回答，就被女孩打断了。

"我叫莉莉丝。"她说，单调的语调中透出一丝愤怒。"虽然我和她有着相同的外貌，但我不再是绫波丽了。"

"那就叫莉莉丝吧。"恭子叹了口气，揉了揉额头。"我的.....天啊，我开始希望你没有在我脑子里灌输那些知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原谅那个男孩.....不管他经历了什么。你为什么让我对自己的女儿隐瞒信息？如果她想帮助他的话，她需要知道发生在真嗣身上的一切，即使是不好的事情。"

莉莉丝郑重地点了点头。"是的，她会找到答案的，但她必须从碇真嗣那里听到答案。现在告诉她只会破坏两人之间脆弱的联系。"

恭子嘲笑道。"怎么，你认为真嗣承认他把明日香当作自慰的下酒菜会对他们有帮助吗？"

这位人类之母要么没有注意到这些"生动"的语言，要么根本不在乎。"你的女儿知道碇真嗣很痛苦，他需要帮助。他们会交谈，并调和他们之间的一些分歧，但对这一行为的内疚会阻止他立即忏悔。除非他试图做出补偿，否则他无法接受这种行为。与此同时，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愈合，以至于当他忏悔时，明日香可以原谅他。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像我对明日香说的那样，即使是第三次冲击也无法让时光倒流....." 恭子皱起眉头，对莉莉丝挑了挑眉。".....可以吗？我们能阻止这一切发生吗？"

莉莉丝摇了摇头。"即使有可能，要防止事件像现在这样发展，必须改变的东西太多了。生活必须得到改善。必须阻止 SEELE 和碇源堂。把某人送回去会在时间上产生涟漪。这些涟漪很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比如三个孩子都死了，SEELE 就完全控制了补完。"

"我明白了....."

科学家和人类之母沉默了很久。莉莉丝认为沉默表明她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于是她站起身来，开始走进人群。

"等等！" 恭子冲着女孩的背影喊道。莉莉丝停下脚步，侧过头，但没有说话。"我.....我最终也能离开这里吗？我还能再见到我的女儿吗？"

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沉默拉得很长。莉莉丝最终说了一句话，然后转身消失在浓雾中。恭子凝视着虚无，直到她的眼睛开始流泪，周围的景物也开始逐渐消失。她叹了口气，站了起来，慢慢消失在人群中。

第六章

"收拾一下，明日香，"美里命令道，把一个背包扔到女孩脚边。"我们要离开这里。"

明日香立刻开始往包里放吃的喝的，然后美里把一条毯子扔到她头上，阻止了她。"我是说拿上所有睡觉的东西。我们不会再来这里了。"

红发女郎一脸困惑地把毯子塞进背包，然后取出大部分零食。"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吗？"

美里摇了摇头。"还不是。我们要去找真嗣。"她转头看向窗外。"要找的城市区域很多，我们不必回到一个地方休息，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一旦我们找到他，即使...我也要拉着他到处跑，然后我们就回家。"

当两人收拾好睡袋后，明日香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并把它说了出来。"这并不是我悲观，而是.....如果他已经....."美里瞪了她一眼，打断了她的话。

"真嗣，没有，死。"美里缓缓地说。"如果他死了，那就意味着我失败了。因为我对真

相的执着，我已经辜负了作为你们两个监护人的责任。但现在，我不会让任何事情阻止我保护我所爱的人。我们会找到真嗣，然后回家，成为一家人。我不会再失败了！"

她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两人都默默地收拾完行李。明日香背起背包走了出去。她花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来回忆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现在已经接近十点了。红发女孩抬头仰望蓝天，希望天气不会耽误她们的搜寻工作。

美里在后面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大袋子，用来装睡袋和更多的食物。她走到外面，转身面对明日香，明日香还在仰望着天空。

"明日香.....对不起，我这样对你大喊大叫--" 美里刚要开口，却被女孩举起的手制止了。

"诶，没关系。"明日香气鼓鼓地回答。"你说得对，现在失去希望是很愚蠢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我有点觉得.....如果他死了，我们会知道的。"

美里嘴里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你用同样巨大的生物机械机器人与巨大的怪物战斗，世界几乎毁灭而我们却都死而复生。相信我，这一点都不奇怪。老实说，我也相信。现在别傻站着了。我们该走哪条路？"

明日香二话不说，立刻朝她最后见到真嗣的地方，那个他带着她的一个神经连接发夹逃跑的药店，出发了。在她背包的最底层，那枚孤独的孪生发夹被包裹在她的连体衣里。美里要么没有注意到这空空如也的接口带，要么选择不发表任何意见，明日香当然也不想解释。

奇怪的是，她比想象中更容易适应头上没有重物的感觉。自从明日香成为福音战士驾驶员以来，标志性的红色连接器就一直戴在她的头上，没有它们，她通常会觉得自己赤身裸体。它们一直是她身份象征的核心部分。也许是因为福音战士的毁灭，也许是因为她自己的死与新生，明日香逐渐意识到，她根本不在乎是否再戴上它们。

再一次看到母亲美丽的长发，这无疑让明日香更容易做出决定，因为明日香现在希望自己的头发也能像母亲一样。神经发夹子把她的红发夹得太久了，现在它垂下来，一直垂到她的后背中间。她的头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与母亲的相媲美，但她愿意等待。

他们很快就到了药房。粗略地检查了一下，发现真嗣没有回来过。在收集了一些医疗用品后，明日香指了指她看到真嗣在他们相遇后跑掉的方向，当她几乎要继续往前走时，美里开口说话了。

"等等，我觉得这真的行不通....."

"什么？我们必须找到他！" 明日香抗议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明日香。"美里回答。"这里有太多的建筑，太多的地方可以藏身。搜索这座城市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可能还是会错过真嗣。"

女孩双手交叉，靠在墙上。这座城市一片狼藉。被破坏和摧毁的建筑随处可见。真嗣甚至可能就藏在附近，而她们却永远不会知道。"那你有什么建议？"

美里用手托着下巴，开始一边转圈一边思考。"真嗣显然对所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从你告诉我的情况来看，他可能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他会去什么样的地方才会感到安全可靠呢？"

"我们的公寓怎么样？他可能躲在床底下。那个笨蛋每次闹情绪的时候，都会躲在他的房间里。"

"嗯.....不对。这想法不错，但他肯定知道最终会在那里碰到我们。那得是个安静隐蔽没人去的地方。比如....."美里停了下来，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因为她突然有了灵感。"眺望台！"

明日香不清楚她和美里走了多久才走到现在这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但从头顶太阳的位置来看，时间大约是正午时分。当她们爬上山坡时，她不得不勉强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城市的破坏，这个俯瞰点将会是一个完美的休闲场所。

她也承认，要塞都市中心的巨坑破坏了这里的景色，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糟糕得多。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好的？"明日香最后问道

"从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美里回答，朝第三新东京市的方向挥了挥手。"第三使徒被消灭后，我把真嗣带到了这里，让他看看他拯救了什么。"

"那你认为他现在会在这里吗？"明日香仰望着城市周围的群山，不相信地问。

女人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在你来之前，他有时会很晚才从学校回家。有一次我问他去哪儿了，真嗣提到了这个眺望台。我问过二课，他们证实了他的说法。他显然会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凝视着这座城市。有几次，他们不得不告诉真嗣天色已晚，他才会离开，他们会开车送他回家。"

"为什么我一来他就不这么干了？"明日香在美里没有回应时转过身来，发现那个女人只是盯着她看。"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美里捂着嘴憋笑。"我想是因为他找到了比回家更可以让他忘掉不开心的事情。"

明日香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美里的意思，当她终于明白过来时，她的脸变得通红。美里看到这一幕，再也笑不出来了。明日香气愤地跺了跺脚。"这一点都不好笑，美里！"

美里仍然笑得合不拢嘴，她只是招手示意明日香继续跟上来，然后两人继续向山上走去。当他们终于登上山顶时，第三新东京市荒凉的废墟尽收眼底。

"太可怕了，不是吗？"美里走到悬崖边的护栏前，平淡地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几乎完全被疏散了。炸弹爆炸时只有骨干人员留在了上面。"女人靠在护栏上，闭目沉思。

明日香厌恶地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她漫步来到附近的避难所前，映入眼帘的东西足以改善她的心情。"美里，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美里花了好几次才把她的注意力从远景上吸引过来。当她终于来到避难所时，明日香举起了一样东西。美里不得不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才辨认出她手中的畸形物体。这些东西湿漉漉的，而且破旧不堪，但她最终还是认出了它们是什么：

真嗣的鞋子。

"看来你的预感是对的。"明日香说。

"谢天谢地。"美里回答道。"这是我唯一能想到他会去的地方。我只希望他还在这里。别乱跑，明日香。无意冒犯，但我敢肯定，他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

明日香几乎张嘴就要愤怒地反驳，但她知道美里说的只是实话。相反，她翻了个白眼，在避难所里找了个座位坐下，打开食物和饮料准备吃午饭。

美里知道任何进一步的声响都可能吓得男孩逃走，所以她不得不在眺望台附近偷偷地寻找男孩出现过的痕迹。她很快就在仍然潮湿的泥土中发现了与那双破鞋相吻合的脚印。脚印在现场四处游荡，既走到悬崖边，又走到附近的一棵树上，在树上发现了一个半空的水瓶，最后来到了避难所。令她绝望的是，没有发现真嗣本人。

"有好消息和坏消息。"美里一边对明日香说，一边坐到女孩身边开始吃东西。

女孩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空中挥舞着薯片，一边说："我肯定知道是什么，但请先说坏消息。"

"很明显，真嗣不在这里。好消息是他肯定是最近才来的。脚印还很新鲜，还没有风雨的干扰。"

"他可能是在晚上或今天清晨离开的。否则，我们在来这里的路上就会看到他，不是吗？该死的，要不是我们一上午都在谈论我妈妈，说不定就能抓住他了！"明日香勉强忍住用拳头狠狠地砸向桌子。

"冷静点，明日香。别说有的没的了。"美里轻轻抓住她的胳膊，把它拉了下来。女孩突然站起来又坐了回去。"怎么了？"

"你不会认为....."明日香的眼睛瞟向护栏和护栏前的脚印无法说出已经形成的想法。她

注意到泥地里有更深的凹陷，真嗣一定是站在悬崖边缘附近。两人迅速窜到护栏边，向那边望去。当他们扫视悬崖底部时，出现了片刻紧张的沉默，然后.....

"什么都没有，谢天谢地。"美里终于开口了，两人都靠在护栏上，松了一口气。"别这样吓我，明日香！我再也不想看到我儿子自杀了！"

"我只是觉得.....发生了这么多事，他可能.....已经走了。"

"我再说一遍，再也不想..."美里重复道。明日香摆摆手表示同意。为了躲避监护人的目光，她盯着地面，发现了更多的足迹。这些脚印只是模糊的椭圆形，看不到鞋印。"嘿，看来这笨蛋是穿着袜子走的。"

一串泥泞的脚印从避难所开始，又在护栏处停顿了一下，然后沿着明日香和美里一小时前走过的小路离开了眺望台。明日香沿着小路跑去，试图跟上脚印，但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模糊的痕迹，很容易就融入了地面。

明日香一边暗自咆哮着，一边跺着脚回到了避难所，美里正在那里吃着被她丢在一边的薯片。她对美里没有说出口的问题摇了摇头，然后瘫坐在长椅上。她从背包中取出了唯一的神经发夹，一边叹气一边在手中荒唐地转动着。几分钟后，她把这个红色的东西举到眼前，似乎在它曾经闪亮的塑料表面寻找线索。

"美里，我能请你帮个忙吗？"她仍然盯着发夹，轻声问道。

"当然可以，明日香。在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只要能帮上忙，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想去 Geofront。"

美里挑了挑眉毛，然后匆匆把薯片咽了下去。"嗯，好的。"她回答道。"不过我不确定我们该怎么下去。发电机已经损坏，甚至可能已经毁坏，而且我还不知道所有的紧急入口在哪里。它们现在可能都被埋在瓦砾下了。下去会很困难，我们还要去找真嗣。"

"我们可以直接去洞口边缘。不会花太长时间的。"

"明日香.....你打算怎么做？"美里怀疑地问。

"没什么重要的，只是做一些我从未做过的事。我.....想和二号机说再见。向我的母亲道别。"

Geofront。

它曾被厚达一公里的泥土覆盖，并由二十二层特殊钢板加固，而现在它却向天空敞开着。日本战略自卫队为了让量产型福音战士轻松进入而投下的 N2 型地雷完成了连第十四

使徒都无法完成任务：一击就在 **Geofront** 上撕开了一个大洞。

美里和明日香在接近巨坑时，惊恐地注视着眼前的破坏。原本位于 **Geofront** 正上方的建筑物已被彻底抹去，而边缘的建筑物则被冲击波撕成了碎片。她们两人现在就站在曾经是摩天大楼的办公室和军械大楼的废墟中。

"我的天哪....."明日香低声说道。从她们所站的位置，她几乎看不到洞的另一边。

美里也环顾四周。从空中看到这样的景象是一回事，但直接走向地面爆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明日香走到坑口边缘时，双手紧紧地攥着胸前的红色发夹。一路上，她一直在心里默念着自己想说的话。美里在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退到后面，给女孩留出了一些私人空间。明日香停在边缘，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然后开始说话。

"妈妈，我...我没能和你道别。你的心和思想都被二号机偷走了。当我们终于再次找到对方时，我还是没有机会：我们都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当我们能够面对面的时候，你却急着让我回去救真嗣，我们都没有机会了。但现在我可以--" 明日香望着火山口，停住了。她转过身来面对美里，脸色苍白。

"明日香？怎么了？"美里问，明日香慌忙向她招手。美里小跑到边缘，向下望去。

"看下面！你看到了什么？" 明日香问道。

美里仔细地打量着脚下的景色。昔日纯净的 **Geofront** 已经被日本战略自卫队和量产福音战士撕成了碎片。地面上到处都是残破的军用车辆，曾经停靠在湖面上的驱逐舰现在已经支离破碎，远离了原来的停靠点。她向明日香提到了这一切，但又说："我看到什么--.....哦。" 她很快意识到，有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的细节她没有发现。这就是她们来到这里的全部原因。

二号机的尸体不见了。

"我.....真的无意冒犯，"美里犹豫着说，"但你确定这就是你死去的地方吗？也许是在别的地方？明日香？"

明日香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她现在手脚并用趴着俯视着洞口，仿佛那是她可以用绝望的蓝眼睛驱散的幻觉。几千吨重的尸体、盔甲和机械不可能就这样消失。在她最后的战斗中，甚至没有留下一点血迹来证明发生过什么。

"到底在哪儿？"她低声问道。

"明日香！"

"啊？" 明日香从呆滞中清醒过来，看向美里，后者重复了她的问题。女孩摇了摇头，

又盯着下方。"不，我确定这就是我.....我们死去的地方。我清楚地记得，在朗枪袭来之前，我抬起头，看到阳光透过洞口照了进来，并伸手去抓....."

"那些量产型福音战士会不会带走了二号机？"美里建议道。

"我不知道，当时我几乎死了。"明日香揉了揉肚子，回想起它们的爪子钻进她肚子里的感觉。"再说，战斗的痕迹还是会有。没有血迹，也没有盔甲碎片。就好像战斗从未发生过一样！"说到这里，她几乎要尖叫起来。

美里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明日香颤抖着垂下了头，怒火渐渐消散。"该死！"她喃喃自语。

"我们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美里说。"但我们没有时间去调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真嗣。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等待。"

女孩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点了点头。两人开始慢慢地离开巨坑口。过了一会儿，美里听到明日香发出若有所思的声音，便停下了脚步。她把目光移向了巨坑的另一边，然后又回到了她们站立的地方和身后的废墟建筑。"这里还有别的不对劲的地方，美里，"经过一分钟的搜寻，她最终说道。

"你是说我们城市中央的那个大洞？"

"炸弹爆炸时你在指挥中心吗？你看到了吗？"

"没有，我当时正带着真嗣去找他的 **Eva**。"美里不知道明日香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嗯，我几乎就在它的正下方。毫无疑问，那个坑很大，但我肯定它没有这么大。这个坑看起来有 **Geofront** 本身那么大！"

三佐几次张开嘴，又几次合上，试图回答。最后，当她意识到她的说法完全正确时，她把嘴闭上了。在最大当量下，**N2** 地雷可能会留下这么大的一个弹坑，但如果爆炸能够炸出一个一公里深的大坑，几乎相当于半个城市的宽度，那么整个城市和周围的大部分山坡都会被摧毁，第三新东京市也就什么都不剩了。美里也这样对明日香说，明日香点头表示同意。

"先把这件神奇的事放一放，明日香，我们需要....."美里被远处的一声尖叫打断了。明日香立刻认出了那声音，她的血液顿时凝固了。她曾经听到过这种可怕的声音，就在她死之前。那是她永远无法忘记的声音。

那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男孩的尖叫声。

尽管这尖叫声听起来像是来自坑口边缘更远的地方，但也能感觉真嗣就在明日香旁边。美里二话没说，扔下背包，在回声还未消失之前就朝尖叫声传来的方向冲了过去。当

她跑过残垣断壁并绕过废墟时，耳边仍能听到尖叫声。

她根本没有想过，在听到真嗣的叫声几分钟后，她怎么还能确定真嗣的位置。周围的破坏让她看起来只是在绕圈跑，但明日香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像磁铁吸引金属一样吸引着她。

就在她终于开始怀疑自己的大脑是否在作怪时，明日香爬上了一个土丘，发现一辆军用卡车附近的地上躺着一个瘫软的人。

"真嗣！" 明日香急忙跑到男孩躺着的地方，把他翻了个身。只有真嗣胸口缓慢的起伏表明他还活着。他眼睛周围的黑眼圈表明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明日香怀疑他现在的昏迷状态会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在触发了那声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的尖叫之后。

也许这也是他额头上新伤口慢慢渗出鲜血的原因。明日香很后悔丢掉了背包，因为她从药房拿出来的医疗用品比她预想的要用的快得多。明日香用从衬衫上撕下的一条布条擦去了血迹，当看到伤势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严重时，她松了一口气。

明日香开始轻拍他的脸并呼唤他的名字，希望能让他苏醒过来。这时，他们脚下的地面开始颤抖并慢慢倾斜。抬头一看，她才意识到他们离坑口的边缘有多近。身后传来的声音引起了她的注意，明日香转过身来，看到卡车正直接向他们驶来时，她开始大声地呼救。

不管是因为损坏还是因为司机粗心大意，明日香没时间思考这些。这辆车开得太快了，她自己和真嗣都来不及避让。她用双臂搂住男孩，把自己扑倒在地，尽量让他们的四肢紧贴在一起。明日香最后瞥了一眼卡车，然后闭上眼睛，脸朝下躺在地上，因为车底从头顶掠过，与两个人只差几毫米的距离。

一阵刺耳的金属撞击声让明日香重新抬起头来，她立刻希望他们逃出这个地方。卡车被巨坑边上的碎石卡住了，卡车的重量导致他们所处的大块路面移动和倾斜。一想到很快会坠入 **Geofront**，明日香就站了起来，她仍然紧紧抓住了真嗣，试图爬上越来越陡峭的斜坡。

由于两人的体重相加，再加上背着另一个人爬如此陡峭的斜坡，明日香只爬到一半，双脚就打滑了。明日香的手抓到了路面上的一个大裂缝，但真嗣现在只能靠她的右手支撑着。她听到卡车滑入弹坑的声音。

"妈的，我们俩都完了，"她沮丧地想。只靠一只手我爬不上来，但我绝不能让他掉下去！该死的，真嗣，你就不能在公园或其他地方倒下吗？

明日香唯一能想到的好消息是，地面不再移动和倾斜了。如果卡车还停留在边缘，她现在很可能被垂直吊在那里。而此时，她的两只胳膊已经开始吃力，而且她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冲刺耗尽的体力中恢复过来。

"美里——！" 就在明日香大声呼喊他们的监护人时，她意识到没有人会及时来帮忙。

她甚至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否能跟上她。她死死抓住真嗣的手臂和裂缝的手开始不听使唤了。她的左手指火烧火燎，右臂几乎感觉又被劈开了。

"美里里里——！"

她的手指滑出了裂缝。

随着明日香的奔跑，美里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她拾起女孩掉落的背包，开始追赶明日香，但明日香几乎消失了，在坑口周围的泥土和碎石中，只有她那火球般的红发格外显眼。美里竭力忽略自己身上的额外重量，以明日香的头发为灯塔，飞快地追赶着明日香。

明日香的哭声震撼了美里的心灵。她仍然能感受到那声音中纯粹的绝望。美里的视线很快变得模糊，眼角开始噙满泪水。真嗣需要帮助，她现在知道该去哪里找他了，但她跑得太慢了。地面本身似乎也在试图拖延三佐的脚步，因为她发现自己不断被碎石绊倒。

一块松动的石头让美里翻了个跟头，她勉强避免了一头栽在一块锯齿状的金属上。当她重新站起来时，美里意识到自己的摔倒让她失去了明日香的踪影，她不禁暗暗啐了一口。她开始向她希望的正确方向跑去。紧张的几分钟过去了，但没有发现女孩的踪迹。美里正准备寻找一个较高的制高点时，耳边传来了微弱的呼唤她名字的声音。美里转过身朝那个方向看去，第二声更大的尖叫让她再次跑了起来。

一分钟后，她来到一座小山顶，发现明日香正坐在离一大块路面不远的地上，而那块路面正朝着城市的环形坑倾斜。她的双臂紧紧地搂着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的胸膛，女孩一边呼吸急促，一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坑口的边缘。当美里几乎摔倒在地并试图喘息一下时，沉重的背包被扔在明日香身边。

"你.....你没事吧？"美里喘着粗气问道。女孩没有回答，仍然盯着边缘，于是她把手放在女孩的肩膀上，轻轻地摇晃她，以引起她的注意。目瞪口呆的红发女孩猛地转过身来看向美里，美里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恐惧，这对德国女孩来说是非常罕见的情感流露。明日香的视线慢慢移开坑口，然后锁定在了压在她胸口的头上。看到真嗣凌乱的棕色头发，她的呼吸终于开始恢复正常，然后她闭上眼睛，把脸埋进头发里。

美里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明日香微微点了点头。她深吸一口气，又呼出，站起身来，仍然抱着真嗣，开始离开城市的缺口。她似乎没有注意前面的路况，因为她险些撞上一大块砖石。

盯着明日香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后，美里重新拿起包，追了出去。她没有说任何话，因为她感觉到明日香有什么事情让她非常苦恼。也许明日香准备好了就会说的。或者她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什么也不会说。美里不知道。

无论如何，她们终于找到了真嗣，而且他还活着。光是这一点，就几乎让美里喜极而泣。当她与明日香并肩而行时，她所看到的是，这个男孩经历了很多。他脸上的血迹和灰

尘混杂在一起，右手指关节肿胀，可能脱臼甚至骨折，上面还沾满了干涸的血迹。

最终，他们来到了城市中一处破坏较少的地方。明日香突然停下脚步跪了下来，把真嗣放在她面前的人行道上。她从美里手中接过背包打开它。取出一瓶水、一些消毒湿巾和一卷绷带，两人默默地开始清洗和包扎伤口。她们都没有想到要从药房拿些夹板，所以只能用附近的小块木头来固定真嗣的右手手指。

他的左手紧紧地握着一块略显破旧、熟悉的红色塑料。明日香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的手从这块塑料上拨开，她很惊讶神经夹竟然没有在他的压力下破裂。虽然她不喜欢真嗣拿走显然是用来安慰他自己的东西，但她更不喜欢真嗣把它丢在某个找不到的地方。相反，她把它塞进了他的裤子口袋。

她们完成处理工作后，美里正在收拾用品，眼角的一个动静引起了她的注意。明日香的手慢慢地移向真嗣的脸，然后突然攥成拳头，随着女孩的一声闷哼又回到了她的身边。美里假装没有注意到，然后再次打开包，拿出两个水瓶，其中一个递给了明日香。

"谢谢，"女孩一边嘟囔着，一边拧开瓶盖开始喝水。美里坐在后面，看着女孩盯着真嗣的脸。当沉默开始变得令人不舒服时，明日香终于开口了。

"我找到了真嗣，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坑口的边缘。我正试图清理他头部的伤口，地面发生了震动，一辆卡车向我们驶来。我设法避开了它，但边缘的重量让情况变得更糟。当地面停止倾斜时，我们几乎悬在坑口上。我无法把自己和真嗣拉起来，于是我开始呼唤你，希望你就在附近。"

美里点了点头。"对不起，我失去了你的踪迹，而且开始走错方向了。"

"如果我走慢一点，你就能跟上了....."

"如果你走慢一点，真嗣现在可能就不在这里了。"美里摇着头打断了她们的话。"别担心，明日香。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很安全。不过.....你是怎么回到安全的地面上的？"

明日香叹了口气，靠在墙上，仰望着天空。"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但那不是我。是别人把我拉上去的。"

美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别人？"她重复道。"现在城里还有其他人？"

"不，救我的人显然不是人类。"明日香说。"事实上，如果我猜得没错，我们是被使徒救了。"

美里震惊地沉默了一分钟，试图理解。"使徒？就是我们去年战斗的那种东西？"

明日香缓缓地点头，又低下头看着美里。"告诉我一件事。渚薰到底长什么样？"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美里迷惑了片刻，然后才回过神来，回答道："他有一头银发，

一双红眼睛，总是穿着和你们学校男生一样的校服。等等....." 她皱起了眉头。"你是说你被第十七使徒救了？"

"那肯定不是优等生凭空站在我面前给我一个吃屎的笑容。"女孩抢先说道，然后又平静下来。"就在我失去控制的时候他抓住了我，把我拉到了坚实的地面上。当我再次站稳脚跟时，我看到那个叫渚薰的人站在坑口上方，看起来.....浑身发光。他正用这种..... 然后他看了看我，露出了得意的表情。他一定是听到了你的声音，因为在你出现之前他就消失了。"

"呃，哇，"美里过了一会儿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当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时，我怕我来得太晚了。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感谢渚薰从.....从死里复活，救了我的两个孩子。"

"但他怎么还活着？你说他是被真嗣杀死的。"

美里叹了口气，站了起来。"知道吗？我累了，我想回家，所以我们还是回家吧。把所有问题都留到我们不累的时候再说吧。"

明日香一边翻着白眼，一边也站了起来。"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你的公寓可能在城市的另一端。"

"知道！从这里开车大约十分钟就到了。"女人指着街对面大楼上挂着一个招牌。"那就是我维修雷诺汽车的修理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借用一下。"

在汽车修理厂里转了一圈，发现没有他们能用的车辆。明日香似乎并不在意，她回到真嗣躺在地上的地方。当他被扶起来时，女孩开口了。

"那么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美里想了一会儿，终于指了指他们最初行进的方向。"公寓在这边。我当时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我本想叫二课来接我，但律子那天早些时候拿我的体重开了个玩笑，我当时心情还有点不好。"

"走路有用吗？"明日香咧嘴一笑，她把真嗣背了起来，把他的重量分散到自己的肩膀上。

"当然没有，第二天她说我看起来太瘦了。"美里发火了一会儿，然后又变得严肃起来。"嘿，你背着他没问题吧？"

明日香看着昏迷男孩的脸，两人背着夕阳踏上了回家的路。"如果真嗣能背我，我也能背他。"她最终回答道。"我不会有事的，我比他强壮多了，而且.....他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重。"

差不多一周前，明日香在海滩上清楚地看到真嗣时，男孩穿着与现在一模一样的衣

服。除了没有好好睡觉，他显然也没有好好吃饭。在他仍然敞开的衬衫下，他的肋骨已经开始从皮肤里探出来了。

"Scheiße（该死的）。他的情况很糟糕。"她歪着头看了看他的脸，然后继续小声说道："笨蛋真嗣，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现在我们得把你抬回家了。希望你能感激我们，我是认真的。"

"我们....."

突如其来的喃喃自语几乎让明日香惊讶地放下了男孩。美里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但独自走了一小段路后，她回头看到明日香正盯着真嗣的脸。

"怎么了？他醒了吗？"

明日香一时间什么话也没说，仍在仔细听着真嗣说什么，但很快她转过头说："我想他说的是'别再用她的脸了'。"

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对方是否对这句隐晦的话有所了解。美里最终只能无奈地耸耸肩，然后继续往前走。明日香盯着真嗣紧闭的双眼，又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然后才跟着她的监护人出发了。

半眯着的红色眼珠注视着三人离开两人差点丧命的地方。眼睛的主人在微微喘息，但仍努力保持镇定。在他的胸腔深处，有一股力量在散发着如释重负的感觉。

夕阳西下，繁星点点，男孩闭上眼睛，开口说话了。

"你是想告诉我，我不该那么做吗？"

"不，我只是好奇你这样做的原因。"

他转过身，面对着他的对手。蓝发女孩和他一样，都站在稀薄的空气中。她微微歪着头，继续说道。

"毕竟，如果他们灭亡了，你就一定能成功。"

"但我不想默认获胜。"男孩笑着回答。"那将是一场空洞的胜利，什么也证明不了。我的孩子们必须以最好的状态与你的孩子们战斗。任何差一点都是不可接受的。"

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体内的存在突然疯狂地催促他采取行动，而他却不知道为什么。

莉莉丝仰望着血色的月亮，看着它渐渐升高，她晒笑着揉了揉自己的脖子。"你的...复

仇亡灵怎么办？"她问道。"它们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全力战斗。"

"我们都无法从虚无中创造出完美的生命。它们这样就足够了。" 亚当回过头来，盯着他救下的李林的方向。"你应该更关心你的获胜者们。我们的停火协议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莉莉丝的眼神变得茫然，因为她看到了超出他们两人认知的东西。"即使在这里，我也看不到他的思想了。这真是.....不幸。我只能模糊地感受到痛苦和悲伤的片段。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我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帮助他。"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开始飘向远方。"我们现在应该回去了。我们的形态已经无法在 LCL 海之外保持永久稳定，我知道你的营救工作让你非常疲惫。"

莉莉丝停下脚步，回头视线越过自己的肩膀。"但是.....谢谢你救了他。当我预感到死亡即将降临碇真嗣时，我和我的其他孩子都听天由命了。我拒绝相信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甚至无法将视线投向 LCL 海，但你却冲了出来，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帮上忙.....但却决心一试。"

"不过，我想我再也做不到了。"亚当苦笑着说。

他注意到莉莉丝现在也开始喘粗气了。两人脸上都有淡淡的汗珠。他把一只胳膊举到脸上，看着皮肤在月光下慢慢融化，他的肉体开始失去凝聚力，然后转了一个圈，再次眺望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莉莉丝已经消失了，几分钟后，亚当也跟着消失了。

A/N: 有几位评论者问到了关于记忆和补完的问题。关于补完的 "蜂巢思想 "的话题将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出现。另一方面，明日香...

这只是我在观看《EoE》时所看到的，所以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明日香和真嗣在厨房里的那一幕，她拒绝帮助真嗣？那只是真嗣的想象。正是那一幕让他最终放弃了一切，说 "大家都去死吧"，开始了第三次冲击。毕竟，看看明日香表现得多么.....过分。就好像有人把她的怒气提到了十二分。更别提她还知道他在医院做了什么。"她 "只是真嗣潜意识里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应付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个 夸张讽刺的描述 (caricature)？这个词合适吗？

所以明日香不记得医院和厨房的事，她当时不在场。

第七章

在回家的路上明日香可以轻松承受一个昏迷男孩的重量，但当他们到达美里的公寓时，却不得不背着这个包袱爬了七层楼梯，这让她筋疲力尽。即便如此，明日香还是不肯把他放下，而是让美里一个人在电子门前挣扎。

美里似乎并不介意缺乏帮助，她只花了一分钟就把门推开了，足以让他们三个人都能进去。她转身想叫明日香过来，却看到她皱着眉头盯着真嗣的脸。美里走过去拍拍明日香的背，引起她的注意。

"走吧，我们把他送进房间。"她悄悄地说。

她们俩走进了公寓，明日香侧着身子走，以免在通往厨房和餐厅的狭窄走廊里让男孩的头撞到墙上。她仍然全神贯注地盯着真嗣，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她的监护人在餐桌旁边停了下来，差点撞到她。

"嗯，我想你是对的，明日香。真嗣肯定曾经来过这里。"美里干巴巴地说。"这个地方对世界末日来说太干净了。我甚至可以说，这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干净。"

的确，公寓几乎一尘不染。即使是在真嗣到来之后，也只有美里第一次踏进这扇门时它才会是这个样子。即使是现在无论真嗣打扫了多久，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淡淡的柠檬味。

明日香不耐烦地跟在美里身后，最终用真嗣的脚点了点美里。三佐赶紧转过身来，道歉之后才让开了她的路。明日香只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继续穿过公寓，走到真嗣的卧室门口时，她特意没有看自己的房间。

真嗣被轻轻地放在床上，明日香站了起来，闭上眼睛伸了个懒腰，以缓解身体的疼痛。她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于是睁开了眼睛。

"我的天哪！"她环顾房间想道。我从来没注意到这个房间这么小。

明日香只需向两边伸开双臂，就几乎可以触摸到储藏间里两面相对的墙壁，而这间储藏间在她来到日本后就成了真嗣的卧室。他搬进来时书架还没有搬走，这些书架和床占据了简易卧室的大部分空间。最后，她回头看了看真嗣熟睡的样子。

'当我把他赶出他原来的房间时，他甚至都没有反抗。这里连个窗户都没有！'

回忆起第三适格者的被动，她的脾气稍稍变得有些暴躁，但她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昏迷男孩那张看起来很不安的脸上就很快平息了下来。现在几乎不可能对他真正发火了。每当这时，她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个表情，那个最近经常出现在她梦中的表情。那是一个被推倒了很多次已经不想再爬起来的男孩的表情。那是一只被踢了无数次的狗的表情，它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受到了惩罚。那表情——

有人清嗓子的声音让明日香的头转向了门口，美里正靠在门框上。在过去的一分多钟里，她一直在观察这个女孩，注意到她的拳头是如何握紧再慢慢展开的。

"我们也该上床睡觉了，明日香。"美里说。"今天太漫长了，我们都需要好好睡一觉。"

明日香点点头，准备离开房间，但美里的一只手拦住了她。

"你应该知道，我把你的房间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收拾干净是你的工作。"女人没有看明日香，她的眼睛盯着床上的男孩。明日香只是推开那只手，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她很清楚自己出走前做了什么，当然也不指望有人来帮她。

明日香如此肯定，以至于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自己房间的状况。

"Was zum Teufel（我勒个去）？"她大叫一声，把美里叫了进来。

"我说过我.....把它....."美里试着重复了一遍，然后在打量着眼前的景象时，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房间和房子的其他地方一样干净整洁。也许更干净。只有墙上的一个小洞破坏了明日香卧室的完美。两个女人互相凝视着对方，然后齐齐转头看向真嗣的卧室。

"他不会.....吧？"明日香最后问道。

"为什么不会？他把家里其他地方都打扫干净了。"美里回答道。

"是啊，但是.....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别进我的房间！"

"你还让他帮你洗衣服，他总得把衣服放在什么地方吧？"

明日香对三佐的逻辑感到无可奈何。

"这么看，"美里继续讽刺道。"现在你不必为你的行为承担后果了。"

女孩慢慢地把手往下拉，匕首般地盯着美里的背影，看着那个女人给她心头狠狠来了一下后走回客厅。她原本打算自己打扫房间，作为一种自我惩罚，但她的计划再一次被某个棕发男孩破坏了。明日香不知道是该打他还是该感谢他。

卧室外的一声尖叫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匆忙跑进厨房，发现美里正在打开的冰箱前胡言乱语。明日香推开目瞪口呆的监护人，盯着冰箱。她觉得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腐烂的臭味什么的，于是她回头看了看美里，她现在几乎不能说出话来了。

"我--我--我的--我的嗵--嗵--嗵....."

明日香过了一会儿才明白美里的意思，她微微一笑，因为她知道冰箱里少了什么。她抬起一只手臂，轻轻地拍打美里的脸颊，把她从呆滞中打醒。美里揉了揉被打的下巴，脸上的热度让她微微抽搐了一下。

"好吧，没有啤酒了。"她终于开口说道。"我知道我之前有很多啤酒，那么它们都去哪儿了？你觉得真嗣喝了吗？"

"我很怀疑真嗣会喝掉一冰箱的啤酒，还把屋子收拾得这么干净。"明日香回答道。"他可能只是把它扔了，好腾出地方放其他东西。不能说我怪他，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德国啤酒。"

美里瘫坐在餐椅上，双手抱头叹了口气。她通常的睡前计划现在泡汤了。她现在不得不面对不喝几瓶啤酒就入睡的可怕命运。

"这样看吧，美里。现在正是戒酒的好时机。"

就像明日香一样，美里显然不知道该打真嗣还是该感谢他。她只好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卧室走去。

明日香冷笑着目送她离开，然后走向自己的卧室。换上睡衣后，她上了床，把头重重地摔在枕头上。

枕头下传来 "嘎吱嘎吱" 的响声，还感觉到枕头下有什么东西，这让女孩一脸困惑。她又坐了起来，抿了抿嘴唇，把一只手塞到枕头下，努力回想着她有什么东西会有这种感觉.....一块巧克力？

意想不到的物品被拿了出来，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明日香坐在那里，看着这个不可思议的发现。

"Grundgütiger（上帝啊）！"她把巧克力举到面前，惊呼道。她上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巧克力还是在德国，那时她还很小。那块巧克力给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但这块巧克力却还是让她大吃一惊。明日香正想知道这块巧克力是从哪里来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

除了真嗣还有谁？

明日香决定明天早上再思考这个问题，她把巧克力放在床头柜上，躺了下来。然后她皱了皱眉头把头又抬了起来。

'你做了什么，要把钱也塞到我枕头底下吗？你想贿赂我吗，第三适格者？'

这次她的手掏出来的肯定是纸，但不是货币。明日香下了床，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光线不是很好，她也让不全汉字，但她很快就明白了纸上写的是什麼。尤其是当她看到自己的名字时。

"对不起，明日香....."

第二天早上，美里第一个起床，这让她感到有些惊讶。她上一次在没有酒精帮助的情况下入睡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她已经完全忘记了醒来时嘴里没有难闻的味道是什么感觉。

由于电网受损，电热水壶成了一坨没用的塑料。美里开始翻箱倒柜，很快就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一个可以用在炉子上的旧茶壶。她很快就开始烧水，在心里感谢上帝煤气还能用，很快就有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让她摆脱了最后一丝睡意。

茶壶的笛声显然唤醒了德国女孩，因为明日香很快就跌跌撞撞地穿过餐桌走进了浴室，她看起来几乎没怎么睡，手里还攥着什么东西。几分钟后当她从浴室出来瘫坐在椅子上时，一杯咖啡无声无息地放在了她的面前。明日香喃喃地说了句 "谢谢"，然后喝了一口黑色的液体。

又差点吐出来。

"呸！太可怕了！" 明日香拉着脸叹道。"你平时自己泡的咖啡也是这样的？"

"不是。没电，所以没有牛奶。" 美里咧嘴一笑。"不过还是有用的，你现在已经很清醒了。"

红发女郎没有再多说什么，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喝着咖啡。明日香每喝一口刺鼻的咖啡都会微微颤抖一下，她不敢站起来加糖，但还是比美里早喝完了她的那杯咖啡。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美里突然问道。明日香猛地一惊，看了看拿着昨晚捡到的纸片的手。她展开纸条，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递给美里。女人接过纸，慢慢看了看，然后又递了回去。

"这就是你看起来如此疲惫的原因吗？" 她问道。

明日香点了点头，并讲述了她是如何在枕头下发现这张纸条的。昨晚，她花了好几个小时坐在地板上，在月光下凝视着纸条上的字。纸条上重复了好几次的 "对不起" 这个词，过去真嗣说这个词的时候总是会激怒她，但现在她想听这个男孩说任何话，哪怕是道歉。美里同情地点点头，也希望她的养子能醒过来。

由于连明日香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她决定不提巧克力的事。在被呼呼的水壶声吵醒后，女孩在离开卧室前把巧克力藏在了衣柜里。

不过，在此之前，她大大满足地吃了一口她的巧克力。

上午慢慢过去，时间到了下午。明日香和美里利用这段时间检查了其他公寓寻找有用的东西。由于这栋楼是用来安置三佐和两名驾驶员的，所以有平民居住的房间并不多。大楼里的大部分公寓都是空的，尤其是作为安全缓冲区的六楼、七楼和八楼。住过的房间都

是二课的人在用。

在他们所在楼层的其中一个房间里，美里拿了一对 NERV 配发的双向无线电对讲机和电池。

"太好了，"明日香在美里给她看这些东西时说。"现在我们可以分头行动，一旦我们需要离开公寓搜刮东西，就可以覆盖更多的地方。"

"嗯，这和我想的差不多。"美里回答道。"我们中需要有一个人留在公寓里照看真嗣。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待太久，以防发生什么意外。"

明日香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她意识到自己没有想到真嗣一整天都一个人呆在公寓里。她下定决心，等她们忙完了一定要去看他。

除了无线电通讯设备，二课公寓里的东西少得令人沮丧。大部分都是监控设备、看起来很不舒服的床、轻武器和速食。幸运的是，明日香发现他们吃的不是美里喜欢的黑暗咖喱，所以她拿了几份。

美里找到了一把手枪和枪套以代替她在 Geofront 丢失的那把，甚至还为明日香找到了另一把手枪。作为驾驶员培训的一部分，"孩子们"接受了枪支训练和安全课程，因此她知道这个德国女孩完全有能力使用这种武器。即便如此，她还是要求孩子们在屋子里时武器不能上膛，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

她们回到了公寓。美里忙着收拾她们获得的一些物品，明日香则拿起一个手电筒，匆匆走下过客厅来到真嗣的房间。

尽管蜷缩在床单下，真嗣仍在瑟瑟发抖。明日香急忙跑到他身边，摸了摸他额头附近的绷带发现温度很高。她检查了他头上和手上的敷料，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时一段记忆涌上她心头。

真嗣在爬窗时因恐惧而僵住了。一块缠住了他的腿的米白色的布挂在半空。明日香急忙检查床单，她和美里前一天都没有注意到这块绷带。

明日香慢慢地将旧绷带剥开，露出了真嗣大腿上的一道伤口。伤口周围的皮肤又红又肿，而伤口本身正在慢慢渗出脓液。明日香大声咒骂着并叫来了美里。当美里走进房间看到感染的伤口时也发出了一声咒骂。她们两人小心翼翼地把真嗣从床上抬起来带到客厅，那里午后的阳光可以为她们提供更好的光线。

"该死的，我们没有抗生素，"美里一边叹息一边翻找医疗用品。明日香沮丧地盯着地面，然后突然跳起来跑向厨房。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罐蜂蜜回来了。

"明日香.....你准备干什么？"美里紧张地问，眼睛盯着罐子。

"蜂蜜是治疗感染伤口的传统疗法。"明日香回答道。"最好是麦卢卡蜂蜜，多亏了真

嗣，我这里有这种蜂蜜。"

她们俩迅速开展工作，尽最大可能清理感染处并涂上涂有蜂蜜的敷料，然后贴上新的绷带来更换昨天的绷带。做完这些工作后，明日香几乎不得不把罐子从美里手中夺过来，因为三佐已经开始吃蜂蜜了。夕阳西下时，真嗣的床单被从房间里拿了出来，男孩被裹得严严实实。

她们早早地吃了晚饭，一边看着真嗣，一边等待着。最后，他的颤抖开始减弱，检查体温后发现他的体温正在慢慢恢复正常。

"看来我们得感谢真嗣满足了你的一切要求，明日香。"美里笑着说。"话说回来，他也得感谢你出的那个好主意。"

"呵，是啊。"明日香揉了揉后脑勺。"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没想到我对一些非日本食物的要求居然能帮到他这样的人。"

"接下来呢，你打算用酸菜来预防心脏病吗？"

明日香捂着脸呻吟着，美里则自顾自地轻声笑着。当明日香和美里转身进屋时，真嗣也被移到了自己的床上。孩子们房间的门没关，明日香攥着纸条睡着了，同时透过墙壁看向真嗣躺着的地方。

第二天，在美里的坚持下，明日香出去找了一些抗生素来治疗真嗣的感染。接下来的几天里男孩的病情迅速好转，但他仍然没有醒来。美里开始担心他的身体会开始消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喂他。他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的迹象，但是在他昏迷的时候强行给他喂食太危险了。

在明日香的建议下，三佐找了一辆小卡车，去超市仓库运了一整货斗罐头食品和一整货斗水回来。他们公寓里放不下的东西就存放在隔壁。她们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两个货斗里的东西搬上七层楼，明日香在楼梯间上上下下地爬楼梯时，好几次都在想是否应该把他们的住处搬到低层。

在明日香外出搜刮的日子里，她带回来了满满一袋书。由于明日香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杂志或玩电子游戏，而美里不是在 **NERV** 忙着工作，就是在看电视或睡觉，所以家里的读物非常少，小女孩很快就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了。然而，多余的书籍并不能缓解明日香的无聊。她非常想玩电子游戏，但掌上游戏机的内置电池早就没电了。

最后，在明日香的苦苦哀求下，美里给了她几个耳塞，带着手枪和她上了楼顶，她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射击堆积如山的空罐子和空瓶子。这是明日香几周来最开心的时候，尽管她瞄准非建筑物大小东西的能力已经生疏了。

然而，美里的准头堪称完美。每一发子弹都正中目标使其从公寓楼上飞到楼下的马路

上。过了一会儿，明日香注意到她的监护人的表情变得愤怒起来，于是在清空弹匣后建议她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没事吧，美里？"回到公寓后，明日香一边给美里递咖啡，一边问道："你现在看起来好像要把喷火器什么的发泄一下。"

咖啡杯从美里手中滑落时发出的碎裂声在明日香耳边响起，她很快就后悔脱鞋了，因为滚烫的液体溅到了她的脚上。她一边拽掉沾满咖啡的袜子，一边从一只脚跳着换到另一只脚。

然而，美里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她重重地靠在桌子上，双眼紧闭，身体微微颤抖。

"美里....."

"明日香.....请.....让我静一静。"美里打断了她的话。"我无意冒犯，只是.....去看看真嗣或其他什么的。"

明日香无言地点点头，走进浴室快速洗了个澡。当她出来时看到美里正坐在桌边，双手抱着头。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明日香边往走廊里边走边想，'一定是很糟糕的事才会让她产生这种反应。我也许应该等她平静下来后再向她道歉。'

她从门口走进真嗣的房间，意识到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床是空的。

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她赶紧返回拿起手电筒。床单半挂在床上，房间的角落里也没有真嗣的影子。恐慌开始袭来，但就在明日香准备大喊美里的时候，床下传来的轻微声响引起了她的注意。

明日香悄悄地走到床边，跪在床边拉起床单。手电筒照到了吓得瑟瑟发抖的真嗣的脸上，光束打在他脸上时他退缩了一下，试图往远处躲。

让女孩略感惊讶的是，考虑到床离地面很低，真嗣竟然能把自己楔到床下那么远的地方。她把手电筒放在一边，躺在地板上，与男孩平视。

"来吧，真嗣。"她向他伸出一只手，试图把他哄出来，像对待受惊的动物一样轻声对他说话。她得到的唯一回应就是男孩的颤抖加剧了。明日香无奈地叹了口气，但还是继续轻轻地呼唤着男孩。最终，颤抖减弱了，真嗣转过身来面对她。

明日香不需要直射亮光也能看到他眼中的恐惧。即使在手电筒投下的阴影中，她也能看到真嗣的钴蓝色眼珠正透过她看着只有他能看到的東西。明日香迅速瞥了一眼身后，以防那里有什么东西。毕竟一周前她还被鬼魂救过。然而这一次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少年

少女。

终于，在目光接触了几分钟后，真嗣慢慢地向明日香伸出了手。当两人的手接触到一起时他的手迅速缩了回来，似乎害怕明日香会抓住他的手猛地把他从藏身之处扯出来。明日香的手只是静静地等着他。他的手再次伸出，这次速度稍快，慢慢地缠住了女孩的手。

明日香努力不去想男孩的手在她手心里有多温暖，而是集中精力保持不动。这似乎刺激了真嗣的神经，他颤抖的身体开始安定下来。

当她的身体因为在地板上的尴尬姿势而开始酸痛时，明日香非常温柔地拽住了他的手。男孩开始慢慢地向她爬来，随着他们之间距离的缩短，似乎从身体接触中汲取了力量。

过了漫长而紧张的几分钟后，真嗣才完全从床底下出来。现在他离明日香很近，可以看清她的脸，他的颤抖再次加剧。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当明日香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时，她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在轻微地震动。

"真嗣，没事的！我不会伤害你的。"她静静地试图安抚他。但她的声音似乎无济于事。真嗣现在正试图向床的方向后退，只有明日香的手在阻止他移动。他身体的虚弱状态正在让这个男孩付出代价。他放弃了逃跑的尝试，只是闭上眼睛，转过头去，似乎在期待着被攻击，尽管女孩说了些什么。

然而，明日香对此毫无办法。她松开了抓住他肩膀的手，把他的头扭转回来面对着自己要求他睁开眼睛。当他终于睁开眼睛时，蓝宝石色的目光再次锁定了钴蓝色，明日香看到了一双不属于与她同龄的男孩的眼睛。他的眼神和明日香在德国看到的经历过第二次冲击后战争的士兵一样。他深蓝色的眼珠在快速转动，仿佛看到了什么伤痛，眼角开始泛起泪花。

他一定是产生幻觉了。明日香想。哦，Scheiße（该死的），枪声。我们发现他时，他已经失去知觉了。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回到了家里，而且附近有人在开枪。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真嗣突然加倍用力想要逃离她的掌控。由于猝不及防，明日香失去了对他的控制，男孩摔倒在地。当他试图爬回床下时，女孩回过神来，一把搂住他，把他拉回自己身边，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后脑勺上。真嗣扭动了几秒钟，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但刚才的爆发力显然已经耗尽了他剩余的能量，他的动作开始变得迟缓。

明日香不自觉地开始抚摸他的头发，真嗣终于在她的怀抱中睡着了，但明日香还是忍不住放开了他。当她意识到他们两人所处的姿势时，她的脸红了。她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男孩，而这个男孩过去曾被她无数次辱骂并试图将他推开。但不知为何，尽管自己也有问题和恐惧，真嗣还是经受住了这一切，并不断试图与明日香和解。

当真嗣的温暖慢慢浸润她的身体时，明日香回想起母亲在她离开大海之前说过的话。"也许是早些时候的一句善意的话语，甚至是那天晚上你们中的一个人抱着另一个人这

样简单的事情。"

明日香闭上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现在发生的一切，与她当初让真嗣吻她时的愿望相差无几。一个人抱着另一个人。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让她在差点憋死真嗣后假装漱口时不再哭泣。

附近传来的脚步声让明日香再次睁开眼睛，她抬起头。美里正站在门口，一脸温柔地盯着两人。

"这里没事吧？"她问道。"我刚才听到了一些声音，进来时发现你正抱着他。"

"嗯，是的，我们都很好。"明日香回答道，提到这个词又是一阵脸红，然后向美里通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的射击训练吓着他了还是怎么的。"

那个女人小声骂道。"我们应该去更远的地方....."

明日香终于站了起来，仍然抱着真嗣再次把他放在床上。她重新整理了一下床单盖在他熟睡的身体上，然后转身走出了房间，美里紧随其后。"算了，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还是吃晚饭吧。那个笨蛋现在真的睡着了，希望明天他会没事。"

"你一直用这个词。你还觉得他是个笨蛋吗？ 还是这已经成了一个亲切的昵称？"

"美——里！"

还没等她被逗得更开心，一阵久违的声音回荡在公寓里。

敲门声。有人在敲他们家的前门。

两人震惊地对视了一眼，然后朝公寓入口走去。也许是出于多疑，美里拿起'借'来的手枪，掩护明日香小心地把门打开。

迎面而来的一幕让他们瞠目结舌。

"嗯，你好。"伊吹摩耶紧张地说，她看起来几乎和她们一样惊讶，一个一脸疲惫的金发女人重重地靠在她身上。"我们可以进来吗？"

第八章

美里对没有冰袋感到抱歉，但赤木律子只是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坐下来减轻扭伤脚踝的痛苦。摩耶在她身边忙前忙后，试图让律子尽可能地舒服些，而律子显然没有心思让她停下来。

几分钟后，日向诚和青叶茂各拎着几袋食物进了门。摩耶解释说，他们还不确定美里是否已经回来，但美里的公寓楼是个好地方。他们原本的计划是住在公寓楼里等待美里回来。当他们听到枪声，看到路上的空罐子时，才意识到三佐把它们打了下来。

"等等，你们没看到墓碑吗？"明日香趴在地上问道。"其中一个上面有美里的名字。我真的以为她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三个人都摇了摇头，但茂开口了。"我看到远处的海滩上有东西，但没来得及看。其他人已经出发了，我不想落在后面。"明日香断定，他们一定是在与她和真嗣略有不同的地方被冲上岸的。

"你怎么知道枪声是我们发出的？"美里端着一盘饮料走进客厅，问道。

"你和驾驶员几乎是这栋楼里唯一的住户。"律子疲惫地解释道。"而且我敢肯定，你是唯一一个疯到吃你所谓的黑暗咖喱食品的人。你的一个罐头差点砸中可怜的摩耶的脑袋！"

就是那个空罐子让律子相信，屋顶上的就是三佐。茂和诚本想帮她爬上七层楼梯，但摩耶却拒绝放弃作为律子搀扶者的位置，这让律子大吃一惊。她几乎是命令她的两个同事去搞点吃的，这样他们就不会揩美里的油了，而那两个人就像听了碇司令下的命令一样跑开了。

随着美里与新来的人交流，房间里的音量逐渐增大。当第十七使徒神秘现身的消息传出，大家开始大喊大叫，明日香最后不得不打断了他们。

"该死的，安静点！"她嘶吼道。"真嗣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你们却吵个不停！"说完，她冲出了客厅。大人们怯怯地互相看了一眼，律子对女孩的行为挑了挑眉毛。美里匆匆忙忙地向他们讲述了在他们到来之前真嗣发生的事情，他们用较低的语调继续交谈。

几个小时后，摩耶注意到律子的头开始耷拉下来，而律子正在谈论他们在城市中的跋涉经历。

"嗯，前辈，也许我们应该明天再继续。"她建议道。"你已经站了一整天了，可以先睡一觉。"

"摩耶，我刚才说什么了？"金发博士试探着回答。

"那个..... 我应该叫你的名字吗，律子前辈？"

律子叹了口气，放弃了。在离开他们四人到达的海滩仅仅一个小时候，她就扭伤了脚踝，高跟鞋并不适合在废墟中穿行，而且在走过废墟城市后他们都累了。她开始站起来，但摩耶轻轻地把她推了回去。

美里去拿了一个备用蒲团出来，经过一番折腾，律子蜷缩在被子里慢慢地打起盹来。诚和茂拖着不情愿的摩耶离开了公寓，到隔壁去睡觉。美里向摩耶保证会照看好律子。

当三人身后的门被拉上时，明日香从房间里伸出了头。在确认真嗣没有被吵醒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是有东西开始打扰她的睡眠。

三佐在她上床睡觉时向她挥手道晚安，明日香慢慢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吵醒她的不是 NERV 人员离开时的喧闹声，而是她闭上眼睛时等待她的东西。

噩梦又开始了。

在小姑娘的生命中，这些梦曾多次被暂时赶走，但总是在她开始以为它们永远消失的时候又回来了。而现在，由于使徒战争和第三次冲击事件的发生，她的梦境有了新的素材来对付她。

就在几分钟前，她还在执行任务对付在浅间山发现的使徒。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但当她的缆绳断裂时另一端却没有人抓住她。没有初号机，没有第三适格者在没保护的情况下来救她：她只是在火山里越陷越深，直到她的福音战士爆炸，她才浑身是汗地醒来。

明日香一直避免谈论她的噩梦，她认为那是软弱的表现。相反，她只是试图把这些梦埋在心底，假装自己只是因为早起而烦恼。

辗转反侧一个小时候，明日香终于起身去喝水。她走向自己的房间时，但却听到了喃喃自语叫着自己名字的声音，这个声音把她拽到了真嗣的房间，而真嗣正在睡梦中呻吟，并在抽搐着。

显然，她不是唯一一个在梦中被恶魔追逐的人。

"天哪，"她低声说。"我敢打赌，连你的噩梦都比我的强....."

此时，真嗣正伸手去拿面前的东西，明日香发现自己的眼睛正盯着那只无力挥动的手，昨晚的记忆再次浮现。她的右手猛地伸出抓住了他的手。很快，明日香的手几乎被真嗣捏碎，但男孩的抽搐立刻平息了下来，明日香在他们的身体接触中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熟悉感。

这和真嗣把她从火山里救出来时的感觉如出一辙。即使隔着通信窗口，明日香也从那双蓝眼睛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决心。

真嗣不会让她掉下去的。

明日香不知道过了多久，但真嗣终于松开了他的手，让女孩把她伸过来的手滑了出去。她对突然失去联系感到有些遗憾，但低垂的眼睛说服她回到自己的床上。

她终于再次进入梦乡并做了同样的梦。然而，这一次，一个巨大的紫色拳头从红色的阴暗处伸出抓住了她挥舞的手，而这种感觉现在却无比熟悉。通过与二号机的精神链接，她感觉到自己手部的骨头在真嗣铁钳般的手的压力下嘎吱作响。

红发女郎在睡梦中微笑着，将右拳紧紧握在胸前，仿佛握着什么珍贵的东西。

在走廊对面的房间里，真嗣完美地模仿了她的手势。

早上，明日香又一次被吵醒了，这次是被大声争吵的声音吵醒的。当她终于揉揉睡眼坐起来时，她开始听清了对方在说什么。

"真嗣现在这个样子很危险！我们怎么把他从楼梯上弄下来？"

"我们得想个办法。我不能在这里治疗他。综合医院现在是一堆废墟，所以我们需要 **Geofront** 的医疗设施。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去第二新东京市，希望那里有还能工作的发电机和合适的设备。"

这话肯定是美里和赤木博士说的。明日香想知道真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他们需要高度先进的 **NERV** 医疗病房，她下床开始穿衣服。

"你凭什么认为 **NERV** 的发电机还能正常工作？"

"核聚变发电机几乎和 **MAGI** 一样坚固，可以抵御物理损伤。"

床边的时钟告诉明日香已经快十点半了。两个女人似乎争论了好一会儿。她走出走廊差点撞上站在门外的美里和律子。金发女人站得笔直，但明显偏向一边。

"即使 **Geofront** 在第三次冲击中发生了那么多事，我也能保证--哦，早安，明日香。"

"早上好。"明日香嘟囔着回答。"你刚才在说什么？是不是和地面上有一个'只有'一千米宽的大洞有关？"

律子盯着女孩看了一会儿，停顿了一下。".....啊，是的。"她终于开口了。"第三次冲击开始的时候，你们两个.....并不在世。长话短说，整个 **Geofront** 都被莉莉丝从地下拉了

出来参与补完仪式。不可想象的是，现在 **Geofront** 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么上面的基础设施应该还基本完好。"

"我真怀疑我们俩想象的东西是否完全一样。**Geofront** 是在那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律子。"美里瞪着她的朋友。"你有太多的秘密瞒着我们，我们需要知道。"

"理由很充分。不过现在，我们应该想想怎么处理真嗣。"

一提到她的驾驶员同伴，明日香就激动起来。"别告诉我他现在还有别的问题！"她惊叫道。

律子没有回答，只是歪着头看了看第三适格者的卧室，然后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客厅。美里歉意地看了明日香一眼，然后跟了上去。

明日香从噩梦中醒来后感觉比几年前好多了，但现在，一种恐惧感像一件沉重的斗篷笼罩着她。跨过门槛进入他的房间是明日香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她不得不强迫自己穿过门口。当她走到床边时，她发现自己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

真嗣当然醒了，他睁开的眼睛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不过，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上方，就连明日香出现在他床边似乎也没有察觉。在他眼前挥挥手，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眼皮的反射性跳动都没有。

他的眼神和在海滩上一样空洞，甚至更加空洞。当明日香俯身在他身上时，那死气沉沉的眼神直直地盯着她。明日香沮丧地呻吟了一声，一边揉着脸一边重新站了起来。

"好了，天才博士，这个笨蛋怎么了？"她一边走进客厅，一边问道。她在真嗣房间的时候，摩耶他们已经到了，大人们正在吃早餐，争论着如何进入 **Geofront**。

律子回答说："在我使用医疗设备之前，我只能确定真嗣处于紧张性精神分裂状态。我需要检查他头部的伤势以及脑电波，才能有更好的判断。"

"**Scheiße**（该死），我还以为昨晚过后他就没事了呢。"明日香自言自语地抱怨道。不过她说话的声音有点大，美里朝她眨了眨眼睛。

"昨晚？昨晚发生了什么？你没跟他上床吧？"她笑嘻嘻地问。

"美里！"明日香和律子同时大叫起来，引得三佐开始咯咯直笑。律子继续说道。"这对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太不合适了！尤其是真嗣现在这个样子！"

明日香的脸颊开始泛红，她瞪着美里。"不是那样的，你这个老色鬼！我晚上去倒水时听到他在做噩梦。"她向美里解释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但没说自己也做了噩梦，这让美里闭上了嘴。

"是不是像.....像第二次冲击后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样？"美里颤抖着问道。她只能希望真

嗣能比她花的两年时间恢复得更快。

"恐怕更糟。"律子摇了摇头。"你只是哑巴，性格孤僻，但对外界的刺激还是有些反应。而真嗣却什么反应都没有。"博士转向明日香。"我们甚至无法让他站起来。真嗣就像被剪了线的木偶一样倒下了。"

这解释了早上吵醒她的那番争论。明日香皱着眉头思考着。"所以我们需要背着他。我们能找到或制作一个背带吗？"她问道。

律子挑了挑眉毛，瞥了一眼摩耶他们。他们相互交谈着，讨论着紧急入口的问题。诚终于开口了。

"当然有可能。"他回答道。"通道肯定足够大，可以容纳抬伤员的人。虽然在断电的情况下仍会有梯子，但也应该有运载人员上下大落差的设备。包括绳索和安全带。"

"那我们就去其中一个入口。"美里宣布。"最近的入口在哪里？"

"所有的避难所都应该有用来疏散在使徒袭击中受重伤的人的设备。"

摩耶开口了。"前辈，学校下面不是有避难所吗？"

律子打了个响指，忘了告诫这位年轻女子的失言。"有的。学校离这里大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所以在袭击中应该基本完好无损，而且避难所离爆心这么远应该也没问题。"

茂举起了一只手。"呃，隧道怎么办？如果被碎片堵住了，我们该怎么办？"

房间里的所有女性都转过身来盯着两个男人，两个男人在她们的集体注视下瑟缩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败下阵来。明日香对他们的反应报以冷笑，然后跑回了真嗣的房间。

明日香看着他额头上的绷带祈祷，不要是永久性脑损伤造成了真嗣现在的状态。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可能是掉落的碎石在他被发现前不久砸中了他的头部。他手上的伤也同样神秘。肿胀已经消退了一些，但骨头仍然明显不到位。

看来我得多背你几次了， **Dummkopf**（傻瓜），"明日香喃喃自语。'经过这一切，你要欠我好多德国大餐了。'对红发女郎来说，前往 **Geofront** 的旅途可能比从巨坑爬出来回家还要辛苦，但她不会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即使是美里也不行。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要拉着他到处跑。

"好了，真嗣，"她说，与其说是对俯卧的真嗣说，不如说是对自己说，她张开双臂准备把他抱起来。"起来，该走了。"

明日香惊叫一声，向后退了几步，因为真嗣突然坐了起来下了床，停在了这个惊讶的女孩面前。

"没事吧，明日香？" 摩耶在走廊里叫道。

"嗯，我很好。" 明日香结结巴巴地盯着真嗣，真嗣一如既往地站着。他微微驼着背，眼睛微微向下看，似乎害怕吸引别人的目光。同样的姿势总是让明日香为他看起来如此被动而苦笑。如果这个男孩真的直起腰来，他可能会比明日香略高一些。相反，他似乎总是比她略矮一些，就像他害怕自己的身体会把注意力从她身上吸引走一样。

撇开如果他真的挺直腰板她就必须踮起脚尖才能与他平视这一事实不谈，明日香看着真嗣的眼睛，希望能看到一丝生机。明日香的眼神告诉她，他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真嗣？"

没有回应。明日香毫不意外地哼了一声。她对着他的脸打了个响指，但没有任何效果。她想到了一个主意，但她摇了摇头又把它否决了。过了几分钟，她也没想出别的办法，于是明日香做了她唯一能想到的事。

"真嗣，举起你的手臂。"

他的右臂慢慢抬起，在与肩膀持平时停了下来。明日香暗暗自语：

"我不知道哪个更糟，是你失去了知觉，还是你变成了一个该死的机器人。一个玩偶，" 她啐道。"把胳膊放下，你看起来很蠢。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真嗣放下了手臂，但对此却没有说一句话。明日香脚跟一转，回到了客厅。摩耶正在检查她前辈的脚踝，而博士则试图把她赶走但没有奏效。美里和两个男人在阳台上小声谈论着什么，明日香听不到，但她看到诚轻轻地捏了捏美里的肩膀，因为三佐开始颤抖。

"嘿，博士。你想什么时候带真嗣走？" 她问道，双手交叉，盯着律子。律子注意到了她的姿势，不禁苦笑了一下。她知道第二适格者对她怀有敌意的原因，在第三次冲击之后，她为自己造成的后果感到内疚。

"越快越好，你准备好背他了吗？"

明日香摇了摇头。"没这个必要。" 她懒得解释便走出客厅，然后迅速返回并拖着真嗣。她没有下命令就猛拉了一下他的胳膊，但这似乎足以驱使那个男孩跟在她后面。手臂上的力道一停止，真嗣又恢复了蜷缩的状态。律子惊讶地站了起来，让摩耶有点失落，博士一瘸一拐地走到真嗣身边。

"太神奇了，他居然能动了！明日香，你做了什么！" 律子惊呼道。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我跟他说话了。"

"我也这么做了，但他不回应。"

"好吧，我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但我让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他变成机器人了。"

律子绕着真嗣走了一圈，从各个角度检查他的头部。"有意思。他对基本命令有反应，但对只是想引起他注意的熟悉声音没有反应。"博士用手捋了捋男孩的头发，寻找头部的伤口，但没有找到。她走回到真嗣面前，清了清嗓子。

"真嗣，"她命令道。"举起手来。"

什么也没发生，直到明日香叹了口气，重复了一遍命令。男孩的手飞快地举了起来，就像在向学校老师示意注意一样。律子一边看着他，一边摩挲着下巴。

"真奇怪。他只对你有反应，明日香。好吧，这至少解决了运送他的问题，但是....."

"真嗣，给她一巴掌。"

当张开的手掌打在律子的脸颊上时，她猛地向后退了一步，头被打得侧了过去。明日香听到身后摩耶的喘息声和阳台门打开的声音，但她没有在意。她全神贯注地盯着律子，后者正用手托着自己的脸颊，回头瞪着那个女孩。

"这个，"明日香危险地嘶吼道，"是我们两个人的。"

随着这句话被理解，律子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了。明日香离开时，她黯然地点点头，拖着身后的真嗣走出了公寓。

美里终于从震惊中挣脱出来，惊呼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律子揉了揉脸颊，脸上热得几乎要烧到她的手。"这.....没什么，美里。"她边回答边转过身去。"但我开始得到我应得的了。"

当他们装载好旅途所需的物资时，所有人没有说话。

三佐在楼梯下面追上了两位前驾驶员。明日香正靠墙而坐，喃喃自语，不时斜眼瞥一眼茫然地盯着同一面墙的真嗣。明日香想让他安全下楼有点困难，因为这孩子原本完全无视台阶。只是明日香反应迅速，才没有让真嗣从楼梯间翻下去。

"那么.....真嗣算是能动了，"美里在第二适格者身边坐下时说道。

明日香咕哝了一声，"嗯。"

"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打了赤木博士一巴掌"

"嗯。"

美里叹了口气。"你想谈谈为什么让他那么做吗？"

"现在不想....." 明日香喃喃自语。"反正她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回荡在楼梯间的脚步声结束了他们的谈话。诚和茂首先到达一楼，律子和摩耶紧随其后。科学家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把摩耶当作拐杖了。虽然她的脚踝还在疼痛，但律子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足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次旅行。

"我们走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律子说。明日香站起来拍了拍身子，然后抓住真嗣的胳膊拽着他一起向学校走去。

一路上几乎是鸦雀无声。每个人不是目视前方，就是低头不语，死寂城市的压抑静谧似乎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没有人愿意发出任何不必要的声音，甚至连清嗓子的声音都没有。

直到他们来到第三新东京市第一中学，走进正门，寂静才被悄然打破。因为这所学校是整个城市唯一的一所学校，所以比其他地方的学校要大得多。美里负责将他们分成三组，寻找紧急避难所的入口。

尽管有任务在身，明日香还是徘徊在学校的二楼。真嗣在爬楼梯时似乎并不费力，所以明日香能够更快地移动，很快就来到了 2-A 班的入口前。

明日香松开真嗣的胳膊，慢慢地走到书桌前，瘫坐在课桌椅上。房间几乎和孩子们上次上学时一模一样。只有一扇窗户上的一条大裂缝显示出城市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她让自己的思绪穿越时空，回到班上坐满人的时候。

'有趣的是... 我一直抱怨不想去上学，但如果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我就不会和小光成为朋友。麻也子（Mayako）也是个好女孩，但和千寻（Chihiro）那个自命不凡的贱人混在一起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

她抬起头，看向真嗣曾经坐过的地方，却发现他真的已经坐在那里了。虽然明日香从她的角度看不到他的脸，但他还是以上学时的姿势坐着。他靠在桌子上，头枕在高举起的手上，眼睛不是盯着窗外，就是盯着绫波丽的后脑勺。

她不明白为什么真嗣总是这样。他是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人，但他似乎花了大量的时间发呆。不过，至少他从来没有耽误过功课，除非因为驾驶，但即便如此，真嗣也能很快赶上进度。这一定是他花那么多时间呆在房间里的原因。

"明日香。"

明日香被突然闯入她思绪的声音吓得差点跳起来。她的眼睛在房间里转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从她的对讲机里传来的。她拍了拍自己，好一会儿才找到对讲机举到嘴边。

"我在这里，美里。找到入口了吗？"

"找到了。我们要先在食堂吃个午饭然后再去地下。我们得看看能不能让真嗣吃点东西。我们还没来得及给他吃早餐你就把他拖出了屋子。"

"哦.....哎呀。好吧，我这就去。"

明日香一边站起来，一边把对讲机夹回裤子里。她把包背在肩上，走到真嗣的课桌前，弯下腰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依然茫然，但在微微转动。

"你也在做白日梦吗？希望这次是个好梦。"她半自言自语地说。"没时间了，我们去吃午饭吧。"

她轻轻地把真嗣从座位上拉起来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明日香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课桌。让他等一下后，女孩跑回课桌掀开了盖子。一个小盒子从里面被拿了出来，她双手捧着盒子，对着真嗣的后脑勺微微一笑。然后，明日香再次挽起真嗣的胳膊，带着他向食堂走去。

当她到达时，其他人都抬起头向她点头致意。红发女郎把真嗣带到美里旁边的位置，然后在他的另一边坐下。午餐是从茂的包里拿出来分发的，其他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明日香则盯着真嗣的那一份，试图想出最好的办法来喂饱他。

在离开公寓之前，摩耶翻看了他们的一小堆食物，找到了大量的干汤料。这些汤很快就煮好了，分装在便当盒里。

"嗯，试试也无妨，"她想了想，然后把它放在他面前，说，"真嗣，吃这个。"

有那么一瞬间，真嗣好像没有听到她说的话，但随后他的头又转向了便当。他没有拿起旁边的勺子，而是直接把手指伸进了温热的汤里。明日香不得不把真嗣的手从汤里拽出来，汤汁溅了她一脸。有人递给她一张纸巾，她用纸巾擦了擦脸和他的手指，然后把汤匙塞到真嗣手里。

这一次，男孩似乎知道该怎么做了，慢慢地把汤匙送到嘴边。明日香仔细观察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吃自己的午餐，并很满意他现在正在吃东西。

"盯着他，"律子提醒道。"如果他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他的胃就会萎缩。别让他一次吃太多。"

这个警告多半是多余的。真嗣只吃了大约三分之二的食物，就停止了机械式的动作。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吃完了饭收拾好了东西。摩耶取回了真嗣的便当并封好，然后仔细看了看他的脸。

她高兴地说："虽然他吃得不多，但看起来已经好多了。"

明日香在他们离开食堂时侧头瞥了他一眼，默默地同意了这位年轻女士的说法。真嗣的脸上慢慢恢复了血色，自从他获救以来，他的脸色一直很苍白。

他们朝学校紧急避难所入口处的铁门走去，并在门前停了下来。茂和诚动手拉开了门，律子则转过身来面对他们。

她说："我希望你们没有落下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如果我们运气不好，从这里到 NERV 的医疗楼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明日香拍了拍她的背包，里面放着她桌子上的盒子。她已经准备好了目前所需的一切。伴随着机械装置的吱嘎声，大门终于打开了。美里打开手电筒，率先走进了黑暗之中。

找到通道的入口并非易事。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难找时，律子声称这是为了防止平民试图潜入 Geofront 而设置的一层安全措施。通常情况下，只有通过 NERV 内部的终端才能打开它，但手动打开也是有可能的，尽管很困难。隧道中的轻轨是为了在上学期突然遭到使徒袭击，地面交通变得危险的情况下，将孩子们快速运送到 NERV 而建造的。

"第九使徒袭击时，你本可以在我们穿越通道之前告诉我们的。"明日香走进黑暗的通道时抱怨道。

"反正告诉你对你也没好处，明日香。"律子说。

"为什么没好处呢？"

"你想要简短的版本还是无聊的版本？"

"简短的，谢谢。"

"官僚主义，"律子叹了口气。"在建造的最后阶段，资金被优先用于其他方面，因为到那时为止，没有一个使徒能带来足够的风险来证明有完工的必要。"

这种态度在第九使徒袭击后发生了变化，整个城市都依赖于一个如此容易被颠覆的单一动力源，这让人们感到震惊。日本政府对 NERV 的 "失败 "大声疾呼，并制定了建造冗余电力系统的计划，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站在他们面前的轨道车就是其中一个系统的产物。本来，应急轻轨和其他东西一样都是由 NERV 的发电机提供动力的，但当茂和诚检查这辆车时，他们向明日香展示了他们突然这么高兴的原因。汽车的内部电池仍有部分电量，希望这足够把他们送到 Geofront。

"不过我们得悠着点，"诚提醒道，他关上面板站了起来。"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辆车的

速度开到最大，就不一定能走完全程，尤其是我们所有人都在车上的情况下。"

美里走进车厢，坐了下来。"那我们只能以欣赏优美风景的速度行驶了。我们到达目的地的速度还是会比步行快得多，至少到达目的地时我们不会筋疲力尽。"

小电车里还有其他人，空间相当有限。根据不言而喻的协议，两个孩子坐了下来，而男技术人员则站着。

诚打开了电车的启动程序，整个电车像屏住了呼吸，一时间什么也没发生。几秒钟后，车厢里的灯亮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电车开始在轨道上开动。

"把灯关掉，连大灯也关掉。"律子命令道。"我们要靠自己看清前方。时速不要超过十公里。在靠近 **Geofront** 的地方很可能有损坏的轨道，我们可不想出轨。"

控制台上放着一个大型手电筒，指向前挡风玻璃。虽然它的功率远不及轨道车的大灯，但它足以照亮隧道让诚以缓慢的速度观察前方轨道上的任何危险。

诚宣布这段路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明日香打了个哈欠回答。

"好吧，我去打个盹。"她说。"看到有趣的东西时再叫醒我。"

说着，她在电车后座上扭来扭去，试图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空间狭小，真嗣几乎坐在了她的腿上。最终，她找到了一个至少还能忍受的姿势，然后闭上了眼睛。

十分钟后，美里瞥了她一眼，忍住了咯咯的笑声。她拍了拍摩耶的肩膀，指了指明日香。女技术员看了一眼，也不得不捂住了嘴。

"看到有趣的东西了。"美里低声说。"我们要叫醒她吗？"

摩耶俏皮地拍了拍美里，让她安静下来。两人在电车另一端看了几分钟，美里默默希望她还带着相机。

有轨电车的晃动把明日香撞了一下，她的头现在正靠在真嗣的肩膀上。显然，这也让男孩睡着了，他的头靠在明日香的头上。

最近几天，第三适格者的举动很奇怪。明日香发现他试图拎着一袋食物溜进公寓，尽管冰箱里几乎已经装满了。面对质问，真嗣胡言乱语了一分钟，然后在把食物放进冰箱后退回了自己的房间。明日香只是翻了个白眼，然后继续玩她的游戏机。

今天早上，一股不寻常的焦鸡蛋臭味把明日香从睡梦中惊醒，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股臭味。真嗣从来不会在做饭时失误，这几乎是家里不成文的铁则。美里喝起酒来像条鱼喝水，明日香慢慢地洗澡，**Pen-pen**.....就是 **Pen-pen**，而真嗣从不烧焦食物。

明日香从卧室里冲出来，质问真嗣这一失误。

"那最好不是我的早餐，Dummkopf（傻瓜）！"她咆哮着走到吓了一跳的男孩面前停下。

"嗯.....不，不是。"真嗣最终还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从德国人愤怒的目光中缩了回来。"你的已经在桌子上了，我正要叫醒你。"

"哼，好吧，你的厨艺应该做到这一点，尽管不是以你一贯的方式。"

男孩无言以对，转过身去看煎锅和锅里焦黑的一团。他叹了口气，把锅里的东西倒进垃圾桶，然后又开始煮新的鸡蛋。他这样做的时候，明日香注意到他的手掌上缠着绷带。

"所以你把你的手和早餐都烧焦了，嗯？"

真嗣敲完鸡蛋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点了点头。"是啊，Pen-pen醒了，比较饿.....坚持要吃东西。"真嗣的左脚开始揉搓右腿小腿，显然被鸟儿啄了一下。"我走神了，碰到了煎锅。我当时在浴室里处理伤口，这就是鸡蛋烧焦的原因。"

他开始紧张地大笑起来，明日香把这当作一个暗示，坐下来一边吃早餐一边不理他。因此，她错过了炉子方向传来的一声轻微的叹息。

老师又一次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第二次冲击。这位老人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在不断重复，但就连班长似乎也不愿意引起他的注意。真嗣坐在旁边的老座位上，漫无目的地盯着窗外。或许他又在盯着第一适格者看，有时很难分辨。

对明日香来说，这又是缓慢、炎热、懒散的一天。在第三新东京市第一中学上学期间，她仍然没有学到任何新知识，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打盹，就是在用笔记本电脑和班上其他女生聊天。然而这一次，她平时的聊天对象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做作业。明日香觉得无聊透顶，但又不想加入她们的活动。她回头看了看教室的左侧，然后打开了一个新的聊天窗口，快速输入了一条信息，然后点击了"回车"。

就在她前面，当信息提示悄悄地跳到他面前时，真嗣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明日香看到他的反应后，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但她很快就捂住了脸，聚精会神地看着屏幕，而真嗣则转过椅子，看了一眼红头发的明日香。几秒钟后，他转回笔记本电脑，慢慢地输入了一个回复。

A_Soryu: 嘿，傻瓜，你在看什么，太阳还是优等生？

S_Ikari: 都有吧。丽每天都盯着窗外看，她看起来总是很.....忧郁吧。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在看什么东西。

A_Soryu: 她可能只是把大脑关机了，一直到要走的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她也不会用脑子。或者永远不会。

S_Ikari: 明日香，你这样说可不太好。

明日香小声用德语嘟囔着，因为第三适格者再次跳出来为丽辩护。他这几天的逃避态度似乎也影响了他的打字速度。他每次都要花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来回复。她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真嗣在键盘上敲敲打打，然后匆忙地把写好的东西删掉好几次。不过，最后一条评论几乎马上就到了。

A_Soryu: 就算我当着她的面这么说，优等生也不会在乎的，随便啦。嘿，你今晚做什么吃的？最好别又是米饭，我都快吃腻了。

S_Ikari: 嗯，我本来想做丼饭，不过如果你没意见的话，我想我可以做照烧鸡肉。

A_Soryu: 好吧，但如果我看到一丝米饭，我就把它糊在你身上。

S_Ikari: 好的，明日香。今晚不会有米饭的。

两人都无话可说，于是关闭了聊天窗口。明日香打了个哈欠，头 "咚 " 的一声垂到了桌子上。不知不觉中，午餐铃响了。

全班同学开始陆续走出教室。明日香大步走到真嗣的课桌前，双手叉腰。

"现在是午餐时间，傻瓜，我的东西呢？"她问道。

真嗣一边站起来一边在包里摸索着，避免与这个饥肠辘辘的德国女孩对视。他的手颤抖着拿出一个便当盒放在桌子上。明日香还没来得及扫一眼，真嗣就跑向门口被椅子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他重重地摔在地上，但很快又爬了起来继续逃跑。

"明日香，这次你对他说了什么？"小光走到目瞪口呆的女孩身边问道。

"什么？我？我只是要我的午餐！"

".....哦。" 班长看向门口。"他跑出去了，就像有使徒袭击一样，但我没听到你们的电话响。"

明日香气呼呼地摇了摇头。"没有。那个笨蛋无缘无故就脸朝下栽了。"

小光向门口走去，却在倒下的椅子前停了下来。她把椅子捡了起来，看着地上的一小块血迹，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排红色的小血珠从门缝里流了出来。明日香停在她旁边也发现了这道痕迹，她揉了揉眼睛。"哎哟。他会痛好一阵子的。"

一个迟到的学生被小光拦住，命令他在别人可能再次被绊倒受伤之前收拾残局。两个女孩离开教室时，那个男孩不满地抱怨着。

食堂里像往常一样喧闹。明日香和小光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一张桌子前，她们的几个朋友已经坐在那里了。她们互相打招呼，然后把便当放在桌上。

"明日香，真嗣今天给你做了什么？"小光问道。"我很想向他请教一些技巧。我并不羞于承认，在烹饪方面，我可以向他学习一些东西。"

明日香低头看着自己的便当，皱起了眉头。"不知道，我早上起床前他已经做好了。我发誓，如果又是米饭，我就....."

她边说边打开了便当，一股天然的、熟悉的香味弥漫在她的鼻孔里，让她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肩膀被轻轻摇晃了一下，这惊醒了明日香。她猛地起身，立刻警觉起来，但当摩耶那张平静的脸出现在她的视野中时，她又放松了下来。她揉了揉头，同时稍微理了理头发环顾四周。车子停了下来，除了孩子们和摩耶，空无一人。

"我们到了.....基本上到了。"技术员下车前解释道。

前方，隧道尽头的亮光几乎刺瞎了明日香的眼睛。当她的眼睛适应了之后，她终于看清了部分挡住出口的扭曲的金属和泥土。其他大人站在前面，低声交谈着。

明日香茫然地擦掉眼睛里的睡意，手碰到了下巴上的湿润。她用袖子擦了擦，站了起来。座位并没有让她舒服多久，当她在有限的空间里伸展身体时，背部的疼痛感便显现出来。

真嗣还在熟睡，由于他的头枕动了一下，现在几乎要摔倒了。明日香试图忽略他肩膀上的黑斑，她小心翼翼地背起他走出电车，向隧道出口走去。

第九章

"即使在这里发生了这么多事，Geofront 的美还是让我惊叹不已。"

当明日香轻轻地背着真嗣走过轻轨上参差不齐的扭曲金属时，连她自己都不得不同意摩耶的说法。

在最初创建 Geofront 时，显然已经竭尽全力在地下一公里处打造了一片风景优美的地表。他们挖了一个湖，把树木、植物甚至野生动物都移植到了 Geofront。明日香看到大自然的景色精神为之一振，她轻轻地把真嗣放在山丘附近的树荫下，然后在他身边坐下。

自从第三次冲击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鸟叫声了。第三新东京市附近的任何野生动物要么被日本战略自卫队的 N2 地雷直接炸死，要么被赶走。然而，在地表深处，动物们无处可逃，只能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因为世界末日就发生在它们周围。现在，它们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明日香背靠着树，低头看着真嗣熟睡的脸。

'即使睡着了，他看起来也不安详，'当男孩的脸微微抽动时，她想。她拂去他眼角的几根头发，然后把那缕头发举起来，注意到真嗣的头发又长又脏。想到他真的需要洗个澡，明日香的脸颊微微泛红。她祈祷那是真嗣自己能做的事。

草丛中传来的脚步声把她的注意力从男孩身上吸引了过去。茂双手插在口袋里，正向他们走来，看上去就像一个人在树林里悠闲地散步。

"很美，不是吗？"他在两人附近停下时说道。"我以前一有空就会到这样的地方放松一下。我弹着吉他，眺望着 Geofront，有那么一刻，我可以假装世界并没有毁灭。"

明日香什么也没说。她从背包里拿出一瓶水递给那个男人，自己也拿了一瓶。茂点头道谢。他仰起头一口气喝掉了半瓶水，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叹息。

"其他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辆能用的车，带我们走完剩下的路，"他继续说道。"我想他们需要一点独处的时间。"明日香挑了挑眉，他继续说道。"诚为三佐举着火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要她开口，诚总是帮她做拿衣服什么的事。"

"那加持呢？"明日香喃喃自语道，她其实并不感兴趣，但出于礼貌，也可能是无聊，她还是问了一下。

"哦，诚知道加持和美里的事。当他们很明显要重新开始交往时诚很快就避开了。也许他觉得自己现在有机会了。不过这行不通，美里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根本不是担心这种事的时候。"小茂无奈地笑了笑。"可怜的家伙。"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倾听着森林的声音。明日香的手又伸进了包里，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一个窄窄的黑色便当盒，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转着。

看了女孩一会儿后，茂开口了。"你知道，如果你饿了，摩耶还剩下一些汤。"

"没关系，我只是想起曾经吃过的一顿饭。"明日香说，眼睛盯着盒子。

"哦.....嗯.....我猜是一顿美餐？"

明日香的声音因愤怒而微微提高。"那是我十多年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茂一边揉着后脑勺，一边试图做出回应。明日香在他想出对策之前继续说道。

"我是说，他甚至都不是德国人！怎么会有人突然做起新料理来还做得这么好？在此之前，他只做过日本料理。他是不是偷偷跑出去上夜校学德国菜了？"

"呃..."

"美里有没有帮他？"明日香打断了他的话。"不，等等，那太蠢了。她连怎么烧水都不知道。"

"帮谁？"茂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明日香脸上掠过一丝困惑，她失去了说下去的动力，转过身来面对茂，似乎才意识到这个男人还在那里。

"什么？哦.....对了。真嗣给我做了这个便当。我们在公寓里的饭菜都是他做的，不管他做什么都非常好吃。"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个几乎是陌生人的人如此侃侃而谈，但她还是继续说了下去。"他给我的便当里面？是两种德国香肠和土豆沙拉，还有腌卷心菜和甜菜。"

明日香以前只在德国吃过一次这么.....美味的饭菜。那时她的母亲还活着。在她的记忆中，那是最美好的一天。恭子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烹饪也不例外。那顿晚餐非常美味，她甚至还为年幼的明日香准备了她第一次吃到的黑森林蛋糕作为甜点。

母亲去世后，明日香一直想再吃到那顿饭，不管是去外面吃还是自己做，只是想尝尝美好时光的味道；每次尝试总是远远达不到她的期望。随着驾驶员训练强度的增加，她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尝试。

但后来真嗣出现了，给了她一一尝试时久久未能找到的东西。这顿饭的味道和她记忆中的一样。明日香没有为这顿饭感谢真嗣的唯一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会对这个男孩大吼大叫，要求坦白他的秘密。

从午餐时间结束后再次见到明日香时真嗣满脸受伤的表情来看，他很可能认为明日香把饭菜全扔掉了。之后的几天里，明日香一直把盒子放在书包里，偶尔偷偷拿出来闻一闻，回忆一下那顿美妙的大餐，直到最后不得不在学校的卫生间里把容器洗干净。之后，这个盒子就一直被她藏在书桌里，直到今天才被取回。

"怎么会，他是怎么做到的？"明日香说完后问道。听到这个问题，茂无奈地耸了耸肩。她弯下腰抱住真嗣的头，凝视着他紧闭的双眼，仿佛能从他的脸上找到答案。

"因为真嗣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烹饪中，"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如果你在他做晚饭的时候关注过他，你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明日香环顾四周时，美里正站在树的另一边。在山脚下，诚站在一辆破旧的日本战略自卫队吉普车旁。律子和摩耶已经爬上了车。

明日香脸颊一红，勉强克制住自己，松开了真嗣。"嗯，美里？你站在那里多久了？"

"够久了。现在我们走吧。"美里说。"我们又有交通工具了，很快就能到 NERV 总部。"她转身向山下走去。

"啧啧，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明日香抱起真嗣对茂说。"对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那样说话。"

"没关系，明日香。有时候跟陌生人说一些不能跟朋友说的话会更容易些。"

'一旦这一切结束，'女孩在他们走向吉普车时决定。'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感谢真嗣的饭菜。'

车里坐了七个人，很挤。摩耶最后坐在律子的腿上，她们似乎都没有抱怨，两个孩子则共用一条安全带。美里在开车，所以明日香不敢冒险。

没有人注意到她纤细的手臂搂在真嗣的腰上。

他们头顶上的巨大洞口投下来的光显示此时已是傍晚时分。实际上，Geofront 的天花

板已经所剩无几，明日香闲暇时想，它已经不配被称为天花板了。她记得，据说这里有一排镜子，可以将自然阳光重新引导到 Geofront。现在似乎不再需要它们了。

他们乘坐的车辆在 Geofront 战斗中被撞得七零八落。它不停地发出噼啪声和喷射出机油，美里不得不经常地把车扳回直线，但这比步行要快得多。

就在吉普车绕着 NERV 金字塔的残骸机动时，明日香终于注意到真嗣醒了过来。他没有任何身体动作来提醒她，他的眼睛只是一会儿闭着，一会儿睁开。就好像按了一个按钮他就醒了。明日香回忆起之前对 "机器人 "的评论，不禁微微颤抖了一下。

不过，她并没有把搂在他腰上的手拿开。

摩耶正在悄悄地向美里解释导致金字塔爆炸的原因。三佐的手紧紧握住方向盘，脸上带着猜不透的表情，她强迫吉普车改变方向，驶向 NERV 的另一个入口。

当泪水开始顺着摩耶的脸庞流下时，律子将女技术员搂得更紧了一些。NERV 与 SEELE 战斗的最后时刻确实令人毛骨悚然，明日香转过身凝视着窗外，努力将自己的死亡记忆压在心底。

日本战略自卫队的武器残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她。虽然没有她最后一战的痕迹，但军队试图阻止她的残骸依然存在。当曾经在湖中的驱逐舰碎片出现时，她微微一笑。这艘船是如何沉入地底湖的谜团也随之消失了。

当吉普车发动机熄火停在一扇货门前时，另一个分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就是这扇门太大，根本无法手动打开，但旁边的侧门却敞开着。一行人下车走了进去，当他们的手电筒照到门内时突然停了下来。

墙上、地上，甚至有些地方的天花板上都是陈旧的血迹。武器摆放在士兵们被扫荡时掉落的地方。虽然没有尸体，但这一小小的仁慈并不足以阻止摩耶把脸埋在律子的胸口，放声大哭。博士快步带她走过这惨不忍睹的一幕，其他人都脸色苍白紧随其后。

美里似乎是受到走廊里大屠杀影响最大的人。她突然停在一条走廊前，然后颤抖着用手捂住嘴。诚迅速冲到她身边，但美里拍掉了伸向她的手臂，然后向走廊跑去。诚毫不气馁，急忙追了上去，把其他人甩在了后面。

律子和摩耶继续往前走，而茂和明日香则困惑地看着对方。茂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又闭上了，皱了皱鼻子。他举起一只手，轻点了一下鼻子，然后指了指美里停在那里的走廊。当明日香走近走廊时，一股令人反胃的气味扑鼻而来。

尽管没有尸体，但失去电力意味着通风系统已经关闭，而远离新鲜空气意味着气味无处可逃。明日香突然感到恶心，这并不完全是因为恶臭。

烧焦的肉。

哦。

前一天她还开玩笑说美里想要一个喷火器。明日香真想扇自己一巴掌。

"原来如此....." 茂在明日香告诉他这些时，平静地说道。"你不可能知道，所以不要自责。只要向她道歉她就会理解的。"

他们很快在一间卫生间外追上了其他人，卫生间里传来阵阵呕吐声。当美里三佐蜷缩着身子坐在隔间里时，诚正在轻轻地为她抚背。她最终还是爬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一个水池边把嘴洗干净，然后把水泼在脸上。

"我现在没事了，"她气喘吁吁地擦擦嘴，走到走廊上。"我们离医疗楼还有多远？"

"大约十分钟就到了。"律子一边分析着旁边墙上的地图，一边回答道。"但我们得先让发电机运转起来。"在她的怀抱中，摩耶已经恢复了一些，即使她们已经度过了最严重的冲击时刻，但仍然不愿松手。

"明日香和我去医疗楼，"美里说。"把真嗣一路拖到发电机那里再回来没有意义，而且你也不需要我们能提供的任何一点帮助。"

律子微微地倾斜着头。"那我就带着其他人一起去，我们可以重新启动聚变反应堆。我们的无线电很可能无法在这里工作，但一旦我们重新获得电力就能重新建立通信联系。我们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到达发电机房让电力重新运转起来。"

"MAGI 怎么办？"

"我们稍后再处理。启动它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摩耶和我需要监视它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她瞥了一眼真嗣，然后继续说道。"不过现在，真嗣是第一位的。在大厅等我们，我会在那里联系你。"

美里点点头，带着明日香和真嗣离开了。他们来到医疗楼，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明日香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会儿，然后转身面对美里。

"嗯，美里？"那个女人发出了询问的声音，明日香低头看了看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我.....我为昨天说的话道歉。"

美里一时间好像不知道这个女孩指的是什么，然后才恍然大悟。

"哦，哦。不不不。"她挪过沙发，搂住明日香的肩膀。"别为此自责，明日香。你不可能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女孩抬头看了看她的监护人，看到了美里脸上的苦笑。"那个长头发的家伙也是这么说的。"

"嗯，你也看到了，这里的战斗非常残酷。日本战略自卫队奉命杀光所有人，不管他们是否投降。我在寻找真嗣的时候，经过一条走廊....."

明日香强行回抱美里，打断了她的话。三佐的苦笑慢慢变成了凄凉的微笑，她轻轻地捏了捏明日香，把头靠在了女孩的肩膀上。两人就这样坐了几分钟互相汲取着安慰，走廊上的记忆渐渐消失了，美里才放松了手。

"那么，"她说。"我们现在有时间了。你想谈谈在公寓里发生的事吗？"

"我..." 明日香开始说，然后试图从怀抱中挣脱出来。美里的反应是再次收紧拥抱。女孩叹了口气，放弃了。"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另一件事，我决定不马上跟你说。我知道你和博士是最好的朋友，虽然我很讨厌她，但我不想让你们分开。"

美里发出一阵轻笑。"相信我，明日香，虽然我仍然会称律子为朋友，但我们现在绝对不是最好的朋友。她做了很多坏事，我只知道其中一些。你害怕现在告诉我的一切会让我们永远分开，是吗？"

明日香继续什么也不看，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我可能不太喜欢优等生，但赤木应该得到的远不止一记耳光--"

"等等。" 美里微微拉开了距离。"丽？你让真嗣扇律子耳光，是因为她对丽做了什么？"

红发女郎抬头看着美里，对她的回答感到困惑。"嗯.....是的。妈妈告诉了我她在丽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更不用说那个恶心的.....克隆体水箱.....的事情了。"

笑声变成了爆笑。美里试图用手捂住嘴来压制笑声，而明日香的困惑却越来越严重。

"哦，天哪，我不应该笑的。"美里终于控制住自己说。"明日香，你害怕告诉我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

明日香傻傻地眨了眨眼睛。"什么？"她只能这么说。

律子向美里和真嗣揭露第一适格者真相的故事就这样说了出来。明日香的困惑变成了震惊，然后是愤怒。恭子只告诉了女儿最起码的细节。

她怒火中烧，一把将自己从沙发上扯了下来，要不是只有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她的右臂把她拽了回来，她早就冲出大厅了。

"明日香，站住。" 美里松开了手。明日香揉了揉胳膊，鄙夷地看了她一眼。"对不起。听着，我和你一样对律子感到愤怒。但现在不是动粗的时候。如果她只是因为你想报复而被冷落，她就无法帮助真嗣了。"

女孩听完后叹了一口气，盯着那个男孩。明日香的拳头痒痒的，但她的监护人是

的。

"好吧，我会让这个金发婊子得到报应的。我至少能再给她一巴掌吧。就因为她在真嗣被第十二使徒抓走的时候试图用 N2 弹炸死他？"

"不用，因为我已经为你做过了。"

"谢谢... 我想是的。"

几分钟后，他们头顶上的灯亮了，大厅里沐浴在一片喜庆的光芒中，通风系统也随之启动，带来了急需的新鲜空气。他们的眼睛刚适应过来，前台附近的控制台就开始不停地发出蜂鸣声。欣喜若狂的诚接通了电话，告诉他们律子正在返回医疗楼，而其他技术人员则留下来进行诊断。

博士很快就到了，一言不发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明日香起身拉着真嗣走了过去，但美里却在后面呆了一会儿，观察着一些有趣的东西。当明日香回头疑惑地看着她时，她摇了摇头，小跑着追了上去。

毕竟，以后有时间可以逗逗明日香，让她牵着真嗣的手。

美里很高兴检查室有一扇窗户。这让她除了又一次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外，还能看到别的东西。虽然她有能力在现场进行急救，但目前除了躲在一旁外，她什么也帮不了真嗣。

不知道有没有医院的会员卡可以为真嗣的多次就诊签单。

美里能看到的几只野生动物似乎完全不在意它们的栖息地多了几百吨金属废料。美里看着一只大鸟落在一个弯曲的炮塔顶端，然后清理了一下自己又飞走了。

然而，明日香却拒绝离开真嗣身边的位置，这让律子非常恼火。博士开始对明日香愤怒、不信任的眼神感到厌烦，但她还是忍住了。

床上，真嗣茫然地望着天花板。他对律子的戳刺完全没有反应，这让人感到不安。

"好了，我的身体检查已经完成了，"她最后说，"真嗣营养不良，但我们已经开始补救了。他右手的手指有多处骨折，而且显然是在你发现他之前就骨折了，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手指已经开始严重错位愈合。这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我不是骨科医生，但我会尽力而为。希望比我更专业的医疗人员.....能尽快回来。"

她把真嗣蓬乱的头发从脸上拂开。"至于头部的伤口，他现在的状态并不是因为那里受到了任何物理损伤。有钝器击打的痕迹，但头骨没有受损。你发现真嗣的时候，附近有松动的碎石吗？有可能把他砸晕的东西吗？"

"没有，没有那种东西。"明日香说着，拍开了律子的手。此时，伤口几乎已经完全愈合。只剩下一道旧的伤疤。"那么，如果不是头部受伤，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他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还是什么？"

"我还没有放弃查明真相，"律子一边回答，一边离开了病床。"我们需要做一些扫描，看看他的头部是否有我们从外面看不到的问题。"

明日香讽刺地朝门口挥了挥手。"好吧，那就带路吧，**Frau Doktor**（独裁者夫人）。"

美里转身离开窗户时迅速摇了摇头，这才阻止了律子对德国女孩的反击。相反，她叹了口气走出走廊，把他们带到另一个房间，但在门前停了下来。

"这至少需要几个小时。我要进行的测试非常精细，"她宣布道。"因此，我必须请你们俩留在外面。我不能忍受任何打扰。"

美里反应很快，在明日香提出抗议之前就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好吧，我们去食堂吃点东西。反正我又开始有点饿了。"

"但是..."明日香还想说话，但美里的瞪视让她噤了声。

"我们要去食堂，明日香。"

明日香把男孩引到病床前，在她被拖出医疗楼之前，她勉强向真嗣面无表情的脸投去了最后一丝哀怨的目光。美里直到她们到了食堂才松开手，把挣扎着的女孩扔到椅子上，然后坐在她面前。

"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地相信她！"明日香立刻喊道。"她就是真嗣变成那样的原因之一！"

美里双手捧着自己的脸。"我相信她因为我必须相信她。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我和你一样想让真嗣回来，但我做不到像律子那样。我相信她因为我知道她想弥补她做过的事。如果你不能相信她，明日香，那就相信我吧。"

当明日香的头接触到桌子时，发出了"砰"的一声轻响。她叹了口气，说："好吧。如果你还能相信那个婊子，那我就相信你。但如果她再伤害真嗣....."

"明日香，你也得打我一巴掌才行。律子也许是我的朋友，但真嗣....."美里停了下来，把手从脸上拿开，露出一个悲伤的笑容。"在这一点上，他现在还不如说是我.....我的儿子。"

明日香发出一声闷哼，然后又坐直了身子。"看你的样子，与其说你是个母亲，不如说你更像个喝醉酒的大姐姐。"

"嘿嘿，我已经很久没碰过一滴酒了！"美里没了笑容，嘲讽地瞪了明日香一眼。

"那是因为真嗣扔掉了你所有的啤酒。"

肚子的咕噜声提醒了他们来这里的原因。美里和明日香的心情稍有好转，便开始检查厨房里的物品。不出所料没有任何可食用的东西。很可能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储藏室，里面装满了腌制的食物，但由于 NERV 的布局像迷宫一样，再加上电木，美里和明日香很难很快找到。

"看来现在只能靠我们带来的东西了。"美里叹了口气，两人坐了下来。"还好我们带的东西够用几天。"

明日香点点头，开始打开自己的包。她拿出了几个罐子和水，还有桌上的便当盒。电力恢复后，在厨房里加热食物要比依靠原始的篝火容易得多。

鉴于明日香不想让美里靠近炉子，她决定自己加热饭菜。当她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汤回到餐桌时，发现美里正在检查便当盒。

美里边吃边说："看来真嗣还是做了这顿饭。"当明日香开始被自己的口水呛到时，她抬起头傻笑起来。

"你知道这件事？"明日香一停止咳嗽就说道。

"哦，是的，事实上，真嗣来找过我，向我寻求一些建议。"

"我觉得这很难让人相信，因为它实际上做得很完美。"

美里又喝了一勺汤，才继续说道："哦，他并没有请我帮忙做菜。不过我真的不应该说出来。真嗣让我发誓保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怎么样？"

明日香吼了一声，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而是专心致志地吃起了饭。那天的故事最终在美里的赞许声中讲完了，但她不得不轻声斥责女孩没有向真嗣道谢，明日香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突然，美里坐直了身子，把便当盒推向明日香。

面对明日香质疑的目光，美里说："真嗣告诉了我他为你做的饭做了什么，你刚才告诉我的内容中缺少了一些东西。你没有扔掉任何东西吧？"

"当然没有，我什么都吃了！"明日香打开了便当盒。"有一部分是香肠和土豆沙拉，另一部分是腌卷心菜和甜菜。怎么会....."

明日香拿着盒盖，停了下来，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她若有所思地用手掂量了一会儿，然后把盖子翻了过来，同时忽略了美里脸上越来越浓的笑意，因为美里正倚靠在她紧握的双手上。

在盖子的另一侧，有一大块胶带固定着什么东西。明日香把那个方形的东西拉了出来，举了起来。

"怎么样？"美里催促道。"继续，看看是什么。"

她根本不用费力说话。明日香还没说两句话，美里就把包装纸撕得粉碎。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巧克力诱人而熟悉的味道，美里几乎都要流口水了。

与此同时，明日香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点心。第三适格者又一次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让她完全说不出话来。虽然这只是一小块巧克力，但明日香决不会用它来换更大块的其他东西。

"我的天哪！"她低声说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知怎的，真嗣很清楚明日香的母亲在她情绪低落时会给她什么比利时巧克力。

尽管块头不大，但在红发女郎细细品味每一口巧克力的过程中，这块巧克力足足吃了将近半个小时。她试图给美里一点，但美里摇了摇头，伸出的手又被轻轻地推了回去。

就像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巧克力终究会吃完。明日香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散发出一种纯粹的满足感。

美里说："看着你享受的样子，就好像我自己也满足了。现在我真想喝啤酒。"

"有人说啤酒吗？"食堂门口传来一个声音。"真希望现在能有一瓶冰镇啤酒。"

两名男技术人员走了进来，在她们的桌子旁坐了下来。

"发电机一切正常吗？"美里问道。

茂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头。"是的，我们完成了诊断，并报告给了赤木博士。她让我们下来休息一下。"

"可是摩耶呢？"那个年轻女人没有和他们一起进来。诚一脸腼腆地朝门口瞥了一眼。

"我们.....嗯.....离开后不久就有点失去她的踪迹了。"不过没什么好担心的。很多战斗都集中在入口附近。在 NERV 这么深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东西会让她感到不安。"

摩耶尖叫起来。

她把一只手放在胸口，试图让快速跳动的心脏安静下来，但那张面孔依然如故。她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当另外两个人走向食堂时，某种奇怪的冲动把她推到了这里，而现在

她正盯着一个可怕的东西。

没过几秒钟，她就跑出了那个区域。

摩耶在穿越 NERV 总部的迷宫时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当她向医疗楼冲刺时，就连电木也只是一个小障碍。摩耶从未想过要打电话给她的导师，告诉律子她所看到的一切。

当摩耶最终冲进病房时，这位金发科学家看到自己的弟子一脸惊恐的样子，她的责备也就到了嘴边。当摩耶终于能结结巴巴地做出解释时，律子脸上的血色已经消失殆尽。

她几乎是纵身一跃，跳到房间对面的通讯面板上，打开了一条与食堂里的人联系的通道。在明日香的带领下，他们只花了几分钟就到达了死胡同。

"他怎么了？"她在门口停下脚步，问道。

对于明日香的自动推断，律子咬牙反驳道："跟真嗣没关系。出了点别的事，我得亲自去看看，确认一下。"

"什么事，律子？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吗？"美里问道。律子看向她的严峻眼神足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和你一起去。"

"我也料到了，但我需要一个人--哦，我没有跟谁在开玩笑..... 明日香，你显然要留在这里。"红发女郎重视地点了点头。"好的。什么都别碰。我不在乎你是否已经大学毕业，这是一项精细而复杂的工作，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才能取得成果。"

明日香看了一眼床上的真嗣，然后转过身去看律子。"好吧，但如果我觉得他有问题，我会尽我所能关闭这东西，让你的结果见鬼去吧。"

"控制台上有紧急关闭装置。请用它来代替蛮力。"

就这样，大人们跑出了房间，留下明日香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真嗣躺在房间中央的床上，扫描探头在他的头上晃来晃去。她感谢神灵保佑，这次手术没有使用侵入性探针。毕竟，再一次在医院看到真嗣已经够糟糕的了。

美里现在真的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了。她只能勉强跟上律子和摩耶的脚步，她们跑得就像基地外有个使徒一样。至少她现在开始辨认出她们在哪里了。他们刚刚经过了认为是通往发令所的路，当她想知道是什么让另外两个女人如此担心时，一种恶心的感觉涌上了她的胃。

"相信我，前辈，"摩耶说，"如果我认为自己是在胡思乱想，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摩耶....."

"对不起...律子。"

一行人在一扇非常熟悉的门前停下，一边喘着粗气。当美里意识到她们身在何处时，她的内心更加汹涌澎湃。任何可能的怀疑都被门上的牌子上的字摧毁了。

[福音战士机库]

"为了我们大家好，摩耶，"她轻声说。"我真的希望这只是你的想象....."

门开了，自动灯亮了，露出了门内的一切。

第十章

福音战士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也是人类打败使徒的唯一希望。常规武器根本无法穿透它们的主要防御手段--AT 力场，除非使用数量多到令人发指的 N2 武器。唯一能阻止福音战士被自动视为对人类安全的类似威胁的是建造福音战士所需的巨额投资，以及维持其功能所需的基础设施。

零号机自毁了，与第十六使徒一起彻底毁灭。二号机被 SEELE 派出的量产型福音战士撕成碎片。初号机在启动第三次冲击的仪式上被使用，最后被送往外太空。

因此，当 NERV 的军官们看到机库里的这三台机器时不仅大吃一惊，而且对其中两台机器的现状也感到难以置信：零号机完全没有装甲，二号机也好不了多少。二号机的身体上还残留着金属板碎片，但大部分都没有覆盖，而且布满了可怕的伤疤。现在很清楚是什么吓到了摩耶；她几乎是和零号机巨大的肉头面对面。

美里曾经在从福音战士的核心中救出真嗣的行动中，盯着初号机没有遮挡的眼睛。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够令人不安的了，但看到另外两个庞然大物的状态就更糟了。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真正的怪物。

"我的天啊....." 律子的声音中明显流露出惊讶。"它们不应该再出现在这里了....."

"你说的太显而易见了，律子。" 恐惧和愤怒在美里的脸上争夺着位置。如果福音战士不在了，她的孩子们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然而，现在三个福音战士都回来了.....

律子终于走出了迷茫 "快去控制室，把福音战士锁起来！"她对技术人员喊道。"没有了装甲，它们对我们和整个基地都是潜在的危险！如果有必要，就用电木把机库灌满！"

诚率先行动，拉着摩耶离开了机库。茂在门口停了下来，抱歉地看了美里一眼，然后转身追上了他的技术员同伴。

两位高级军官在一旁观察和等待。紧张的一分钟过去了，当束缚装置锁住福音战士并将它们锁定时，警钟响了起来。美里屏住呼吸，几乎以为其中一个会醒来发狂，但当福音战士滑到位置时，它们没有任何反应。

律子联系了控制室。"暂时抑制住它们。不要把它们连接到我们的系统上。"

"收到，前辈。"简短的回答。"包括电源脐带吗？"

"是的。仅限物理约束。我不在乎它们的电池是否耗尽。反正以前也没有成功阻止过福音战士暴走。如果其中一个福音战士哪怕抖了一下，就把机库淹了。"

"这是不对的。"美里低声说。"它们为什么回来了？使徒们都走了，我们不再需要这些.....可恶的东西了。"

两人离开大厅，开始向控制室走去。机库的门在她们身后 "嘶 "的一声悄然关上，律子在回答之前输入了锁的密码。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得和它们在一起，美里。在零号机和二号机换上新盔甲之前，我们必须时刻监视它们。我们不能让 EVA 暴走起来，尤其是现在。"

美里咬紧牙关。"我们应该直接把它们扔进最终教条区，然后把地下室弄塌。把它们留在身边没有任何好处。"

"美里，我知道你很讨厌福音战士，但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来摆脱它们呢？"

美里停了下来，用手臂抵住律子面前的墙壁。"告诉我，律子。福音战士是什么？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它们？"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虽然三佐的肢体语言中充满了愤怒，但她眼神中却流露出恐惧。

"你想从我这里听到的答案是'武器'，美里。"律子一边说着，一边中断了目光接触，继续向前走去。"没错，它们首先是武器。你担心的是人类恢复后会发生什么。"

"我很担心孩子们，律子！只有他们才能驾驶。如果德国重新建立，决定要回二号机和它的驾驶员怎么办？你会告诉明日香她会被迫离开日本吗？你知道他们会说使徒们都走了，我们没有理由再留着他们了。"

科学家抬起一只手，若有所思地敲了敲下巴。"有了福音战士和 N2 技术，又没有外来威胁将人类团结在一起，高层人士很有可能会开始.....有扩张的想法。也许有一天，一个 EVA 会被迫与人类军队作战，甚至是和另一个 EVA 作战。"她转过身，指着她的朋友。"这

才是你真正害怕的。对吧，美里？"

美里停住了脚步，因为她的担忧被别人说出来了。她曾许诺要竭尽全力保护明日香和真嗣，但即使是 NERV 的三佐也无法推翻整个政府。胁迫或威胁一名驾驶员 "主动" 保卫自己的家园是非常容易的，哪怕是像明日香这样固执的人。

"嗯，" 律子继续说，脚步没有停歇。" 我们现在无能为力。人类首先需要重建，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开始与外界沟通。人们可能已经开始回归。我们需要让外界了解我们并协调救援工作。我这就去做这件事。与此同时，你应该去看看明日香。她可能会很高兴知道她的 EVA 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她转身走向通往福音战士控制室的大厅。" 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

美里一边走，一边无趣地哼了一声。" 我跟你打赌，你错了。" 更可能的是，明日香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很可能会和她一样的担心。

坐在床边时，明日香几乎又要睡着了。扫描在短时间内还有点意思，但她的大学学位并不包括这样的内容，所以读数对她来说毫无用处。她努力让自己的大脑保持清醒，思考着她那完美午餐的奥秘，这是由一个在遇到明日香之前甚至从未见过任何德国菜的男孩做的。

' 我爱那顿饭，还有那块总能让我振作起来的巧克力。一次是偶然，两次是巧合，' 明日香想。' 如果我回到公寓，发现柜子里藏着一包德国饼干，那就有问题了。'

虽然明日香曾和真嗣谈论过德国菜，主要是说她更喜欢德国菜而不是日本料理，但在她的记忆中，她从未提及过母亲的那两段珍贵回忆。

" 也许你只是运气太好，傻瓜。" 她对昏迷的男孩喃喃自语。" 你能活着走到这一步，肯定不是靠纯粹的实力。"

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几乎让她惊叫出声。

" 我并不关心是什么让他走到这一步的，明日香，" 美里从后面说道，无视明日香向她投来的目光。" 我们都在这里。我们从最糟糕的生存环境中幸存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扫描显然已经结束。探头开始缩进天花板，附近的控制台发出了轻微的提示音。几乎与此同时，真嗣的眼睛开始睁开。虽然他看起来像是自然地睡眠中醒来，但从他仍然空洞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一切都没有改变，这让两个女性都很失望。

" 他这样真的能活下来吗，美里？" 明日香大声问道。" 真嗣几乎精神死亡，而你和我其实都死了。"

女人轻轻地开始抚摸男孩的头发并尽量避免看他的眼睛。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女孩。

"那你打算让我知道是什么事这么重要，以至于你们都跑了把我丢在这里？"明日香问道。

美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真嗣告诉她。明日香的沉默终于让她抬起头来看到红发女孩脸色惨白。

"它们.....它们回来了？"她结结巴巴地说。"我的天哪。我还以为我们终于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

'我就说吧，律子。'美里心想，她大声说："律子以为你会很高兴。"

明日香飞快地站了起来，椅子差点摔倒。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脸上涌动着各种情绪。"不久前，我也以为我会这样。只是.....你知道我母亲曾在二号机里。现在我只想看看她是否还在那里？她是否也像我们一样逃出了大海？"

当明日香走过美里身边时，美里再次把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明日香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气，低头看着地面握紧了拳头。

"我不想对她回来抱太大希望。妈妈说，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如果她设法离开了大海，又不知怎么回到了二号机，这个存放了她十年灵魂的东西那里，那该怎么办？"

她被美里拽回了床边。美里把她搂在怀里说："你觉得你必须去看看你的母亲是否还在二号机里？"明日香靠在美里的胸前尽力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听着，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福音战士身上有太多的奇怪之处，所以你暂时甚至无法接近插入栓。即使我们决定启动福音战士，律子也要对它们进行成千上万次测试，以确保它们的安全。"

"她到底在哪里？"明日香在打破拥抱时问道。"真嗣的测试终于完成了。"

美里指了指通讯面板，明日香立刻过去联系控制室。律子接听了电话，并确认测试已经完成。

"我可以把结果传到我的终端机上查看。现在我们正在设置自动向外界发送信息，所以在等待回复期间，这可以让我有事可做。"

扫描仪发出开始传输的提示音，明日香关闭了通信频道，然后回到床上。美里现在正握着真嗣的左手，用拇指抚摸着他的手背。另一只手再次抚摸着男孩的头发。她漫不经心地说，真嗣可以理个发了，明日香点了点头。

"他需要先洗个澡，这比什么都重要，"她说。"自从我在海滩上看到他，这笨蛋就一直穿着这身衣服。"

"明日香，你要献身吗？"美里狡猾地问道，试图缓和一下笼罩在房间里的沉闷气氛。这似乎起了作用，因为女孩的脸几乎变成了和她头发一样的颜色。

"你到底怎么了？你不知道这有多不合适吗？"

"虽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做，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他需要换新衣服、洗个澡和理个发。"美里松开真嗣的手，在床上擦去污垢。"我只能做其中的一件事你才不会说我是老色鬼。"

"我们为什么不叫他自己做呢？"

"因为像我们这样命令他感觉也不对。他是个受惊吓的、生病的男孩，不是.....一个任我们摆布的木偶。真嗣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明日香拍了拍额头，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想到这一点。"是啊.....我想你是对的。好吧，好吧。我不会说你是老色鬼的，美里。"她想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好吧，你确实说过他和你的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这有点像帮助一个残疾的家庭成员。"

两人开始聊了一会儿回到公寓后的打算。明日香意识到她需要更多的衣服，因为她的歇斯底里已经毁掉了她衣橱里的大部分衣服。她决定同时为真嗣找一些衣服。美里正想说她要做什么来协助救灾工作，手上传来的轻微触感阻止了她。

真嗣的左手已经紧紧地握住了美里的左手。两个女人都期待地看着真嗣的眼睛，虽然几乎察觉不到，但它确实存在。看到了.....

"还是没有....."

"Gottverdammte... SCHEISSE！（该死的...狗屎！）"

明日香用拳头捶打着床，并开始用德语咒骂。

"我受够了！每次看到他在睡梦中抽搐我都为他担心，我受够了！我讨厌每当他看起来终于有反应了我就抱有希望！"她双手紧紧抓住真嗣的衣服，把他举了起来。"回到我们身边，该死的！"

有那么一瞬间，真嗣似乎在看着她，然后他的眼睛就失去了焦距，但由于没有回应，她的怒气像升腾起来的蒸汽一样迅速消散了。明日香把他放回床上，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头发已经完全遮住了她的脸。美里的第一反应是把明日香拖出房间，但她能感觉到女孩的痛苦。明日香手上的那一丁点儿压力对她来说也几乎是难以承受的。

真嗣的嘴微微张开，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对不....."

尽管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反应，但这一个喃喃自语的词就足够了。明日香抬起头，然后倒在了真嗣的胸膛上。美里悄悄地走到明日香的身后，轻轻地抚摸着她啜泣的后背。

"该死的...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明日香哽咽着说。"我为什么要为你哭泣?"

美里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 "因为你在乎他, 明日香。就这么简单。真嗣受伤了, 而你却无能为力。"

"我.....我关心他? 这个笨蛋?" 明日香抬起头, 透过模糊的双眼, 朦胧地看着她的监护人。"真的是这样吗? 我感觉到的是这种.....痛苦?"

美里点点头, 此刻不愿去猜测女孩对他还有什么感觉, 明日香再次把头埋成真嗣的胸口。她把另一把椅子拖到床边, 在女孩身边坐下。一只手继续抚摸明日香的后背, 另一只手再次抓住了真嗣的手。

当通讯面板开始发出蜂鸣声时, 她完全忽略了它。

摩耶在椅子上转了一圈, 面对着她的导师。"他们没有反应, 前..... 律子。"

"好吧。等我忙完这里的事, 就回去告诉他们。" 律子回头看了看她的主监视器。他们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从他们发出第一条自动信息到 **NERV** 总部收到回复只用了几分钟。

一名退休警官从海面上走出来, 看到一小群回归者在附近徘徊。他引导他们来到内陆一个完好的使徒避难所, 随后组织他们组成侦察队寻找其他人。他们随后又找到了更多的人, 当这位警官收到 **NERV** 总部发来的信息时, 他正在等待其他人的归来。

"现在避难所里有多少人?"

"六个, 包括我在内。"警官回答道。"其中一个刚刚报告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家庭。一对父母和一个孩子。"

"他们都还好吗? 没有受伤或生病吗?"

"没什么大碍, 女士。"

"很好, 尽可能照顾好他们。如果你们找到任何 **NERV** 人员, 让他们联系我们。我们将尽快为回返者安排救济住房。在此期间, 请继续派出搜索队。让人们知道我们正在恢复的消息越快越好。"

虽然目前还没有来自海外的消息, 但律子乐观地认为, 全世界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人们现在开始回归, 因此他们需要得到照顾。领导者们会涌现出来, 引导他们的群体走向安全。粮食生产等关键工作将重新开始, 联合国等组织最终将开始向其他地方提供援助。这需要时间, 但人类将会恢复。

希望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更具侵略性的势力崛起而陷入混乱，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

不过，她现在也无能为力。律子转向工作站的副监视器。任凭她如何努力，眼前的几个字始终没有改变。

未发现异常。

一脸担忧的摩耶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她走来。"你想让我告诉他们吗，律子？"

"不。"律子叹了口气，把脸埋进了双手里。"我来吧。反正我也有事要跟美里说。"

当她慢慢地走下座位时，两只手轻轻地把她推倒并开始按摩这位科学家的肩膀。律子懒得挣扎，而是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几分钟后，慢慢积累的疼痛感消失了。当摩耶微笑着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时，律子几乎后悔了。

虽然按摩并不能消除律子仍然感到的恐惧，但却让她的身体振奋了起来，她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她的朋友，告诉她关于真嗣的坏消息和.....另一件事。她离开控制室，再次前往医疗楼。

当她走进病房时，美里和明日香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脸期待的样子几乎足以让她想找借口离开。律子深吸一口气，走近床边。明日香似乎一直在哭，但科学家尽量不表现出她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已经看出来了，你没有好消息，律子。"美里边说边坐了回去。

律子点点头，没有和她们任何一个人进行眼神交流。"我.....恐怕是这样的。测试什么也没发现。就扫描仪而言，真嗣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胡说八道！"明日香惊呼道。"看看他，这根本不正常！"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概念，明日香。"美里把手放在真嗣的头上。"如果连NERV最好的技术都帮不了他，我想就没有什么能帮得了他了。无论真嗣作为第三次冲击的导火索经历了什么，他的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已经完全封闭了。"

"原来你知道这件事。"律子说。"至少这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三佐抬头看着她的朋友，眯起了眼睛。"你终于要告诉我一切了吗？"

"是的，我知道你不像以前那么信任我了，我能理解。"科学家抬手揉了揉眼睛。她的眼镜没有带回来，也找不到了。眯着眼睛看电脑屏幕让她开始头疼，而即将发生的事情也

不会让她的头疼有所好转。"我只祈祷我将要告诉你的事，不会毁掉我们仅存的友谊。"

明日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肯定不需要听这些。我对你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光是在同一个房间里，我就想掐死你。"

律子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知道美里很清楚第三次冲击背后的真相，但明日香也知道？她盯着这个女孩，看着她带着真嗣往外走，明日香回过头来，眼中充满了仇恨。

就在门在她身后关上之前。明日香听到了一段对话。

"好吧，你已经知道什么了？"

"在日本战略自卫队进攻之前，我从 **MAGI** 那里得到了很多信息....."

推拉门发出的嘶嘶声淹没了美里接下来要说的话。明日香引导真嗣来到大厅的休息室，在他身边坐下。除了等待别无他法，明日香的思绪转向了未来。

他会像这样痴呆多久？技术手段已经没用了，但心理学家能找到解决办法吗？有人能帮助他吗？真嗣的精神创伤似乎使他几乎完全无法对周围的世界做出反应，只能对她的命令做出反应。

明日香叹了口气，靠在椅子上，侧着头注视着真嗣。如果什么都帮不了他，那就总得有人照顾他。有可能这就是他的余生。明日香无法忍受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想法。虽然他们完全有能力满足他的需求，但他们不会真正关心他，就像明日香现在意识到的那样。

如果第三次冲击背后的故事被公之于众.....

走廊里传来的撞击声让明日香坐了起来。片刻之后，美里冲向大厅，双手抱臂停在她面前。

她说："我们要回家了。"她的语气表明，她不会听任何反对意见。

回到公寓比到达 **Geofront** 更容易。电力恢复后，运输系统也恢复了。几乎所有的火车轨道都需要修复，但大型车辆运输列车轨道的制造质量意味着它仍然可以使用。

不过，以美里现在的心情，她似乎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汽车是否完好无损。当她被告知车辆运输列车可以带她返回地面时，她就径直走向她心爱的雷诺 **Alpine A310**，坐了进去，只试了几次就启动了。

明日香真诚地希望她先拥抱车子一下。

红发女孩把真嗣安置到后座，坐在他旁边。当他们到达地面时，美里没有像往常那样疯狂地开车，这再次让女孩感到惊讶。她开得相当沉稳，显然在深思律子透露的任何信息，只是为了躲避碎石才猛打方向盘。

在去公寓的路上，发现了几个返回者。当汽车经过时，他们抬头向汽车挥了挥手，然后又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当他们缓缓驶入公寓楼的停车场时，两人始终保持着沉默。当他们上楼时，美里的鞋子每走一步都会发出跺脚的响声，就好像他们每个人都冤枉了她一样。

他们推开公寓的推拉门，走了进去。明日香把真嗣带到自己的房间，让他躺在床上，美里则闭着眼睛长长地倒在躺椅上，疲倦开始向她袭来。

不过，她不会孤独太久。她听到明日香从走廊走向厨房的声音，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几分钟后，她听到女孩在身后说话。

"美里，我想我找到了能让你高兴起来的东西。"

"除非是六瓶冰镇啤酒，否则请别再尝试了。"美里嘟囔道。

"我保证这比一百瓶啤酒都好。"

美里的腿上突然多了一块重物。这个女孩在说什么？怎么可能？

美里睁开了眼睛。在一张黑白相间的脸上，有两颗绿色的眼睛正盯着她。

"我--那是.....？"

"嘎克！"

这比喝一千瓶啤酒还爽。

A/N: 哇，一百多个粉丝，一万多的浏览量！感谢大家决定阅读我的故事！

第 11 章

第二天早上，Pen-pen 身后的门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昨天晚上，美里像抱泰迪熊一样紧紧地抱着企鹅睡着了，Pen-pen 似乎丝毫不介意。

突然一声欢快的尖叫惊醒了熟睡中的人。当美里摸索着走到厨房时，她看到明日香正抱着一个棕色头发的女孩，而两个懵懂的男孩尴尬地站在旁边。个子较矮的男孩向美里招了招手。

"哦，你好，葛城小姐！"他说。"很高兴看到你也回来了。"

美里为了赶跑让她昏昏欲睡的瞌睡虫灌下一杯咖啡后冲他们笑了笑。"你们好，孩子们。Pen-pen 潜入了我的公寓，都是因为你们三个？"她指了指桌子，他们坐了下来，美里又为他们冲泡了些饮料。

"没错，我们来这里是因为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东治拍了拍剑介的背。"不知怎么的，我就知道你们的大楼没问题。可惜我们的房子就不行了。"

剑介开始抱怨卧室里的东西丢了，然后背上又被拍了一下让他安静了下来。

小光终于挣脱了明日香的拥抱，两个女孩和其他人一起坐到了餐桌旁。"我们，嗯.....发现你不在的时候，就借住在楼下。希望你们不介意。"

美里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没关系。为了保护驾驶员的安全，整栋楼都交给了二课，

所以你们又不是闯入别人家里。"

面无表情的男孩转过头对东治说："看吧，我就说不会有事的！"

"是啊是啊，你说得对。现在别吵了。"

小光对他们意味深长地清了清嗓子，他们安静了下来。然后，她凑到 Pen-pen 身边，开始抚摸它的头。"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Pen-pen 相当.....嗯.....坚持要我们让它留在这里。"

"这只疯鸟把自己锁在冰箱里，"东治嘀咕道。小光的一个眼神又让他沉默了，不过东治很快就害羞地冲她笑了笑，女孩也笑着低下了头，脸颊也红了起来。

美里拍了拍脸，呻吟道："该死，我忘了它的冰箱。没电了，它就没法保持凉爽了。"

"嘎克。" Pen-pen 不知用什么方法表达了它此刻并没有被炎热所困扰的意思，然后又把目光转向了正在努力控制自己脸红的小光。

"哦，我想你现在不太需要它了。"美里眼前一亮。"不管发生了什么，气候都受到了影响。实际上，我不得不关上卧室的窗户，不让冷风吹进来。不知道地轴是不是又移位了....."

"呃，嘿，我并不想转移话题，"剑介说，"但真嗣呢？他不是和你们两个一起回来的吗？"

东治把目光从光身上移开。"嘿，是啊，真嗣人呢？在他房间里吗？我们该——唔。"

纤细的手捂住了他的嘴，这只是打断他说话的部分原因。明日香盯着东治的奇怪表情才是原因。

"真嗣....." 美里轻轻地把明日香的手从那个运动员的嘴上拉开。"他.....他不舒服。"

"哦，不，他病了吗？"小光抬起头问道。"我们可以去给他拿点药。"

"我们不知道，"明日香平淡地说，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们几天前把他带到了 NERV。这就是我们昨天没来的原因。我们恢复了基地的电力供应，但赤木博士对他进行的医学检查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明日香，也许你应该让他们看看真嗣。"美里建议道。

"我想也是。喝完饮料我带你们去他的房间。"

由于作为真嗣卧室的储藏柜太小，小光和剑介就在门口等着，而东治则和明日香站在床边。和往常一样，真嗣茫然地望着天花板。

"明日香，你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弄成这样的吗？"小光问道。"像你那样受使徒攻击吗？"

明日香在向三人讲述他的情况时，没有提到真嗣是第三次冲击的导火索，只是说他在LCL海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很可能导致了他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

"所以他是处于某种昏迷状态。该死的，真嗣。"东治低声说道。"你就是不能休息一下，嗯？"

剑介摘下眼镜，在衬衫上擦了擦。"精神创伤。我想世界上没有一台机器能治好这种病。"

明日香的肚子突然咕咕叫起来，提醒她还没吃早饭。小光悄悄地提出要做饭，红头发的明日香决定让班长发挥她一贯的魔力，希望能改善一下心情。剑介也被拉来帮忙，明日香听到她的朋友请求美里允许他们使用厨房准备饭菜。

他们一离开房间，东治就双手交叉转向明日香。

"你不会什么都告诉我们，是不是？"

她忘了，真嗣的朋友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笨。明日香跪在真嗣的床边，微微点了点头。

"不是因为你不明白，小丑。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导致了第三次冲击，而真嗣也参与其中。这件事必须暂时保密。这不仅是为了NERV的声誉，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我明白了。"东治深吸一口气，叹了口气。"我暂时接受这个事实，但你要尽快告诉我真相。"

明日香再次点了点头，东治悄悄地走出了房间，在门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床上的人。明日香仍然盯着真嗣，眼神中充满了担忧。

"原来红魔鬼还是有心的，"他说。"可惜你没有早点长出一颗。"

突然射向他的眼神足以让使徒停下脚步。

"听着，小丑。你少管我的闲事怎么样？"她嘶哑着嗓子说，声音压得很低，以免传到走廊里。"我看到你看我最好的朋友的眼神了。如果让我发现你伤害了她，你的另一只胳膊和腿也得换掉。"

出乎她意料的是，东治听到这个威胁居然笑了。"你这么说真有意思，看看吧。"他卷

起衬衫袖子，露出一只正常人的手臂。"当我从海里出来时我的假肢已经不见了。我又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你真幸运。我回来的时候胳膊和眼睛都缠着绷带，全身都因最后一战而痛苦不已。不过没有伤疤....." 明日香心不在焉地揉了揉手臂。最近她的手臂又开始抽痛了。虽然不再疼痛，但每次都足以让她想起手臂上发生的事情。

"嗯--让我们问问剑介能不能解释吧。"

两个人走向厨房，小光已经在用她能用的东西做饭了。

"嘿....." 明日香边说边在桌边坐下。"在你们回来之前，你们都见过谁？"

他们脸上茫然的表情出乎明日香的预料。就连小光也停了下来疑惑地盯着她。"我是说，我看到了我妈妈，美里看到了加持。他们都告诉我们应该离开大海。你们呢？"

三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然后放弃了，耸了耸肩。

"我想我们谁也没看见，明日香。"剑介回答道。"我对发现自己在红水里游泳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等等....." 他拍了几下额头，似乎想把记忆赶走，然后失败地叹了口气。"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就在边缘，就像你喉咙里有一个词却说不出。"

小光和东治也报告了同样的情况。没有清晰的记忆，但感觉有什么东西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就连 Pen-pen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也是一脸茫然，他用身体两侧的蹼耸了耸肩，给人一种通情达理的印象。

美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走了进来，闻了闻空气。"嗯，真好闻。不管怎么说，我想我认识一个人，他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些问题。还好我走之前刷了这个。" 她拿出一部手机 "这个可以直连到 NERV。地表上的电话线断了，我需要在紧急情况下给他们打电话。" 她拨出一个很短的号码，不像是普通的电话号码。

几乎没过多久，就有人回答了。"我是美里，赤木在吗？请让她接电话。赤木... 是的，我正在给你打电话... 不，我说过一周内不要联系我... 我让明日香接电话。她有个问题，我想你知道答案，而且听起来很重要。"

明日香愤怒地看了美里一眼，美里只是把电话递给了她，然后走进了客厅。

"嗯？"电话里传来赤木律子不耐烦的声音。"你有什么问题？"

一想到这么快又要和这位科学家通话，明日香就咬牙切齿。"博士，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你还记得你从补完回来之前的事情吗？有没有人.....'鼓励'过你？"

停顿了一段时间。明日香检查了一下手机屏幕，以确定律子没有挂断电话。

"没有，明日香，"最终回答说。"我想我有一些东西，但我不太记得了。"

"中尉们呢？我的一些同学朋友最近刚回来，他们也都不记得补完的事情了。"

又停顿了一下，大概是为了让科学家询问她的同事。

"看来除了你和美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很有意思。"

明日香正要挂断电话，电话里突然传出一阵大笑声。美里拿着一个空杯子走向厨房，听到了这个声音。她抢过明日香手中的电话。

"赤木，什么事这么好笑？"

"哈哈--咳咳。对不起，美里。我刚想到一件事。"

美里龇牙咧嘴。"那是什么事？"她咆哮道。

"老头子们一定是搞砸了！还记得他们的终极目标吗？把人类整合成一个完美的存在？如果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会有多难？"

"等等，什么？我好像没听懂。"

"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除了你和明日香，没有人会有关于补完的记忆。人类本应与其他人分享他们的思想，但你们两个只见过一个人。我很难相信，在我们本该与全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他人却什么都不记得了。也许人类的大脑根本无法感知补完。"

美里愣住了，因为少年少女们都盯着她。"你是说，他们在过去不知道多少年里所做的一切，很可能完全是一场空！"她缓缓地问。

"没错！这一切都太他妈歇斯底里了！浪费了数十亿人的生命和数万亿美元，却什么也没做成！我希望 SEELE 能回来，这样我就能在以反人类罪处死他们之前嘲笑他们了！哈哈哈哈哈，天哪，请原谅，我得去躺会儿....."

美里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手机塞回口袋，然后瘫坐在桌前。

"孩子们，我改天再解释吧。"看到他们的表情，她嘟囔道。早餐上桌后，她默默地慢慢吃着，周围的朋友们则静静地互相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在明日香收拾碗筷时，美里向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你们的父母有谁回来了吗？"她若有所思地问。

三个人都吓得僵住了，但剑介第一个说出了他们刚才的想法。

"哦，该死！"

小光很快回过神来，训斥了他一句。"相田！闭嘴！不过是的，我们确实.....有点.....在知道你回来的兴奋中忘了他们。"她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们和我们同时回来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家被摧毁时，剑介带我们去了使徒避难所，那里已经有其他人避难了。"

前一天，孩子们请求父母允许他们去寻找朋友。虽然大人们一开始很紧张，但由于他们是结伴而行，而且已经知道了该去哪里，所以才放心让他们离开。在说服剑介的父亲时小光的班长身份也帮了大忙。东治的妹妹曾恳求加入他们的行列，他的父亲不得不把她拦在门内。

他们把 Pen-pen 留在公寓后，看天色已晚，就在楼下找了一间公寓等天亮。其实昨天晚上他们就听到葛城家的人回来了，但东治听到楼梯间的跺脚声后就把他们拉住了，声称还是等到天亮再说吧。

"好吧，孩子们，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避难所。"美里自告奋勇。"我可以向他们解释你们为什么会.....迟到。事实上，为什么不带你们的家人来这栋楼里住一段时间呢？"

剑介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哇，葛城小姐你会为我们做这些？但是，等 NERV 恢复了，二课怎么办？他们不会对离你这么近的平民有意见吗？"

"据我所知，我现在是 NERV 的最高长官，也就是说我说了算。二课将对我负责。如果有人不喜欢，那人就倒霉了。"

这样一来，剑介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美里把孩子们带到他们父母所在的避难所，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能有一个更好的临时住所，而且邻居还是 NERV 的司令，这样的前景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

当被问及如何去公寓时，东治的父亲说："我们走路去。我们的孩子已经认识路了，而且锻炼一下身体对谁都没有坏处。我们还可以顺便收集些需要的用品。"

美里同意了，然后独自回到了家。随后，她和明日香在楼下为这些家庭布置了几间公寓，并在明日香的坚持下拆除了二课的所有设备。据红发女孩说，剑介很可能会试图囤积这些设备，因此所有敏感设备都被搬到了七楼。

当晚，所有人都到齐并安顿下来后，小光再次接管了厨房为他们十个人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为真嗣留了一份。当小樱问起那个在第三使徒袭击中救了她一命的男孩时，明日香只好撒谎说他很累，要睡很久。

小樱只是笑了笑说："好吧，明天我会向真嗣问好的！"

美里和明日香突然希望第二天离自己更远一些。

小樱第二天一早就赶来了。小光陪她去了葛城的公寓，而男孩们和他们的父亲则出去看看是否能帮忙救灾重建工作。小姑娘的脸上甚至还沾着一小块牙膏，这显然是她匆忙的痕迹，美里看到后花了一点时间帮她擦掉了。小光现在和明日香在她的房间里，而美里则带着小樱去见真嗣了。

"那么，你和那个运动员小丑，嗯？"

面对明日香突如其来的问题，班长的脸变得红彤彤的，非常有趣。小光开始胡言乱语了一会儿，试图声称什么也没发生，因为她的脸红得更厉害了。看到明日香没有上当，她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

"是什么让你看出来？"

明日香向后翻倒在床上，弹簧被突然的撞击震得吱吱作响。"昨天，你们俩在饭桌上眉来眼去的。幸好只有我注意到了。"

"请.....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明日香。"小光恳求道。"我们还没准备好说出来。"

明日香向小光的大概方向地挥了挥手臂，回答道："反正我也没打算说。我只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得到明日香的承诺后，小光告诉了她。去年在学校的时候，她和东治之间就.....有些什么，现在他们能在一起，主要是使徒战争最后几天第三新东京市的疏散造成的。

"当我们到达第二新东京市时，我觉得很不适应。由于事发突然，我们没有学校可上。我开始感到无聊和无用，但东治在那里让我振作起来。最后我们利用空闲时间聊了很多，主要是关于我们的家庭。"留着猪尾巴辫子的女孩的表情变得悲伤起来。"但时不时地，我就会看到他看着自己的假肢，脸上露出无比厌恶的表情。你知道吗，他被迫离开了这里的篮球队，因为有人抱怨他的假肢给了他不公平的优势。"

虽然明日香并不完全喜欢东治，但她至少尊重他。毕竟，他成为 **Eva** 驾驶员的唯一条件就是 **NERV** 能治好他的妹妹。"难道假肢没有经过.....校准什么的吗？所以它们不会让他超过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能力吧？"她问道。

小光摇摇头。"东治试图告诉他们，他的假肢其实没有真正的手臂那么好，但没人相信他。当然，后来疏散发生了，这就不再重要了，但他告诉我这个决定让他感觉很可怕。有一天，当我们在公园里的时候，他开始愤怒地大喊大叫，说自己是残缺的人，我做了我唯一能想到的事情。"小光的脸又开始红了。

明日香从床上坐起来，睁大眼睛盯着黑发女孩。"你没有.....吻他，是吗？"

小光的脸颊突然变成了和明日香头发一样的颜色。"没有！我... 我只是...嗯..." 她喃喃地说着一些听不清的话。

红发女郎向前倾了倾身子，用一只手捂住了她的耳朵。"对不起，小光，是什么？"

如果有的话，这次喃喃自语的声音更小了。

"你得大声点，我听不见。" 明日香知道小光要说什么，但她想听小光亲口说出来。她情不自禁，轻轻地逗弄这个女孩让她觉得很开心，而且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谈论一些正常的事情感觉也很好。

小光脸颊上的热度几乎传遍了整个房间，她终于说了出来："我握着他的手！他要打一棵树，所以我抓住了他的手，阻止了他！"

事实上，一旦阻止了东治，小光就用双手握住了他的假手。看着这位运动员惊讶的表情，小光告诉他，她不在乎他有假手假腿，对她来说，他还是非常正常的。

"你是说真的吗，光？" 东治问道。光简单地重复了一遍，东治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当东治举起假肢抚摸她的脸颊时，她没有做任何阻止的动作。但那一刻很快就过去了，当他的脸颊涨得和光一样红时，他把手臂抽了出来。

"当我在第三次冲击后的海滩上醒来时，我看到东治在我身边徘徊，看起来非常担心。显然，他是在海里发现我昏迷在他身边的，所以他一直把我抱上了岸。休息的时候，我们又牵起了手。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没有真正分开过，直到今天"。

明日香认真地听着她的朋友讲述这个故事。她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好吧，虽然我不能说我赞同你的品味，但我很高兴你找到了另一半，小光。"她下了床，走到朋友身边，将她搂在怀里。

"谢谢你，明日香。"

"至少你没有爱上另一个小丑，"明日香冷冷地补充道。"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

"明日香！"

尽管如此，小光还是开始和明日香一起笑了起来。

在客厅的对面，气氛更加沉闷。

"他看起来很悲伤。"

美里斜眼瞥了一眼站在真嗣床边的女孩。"你觉得他为什么悲伤？"她最后问道。

小樱靠在床边。"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悲伤的眼睛。"她退后一步，抬头看着美里。"他为什么悲伤？英雄不应该悲伤。"

"英雄？"

女孩的语气刺痛了美里的心。这是一个被床上的男孩救过的女孩。虽然她在袭击中仍然受了伤，但如果不是真嗣和初号机的介入，小樱和东治肯定已经死了。她哥哥说的关于第三适格者的事迹显然已经把崇拜变成了英雄崇拜。美里跪在她身边。

"真嗣伤得很重，但这不是你能看到的。"三佐说。"在第三次冲击中，他身上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现在几乎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暂时帮不了他。"

"是使徒吗？"小樱好奇地问。"真嗣是不是被那些可怕的东西诅咒了？"

"我，嗯，什么？诅咒？"

女孩显然想到了什么，兴奋起来。"对，诅咒！就像睡美人一样！也许一个吻就能唤醒他！"

美里还没来得及抗议，小樱已经爬上了床。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女孩已经轻轻地吻上了真嗣的嘴唇。后来，美里悄悄地承认，有那么一瞬间，她曾希望这能奏效。

不幸的是，没有。

小樱下了床，盯着真嗣，等待他的反应。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少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的下唇开始颤抖，因为这对她来说太难受了，泪水慢慢地从她的脸上爬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美里迅速反应过来，一把将女孩拉进怀里，而她自己的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小樱心目中的英雄刚刚让她失望了，而这并不是他的错。

"没事的，亲爱的。"美里说，试图让女孩平静下来。"谢谢你的努力，我很高兴你和我们一样担心他。如果有任何东西能给我们带来哪怕是一点点治愈他的机会，我们都会尝试。我们不会放弃他的，他不应该受这样的苦。"

小樱一边吸着鼻子，一边试图钻进美里的肩膀。"你是认真的吗？你不会停止努力？"

美里在小樱的头顶温暖地微笑着。"当然不会。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

"好吧，嗯....."小樱停顿了一下。"我们能再这样待一会儿吗？自从.....我妈妈去世后，

我就再也没有这样被拥抱过了。"

樱的笑容变得脆弱，但幸好女孩看不到美里脸上的变化。

'如果我发现赤木和这些孩子母亲的死都有关系的话.....'她想。然后她大声说："当然，让我们坐在这里看着真嗣一会儿吧。"

午饭时间到了，美里拒绝向任何人承认，当女孩从她腿上跳下来时她很失望。虽然小樱并不像那天早上刚来时那么高兴，但在得知真嗣的消息后，她比小光所期望的还要满足。

外面的世界在继续缓慢地重建。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

第十二章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里不断惊讶于全世界人民是如何团结起来从第三次冲击的余波中恢复过来的。她曾多次担心军阀或独裁者会在混乱中崛起，试图进行侵略扩张和征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没有露面，她开始放松下来，让这种担心烟消云散。

事实上，似乎很少有人趁火打劫。商店和仓库被洗劫一空，但只是为了食物和衣服等必需品。任何被抢走的汽车一旦不再需要，最终都会物归原主，而一旦农场和工厂能够再次生产出，粮食问题也会很快得到解决。许多人自愿帮助生产粮食，以至于有些人因为根本不需要而被拒之门外。

在第二新东京市的第一批新鲜食品运抵第三新东京市，结束了需要搜刮和配给的一周后，NERV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将 Geofront 的公用设施线路和车辆轨道重新连接到这座瘫痪的城市。他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对所有电力线路进行最后测试，并计划在日落后正式通电。

尽管城市的大部分遭到了破坏，但仍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得以保留下来，值得一看的景象是路灯一闪一闪地恢复了生机，甚至从美里公寓楼顶上的十一个人和一只企鹅都能听到

第三新东京市市民的欢呼声，因为现代人的基本需求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身边。

2016 年 3 月 4 日上午，电力恢复仅一天后，NERV 接到的第一个市外电话就来自日本首相办公室，要求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经过修改的真相版本被告知，SEELE 和碇源堂是第三次冲击的幕后策划者。

虽然显然有一些顽固分子拒绝相信一个秘密组织一直在策划毁灭人类，但第三新东京市上空的一次 VTOL 飞行足以让大多数人相信，这座城市已经遭到了多么严重的破坏。

或许是莉莉丝散落一地的腐烂残骸让怀疑者们沉默了。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为了感谢 NERV 在使徒战争中的英勇表现，美国和德国等国纷纷表示愿意为重建提供援助。建筑工人和材料被空运或海运过来，只要有空间的地方，新的住房就会迅速出现。

现在，基本的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 Geofront 被撕裂的洞口。

在 NERV 的一间会议室里，大家围着桌子讨论得热火朝天，已经感到疲惫不堪。美里、律子和摩耶在会议桌的一边，日本首相办公室的几个人在另一边。

"下一个议题，是修补 N2 地雷在第三新东京市上造成的洞口和 Geofront 的抬升。"其中一个人宣布道。

美里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口咖啡。"这个洞太大了，如果只是用土填平，那将耗费很长时间。如果我们要为第三新东京市的所有市民提供住房，我们就需要尽快获得空间，而这十三公里意味着很多房子。"

她对面那位身材瘦削的金发男子回答说："很遗憾，无论如何都要花很长时间，葛城三佐。即使我们能夷平一座山，然后把它扔进洞里，也根本没有足够大的运输工具能让我们少花点时间。"

"那我们头顶上的碎石瓦砾怎么办？"左侧的人问道。"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把它移走，为什么不把它推到洞里呢？"

"好主意。"美里回答。"但遗憾的是，它的数量远远不够。"

"没错，但碎石瓦砾只是个开始。"律子说。

"哦？赤木博士，你还打算往里面倒什么？"金发男子问道。

"使徒，园户先生（Sonodo）。我们还有很多使徒的尸体，没有必要再保留它们了。NERV 从每具尸体上获得的样本已经足够保存很长一段时间了。"

"不过，它们的尸体也不能完全填满吧？"美里询问道。

"嗯，如果你只想到那些小的，那就不会。"律子调整了一下眼镜，然后敲击着面前桌子上的键盘。"但你似乎忘了其中一个使徒的大小。"

桌子中间闪现出一个全息屏幕，显示出一个巨大的橙色物体，它的中央卵形身体上长着一双看起来像有三根手指的手。

"第十使徒，"律子为了西装政客的利益宣布道。"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生物。它的目标显然是通过撞击第三新东京市来消灭我们。它的撞击力会把整个地区从地球表面抹去，变成另一片海洋。"

另一幅图像涌现出来，取代了使徒的图表。初号机伸出双臂，挡住了使徒，因为它试图用自己的重量压碎福音战士。在使徒中央"眼睛"的衬托下，就连NERV制造的巨大生物机械人也显得苍白无力。

"多亏了我们的葛城三佐的疯狂计划，"这位科学家继续说，"我们设法在使徒着陆之前抓住并杀死了它。虽然它的核心爆炸了，但仍有许多部分完好无损。光是这个使徒就能填满这个洞的大部分，而且它的碎片很小，我们可以移动它们。"

美里开始自顾自地笑起来，律子转过身来，对她的朋友挑了挑眉毛。"有什么好笑的？"

"我们是不是打算把使徒们埋进乱葬岗？这样如何？"美里站起来，靠在桌子上。"第三新东京市将重生。使徒们企图杀死我们，但我们依然屹立不倒。我们将在那些试图毁灭人类的生物的尸体上重建我们的城市！"

餐桌上沉默了片刻，随后园户先生右边的棕发男子咳嗽了一声。"我们.....在对媒体说的时候，可能要修改一下最后那部分。听起来有点太.....恐怖了。"

"赤木博士，Geofront天花板上的洞还是个问题。"当美里发出一声泄气的叹息时，园户先生提醒律子。"那你打算怎么办？在Geofront修复之前，连打算填补这个洞的意义都没有。"

律子眼前一亮，再次敲击起键盘。"啊，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屏幕上现在显示的是洞口正上方一台摄像机拍摄的定格图像。"顶盖上的那个洞很容易修补，多亏了我们在NERV开始建造时的一个发现。"

画面解冻，开始回放。几个人抬着一块钢板出现在视线中，并将其铺在洞口的一部分上。随即，Geofront的顶盖开始在钢板边缘震动，然后像水波一样流过钢板。屏幕外传来了兴奋的叫喊声，拿着摄像机的人向前走了一步，想看得更仔细一些，画面也随之晃动起来。

不管组成 **Geofront** 的材料是什么，它现在正在取代钢铁。几秒钟内，随着材料完成对钢板的转换，波纹停止了。另一块被带到洞口的另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又重复了一遍。

"如你所见，"律子在录像停止时说道。"不管是什么物种建造了 **Geofront**，似乎也增加了一些自我修复的能力。这很合理，因为据我们所知，这些东西被发射后是靠自己穿越太空的。如果遇到小行星撞击，自我修复能力将非常有用。我们最初在建造门之类的东西时遇到了麻烦，因为任何金属都会被吸收，重新变成一块坚固的 **Geofront** 的墙壁，这让我们刚刚做出的努力前功尽弃。一位建筑工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木材等非矿物质材料'裱糊'切割下来的墙体，这才让施工重新走上正轨。"

"我想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复制的东西吧？"

"很遗憾，不能，竹中（Tatenaka）先生。虽然我们可以移除 **Geofront** 的碎片，但它们会变成惰性，不再具有修复能力，除非重新与 **Geofront** 本身接触。"

提问的人显得很失望。"真遗憾。但我们可以.....通过给它提供材料来帮助它？"

"没错。它似乎可以'接受'任何金属。一位鞋底有金属的工人发现了这一点，他的靴子开始融进顶盖。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但我们已经下达了命令，除了用于维修的物品外，不要在顶盖上放置任何金属物品。"

"好极了。顶盖多久能修好？"

摩耶递给导师一个掌上电脑，她分析了一会儿才回答。"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距离完工还需要两周时间。这个过程也在不断简化，因为 **Geofront** 甚至正在对接收到的碎片进行塑形，以确保再次形成一个完美的球体。我已经下达了命令，准备转移使徒们的身体。"

美里身边的电话开始响起。她接了起来。"我正在开会。什么事？什么问题？你确定是他们吗？" 她的声音变得严峻起来。"我明白了.....不，准备运输工具。我要亲自处理这件事。"

美里收起电话 站起来准备离开 "对不起，各位。有件事需要立即处理。"

"什么事，三佐？"

三佐在门口停下了脚步，下意识地把手放在了手枪套上。她面无表情地回头看了看表。"袭击 **NERV** 的 **JSSDF** 小队刚刚从海里出来。"

她没等任何人阻止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金发男子终于说道："好吧，这可能会让最后一个问题变得更难处理一些。**NERV** 的未来，以及如果我们决定让它继续运行，该让谁来负责。"

归来一周后，东治向葛城家表达了对真嗣的担忧。

"他即使只能走路也需要锻炼。他已经很瘦了。如果你让真嗣整天躺在床上，他的肌肉会消失的。你得让他出去走走，尽量保持他仅有的一点肌肉。"

美里立即建议明日香带他出去散散步，红发女郎勉强同意了。现在人已经回来了，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拉着他的手到处走了。相反，明日香不得不命令真嗣跟着她，并尽量靠近公寓楼。

不幸的是，这个命令往往会带来一个问题。当真嗣跟在她后面时，总是紧跟着她的脚步，再加上他一脸茫然的样子，往往会引来别人对他和明日香投来异样的目光，有几个人甚至试图阻止这个男孩，认为他是个跟踪狂。

明日香几乎恼怒于没有人能够接近这个半昏迷的男孩，但不知为什么，每当有人尝试时，她总会感到一阵嫉妒，随后又为他们的失败感到微弱的欣慰。

然后她又为自己松了一口气而感到难过。但真嗣是她的责任，把他交给别人，即使别人能与他交流，她也觉得不妥。

现在的真嗣至少在身体上看起来好多了，尤其是在小光提出要为他修剪乱蓬蓬的头发之后。由于两个福音战士驾驶员的体型差不多，明日香很容易就在文明回归之前为他"买"到了新衣服。当然这些衣服绝对不是普通的白色纽扣衬衫和黑色裤子。

今天，她计划去一趟商场，正如那天早上她对美里说的那样，"更新第三适格者的衣橱"。虽然明日香承认这次外出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真嗣，但他们都需要更多的衣服。

当他们离开公寓楼时，真嗣像往常一样像丧家之犬一样跟在她身后。他们来到购物中心，明日香立刻去了最近的一家服装店。很明显，第三新东京市的人们都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大多数商店和摊位都已经开门，人们四处闲逛，仿佛没有刚刚发生不久的大灾难。

如果不是发生了几件事，明日香本来会很享受在商场的时光。第一次是在她花了大约二十分钟为真嗣挑选衣服后，一位店员走到她面前。

"对不起，小姐，"那女人说。"这个人打扰你了吗？"

"不，他没有。"明日香一边举起一件衣服，一边简短地回答。"他是我的.....室友。"

店员点点头，转向真嗣。"好吧，恐怕我还是得请你离开，先生。你.....打扰了其他顾客。"

明日香环顾四周，看到其他几个人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面前的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沮丧地呻吟了一声。

"他对此无能为力，好吗？"她咆哮道。"他受到了第三次冲击的创伤，是我在照顾他。如果你有意见，那我就去别的地方照顾生意！"

店员吓得连连后退，结结巴巴地说："哦--哦！我不知道！请接受我的道歉！"她在明日香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明日香恼怒地哼了一声，转身回到她正在看的货架前。毕竟，把真嗣留在外面的长椅上可能会更好一些。

红发女郎气得咬牙切齿。如果人们知道真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们为他们牺牲了什么，他们就不会这么快对他下结论，但出于安全考虑，驾驶员的身份必须保密。

当明日香觉得自己的衣服足够两个人穿时，她走到前台，看着同一位店员再次道歉，她叹了口气。她默默地付了钱拎着三袋衣服离开了。德国女孩本想给真嗣一个袋子让他拿着，但她觉得这样做太像是在.....利用他了。至少衣服并不重。

如果她这么做了，也许就不会发生第二次事件了。明日香快走到商场出口时，被一个黑发少年拦住了。

"嘿，惣流，这个怪人在找你麻烦吗？"他咧嘴笑着问红发女孩。

在她身后，少年的两个朋友正紧紧抓住真嗣，而真嗣则徒劳地试图去抓明日香。

"嘿！放开他，你们这帮小丑！"她一边大喊着，一边跺着脚向他们走去。

"哇，你们是在保护这个讨厌鬼还是怎么的？"其中一个人一边问，一边放松了抓住男孩的手。

"是啊，自从你来到这里，他就一直缠着你不放！"另一个人补充道。"他至少可以帮你拿行李。你为什么不用掉他，和我一起走回家呢？我帮你拿。"他把真嗣推开，男孩立刻摔倒在地，一动不动。

这三个少年只差几秒钟就会被明日香活活剥皮，这时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你去骚扰其他人怎么样，弘（Hiro）？"

黑发少年转身咆哮道。"铃原。你也要插手保护他？"

"你说的没错。"

就在不良少年们与铃原东治对峙的时候，小光和小樱轻轻地把真嗣从地上扶起来，Pen-pen 对着流氓们发出愤怒的企鹅叫声。男孩在被推搡时甚至没有试图缓和自己的摔倒，只差几厘米，他的头就会撞到花盆架上。

"呼，他伤得不重。"小光松了一口气说道。

小樱对少年对待真嗣的态度明显感到不满。"那些卑鄙的男孩差点伤害了他！"

"现在你哥哥需要和他们好好谈谈他们的行为，我们出去等他们吧。"

仅仅过了一分钟，弘就被愤怒的红发女孩踢了一脚，倒在了地上。另外两个人试图干预，却被东治一把抓住他们的衣服，毫不费力地把他们两个举到了空中。他们一看到东治的表情，立刻停止了挣扎。

"给我滚出去，"他几乎是当着他们的面喊道，然后又把他们扔回了地上。"别再让我抓到你们欺负我的朋友。"

他们匆忙扶起战败的首领逃走了。他们一离开视线，东治就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斜眼瞥了一眼明日香，明日香仍然紧握着拳头，一脸憎恨地盯着那几个人撤退的方向。东治叫了她一声，明日香顿时清醒过来，摇了摇身子，让手臂垂到身侧。他把头扭向出口，一起离开了商场。

外面，两个女孩和真嗣坐在长椅上，Pen-pen 抱在小樱的胸前。很难分清谁在安慰谁。明日香急忙跑过去查看真嗣的情况，但除了头上与地面相接的地方有一个肿块外，男孩似乎并没有受伤。

她温柔地轻轻把男孩推到一边，在他旁边的长凳上坐下，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个运动员。"好了，铃原，他们到底是谁？你显然认识其中一个。你们怎么都在这里？你们今天不是有安排吗？"

小樱站了起来，给东治让出了位置，当男孩坐到小光旁边时，她就坐到了东治的腿上。"我们是有安排。但在回家的路上小樱要求去商场的美食广场吃点东西。"东治微笑着看着他的小妹妹。"我很高兴她这么做了。"

"总之，拦住你的人是北村弘（Hiro Kitamura）。我从来没去了解过他那些亲信的名字。你并不是他们试图 "打动 "的第一个女孩，"他举起双手，用手指打了个引号，"他们可能认为这是骑士精神。我听说弘上次真的花钱雇人去骚扰一个女孩，这样他就可以 '英雄救美' 获得女生好感。"

红发女郎翻了翻白眼，嗤之以鼻。"我猜就算是第三次冲击也改变不了某些人。他们应该庆幸二课还没回来保护我们这些驾驶员。不然二课的特工很可能已经打死了他和他的手下了。"

小樱在东治的腿上蹦上蹦下。"哥哥！你有没有给他们上一课？"

东治低头看着妹妹，向她竖起了大拇指。"是明日香给他们上了一课。我只是确保他们上课专心听讲！"

运输机 VTOL 的噪音似乎要把美里的头颅震碎，即使隔着她戴着的飞行头盔也是如

此。声音太大了，甚至连她身边的警卫说话都无法听到。

当刚从海里出来的人的消息传出时，基地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吵着要拿起枪加入她的行列。由于没有足够的空位，美里只是挑选了六名卫兵作为自己的护卫，并命令其他人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不过，显然有人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因为三架攻击型 VTOL 和另一架运输机很快在空中加入了她的行列，而美里并不想命令他们返回基地。她向右望去，可以看到运输机上几乎满载着 NERV 的人员。她不知道这些人是为了保护她以防战斗爆发，还是希望得到应有的复仇。

她的手指在膝上的冲锋枪上握紧又松开。虽然报告中没有提到日本战略自卫队士兵在返回时会保留武器，但她并不抱任何侥幸心理。她的护卫们正在检查自己的武器，表情和美里一样严峻。

前往海滩的 VTOL 和运输机上的每一个人都遭到了他们现在要拦截的人的袭击和杀害。卫兵在保卫基地时牺牲了，美里在护送第三适格者时受了枪伤，血流不止；就连飞机驾驶员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如果日本战略自卫队试图再次清洗 NERV，这次他们会遇到更激烈的抵抗。

私下里，美里希望他们至少会尝试逃跑。他们几乎杀死了她最亲近的儿子。至于真嗣在老人的阴谋下发动了第三次冲击，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飞机在离海滩不远的地方缓缓着陆。机轮刚一落地，美里就已经冲了出去，大步向士兵们发现的地方走去。陪同三佐的十几名士兵迅速在她周围站成一排，每个人都拔出武器，瞄准前方，似乎在等待一场伏击。美里自己的枪被枪带挂在身边，松松垮垮地握在右手里。

当海滩映入眼帘时，她前面的卫兵突然开始互相嘀咕起来。她预感到会有麻烦，于是奋力向前，想看清周围的情况并开始发布命令。老实说，美里原本以为至少会有一场混战。但她得到的却是.....

几组日本战略自卫队士兵跪在沙地上，双手抱头。这种姿势加上他们的举止，使他们看起来像战俘。在三佐到来之前，只有三名 NERV 士兵看守着他们，其中只有一人拿着手枪，但这对这些士兵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他们显然已经没有了战斗力。

美里举起手，让她的手下暂时退后。"在我下令之前不要开枪，"她低声命令道。"但要尽可能表现得气势汹汹。"她把手向前一劈，卫兵们纷纷上前帮助拦截士兵的人。三名士兵走上沙滩来到美里面前，拿着随身武器的男子走上前敬礼。

"报告。"美里简短地说。

"葛城三佐。"那人回答道。"我们正在这里巡逻，寻找更多的返回者，二等兵小木（Koteki）发现了水中的动静，长官。一看到他们的穿着，我就派二等兵浪田（Namida）

给总部打电话。"

"是你命令他们.....这样匍匐前进的吗?"她朝囚犯们挥了挥手。

"没有,长官。我们真的以为他们会试图冲过来。根据命令,只有我带着武器,以免吓到任何返回者,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阻止他们。"

他左边的二等兵小木开口说道。"他们一看到我们,就开始显得.....羞愧难当,长官。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命令其他人把自己交给我们看管。"

"嗯,你还记得是哪一个吗?"

"很遗憾不记得了,长官。他们长得都很像,而且坐下之前确实走动了一下。"

美里盯着士兵们看了一会儿。有一两次,他们中的一个朝她这边看了看,然后又很快低下头看了看地面。她指了指那些二等兵,他们感激地离开了海滩,而她则继续前进。

她的班长站了出来。"没什么可报告的,三佐。我们没有发现他们身上有武器。"

"他们可能以为还在我们 **NERV** 的走廊里。"美里说。"好吧,我去和他们谈谈。保持警惕并传达消息。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突然向你的人走去,就把那个白痴扔下海去。"

"明白,长官。"

当她走近时, **NERV** 的卫兵分开了,在她身后再次拉开了距离。美里将一只手放在臀部,举起冲锋枪对着天空,吼道:"你们谁是负责人?"

没有一个士兵出声。有几个人听到她的声音后缩了缩脖子,用额头碰了碰地面。

"拜托,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她提高嗓门说。"你们中间肯定有一个中士,或者至少有一个领班二等兵。"

后面终于有人说话了。"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们?"

"我要问几个问题。"美里回答道,寻找询问的来源。"如果我喜欢这些答案,我可能会决定不让那些被你杀害的人报仇。"

那个声音叹了口气说:"我要站起来了。"

美里向她的班长点了点头, **NERV** 部队稍微压低了枪口。说话的人站了起来,双手抱头。美里示意他走到前面,他小心翼翼地穿过他的兄弟们,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我是冈村 (**Okamura**) 中尉,是这里军衔最高的士兵。"他平静地说。

"慢慢摘下头盔，"三佐命令道。"我想看看你的脸。"

头盔被扔到了沙地上，美里凝视着一个男人憔悴的脸，这个男人可能就是向她开枪的人。也可能是他差点杀死了她的儿子。他的声音听起来确实非常熟悉。她握紧拳头，冲锋枪的塑料握把开始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第一个问题。日本战略自卫队为什么要入侵 NERV？"

"我们的命令是袭击 Geofront，消灭所有人。"中尉回答道，一副士兵被上级训斥的样子。他看上去似乎只是勉强克制住了冲动，没有敬礼。"我们被告知，你们都在计划实现第三次冲击。"

"不管是谁告诉你们的，都是个该死的骗子。"美里回答道。"NERV 里只有一个人在策划世界末日，那就是碇司令。你当时可以直接去他的办公室。"

"命令来自德永（Tokutei）将军。"冈村的目光定格在美里左耳外的某处。"他说，NERV 的每一个人都是阴谋的同谋，并要求绝不接受投降，绝不留情。"

当美里的脸开始因愤怒而扭曲时，中尉平静的面容开始出现裂痕。他的目光移向她高举的武器，又移了回来。"这是我们的命令！我们是军人！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他结结巴巴地说。

他突然发现自己正盯着三佐的枪管。枪管后面，美里的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

"你需要比纽伦堡辩护做得更好，中尉。"她咬牙切齿地吼道。

"求你了，长官！你必须明白，我们并不想这么做！NERV 是杀死使徒的英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都没想到你们会发动第三次冲击！"

美里走得更近了，那人盯着指向他额头正中的枪管，两眼发直。"那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是军人，不是无脑的机器！"

"要么是你，要么是我们的家人！"中尉尖叫着，紧闭着双眼。

美里难以置信地放下了武器。".....你刚才说什么？"她的声音迅速转为危险的低沉。冈村吞了吞口水，微微睁开了眼睛。

"长官，我们是这么被告知的。"他不太稳定地回答道。"我们要么按照命令行事，要么就和家人一起被处死。我的一个同僚，名叫国忠（Kunisada），他.....他虚张声势试图离开。他一转身就被将军的手下从背后开枪击中，然后将军下令.....清除国忠的家人，并询问是否还有人不相信他。"

在她周围，美里可以看到她的部下们一脸的不信。虽然有几个人还在用武器指着日本战略自卫队士兵，但许多人现在都在互相嘀咕。

她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一个将军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控制自己的部下？"

"有.....关于德永将军的传言，"冈村说。"有传言说他的军衔不是纯靠技术得来的。"

"那当然。SEELE 肯定帮了忙。"美里用冲锋枪顶端敲了敲额头。"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塞进这样的角色。"她盯着中尉。"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那人直视着她，当即回答道："我以军人的身份保证，自从上岸以来，我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长官。"

美里开始来回踱步，沉思了片刻，同时仍用枪轻敲着额头。一分钟后，她转向冈村。"那么作为一名军人，我接受你的承诺。你可以回去了。"

冈村慢慢地开始把双手从头上移开，美里叫她的护卫退下。虽然有一些抱怨，但 NERV 部队还是接受了她的命令，并将武器扛在肩上。然后，她打电话给 NERV，让律子查找德永将军以及可能与他有关联的人的一切信息。

美里走到海滩尽头时，冈村喊道："三佐！"

从他的表情来看，这位中士可能觉得自己说得太突然了，因为有几把武器正瞄准着他。美里走了回来，示意部下放松。

她问道："怎么了？"

冈村站起来，直视着她的眼睛。"我只想说.....谢谢你，长官。"

"谢谢救了你的命？"

"不，谢谢你结束了我的生命。"

美里几乎要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从哪里听出这个声音的。

'这不是针对你.....'

"你.....是你要向我的孩子开枪的！"她大叫着，怒火再次燃烧起来，枪口挥舞起来对准了他。

枪口再次放下，但中尉的双手仍然举在空中。美里走上前去，直到两人的脸相距只有几厘米。她低声说："好吧，一旦你安全了，就应该去看看他是否回来了。"

在回到 VTOL 上之前，她再次给律子打了电话。"再找找，律子。看看在第三次冲击之前和之后，有没有关于日本战略自卫队士兵家属被杀或'失踪'的报道。"

"你有什么打算，美里？"

"我想确保 SEELE 没有留下任何威胁我们的东西。老家伙们还没有回来，我怀疑他们会回来，因为他们就在他们想去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审判，我们不妨去找那些可能回来的下属。毫无疑问，他们会试图报复。"

"那找寻家属呢？"

美里叹了口气。"跟即将被带回 NERV 汇报情况的日本战略自卫队小队的指挥官谈谈。他有一些.....有趣的信息，关于他的小队是如何被鼓动来攻击我们的。"

"哦，对了，那个。"

"啊？" 美里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随便啦。现在，我希望没有问题要问我了。我累了，想睡觉了。"

"抱歉，你得先回基地，我有几件事要当面跟你说。"

又是一声更长更大声的叹息。"不能等到明天吗？"

"恐怕不行。其中一件事关系到真嗣和明日香，主要是真嗣，我需要尽快知道你的答复。"

看来，她的床还得再等一会儿。

当所有返回的 NERV 人员下了 VTOL 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几乎是一样的：困惑，夹杂着愤怒。第二天早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宿醉未醒，因为他们正试图应付当天学到的东西。美里希望能加入他们的行列，但职责所在。她在军械库停下脚步，归还了借来的武器，然后前往指挥中心。

她进门时向律子点了点头，几乎要坐到主屏幕前的空椅子上，但首席科学家搭在她肩上的手阻止了这位疲惫的少校。

"我们去我的办公室吧，美里。"

直到门被关上，两人都在她凌乱的办公桌两边坐下，律子才肯继续说话。

"我先说一个唯一的好消息。"她靠在椅子上叹了口气。"Eva 零号机和二号机现在有了足够的装甲，我再一次感到走进它们的机库是安全的。不过，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不具备作战能力。"

"作战能力'?"美里挑着眉毛重复道。"律子，你真的要让它们完全恢复战斗力?"

律子点了点头。"有东西把它们三个带回来是有原因的。他们的目的本应在第三次冲击后实现，但它们却在这里，安置在我们的机库里。我宁愿现在就给它们装上盔甲，永远也不用发射它们，也不想突然需要 **Eva**，却发现它们没有准备好。不管怎么说，这也能让员工们有事可做。"

科学家呼了一口气，重新坐回椅子上。她找出一份文件，放在桌子中间。"这就是我要说的下一点：**NERV** 的未来。你错过了我们会议的后半部分。"

"对不起，律子，我必须亲自到场。"美里开始解释，但一只挥动的手打断了她。

"没关系，美里。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但我马上就会说到。他们最近正在讨论，在使徒的威胁不再存在的条件下，是否继续让 **NERV** 按目前的方式运作。"

美里在座位上向前倾了倾身子。"我想他们是在讨论解散我们吧?"

"一些资助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也有人想把 **NERV** 改造成一个研究中心，因为我们已经重建完成了一半了。但现在，这是他们的决定。"律子把文件推到美里面前，美里接过文件。她的目光在页面上闪烁，把短短的一段话读了好几遍，让信息沉淀下来。最后，她慢慢地把文件放回桌上，盯着律子。

"他们.....就这样让我们留下来?"她问。

"没错。直到 2018 年年底，或者直到我们能绝对保证人类不再受到使徒或类似实体的威胁。似乎有足够多的人认真对待了我们的怀疑，他们不想在解散 **NERV** 之后突然又需要我们。不过，即使以我们目前的运作水平，我们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池。2019 年，我们的未来将再次被提出来，届时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彻底解散，或者转为研究机构。"

虽然 **NERV** 生产自己的电力，但它仍然需要食物、零件和其他设施。**NERV** 的室外区域可以改成农业区，但仍然需要引进 **Geofront** 无法生产的资源。

"好吧，看来我们还要在这里多待几年了。"美里打了个哈欠，然后继续说道。"该死的。我本想辞职，找个轻松得多的工作，但看来还是需要我。"

律子脸上突然出现的局促不安的神情引起了美里的注意，同时，这个假金发女郎开始翻阅她桌上的文件，并喃喃自语说刚才有什么东西。最后，她拿起了另一份文件，看起来与美里刚才看的那份很相似。

"开始了，第三点，也是你错过的会议的最后一部分。"文件被轻轻地放在美里面前，律子退到了桌子的一边，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美里狐疑地瞪了她的朋友几秒钟，然后拿起了文件。瞪视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震惊的表情。

联合国决定晋升葛城美里三佐为目前空缺的 **NERV** 司令官。她在使徒战争中的英勇表

现以及她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的行为。让我们相信她是接替已故碇司令官，成为 NERV 首脑的合适人选。

葛城美里将继续担任司令官，直到她被证明不适合这个职位，或者直到 2019 年 NERV 解散或改组。她可以自由选择她想要的人作为副司令，接替已故的冬月耕造副司令。

我们衷心祝贺葛城司令官的晋升，并希望她始终以全人类的利益为重。

记住：我们会一直关注。

阅读这份文件比三杯浓缩咖啡更能缓解美里的疲劳。

"这.....这不可能是真的！"她惊呼道。"我只是一个三佐，一个该死的战术军官，而不是.....像 NERV 这样整个组织的领导人！"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始来回踱步。

"联合国可不这么想，美里。他们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律子咧嘴一笑，把头靠在高举的手臂上。"嘿，这么看吧。你真的不可能比前任司令做得更差了。"

美里停止了踱步，耷拉着脑袋，把头偏向一边，瞪着她的朋友。"考虑到上一任司令曾试图毁灭人类，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律子。"她把椅子从倒下的地方扶起来，瘫坐在上面。

"好吧，我几乎领导了对使徒的防御。我在战场上负责指挥 Eva 驾驶员，帮助人类免于彻底灭绝，我明白。那么，他们所说的'最近事件中的行动'是怎么回事？"美里戳了戳那份文件。

"你应该知道的，司令。"律子回答道，引来美里的一记瞪眼，而她则露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笑容。"毕竟，你刚从那个行动中回来。"

美里的目光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困惑。"他们已经知道海滩的事了？"

"是的，护送你的一架飞机记录了整个事件。联合国将对日本战略自卫队.....非自愿行动一事进行调查。这是让人听你话的邪恶方法，这个德永将军显然让联合国头疼过：在他们的军用机器人原型中使用儿童的事。虽然不能保证他能从补完中回来，但我们至少可以在死后谴责他，并找出他到底是听命于谁。"

"补完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求之不得。"

"我知道，但我们不能再进去把他拖出来。"

美里揉了揉眼睛，疲倦又开始渗入她的体内。"好吧，关于我的担心--关于明日香和真嗣，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律子变得严肃起来。"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我肯定知道你的直接反应是什么，但

请你考虑一下。"律子恳求道。"为了他们俩好，答应我，在你作为司令官做出第一个决定之前，停下来认真考虑一下。"

新司令叹了口气，想了一会儿，才说："好吧好吧，我认真听，不草率回答。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房间里鸦雀无声，律子在她的朋友，现在是她的上司面前支支吾吾。

"我们还可以尝试帮助真嗣，同时也可以为明日香做些什么，因为她知道了关于她母亲和二号机的真相。"博士深吸了一口气，看着美里的眼睛。"我想再一次让他们俩驾驶福音战士。"

第十三章

美里隔着桌子盯着面前焦躁不安的女孩。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也感到非常疲惫，但这件事必须现在就做。

"其实我一点也不生你的气，明日香，"她说。"不过，我当然能理解你想为他做一切可能的事，但我不知道你期望通过.....那件事达到什么目的。"

明日香点了点头，但低着头，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这.....这不仅仅是为了他，美里。"女孩喃喃自语，不敢把目光从桌子上移开。"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美里微微后退，然后眯起眼睛，身体前倾。她把手肘放在桌子上，想都没想，就摆出

了和前任一模一样的姿势。当明日香抬起头时，这对她的影响至少可以说是令人不安的，而且只会让她在试图解释时变得结结巴巴。美里注意到她的举动后，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冷静下来。慢慢来，仔细想想你要说什么。"美里看着明日香做了几次深呼吸，最后才看着她监护人的眼睛。"继续吧。"

一切开始得都很合理。几周前，又一个噩梦迫使明日香从床上爬起来，走进浴室用冷水泼脸。当她回到床上时，从真嗣的房间里传来了喃喃自语的声音。

那个男孩又一次在床上翻来覆去，床上的衣服几乎被他完全扔掉了。她冲到他身边，抓住他无力挥动的一只手，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试图安抚他。身体接触再次奏效，真嗣终于平静下来。

明日香当晚之所以没有回到自己的床上是因为真嗣死死地抓住了她的手。她当然不想在帮真嗣终于赶走了折磨他的东西之后又把他吵醒，所以她尽可能地换掉了他的被子，然后坐在床边希望他的手能放松下来，让他的睡眠不再那么充满恐怖。

不知不觉，天突然亮了。尽管这样尴尬的睡姿让身体感到疼痛，但这是明日香度过的最安逸的夜晚之一。虽然她没有做任何梦，但也没有做噩梦。美里醒着，正在准备.....早餐的东西，却没有注意到明日香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接下来的一周里，红发女郎偶尔会回到真嗣的床边重复她的动作。虽然明日香认为脖子上的刺痛只是换来一夜安眠的小小代价，但她的身体却不这么认为，她开始大声抱怨新的不舒适的睡眠安排。

一天晚上，当她坐在床边时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让明日香的脸变成和她头发一样的颜色。这是个相当简单的办法，既能解决她的疼痛问题，又能消除两人的噩梦。她的大脑和自己交战了几分钟，既想证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又想谴责它。

'只要靠近他就足以驱散我们的噩梦，我们对他也有同样的效果。'

'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和他睡在一张床上！'

'为什么不能？他又不会注意到。'

'但是... 我会占他便宜，我光是考虑让他帮我拿着购物袋就够难受的了！'

'你要做的只是和他同床共枕。你并没有命令他做任何事，这样做可以确保你们俩都能睡个好觉。'

'如果美里进来看到我们怎么办？'

'是的没错，她不是比我们先睡，就是很晚才回来。工作让她忙得不可开交，她不会注意到的。'

'明日香精神上犹豫了一会儿，但很快又振作起来。'他是男孩，我是女孩。我们不应该睡在一个房间里，更不应该睡在一张床上。'

'这是个糟糕的借口，你知道的。你已经在他身边睡着多少次了？'

'但是.....'

'别假装你以前没想过。那次在厨房你想让他抱你，但他没有。那天晚上，你假装把嘴巴清理干净后上床睡觉，你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这是卑鄙的一击。'该死的.....别让我想起那天晚上.....'

'承认吧，你很好奇。被别人的温暖唤醒会是什么感觉？醒来不再感到孤独？在又一个糟糕的夜晚后，醒来时不再汗流浹背？'

明日香找不到合适的反驳。她对噩梦感到无比厌恶，她曾对自己说，她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噩梦停止。但是.....她能做到吗？

'就试一次吧。除了噩梦，你还会失去什么呢？'

".....好吧。"明日香轻声说道。她拉开真嗣床上的毯子，轻轻地，非常轻地把男孩推到床的另一边，给自己留出一些空间。然后，她爬到他旁边的床上，转过身背对着真嗣，再把毯子拉上。

床上的空间几乎不够一个人睡，更不用说两个人了。明日香觉得自己会在夜里掉下去，而真嗣的手臂拨弄她后背的感觉让她觉得很奇怪。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了真嗣手臂环绕着她的想法，最终还是在真嗣身边昏昏睡去了。

当她醒来时，一头棕色的头发几乎正对着她的脸，而她的大脑在她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很可能会惊醒整层楼的惊叫前阻止了她。

总之，这是她十年来睡得最好的一晚，她还想再多睡一会儿。

只可惜，第二天晚上美里就会回家看望真嗣。

在明日香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的监护人紧盯着她的脑袋。不过，她没有提到她输掉的那场战斗--或者说她赢了吗？

美里将手放在桌上。"我明白了。明日香，你为什么从来没想过找人倾诉，寻求帮助来解决你的噩梦呢？"

"因为我以为我可以自己解决它们！"明日香愤怒地回答。"我做噩梦已经十年了，美里，它们还没有让我崩溃！"

"是的，它们没有。"美里说着，把手伸到桌子对面轻轻地握住明日香颤抖的拳头。"明日香，你是个坚强的女孩，但即使是强者有时也需要支持。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依然会在你身边。别管我现在是 NERV 的司令--"明日香发出一声惊呼，美里对此摇了摇头。"这在这里并不重要。请记住，在成为你的上司之前，我首先是你的朋友和监护人。"

明日香微微低下了头。"那你打算怎么办？我知道我不应该睡在他的床上，但是....."她拖长了音调，努力不去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和孤独。

美里打了一个响亮的哈欠，然后站了起来。"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们两个孩子显然需要彼此。我不会假装理解为什么你们在一起时噩梦就会停止，但你们还是不能同床共枕。"明日香张嘴想抗议，但美里抬手示意她闭嘴。"尤其是在真嗣房间里的那张小床上。这样如何？"

明日香的第一反应是大喊 "不"，但她头脑中的另一部分，也就是她曾经与之交战过的那一部分，却把一幅画面推到了她的面前。她自己坐在被汗水浸透的床上，在月光下剧烈地颤抖着。这足以让她同意。

她的床被推到了阳台的出口处--反正她也从来不用那扇门--她的房间里还摆放着两个备用蒲团。明日香认出这两个蒲团是他们三个在一周的同步训练中使用过的。当明日香在其中一个蒲团里舒服地躺下时，美里把真嗣带了进来，让他躺在另一个蒲团里。

正当美里准备熄灯离开时，她想起了什么，打了个响指。

"哦，对了，刚才发生了那么多事，我差点忘了问。"美里跪在女孩身边说。"Eva 们，哈，现在安全了，律子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回到二号机，看看你的母亲是否还在里面。她还想把真嗣也带进去 她说神经连接可能比医疗扫描仪更有效，但她想再找一个 Eva 备用，以防万一....."她努力寻找合适的答案。

明日香坐了起来。"以防初号机暴走。"她轻声为美里说完。

疲惫的美里缓缓地点点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是啊。不过不要觉得你必须这么做。我说得很清楚，如果有人不愿意驾驶，我绝不会强迫他们。我现在是 NERV 的司令，所以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你一句话，你就再也不用看到插入栓的内部了。"

女孩看了看右边，真嗣还在熟睡。"明天早上再问我吧。"

"你还有时间做决定。律子仍然不相信 Eva，所以她正在对它们进行测试。我叫她让别人去做，自己好好休息，但她坚持要亲自看看结果。"

出乎明日香意料的是，美里俯身在她的额头上轻轻一吻，然后站了起来。在离开房间之前，她在真嗣身上重复了这个动作，顺手关了灯关上了房门。

明日香重新躺下，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她的右手轻轻地从蒲团中伸出，卷住了身边男孩的左手。

"妈妈，"她低声自言自语。"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几天后，当接到福音战士准备就绪的电话时，明日香在早饭后坐在美里身边的沙发上。"为什么那个金发碧眼的女人会认为 **Eva** 会在医疗扫描仪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嗯，她现在已经不染头发了，明日香。"美里回答道。

"等等，什么？什么时候？"

美里承认她也不太清楚染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她朋友的头发是金发和黑发的奇怪混合，但律子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它的样子。

当美里鼓起勇气问她的朋友时，律子说："摩耶说服了我。我从补完回来时留的是金发，因为那是我眼中的自己。就像那个铃原男孩回来时是双臂完好一样。当我的头发又开始长成棕色时，摩耶在我伸手去拿染发剂时阻止了我，她说她想看到我的自然色。"

"太好了。"美里解释完后，明日香讽刺道。"现在我再也不能使用'假金发'这种侮辱性的说法了。"

美里只是不相信地摇了摇头。"总之，当我让律子解释 **Eva** 时，她很兴奋，开始对我喋喋不休地讲科学知识。"她回答说。"我想她说了一些关于它们如何更加灵敏，但显然只对你们驾驶员有效的話。在 **Eva** 们重新穿上盔甲之前，她甚至都不打算考虑这个方案。"

"我觉得有道理。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失控的 **Eva** 把 **NERV** 搞得鸡飞狗跳。尤其是拥有 **S2** 机关的初号机。"

一想到没有运行时间限制这一主要弱点的狂暴福音战士，美里的身体就不寒而栗。唯一有机会阻止它的就是另一个 **Eva**。

"这就是你先测试的原因。你可以去看看你母亲是否带着二号机回来了，然后在必要时帮助我们抑制初号机。"

明日香叹了口气，靠在沙发上，用双手揉了揉脸。"好吧，我们走吧，把这件事做个了结。"她边说边跳了起来。

真嗣被带走，三人下楼来到停车场。明日香和真嗣一起坐进了后排，她为他系好安全带。美里疯狂的驾驶习惯丝毫没有第三新东京市的路况吓倒。她的舌头伸到了嘴边，全神贯注地在车流中穿梭。直到雷诺汽车被锁定在汽车列车上，并驶入了地平线，美里才放松下来，开口说道。

她说："我还以为你会更热衷于再次驾驶 **Eva** 呢。"

"是的。"明日香回答，抓住前排座椅，把自己往前拉。"当你告诉我 **Eva** 们是如何神秘地重新出现在笼子里时，我有那么一瞬间欣喜若狂。但随后我想起了我母亲在补完中对我说的话。我开始怀疑她是否也可能在二号机里。这.....冲淡了我的热情。因为 **Eva** 们需要先检查一下，我暂时停止了思考这些。昨晚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又开始想同样的问题。"

"你希望答案是什么？"

明日香瘫坐在座位上。"我还是不知道....."

女孩忧郁的表情复制到了美里的脸上，车厢里一片寂静，她在列车靠站后驶离了列车，迈着沉稳的步伐进入了 **NERV** 总部。

三人下车后，美里握住了真嗣的手。"我带着他，你去换上驾驶服。"

"好吧，反正我也不需要他偷看我。"

NERV 的新任指挥官停下脚步，叹了口气，回头面对女孩。"明日香，你知道他不会那么做的，即使他是清醒的。"

明日香不想争辩，只是摆了摆手表示不屑，然后小跑着去了更衣室。刚到日本时，她原本以为真嗣和他的小丑朋友们一样，但唯一一次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是变态的时候，是 **Pen-pen** 吓得她光着身子从浴室里跑出来的时候。

他那涨红的脸庞促使明日香反射性地踢了他一脚，这一脚显然已经告诉了这个男孩，如果他再想偷看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从那以后，真嗣显然连想都没想过，这让明日香非常失望。

在她周围，**NERV** 的走廊里一片繁忙。此时，几乎所有员工都已到齐。明日香站在通往女更衣室的门前，盯着门上的标志看了一会儿，人们拿着文件和工具从她身边走过。很快，有人撞了她一下，她慌忙跑进房间，那人还在对着自己的背影道歉。她的储物柜被拉开，明日香盯着里面的东西。和往常一样，里面有一件密封袋装的新驾驶服在等着她。

几个月来，她一直穿着普通的衣服，这套红色的衣服穿在她裸露的皮肤上，感觉很奇怪。当冰冷的塑料开始带走她身体的热量时，她不禁微微颤抖起来。明日香几乎想要跳进浴室取暖，但敲门声打断了她。

"明日香，我们在等你。"门外传来一个羞涩的声音。"没事吧？"

"嗯？ 是的，我很好。"明日香回道。看来洗澡的事还得再等等。她打开门，差点撞上伊吹中尉，后者连忙道歉并退到一边。

伊吹中尉抱歉地退到一边，说："赤木博士正忙着准备一切，葛城三佐正在处理一个电话，但她说我们开始启动测试时她会在那里。"

明日香什么也没说，只是冲她点了点头，然后大步走向机库。也许是因为她的步态，也许是因为她身上那件鲜红色的连体服，NERV的员工们以前似乎很少注意她，但现在当她经过时，他们都远远地站在一边。有些人甚至在经过时朝她点了点头。

三号机库是二号机的整备之地，这里热闹非凡。工人们蜂拥在福音战士和它周围的走道上，对这个庞然大物进行着最后的检查。一个插入栓已经打开，随时准备接收驾驶员。明日香花了几分钟时间凝视着巨大的绿色眼睛，然后爬进了二号机。

"我错过了什么吗？"美里一边问，一边走出电梯，走向俯瞰指挥中心下层的平台。律子和发令所军官们正在各自的控制台前忙碌着，而真嗣则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面对着全息屏幕。

茂头也不抬地从终端机上接听了电话。"没有，司令。驾驶员惣流刚刚进入插入栓，我们开始启动。"

"好的。打开一个通信通道。"诚敲了敲控制台上的几个按钮，然后转身对美里点点头。"明日香，感觉怎么样？"

一个巨大的通信窗口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全息显示屏上。"我很好，美里司令。"

美里狡黠地笑了笑。"还是叫我的名字吧。听你叫我'司令'让我觉得自己老了。开始启动测试。"她看着下面的军官们跃跃欲试，然后喃喃自语道："去他妈的....."

律子抬起头，看到美里走了过来。"司令？"她喊道。

"稍等一下！"

美里和科学家走到了同一层。面对律子抬起的目光，她解释道："上面那张破桌子对碇源堂来说可能还不错，但我可没有他那样的自负。"美里随后走到真嗣坐的位置，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屏幕上，明日香闭着眼睛静静地坐着，LCL注入了她的插入栓。橙色的液体流过她的头顶，当她呼出一口气，再吸入一大口含氧液体时，一阵气泡出现了。美里没有理会技术人员的启动过程，而是专注于眼前的女孩。

巨大的红色机器轰隆隆地启动了，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当明日香睁开眼睛时，机库出现在她的视野中，她再次发现自己的四肢有一瞬间太长了。

"Eva 二号机启动。同步保持在... 37%?"律子惊讶的声音插了进来。"考虑到所发生的一切，你做得很好，明日香。"

"当然了。"明日香嘟囔道。同步率低并没有像去年那样困扰她。毕竟她还没练习过，而且这是启动测试，不是同步测试，也不是战斗场景。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她不愿意花费不必要的精力。"现在请保持安静，我想看看我母亲是否在这里。"

明日香关闭了通讯窗口，靠在驾驶椅上。她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尽管 LCL 的温暖环绕着她，但插入栓里仍然感觉冰冷而毫无生气。事后回想起来，明日香现在确切地知道了她以前在里面的感受：

母亲温暖的怀抱。

明日香决定再试一试也无妨，于是她再次闭上眼睛，开始集中精力，回忆起母亲昔日的容颜。

"妈妈。"她低声说。"你在吗?"

"同步率正在缓慢上升，"日向诚报告说。"39%. 42%. 稳定在 45%。"

"是她干的吗?"美里问。

律子摇了摇头。"目前还不清楚。福音战士应该需要灵魂才能与他们的驾驶员连接。如果明日香真的在补完中看到了她的母亲，那就意味着惣流-恭子-齐柏林已经不在二号机里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又是如何如此轻易地启动和同步的呢?"律子叹了口气，揉了揉额头。尽管她是在世的女人中最了解福音战士的人，但它们总是让她头疼。"我想打开通讯器，但我怀疑在她再次关闭通讯器之前，我只能从她那里得到一些愤怒的德语。"

美里点头表示同意。"那我们就等她给我们打电话吧。"

漫长而沉思的三十分钟过去了。在此期间，明日香的同步率继续缓慢攀升，最终稳定在 50%。摩耶的控制台上响起了警报声，她花了一点时间消化这些信息。

"司令，MAGI 刚刚在第三新东京市附近的海域探测到异常现象，"她宣布道。

美里转过身看着中尉。"是什么?"

"我不确定。它只出现了一秒钟，时间不够长，无法获得有用的读数。"

"密切关注它。可能只是系统故障，但我们不能冒险。"

五分钟后，通讯窗口打开了，美里看到明日香疲惫的脸上露出沮丧的表情，她的心沉了下去。

"她.....走了。妈妈不在了....."

"该死！"美里发誓。"好吧，我很遗憾，明日香。虽然没什么安慰，但你的同步率已经提高到 50%了。我就知道你不了多久就能提升的。我带真嗣去更衣室，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对初号机进行测试了。"

"等等，"明日香说。"让我来照顾他。无论如何，在我开始带他之前，我需要几分钟来理清头绪。"

律子斜睨了一眼，勉强点点头，然后下令开始关闭程序。"我们将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查看这次测试中收集到的数据，并为初号机做好准备。这也会给我们一点时间给二号机的电池充电。"律子说。为了以防万一，二号机一直完全依靠脐带电缆供电，没有任何电力储备。"你还是去吃点午饭吧。"

在附近，没有人注意到真嗣的右手在抽搐，他的目光呆滞地盯着面前的红发女孩。明日香离开福音战士到达指挥中心时，他的抽搐已经停止了。

明日香到达指挥中心时，肩上扛着一条沾满 LCL 的毛巾，真嗣已经站了起来向她走来，似乎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明日香用手按住他的胸口阻止他，并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他的眼睛。第一眼看上去，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地空洞，但她可以发誓，现在已经有了一丝微弱的生机。然而，他对她的靠近仍然没有反应，明日香失望地叹了口气，然后带他去了食堂。

一顿热汤午餐很快就吃完了。根据长期的经验，明日香知道在进入福音战士之前大吃一顿并不是一个好主意。LCL 在她嘴里的味道有时还是会让她胃部不适，现在她知道了 LCL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胃部就更不舒服了。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一位医生走进食堂，叫住了一个人，加入了他们的餐桌。看到他脖子上的听诊器，明日香想起了真嗣手上的手术结果，她再次走向更衣室。

在大部分医护人员归来后的第二天，美里要求一位专家前来为真嗣的手部骨骼进行复位。虽然医生对男孩对所发生的一切毫无反应表示担忧，但手术过程还是快速而有效的。

当被问及受伤的原因时，医生说以前见过很多这样的伤，最常见的原因是一拳打在

了不结实的东西上，比如树或墙上。他接着问真嗣是否有愤怒问题，律子不得不匆忙插话转移话题，不想暴露这个男孩的精神问题。

明日香和美里的脑海中偶尔会浮现出可能导致真嗣发怒并伤害自己的原因，现在也是如此。然而，明日香突然来到驾驶员更衣室，打破了她的沉思。

让真嗣穿上他的驾驶服变得简单得令人沮丧，他没有等待指示就走进了男更衣室。明日香几乎也要跟进去，但当真嗣开始在房间中央毫不客气地脱衣服时，她不得不红着脸转过身去。

但这并不妨碍她带着一种病态的好奇心从几乎关闭的门缝中偷窥。

'幸好美里不在这里，'她想。'我不需要她为我总是指责真嗣的事来责备我。她会因为--哦，我的天.....！'

真嗣的衬衫掉到了地上，明日香完全看到了他的体型自那次三位驾驶员都必须裸体进行模拟测试以来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变化。那时，真嗣至少看起来还算健壮，虽然有点偏瘦。现在，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在从厌食症中恢复的人。定时进餐和散步让他又开始丰满起来，但他身上没有任何肌肉线条。

明日香转过身去，在心里默默记下要和铃原谈谈让真嗣多运动的事。清嗓子的声音让她抬起头，看到美里一脸严肃的表情。她暗骂自己因为美里不在而过早地松了一口气，她开始解释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但美里先开口了。

"别担心，明日香。我知道你看到了什么。"她坐在走廊另一边的长椅上，拍了拍旁边的座位说。"那不开心的表情告诉了我一切。"

明日香想起偶尔给真嗣洗澡的人是美里，便闭上了嘴。她在女人身边坐下，两个人耐心地等待男孩离开。

美里说："每次看到我的孩子变得如此颓废，我都心如刀绞。但我们只能为他这样的人做这么多。"

"我只是在想，我们应该让铃原帮忙。"明日香回答道。

"他是那个高个子，对吗？"

"是啊，总是和我最好的朋友手牵手的那个。"

"嗯，我想我们可以试试，不过....."美里撇了撇嘴。

明日香很清楚她的监护人想说什么。"但你觉得这样命令真嗣是不对的。"她替美里说完，美里盯着更衣室的门点了点头。"我知道，我有时也有这种感觉。"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吧？"美里瞥了明日香一眼，问道。看着女孩疑惑的眼神，美里搂住了她的肩膀。"因为我们都太在乎他了。"

明日香语无伦次地哼了一声，但还是拒绝发表评论。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真嗣穿着蓝白相间的紧身衣走了出来。紧身制服完全无法掩盖男孩枯瘦的身躯。美里叹了口气，放开了明日香。

"好了，我们走吧。"她边说边站了起来。"初号机在测试场，你带他去那里，我去观察室。"

又一次，真嗣似乎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明日香站在初号机面前的天桥上，看着真嗣爬进插入栓。

测试场里的气氛远不如她自己的福音战士机库里热闹。被分配到初号机的工作人员几乎互不说话，静静地准备着一切。明日香闲暇时注意到，将紫色机器固定在墙上的拘束器几乎是机库里拘束器厚度的两倍。

她想，'应该是有道理的。'Eva 似乎并不总是.....喜欢接受测试。

当真嗣的舱门关闭，通道开始缩回时，明日香立刻跑向自己的舱门，钻了进去。二号机再次启动，当拘束器松开后，她把这个庞然大物带到了测试场的入口处。

"二号机就位，"她一边报告，一边让机器停了下来。

"收到，驾驶员惣流，"一个男声在她的通讯器里回答道。"电木注射器已准备就绪，但赤木博士没有信心让初号机不暴走。"

"如果这台过时的破铜烂铁发疯了，我会尽量不让他弄坏任何东西。"明日香在说话的时候，不禁流露出几分老练。她认为，这一定是她在机器中感受到了力量的回归。

律子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们就靠你了，明日香，但要小心。你的电池还没有充满电，所以如果你的电缆出了问题，你就没有完整的五分钟时间了。"

"明白，我会尽快的。"

在观察室里，律子越过摩耶的肩膀，看着年轻女子面前的屏幕。"希望你能做到。我们不知道能否可靠地关闭初号机摄取的 S2 器官，所以不要让它变成一场耐力战。武器没有被装备，如果你觉得无法制服初号机本身，你可以强行拔掉真嗣的插入栓。"

"你只管做你能做的，我只做我最擅长的。"明日香客气地回答，关闭了通信频道。律子绝望地看了美里一眼，后者只是摇了摇头。科学家站直了身体，下达了试验开始的命令。

什么也没有发生。

"出什么问题了吗？"律子问道。

"信号已经发送出去了，长官。"茂报告说。"但初号机拒绝了。"

"再试一次。"

毫无价值地重复了一遍。

当两名男性技术人员在律子的帮助下寻找问题所在时，摩耶在椅子上转了一圈。"司令，那个奇怪的读数又出现了，"她报告说。"这次离海岸更近了。"

"有什么迹象表明它是什么吗？是游弋的潜艇还是什么？"

"没有。它又消失了。不过我正在对该区域进行扫描。希望下一次 MAGI 能够获得可靠的读数。"

美里双手交叉。"不管是什么，我都不喜欢。一有消息就通知我。"

"是，司令。"摩耶转身回到她的控制台，美里抬头看了看全息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真嗣在他的插入栓中。在附近，律子站直了身体，再次下达了开始启动的命令。

有那么一瞬间，似乎第三次尝试也失败了，但随后.....

"Eva 初号机启动了！"诚的声音传来。

"同步率正在上升。60%. 75%." 茂嘴里发出一声惊呼。"92%! 初号机的同步率达到了100%!"

"什么？"律子大叫起来。"初号机又想吸收真嗣吗？"

茂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松了一口气。"没有。初号机的同步率停止在 160%。现在正在缓慢下降。"

美里不自觉地吐出了一口气。"真嗣怎么样了？"她问道。屏幕上，那个男孩闭着眼睛，似乎没有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

"现在一切似乎都正常了，司令。"律子看着技术员的屏幕回答道。"我们也终于得到了关于真嗣大脑模式的信息。我还得花点时间用 MAGI 分析一下这些数据，不过看起来我的

计划成功了！"

"嗯，至少这是一个好消息。"美里说。"够了，让我们暂时关闭它吧。"在她的朋友提出抗议之前，她继续说道。"我不想把真嗣逼得太紧。如果你需要更多数据，我们可以稍后再进行一次测试。"

律子叹了口气，但还是默许了。"那好吧。我们今天收集到的数据应该足够了。开始关闭程序。"

诚转过身来时皱起的眉头的表情在他开口之前就告诉了科学家发生了什么。"初号机拒绝了信号，长官，"他说，证实了律子的担心。

明日香正准备重新打开通信频道，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从启动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五分钟了，从她的角度来看，初号机只是一动不动。就在她的手指准备按下通讯按钮时，她面前的紫色庞然大物发出的一阵震动引起了她的注意。

初号机的头从它靠在胸前的地方猛地抬了起来。它开始轻微地上下抽动，几乎就像在嗅空气一样。巨人慢慢地扫视着整个房间，在注意到观察窗时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扫视。当它看到二号机时，从密封的嘴里发出了类似低吼的声音。

明日香摆出战斗姿势，就在这时，初号机猛地撞向了固定在试验室后墙上的束缚装置。金属受力的声音大到足以传入明日香的插入栓，女孩被这声音吓得倒退了几步。

"美里，"她打开通讯频道叫道。"真嗣还好吗？"

"律子说他没事，"几秒钟后，美里在背景噪音中回答道。"但他的同步率在剧烈波动，而且初号机拒绝接受我们的命令，所以做好准备吧。这些束缚装置不会坚持太久。"

"让他和他谈谈。也许我能让他冷静下来。"

"你可以试试。但他的 **Eva** 一挣脱，我们就看不到插入栓内视频信号了。"

第二个视频屏幕打开了，只显示静态画面。在她面前，初号机的一个腿部束缚终于松开了，与墙壁分离。紫色的福音战士停顿了片刻，又对着二号机咆哮了一声，把断裂的固定夹从它的腿上甩了下来。

随着这一停顿，明日香终于从充满静电的通讯窗口中听到了一些声音。她关闭了观察室的频道，以消除一个干扰，并尽可能调高了另一个频道的音量。

".....停.....停....."

"真嗣？"明日香迟疑地叫了一声"你能听到我吗？"

静电稍稍减弱，真嗣颤抖的声音清晰了一些，他的输入插头的图像也清晰了一些。"不.....停.....停....."

明日香缓缓地向初号机走去。她的脚刚一接触到地板，紫色福音战士的咆哮声就越来越大。这让明日香想起了警犬对入侵者发出的警告。现在，它似乎正在挣扎着剩余的束缚。

"真嗣，请冷静下来。"

静电消除了。男孩正咬牙切齿地咆哮着，双眼紧闭。"停.....别管我....."

透过通讯窗，明日香可以听到吱吱作响的塑料声。真嗣正紧紧地握着控制器，以至于手柄在他手中开始变形。为了安全起见，她向后退了一步，背对着密室的入口。然而，她的缓慢后退并不足以阻止初号机松开它的另一条腿。

"Scheiße（妈的），"明日香想。她大声说："怎么了，真嗣？你认不出我的声音了吗？"

真嗣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像针尖一样，透过通讯窗口瞪着她。"你不是明日香！"他尖叫道，而初号机的下巴锁也随着他的怒吼而粉碎。

后来，明日香只能通过观看录像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一瞬间，两台福音战士被测试场的宽度以及初号机手臂上的束缚隔开，然后二号机突然仰面躺在地上，紫色机器人坐在它的胸前。被毁坏的固定夹在它的手臂上悬挂了几秒钟，然后滑落下来，掉在地上，在二号机头部两侧发出两声巨响。

"停止！使用！她的！脸！"每说一个词，初号机就对着二号机的脸狂打一拳。幸运的是，明日香的福音战士的双手是自由的，她很轻松地举起双手，用装甲前臂接住了每一击。让她感到惊讶的是，每一拳背后的力量都很小。与其说是拳击，不如说是挥臂。就好像初号机只是在发脾气，而不是要杀她。

意识到这一点后，明日香稍稍放松，保存体力，观察并等待合适的时机。这一刻在十几次打击之后到来了。初号机的右手向后缩了一下，明日香猛地站了起来。

虽然真嗣可以说精通徒手格斗，但他根本没有明日香所拥有的多年经验，尽管明日香偶尔会尝试提高他的能力。再加上他的情绪状态，明日香很容易就抓住了他的福音战士的两只手臂，并在一个快速的动作中成功地扭转了他们的位置。现在，二号机坐在初号机的上面，将紫色机器人的手臂拉向一侧抵住地面，两台 **Eva** 的金属面具相距仅几米远。

通讯窗口还开着，明日香可以看到真嗣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瞪着她。而她自己几乎连气都没喘匀。他们的目光保持了几秒钟的接触，然后真嗣挣脱开来，低着头，开始颤抖。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放过我？"他哭着说。"我受的苦还不够多吗？"

明日香困惑地拧起脸，回答道："你到底在说什么，笨蛋！"

"别假装你不知道！" 真嗣松开了控制杆，双手举向空中，转过身去，蜷缩在驾驶座椅里。外面，初号机停止了对二号机的拉扯，瘫软在地。"不管你是什么，只是.....请.....不要再用她的脸来折磨我了！"

明日香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些东西，她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陷入了沉思。她把他抱回家时他喃喃自语的话，他现在又在重复；他的手断了，一定是他想打幻觉一拳，结果打到了坚硬的东西；还有他刚才突然无缘无故地攻击她。

然而，还没等她开始解释情况，通讯器里就传来了一阵窒息的喘息声。她抬起头，看到真嗣扭动了一会儿，然后躺倒一动不动了。

"真嗣？"她犹豫着喊道。没有回应。"真嗣？"

另一个通讯窗口打开了，另一端是一脸焦急的律子。背景中响起了熟悉的警报声。"明日香，坐电梯到地面上去！"

二号机站了起来，转身面向测试场的窗户。"真嗣怎么了？" 明日香愤怒地喊道。

比起窗外突然出现的二号机的脸，这位科学家显然更关心她屏幕上的东西。"他只是昏迷了。现在这并不重要。请前往 **Eva** 电梯，我们时间不多了！"

明日香通过通讯器和福音战士的四只绿眼睛瞪着这位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则交替着看向一边，大概是在看另一个屏幕，又把担忧的目光投向明日香。最后，律子叹了口气说："我们在海湾地区检测到了橙色图样。我们需要你到上面去，以防万一.....是另一个使徒。"

明日香恍然大悟，迅速将二号机退出测试场，并小心翼翼地跨过卧倒在地的初号机。

律子离开了通信窗口，摩耶代替了她的位置，向明日香竖起了大拇指，并露出了充满希望的笑容。"我们只有几个可用的出口、一个军械库和一个发电站，你可以连接到你部署区附近的发电站。"明日香扔掉电源线，把福音战士锁进升降机时，她报告说。"二号机只有一半电量，所以如果它是使徒，你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你的电缆。不幸的是，我们在地面上的监控网络还没有修复，因为我们正全力以赴重建城市。我们正在调集空中部队，但你还是会先到达那里。"

"好的。" 电梯向上飞去，明日香感觉到重力把她推到了座位上。"好了，我们有时间了。那个笨蛋没事吧？"

"他应该没事，多亏了你。我们终于在你控制住初号机的时候成功接通了它，我们通过增加他插入栓中的 **LCL** 浓度把他弄晕了。"

明日香狐疑地看着周围的液体，问道："你能做到吗？"

通讯窗口里传来了肯定的声音："这是在驾驶员叛变的情况下使用的紧急程序。我们.....以前在'第十三使徒'事件后不得不对真嗣使用过。"

明日香将目光转向快速接近的出口，闭上眼睛，为突然停止做好准备。升降机猛地停在了地面上，比平时稍微用力一些。夹钳松开，二号机迈出了 2016 年在地面上的第一步。

明日香首先来到发电站，插上电源，停止倒计时器。她的下一站是军械库，在那里她拿了两把托盘步枪。附近几乎没有有用的掩体，所以她蹲在军械库大楼后面报告情况。

"图样橙色将在三十秒后上岸，并将在九十秒后进入二号机的可视范围，"诚宣布。

在制服初号机后，五名军官几乎是立刻冲回了指挥中心。他们的前方悬挂着一张巨大的海湾地区地图，上面清楚地标明了二号机和异常读数的位置。美里感谢任何还存在的神灵，NERV 的卫星显然在第三次冲击中毫发无损。至少他们有机会看到地表，即使是通过轨道上的摄像机。

"目标现在在陆地上。它改变了航向，正向二号机的位置过去。"

美里皱起了眉头。"你确定吗？它不是朝 Geofront 去了吗？"

"除非它走的是观光路线，长官。"

律子走到她朋友身边。"我们已经没有莉莉丝在最终教条了。它没有理由再闯进来了。如果它是使徒的话。"

美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问道："你相信是别的东西？"

"目前只是一种推测。第十二使徒和第十六使徒在完全显现之前只是橙色图样，而第十三使徒之所以是橙色图样，是因为它是被污染的 Eva。还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橙色图案的使徒。"

诚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距离目视接触还有 30 秒。"

每个人的目光都锁定在地图上，时间似乎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随着两点之间的差距慢慢缩小，美里开始不自觉地咬住下唇。

她全神贯注地盯着地图，诚突然发出的喊声几乎让她跳了起来。"目标进入射程！"

"你看到了什么，明日香？"美里问道。

二号机组唯一的反应是一声喘息，接着是浅浅的呼吸和哽咽的 "不....."

"明日香，报告！"

"这.....不可能....."

"该死！"律子喘着粗气。"她的同步率在下降。又降到 32%了！"

美里转过身来。"精神攻击？"

"不，不是这样的。她.....害怕了。"律子从摩耶的屏幕上抬起头。

美里猛地将手按在控制台上，大声喊道："明日香！请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这是.....这是....."

接下来的三个字让指挥中心的所有人都呆住了。

"Eva 量产机！"

第十四章

长枪划破空气，刺进了二号机抬起的手臂，直到刺过肘部才停了下来。明日香还没来得及发出痛苦的尖叫自己的手臂就被劈成了两半，又有七根长枪从天而降，刺入并穿透了失能的机器人。

明日香敏锐地感受到了每一道伤口，它们通过与她所驾驶的废旧机器的连接复制到了她自己的身体上。二号机已经失能。她的母亲又一次离开了她。为什么她还能感觉到疼痛？为什么伤口会如此清晰地转移到她自己的身体上？

九处致命伤带来的灼痛让她的大脑无法找到答案。她几乎没有注意到白色恶魔们落在它们被击倒的猎物周围，但她清楚地感觉到它们的爪子和牙齿在撕咬着她的福音战士，就像她自己的身体被野兽蹂躏一样。

鲜血从她的伤口中汹涌而出，淹没了她的外衣，但她甚至感觉不到昏厥。他们好像在以某种方式延长她的死亡时间，让它尽可能地持续下去。

"——哇！"

为什么她还没死？她是福音战士的驾驶员，受训保护地球的精英战士，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这意味着人类的继续生存的话。

她不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死得痛快吗？

"——呕！"

她母亲在哪里？

"——听到了吗？"

真嗣在哪里？

"明日香！"

"该死！" 美里用拳头狠狠地砸向她所倚靠的控制台，不顾疼痛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只听见二号机发出浅浅的、充满恐惧的喘息声。

"我们的固定防御系统还剩下什么吗？" 律子问道。"还有吗？"

茂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没有。第三新东京市的所有武器装备都已失效。"

诚插话道。"空中支援将在二十秒内进入射程！"

"他们对 AT 力场没什么作用……" 美里暗暗嘀咕着。她闭着眼睛，耳边只有明日香恐惧的声音。

律子拉起她的肩膀。"如果他们能争取到哪怕几秒钟的时间，那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想

办法了！"她几乎是冲着美里喊的。

"那到底还有什么？"美里反问道，一把推开了科学家的胳膊。"明日香瘫痪了，常规武器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唯一的驾驶员刚刚被击倒了！"

"空中支援已与目标交火！他们....."诚惊讶地断断续续说着，这引起了正在争论的上级军官的注意。"他们阻止了目标前进！他们的武器直接命中了目标！"

"什么？"美里和律子同时惊呼。

"检查...已确认 目标没有升起 AT 力场，正被我们的部队慢慢击退。"

眼镜技术员期待着下一个命令，他输入了几个命令。上面的巨幅地图缩小到了一边，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架炮艇上安装的摄像机拍摄的画面。虽然没有声音，但画面清晰地显示，几枚导弹击中了远处一个巨大的白色人形物体。它的双臂举到脸和胸前，在舰桥人员的注视下，这头怪兽向后退了一步，因为它的前方爆发了更多的炮火火焰。

随着律子的一声令下，画面被放大。每一枚导弹和每一发炮弹都会从白色福音战士的身体上撕下一块块碎片，但这些碎片很快就会再生，因为一种橙色的液体流进了伤口，凝固后又变成了白色，与身体的其他部分相匹配。

"看来我们陷入了僵局，至少在我们的部队耗尽弹药之前是这样。"美里托着下巴说。"但我们还是需要想点办法。"

"我希望他们会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因为目标被分散了注意力。"律子回答道。"这样好多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应该能拖住几分钟。"

美里点了点头。"同意。日向，命令空中部队放慢攻击速度，节省弹药。暂时保持目标不动。"

"收到，现在传送命令。"

律子重重地叹了口气，靠在摩耶的椅子上。"还能怎么办？"眼前的少女全神贯注地盯着战况，律子的目光扫过屏幕上流淌的数据时，不解地挑了挑眉毛。"等一下....."

她站直身体，轻轻推开摩耶的椅子，凑近她。"司令，"她说。"我相信解决僵局的办法已经出现了。"

美里走到她旁边，试图理解摩耶的屏幕。"真嗣.....真嗣醒了吗？"

科学家摇了摇头，但脸上仍挂着微笑。"没有，但初号机醒了。"她按了几个键，战斗屏幕被明日香最近使用的电梯井的示意图所取代。一个小点正快速向地面移动，尽管没有使用电梯，但它的移动速度几乎和在水平升降机上移动一样快。

紫色的爪子抓住一个支撑物，把野兽往上拉。巨大的双腿在同一支撑物上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将它推向下一个壁架。初号机很快就接近了地面。在二号机与升降台断开连接后，升降台已被收回，所以现在挡在它面前的只是金属和混凝土上的装甲板，以覆盖地面上的洞口。

初号机加速前进。

最后一个支撑物被它的冲击力撞裂，毁坏的金属从竖井里滚落下来，紫色的野兽头朝下冲破了障碍物，就像它是一张纸一样。

冲击力让砖石和钢铁向四面八方飞了几百米。一块特别大的石块狠狠地砸在了附近一动不动的红色福音战士的侧脸上，其力量足以把它的头撞进它后面的建筑物里。

在插入栓内，明日香嘶嘶地叫着，并揉了揉自己的头。虽然她的同步率太低，无法正确地感受到刚才撞击她的东西，但这一碰撞足以让她的头撞到插入栓的侧面，把昏昏沉沉的红发女孩从清晰的噩梦中惊醒。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她问自己。她的同步率又开始攀升，带来了力量和能量的舒适感。

"明日香！你还好吗？"一个声音通过通讯器传来。美里出现在屏幕上，一脸担忧。

明日香挥挥手，将双手放回控制器上，然后问道："我没有胡思乱想吧？那真是....."

"是的。"美里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明日香咬紧牙关，把控制器抓得更紧了。"这是量产型 Eva 之一。好消息是，它似乎没有 AT 力场。初号机已经在解除威胁的路上了，所以....."

"等等，真嗣又醒了？"明日香打断了他的话。

"不，他仍然昏迷不醒，但初号机已经启动了。"

红发女郎脸上的痛苦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美里见过很多次的苦笑。这种表情毫无幽默可言。

"很好，这让我对即将要做的事情感觉好了一些。"

"明日香？你在....."美里刚开口，明日香就切断了手指的神经连接。

二号机站了起来，扔掉了未使用的托盘步枪。它背上的电源插头突然脱落去，缓冲的火箭使它缓缓降落在地面上。当它停下来的时候，红色福音战士已经离开，向白色恶魔冲

刺。

明日香的头旁边出现了一个计时器，读数为 02:42:53，并开始倒计时。

随着一声 "别挡我的路！！" 的呐喊，二号机飞过了缓慢蹬踏的初号机，在经过时将紫色机器人推到了一边。前方的飞行器停止了攻击，拉开了距离，显然对明日香的突然冲锋有所警觉。

冰冷的恐惧之球试图再次表现自己，但当明日香逼近造成她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源头时，她现在感到的白热化的愤怒将它融化了。白色恶魔放下双臂，一个巨大的红色拳头恰好相当于音速的速度打在它的脸上。在白色恶魔倒下前的一刹那，明日香注意到这只怪兽的脑盘已经不见了，它那令人作呕的红唇嘴里的大部分牙齿也不见了。

"嗯，这很有趣。" 茂说道。"它保留了上次战斗中惣流驾驶员对它造成的大部分伤害。" 全息屏幕发生了变化，转到了仍在两个巨人附近飞行的一架 VTOL 上的画面，军官们现在可以看到量产型福音战士破碎的头骨和下巴，以及腹部一道锯齿状的伤疤。

"真的吗？" 美里扬起眉毛问道。

长发技术员点了点头。"我们一直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三个，还有冬月副司令。" 他低下头，颤抖着说。"我们看到了发生的一切。明日香像着了魔一样撕咬着它们，她甚至把其中一些劈成了两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大屠杀，但后来.....它们还是爬了起来。"

在附近，摩耶的肩膀开始颤抖，因为她想起了二号机能量耗尽时发生的事情。一只手轻轻地落在了她的肩膀上，年轻的她抬起头，看到律子正微笑着安慰她，她的手轻轻地捏着她的肩膀。摩耶举起自己的手，放在律子的手上，回以微笑。

"我只希望明日香在这之后能得到一些解脱。" 美里喃喃自语道。"也许杀了它们中的一个能让这个可怜的女孩不再做噩梦。"

"我只希望她不要沉浸在复仇的喜悦中耗尽力。" 律子回答道，她和她的门徒终于停止了目光接触。

计时器显示的时间是 02:30:00。

明日香的嘴角越发扭曲，露出疯狂的冷笑，开始了她的复仇。当她的目标试图保持站立时，一记膝盖撞击中了它的腹部，紧接着又是一记右勾拳进一步击碎了它的下巴，使这个白色巨人跪倒在地。二号机的右腿迅速踢向它的肋骨，将它踢翻在地。

接着移动到它的上方，二号机的右肩塔架打开，几根非常锋利的尖刺从发射器中射出，扎进了白色福音战士的头部和颈部，把它钉在了地上。这只怪物扭动着身体试图挣脱，同时还试图攻击它头顶上的红色福音战士。

"这让你脸上的假笑消失了吧？"明日香狂笑起来。为了稳妥起见，她又向它的身体发射了几根钢钉，然后打开左手的塔架，用右手取出了里面的小刀。她正准备剖开它的胸膛，砸碎核心，这时挥动的手臂给了她一个更好的主意。

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深深地刺进了巨人的左臂，也将它钉在了地上。二号机的脚猛地向下一蹬，将刀刃推得更深，以防止敌人的扭动将刀刃弄松。红色的脚转移到了白色野兽右腋下的位置，而二号机的双手则抓住了它自由的手臂。在它的盔甲下，巨大的生物机械化肌肉弯曲着。

而二号机将野兽的右臂完全撕裂。

失去手臂后，挣扎的怪兽加倍努力。明日香站在残缺不全的量产型福音战士上方，沉浸在复仇的喜悦之中。尽管她不相信量产型福音战士会感到恐惧，尽管它没有眼睛，但她仍然在它面前挥舞着断臂，然后漫不经心地把它扔到身后。

计时器指向 02:00:00，她听到了电量警告。

在她面前，一个通讯窗口打开了，美里就在另一侧。

"虽然我很喜欢坐在这里看你复仇，但明日香，你必须结束这一切。"女人说道。"律子说，你需要同时摧毁核心和傀儡插入栓以确保那东西彻底摧毁。"

"我不会有事的，美里。我还有两分钟时间。这个混蛋甚至还没有感受到我所遭受的痛苦的一小部分。"明日香一边说着，一边残忍地踢着白色福音战士的肋骨。

"求求你，快点，我....."美里的目光游移到一旁，愣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地把脸拧了起来。"呃.....初号机....."

明日香将二号机转过身来。在她面前，断臂所在的地方，初号机正蹲着。它捡起了被丢弃的肢体正在啃食。虽然她离得太远听不到它的声音，但她仍然可以想象到它进食时骨头和筋肉分离时发出的令人作呕的声音。当它注意到红色的福音战士正盯着它时，初号机发出了威胁性的咆哮试图保护它的食物。然后，它转过身去不再看二号机继续进食。

'嗯，肯定不是真嗣干的.....'明日香厌恶地想。当她目睹福音战士的吃同类行为时，嗜血的欲望开始从她的脑海中消失。

她回头看了看身下残缺不全的巨人，将发射器中仅剩的最后一根尖刺射入了它的左手，然后拔出了刀。刺伤慢慢愈合，右臂血肉模糊的残肢已经合拢。它的挣扎大大减缓，但仍在扭动，二号机跪在它身边，准备切开它的躯干。

刀子深深地刺进了野兽的胸膛，明日香向着它的腹部撕开了一条粗糙的口子。她迅速把武器放在一边，把二号机的双手放在伤口两侧进一步撕开伤口。在橙色液体试图闭合伤口之前，明日香将一只手伸进它的上半身，拽出了一根长长的圆柱形管子，这就是傀儡插入栓。

她盯着插入栓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管子塞进双手，像捏汽水罐一样捏在一起。当她的福音战士的双手张开时，管子变得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大，嘎吱一声掉在了地上。

二号机再一次把手伸进胸腔，这次搜寻了几秒钟才找到目标。由于福音战士奇特的再生能力，这个东西比较难拔出来，但明日香最终还是成功地从它的身体里取出了 S2 引擎。

伴随着球体而来的是连接在其上的无数动脉，有几条因为超过了极限而断裂。核心本身并不是通常的红色，至少不是完全的红色。橘红色的漩涡在球体周围飘荡，这与使它的伤口再生的液体颜色相同。

明日香拾起废弃的小刀，正准备将其插入 S2 引擎时，身后传来一声愤怒的吼叫，阻止了她。初号机扔掉了残缺的手臂，现在正慢慢地向二号机和半死不活的量产型福音战士靠近，嘴里还在咬着一块肉。

计时器指向 0:30:00，随着警告声再次响起，计时器变成了红色，这次声音更大了。明日香瞪大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初号机。

它又吼了一声，也许是想赶走它眼中的食物竞争者。明日香站起身来，愤怒地最后拽了一下核心，最后的连接也断开了。白色巨兽颤抖着弓起背，然后倒下，静静地躺着。

"明日香！"律子突然说道。"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要求你保管好那东西以便我们对它进行研究，但我相信它已经劣化了，而且很危险。我也不喜欢初号机看着它的样子。你们必须摧毁它！"

当初号机又靠近了一步时，它的嘴里又发出了一声怒吼，明日香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给我闭嘴！"她大吼一声，打开了福音战士的外部扬声器。紫色机器人的下巴猛地闭合了一会儿，然后再次张开发出更响亮的吼声。

明日香已经受够了。当她把扬声器的音量调到最大时，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尖叫起来。二号机脸上的下巴锁被松开了，红色的福音战士一边呼应着驾驶员的叫喊，一边向前倾倒。它双手紧紧抓住 S2 引擎，将其迅速向上抬起，以迎合下降的前额。

就在这时，S2 引擎迅速破裂，并在二号机的脸上爆炸。

以 N2 导弹攻击的标准来看，爆炸的威力并不大，但仍足以将两台福音战士击倒在地，就在这时，二号机的能量终于耗尽，明日香的插入栓也随着紧急备用电源的启动而变

成了红色。

昏昏沉沉的红发女孩瘫坐在座位上，揉着额头呻吟着。然而，她不会在沉默中得到放松。美里的训斥声很快传入了她的输入插头。"惣流驾驶员，这可能是我见过你做过的最愚蠢、最危险的事情！"

她冲着自己的监护人兼上司苦笑起来，过了几秒钟，美里也报以微笑。

"但我很高兴你没事，明日香，"她继续说道。"救援队已经在路上了。初号机被击昏，已经停止活动，所以我想我应该感谢你那可笑的特技。"

明日香笑了笑。"也许下次我应该直接用头撞击初号机。"

美里脸上的笑容刹那间变得更灿烂了，然后她又变得严肃起来。"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她问。

明日香重新坐好，叹了口气，想了一会儿这个问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她最后回答道。"但如果今天过后，那些事情还在我的梦中萦绕，我会很生气的。"

"复仇的滋味如何？"

明日香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把头靠在座椅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和真嗣给我的巧克力一样甜。"

一个被认为已经死亡的敌人突然出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第三新东京市的市民对警报已经习以为常，许多人发现自己会不假思索地自动前往最近的避难所。尽管政府报告说不会再有使徒的袭击，但没有人愿意冒着危险，以防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当一名驾驶员不得不再次被送往医疗楼时，刚洗完澡的明日香已被带到一个房间，面对美里和律子，他们正在进行明日香认为可能是所有交战中最无聊的部分：汇报。

"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明日香，"律子坐在红发女郎对面说，"真嗣昏迷不醒，但情况稳定。据我们所知，他只是睡着了。"

"我已经下令让他保持这种状态一段时间，"美里在科学家旁边补充道。

明日香放松地坐在椅子上，她知道在两位大人面前没必要拘谨。"好吧，今天过后，我想我们都可以睡个好觉了。"

美里微笑着说。"不幸的是，这是第一个来的。律子？"

律子在面前的控制台上的按钮轻轻一按，房间里的灯光顿时暗了下来，简报室桌子上的全息显示装置也随之亮了起来。一段录音出现并开始播放，显示的是白色福音战士在与二号机交战前的情景。

律子注视着画面，说道："由于除了 VTOL 外，我们在顶部没有任何功能性监控设备，所以关于与你交战的量产型 Eva 的可用信息仅限于我们通过飞行器上的摄像头和你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明日香。根据它上岸时所受的伤 MAGI 已经确认它是 Eva 九号机，去年在袭击 NERV 时你消灭的第一个 Eva。"

又按了一下按钮，录像就定格在了九号机的面部特写上。在它的旁边，出现了同一个福音战士的图像，上面的时间戳显示了 SEELE 攻击的日期。尽管头骨和下颚受到了可怕的伤害，但九号机仍然张开嘴巴，嘴角上翘，似乎在笑。

看到白色福音战士咧嘴笑的样子，明日香的姿势明显紧张起来。在美里看来，这个女孩好像要跳到桌子上，试图给全息图一拳。美里清了清嗓子，律子听懂了她的暗示，将画面切换到一系列记录，显示九号机被导弹和大炮炸伤的伤口，以及为封住伤口而渗入的橙色液体。当不再看到那张脸时，女孩平静了下来。

"我们知道 S2 引擎和使徒核心能赋予它们的实体再生能力，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快的愈合速度。"律子用手托着下巴继续说道。

明日香咧嘴一笑。"老实说，当我把它的旧手臂扯下来时，我还半信半疑地期待着它能重新长出手臂来。一旦我看到它没有长出来，我就知道要扯掉它的插入栓和核心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的确如此。说到这....."律子再次改变了显示屏。现在显示的是二号机手中举着的橙红色大核心。"我真的很想研究一下这个，但从它的外观来看，似乎有什么东西.....也许感染了核心，扩散到了福音战士的其他部分。"

"如果它的动力源被破坏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无法继续再生了。"美里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目前的理论。"律子回答道。"二号机对九号机造成的伤害没有炮艇造成的伤害愈合得快，这表明也许最初的攻击耗尽了它的能量，以至于它无法快速愈合。它用于自愈的能量超过了它所能产生的能量，尤其是当二号机加入战斗时。"

显示屏再次变换，显示出被橙色液体填满的伤痕。

"我认为那是 LCL，"明日香指着屏幕说。"在我撕裂它的时候，就连缝合伤口的东西看起来也像是 LCL。"

"是的....."律子凑过来，紧紧地盯着画面。"但 LCL 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

美里摆摆手表示不屑。"现在这个不重要。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要问。"她靠在桌子

上。"一个量产型 Eva 死而复生。有什么能阻止其他量产型 Eva 也这么做呢？"

律子听到这个问题脸色苍白，而明日香则凝视着下方。沉默了几秒钟后，她抬起头说："如果它们蠢到也回来，我会让它们去见它的朋友。我的母亲可能不在二号机了，但我仍然是一名福音战士驾驶员。不管它是使徒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如果它威胁到我们，我会摧毁它。"

美里喜笑颜开，就连律子也允许自己对这个女孩的宣言微微一笑。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明日香。我想这件事没什么好谈的了，你可以先走了。"美里说。

明日香站了起来。"对了，我先去看看真嗣，然后再去吃点东西。"

"我已经吩咐护士让你去看他了。"红发女郎开始离开时，律子说到。"但是.....请不要吵醒他。"明日香停在门口，回头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离开了。

在等待电梯将她送往医疗楼的过程中，明日香的眼神有些涣散。

她心想：'真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相信我不是真的？'她回想起真嗣那奇怪的清醒时刻，不禁问道。

"你不是明日香！"他否认的尖叫声在她脑海中回荡。

'我应该靠近他吗？如果他醒过来又想攻击我怎么办？'

'也许我不去那里对他更好.....'

她转过身，正准备离开，身后响起了电梯到站的叮咚声。明日香侧过头，看着空荡荡的电梯轿厢。

过了一会儿，电梯门关上了。

明日香盯着电梯按钮看了一会儿。她用眼角的余光从反光的门上看到了自己的脸，当她凝视着自己的蓝宝石眼珠时，她的脸变得更加坚毅了。她按下了通往医院楼层的按钮。

'不，我不会怕你的，第三适格者。如果你想把我推开.....就像我对你做的那样.....那可不仅仅是想伤害我...'

美里看着明日香身后的门关上，然后叹了口气，转向她的朋友。

她问道："我最近有没有说过，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用孩子来做这个？"

律子哼了一声，放弃了对这个明显是反问句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回答，她把一个存储设备插入了投影仪。白色福音战士的全息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工具旁边的一把高振动粒子刀。当美里发现这似乎是一把电锯时，她挑了挑眉毛。

"这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武器有问题吗？"

"从今天的表现来看，我们现在的武器装备应该够用了。我们的研发部门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恢复，可以开始一个新的项目了。去年我们有几个想法，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投入真正的时间和金钱。"律子对着屏幕挥了挥手。"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真正开始工作了。我需要你们决定的是，部门应该优先考虑什么。"

"现在真的是提研究的最佳时机吗？"美里问道，她挑起了一条眉毛，以配合她的另一条。

科学家耸了耸肩。"时不我待。不如趁我们还在这里，赶紧把它研发出来。"

"你问我是因为我是负责人，还是因为你想听听我这个朋友的意见？"

"都是。"

她们面前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一罐 LCL，里面漂浮着一个人影。"这一个相当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发现 LCL 经过提纯并与某些成分混合后，能够产生一些神奇的治疗效果。我们的计划是制作一个治疗'水箱'，让重伤者完全浸泡在里面，我们仍然先需要重新调整骨骼，移除子弹等异物，但这种化合物也可用于加快术后恢复。通常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愈合的伤口，可以在几天内完成。

画面一变，出现了一只手臂，手臂周围插着一根充满液体的管子。"把它缩小到'可穿戴'状态也很容易。毕竟，如果一个人的手臂上只有刀伤，把他浸泡在水箱里实在是太浪费了。我们甚至可以生产浸泡在化合物中的绷带，用于治疗轻伤。"

美里咬着牙吹了一声口哨。"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我们去年有这个也许就能让真嗣少在病床上躺很久了。"

律子点点头，展示了另一份文件。"第二.....好吧，最后这个其实不是什么新想法。这只是一个尝试改进假肢技术的计划。我们在福音战士上的工作让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飞跃，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技术已经足以满足民用，甚至一些运动员的需要。但它们还不够完美。简单地说，目前最好的假肢 可以让一个人恢复到原来能力的百分之九十五。"

"听起来还不错。优秀选手的百分之九十五还是很不错的。"美里推断道。

"但最后的百分之五才可能意味着一切。此外，不只是运动员。"律子敲了敲投影仪的控制按钮，出现了一个穿着军用飞行服的人。"比如，这是纳瓦拉-范（Nawara Van）....."

她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放弃了。"我都不想念这个姓。在被击落之前他是美国空军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虽然他及时弹射了出去，但自己飞机上的弹片却切断了他膝盖以下的腿。最好的假肢也无法让他恢复到飞行员所需的水平，最终他因身体原因退役。"

"就是这样，司令。两个想法，但现在我们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个。"律子说完。

美里对计划进行了几分钟的研究，不时要求对某些要点进行说明。最后，她叹了口气，靠在椅子上。"告诉我，律子。你想做哪一个？"她问道。

律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治疗水箱。它现在是最简单的一个。LCL 和所需的原料都很充足。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设计罐子和罐体。"

"你们多久能完成大罐子的原型？"

"大约一个月吧。测试时间可能比制造时间更长。"

美里点点头，站了起来。"那就告诉研究部门开始着手吧。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律子敲了敲她的 PDA。"就几件事。死去的量产型 Eva 似乎正在融化成 LCL，而 LCL 又流回了大海。"

"真遗憾。我还想把它和使徒一起扔进洞里呢。"美里说，然后仰起头，喝完了她那杯已经不冷不热的咖啡。

"这是第二件事。Geofront 天花板上的洞已经完全修好了。我们已经开始先把较小的尸体扔进那里，有些.....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

美里端着杯子愣住了，狐疑地盯着杯口。"怎么个有趣法？"

"这些尸体正在变成与 Geofront 外壳相同的材料。但这种材料并没有加固穹顶，而是.....向上生长，填满了坑洞。它们似乎比简单的钢铁更有效率 光是第三、第四和第五使徒的残骸就已经填满了大坑，超过了我们的计算结果。如果我们早点知道这一点，就可以用他们的尸体来修复天花板上的洞了。"

司令官和科学家开始向门口走去。"这很好，不是吗？"美里问道。

"非常好。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在处理完第十使徒之后，我们可能只需要用推土机把瓦砾推到洞里就可以了。"

两个朋友在简报室外分道扬镳，回到各自的办公室。律子要开始分析真嗣的神经数据，美里要收拾东西回家。当她走到沉闷的黑色办公室门口时，她的秘书引起了她的注意。

"司令，大约半小时前，有您的消息传来。"年轻的黑发女子紧张地说。"他们说这很重

要，但是.....您当时正在开会，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被打扰。"

美里不得不停顿了片刻，她略微有些困惑，如果信息很重要，为什么她的秘书没有联系她，然后她才想起她的职位的前任。"没关系。请记住一些事情。"她拍了拍空气，以示安慰。"我不是碇司令。如果你有需要我注意的事情，请尽管与我联系。如果我被打断了，我也不会跟你怄气。"

女人呼出一口气，把过去三十分钟里积压的压力全部吐了出来，然后微笑着对美里点点头。

"现在，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秘书告诉她。美里惊讶地张大了嘴，然后快步走进了办公室。几秒钟后，她挣扎着穿上外套跑向电梯。她的秘书联系了飞机库，命令一架 VTOL 为司令官做好准备。

在海岸边，一个女孩醒来，抬头仰望午后的阳光。

几分钟后，她疲惫地站了起来，开始用手拂去衣服上的沙子。过了一会儿，她停了下来，盯着自己刚刚用过的手。钻进制服里的沙粒开始刺激她的皮肤，这可能是女孩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恼火。

这是一种.....有趣的感觉。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以前，她从未觉得有必要在意自己的外表或自己的舒适度，但现在，她发现自己在专注于清除每一粒沙子。当校服被擦拭干净后，女孩花了很长时间凝视夕阳。最后，她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便转过身去看。

一大股橙色的液体正顺着沙滩缓缓向她流来。她好奇地走到一旁，看着那股液体渗入大海，并迅速消散。

女孩蹲在液体旁边，用手蘸了蘸液体。

"我明白了.....你要回到你的兄弟身边。"几秒钟后，她轻声说道。"做你想做的吧。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帮助人类免受你们这种人的伤害。他们会胜利的，他们会赢得生存的权利。"

就在她准备收回手的时候，她感到后脑勺一阵刺痛。

"这只是第一个，也是最弱的一个。"一个陌生却又非常熟悉的声音在她脑海中响起。刺痛感加剧，变成了痛苦的悸动。**"人类必须面对我所有的复仇亡灵。你真的相信他们能活下来吗？"**

忍着头痛，女孩微笑着回忆起那个人的记忆片段。**"人类有生存意志，所以理应生存下去。我相信他们。"**

尽管没有别人的目光，女孩还是能感觉到属于那个声音的脸上的微笑。

"我们拭目以待。"

她将手从液体中抽出，头部的疼痛也随之停止。她向后倒在沙地上，回来后她已经很累，现在又因为突然的精神接触而精疲力竭。

当她的视线逐渐模糊时，她最后一次恼怒地想到了自己的衣服，现在她的衣服上又沾满了沙子。

不知过了多久，她睁开了眼睛。白色的天花板盘旋在她的头顶。还没等她开始思考自己身在何处，一个火球似乎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欢迎回到现实世界，"明日香笑着说。"优等生。"

第 15 章

丽试图让身体支撑着坐起来，但她疲惫的双臂很快就不听使唤，又把她摔回了床上。当她再次尝试时，明日香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看来你还是累坏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躺下吧。"明日香说。"你被送到医院才几个小时。"

丽从平躺的姿势尽可能地环顾房间。无比熟悉的消毒剂气味确认了她的位置。她的视线又飘向了站在床边的女孩，丽注意到明日香看起来有点不对劲。

"很.....很高兴再次见到你，驾驶员惣--"她轻声说道，但明日香举起的一只手阻止了她。

"不，不用了。以后叫我'明日香'就好。我们已经认识够久了。"

丽眨了眨眼睛，疲惫的大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明日香看起来不一样了。

第二适格者几乎永远戴着的神经连接器不见了，她火红色的头发现在随意地垂在背上。她挑了挑眉毛，但选择不对此发表评论，决定如果这件事很重要的话会告诉她。

"好的...明日香"，她同意了。"那么我请求你不要再叫我'优等生'。"

明日香皱起了眉毛。"为什么，这个昵称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昵称本身的问题，而是你总是把它说得很有侮辱性。"

".....哦。"明日香蹙脚地回答，怯怯地揉了揉后颈。"嗯，很抱歉？"

"没关系。"丽的嘴角微微上翘。她没想到第二适格者会这么轻易就默认同意了，而道歉当然也是个意外惊喜。"其实，如果你改变一下说话的语气，我不会介意你这么叫我的。"

明日香茫然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说："好吧，我想我会试一试。优等生，优等生，优等生...优等生酱.....不，绝对不是那个。该死！"她哼了一声，跺了跺脚。"现在不管我怎么讲，听起来不是侮辱就是讽刺。"

"我很感谢你的努力，但我想换个话题，拜托了。"丽说，然后从她的位置尽可能地环顾四周。"碇君在哪里？"

明日香的双臂垂向两侧，整个身体似乎都耷拉了下来。"你非得去破坏气氛，不是吗？哦，他也一样，叫他真嗣就好了。"她嘟囔着，然后指了指丽床的正对面的一个地方。"他在那边，自从量产型 Eva 发动攻击后就一直在睡觉。"

听到这个消息，丽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再次试图站起来。她的手臂摇摇晃晃十分危险，但最终她还是成功地将上半身撑了起来。明日香高举双臂，放弃了说服蓝发女孩继续躺下的努力。

在房间的另一侧，真嗣躺在自己的病床上。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唯一的家具就是真嗣病床旁边的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小桌子上放着一个空杯子和一个红色的掌上游戏机。即使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丽也能注意到男孩的四肢有些轻微的抽搐。丽想要下床，但当她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腿上的那一刻，她的腿瞬间就软了下来，瘫倒在地。

"你到底怎么了！"明日香来到丽躺在地上的地方，问道。"你还不明白'你需要休息'的意思吗？"

"那.....唉.....现在不重要。"丽回答道，努力让自己站起来。"我需要.....见他。"

"你在床上就能看到他，你知道的。"明日香向丽伸出了一只手，但丽没有理会，她开始慢慢地爬向真嗣床边的椅子。

"有件事我必须尝试一下.....否则就太迟了。"丽的回答带着哭腔。

"哦，那好吧。"

出乎意料的是，一双有力的手把丽从地板上提了起来，明日香把她带到椅子上，轻轻地把她放下来。

当丽伸手抓住男孩紧握和松开的手时，明日香突然感到一阵嫉妒的抽搐，但她大脑中的理性部分在她能说什么或做什么之前就介入了，提醒她两人之间的血缘联系，尽管蓝发女孩似乎还不知道这一点。丽紧紧地盯着真嗣的睡脸，明日香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眼中的担忧。

过去每当真嗣受伤时，她在美里脸上看到的也是这种表情。

明日香不自觉地吐出一口气，身体放松地靠在床的另一边。"他的脸上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能等上几个小时吗？"她问。

丽打破了凝视。"之后我会解释的。同时，请不要打扰我，因为我必须集中精力。"说完，她闭上眼睛，把手放在真嗣的额头上。

一时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明日香放弃了理解丽想要做什么的念头，她走到窗边，一边等待一边凝视着 Geofront。日本战略自卫队的一辆废弃车辆被遗留了下来，因为有一家动物住了进去，大概是在袭击中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家。

身后传来的一声咕啾将明日香拉回了床边。丽的眼皮在抽搐，嘴角咧开，握着真嗣的手在颤抖。明日香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做些什么，直到丽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全身开始颤抖。她迅速把丽的两只手从真嗣的身上拍开，蓝发女孩发出一声巨大的喘息声，然后倒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好了，优等生。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要把你放回你的床上去。"明日香宣布。在丽微弱的抗议声中，她把丽从椅子上扶了起来，轻轻地把丽放倒在床垫上，给她盖上床单，甚至还紧紧地给她掖好被子，让她无法再站起来。

当女孩的呼吸再次恢复正常后，明日香问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丽闭上了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我看到了.....真嗣的噩梦。我只听到.....尖叫声。许多不同的声音齐声尖叫。"

"丽，你是说你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他的内心世界？"明日香双手交叉，皱起了眉头。她不喜欢丽所暗示的声音。

第一适格者缓缓地点点头。"是的，当我和莉莉丝合二为一时，她就知道他出了问题。她一直试图通过我曾经与他之间的联系来了解他的思想，因为那是第三次冲击的导火索，但一旦他不再补完，这种联系就开始退化了。"丽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她能感觉到的只是表面的感觉：恐惧和绝望，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在莉莉丝把我从补完中释放出来之前，她让我帮她在链接完全消失之前最后一次尝试看清他的内心。"

她瞥了一眼明日香，被红发女孩愤怒的眼神吓了一跳。

"你.....你进入了他的大脑，挖出了他的噩梦！"她几乎是直接对着丽的脸吼道。"你不记得第十五使徒对我做了什么吗？"

蓝发女孩尽可能地后退，但脸上依然无动于衷。"那个使徒强行进入你的大脑，检查它所看到的一切，同时让你也看着。我可没有这么.....咄咄逼人。"

"好吧，如果你没有直接用意念强奸他，那你到底做了什么？"明日香蓝宝石般的眼眸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而丽红宝石般的眼眸中则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除了看，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个旁观者，仅此而已。"丽停了下来，想了一会儿。"我认为一个恰当的比喻应该是看录像。"

两人又对视了一会儿。最后，明日香火气稍稍消退，闻声后退了一步。"好吧，我想我会相信你的。我从来没见过你会撒谎。"

房间里沉默了几分钟。明日香在真嗣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无论丽与他有过怎样的精神接触，似乎都没有影响到他。不管丽是否住院，明日香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丽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她就会伤害丽。她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来治愈真嗣，可不想让一个爱管

闲事的女孩出现并毁掉她所有的努力。

"很抱歉沟通不畅，明日香。"丽轻声道歉，仰起头看向房间的另一头。

明日香挥挥手，拂去了她的歉意。"别担心，没事的。"她叹了口气。

"我并不清楚你在第十五使徒袭击你时经历了什么。我很遗憾没能更快地帮助你。"

红发女孩嗤之以鼻。"我想我应该感谢你能做任何事帮助笨蛋真嗣。"她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把真嗣的头发从他眼前拨开，丽听到"笨蛋"这个词时眯起了眼睛。安静了一分钟后，明日香抬起头，看到对方正直视着自己。"怎么了？"

"很好奇。你对真嗣表现出的关心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得多。"丽指出。"之前，你似乎是在不遗余力地伤害他。"

"是啊.....嗯.....情况变了。"明日香回答，然后迅速转移了话题。"我要去伸伸腿，也许可以在回家之前去食堂吃点东西。要我给你带点什么吗，优等生？"

值得庆幸的是，丽显然决定不再追问这个问题，她说："不用了，谢谢。我相信我会接受你之前的建议和....."

明日香正准备把她的掌上游戏设备放进口袋里，就听到丽突然不说话了。"怎么了？"

"你做到了。"

红发女孩挑了挑眉。"做到.....什么？"

"你叫我优等生，听起来没有贬低的意思。"

明日香眨了眨眼睛，撅起嘴唇想了想。"嗯，我想是的。"她最后说。

丽微微一笑，明日香也情不自禁地模仿起来。

"好了，我走了。"明日香说。"现在让你哥哥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好睡一觉。我明天早上再来。"

明日香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她错过了丽瞪大眼睛看着紧闭的房门的表情。

".....哥哥？"

美里和律子都不记得是谁说服了谁，她们应该推迟到第二天早上再处理第一适格者的

意外回归。明日香在回家路上把她与丽的对话告诉了美里，美里差点在公寓楼的停车场调转车头冲回真嗣身边，后来明日香说服了她，说她们都太累了，帮不上什么忙，即使她们可以做点什么。

虽然明日香很幸运地没有被自己的噩梦侵袭，但当她当晚入睡时，她再次感受到了那种一直以来熟悉的孤独感，她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不存在的东西。

这是一种令人憎恨的感觉。

当她第一次穿过病房的门，看到丽平静地坐在真嗣床边的座位上握着他的手，看起来好像她一直在等待着她们的到来时，她几乎不得不用身体来克制自己，以免因为沮丧而打自己的脸。美里不得不挤过她进入病房。律子在医疗楼的其他地方，但她说她很快就会和他们汇合。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好好休息，让他一个人呆着吗？"她一边咆哮着，一边跺着脚走向床边。让她感到满意的是，第一适格者还算有礼貌，看上去因为被抓到而略显尴尬。

"你说的我做了。我睡了将近 11 个小时。"丽回答道。她瞥了一眼床上的男孩。"半小时前，我被翻来覆去的真嗣吵醒了。我想看看他是不是又做了同样的噩梦，但是....."

"那个'链接'已经消失了，是不是？"明日香替她说完。

丽悲伤地点了点头。"我无法知道他做了什么噩梦，但他似乎在向某人或某事求助。这就是我现在握着他的手的原因。"明日香的视线顺着苍白的手臂一直延伸到与真嗣交汇的地方。"之后他很快就安静下来了。"

明日香几次在 NERV 之外看到第一和第三适格者在一起，她通常都要强忍住走过去故意打断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冲动。这当然不是因为她想把真嗣据为己有。反正那个没骨气的笨蛋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她走过去只是因为她觉得无聊，或者因为真嗣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一个玩偶身上，或者明日香当时突然想到的其他原因。

当然，等她想出一个像样的借口时，两个孩子已经分道扬镳了。

他们是兄妹。哥哥和妹妹。或者差不多。她可能不知道过去几个月发生了什么。别因为她在你不在的时候帮了他，就把她的头拧下来。你宁愿进来看到优等生无视他的痛苦吗？明日香吐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她内心不自觉升腾的怒火。

明日香并没有立即再次拍掉丽的手，而是站在床的另一边，握住了真嗣空闲的左手。她的拇指开始有意无意地在他手背上画着圈，随着他的手在她手背上令人安心的感觉，她很快就忘记了那个孤独夜晚的记忆。两个女孩互相凝视着对方，明日香似乎想让丽说点什么。

"丽！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美里感觉到她们的谈话暂时告一段落，于是她选择了这个时机，绕到丽的床侧，突然猛地把女孩从椅子上完全抱了起来。丽被迫松开了真嗣的

手，美里抱着她转了一圈。当她们终于停下来时，明日香惊讶地看到丽苍白的脸上露出了血色。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葛城三佐。"

"实际上，现在是司令了，"美里纠正道。"叫我美里就好了，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明白了 恭喜你升职，美里。这是否意味着碇.....碇.....源堂还没有回来？"

"没有，那个混蛋还在海里的某个地方。"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丽在得知碇司令不在的时候，脸上是不是露出了一丝欣慰？那个一辈子心甘情愿做他傀儡的女孩？

"那么精神链接是怎么回事，丽？" 美里一边问，一边让丽站起来。美里坐在刚刚空出来的椅子上，一只手垂在椅背上，另一只手靠在真嗣的床上。

丽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她一边说话，一边开始轻微地坐立不安。"由于真嗣是第三次冲击的导火索，莉莉丝与他有着特殊的联系。她发现他的创伤程度时已经太晚了。尽管真嗣接受了恢复人类的提议.....但也许伤害已经造成了。"她悲伤地叹了口气。"我相信莉莉丝认为.....这是她的错，因为她把控制权交给了他。也许她希望能利用这种联系来帮助他康复。"

"丽，真嗣当时的状态不适合做任何决定，"美里说。"当我在日本战略自卫队的袭击中找到他时，他正躲在楼梯井下等着被爆头。"

"我记得。他那一天的记忆被莉莉丝看到了，结果我也看到了。"

"丽，"律子从门外探出头来打断了她。"我想给你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确保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可以，赤木博士。" 丽站了起来，开始走出房间。

"等等！" 就在律子和第一适格者走到门口时，明日香惊呼道。"你有真嗣那天的记忆？"

丽转过头去。"是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必要问为什么，甚至怎么会这样，但是....." 明日香停顿了一下，看了美里几秒钟。"你知道袭击那天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她问道，斜眼瞥了瞥丽。美里身体前倾，认真地听着。

丽的目光在搜索记忆时略微有些涣散。"有四件大事促使真嗣决定发动第三次冲击。其中两件是你和美里的死。"

美里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明日香打了个寒颤。'我听到二号机被撕裂后的那声惨叫.....！'

"另外两个是.....我不想透露的私事。"

"为什么？"明日香放开真嗣的手，径直走过去，抓住丽的衣服把她转了过来。"你不觉得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吗？自从我们发现他之后，他就一直精神错乱，我们只知道这是因为第三次冲击前后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前我们根本无法帮助他。所以如果你知道就告诉我们！"

"我确实知道。"丽的眼神变的坚定。"但我没资格告诉你们。这件事只与两个人有关：你和真嗣。"

"但是...在与日本战略自卫队和量产型 Eva 战斗之前，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日香的手松开了，她努力想明白。"我根本就没有和他接触过。"

丽轻轻地把明日香的手从衣服上松开。"我只能这么说：必须由真嗣来告诉你。"说完，她转身和律子离开了房间。

明日香翕动了几下嘴巴，然后转头看向美里，后者只是耸了耸肩。

"Gottverdammte（天杀的），"明日香发誓道，她用后脑勺轻轻撞了一下紧闭的门。"就在我以为我们有进展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查看一下监控录像档案，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美里建议道。

"那会是什么呢？丽拒绝告诉我的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尽管我是司令，但我不会命令她说。我看到了她的眼神。"美里用手托着下巴，凝视着丽离开的那扇门。"我甚至不确定她会承认这个命令。"

她摇了摇头，然后转过身认真地看着明日香。"总之，既然她已经离开了房间.....明日香，我需要知道一些事情。"

明日香陷入了沉思，但当她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又振奋了起来。"嗯，什么事？"

"我认为我们还会遭到更多的袭击，而现在只有你们两个驾驶员可用，真嗣又是这个样子。我知道你和丽在过去遇到过问题，我希望问题能一直留在过去。就让它都过去吧。"美里双手交叉。"我能指望你放下你们之间的分歧吗？"

"我对丽唯一真正的不满就是她是个听话的玩偶，是碇司令的宠物，"明日香冷笑道。"现在很明显她已经把这些都忘掉了。我不能保证我们不会争吵，尤其是在她刚刚做了那些事之后，但至少你应该不用担心我们会打起来。"

"嗯，这比我预想的要好。"美里回答道，然后她的嘴角扭曲成了一个邪恶的笑容。"如果你们两个合不来，我可以强迫你们两个进行同步训练。"

明日香的身体猛地一颤。"别开玩笑。"

"这不是玩笑。要么一起工作，要么被迫一起工作。"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两人一直在闲聊，直到律子回来，她手里拿着掌上电脑，一脸茫然。

"结果在这里。"她把设备扔到美里的腿上，美里拿起来盯着它看，检查她能看懂的一点报告内容，而明日香则越过美里的肩膀阅读。

几分钟后，明日香回过神来，脸上显露出震惊之色，但美里挑了挑眉毛说："好吧，我不明白你惊讶的原因是什么。这东西说她非常健康。"

律子摘下眼镜，揉了揉额头。"你显然漏掉了一个特定的词。再读读最后那一段。"

当美里弯下腰读的时候，律子抬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明日香安静。红发女孩点点头，坐到了空床上。

"概括地说，"美里读道。"丽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她眯起眼睛，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一切。

"一个完全健康的人类女孩？"

"没错。"轻柔的声音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站在门口的丽身上。"莉莉丝把我送回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保留了属于她的那部分 DNA，同时也给了我自己的灵魂。但现在这并不重要。"她走到美里面前立正站好，美里还在为这一消息感到震惊。"葛城司令官。我必须和你谈谈复仇亡灵的事。"

作为 NERV 的司令，美里的办公室比碇源堂的办公室要小得多但却友好得多。这也是几乎没有人因金字塔被毁而错过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美里讨厌那个自负的男人把他的办公室弄得如此之大。每次她必须向这位前任司令汇报工作时，从进入办公室到到达每个人都会停下来与他交谈的隐形点都要花半个小时，而且感觉就像离办公桌还有五十米远一样。

回想起来，美里不禁要问，在那样的办公室里人们到底是怎么做到听清楚彼此的声音的。

而她的办公室则要随意得多。这间办公室原本属于冬月耕造，这位和蔼可亲的老教授把他的工作空间布置得尽可能温馨，也许是为了与源堂和他那阴暗的巢穴相抗衡。房间被

柔和温暖的灯光照亮，书架点缀在墙壁上。没有书架的地方则挂着风景画，其中一幅是芦之湖。

这感觉就像学校老师的办公室，考虑到冬月以前的职业，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美里现在坐在老式红木办公桌后面，双手托着下巴，思考着丽刚才透露的信息。在她面前，律子正躺在舒适的沙发上，敲打着她的 PDA。几分钟后，她抬起头来。

"MAGI 现在和我们一样了解复仇亡灵的一切，"她报告说。"我们应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制定出计划。"

"我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还要费心去问它们呢？"美里回答道。"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重建。"

律子耸了耸肩。"MAGI 的规划速度比人类快得多，而且能根据丽告诉我们的情况，制定我们重建防御系统时应该采取的最佳步骤。"

美里低声咆哮着。"我们又被迫派孩子们去打仗了，这次只是一些大的....."她在空中胡乱地挥舞着双手，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测试？至少它们不会同时发动攻击。"

"我们必须加强驾驶员训练。幸运的是，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量产型 Eva 会带来什么。不像使徒，我们甚至无法猜测它们会是什么样子。"美里点点头，哼了一声表示同意。

"女孩们在哪里？"律子一边关掉掌上电脑的屏幕，一边问道。

"明日香回到了真嗣的房间，我相信丽也跟了过去。"

"嗯，明日香是不是对第三适格者相当着迷？最近她一有时间就和那孩子在一起。"

"我相信这是明日香试图弥补的方式，考虑到去年她对待他的态度。"美里靠在桌子上，慢慢地揉着自己的脸。"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我让他们住在一起是不是做对了。"

"不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是你的主意。"

"我知道。"美里用手嘟囔着。"我本来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但明日香把他看作出气筒，而真嗣也只是听之任之。哦，我试着在他们之间斡旋，但很多时候我不是太忙就是太累了。"或者喝得太醉，她肯定没有补充这一点。

明日香把真嗣撂倒后，美里时不时就会去看看他，她可以看出真嗣受到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他会试图掩饰，假装什么事都没有，但美里很快就能从他的肢体语言中看出端倪。如果明日香那天特别无情，甚至他的厨艺偶尔也会受到影响。不过美里确信明日香从未注意到这一点。

美里说完后，律子笑了笑。"我很惊讶你居然能分辨出这两者的区别，你一直在用那些

难吃的饭菜破坏自己的味蕾。"

"嘿，我选你当副司令可不是为了让你侮辱我！"美里指着她嘲笑道。

美里几乎是在战斗结束后立即做出了决定，她声称律子是唯一一个对 NERV 有足够了解的人。后来，美里私下承认，虽然她在战斗开始时几乎放弃了，但律子的乐观让美里相信，她的老朋友可能比她更适合担任像 NERV 这样大型机构的领导。

如果可能的话，她一定会设法让她的科学家朋友取代她成为司令。副司令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你让我当副司令是因为冬月不在了，我是下一个最好的顾问。"

美里叹了口气，靠在椅子上。"我现在真的很需要那个老头子。他总是能回答一切问题，而且他总是能让你感觉问得好。"

"他还是可以回来的，你知道的。第三次冲击才过去六个月。全世界每天都有人回来。"

"也许吧，但我不会试图把他带回 NERV，这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他真的回来了，我会给他尽可能丰厚的退休待遇。"

房间角落里的老爷落地钟报时了，两个女人都抬头看着它。

"好吧，我们还要等一会儿。想吃个午饭吗？"美里建议道。

"嗯，好吧，我想。"明日香略带困惑地回答。丽在她们离开司令办公室后不久就追上了她，当时红发女孩正在等电梯。

"明日香，有什么问题吗？"丽一边歪着头一边问。

"没什么，我只是没想到会听到你的建议，尤其是午餐。"

电梯到了，两人走了进去。她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丽瞥了明日香一眼，说："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有理由提出这个建议。"看着同伴好奇的眼神，她继续说道："我想和你谈谈我.....我的哥哥。"

明日香推开了她一直靠着的墙，跨过了她们之间的一小段距离，身体前倾盯着丽。"最后一句再说一遍。"

出乎意料的是，当明日香再次侵犯丽的私人空间时，丽竟然微微向后靠了靠。"我想和你谈谈我哥哥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叫他？"明日香站直身体，双手交叉问道。

"我..."丽转过身去，无法保持目光接触，而是选择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她深吸了一口气。"我.....叫真嗣哥哥感觉很奇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有一个可以称作家人的人。"

"那真嗣的父亲呢？他几乎把你养大，不是吗？"

"是的，但他对我来说主要是扮演监护人的角色，就像美里对你和真嗣一样。我从来没有理由质疑这种关系.....直到我遇到了真嗣。"

当电梯到达她们所要的楼层时，她们走出电梯，朝餐厅走去。丽抬起头，正好能看到她要去的方向。

"他在第三使徒袭击的那天来到第三新东京市，"丽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被撞下轮床后，他正抱着我。"在她面前，明日香挑了挑眉毛，但仍然保持沉默。"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他当时的眼神，以及在打倒第五使徒之后打开我的插入栓时的眼神，都有些我从未在他父亲眼中看到过的东西。"

明日香听到第一适格者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她从女孩脸上看到的一切足以让她感到不安。丽.....不高兴？生气了？当她们俩站在走廊中间时，周围的行人川流不息，没有一个人朝她们看一眼。

"真嗣关心我！他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但他却关心我！"丽的声音略微提高了一些，这对其他人来说几乎等同于喊叫。"他有什么理由呢？"

"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不需要理由，优等生。想照顾别人很正常。"

"那他父亲为什么不关心呢？"

明日香退后一步，惊讶地张大嘴巴，因为丽终于喊出来了。几个路过的工作人员顿住了脚步，盯着这两个人，但第二适格者的一记怒视又让他们动了起来。

丽似乎也被自己的突然大叫吓了一跳，她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她嘟囔着道歉，从明日香身边走过，继续向食堂走去。过了几秒钟，明日香才想起要跟上她。

她很快赶了上来，但两个女孩吃饭时保持着沉默。明日香选择了汤和软饮料，而丽则选择了简单的沙拉和一杯水。当女孩开始吃东西时，明日香才注意到丽开始平静下来。

"请原谅我的失态，"丽悄悄地说，把餐具放在她吃了一半的饭旁边。"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她低头盯着面前的盘子。

明日香悄悄地清了清嗓子。"你.....想谈谈吗？"她问。

"不，"丽摇头回答。她抬头看着明日香的脸。"但也许我应该谈谈。"

明日香坐了下来，耐心地等待着，丽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喝完杯中的水，整理思绪。

"这并不是我自己刻意要做的事情，"丽开始说，把空杯子举到面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观察到人们在交谈时眼神的不同。例如，赤木博士在与我会面时会假装对我很友好，但她的眼神却从未流露出友好。我注意到人们的眼神往往会透露出真相。你就没想过我为什么会和说话的人保持如此强烈的眼神接触吗？"

"我确实注意到你盯着每个人看，优等生，但我觉得你只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我在教自己注意这些暗示。我并不想表现得像你所说的那样'令人毛骨悚然'。"

"你现在好多了。你不再表现得像个机器人，而是像个.....嗯.....人类一样跟我们说话。"明日香指出。"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丽对明日香近乎恭维的话微微一笑。"碓源堂的眼睛与他儿子的不同，我从未在他脸上看到过一丝关爱。真嗣的父亲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分钟，他的眼神都是一样的。也许我的记忆并不完美，但我生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却清晰得就像刚刚发生过一样。我记得碓源堂在每件事情中的眼神，都是一样的。告诉我，明日香，你曾经对别人假装微笑过吗？"

红发女郎点了点头，回想起她在学校和大学期间参与过的许多口角。

"碓源堂也做过类似的事。在我对零号机进行的一次测试中，它失控了。我的插入栓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被弹了出来，我因此受了重伤。他好像很担心似的在通讯器里大喊我的名字，当他飞奔到我的插入栓旁打开舱门时，自己的手也被烧伤了。"丽把杯子放在桌上，双手叠放在腿上。"他说话时听起来如释重负，但他的眼神.....依然冰冷。"

明日香皱起眉头，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戴着那副愚蠢的橙色墨镜，你怎么能看出他眼睛里有什么？"

"我和他相处了很长时间。眼镜的作用是遮住他的眼睛，防止比我站的位置更远的人看到他的脸，从而获得优势。当他打开我的插入栓时，他的眼镜不知怎么掉了下来。"

吃完饭后，两人沉默了几分钟。喝完汤后，明日香用袖子擦了擦嘴，说："原来这就是你发脾气的原因。因为你意识到抚养你长大的男人，你对他一往情深的男人，是个无情的混蛋。"

丽黯然地点点头，但还没等她说完，一个托盘就拍到了她们旁边的桌子上。随着美里、律子和摩耶的坐下，又有两个托盘加入了她们的行列。新来的三个人的托盘里都放着三明治和咖啡。

"真是个好故事。碓源堂是个混蛋。"美里一边讽刺着，一边屁股坐到了丽后面的座位上。"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们两个。你们是怎么聊到我的.....'前任'的？"

明日香很快就向她们解释了情况。美里和摩耶对丽突然表现出的情绪感到惊讶。但律子担心的神情没有被注意到，直到丽在椅子上转过身来注视这两位女性时，律子碰巧朝她这个方向看了一眼，这时这位科学家无视了她的脸。

随着摩耶向律子提问，成年人和年青女孩之间的谈话结束了，NERV的军官们开始互相交谈。明日香和丽把目光转向对方，明日香用低沉的声音说："嗯，就像有些人坚持说的那样，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别再想那个混蛋了，优等生。忘记他你会快乐很多。与其回顾过去，不如展望未来。"

丽一脸茫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这不会马上奏效，所以不要勉强。"明日香停了下来，想了一会儿，打了个响指。"哦，我刚想起来。我们还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谈论真嗣。有点被他愚蠢的父亲分散了注意力。"

丽的眼睛微微睁大，显示出她也忘记了，她的目光瞟向一旁。明日香侧过头，看到三个大人还在深入交谈。"不用担心她们。美里是唯一一个能听到我们说话的人，她不会说出去的。"她安慰女孩说，并把声音放低了一些。

丽一时间显得有些怀疑，转头看了看美里的后脑勺，但最终又转回到明日香身边，用同样低沉的声音说："很好，尽管我认为你应该更关心我的问题是关于你的。"

明日香愣住了，她的目光越过丽的肩膀，盯着她的监护人的紫色头发。她的脸微微泛红。"我！？"她嘶吼道。"我怎么了？我以为我们要谈谈真嗣。"

丽靠在桌子上，双手交叉放在面前的盘子上，点了点头。"是关于你和他的。"她无视明日香脸上越来越红的颜色，问道："你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和我哥哥在一起？"

明日香发誓，美里不知怎么听到了她脑中的尖叫声。那个女人的头慢慢转了过来，目瞪口呆的红发女人确信美里正在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她脸上是在笑吗？

'哦，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

"明日香？"

"啊？"她眨了眨眼睛。美里正和律子聊得起劲，而丽则盯着她。

"你显然花了很多时间和真嗣在一起。为什么？"丽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

"我，我，呃....."明日香刚想说话，就猛地摇了摇头，艳红的发丝随风飘散。"我怎么打发时间关你什么事？!"她问道，既要保持安静，又要努力控制自己越来越红的脸。

"正如你所说，真嗣是我的哥哥。作为他的家人，我有责任照顾他。"丽平静地回

答。"你没有这样的血缘纽带，但你似乎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真嗣的责任。没有你，这里的护理人员完全有能力照顾好他。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代替你。明日香，你没必要留在这里。"

"是啊.....好吧.....你没那么容易摆脱我。真嗣是--是我驾驶 Eva 的同伴！" 明日香结结巴巴地说。"既然我是最好的驾驶员，他的安危就是我的责任！"

丽冷冷地看了明日香一眼。"要不是你去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骚扰和贬低他，我会更愿意相信这一点。"

如果不是因为蓝发女孩说得太对了，明日香很可能会大声嚷嚷以引起其他同桌的注意。相反，当她拿起托盘离开餐桌时，她朝丽的肩膀瞥了一眼。

明日香把托盘扔在食堂工作人员可以收走的地方。她没有回到餐桌旁，而是走到窗前，双手交叉，闷闷不乐地望着窗外。在窗户上的部分反光中，她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脸与福音战士的涂装颜色相似，但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褪色了。

身后一声轻声的 "谢谢"，紧接着几乎没有声音的脚步声告诉德国女孩，丽现在就站在她身后。她的眼睛稍稍向右移动了一下，与丽的镜面般宁静的红色眼球对视。

"好吧，你想知道真相吗，优等生？"她嘟囔道。"这....."

'不，别说了。你甚至都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相。反正现在还不确定。'

"我.....我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好吗？" 明日香终于开口了 "真嗣现在几乎处于昏迷状态。他们不会让人整天坐在他的房间里。毕竟，他又不会起床开始梦游什么的。"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会放弃.....'

丽似乎考虑了一会儿。明日香觉得时间过得太久了，第一适格者说："美里可以命令他们派人一直陪着他。她是司令，他们必须服从她。"

明日香靠在窗台上哼了一声。"他们会遵守这个命令，直到确保她不再关注他们。是的，美里是司令，这意味着她会非常忙。只要她一转身，他们也会转身。对他们来说，真嗣只是另一个病人而已。"

"明日香，你这是在抓住救命稻草，在脑子里制造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情景。"

明日香歪着头，把目光从倒影移到站在她身后的女孩身上，叹了口气。"好吧。假设你是对的，有人和他在一起。当他做噩梦时，他们会怎么做？"

作为回答，丽抬起一只手放在脸前，瞥了一会儿，然后再次看向明日香。明日香摇头回应。

"想法不错，但这并不适用于任何人。" 她的目光又飘向了窗外。"到目前为止，只有你和我能让真嗣平静下来。不久前我不在家的时候，美里试图帮助他。但没有成功。东治的妹妹也试过一次。"

明日香去杂货店买了点东西后回到家，看到哭泣的小樱被哥哥轻轻地牵着走。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大家一起劝说这个情绪低落的小姑娘，让她相信这不是她的错。

"我能理解为什么你可以做到，因为你是他的妹妹。不过，我不知道真嗣是否真的知道这一点。"明日香耸了耸肩，然后完全转过身来，用手抚着胸口面对丽。"但他为什么也要回应我呢？看看去年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见鬼，昨天我们在测试初号机的时候，他醒了过来，还想杀了我！"

丽点了点头。"是的，赤木博士已经把我还在 LCL 海中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

"他也做得非常糟糕。"明日香仿佛没有听到丽的话，继续说道。"老实说，他好像完全忘了怎么出拳了。"

当明日香继续谈论真嗣战斗技能的奇怪失误时，她没有注意到丽正在拉近她们之间的距离，并开始仔细地嗅闻。直到红发女孩开始一边讲述战斗一边挥舞双手时，她才注意到丽离自己有多近，这时一只胳膊撞到了好奇女孩的头上。

"哇--丽，你到底在干什么？" 明日香问道，因为丽的靠近而惊讶地退到窗台边。

"你身上有一股不寻常的味道。"第一适格者好奇地回答。

"气味？那可能是我的洗发水！" 丽稍稍后退，让明日香从窗口移开。"我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所以--你能停下来吗？！"当丽再次靠过来时，她要求道。明日香身上的草莓味很浓，丽深深地吸了一口。

"这个气味很熟悉。" 丽用手托着下巴想了一会儿。"你调到第三新东京市之后用过这种洗发水，但在第八使徒之后没多久就停用了。" 丽的脸上露出了好奇的神情，显然是在想些什么。

"嗯，是的，我从德国带来了这个牌子，但是用完了。因为学校和 NERV 的事，我没心情再跑遍第三新东京市的商店去找它了。" 明日香咧嘴一笑。"就在人们开始回来之前，我确实是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一整盒。这就是我再次使用它的原因。"

"你运气相当不错。"

"是啊。" 明日香没了笑容，交叉着双臂，眯起眼睛看着这个爱管闲事的女孩。"但是...为什么你和所有人都在谈论洗发水？"

丽抬起一根手指，指着红发女孩的脸中间。"嗅觉记忆。"她简单地说。

明日香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丽的意思。毕竟她的大学学位不是医学。当她终于明白过来时，她震惊地看着丽平静的脸。"他.....想起了我洗发水的味道？这就能让他平静下来？"她难以置信地问。

丽微微点了点头，回答道："没错。这种香味让他想起了美好的时光，帮助他驱散了噩梦。"

"嗯，那真是太好了。我可能会被一个该死的塑料瓶取代。"明日香不好意思地抱怨道。

"没那么简单，明日香。塑料瓶无法握住他的手，无法提供身体上的支持。"

明日香呼出一口气，用手慢慢捋着头发什么也不看。丽的话让她想起了自己早年的感受。对不得不与她认为只是另一个变态男孩生活在一起的恼怒。对被迫与那个男孩合作感到愤怒。当他们最终完善了同步训练程序并杀死第七使徒时勉强的尊重。

当真嗣跳入火山救她时，这种尊重变成了隐隐的感激和钦佩。

这也是明日香留在他身边的另一个原因

"我还欠他的....."她低声喃喃道。她重新靠在窗台上，低着头。

"你说什么？"

"什么？"明日香飞快地转过身。

"你为什么欠他？"

明日香叹了一口气，决定告诉她。她知道如果不说，丽很可能会怀疑她没说实话。比起.....承认其他事情，揭露她的亏欠更容易些。"起初我只是不想让真嗣耿耿于怀，他在火山里救了我的命，但他根本没想过让我还他人情。好吧，我知道他是奉命行事，但....."

"这不是他接到的命令。"

明日香的思路被打断了，她眨了眨眼睛。"等等.....什么？"

"美里命令真嗣坚守岗位。她几乎是通过通讯器大叫着让他待在原地。"

明日香目瞪口呆地站了一会儿，脑子里闪过这个启示。如果丽愿意，轻轻一推就能把她推倒。"我的天.....他.....为了救我跳进了火山，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他抵御高温.....违反命令？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救你？或者他为什么要违抗命令？"

"第二个原因，他似乎非常崇拜美里。"明日香朝美里的方向挥了挥手。"然后他就去违抗她了。"

"恐怕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丽抱歉地回答。

"不，你当然不知道....."明日香失败地叹了口气。

她们默默地回到了餐桌前。

摩耶已经离开，回到了她的工作岗位，现在食堂里只剩下美里和律子以及驾驶员们。工作人员已经打扫干净并离开为晚餐高峰做准备。两个女孩相对而坐。明日香一只手托着腮，靠在桌子上，另一只手则在桌面上无目的地敲打着。

明日香忽略了一件与她在火山中的经历有关的事情。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似乎在不经意间体验到了一种幻觉般的热感，感觉就像轻微的晒伤。她的福音战士一直穿着深潜防护服，在使徒切断她的冷却剂管路之前，她对火山并没有什么感觉。他会有什么感觉呢？

明日香突然说："我得走了。"她站起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食堂。

丽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决定不再跟上去。明日香对她足够诚实，她相信这个曾经与她对立的女孩已经不再对她哥哥抱有任何敌意，她已经赢得了与他独处的时间。

"比我预想的要顺利。"一个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是的，我本来以为要不得不阻止一场争吵了。"

丽转过身来。剩下的两个女人也目睹了明日香的离开，美里现在正紧紧地盯着她。"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美里询问道。

"没有。"丽摇头回答。"但我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为什么真嗣对她的存在反应如此积极。"她概述了两位驾驶员讨论的内容，但对更多的个人细节则有所保留。美里稍后可能会询问第二适格者。

"好了，让她一个人静一静吧。反正我们也有事要跟你商量。"美里和律子从桌边站起来，坐到了丽的两侧。女孩的表情变得忐忑不安，从一边看向另一边，美里咯咯地笑了笑。"你原来的家被毁了，我们应该想想你现在住在哪里。"

虽然丽以前并不在意一个人的生活，但当她想象自己回到孤独的生活时，她的胃里还是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即使从LCL海回来后与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丽也感受到了一种她只是听说过，却从未亲身经历过东西。

不知是因为明日香的经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现在开始对丽有了近乎尊重的态度。她甚至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以迎合同伴的意愿。去年，真嗣的努力在丽心

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而明日香刚刚给它浇了水。

现在，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友谊的萌芽。

她发现自己再也不想一个人生活了。

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丽微微一颤，她抬起头，看到了美里关切的脸。

"你还好吗，丽？"

"请....." 蓝发女孩的身体开始轻微颤抖。

美里和律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因为这个曾经不爱说话的女孩用双臂抱住了她颤抖的身体。美里轻轻地捏了一下丽的肩膀。"丽。" 她伸出另一只手托住女孩的下巴，把她的头抬起来。丽紧闭的双眼开始泛起泪光。"怎么了，丽？"

"请不要再让我一个人生活了！" 丽哭喊着。

两个女人的目光紧紧地对视着。美里的脸上清楚地写着震惊，而律子的脸上却写满了愧疚。美里收回目光，重新凝视着眼前的女孩。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丽。" 她温柔地安慰道。"事实上....."

丽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美里接下来的话让她喘不过气来。

"我本来想让你和我住在一起的。"

丽咽下喉咙里的口水，艰难地挤出一句话："你.....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 美里坚定地点了点头。"你是真嗣的妹妹。我把他看作是我从未有过的儿子。所以你也是我的女儿。我的家人。" 律子消失了一会儿，然后拿着一张餐巾纸回来了，她把餐巾纸按在美里伸出的手上。"一家人要互相照顾。只要你说一声，我会安排好的。" 说完，她轻轻地擦干了丽的眼泪。

丽毫不犹豫地回答："好的，谢谢！"

美里张开双臂，咧嘴一笑。"那么欢迎你加入这个大家庭，丽！"

虽然她仍然坐着，但女孩眼中的喜悦神情和脸上绽放的笑容是不可能错的。几秒钟后，美里的笑容消失了，双臂也垂了下来。丽默默地想，这个女人到底期待发生什么。

"你当然知道你会和明日香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对吗？" 美里提醒道，想象着两人住在一起的情景，她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我不介意，美里。"丽回答道。"还有.....对不起。"

美里挑起了眉毛。"你为什么道歉？你又没做错什么。"

"我--我又情绪失控了。"

"哦，这样啊？你只是哭了一下而已。我不太清楚你去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会有这样的反应，不过没关系。"

律子插话道。"这个.....其实我想私下和丽说一下。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美里。"

美里站了起来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去和明日香聊聊。反正她也需要了解一下她的新室友。" 就这样，她离开了食堂。

'丽现在开始像个正常女孩了，'她沉思着，回想起丽脸上的笑容，不禁咧嘴笑了起来。电梯很快就到了，把她送到了医院的楼层。'我只希望明日香不会因为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而大惊小怪。'

她走进真嗣的房间，却在门口停下了脚步。真嗣正从床上坐起来，明日香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右手紧握着他的双手。当明日香抬起头看向她时，美里惊讶地发现女孩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美里，过来看看这个。"她说，歪着头向那个女人招了招手。美里走到女孩身后，凝视着她的儿子。

"要我看什么？"她问。

"你是说你看不到？仔细看看。"

真嗣似乎没什么问题。他茫然地注视着前方，饱受折磨的心灵仍然拒绝承认现实。

"明日香，我看他还是老样子。也许你只是在胡思乱想，"美里回答道，把手放在红发女孩的肩膀上。

"你瞎了吗？他的眼睛现在不一样了！"

美里叹了口气，但还是选择迁就她，她挪到床的另一边，凑近真嗣的脸。当她看到明日香在说什么时，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真嗣不再有几个月前在他们的公寓醒来后一直存在的完全茫然、几乎死亡的眼神。现在，他有了生命，每一圈钴蓝色的中心都有一束微弱的光。它很微弱，除了她们两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无法察觉，但对司令和第二适格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而美妙的信号。

美里从另一个房间拖来一把椅子，他们一起握住男孩的手，感谢这一丝希望的火花。

第 16 章

"丽，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律子说。"我想让你知道，无论你怎么回答，我都会尊重你的答案。但如果司令命令我，我必须告诉她这件事。所有的一切。"

第一适格者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美里离开后，两人悄悄地交谈了几句。律子对丽突然的情绪波动表示担忧，但她并不像丽自己那样感到惊讶。丽已经开始害怕自己的情绪了。她已经对别人大喊大叫过，还差点哭得崩溃。

然而，这一次当她们彼此交谈时，丽终于注意到了这位科学家在前一年的检查中遗漏的关切。这足以让丽坦率地回答

律子深吸了一口气。"你还想继续服药吗？你不需要再服用抗排斥药物了，但其他药物会让你不再突然爆发。"

话音刚落，律子就默默祈祷，希望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丽会选择不再服药，并能过上在她出生前就被夺走的生活。她只需要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当丽在思考片刻后惊愕地睁大眼睛时，律子意识到了什么。丽完全不知道她所服用的其他药物有什么作用。当她盯着这个女孩时，一种可怕的感觉涌上心头。

"你在说什么，赤木博士？" 丽的声音中充满了指责的语气。"对抗我使徒一半的排斥难道不是疗程的全部目的吗？"

律子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和那双愤怒的红眼睛对视了。丽正用她检查时的眼神看着她。那是一种几乎无法掩饰的不屑表情。她选择了低头看着面前桌子上的双手。

"这是碇司令的命令。他想不择手段地让你屈从于他的意志，排除任何外部干涉的可能性。"律子发出刺耳的笑声。"看看结果如何....."

丽摇了摇头。"我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你做了什么。"她的声音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丽...我--对不起....."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

当丽迅速站起来时，椅子差点倒了。"你做了什么！"她大喊。

女人一边拍着桌子，一边也站了起来。"绫波，坐下！"律子命令道。

尽管很生气，丽还是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顺从了。也许是她服从命令的习惯使然，也许是科学家眼中的一丝湿润。

"我给你下药了，我承认，"律子盯着丽看了一会儿后说，她的双手搭在桌子的两边。"我给你注射了可怕的情绪抑制剂和荷尔蒙抑制剂，再加上抗排斥药物，我仍然很惊讶你没有死。这些药物本来就不应该放在一起。如果任何真正的医学专家发现我对你做了什么，我很可能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几乎从你'出生'起，你的大脑就已经死机了，身体的时钟也停止了运转。"律子哼了一声说出了最后一个字。

她双手抱着脸，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我知道做的事很糟糕，但为了他，为了碇司令，我必须这么做。每次你来找我，我都会想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命令。多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你能理解。为了达到目的，你不在乎你的身心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听从碇司令的命令，希望他能像看.....你那样看我。"

"我的疗程中有多少是抑制剂？"

律子想了一会儿 "对抗你使徒基因的药物只占了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丽想，回想起她曾经存放药物的桌子。难怪明日香会叫我人偶。她静静地坐着，消化着这些信息，然后皱起了眉头，因为律子说的话让她很有感触。

"你爱他。"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陈述。"这就是你恨我的原因。因为碇司令又在利用我达到和他的妻子重逢的目的。"丽发现，当她凝视着眼前这个褐发女孩的头颅时，她的怒气逐渐消失了，但她的双手仍然紧紧地握在膝上。

律子双手抱头，只能尴尬地点点头。"我想让他注意到我。放下与唯重逢的念头。也许那样他就不必要实施他的计划了。"

"我明白了。"

丽慢慢地站了起来。她默默地从律子身边走过，向出口走去，但当那个女人叫她的名字时，她在门边停住了脚步。

"丽，我要把你的医疗记录转给这里真正的医生。"律子说，没有转身。"现在你是人类了，你不再需要我了。反正你也不会相信我。"

丽等了一会儿，看看她是否还有什么要说的，然后转身径直离开了，留下这个沮丧的女人独自在自助餐厅里。

在美里看来，明日香对丽的新生活安排接受得出奇的好。她只抱怨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叹了口气说："她不能住在我的房间里....."

"我没打算这么做。现在真嗣已经和你睡在一起了，"美里假装没有注意到明日香满脸通红的反应，但还是为自己的"失言"暗自窃笑，"他的老房间应该足够了。"

被叫来给真嗣做检查的医生在检查完男孩后离开了病房，错过了明日香望向他背影的杀人眼神。

"'永久植物人状态'个屁！"她在真嗣病床旁边的座位上嘟囔道。"这是精神创伤，不是脑损伤。那个白痴的医疗执照是赌赢的还是网上买的？"

美里叹了口气。"算了吧，明日香。你知道我们需要尽可能低调地处理他的病情。"

"这不是永久的。他会康复的。"

"他当然会的。"美里安慰道。"在你的帮助下，他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康复。"

美里重新整理了她从丽床上"借"来的枕头，回到了她之前坐在真嗣床上的位置，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并拉近了他。如果是在前一年，明日香一定会说这个老女人是个变态。现在她知道美里对这个男孩的爱是母性的不是变态的。

明日香又感到了一丝嫉妒，但这种嫉妒不同于她之前对丽的嫉妒。如果不是真嗣空洞的眼神--以及两人头发颜色的不同--这一幕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孩子在母亲身边打盹。

"说到这里，"就在她的思绪开始飘向十年前的时候，美里打断了明日香的思绪。她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真嗣，然后从刚才自己舒服的地方站了起来，走到明日香的床的一边。"惣流驾驶员。"

"什么？"

"惣流驾驶员，"美里重复道，交叉着双臂，几乎不以为然地盯着明日香。

明日香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但她最终还是注意到美里已经换上了她的军人形象。美里的眼神和她在使徒袭击时一样严厉。她不再只是 "美里"，现在她是葛城司令。明日香站起身来，潇洒地敬了个军礼。"什么事，司令？"

美里对明日香微微一笑，然后又变得严肃起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碇驾驶员的看护人了。当你不在你的 Eva 中时，他是你第一要关心的人。当你在你的 Eva 里时，我会照顾他。"

明日香保持着注视的姿势，但对美里眨了几下眼睛。"你.....要我看着真嗣.....反正我一直在这这么做。"

"惣流驾驶员，你在自己的时间里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这里的主题。你现在的正式命令是密切监视碇驾驶员，直到他康复并完全适合执行任务为止。碇驾驶员是重要的军事资产，让他恢复到正常状态以便执行任务，就像你所面对的那样对抗使徒和叛变的量产型 Eva 攻击，这是当务之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确保他恢复健康。抓紧时间吧，惣流驾驶员！"

"是，司令！" 明日香回答道，然后脸上掠过一丝疑惑。"等等，学校怎么办？小光刚才打电话给我，说下周开学。"

明日香怎么也想不明白，美里不知怎么的看起来像站着不动时被绊倒了。"呃....."她开了口，脸上的表情开始恢复正常。她终于叹了一口气。"好吧，明日香。我想让你好好想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自从来到第三新东京市，你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

明日香边想边把目光移向地板。她已经拿到了大学文凭，在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能吸引她的注意力。不过，有一件事她不得不勉强承认。"汉字。这是我唯一不会的科目。小光一直在尽她所能帮助我，但对我还是有点难。"

美里捋了捋头发，所有 "葛城司令" 的痕迹都消失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她说。"既然如此，那我来安排一下，这样学校就不会困扰你了。既然小光现在住得离我们这么近，我们可以看看她是否愿意经常辅导你。"

"谢谢.....我想。" 明日香终于放下了行礼，然后困惑地皱起了脸。"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严肃地命令我照顾他？"

"我只是想正式一点，明日香。你现在不需要去学校了，虽然我还是希望你能关注一下小光，你现在可以说是奉命照顾真嗣了。"

"好吧.....但我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美里狡猾地笑了笑，没有理会这个问题。相反，她说："等丽回来，我们就回家。"

"别转移话题！我为什么要说！"

"哦，对了！下周末我们应该带她去购物。她的家被毁了，她需要一些新东西。那一定很有趣！你买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帮你照看真嗣。"

"美里！"

几分钟后，当丽带着擦伤的指关节赶到时，看到美里正躺在真嗣的床上，明日香则在角落里发呆。美里在丽进门时把头转向了门口，并对她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嗨，丽！"她说。"我们马上就要回家了。你和律子还好吧？"这时，她注意到丽在用手做什么。

明日香也注意到了并站了起来。"她做了什么？让你打她吗？"她的语气并不十分惊讶。

"没有。"丽摇摇头，平静地回答。"我.....打了一堵墙。"

"你什么?!"美里震惊地回答。

明日香只是在丽说了她了解到的她的用药情况后大发雷霆，而美里却一副想跑回食堂揍律子的样子。

明日香刚想说什么却被丽打断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请问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美里的脸色缓和下来，点了点头。在命令两个女孩离开房间后，她让真嗣准备好，然后和她们一起来到走廊。丽立刻发现哥哥有些不同，于是开口问道。

"不出所料，你比美里更快感觉到了，优生，"明日香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推开美里的手，以便引导男孩。美里移开了手，向明日香吐了吐舌头。就在这时，她注意到真嗣有些不同。

"是我的错觉，还是他的动作也有点不一样？"当他们来到电梯前时，美里挑着眉毛问道。

丽无法发表意见，但明日香停下脚步，盯着真嗣。她也看到了真嗣的变化。"是的，他其实.....嗯.....走路很正常？"她耸了耸肩。"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以前，他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当别人停下来时，他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而且他还低着头。"

现在，真嗣正轻微地将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虽然他不再直视脚下，但他的头却在轻微地移动，似乎他的眼睛在追踪着什么。

丽问道："他是不是在梦游？"其他两人无法回答。电梯到了，他们走了上去。当电梯上升时，丽低头看着真嗣和明日香的手的交汇处。明日香看到她这样做就轻轻地捏了捏男孩的手。

20 分钟后，美里的汽车离开了 NERV 总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因为一个突然的转弯让真嗣的头撞上了副驾驶的车窗，明日香愤怒的要求，只要他在车里，她就要收敛起鲁莽驾驶的行为。这件事发生后，明日香在他们停车时向美里激烈地解释说真嗣对作用在他身体上的外力没有抵抗力，比如商场里的恶霸把他推倒时。

现在，只有当美里一个人在车里时，她才像以前一样开车。当二课指派给美里和驾驶员的小分队得知他们的上司不再总是像被追捕一样开车，他们的目标更容易保护时，都松了一口气。如果不是因为 VTOL 的燃料成本过高，几架 VTOL 会被分配给安全小组，因为它们是唯一能够安全匹配雷诺 Alpine 速度的交通工具。

当他们终于到达葛城家时，发现小光和东治正在里面。作为明日香和真嗣的青少年朋友中最负责任的一个，美里为小光复制了一张门卡，这样她就可以在 NERV 的事务使她或明日香无法在家照顾企鹅的情况下喂养 Pen-pen。

这对非正式情侣在客厅里，身边放着几本教科书。尽管他们坐得很近，但从东治盯着笔记本时发出的恼怒的呻吟声来看，他们的注意力肯定都在书本上。

小光注意到这群人走了进来，在站起来之前用胳膊肘捅了捅东治的肋骨。"下午好，葛城小姐！"她说。"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们在这里。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想让东治补习一下以前的功课。"

"是啊，小樱这几天快把我和爸爸逼疯了，"东治疲惫地补充道。"下周才开学，她今天却像疯了一样跑来跑去做准备。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安静地学习。"

"没关系，孩子们。如果我们出去了，而你们需要一些私人空间，可以随时来这里！"美里眨了眨眼睛回答道。东治吐了吐舌头，小光的脸也变得通红，但随后看到女人身后的丽时，两人都惊得睁大了眼睛。

"丽！你回来了！"小光立刻跑过去，抱住了惊愕的第一适格者。东治依然站在原地，只是越过光的肩膀对着丽笑了笑。当小辫子女孩终于松开手时，她迅速开始向丽提问，明日香不得不拉着她的胳膊，把她领回沙发并承诺会向她解释。

"走吧，丽。我们去拿点冰敷敷手吧。"美里说，然后回到厨房，打开冰箱拿了一个冰袋。

"那两个是....."丽一边把冰袋敷在酸痛的指关节上，一边说。

美里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点了点头。"是的，他们已经爱上了对方。他们一出现在我家门口我就注意到了。他们还以为别人不知道，真是太可爱了！"

丽在座位上微微转过身，看着明日香，明日香正和小光在沙发上聊天，真嗣坐在她旁边。"嗯....."

"嘿，葛城小姐，你有空吗？"东治一边揉着后颈，一边紧张地问道。

"当然，你在想什么？"美里回答道，然后俯身在座位上打开了水壶。

"嗯.....我想请你帮个忙。"

女人笑着说。"我们是不是回家太早了？需要我们离开几个小时吗？"

美里觉得逗逗东治和逗逗明日香一样有趣。不过，明日香会红着脸生气地矢口否认，而东治却只是红着脸沉默不语。

"我就不打扰你们俩了，"丽在走进客厅之前说，她立刻被拉进了同学之间的谈话中，以便透露她回来的故事。

东治坐到了丽刚刚让出的位置上。"不，不是那样的。其实是关于我妹妹的。她.....想和你待一会儿。"

所有想让这个男孩更加难堪的念头都从美里的脑海中消失了。"我，她为什么想和我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昨天她几乎要求我问你。"

美里挠了挠头。每次小樱来的时候，她通常都会静静地坐在真嗣身边，仿佛通过她的靠近给予支持。

水壶发出 "呜呜 "的声音，她起身去煮咖啡。东治挥手拒绝了她喝一杯的好意。将开水倒入杯中时的片刻宁静给了美里思考的时间，她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她坐下来说道。"小樱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叫不醒真嗣，她很伤心。结果我抱住了她，她.....啊.....把我和她母亲相比。"

提到已故的母亲，东治明显地退缩了。"嗯，小樱是家里最小的，所以妈妈的死对她打击最大。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把她从房间里哄出来。她整天呆在房间里，只有吃饭时才出来。这一定是个很好的拥抱让她想起了母亲。"

美里喝了一口咖啡。她曾在第二次冲击的现场，她的父亲就是在那里为救她而牺牲的。她可以理解男孩妹妹的感受。"好吧 周末我要带明日香和丽去逛商场，真嗣显然也会跟我们一起。你妹妹应该也能挤进我的车里。"

"真的吗？谢谢你，葛城小姐！"东治兴奋地说，松了一口气。"呃，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看看我爸爸愿不愿意把他的车借给你。你们五个人坐你那辆跑车可能会有点挤。"

他偷偷地朝客厅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另外，如果你要带明日香和小樱去购物，你需要足够大的空间。"

"哦？"美里挑了挑眉毛。"你妹妹已经变成一个小购物狂了吗？"

"是啊。"东治笑着回答。"我和爸爸就是无法拒绝她，我也不看好你。"

美里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是的，我见过她命令你。好吧，告诉你爸爸，如果他让我借用他的车，我就付油钱。"

"你开什么玩笑？他可能会在周五晚上把油加满，这样你就不用加油了。毕竟你算是他的老板。"

"哦，对，我也是....."美里没有想到东治和剑介的父亲都是 **NERV** 的工作人员。既然她现在是大老板.....

"谢谢你的帮忙，葛城小姐。"东治站起来说。"她知道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隔壁传来一声尖锐的 "什么？"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但美里并不感到惊讶，只是挥手示意东治离开，加入其他年轻人的行列。

在明日香的安慰下，丽同意向这位值得信赖的班长透露更多关于她过去的事情。当丽紧闭双眼并握紧拳头时，她听到了光预料之中的惊讶。让她没想到的是，小光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用双臂抱住了跪在地上的丽。

"你为什么又要抱我？"丽困惑地问。

小光微微后退，看着女孩的脸。"我在安慰你，丽。给你我的支持。如果你需要帮助请来找我们。不要把事情闷在心里。一旦爆发只会更糟。"

"我.....我明白了。"丽结结巴巴地说。

"嘿，优等生。"明日香插话道。"如果有人拥抱你，你应该回抱他。"

丽的双手迟疑地从两侧抬起，环绕在光的背上。尽管有些尴尬，明日香还是放心地冲丽咧嘴笑了笑，蓝发女孩认为这意味着她做得很正确。

东治走了进来，正好看到丽回应了小光的拥抱，明日香向他投去了警告的目光。东治认为这意味着 "不要有任何想法"，于是一边摇头一边举起双手做了一个防御的手势。"光，我们该走了，"他对黑发女孩喊道。

小光被东治的闯入吓了一跳，从丽身边跳了回来，转过身狐疑地瞪着他。无论她期待

看到什么都没有出现，她也就不再瞪他了。"好了，你应该赶上了。反正现在是这样。"

两人来到厨房，小光向美里鞠了一躬。"谢谢你让我们住在这里，葛城小姐。"

"是啊，也再次感谢你把小樱带走。"东治补充道。

"没关系，孩子们。"美里轻描淡写地回答。"还有，请叫我美里。没必要这么拘谨。"

小光和东治道别后离开了公寓。就在他们拐弯进入通往前门的小走廊时，美里看到小光拉住了东治的手，她不禁自嘲地笑了笑。她转身走进休息室，丽已经取代了光在沙发上的位置。

"你的手现在怎么样了，丽？"美里问道。

丽低头看了看放在桌上的冰袋。"好多了，谢谢你。我必须再次感谢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我接到你家。"

"你知道吗，第一适格者。"明日香凑近丽，笑着低声说道。"对她这样的人，拥抱也是表达谢意的好方法。"

蓝发女孩猛地抬起头，眼睛紧张地瞟向美里，美里正从阳台的窗户往外瞥，并没有听到明日香的评论。丽回头看了一眼红发女孩，后者只是咧开嘴笑着点了点头，丽收拾好心情站了起来，绕过沙发站到了美里的身后。

"美里？"

美里转过身，看到了这个女孩。"怎么了？想要再来点新鲜冰块吗？"她问道，误以为丽焦躁不安的手还在发酸。

"不，不需要。这是....."丽回头瞥了一眼沙发，气呼呼的明日香向她挥了挥手。她深吸一口气，再次转身面对美里，看着她的眼睛。"我想对你愿意接纳我到你家来表示感谢。"

"丽，你已经....."美里勉强挤出一句话，然后丽迅速上前，双手抱住了她的身体。".....哦，"她蹙脚地说完，然后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回了一个拥抱。"不客气，丽。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告诉我。"

丽能感觉到泪水正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但这次是出于另一个原因。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感到.....被接纳。好像有人关心她是谁，而不是她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什么。大约一分钟后，她们打破了拥抱，双方都隐隐有些遗憾。

当美里在寻找电视遥控器时，丽则坐回到沙发上，期待地看着明日香。

".....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红发女孩挑了挑眉毛。

"我也想谢谢你，明日香。"

丽向她走来，但明日香用一只手按住了蓝发女孩的肩膀。"我很感激你，优等生，但我不是那种容易感动的人。"

美里和丽不约而同地盯着沙发上真嗣和明日香交缠的手。明日香的脸涨得通红，她结结巴巴地说："嘿嘿，这不算！"边说边松开了手。"美里，你命令我把他的安危放在首位！"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丽问道。"你已经把照顾他当成你的职责了。"

"哦，我这么做是为了让明日香解释她为什么要牵着他的手到处走。"美里乐呵呵地回答。"因为她还不想承认--哎呀！"她补充道，然后夸张地捂住了自己"失言"的嘴。

"承认什么？"明日香困惑地问。过了一会儿，她的脸突然变成了美里见过的最亮的红色。

"美里！"

当晚，葛城家的成员们决定叫外卖。在丽的要求下，为她点的菜里增加了一道素菜。当好奇的明日香问她为什么时，她只是简单地回答："肉.....血的味道.....让我恶心。"

当看到她要睡的房间时，丽说："这已经足够了，谢谢。"

'有其兄，必有其妹，'明日香暗暗地想，她还记得真嗣对改建的壁橱没有提出抗议。

似乎感觉到了她的不满，丽又补充道："我主要在这里睡觉和放衣服。我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尽管声称床上用品是刚洗过的，但丽还是在哥哥挥之不去的气息中进入了梦乡。

这是她有生以来睡得最放松的一晚。

一周的时间转瞬即逝。星期六早上十点整，葛城家的门被敲响了。丽已经在厨房里准备好了一杯茶，她打开门，看到满面春风的小樱站在她哥哥面前。

"早上好，你就是丽吧！"小樱兴奋得几乎要蹦起来。

丽微微一笑，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铃原樱。"

"哦，是吗，你们两个还没有真正面对面见过面呢。"东治指出。

丽邀请他们俩进屋，但东治婉言谢绝了，说他只是来送小樱的，然后向两个女孩挥手告别，回到楼下。

"大哥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 她们走进厨房时，小樱说道。

丽僵住了。"是吗？"她悄悄地问。

"是啊，你驾驶着 **Eva**，像明日香和真嗣一样保护着我们！大哥还说你没有朋友，因为你真的很害羞。"

"哦哦，原来如此。" 丽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她一度担心东治真的把一切都告诉了妹妹。她走到厨房的台子前，再次打开水壶，无声地拿出另一个杯子。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丽！"

丽转身时脸上的笑容这次更灿烂了。"谢谢你，樱。我将不胜感激。"

三位驾驶员坐在属于东治父亲的深灰色运动型多功能车(SUV)的后排，真嗣坐在中间，而小樱则坐在前排。美里只看了一眼明日香从后视镜中反射出的眼神就足以说服她不要尝试用别人的车做任何 "好玩 "的事情。

"如果今天再有袭击，我就把那个混蛋扔到太阳里面。"明日香的语气表明她不会容忍这一天的进程受到任何干扰，美里哼了一声表示同意。她一直在赶文书工作，以至于她可以请一天假，让律子代理自己的职责。

总有一天，她会报答她的朋友的。

当他们到达商场时，小樱的脚几乎在汽车停止前就已经着地，明日香也不甘落后。两人期待这一天的原因却各不相同。

明日香去那里是为了逛街购物，体验一下正常生活。在红发女郎看来，她同时也是在为丽购物，这只会让她觉得更有趣。要一次买下几乎整个衣柜，明日香很高兴东治的父亲提供了他的车。

另一方面，小樱今天只有两个目标。如果和美里在一起也算的话，那就是三个。既然她的目标很快就能实现，大家决定让美里和小樱先去购物，明日香和丽则和真嗣一起在美食广场等着。

小姑娘似乎很清楚第一站该去哪里，她很快就买好了东西，给东治买了一件相当不错的运动夹克。然而，她的第二站却花了一点时间。美里几乎是被拉着手走进了上百家商店，每个导购员都对这个兴奋的女孩热情地微笑，当她们最终空手而归时，这个可怜的女人露出了歉意的笑容。

小樱终于在最后一家商店的后面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当美里看到那是什么时，她几乎被这个年轻女孩的体贴所感动。在她发现它的一瞬间，小樱转过身来，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请帮我保密！"尽管店里几乎空无一人，她还是轻声低语，仿佛收件人就在身边。

茫然的店员按下了购买键，小樱终于放松了脚步，她和美里回到了美食广场，女孩立刻跳进了占了她们包间一半的大弧形座位上。

"那么.....你买了什么，小樱？"当她们坐下来时，明日香询问道。

小樱摇头拒绝。"我现在还不能说！"

三位年长的女性对年轻女性的防备报以微笑，然后开始点午餐。奇怪的是，真嗣似乎不肯吃饭，只是呆呆地望着餐桌。明日香看了一眼他的眼睛，确信他并没有回到以前的状态，但却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如此无动于衷。

小樱建议说："也许他只是不饿。"由于无从得知，明日香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可能是对的。

丽是唯一一个没有吃炸鱼薯条的人，她再次选择了简单的沙拉。

明日香叹了口气。"我们真的需要为你做些什么，丽。即使你是素食主义者，食物也不仅仅是.....嗯，蔬菜。"

"你有什么建议？"丽好奇地问。

"米饭、意大利面，甚至豆腐，如果你想尝试肉类替代品的话。"美里及时替明日香回答。"大学时，律子和我曾有一段时间吃素。我自己也受不了豆腐的味道。可能这也是我比她先放弃的原因吧。"

"在回家之前，我们应该买些日用品。"明日香建议道。"不仅是为了给优等生买点东西，而且我也吃腻了速食和外卖，小光也不应该经常过来给我们做饭。"

出于对他们饮食习惯的关心，班长通常每周会到葛城家拜访三四次。明日香拒绝让美里准备饭菜，但她自己几乎不知道如何准备除了鸡蛋和现成的汤以外的任何基本东西。

明日香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好吧，等我和优等生玩够了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走！来吧，第一适格者。"说完，两名女驾驶员起身离开了。

"她们没事吧？"小樱问道，她注意到丽不愿离开。

美里点了点头。"她们会没事的。明日香期待这一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她做一个普通女孩的机会，而不是人类的救世主。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明日香吧。"

小樱想了一会儿，然后又回到了她的薯片上。

在他们等待的时候，美里从包里拿出一支笔，她和小樱一起玩写在餐垫插页上的儿童谜题。在完成了几个迷宫后，小樱移到了美里的腿上，美里温柔地笑着，用手臂搂住小樱，让她保持稳定。他们一起攻克了强大的找字谜难题。

"看到这么有爱的一家人出来活动，我的心里很温暖。"一个女声说道。

美里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她一手拿着拐杖，一手拿着托盘，面带微笑。

"您介意我在这里坐下吗？"老妇人问道。"恐怕现在没有空位了。"

美里环顾了一下美食广场，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她一直沉浸在与小樱共度的美好时光中，根本没有注意到随着午餐时间的临近，这里已经坐满了人。"当然可以，女士。"美里回答道。

那位女士点头表示感谢。"请叫我优香（Yuuka）。"她坐下来，把拐杖靠在桌子上。"啊，我这把老骨头已经大不如前了。"她一边感叹，一边开始吃东西。

当小樱和美里回到谜题中时，美里可以发现优香偶尔会在吃午饭的间隙偷偷瞥一眼她们的互动。小樱找到一个特别长的单词后，优香开口了。"你女儿挺聪明的。"

小樱听到赞美后笑逐颜开，但美里回答说："嗯，她不是我女儿。"

"哦，那你是她的保姆吗？"

美里想了一会儿，才确定了一个简单的回答。不值得费力解释整个情况。"就今天而言，我想是的。"

优香朝他们桌边那个直到现在都被忽视的人点了点头。"那他一定是你的儿子了。"

'但愿如此，'美里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不，我是他的监护人。他.....失去了双亲，现在我和另外两个孩子一起照顾他。"

"啊，"优香回答，然后赞许地盯着美里。"那你真是了不起的人，小姐.....？"

"葛城美里。"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葛城美里。看到你这样的人，我感到很自豪。没有多少人愿意照顾一个孤儿，更不用说三个了。"

美里脸红了，她揉了揉后脑勺，脸上开始露出尴尬的神色。"谢谢你。"她结结巴巴地说。

"你生活中有年轻人吗？有人帮你照顾他们吗？"

"是有一個人，但是....." 美里摇了摇头。"他去年去世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的感受。" 感受到她的悲伤，小樱转过身来抱住了美里。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抱歉。"

美里微笑着，对道歉置之不理。"我现在有了孩子，我爱他们三个，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反正我的工作也让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去追求一段浪漫的感情。"

"好吧，也许有一天，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会有人出现，让你一见倾心。" 优香笑着说。她慢慢站了起来。"谢谢你的餐桌和谈话，葛城小姐。我希望能再见到你，也许是和你其他的客人，但如果没有，我祝你长寿幸福。"

美里和小樱在老妇人离开时向她挥了挥手。小樱继续她的寻字之旅，而美里却心不在焉。她与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的交谈激起了她内心的某些东西。她低头看了看膝上的女孩。尽管小樱是别人的孩子，但对于这个孤独的女人来说，她们目前的处境让她感到有些不对劲。虽然她无法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并有一个孩子，但也许.....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她自己的话在脑海中回荡。

她最终让小樱从她的腿上跳下来，女孩看起来有些困惑和失望，但还是默许了。NERV的指挥官离开了桌子，打了个电话。"律子，我是美里，" 她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收养这些孩子有多难？"

"真不敢相信你打算买七套一模一样的衣服！"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那很可怕。"

"你想每天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吗？女孩子的衣服总得有点变化吧。"

"你还在为我以前的衣柜而苦恼吗？"

明日香叹了口气，用手扶了扶额头。"没有你刚告诉我的时候那么难过了。我是说真的，除了校服什么都没有？至少那时你还有个体面的理由不在乎。现在你没有借口了。"

明日香买了几件上衣、裙子和连衣裙，有红色的，也有绿色的。尽管丽的抗议很微弱，但她现在已经拥有了好几套浅蓝色的衣服，还有几件白色的衬衫和裙子。在明日香的坚持下，两个女孩现在都拥有了两条被红发女孩称为 "舒适裤" 的裤子。

"有些时候，" 明日香解释说，"你就是不想穿裙子，比如天气太冷了。这就是舒适裤的"

用武之地。当你在家里闲逛时就可以穿上它。"

丽瞥了一眼明日香推着的手推车。由于不仅要为两人购买普通衣物，还要购买内衣、洗漱用品和几件丽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用到的化妆品，所以手推车成了必需品。

根据明日香的说法，拎包的任务传统上是由随行的男伴来完成的，但红发女郎明确表示，她不会让真嗣像个无脑的仆人一样。她曾经差点就这么做了，这让她感到有些不舒服。丽对明日香的做法悄悄表示了赞同。

"不过我还是有些吃惊，"明日香说。"你有那么多钱。你没花驾驶员的工资吗？为什么不趁现在买套自己的房子呢？"

"因为我不想再一个人生活了。"丽盯着前方回答。"一个人生活，光是想想.....我就觉得害怕。"

".....哦。"明日香只能这样回答。"嗯.....现在你和美里生活在一起，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处于完全相反的极端。"

丽微微一笑。"是的，她的存在感确实很强。好像她一个人就能把一个房间塞满似的。"明日香深情地笑了，笑声一直持续丽继续说话。"另一方面，你有时也能通过纯粹的音量完成同样的壮举。"

红发女孩的表情只能用难以置信来形容。"你.....你刚才.....是在.....和我顶嘴吗，第一适格者？"

"是吗？我做错了吗？我向你道歉！"丽深深地鞠了一躬，匆忙中差点把头撞到购物车的边缘。

"没事，你很好。"明日香笑着安慰女孩。"这有点弱，不过既然你是第一次，我就不计较了。"

丽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两人默默地结伴向美食广场走去。

当她们走到几个小时前离开的那张餐桌时，看到美里靠着包间的后墙休息并搂着小樱，小樱坐在她的腿侧边，轻轻地打着瞌睡。美里抬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们安静。

"怎么样？"她轻声问道。

明日香先是瞥了丽一眼，然后又看了看樱，才低声说："除了一开始丽觉得有七套一模一样的衣服就好之外，一切都挺不错的。"

"美里，我也给你买了点东西。"丽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进她的一个购物袋里。她拿出几个长方形的盒子，把大的那个放在美里面前。稍小一点的盒子则放在离小樱更近的地

方，小樱听到声音开始骚动。

看到女孩醒来，美里轻轻地把她放在腿上，然后把手伸向盒子。她打开盒子，咧嘴一笑，取出一副看起来很昂贵的太阳镜。

"多亏明日香出了这个主意。她注意到自从第三次冲击之后，你就没有戴过你的太阳镜。"

"是的，它们很可能掉在了 NERV 大厅的某个地方。"美里一边回答，一边戴上了太阳镜。"哦，这个真不错。谢谢，丽！"

"你也给我买了一副吗，丽？"小樱打开面前的盒子问道。里面是一副一模一样的太阳镜，只是小了点。听到丽鼓励的点头，她高兴地尖叫着戴上了。

美里放下墨镜，看着上方的丽。"我很感谢你的礼物，但你为什么要买呢？这些一定花了不少钱。"

"我想向你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当美里用手掌捂住她的脸时，丽停了下来。"我说错什么了吗？"

绕过她的手，美里的脸上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没有，没有。只是....."她放下手，气呼呼地叹了口气。"没必要报答我。"

"但我想报答你。"

"放弃吧，美里，我也劝不了她。"明日香警告道。她没有提到一点，那就是她并没有极力劝阻丽。"我们买些日用品就回家吧。"

从杂货店出来时，连明日香都对他们带了这么多东西感到惊讶。由于丽不喜欢吃肉和鱼，他们现在有了第二辆装满食物的购物车，美里还建议他们购买大量的面食和大米，因为它们都可以存放很长时间。

在离开商场的路上，红发女郎绕道去了一家书店，买了几本食谱回来。她解释说："意大利面很容易煮，我还肯定在家里某个地方看到过电饭煲，"美里挑了挑眉毛，因为明日香显然比美里更了解自己家里的东西。"但是光吃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腻的。既然我不会让厨艺大灾难葛城靠近炉子，那我倒不如自己学学怎么做。"

"喂！"

"另外，"明日香继续说，无视美里的愤慨。"烹饪不会那么难，考虑到真嗣能以某种方式不把事情搞砸那我也能做到。"

当他们离开商场时，那个男孩开始显得越来越无精打采。当他们到达停车场时，真嗣被路边的树枝绊了一下，要不是明日香反应迅速，真嗣可能已经摔倒了。

"带他上车，明日香。丽和我来处理这些袋子。"美里说。面对真嗣情况明显的恶化，每个人的欢乐气氛都消失了，就连小樱也不例外。明日香脸上关切的神情几乎让美里在回家路上超速行驶，只是为了尽快把这个男孩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到达公寓后，美里命令明日香带着真嗣先走，让他躺在沙发上。美里知道女孩会拒绝再下来，所以没有催促她帮助她们，而是让小樱去请她哥哥帮忙。

"他肯定出了什么问题。"美里一进门，明日香就说道。"我几乎是把他从电梯里拖出来的，他差点就晕倒了。"

美里低声咒骂着，然后穿过公寓房间来到真嗣躺着的沙发前。在他离开某人视线的几秒钟里，他蜷缩在自己身上。美里轻轻地把他的头从膝盖上移开，再次诅咒他所看到的一切。她上一次看到真嗣这个样子还是...

当日本战略自卫队中士用枪指着男孩的头时，

"我们需要送他去医院吗？"虽然美里没有看，但她仍然能感觉到站在她身后的明日香散发出的焦虑。她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这不是身体问题。我相信真嗣回忆起了过去，但这次要严重得多。现在他.....可以说是在重演。"

美里站了起来，突然抓住真嗣的胳膊，在明日香大声抗议中把他从沙发上拽了下来。她没有理会红发女孩，低头盯着脚边的男孩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在她的听觉边缘，她能听到男孩微弱的喃喃自语。现场唯一缺少的就是她手中的枪，她会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NERV，一边试图把真嗣拖到他的Eva上，一边躲避着一心想要杀死他们所有人的入侵军队。

"对不起，明日香。我必须确认一下，"美里道歉道，跪下来抱起男孩，把他放回沙发上。"但现在我知道他到底在回忆什么了。就在第三次冲击之前，我发现了他。"

"哦，Scheiß（狗屎）。"

"你先陪着他，我们去买东西。希望你的出现能让他振作起来。"

不等她回答，美里就转身离开了公寓。

打开行李并与东治和小樱道别后，丽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整理新衣服，而美里则回到了客厅。她开始悄悄地走向沙发，当她走近时，看到的一切让她脸上露出了笑容。

两个孩子都躺在沙发上，真嗣的头枕在明日香的腿上，明日香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男孩闭着眼睛，看起来好像真的睡着了。如果不是因为之前真嗣发生的事情，美里会觉得他的样子很可爱。

"他看起来已经好多了，"她在明日香耳边轻声说道。

明日香不知怎么地跳了起来，没有惊动真嗣。"该死的，美里！别这样！"她尽量小声地喊道，涨红的脸庞显示出她对被抓到这种姿势感到多么窘迫。美里脸上的得意的笑容只会让她更加生气。

"马上就要吃晚饭了。"美里若无其事地说。"你还打算做些什么吗？"

"我本来是想，但是....."明日香犹豫着回答，低头看着真嗣。

这时，门口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我会照看好他的。"丽走了进来。

美里看着两人。"你们自己解决吧，我去洗个澡。"

浴室的门在美里身后关上后，丽转身对明日香说："你必须学会把真嗣托付给其他人。你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守护着他。"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第一适格者？"明日香嘶声道。"我们在做模拟或测试时，我该怎么办？美里是指挥官，她也不可能一直看着他。"

"既然你是正式负责他的人，那就由你来决定吧。"丽移到沙发上，坐到明日香的位置上，把真嗣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请你，至少现在，把他交给我吧，"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男孩说。

"你看着他我没意见，但如果他做噩梦怎么办？"

丽终于抬起头。"那我去叫你。你就在隔壁房间。"她的右手开始抚摸真嗣的头发。明日香注意到了这一点，做了个鬼脸。

"好吧，"她说，转移了话题。"你晚餐想吃什么？"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吃，只要....."

"是啊是啊，我知道。不吃肉也不吃鱼。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所以我会给每个人都做一样的。"

在明日香看来，准备晚餐的过程出奇地顺利。她决定从简单的蔬菜炒饭开始。由于真嗣使用了其他方法做到，而美里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她在水槽下找到的电饭煲需要擦一擦灰尘，但它仍然可以使用。

实际的炒菜部分对她来说几乎简单得可笑，因为只需要把蔬菜切碎放进炒锅里就可以了。只有酱汁需要多种不同的配料，这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厨师来说是个小障碍。

Pen-pen 走出冰箱，收获了一顿三文鱼大餐。他用鳍拍了拍红发女孩的腿以示感谢，然后走进客厅，打开电视看新闻。

当美里离开浴室时，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真香啊，明日香。"

红发女郎转过身，朝她挥了挥勺子。"当然了，这是我做的！和你的期待有什么不同吗？"当这个女人在餐桌前坐下时，她的监护人只是傻笑了一下。

三位女性都享用了这顿简单而美味的饭菜。真嗣仍然在睡觉，因为她们都不想打扰他，哪怕是吃顿饭。吃完饭后，她们回到客厅，和 Pen-pen 一起看电视。

几个小时后，美里打了个哈欠，起身走向自己的房间，说第二天要早起去 NERV。丽继续坐着，明日香则走进厨房收拾东西，她没有注意到蓝发女孩的头在来回点头，因为她试图抵抗睡意。

明日香正在洗锅，听到身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睡不着吗，美里？"她头也不回地问道。没有回应并没有让她感到困扰，直到她听到身后杯子落地时发出的破碎声。她转过身，正好看到桌子被掀翻了。

"什么--真嗣？"

真嗣站在她面前，拿着一把椅子举过头顶，嘴里嘟囔着什么。当椅子砸在她脚边的地上时，她向后退去。

"真嗣，冷静点！"

刹那间，她的话似乎传到了真嗣沉浸在梦中的脑海里。他在那里站了很久，蜷缩着身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明日香松了一口气，正准备叫丽时，真嗣带着疯狂的眼神冲了过来。

当他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时，几乎要把她从地上抬起来。她的后背重重地撞在冰箱上，明日香感觉到她肺里剩下的呼吸在嗖的一声中从她的唇边逸出，就在这一刻，真嗣的拇指压到了她的喉咙中央并开始挤压。

真嗣脸上的表情让红发女孩目瞪口呆，无法动弹，这比她背对着不结实的金属门受到的撞击更让她震惊。一周前，她才通过福音战士的驾驶舱摄像头见过这双眼睛。

那是一个陷入疯狂的男孩的眼神。

随着黑暗笼罩她的视线，她的血液冲击着她的耳朵，明日香试图将真嗣的手从她的喉

咙上拿开。挣扎中的明日香就像试图移开一座山。

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明日香做了她唯一能想到的事情。"真嗣，"她喃喃地说，同时颤抖着把手伸向男孩的脸。

尽管她的耳边充斥着自已急促的心跳声，但真嗣口中的话语还是清晰地传了过来，让她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所以大家都去死吧。"

第 17 章

".....所以大家都去死吧。"

丽被厨房里传来的这句话惊醒了。她听到了桌子和杯子的碰撞声，但在之前昏昏欲睡的状态下，她认为是电视发出的声音。当她站起身来，记忆涌入脑海，使她的血液凝固了，Pen-pen 被她的腿压倒在地，它试图用惊恐的叫声引起女孩的关注。

她不需要说话就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丽喃喃地向惊慌失措的鸟儿道歉，鸟儿则慌乱地指着厨房，比起任何身体上的伤害，她更关心厨房里发生了什么。真嗣把无力挣扎的明日香按在冰箱上，女孩的脚趾几乎没有碰到地面。

丽惊恐地看着明日香举起的手臂软软地垂在身旁，直到垂下的肢体旁边冰箱阴影中的东西吸引了蓝发女孩的目光，驱使她向前冲去。

扫帚狠狠地砸在真嗣的膝盖后面，把他的腿砸塌了，男孩也摔倒在地。明日香又站立了一会儿，然后粗暴地从冰箱门上滑落，狠狠地摔在地上。当新鲜空气灌入肺部时，她立刻开始咳嗽和喘息，匆忙甩出的手臂阻止了她的身体向一侧倒去。

丽意识到红发少女是两个人中受伤较重的一个，她随意地把扫帚扔到一边，跪在明日香身旁，一只手轻轻地把男孩的手从女孩的喉咙上拿开，用另一只手扶正她的头部。

"没事的明日香，让我看看。"丽急忙说道，凝视着明日香睁大的眼睛。红发女孩咽了咽口水，挣扎着想要说话，但嘴里只发出了嘶嘶的尖叫声。"不要试图说话。放松，慢慢深呼吸。真嗣没事。"她补充道。明日香瞥了一眼她的肩膀，丽看到红发女孩眼中短暂的担忧在这三句安慰的话中烟消云散，丽感到一丝满足。

丽在尽可能地检查明日香的脖子后松了一口气。她突然发现自己很庆幸她的哥哥现在的状况如此糟糕。如果他还有几个月接受福音战士训练后的体力.....明日香就不得不忍受脖子被折断的可怕声音，一个生命就会像蜡烛一样被掐灭。

又来了，丽把这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抛到一边，重新把注意力放在明日香身上。

真嗣的手在她喉咙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可能到天亮就会消失。而袭击的记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失。丽对看到似乎没有留下持久的伤痕感到满意，她转过身看着真嗣，他已经蜷成了一团，现在正像一棵被风吹倒的树一样颤抖着。

明日香微微向前挪了挪身子看着男孩的脸。虽然他还在急促地喘着粗气，但疯狂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钴蓝色眼睛里的恐惧。她也微微闭上眼睛，垂下头，然后靠在冰箱上。当丽转过身来面对她时，明日香把手放在嘴边，模仿着喝水的样子，她得到了另一个女孩的点头，丽站起身来，打开了水龙头。

一杯水递给了明日香，她开始贪婪地大口喝水，直到喉咙一阵灼痛，几乎立刻让她把水咳得满身都是。一只苍白的手抓住了她拿杯子的手臂。

"慢慢来，"她平静地嘱咐道。明日香点点头，又开始喝水。清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缓解了她的疼痛，当她喝完一杯后，她把杯子递给了丽，过了一会儿，丽又给了她满满一杯。

在喝完第二杯的一半后，明日香把杯子放在自己身边，嘶哑地说："谢谢你，优等生。"

丽皱了皱眉头。"你不应该说话。你的喉咙可能受损了。"

"我没事，"明日香急促地说道，然后咳嗽起来，疼得直打哆嗦。"我又不是没被掐过。"丽听后震惊地挑了挑眉毛，但明日香挥手打消了她未说出口的疑问，转而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你应该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听到这个问题，丽立刻把头转向了真嗣，就像这是任何答案一样。

"说吧。"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丽犹豫着说。

明日香喝完杯中的水后才试探着回答。"他刚刚想杀我。我想我应该知道。"

丽无奈地看向真嗣，然后沮丧地叹了口气，说："你还记得在我回来的第二天，我们离开 NERV 的时候，我告诉过你导致真嗣发动第三次冲击的四件大事吗？"

红发女郎点了点头。"我和美里的死，还有两件'私事'。"她说，举起胳膊比划着。

"刚才发生的事情是真嗣重温了最后的事件。"

明日香终于觉得自己恢复得可以站起来了，她站起身走到真嗣身边拉起男孩的肩膀，把他移到厨房柜台的内侧角落里，让他保持坐直。"我还记得他以前掐过我的脖子。"明日香在真嗣身边坐下，揉了揉脖子，想起醒来时被那双熟悉的手掐住喉咙的情景。"嗯，在我海滩上醒来之前。"

丽摇了摇头。"不，你不是受害者。但同时，你也是。"

明日香瞪着蓝发姑娘。"优生，现在已经很晚了你还在胡言乱语。给我快回答这个问题。"

丽似乎极不情愿地坐到了另外两名驾驶员的前面。"好吧。我会告诉你真嗣在第三次冲击前所经历的一切。但我必须警告你，这将会令人不安。"蓝发女孩颤抖着说。"自从我和莉莉丝分开后，我的脑子就会不时地想起那段记忆。"

于是，丽向明日香讲述了真嗣恳求她帮助却遭到冷酷拒绝的那段往事。

"我的天哪....."

丽低头道歉。"对不起，明日香。如果不是你的坚持，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

"他.....他想要我的帮助。我是他最后的希望。而我所做的只是再次把他推开....."

"那不是你，"丽很快说。"你什么都做不了。是真嗣心中的明日香说了那些话。"

"那不重要！"明日香的声音开始恢复正常，但她还是一边粗声咳嗽，一边提高了嗓门。"我对真嗣的态度、行为给了他那样的印象！我同样有罪！"女孩转向身旁的男孩，双手抱住他的肩膀，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对不起，真嗣，对不起....."虽然没有回应，但随着他们的靠近，真嗣的身体放松了下来，他的颤抖也渐渐平息了。

丽想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但立刻被甩开了。她叹了口气，又坐了回去。"你不要责怪自己。你和他一样被你们的过去所塑造。任何过错都应归咎于那些试图制造补完的人：碇源堂和 SEELE。"

在明日香的怀抱中，真嗣的身体已经完全静止了，他的呼吸也从近乎窒息的状态开始放缓，但她没有离开自己的位置。她知道归根结底第一适格者是对的。第二适格者和第三适格者的成长过程都是为了满足 SEELE 对牺牲品和触发器的要求而特别定制的。这并没有让人更容易接受事实。明日香一直坚信，她将塑造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让别人替她决定。

但命运显然是个婊子。

"丽....." 明日香最终说道。"不能让美里知道这件事。"

丽微微歪着头。"为什么不能？她至少会想知道杯子和椅子为什么会坏。如果你脖子上的伤痕没有及时消失的话，可能她也会想知道。"

"因为她会被迫采取行动。美里也许可以假装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没有发生，比如我们互相斗嘴，但她的被监护人真的相互攻击伤害彼此呢？"

丽的嘴巴张开，表示理解。"即使是 NERV 的司令官，也不可能对这么大的事情视而不见。"

"嗯，"明日香哼了一声，表示同意。"真嗣会被锁起来，拴在床上。如果你知道你哥哥因为无法控制的事情而被囚禁，你会有什么感觉？"

"心烦意乱。"丽立刻回答。"也许是困惑，也许是愤怒。我会心烦意乱。我甚至会再次失控。"

"没错。"

丽站了起来，开始摆正桌椅，把坏掉的椅子放在一边。"我明白你的意思。虽然我相信你再一次夸大了最坏的情况，但我不想冒这个险。真嗣对我很重要。对我们都很重要。在你另有决定之前，我会保守这个秘密。"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厨房的事不用担心，明天早上我会给美里做点吃的东西。" 随着破碎的杯子被扔进垃圾箱发出一阵短暂碰撞声，明日香在真嗣的肩膀上打了个哈欠。

"嘎克？"

两个女孩听到声音转过身来，看到 Pen-pen 的头从门口伸了进来。它被这目光吓得稍稍往后躲了躲，然后才意识到骚乱已经结束了。

"没事了，Pen-pen。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明日香喊道。经过基因改造的企鹅松了一口气，这从一只鸟的嘴里说出来几乎是滑稽可笑的，然后 Pen-pen 蹒跚着走进厨房。还没走到冰箱前，丽就把它抱了起来，搂在胸前。

"很抱歉伤害了你，"她道歉道。"你没事吧？" 企鹅的一只蹒跚挣脱了怀抱，拍了拍女孩的肩膀，丽对此报以微笑。明日香也发现自己的嘴角因为这一幕而上扬。

"我也会保守这个秘密的。"面对明日香疑惑的眼神，丽一手抱住 Pen-pen，一手指着她和真嗣。"不管你对我哥哥的感情是什么，那都是你们的事。美里也不会知道的。"

明日香站起来时有点摇晃。"呃，谢谢？"她回答道。"那么.....你现在信任我和他在一起，是吗？"

"我已经都看到了你过去一周的所作所为，看着你的眼睛，我看到了真相。当真嗣和你在一起时，我不再担心他的安全了。"

红发女郎愣住了，她正想把手伸向脚边的男孩。".....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你会怎么做？"她望着自己的肩膀，迟疑地问。

"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你的尸体。"丽脸上的笑容减轻了明日香因这个直接回答而感到的寒意，当丽把 Pen-pen 放在地上后沿着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时，她脸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厨房里一片寂静，两个红头发都盯着那个蓝发女孩。过了一会儿，明日香低头看着那只鸟说："你也一样，鸟脑袋。不许跟美里说一个字。"

出乎明日香的意料，Pen-pen 并没有因为这句气势汹汹的话而大吃一惊。相反，它穿过厨房直接停在明日香面前。它用一只鳍指着真嗣，另一只鳍指着明日香。然后它举起一只鳍慢条斯理地划过自己的喉咙后再次指向目瞪口呆的女孩。"嘎克，"它不祥地叫了一声，然后蹒跚着走进冰箱，比平时用力过猛地关上了冰箱门。

冰箱关上的一瞬间，明日香开始轻声地笑起来，即使喉咙痛也无法阻止她。在经历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之后，一只过度保护她的企鹅的威胁正是她需要的，这样她才能带着好心情上床睡觉。

如果说明日香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她讨厌在太阳还没开始窥视地平线时就被粗暴地吵醒。她室友的辗转反侧是罪魁祸首，当她睁开眼睛看到真嗣的脸离她只有几厘米远时，她几乎不得不抑制住惊讶的尖叫。当她意识到打扰的来源时，她的咒骂声在喉咙里消失了。

明日香好一会儿都没睡着，只是盯着身边熟睡的男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睡觉时那种不安的神情似乎变得更加强烈了。是当他被搬进她的房间时，还是仅仅因为前一晚的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当真嗣开始在睡梦中颤抖时，她的手自动伸向了他，明日香很快又在第三适格者温暖的手掌中睡着了。

她必须想办法感谢真嗣让她连续这么多晚都睡得很好。

不过，这只能以后再说了。另一个打断她美梦的人此时正站在她的上方，双手抱臂，

皱着眉头，一脸不赞同的表情。

"小姐，你不介意告诉我为什么我的一把椅子坏了吗？"美里问道。

"什么鬼，"这是明日香雄辩的回答。她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然后又试了一次，但在此之前，她低头看了一眼，并确保她的毯子盖在她的脖子上。"为什么这鬼时间来问？就不能等到真正的早晨吗？"

"我需要和联合国的一些成员开个会，唯一可用的时间段是几个小时后，所以我现在就得准备好。现在不要再转移话题了，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明日香的脸沉了下来。她一直希望能有更多时间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睡得时间不够后的粗暴唤醒让她的撒谎子程序短路了。

"好吧，我--"在一个柔和的声音闯入之前，她艰难地说道。

"是我的错。"丽在走廊里顺口撒了个谎。美里惊讶地转过身，没有看到明日香脸上震惊的表情。"我太累了，被 Pen-pen 绊倒了。摔倒时还打碎了杯子"。她在目瞪口呆的明日香面前鞠了一躬。"对不起，美里。我会赔钱更换的。"

".....哦，"美里蹙脚地回答。她摇了摇头，振作起来。"你和 Pen-pen 没事吧？"

"我没有受伤，比起受伤，Pen-pen 更生我的气。"

"嗯.....应该还好吧。"美里挠了挠头。这里有些不对劲，但她没有时间仔细研究。"你怎么起得这么早？"

"你不是很安静，而我睡得很浅。"

".....哦。"美里又说了一遍。"呃，对不起。"她开始走出明日香的卧室，走到走廊，但在厨房附近停了下来。"哦，对了。在下一个复仇亡灵出现之前，我们得让你们俩回去训练。丽，你愿意参加启动测试吗？"

"多快？"

"如果你同意，我们就马上开始准备，快准备好的时候，我会让二课来接你们三个。顺便还可以同时与明日香进行同步测试。"

丽瞥了一眼房间里的明日香，明日香回过头来点了点头。"好的，我会的。"她对美里说。

她们的监护人笑了。"正如我对明日香说过的，我绝不会违背任何人的意愿强迫他们驾驶 Eva，所以谢谢你。现在你们两个回去睡觉吧。哦，我也不会回来吃晚饭了，所以今晚不要为我做任何东西。"

美里挥挥手，回房间换衣服去了。

"咦....." 明日香一听到关门声，就立刻坐了起来。"你居然替我打掩护，第一适格者。我都不知道你还能这样撒谎。"

丽笑了。在和这个女孩一起生活了将近一周之后，明日香已经不再觉得看到丽真正表达情感是件令人惊讶的事了。"我相信美里认识你很久了，她能够感觉到你的欺骗。相反，她对我就没有那么熟悉了。"

"感谢上帝，我一无所知。"

第一适格者点点头，正准备转身离开，却发现了异样。"你总是和我哥哥睡得那么近吗？"

明日香低下头。当她半夜醒来时，真嗣的脸一直紧贴着她，但当时她只是以为他把自己扭得更近了。现在，借着走廊里的灯光，她可以看到他们的蒲团几乎碰到了一起。明日香在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时，脸微微红了。她补充说："我真希望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但每当他的恶魔来袭时，我还是会安慰他。"

两个女孩想了一会儿，丽才回答说："这只是一种理论，但我相信，虽然真嗣的头脑中把你和恐惧划上了等号，但他的内心却不这么认为。" 明日香还没来得及开始结巴，丽就关掉了走廊的灯，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红发女孩凝视着周围的漆黑一片。一阵微弱的低语最终打破了寂静。

"他的.....内心....."

当清晨来临的时候，真嗣已经恢复了 "正常 "的睡姿，这让明日香略感失望。一想到他的脸离自己如此之近，只要她稍稍扭动一下脖子，他的嘴就会进入自己的视线范围.....明日香的脸颊顿时变得绯红。

透过窗帘的昏暗光线下，明日香把这个想法踢出了脑海，她坐了起来，努力忽略脸上的温热。要让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突然亲吻碇真嗣，需要的不仅仅是近距离的接触。

'比如感觉'无聊'？'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就算我有理由，我也不会吻他。除非他清醒过来。'

'但是谁会知道呢？'

"我会！" 明日香在内心呐喊着。现在再和自己争论还为时过早，于是她把被子往后一

扔，站起来拉开窗帘。在新一天的阳光下，这位运动健将伸展了一下身体。

当身体终于感到柔软时，明日香走到梳妆台前。新镜子的尺寸与她在绝望中打碎的那面不太一样，但足够的粘合剂已经解决了这个小问题。她向前倾了倾身子，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脖子，为了看得更清楚她把头发拨到了一边。令她惊讶的是，前一晚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明日香如释重负地笑了。

检查结束后，明日香把头发放了下来，看着镜子里的头发像绚丽的橙色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现在，她的头发已经过了后背的中点但仍然不够长，无法模仿母亲的发型。她现在计划的问题是 LCL 使洗头成为一项艰巨的苦差事，她勉为其难地考虑在她还需要当驾驶员的时候把头发修剪一下。

明日香笑着回忆起小时候，有一次她在玩游戏时试图躲在妈妈的头发后面。不过，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在躲谁了。朋友？亲戚？

镜子角落里的动静引起了她的注意。"早上好，丽。"她侧过身叫道。

"早上好，明日香。"丽在门口打招呼，已经穿戴整齐。"睡得好吗？"

"除了被打扰之外，还好。脖子上的伤痕也不见了。"

"那就好。你早餐要做什么？"

明日香从镜子前转过身来，摇了摇头。"诶，重口味的饭菜和 Eva 驾驶员不搭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先吃点清淡的吧。我们可以在结束后吃一顿丰盛的午餐来弥补。"

"明智的决定，"丽回答道，然后走向浴室。明日香回到镜子前，用梳子梳理自己的头发来除去夜里打结的头发。

当 NERV 的电话打过来时，丽和明日香像往常一样牵着真嗣往外走，发现二课的特工们已经在等着他们了。特工们没有说话，而是示意女孩们继续前进。整个行程都是在沉默中进行的，明日香不知道特工们是被命令不许说话，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很高兴见到你们，孩子们。"当他们向美里报告时，美里从她办公室里与律子讨论的话题中抬起头来说道。

明日香点头致意。"那么先进行什么呢？我的同步测试还是丽的启动测试？"

"我们先做你的测试，明日香。"律子回答。"无意冒犯，丽，但我想让她随时待命，以防你的启动出现任何问题。"

"我没有生气，赤木博士。零号机.....很少对测试做出友善的反应。"丽斜眼看了看她的同伴驾驶员。"我相信明日香会制服我的福音战士，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美里笑着说。"希望不会到那种地步，但在发生了初号机的事情之后，我宁愿不要再拿我们的两台.....不守规矩的 Eva 去冒险了。"

"这就是你坚持使用旧硬件的结果，"明日香说，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美里呻吟了一声，故作怒视地摆了摆手，挥挥手否定了这个糟糕的玩笑，说："我不认为丽会喜欢用一个简单的硬件故障作为受伤的理由。现在离开这里，穿上你们的驾驶服！"

他们走后，美里问道："我们的零号机怎么样了？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希望不会。巨大的机器人横冲直撞，事后处理起来很费事。"律子回答道。"我只是想知道它是否能接受现在的丽。"

"那它体内的灵魂呢？明日香说她的母亲已经不在里面了，但另外两个 Eva 也是这样的吗？"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零号机的情况，但在真嗣康复之前，我们只能猜测唯的下落。"

"没错，哦，说到这个，你有没有完成对真嗣在初号机内的扫描？"

话题的突然转变让律子一时间摸不着头脑，直到她把最后一句话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哦，是的。对。呃....."她揉了揉后脑勺。"我把数据输入了 MAGI，但后来复仇亡灵发动了攻击。之后我们忙着收拾残局，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你是个什么样的科学家？会忘记检查自己的研究？"

律子叹了口气，坐回到椅子上。"一个疲惫的科学家。今天的测试结束后再来问我吧，那样我就有时间弄清结果了。"

两位指挥官回到了工作岗位。她们需要处理的准备工作之多意味着她们需要十五分钟才能意识到一些事情。"糟糕，"美里发誓道。"她们忘了把真嗣留给我。"

"糟糕，我们忘了把真嗣留给美里了。"当三人在通往更衣室的走廊上停下时，明日香嘟囔道。

"我去发令所的时候，你想让我带着他吗？"丽建议道。

"现在回去也没什么意义。"明日香叹了口气。"等我们在 Eva 机库分开时再说吧。"

到了更衣室，两个女孩开始穿上她们的驾驶服，而真嗣则坐在长凳的一端，面朝墙壁。

"你昨晚你说你以前被掐过是什么意思？"丽打破沉默问道。

在储物柜的另一侧，这个问题让明日香愣在了原地，她的一条腿还在穿连体服。可怕
的记忆再次浮现，就像它们经常做的那样。

'求求你，明日香。和我一起死吧。'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会和你一起死，妈妈。只是不要停止做我的妈妈！妈妈！妈
妈！'

'妈妈？你是谁？'

但现在它们被一个更重要的记忆挡住了，明日香从中汲取了力量。

'你是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我的女儿。即使是第三次冲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点。还有一
件事永远也不会改变。我为你感到骄傲，明日香，我会永远爱你。'

在等待明日香的回答而一无所获之后，丽说："如果你不想说，我就....."

"我的母亲，或者说.....接触实验后那个长得像她的东西，想要杀了我。"明日香一边继
续穿衣服，一边木然地回答道。"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挣脱的了。不久之后，她就在那
个.....玩偶旁边上吊自杀了。"她像咒骂一样吐出最后一个字。

"我...我很报..."

"别...说出来。"明日香在另一个女孩说完之前，缓慢而气恼地说道。虽然丽看不到，
但明日香一边继续说，一边朝真嗣的方向做了个手势。"有时候很容易就能看出你和他之
间的相似之处。你们都会为不该道歉的事情道歉。"

丽即使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对不起。"

"我的天啊！你和他一模一样！"明日香沮丧地捂着脸，用两根手指揉着额头。被唤醒
的记忆现在正在争夺主导权，她感到类似头痛的感觉正在袭来。与其冒着进一步惹恼她的
风险，丽选择了把注意力放回她的驾驶服上。

"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不需要运气。"当明日香走上龙门，走向她的插入栓时，丽说道。
她自己的 Eva 正在被转移到测试场的途中。"但是....."

"是啊，"明日香点点头，盯着她的福音战士的绿眼睛。"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你的心意
我领了。只要确保你的 Eva 不会暴走我们就会没事的。我可不想再干掉一个 Eva 了。"她转
过身来 "虽然我.....等等，真嗣呢？"

两个女孩慌乱地四处张望，但在二号机的机库里却不见了那个棕发男孩的身影。

"该死的，他是不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现在可能在 NERV 的任何地方，这个笨蛋！"明日香愤怒地捶打着栏杆。

丽对她哥哥受到的冒犯有点生气。"冷静下来。我会原路返回试图找到他。你应该进入你的 Eva，为你的测试做准备。"

"我才不会呢！"明日香反驳道。"你认为他这样失踪我还能集中精力吗？"

一个放大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机库。"明日香，我们准备开始了。什么事耽搁了？"

两名驾驶员望向机库的后墙，在那里可以看到美里和律子在二号机上方的控制室里。

"真嗣不见了，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明日香叫道。

尽管没有被 P.A.（扩音）系统接收到，明日香几乎可以听到美里发出的咒骂声。她转过身去对着一名下属大声命令。一分钟后，律子说："MAGI 找到他了，他在初号机的机库里。快过去，以他现在的状态，不应该让他进入他的 Eva！"

明日香在律子提到真嗣在紫色福音战士的机库时就跑了出去，丽紧随其后。

"我就知道我不该放开他。"明日香一边嘟囔着，一边跑进了位于二号和三号机库之间的防爆门。经过门口后，她在走廊上滑着停了下来。

幸运的是，真嗣并没有在插入栓附近。相反，他正站在初号机前面的天桥上，仰望着初号机的脸。当女孩们走近时，她们听到他在喃喃自语：".....我父亲的工作？"然后他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空无一人的控制室。

丽只花了一秒钟就弄明白了真嗣在回忆什么。"那是他第一次来到 NERV，见到他....."

"父亲....."真嗣喘息着，无意中说完了丽的话，然后把目光移开。

美里的声音再次从 P.A. 系统中传来。"你找到他了吗？"

"是的，没事。他只是在回忆而已。"明日香回答道。她对丽说："为什么非得是另一段糟糕的记忆呢？他的脑袋里就没有美好的记忆吗？"

丽拒绝发表意见，明日香很快严肃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她们面前，真嗣沉默了一小会儿，而他自己脑中的对话却在继续。最终，他又开口了。"你为什么.....要找我？所以，你是要我驾驶这个东西出去战斗吗？"

明日香在男孩说话时努力保持冷静。她已经能从真嗣的声音中听出他的痛苦，因为他

在和脑海中的碇源堂争论。

'真嗣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却被告知他只是个工具，'明日香一边皱着眉头想，一边的对话还在继续。当她握紧拳头时，身上的橡胶衣吱吱作响。当真嗣因为源堂说了什么不要他的话而脸色一沉时，她咆哮道："如果这个混蛋离开 LCL 海，我不管他对你和真嗣来说是什么，我都要把他打得屁滚尿流。"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努力去别的地方。"丽冷漠地回答。想起那天自己无意中扮演的角色，她也感到自己的胃越来越恶心。为了逼真嗣就范，她被推上轮床作为要挟，而使徒攻击的冲击波又把她从轮床上震了下来使她的伤势加重。她向明日香解释了这一点，因为红头发的明日香想知道为什么真嗣会突然向后倒下。

真嗣突然冲向丽，丽因她在解释而分心，使她第二次摔倒在金属走廊上，还险些撞到明日香。非常巧合的是，她正好落在真嗣跪下的地方，并再次被他轻轻地抱在怀里。除了落在金属地板上的疼痛，这次她没有受伤，因此可以看着男孩的眼睛。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丽在被抬上轮床推走之前只能短暂地看到真嗣，但这已经足够让她看到他的关切。现在，她有机会--也有双眼--凝视他，她就这样做了。

真嗣回忆起往事，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或许那只是他的体温在慢慢渗透丽的驾驶服。无论如何，丽再次感受到了这个男孩身上散发出的温暖和安全感。尽管当时真嗣认识她只有几秒钟，但他仍会竭尽全力保护她。

明日香跪在他们身边。"你还好吗？"她问。"你摔得很重。"

"我没事。"丽回答，眼睛紧盯着真嗣。"这和我过去所感受到的痛苦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我，呃.....相信你的话。反正记忆似乎已经结束了。"

真嗣已经僵在了原地，一只手在他的脸前徘徊，他的眼睛再次呆滞。丽可以发誓，她所感受到的温暖正在慢慢消失，她轻轻地当真嗣的怀里移开，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我现在要带他去见美里，"她说，悲伤从她的声音中悄悄地流露出来。

明日香目送他们离开，注视着真嗣的后脑勺。她静静地想：'要怎样才能让你回到我--.....我们身边？'直到防爆门关闭，挡住了她对那个受尽折磨的男孩的视线，她才回过头来看向 二号机，悲伤地低语道："我还能做什么.....？"

"你能集中注意力吗，明日香？"律子严厉地要求道。"你的同步率降到 42%了，我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

二号机的驾驶员心不在焉，没有发表意见。

'我已经照顾真嗣六个月了，每当他噩梦太多时，我就安慰他。唯一能让他崩溃的就是进入初号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有一次他和我在回忆第三次冲击的时候，他想杀了我.....！'

"明日香？"

"什么？"她咆哮着，然后才意识到是谁在跟她说话。"哦，对不起，美里。"

紫色头发的指挥官透过通讯窗回望着她。她叹了口气，轻轻地把大惊小怪的律子推到一边，然后凑近她。"好吧，让我们暂停一下测试。明日香，你显然有心事。"

"我很好，"明日香很快反驳道。

"显然不是，如果你的同步率几乎降到 40% 以下都不在乎的话。"

女孩惊讶地眨了眨眼睛。"40%....."她重复了一遍，然后摇了摇头。"好吧好吧，我在想真嗣。"

令明日香略感惊讶的是，她的监护人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奚落她。相反，美里问道："在机库里发生了什么？"

"真嗣想起了他第一次见到初号机的那天.....还有他的父亲。丽尽她所能告诉了我所发生的一切。"

"我明白了。她有没有告诉你，他的父亲是多么的随意，差点又把他抛弃了？"

"她没必要说，真嗣的肢体语言足以让我发誓，如果他那个混蛋父亲回来，我一定要把他揍成肉酱。"

"哈！"站在屏幕稍远处的律子发出了毫无幽默感的笑声。"抱歉，你得排队了。实际上，即使不是全世界，NERV 的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分一杯羹。"

美里点头同意副司令的意见。"听着，明日香。我知道你在尽全力照顾真嗣，"她安慰女孩说。"我相信，把他交给你照顾会比世界上最好的心理学家更有效。不要因为看似失败而气馁。只要和他在一起，安慰他，你就是在做你的工作。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明日香的精神稍稍振奋了一下，但她还是不禁问道："可为什么我总觉得我可以为他做得更多呢？"

美里咧嘴一笑。"我不会重复很久以前在检查室对你说过的话。"

女孩的脸微微泛红，幸好被周围的液体掩盖住了。"嗯，我记得。"

"那就好。感觉好些了吗？可以再试一次吗？" 美里满怀希望地问道。

作为回应，明日香身体前倾，紧紧抓住了二号机的控制杆。"是的，美里，谢谢。"

"要感谢我的话，就让同步率达到.....比方说 55%。"

不幸的是，明日香在律子结束测试前只达到了 51%。美里挥挥手让它过去了，但这次失败会让第二适格者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备受煎熬。

在试验室刺眼的灯光下，巨大的生物机械零件上的蓝色油漆熠熠生辉。就像明日香对待 二号机时一样，丽独自一人在天桥上凝视着她的福音战士的红眼。

"你能接受现在的我吗？"她轻声说道。"我是不是改变太多了？" 不出所料，巨兽保持沉默。她耷拉着脑袋，闭上了眼睛。"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她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当丽爬上了插入栓并在椅子上坐好时，圆柱形驾驶舱滑入零号机内部。就在它锁定的那一刻，一个通讯窗口在她的左侧打开了。

"准备好了吗，丽？"美里问道。

"是的，司令。"

"很好。请记住，我们并不期待奇迹。如果你能同步我们会很高兴，但如果不能我们也会尽力而为。明日香，准备好了吗？"

"已就位。"明日香用低沉的语调回答道。丽瞥了一眼新的通讯窗口，发现她的同伴看起来有些沮丧。她正准备切换到私人频道与明日香通话时命令传了过来。只能等以后再说了。

"开始启动测试！" 美里一声令下，发令所立即行动起来。

"连接主电源。"

"所有电路传输完毕。"

"连接副触点。"

"A10 -神经连接正常。"

半年多来，她的 A-10 连接器第一次启动，丽感受到了熟悉的感觉。

"配置日语语言界面。"

"建立所有初步联系，性能正常。"

发令所人员的声音渐渐远去，丽闭上了眼睛，准备迎接她一直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其他两位驾驶员只需要向他们的福音战士敞开心扉，而丽则必须与她体内的灵魂战斗才能让这台顽固不化的机器服从她的意志。

她并不总是能赢。就在第三使徒到来前不久，零号机似乎想杀死她：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爆炸性地弹出了插入栓。

当她感觉到自己 "向下 "沉向福音战士的核心和它所蕴含的灵魂时，丽感到了一种错觉。零号机有些与众不同。她睁开眼睛，只看到一片漆黑。

还没等她开始惊叹灵魂的缺失，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拍了拍她的肩膀。丽转过身来，看到了.....

她自己。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的孩子，"幽灵说。

".....莉莉丝？"丽睁大眼睛问道。

"差不多。我只是她的一个碎片。请坐。"另一个女孩挥了挥手，两张简单的椅子出现在她们中间。

"你在这里做什么？"丽问道，怀疑地眯起了眼睛。

幽灵在坐下的过程中停顿了一下，说："我想让你安心。请坐吧。"

丽皱了皱眉头，坐到了另一个座位上。"不，我是说你在零号机里做什么？"

"我现在是零号机的灵魂。原本栖息在这头怪兽体内的生命已经回到了属于它的地方。"另一个女孩解释道。"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你拥有三个分身的记忆吗？"

丽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我注意到了，但我承认我并没有多想，我以为你--..... 莉莉丝只是把这些记忆送给了我。"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更确切地说，她们的生命是赠与你的。他们曾经的一切现在都在你的体内。"

丽举起紧握的手放在胸前。"原来如此....."她抬起头，"那我是什么？"

莉莉丝的碎片笑了。"你就是绫波-丽，"她简单地说。"不多，也不少。"她向前倾了倾

身子。"现在，我想我应该让你走了。我知道你会来这里试图制服之前的住户，所以趁这个机会与你面对面地交流。"

"等等！"丽惊呼道。"是你，或者说是莉莉丝，分裂了灵魂为零号机提供动力。你对另外两台福音战士也做了同样的事吗？"

"只有你的。我说服亚当把他的一部分灵魂交给了二号机。刚好可以代替明日香的母亲。由于你的驾驶员同伴没有你我之间的.....联系，她很可能不会像这样遇到他。"

"不，我记得她说过，二号机里的感觉很冷，很空虚。"

"啊，就像他一样粗鲁。让他同意已经很困难了，我还得迎合他自己的公平竞争意识。"幽灵又笑了。"毕竟，是他救出了明日香，他声称不想在失去第二和第三适格者的情况下默认获胜。"

笑容消失了，莉莉丝的碎片叹了口气。"至于初号机.....我恐怕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我最初试图插入碎片的尝试被拒绝了。"

丽猛地吸了口气。"被拒绝了？被...碇唯？"

"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我没能在补完里找到她。我不想强行进入，以免对核心的灵魂或福音战士造成伤害，所以我单独留下了初号机。"

"双向电路打开。同步率为 42%。"

随着发令所工作人员的声音传来，两个女孩都抬起了头。"你该走了。如果你不尽快回复，他们可能会怀疑出了问题。因为我很可能不会再见到你了，所以我想借此机会祝你在与亚当的复仇亡灵战斗中好运。"

"谢谢你，"丽站起来鞠躬说。"有了你的帮助，我们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了。"她目不斜视地向后退了两步，渐渐离开了静坐的灵魂。

然后睁开了眼睛。

"谐波正常，未发现问题。"

"福音战士零号机启动成功。"

测试结束后，两名驾驶员迅速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来到司令办公室。美里在启动测试成功后听丽汇报情况，律子明智地决定让自己缺席。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出现还不会受到欢迎，因为每当她说话时都会有人投来阴沉的目光。

"干得好，丽。"美里说。"你不仅顺利地启动了零号机，还取得了可能是你有史以来最好的同步率。"

"谢谢你，司令。"丽回答道。

"哼，看来你根本不需要我。"明日香沮丧地说，她一只手肘撑在美里的桌子上，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紧紧攥着真嗣的手。她现在什么也没看，因此错过了美里和丽对她的行为所投来的一瞥。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有了两台功能齐全的福音战士和两位出色的驾驶员，"美里继续说道。"虽然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中一个 **Eva** 拥有属于我们敌人的灵魂碎片。"

"司令，如果你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二号机，那就相信我.....还有莉莉丝。"丽安慰地回答道。"从她的灵魂碎片告诉我的情况来看，亚当不会屈服于这种背叛行为，因为他希望我们的力量能公平地与他对抗。"

"但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些废话了！"明日香感叹道。"还是说去年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可以说，人类的失败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背叛。"美里沉思道。"我的意思是，**SEELE** 和真嗣的父亲都在努力让我们灭亡。"

只有明日香注意到提到碇源堂时，真嗣的脸有一丝抽搐。她把他的手捏得更紧了，一边恨恨地用自己的母语小声嘟囔着 "**Aasbande**（混蛋）....."

"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什么，明日香，但不管是什么我都同意。总之，我们需要尽快让你们俩参加一些战斗模拟训练。谁也说不会下一次亡灵什么时候会发动攻击，我希望你们两个能配合默契。"

明日香只是不置可否地喃喃自语，而丽则回答说："我会尽力跟上明日香的步伐。"

"很好。现在--"

明日香突然站了起来，椅子哗啦一声倒了下去，把真嗣从自己的座位上拉了起来。

"怎么了，明日香？"美里问道，皱起了眉头。"我知道你对真嗣的进步很不满意，但今天你的表现就好像他又陷入了昏迷。"

"别烦我，我很好！"明日香几乎是吼叫着，然后拉着真嗣跺着脚走出了办公室，临走时还瞪了美里的秘书一眼，好像那个女人试图阻止她离开。

"明日香.....该死的。我有时真的很讨厌这份工作。"美里在试图把这个愤怒的女孩叫回来失败后，瘫坐在椅子上抱怨道。"一切都很好，请把门关上。"她对秘书说，因为秘书把头探进房间，想看看是否出了什么事。

"她会没事吗？"秘书离开后，丽问道。

"我不知道，丽。明日香似乎认为真嗣没有康复是她的错。"

"但如果不是她，我哥哥可能现在还处于紧张状态。"丽不确定地说。

"你知道，我知道，明日香也知道。"美里坐了起来，身体前倾趴在桌子上。"你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吗？她昨天看起来还好好的。"

丽犹豫了一下，眼睛瞟向明日香离开的那扇门，美里注意到了这个细节。"请告诉我。我也许能帮上忙。"

不能让美里知道这件事。前一天晚上的对话在丽的脑海中闪过。'因为她会被迫采取行动。'她深吸了一口气，看着美里的眼睛，选择了尊重明日香的意愿。"没什么大事。真嗣想起了一件事，让明日香很难过。"

"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丽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她接着很快说道。"司令，你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美里对突然改变的话题眨了眨眼睛，但还是决定顺其自然。"不，没有了，丽。解散。"她叹了口气说。

"那我去找明日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善她的情绪。"

"小心点。你已经接近她的同步率了。她可能会咬掉你的头。"

丽点点头，敬礼后离开了办公室。她一离开这里，美里就告诉秘书要求律子到她的办公室来。

丽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找到明日香。通过向路过的 NERV 工作人员打听，她最终找到了一个很少有人使用的楼梯间。当听到从门的另一侧传来的喃喃德语声时，丽知道她找对了地方。她悄悄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明日香和真嗣正坐在楼梯下面，显然是在躲避任何路人。虽然明日香没有正对着门，但她多少知道丽什么时候靠近，因为当另一个女孩靠近时，她讽刺地说："抱歉花了你这么长的时间，让我猜猜，你是要问我好不好。"

丽什么也没说，而是在明日香旁边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坐了下来。

"是啊，我想这很明显。"明日香继续说道，好像这个问题已经被问了一样。"毕竟，没

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冲出上司的办公室。"

"美里很担心你。"丽最后说。

明日香把膝盖抱在胸前。"我知道。尽管她给我打气了，但我还是让她失望了。"

"她不在乎你的同步率。这只是一个数字。"

"是啊，一个说明我做得有多好的数字。"

"我们在测试中的成绩很少能反映出我们在实战中的表现。"

明日香知道这句话有多正确，但还是翻了个白眼说："我知道。这并没有让我好受些。"

"你在为真嗣没有进步而自责。"

明日香开始反驳，但第一个音节还没发出来，她的嘴就闭上了。"该死！"她愤怒地低声说道。"你为什么非要提这个？"

"他是我的哥哥，而你是他的看护人。我希望尽我所能帮助你。"

"帮助？帮助？"明日香的声音提高了，她跳了起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都是让他摆脱噩梦的最佳人选！你到底能做什么！"

丽找不到这个尖锐问题的答案。

"我是这么想的，"明日香重重地跌回到坚硬的地面上，然后把头放在膝盖上，继续用德语喃喃自语。

'她说得对，我能帮上什么忙呢？'丽想，'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任何能帮上忙的知识。'她斜眼瞥了一眼明日香，后者现在正闭着眼睛。'但我一定能做些什么，至少能安慰她，让她安心。'

她灵机一动。'安慰一小光抱着我——是一种安慰和支持。'丽转过头，全神贯注地看着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明日香。'但我不相信明日香会接受我的拥抱，美里又太远了，我们的朋友也是。那就只剩下……！'

"请站起来。"

"啊？"明日香的头猛地抬起，差点撞到楼梯间的墙壁。她看到丽拉着真嗣站了起来，冷笑道："怎么，你想带我们去什么地方？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好受点吗？"

"不，请站起来。"丽重复道。

明日香夸张地叹了口气，站了起来。"好吧。我站起来了。现在怎么办？"

"请闭上眼睛。"

"为什么？这样你就能给我一巴掌？"明日香双臂交叉，将重心移到后脚上。

"你不会受到伤害。请闭上眼睛。"

如果有人在楼梯间的顶端，就会听到恼怒的呻吟声在上面回荡。明日香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吧，"她遵照指示说。"现在怎么办？"

一时间没有回应，但明日香能听到安静的脚步声和衣服轻微的沙沙声。"怎么了？"

"张开双臂，向前走两步。"

"你到底想干什么，优等生？"明日香仍然站在原地，她的双臂仍然交叉着。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在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么之前，我什么都不会做。"

"如果我直接告诉你，就会破坏惊喜。如果你按我说的做了，五分钟后还没感觉好些，你就可以打我而不会有任何后果。这样的协议满意吗？"

有那么一瞬间，明日香考虑睁开眼睛，无论如何都要打这个女孩一拳，但她还是忍住了，说："这他妈最好是值得的。"她的语气表明，无论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她都不抱任何希望。

明日香向前走着，每一步都夸张地讽刺着，她的手臂擦到了布料。在她还没来得及看清自己正在走进什么东西之前，丽说："闭上眼睛，直到我说不。"明日香沮丧地咬了咬牙，但没有偷看。

当她感觉到有两只冰冷的手握住她的手腕，并把她的胳膊放到.....某人的背上时，她几乎睁开了眼睛。她当然能感觉到脊柱微微地戳着她的手腕。当其中一只手分开并移到她自己的背上时，明日香感觉自己被推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男性胸膛上。冰冷的一只手与背上的另一只手同时离开了她的手腕，她很快就感觉到两只手臂环绕着她。

"你在干什么？"明日香惊呼道，她感觉自己的脸颊开始发热。

"你现在可以看了。"

明日香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微微抬头，看到了.....

两颗悲伤空洞却依然美丽的钴蓝色眼珠正直勾勾地盯着她。

"真嗣....." 明日香低声说道，她感觉到他身体的热量开始与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驱走了她一整天的愤怒和绝望。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把你的头放在他的肩膀上是合适的。" 丽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平静而坚定。

明日香全神贯注地看着真嗣，她只是顺从了丽的建议，把头依偎在他的颈窝里，并紧紧地抱住他。她感觉到男孩的双臂也在收紧，于是决定不管这是丽所为还是真嗣无意识的反应。相反，她只是让男孩的温暖浸润自己的身体。

"要么是真嗣不再懒散了，要么就是他趁我不注意时突然长高了。如果他再长高一点，我就真的要踮起脚尖才能与他的视线持平了，" 明日香喃喃自语道。

丽站在一边看着两人的互动。她注意到明日香再次闭上眼睛，把头深深地埋进真嗣的脖子里。一分钟后，她笑了笑，悄悄地溜出门去。虽然 NERV 的这一区域很安静，但仍有一些人员试图进入楼梯间。这些人被一个神情严肃的少女拦住了，她礼貌而坚定地要求他们另寻他路，并巧妙地威胁他们：如果他们仍然试图绕过她，将引起 NERV 最高指挥官的注意。

没人决定冒着惹葛城司令生气的风险。

15 分钟过去了，直到丽身后的门被推开，明日香大步走了出来。丽没有转身面对红发女孩，而是问道："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她不需要转过身，就能感觉到明日香脸上的笑容。

第 18 章

一旦他们摆脱了对自己在 NERV 所处位置的困惑，少年少女们来到了食堂，正好赶上午餐高峰结束。这天的早餐吃得太少，就连丽也决定吃一顿比平时更丰盛的饭菜。

他们默默地吃着饭，半信半疑地听着周围的谈话。偶尔有人经过他们的餐桌时会多看两眼，但没有人对驾驶员发表评论。

"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忘记真嗣，" 明日香在餐盘被端走后终于开口说道。"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至少要对他的创伤负部分责任。我侮辱了他，贬低了他。我伤害

了他。但与其他因素不同的是，我确实可以做些什么。我会做的。"

她抬头看了看丽，后者正专注地看着她。"但是...我不能再让我的担心影响我的工作了。我是一名 **Eva** 驾驶员，一名战士。我的职责是保护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人，包括真嗣。如果我一心只想着他，我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我可能会让大家失望，包括真嗣。所以.....谢谢你，优等生。谢谢你提醒我。"

丽点了点头。"我很高兴你的心情有所改善。你专注于驾驶也是在帮助真嗣。如果明日香你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和美里该怎么办？"

"求你了。"明日香嘟囔道。"也别让我想了。糟糕，"她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补充了一句。"我还得向美里道歉。"

明日香的手机仿佛一直在等待时机，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接听了电话。

"明日香，丽找到你了吗？"

"哦，嘿，美里。是的，她找到了。"明日香故意地把目光从丽身上移开。

"她没有缺胳膊少腿吧？"

"当然没有！优等生.....啊.....帮了我一点忙，我们现在正在吃午饭。"

即使通过电话的小扬声器，美里的声音里也明显带着惊喜。"那就好，我可不想让你因为攻击驾驶员同伴而被关进禁闭室。"

明日香打了个寒颤，默默地感谢美里还不知道前一晚的事。"是啊。嗯.....很抱歉之前冲出去了。"

"作为你的指挥官，我最好不要再看到你的这种行为了，惣流驾驶员。但作为你的监护人，不用担心，我很高兴你能恢复正常。现在请你们三个回到我的办公室来好吗？"

"呃，当然。有什么问题吗？"明日香迟疑地问。

"没什么问题，我还是想当面跟你说。"

明日香保证他们很快就到，然后挂断了电话。

"明日香，你想知道一个全力以赴的好理由吗？"丽在他们离开食堂时问道。

红发女孩扬起了眉毛。"当然，为什么不呢？说来听听。"

丽停了下来，让另外两个人也停了下来。她在明日香和真嗣之间扫了一眼，说："如果

你死了，你就再也不能拥抱真嗣了。"

明日香突然觉得自己脸上散发出的热量应该能把墙壁烧焦。"嘿嘿！你让我抱他的！"

"我只是开了个头。是你让这一切继续下去的。"丽笑着回答，然后转身离开了身后满嘴唾沫星子的明日香。

"该死的，第一适格者！你该庆幸美里威胁我说如果我打你，就把我关进监狱！"

"请坐，"美里说。当三人回到她的办公室后，丽拿起办公桌旁的一把椅子，明日香则立刻跑到沙发上，几乎是一屁股坐了上去，并把真嗣拽到了她旁边的位置。美里看着这件几乎崭新的家具已经被虐待得不成样子，不禁有些心疼。

"怎么了？"明日香陷进沙发里问道。

"给你们两个一点信息和一个问题。你们想先听哪个？"

两个女孩面面相觑，明日香示意丽选择。"请先提供信息。"她请求道。

美里从桌上的杂物中拿起一张纸。"赤木博士终于查到了真嗣在初号机时的数据，但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了。"

"那你还是告诉我们吧。"明日香回答道。

"我想也是。"美里张开手，让那张纸飘回到她的桌子上。"数据通过 **MAGI** 运行，**MAGI** 将其与其他神经扫描进行核对以寻找类似的东西。简而言之，真嗣显然处于梦醒状态。奇怪的是，即使在测试期间他攻击明日香时，仍然有梦境的痕迹。"

"他确实说我不是.....嗯，我。还叫我不要再用我的脸。"

美里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不幸的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让他清醒过来。继续努力吧，明日香。我不管你要做什么。拥抱他，亲吻他，睡觉--.....好吧，你已经在做那个了。"看着明日香越来越红的脸，她努力掩饰自己的笑容。"不惜一切代价。我要我的儿子回来。"说完，美里轻轻地把拳头放在桌子上。

"是啊，好吧。另一件事是什么？"明日香急忙试图转移话题。

监护人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美里一时没有回答，她想先确定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最后，她看了看明日香和丽，说："我最近一直在四处打听，试图找到任何可以阻止这件事的法律问题。现在只需要你们同意，我就可以开始了。"

"我不明白。"丽不确定地回答。"你要求我们同意什么？"

美里深吸了一口气。"收养。"她说。

明日香和丽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想收养我们？"明日香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是我们的监护人，"丽补充道。"我们已经由你照顾了，收养真的有必要吗？"

"这并不完全是为了你们三个人好。"美里低下头，目光从少年少女们身上移开。"也是为了.....我自己....."她低声说，然后在椅子上转了一圈，面对着身后的墙壁。

两个女孩面面相觑，都对美里的理由感到困惑和好奇。当明日香的视线移回到美里身上时，她注意到书桌边上放着一个相框。她悄悄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过去看是谁的照片。明日香拿起相框转了一圈，当她意识到这个人的身份时，她的心猛地一沉，发出了一声轻喘。

加持良治。

明日香一向思维敏捷，她立刻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你想和加持组建一个家庭，是不是？"

这不是一个问题。

".....是的。"

丽也能听出这一个音节中包含的悲伤，她说："既然他.....已经不在，你就不能再实现这个梦想了，你希望我们成为你不能再自然拥有的家庭成员。"

明日香对她的驾驶员同伴投去了赞许的目光。然而，还没等她称赞丽的逻辑，美里就回答了她们两个。"我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现在我的工作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也让我变得太重要了，甚至没有时间考虑下一段恋爱关系。"

她转过身来，两个女孩都惊讶地看到泪水顺着她们的监护人的脸庞缓缓流下。"但这不会困扰加持。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和我一样努力工作。"她带着悲伤的微笑继续说道。"还有一个原因。当我在补完见到他时，他让我答应照顾你和真嗣。"

美里用袖子擦干眼泪，说："如果你还没想好就不必马上给我答案。我明白，明日香你是不受束缚的，习惯了独立的感觉。丽.....你的成长并不完全正常，但我为你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后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骄傲。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帮你安排一下，记录上会显示你的"父母"在第三次冲击前就去世了。这样就没有必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身世了。"

明日香若有所思地坐回沙发上。的确，由于母亲的离世和父亲的漠不关心，她不得不自力更生。就在她十岁生日之后，她曾询问如何才能与不在身边的父亲正式分开，NERV-柏林很快就为他们的驾驶员安排了手续。虽然加持和美里对明日香都有正式的监护权，但他们从未强制执行到让她感到独立受到威胁的程度。

"我想我.....可以接受被收养，"她想了几分钟后慢慢地说。"反正除了正式关系，我们之间似乎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如果这真的是你想要的，那我就同意。"

"我想不出拒绝的理由。"丽说。"尽管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存在的，尽管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但你对我的爱和同情是我从未体会过的。如果要我选择谁来收养我，那一定是你，美里，我也接受。"

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次是喜极而泣。美里从办公桌后走出来，走向丽，将她搂在怀里。丽微笑着回应，美里的右手伸了出来，把明日香从沙发上拽了下来，也抱在了怀里。

"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她泪流满面地说。"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明日香只是半推半就地想挣脱美里的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她说："好吧，好吧。别哭了，别让我们也哭了。"

过了一分钟左右，美里终于恢复了平静，坐在了书桌边上。明日香再次回到沙发上，问道："你说的这些法律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里摆了摆手，表示不予理会。"其实是个好消息。我担心同时收养三个孩子会有问题，所以我让律子做了一些收养法方面的调查。幸运的是，在第二次冲击之后，为了让因灾难而成为孤儿的孩子们更快地进入家庭，收养法有所放宽，而在第三次冲击之后，收养法显然又进行了调整。不过真嗣可能还是有点棘手。"

"因为以他的情况，他无法表示同意。"丽考虑道。

"没错。"美里点头回答。"不过，NERV 应该可以牵线搭桥。即便如此，当他最终康复时，我还是会问他同样的问题。我不想让他觉得只是因为我想这样做，而他当时又不能不同意才被迫这样做的。"

明日香对美里的深思熟虑表示赞同，点了点头，然后笑了笑。".....我们一定要叫你'妈妈'吗？"

"哦，上帝啊，不！"美里说着，开玩笑似的把手放在胸前，好像受到了惊吓。

"妈妈....."丽喃喃地说着，微笑着看着美里的另一只手也举了起来，而那个女人则装出一副心脏病发作的样子。

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美里看了看时间，说："好了，我还是让你们这些孩子走吧。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希望能回家吃晚饭，但照此速度，我可能要到接近午夜才能回家。"

明日香从牙缝里吹了一声口哨。"该死，今天对你来说真是漫长的一天。"

"作为一个准军事组织的大老板，这是很正常的。"美里无奈地耸耸肩回答。"丽，别忘

了明天就要开学了，我希望回家后能看到你躺在床上。明日香，是的，我知道你不用上学，但这也不意味着你可以熬夜。"

"拜托！"

"不许讨价还价，小姐！"

"天啊，你还真是越来越投入了。接下来呢，你要把那辆被你称作跑车的破车换成家用面包车吗？"

明日香在美里找到要扔向她的东西之前逃走了。

NERV 列车发生故障中断了她们回家的路途，这让两个女孩的好心情在等待故障排除时荡然无存。当她们终于离开 NERV 时，是一辆二课的汽车把她们送回了家。一进公寓，丽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确保第二天的一切都安排妥当，而明日香则和真嗣一起躺在沙发上看杂志。

时间缓慢而慵懒地流逝着，直到晚餐时间临近，明日香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今晚想吃什么，丽？" 明日香在走廊里叫道。

丽走出房间，说："我现在没有任何偏好。你做什么我都接受。"

".....你知道，你不必总是这么罗嗦。NERV 可不会按字数付我们工资。"

"如果 NERV 用这种方式支付我们工资，他们早就破产了。"

明日香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该死的，第一适格者。这是一个不错的笑话。"

丽笑了。"谢谢你，第二适格者。"

明日香因为被这么叫而微微歪了一下眉毛，丽突然越过她的肩膀看过去，明日香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她的眉毛又向上挑了挑，也转过身去。

真嗣正在冰箱里翻找着，取出一些东西放在柜台上。已经有香草、鸡蛋、洋葱和一些面包卷。但最后一样食材引起了明日香的震惊。

"嘿！那是我的牛肉，该死的！我本来打算今晚用的！"

不出所料，真嗣没有任何反应。

"看来他有自己的打算。"丽在明日香身后悄悄地嘀咕道。

红发女郎转过身来，用手掌捂住了脸。"是啊，而且他会搞砸的。"

丽一脸困惑地说："我以前听人说过真嗣做的饭菜显然接近完美本身。你怎么突然担心起他的技术来了？"

"因为以他现在的样子能做出什么样的饭菜呢？"

"显然会是他正在回忆的东西。"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他到底在做什么？"她一边绞尽脑汁寻找线索，一边走上前去，从真嗣的肩膀上看过去。

现在，他正把面包卷掰成小块，与香草和各种调料一起拌进肉里，同时用一个小碗在微波炉里慢慢转动。他把一个大煎锅放在炉子上，开始加热一些黄油和橄榄油。当"叮"的一声提示微波炉完成加热时，真嗣拿出碗，将切碎煮熟的洋葱加入混合物中。

经过一分钟的充分混合，几块肉饼开始在男孩的手中成型，然后被放入热气腾腾的平底锅中。

明日香的大脑终于回过神来，在她的脑海中举起了一张卡片。"看起来他在做弗里卡德伦。"她说。

"弗里卡....."丽磕磕绊绊地念叨着这个外来词。

"Frikadellen，"明日香说，慢慢地发音。"基本上就是肉饼。呃....."她侧脸看着丽。"你.....可能不喜欢吃。"

丽点了点头。"虽然我很想尝尝真嗣的手艺，但那毕竟是肉，所以我必须拒绝。"她说，明日香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出一丝遗憾。

当肉饼煎得焦黄时，真嗣把它们从火上拿下来，放进烤箱。设定好计时器后，他坐在餐桌旁，不时紧张地朝客厅看一眼。几分钟后，他起身再次来到冰箱，拿出两个土豆和一包培根片。培根被放进锅里摊开，而土豆在加入之前被切成厚片。

晚餐准备的后半部分让明日香意识到了真嗣的想法。"Frikadellen und Bratkartoffeln。肉饼和炸土豆。"她用日语重复着，以便丽能听懂。"这是我第一次特别要求他为我做的饭菜之一。"

丽遗憾的表情显而易见，明日香发现自己很同情这个女孩。"你知道吗？等他做完了，我就给你做点德国菜。总不能让你在上学日的晚上没饭吃吧？"她笑着说。

"啊，谢谢你，但你不需要....."

"不，没关系。"明日香摆摆手说。"反正真嗣刚给了我一个想法，我想试试。"

烤箱的铃声随着定时器的结束而响起，真嗣很快就把饭菜端了上来。两个盘子放在桌子上，第三个盘子放在一边，男孩喊道："晚饭好了！"过了一会儿，他坐了下来，但焦急地抬起头说："我--我希望一切都好，明日香。"然后很快又低头盯着自己的盘子。在接下来的用餐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抬头，但眼睛偶尔会瞟向餐桌的另一边。

明日香和丽在一边看着真嗣。明日香悄悄地说："我告诉过他，如果它不完美就会被扔到他脸上。"

"结果呢？"丽问道。

"非常完美。但我却告诉他这只是'令人满意'。"明日香回答，苦涩地讥讽着最后一个字。"我不愿意相信他第一次尝试做菜就能做出这样的厨艺。"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哦，好吧。我现在就开始做你的晚餐。把你的放进烤箱后，我就可以吃我的了。"

检查冰箱后发现，明日香计划中的所有食材都还在。蔬菜、米饭、香草和奶酪丝都被拿了出来，明日香很快就准备好了。将一棵卷心菜放入沸水中，浸泡几分钟后去掉叶子。将其他蔬菜、米饭和奶酪放入锅中搅拌。

丽好奇的看着明日香故意隐藏她的动作。几分钟后，德国女孩盖上托盘，放进烤箱，然后转身回到餐桌旁坐下。

"好吧，让我们看看他这次做得怎么样。"明日香边说边把一块肉饼举到嘴边。她咬了一口，若有所思地咀嚼了一会儿，然后咽了下去，发出一声叹息。"这.....不一样。"她伤心地喃喃道。

"什么意思？"丽问。"他做错什么了吗？"

"算是吧，但我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没有....."明日香把肉饼放回盘子里，抬起头，一边摆手一边试图找到合适的词，"我想你可以说，这里面有灵魂。无论真嗣做什么菜，味道都很好，因为他....."明日香的话音刚落，就气呼呼地开始敲桌子。过了一会儿，她打了个响指。"关心！他关心他做的东西。这.....相比之下，它的味道就像就像我在一家半成品餐厅里吃到的东西。不错，吃了肯定不会后悔，但不是很好。"

明日香慢慢地吃着剩下的饭菜，吃完后起身去准备丽的饭菜，这时烤箱的铃声再次响起。最后，她转过身把一个盘子放在丽面前。"素菜卷，"她宣布。"我在大学时学过，但自己从来没吃过。"

丽尝试性地咬了一口。吃掉半个卷心菜后，她清了清嗓子说："我对食物的经验不允许我发表有见地的意见。我从没去过餐厅，但我相信你对真嗣的评价也适用于这个。这些菜很好吃，我还会再吃，但目前还不会养成每次都点的习惯。"

明日香强压住因自己的技能几乎被侮辱而反射性激起的怒火，简单地点了点头，

说："是的，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剩下的晚餐时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真嗣的记忆显然在用餐过程中的某个时候结束了，明日香不得不鼓励他把自己的那份吃完。第三盘饭菜被小心翼翼地包好，放在冰箱里给美里吃。丽主动提出洗碗，明日香接受了，她去浴室洗了个舒舒服服的放松澡，特别注意了一下头发，以便在睡觉前去除 LCL 的最后一丝残留。

很久以前，她就吸取了这一惨痛教训。沾满 LCL 的枕头臭气熏天。

在客厅又静静地待了一会儿后，丽向明日香道了晚安，然后走向自己的房间。听到门被关上的声音后，明日香拉着真嗣的手，把他带进了自己的房间。门一关上，两人都躺在蒲团里，她再次抓住他的手，用拇指轻轻地摩挲着他的手背。

"真嗣...对不起，我总是对你的厨艺撒谎。"她半自言自语地喃喃说道。"当.....当你回到我们身边时，我保证再也不会侮辱你的手艺了。"

明日香抓着他温暖的手睡着了，梦见一个胆小的小男孩曾经为她做过的美味午餐。

让 2-A 班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的前任老师已经从教育岗位上退休了。他们再也不用每天听一模一样的关于第二次冲击前文化讲座了。当然，随着新老师的到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似乎没人考虑过。

实际的学校作业。

"该死！"东治把头靠在桌子上呻吟着。"这是我们回来的第一天，为什么要给我们布置这么多作业！"

小光在座位上转了一圈，瞪了那名运动员一眼让他安静下来。与此同时，新来的老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说道："你已经开始抱怨了吗，铃原...先生？我不是要求写小说。我只要求你写一篇简短的文章，详细介绍你在第三次冲击之后的经历。哦，对了，"这位女士一边扫视着班上的其他同学，一边继续说道，"我感觉你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和别人一起回来的。比如，我就是和我丈夫一起回来的。你们可以和这些人一起写作文。"

这一次，小光看向东治的眼神缓和了许多。他点了点头，斜眼看了看剑介，后者也默默地表示同意。

"木村（Yamura）小姐？"丽举起了手，这让从上一年开始就没见过她的学生们悄悄地吃了一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她关注教室里发生的任何事情。

"啊，你就是绫波丽吧。NERV 已经联系过我了。我仍然希望你写一篇文章，但我不希望你透露任何可能被视为敏感信息的东西。"

"你也知道我的同伴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吗？" 丽问道。

"这个我稍后再跟你谈。现在，继续上课。"

一提到真嗣和明日香的缺席，学生们都兴奋起来，本想开始纠缠丽，但小光用尺子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让全班安静了下来。

午餐铃响后，老师在丽出教室前叫住了她。

这位女老师说："今天早上开学前，我们的班长向我汇报了驾驶员同学的情况。"由于他们显然在这里有一个粉丝俱乐部，我想我最好什么都不要提，因为我肯定其他同学会开始骚扰你，询问细节。"

"谢谢您的慎重考虑，女士。"丽说，然后离开去了食堂。

"没事吧，丽？" 丽加入小伙伴们的餐桌后不久，小光问道。

".....不，这食物太难吃了，"丽回答道，连尝都没尝一口就把盘子推开了。在来餐桌的路上，光是那股味道就足以让她重新考虑。她后悔早上去学校之前没有准备一些东西。

"这才是回到学校的第一天，他们就开始给我们端垃圾了！" 东治惊呼道，惊恐地盯着盘子里的不可名状之物。

"看来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剑介说。他俯身戳了戳丽那看起来可怜兮兮的沙拉，好像看到有什么东西在生菜叶后面窜来窜去。

小光点了点头。"我就怕还会发生这种事。幸好我早准备！"

一个便当盒放在丽面前的桌子上。她疑惑地抬起头，小光鼓励地点了点头。丽打开便当盒，一股精心准备的素炒菜的香味扑鼻而来。

"谢谢你，光，"她结结巴巴地说，然后慢慢地开始吃起来。

"如果你愿意，以后我也可以给你带点午餐。"

"哦，你不用这么麻烦....."

"别客气了，绫波。"东治插嘴道。"她已经在给做我们的午餐了，"他指了指自己和剑介，"多喂一个人她可能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如果我必须承认光的一个缺点，那就是她总是做太多的食物了。"说完，小光瞥了他一眼，他躲开了继续吃饭，错过了那个扎着马尾的女孩向他投来的微笑。

丽微笑着向小光表示感谢。

"那么，真嗣到底怎么样了？" 剑介在同伴间安静了几分钟后问道。

"是啊，红魔鬼是不是厌倦了--噉！" 东治的讽刺话被光的一肘打在肋骨上打断了。"对不起。"他咕哝道。

丽在说话之前环顾了一下四周，附近桌子上的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她小声地向他们讲述了真嗣最近的回忆，但完全没有提到袭击明日香的事，因为她不想让他们难过。剑介对真嗣能 "睡觉做饭" 印象深刻。听到福音战士机库里的事件时，东治握紧了拳头，但仍然愤怒地保持沉默。

"明日香最近.....很不自信，"丽说。"昨天，她觉得自己在帮助真嗣方面做得不够，这种抑郁影响了她的同步率。"

"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小光小声地感叹道。

丽点点头，把空便当盒合上放回原处。"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明日香现在知道，为了确保真嗣的安全，她必须始终竭尽全力。如果她倒下了，那么我们会失去真嗣。"

"可恶，真希望我能再当一次驾驶员。"东治嘟囔着，一拳打在桌子上，这时上课铃声响了，预示着下节课的开始。"我讨厌这种没用的感觉。" 当一只柔软的手轻轻握住他紧握的拳头时，他的目光落到了桌子上。回过头，他凝视着小光的眼睛叹了口气，感觉精神为之一振。两人不约而同地互相点了点头，起身离开了食堂。

对丽来说，剩下的一天一晃就过去了，她很快就和小光，东治和剑介一起站在了校门口。正当两个男孩转身准备回家时，身后传来一声清嗓子的声音阻止了他们。

"铃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人？" 小光尖声问道。

东治一掌拍在额头上。"哦，对了，小樱。"他呻吟道。"天啊，看来我还是太习惯她住院了。"

光叹了口气："走吧，我们一起去。我也得去接我妹妹。"

"不如我们一起去吧。"剑介提议道。"你知道，既然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

丽抬头看了看天空，说："今天天气不错。我不介意多走一段路。"

当他们到达小学时，东治差点被热情过度的妹妹撞倒在地。随着光的妹妹小希（Nozomi）的加入，四个女孩和两个男孩终于回家了。

"嘿，你周末不是给真嗣买了东西吗？"当一行人离开公寓大楼的电梯时，东治问道。

"哦！"小樱转向丽。"请在这里等着，我去拿！"

女孩向铃原家冲去，少年少女们在后面慢慢地跟着。就在东治刚走到家门口时，小樱又跑了出来，把一件包好的东西递给了丽。第一适格者勉强捕捉到了女孩父亲告诫她在家里别乱跑的声音。

"嗯.....我不知道真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到时候请送给他。"小樱说。

丽接过东西，郑重地点了点头。"我也不确定，但我会弄清楚的。"她向朋友们道别，走上七楼的楼梯，向经过她身边的二课巡逻队点头致意。刚走到门口，她仔细看了看手中的礼物。

不管是什么，隔着可爱的包装纸，她感觉它很柔软。小樱包得很好，甚至还在上面贴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小心工整地写着祝真嗣生日快乐。

"我回来了。"丽走进公寓时说。

"欢迎回来。"明日香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夹杂着电子游戏的刺耳爆炸声音。

"你知道真嗣的出生日期吗？"丽走进休息室时问道，明日香正在玩她的掌上游戏机，而真嗣就坐在旁边。

明日香没有回答，手指疯狂地敲打着按钮，但过了一分钟，她大声呼出一口气，说："不，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她伸了伸脖子。丽把礼物拿给她看，说是小樱送的。".....啊。嗯.....美里应该知道，因为她在担任我和真嗣的监护人之前，应该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档案。"

"那等她回来我问问她。真嗣今天怎么样？"

"他今天脑子里好像没什么事。"明日香回答，"我觉得他想起了另一段对话，但他说的很抽象，所以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丽把礼物放在茶几上，打开书包。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明日香挑了挑眉毛。"已经开始写作业了？"丽很快解释了作文的事，红发女孩翻了个白眼。"希望老师对你的期望不高。"

当明日香回到游戏中时，丽开始写作。老师并没有说明最少字数的要求，但她还是尽可能地写得详细。

当晚八点刚过，美里跌跌撞撞地从门外走了进来。她倒在客厅里，重重地呻吟了一声。

"今天辛苦吗？"明日香问道，又引来美里的一声呻吟。"好了，你的晚餐在烤箱里。想在这里吃吗？"

疲惫不堪的美里简单地点了点头，明日香便离开了房间。美里终于抬起头，注意到了桌上的包裹。丽告诉了她这件事并问她是否知道真嗣的生日。虽然很累，但美里还是努力重新站起来走进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回来，递给了丽。

美里说："这是我见到真嗣之前，他们给我的所有资料。"

丽打开文件夹，取出里面的一张纸。这是一张非常简单的碓真嗣的资料，只提供了他的黑白照片、姓名、年龄和出生日期。

"2001 年 6 月 6 日，"丽说。".....真不幸。今天是 15 号。小樱错过生日九天了。"

"好吧，那我们就不能开生日派对了。"美里闭着眼睛喃喃自语，对别人说的话只注意了一半。"6 月 6 日是我们对初号机进行测试的日子。"

"Scheiße（狗屎）。"明日香站在门口，用托盘端着美里的晚餐。她把餐盘放在茶几上，拉着真嗣走了出去。当美里开始吃饭时，丽起身悄悄地离开了，没有被这个疲惫而饥饿的女人注意到。

在厨房里，丽看到明日香和真嗣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双手抱着头。她坐在女孩的对面，静静地说："真是个令人难过的巧合。"

明日香黯然地点了点头。"他那天一直想杀了我，然后在暴走的 Eva 中失去了知觉。"她自嘲地哼了一声。"我猜他在过最糟糕的生日方面也比我强....."她拒绝再说下去，丽最终起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接下来的几天明日香的心情好了一些，但却不是她所期望的那样。做完午餐后，她回到客厅，看到真嗣正在尝试跳舞，这让她大吃一惊。当她笑着看完男孩的舞姿后，发现这其实是两名驾驶员被迫学习的同步训练。

明日香观察了男孩好一会儿。真嗣会开始跳舞，但很快就会搞砸，然后重新开始。几分钟后，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轻微地抽动，似乎她自己的身体也希望她能加入进来再次同步。她叹了一口气，走到真嗣旁边，看着他再次摔倒。

明日香一加入，真嗣就不再严重失误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这种模式一直在重复。真嗣会起床开始训练，但在明日香也开始跳舞之前，他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第二天，明日香找到了他们训练时使用的音乐磁带并打开立体声音响播放。这首歌不仅提高了真嗣无意识的同步能力，明日香发现自己也在回味

着这首歌，只是每当出现失误而不得不重新开始时，她才会偶尔叹口气。

白天跳舞的乐趣加上每隔几天的同步测试和战斗模拟，明日香的同步率慢慢上升到了60%，这让美里非常高兴。当美里得知明日香为何看起来如此开心时，她对忙于工作而无法亲眼目睹舞蹈表示了遗憾。后来，丽也承认她也希望能有机会看到这一幕。

接下来的两周几乎是一晃而过，如果不是因为一件小事，第三周也会过去。

2016年7月3日，第二个复仇亡灵登场了。

美里带着真嗣来到指挥中心，他正坐在摩耶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他沉睡的大脑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因为他的左手已经在有节奏地握紧和松开。

"司令，17号和23号VTOL中队已经满员，处于待命状态，装载了反装甲和温压武器。根据您的命令，他们可以在五分钟内飞抵复仇亡灵上空。"诚报告说。

"收到。命令他们立即出发。他们将在亡灵头一露出水面后立即开火，并对AT力场进行侦察。如果亡灵没有反击，他们就可以不用武器保持接触，但如果有的话，他们就必须后退。他们可能无法造成太大伤害，但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它的实力，并在我们准备时分散它的注意力。我们还有修复过的Eva升降机吗？"

"昨天修复完成了两台，"茂回答道。他在电脑上按了几个键，浮在发令所面前的巨大全息屏幕上就出现了一张地图。三个闪烁的指示灯显示了电梯井的位置。"我们还有两座军械库大楼，随时可以接收武器装备。"

"赤木，我们准备了什么武器？惣流驾驶员最擅长近战，绫波擅长远程射击。"

"我们有音速矛或高振动粒子战斧适合近战。"律子在向MAGI申请了一会儿武器准备数据后回答道。"我们为绫波驾驶员准备了一把改进型阳电子步枪 Mk.II。这将使她能够保持在射程内为二号机提供最强大的火力支援。"

"为惣流驾驶员向最靠近海湾区的一栋楼派出一支托盘步枪和一支榴霰弹枪，为绫波驾驶员向最远的军械库派出阳电子步枪和另一支托盘步枪。"

律子的嘴角微微上翘。"你希望第二适格者真的使用那把枪，还是只是把它扔向目标？"

"不管用哪种方式，都一样能杀伤亡灵。"美里苦笑着反驳道。"它们会在那里，以防万一。"

摩耶抬起头，说："两名驾驶员都已进入插入栓。"

"开始启动程序。"

"感觉怎么样，丽？第一次真正回到战场上。"

"我想我越来越.....焦虑了。我希望已经在上面了，摧毁那些敢于威胁我们的东西。"

在视频屏幕的另一边，明日香的嘴角勾起了一丝微笑。"好了，别太激动了。这只亡灵可能会像第一只亡灵一样死得那么快。"

"我不介意战斗很快结束。只要能让敌人保持沉默我就心满意足了。" 尽管丽表现得很平静，但她发现自己在等待的过程中几乎在用脚敲地板。

随着启动程序的开始，插入栓的暗淡金属壁迸发出光芒。仅过了几秒钟，光就消散了，丽的眼前出现了福音战士机库的另一面墙。

茂的声音充满了插入栓。"两台福音战士都已启动，随时待命。零号机同步率为 56%，二号机同步率为 62%。"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打断了长发男子接下来要说的话。"不错，第一适格者。你要赶上我还有一段时间呢！"

美里笑了。"好吧，那就不要通过真嗣来作弊了！"她对明日香说，明日香则吐了吐舌头。"好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听到两个肯定的回答，美里继续说道。"很好。现在，MAGI 已经确认这就是十一号机。我们将在几分钟内把你们送到上面，但不要立即交战。一旦它开始上岸，我们的 VTOL 将立即进行试探性攻击。我不需要告诉你你的角色，因为你在模拟中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明日香点了点头。"我站在它的面前，丽则进行狙击。只要别打中我，我们就会没事的，优等生。"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不小心射中你，明日香。"

"那上周呢？我才刚闪开，你就差点打掉二号机的下巴！"

"我发出信号时你动作太慢了，那不是我的错。"

"太慢？从你发出警告到子弹呼啸而过还不到一秒钟！"

律子关掉指挥中心的麦克风，转向美里。"已经开始争吵了。情况不妙。"

美里回答说："这算不上争吵，女孩们只是在发泄情绪。一会儿，她们的情绪就会急转直下，让你受不了。"

律子不相信地挑了挑眉毛，耸了耸肩，重新启动了麦克风。

"好了，安静。"美里说。孩子们立刻把目光投向了显示指挥官面容的视频屏幕。她勉强克制住自己对着左侧那个讽刺的"噉~~"傻笑。"丽，我们将把阳电子步枪送到离你的出口最近的军械库大楼。当你到达地面时，我要你在海湾对面的山上做好准备。"

"收到。"

"明日香，我们为你准备了高振动粒子战斧，我们会在 30 秒内把你们俩送上去。"

"真嗣怎么样了？"明日香询问道。

美里向旁边看了一眼，发现那孩子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手在抽搐，除此之外他很好。"

当二号机开始向电梯移动时，明日香回答道："能帮我个忙吗，美里？"

"我会帮你照看好真嗣的。"美里回答道，她知道明日香的请求是什么。

明日香缓缓点了点头。".....谢谢。"

虽然发令所人员都很专业，但摩耶的脸上还是止不住浮现出一丝微笑，幸好她的位置遮住了。她斜眼瞥了瞥真嗣，然后伸手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肩膀，接着又把注意力放回了面前的屏幕上。

当两个 Eva 都在电梯上就位后，美里发出了信号。她向前走了一步，喊道："福音战士，发射！"

警报声响彻云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几秒钟后，福音战士升降机穿过洞突然停了下来。锁解除的那一刻，明日香驾驶二号机走向军械库大楼走去。当她走近时，门打开了，一只巨大的红色手臂伸了进去。

音速矛类似于日本的薙刀。它是一把长矛，但末端是刀刃，而不是矛头，与进步技术相结合形成了一把反使徒长柄武器。这种武器几乎和挥舞它的福音战士一样高。对明日香来说它就像一位老朋友。模拟出来的东西根本无法与她现在握在二号机手中的真家伙相提并论。

"Hallo, alter Freund. Was hältst du davon, wieder das Blut unserer Feinde zu vergießen? (你

好,老朋友。你对再次让敌人流血有何感想)?"她带着鲨鱼般的坏笑喃喃自语。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明日香让武器围绕着她的福音战士的身体旋转了几圈,然后将其握成垂直姿势,并将刀柄的末端狠狠地砸向她身旁的地面。

"二号机,就位!"

几公里外,一个双脚架落在山顶上。零号机的蓝色手指卷曲在握把上,但扳机依然清晰可见。通过驾驶舱内的狙击手界面,丽凝视着瞄准镜。MAGI 负责优化瞄准镜,其速度甚至比她还快,因此她暂时放松地回到了座位上。

"零号机就位。"

"距离目标到达水面还有 60 秒。"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台福音战士的全息屏幕上倒数着时间。几乎在计时器到达 00:00 之前,两个中队的 VTOL 升空,开始用导弹和机炮轰击海面。

明日香尽可能地放大了视野。透过烟雾和海水,她只能勉强看到十一号机的头部刚刚露出水面。一个闪亮的橙色力场盘旋在海面上,发射的每一发炮弹不是被弹开,就是在力场上爆炸。

"AT 力场。我就怕这个。"

明日香对这一显而易见的说法哼了一声,但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飞机后退了,而她则忙着盯着水面上那张令人厌恶的脸。当它的胸部露出水面时,一闪而过的金属光泽终于吸引了明日香的目光,让她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

她的旧刀刃还插在十一号机的嘴里。这只白色怪兽一直试图张开嘴对着飞行器咆哮,但发出的只是低吠声。

"介意我再加一把吗?"明日香讽刺地嘟囔着,二号机开始向前移动,她伸出福音战士的手臂,召唤出自己的 AT 力场。至少只要刀刃还插在它的下巴上,她就不用面对那东西对她咧嘴笑,或者舔舔嘴唇。

十一号机转身面对新的威胁,身体前倾,试图再次发出怒吼。它的嘴角向下撇了撇,跺着脚向前迎向二号机。

当两个 AT 力场相遇时,它们发出了类似于钟楼敲击时的声音。这声音让明日香咬牙切齿,她咬紧牙关,集中精力消除屏障。就在她能 "感觉 "到敌人的 AT 护盾被完全侵蚀时--

"向左闪避。"

明日香反射性地向旁边一跳,几周的模拟训练让她的身体几乎在话音传入耳朵之前就做出了反应。当阳电子子弹飞过她的身边,穿过被削弱的 AT 力场,然后击中十一号机匆忙

抬起的手臂时，她仍然感觉到阳电子子弹的热量通过她的神经连接传了过来。

现在，这只野兽咆哮起来，手臂几乎被蒸发的痛苦超过了下巴的痛苦，它张开嘴尖叫着。也许是丽想为她的驾驶员同伴报仇，她的目标稍稍偏移，下一发子弹几乎射穿了它的喉咙。

"尝尝这个。"

平静的举止与单口相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明日香并不介意。"哈！"她高兴地叫道。"干得好，第一适格者！"

十一号机的肉体在试图再生受损部位时冒出了气泡。它的下颚几乎完全消失了，左臂只剩下几丝皮肤和肌肉。尽管没有眼睛，也失去了半个脑袋，这台白色的福音战士仍然转过身，向着枪声发出的山丘开始奔跑。

"嘿，我跟你还没完呢！"明日香大叫着，第三发子弹在十一号机身侧面撕开了一个大洞。这一击让它踉跄了很久，足以让明日香追上并将音速刀的一端插入它的两腿之间，将这只野兽绊倒。被疼痛和愤怒折磨得发狂的它重新站了起来，开始疯狂地向二号机扫去。

明日香冲过去试图给它致命一击，现在却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在她来不及后退之前，第一击就把她左臂上的盔甲刨破了几层。在白色福音战士的背后，丽再次开火，瞄准了它的核心。由于子弹击中了十一号机的背部，它被击得向前飞去。

二号机被迫后退，明日香发现自己在咒骂这把长武器。"先别开火，第一适格者！你把它逼得离我太近了！"她大声喊道。

"收到。"

当十一号机试图转回山头时，明日香猛击了它一下。杆子打在了它的脸上，扩大了正在迅速愈合的伤口。野兽摇了摇头，试图让伤口愈合，这让明日香有时间在两个巨人之间拉开足够的距离。明日香手腕一抖，音速刀便直指亡灵。

在插入栓内，明日香咧嘴笑着开始工作。

白色福音战士的左臂最先断裂，刀刃很快就切断了连接左臂的伤口。十一号机上到处都是伤口，野兽的血溅到了地上和二号机上。闭合伤口所需的能量似乎已经耗尽，可能是使用了AT力场的缘故。橙色的液体仍然流进了伤口，但速度要比九号机慢得多。

从左到右一挥，十一号机的右臂和左臂一起倒在地上，肘部以上被切断。怪物发出一声怒吼，然后被一脚踢在脸上，正好踢在折断刀刃插着的地方。它的头往后一摆，明日香在它的胸口上又来了刀。

当她能看清核心部位时，明日香瞥了一眼通讯屏幕。"准备好，丽。"

第一适格者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狙击手界面上。

为了稳妥起见，明日香又踢了十一号机一脚，而二号机的双臂则将音速刀抽了回来，刀刃的尖部直接对准了它的核心部位。就在野兽开始恢复的时候，明日香大喊一声："开火！"然后向前冲去。刀尖狠狠地砸在了核心上，核心严重地开裂并略微下陷，但还不足以将其终结。

.....最后一发阳电子子弹在明日香的一击之后仅几毫秒就猛烈地撞向了十一号机的背部。随着这股力量将白色福音战士推向前方，音速刀完全插入了核心，而这股力量成功地将红橙色的球体从十一号机背部新开的洞中逼了出来。

几秒钟后，核心爆炸了，明日香躲在被击中的福音战士后面，用她的武器支撑着它。它的身体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让爆炸消散，然后消失在 LCL 中。

美里吹了声口哨。"丽的火力发挥得很好。"

"的确如此。"律子表示赞同。"而且我不确定我们在模拟中是否涵盖了这样的内容。"

"对城市有什么破坏吗？"

摩耶看了看屏幕，摇了摇头。"只是泥土上又多了一个弹坑。一栋军械库大楼有点破损，其他都还好。"

"好极了。我可不想向日本政府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再次重建这座城市。"

首席科学家哼了一声。"只要我们的驾驶员确保将敌人挡在第三新东京市外，我们就不会有事。"

美里呼出一口气，发泄着自 "图案橙色 "首次出现以来积压在她内心的最后一丝压力。虽然她的两个女儿看不到，但她现在脸上的笑容是专门为她们准备的。"让我们把女英雄们接回家吧。"

当律子开始下令召回福音战士时，美里转头看了一眼真嗣。在敌人的标记从地图上消失的一瞬间，他的手就停止了抽搐。

她想，'真嗣的某个部分一定能感知到周围发生的一切。'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对明日香在她的 Eva 中做出反应了。

美里叹了口气，拉着真嗣的手向福音战士机库走去，这样她就可以亲自向回归的战士们表示祝贺了。

当明日香走出插入栓时，她瞥见了狭窄走廊上的紫色头发。她朝那个方向走去，美里在她走近时朝她微笑。这让明日香想起了为小猫的成就感到骄傲的母猫。她很开心，还有点沾沾自喜。

她没想到她的新养母会无视红发女孩身上还在滴落的 LCL 一把将她拽进怀里。

"明日香，你做得很好，"美里在女孩耳边喃喃说道。就在这时，她突然放开明日香，跑过她身边，对刚刚进机库的丽施以同样的折磨。明日香没听清她说了什么，但显而易见的赞美让丽的脸微微泛红。

美里和丽走到明日香面前说："这真是一次精彩的团队合作。"三人离开机库，开始慢慢走向更衣室。"我得承认，我本来以为会因为.....你去年叫它什么来着？抢人头？"

"呃.....对，就是那个。"明日香犹豫着回答。"总之，我其实并不确定刀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完全穿透那个被腐蚀的核心。我很确定我看到它渗出了橙色的粘液。如果我当时拔出来再试一次，它可能就会痊愈了。"

"明日香，你真是又聪明又思维敏捷。"美里说。"但既然你们俩都没有独自杀死它，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把功劳归于谁呢？"

明日香耸了耸肩。"把功劳分了吧。这和打第七使徒没什么区别。"

美里咧嘴一笑，又把明日香拽进怀里。"去年的你会要求所有的功劳。"

"哦，别闹了。"明日香嘟囔着，但并没有努力挣脱这个拥抱，她假装自己的脸并没有变热。

"现在，你们俩的 **Eva** 上又多了一个杀戮标志！"

"等等，什么？"

"你没注意到吗？"美里放开女孩的手，指着二号机。"技术组里有人是艺术家，他们想画一些击败使徒的胜利徽标。"她笑着说。"显然，**MAGI** 完全同意把第十一号机画在你 **Eva** 的外壳上。"当明日香跑下天桥，想更清楚地看看她的福音战士时，她的最后一句话被忽略了。

正如美里所说的那样，在二号机的左肩上有一些新鲜的黑色轮廓，只是在战斗中略有擦伤。她可以轻易地辨认出一个鱼怪的形象，两个相同的、略微重叠的人形，明日香过了一会才意识到那是第八使徒，而那显然是第十使徒的巨大眼睛。

盯着这些图案，明日香的心微微一沉。在十五个神秘的外星攻击者中，她只能为其中的四个立下功劳。

也许，她的自尊心受到打击是件好事。不然她可能会因为其他驾驶员抢走了她的荣耀而揍他们一顿。

美里指着另一个塔架叫她。明日香好奇地走到二号机的右侧，当她看到自己的功劳时，眼睛瞪得大大的。

在右肩塔架的红色和橙色的映衬下，九个黑色的福音战士形状的剪影格外显眼，一共有三排。在它们的下方，还有一个看起来比其他更新的记号。

"美里....."女孩走回女人身边，轻声说道。"为什么.....？"

美里很快就明白了，她回答道："量产型 **Eva** 作弊了。有足够多的人看到了你战斗的录像并把发生的事情传了出去。你是光明正大杀死了它们的。"

".....你最好给那个艺术家他应得的奖励。"

"你说得太对了，律子本人在看到他为 **MAGI** 的使徒击杀徽标所做的出色工作后，坚持要这样做。"

丽回来了，她去检查自己的福音战士了。看到明日香好奇的目光，蓝发女孩微微一笑，伸出三根手指。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加了一根手指。这让明日香困惑了片刻，然后她想起了几分钟前美里问她的关于今天的杀戮功劳的事情。

"那么真嗣呢？"她问。"他有几个？"

美里开始掰着手指头数。"第三到第七使徒，第九，第十，第十二和第十四使徒。"她面无表情地转过头去。"没有人在第十三和第十七使徒上有功劳。总之，真嗣击杀了九个。"

不久前，明日香还因为这个男孩比她多杀了那么多使徒而想把他撕成碎片。不过话又说回来，她获得的其他击杀肯定会平衡这一点。她点点头，说："对于一个憎恨自己所作所为的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红发女郎半推半就地试图挣脱美里突如其来的拥抱。美里笑着说："我为你感到骄傲，明日香。"

当他们到达更衣室时，美里和真嗣在外面等着，两名驾驶员则进去了。丽和明日香脱下覆盖着 **LCL** 的紧身衣，走进热水淋浴室，开始了清除身体上橙色物质的艰巨任务。

几分钟后，明日香说："嘿，第一适格者。美里在天桥上跟你说了什么？我很少能看到你脸上有什么表情。"

一时间没有回应，明日香正准备打消自己的疑问时，丽悄悄地回答道："美里说我已经让她以我的养母为荣了。这让我.....有些尴尬。只有你注意到我就放心了。"

"呵，我想这就够了。"

"但同时，这也让我.....很开心。"

明日香确信另一个女孩的脸上现在露出了笑容。"嗯，美里也经常这么说我。不知怎的，她总是能逗别人开心，而别人又不想让她停下来。"

话音刚落，明日香就开始整理头发。她听到丽先洗完了澡，就在她关掉自己的水龙头时，第一适格者已经走出了房间。由于睡前不想再洗一次澡，明日香花了点时间用从家里带来的洗发水把头发上的 LCL 洗掉了。尽管她对偷窃护发产品感到有些内疚，但能帮助真嗣度过恐惧的事实足以让她不再担心冲击后初期的偷窃问题。

她也开始多挤一点洗发水，这样香味就会更浓一些。

明日香在丽离开更衣室二十分钟后才离开，身上散发着草莓的香味。美里知道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只是在她们走向电梯时善意地翻了个白眼。

第二天，丽在 2-A 班宣读了她完成的作文。由于发生在她身上的所有事情几乎都与 NERV 有关，所以这篇文章篇幅较小，但老师还是接受了这种情况。

第二个复仇亡灵死后三天，战后清理工作完成，美里向女孩们转达了日本政府对她们将附带损害降至最低的感谢。

一天后，也就是 7 月 7 日，在葛城公寓里发生了一件明日香认为比任何一场福音战士之战都要重要得多的事情。也许比整个使徒战争还要重要。

在丽去上学的一个小时后，真嗣走进了她的房间，拿回了他的大提琴。虽然明日香知道他的大提琴拉得很好，但由于没有调好音，所以他在客厅里演奏的曲子几乎无法辨认。

真嗣在表演结束后声称，他其实并不擅长演奏，只是因为没有人让他停下来。明日香不得不绞尽脑汁回想自己的回答--同时努力不让自己因为他这次说对了而笑出声来--当真嗣开始对她说话时，她确信至少有一个回答是错的。

临近中午时，真嗣起身去接电话，但电话铃却没有响，这段对话让明日香感到一阵恐惧，因为她终于意识到在真嗣回忆的那天还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该死的，你这个笨蛋，为什么非要记住这一天呢？'

不出所料，真嗣很快就开始了明日香试图埋藏在脑海中的对话。

"嗯，什么事？"

'Scheiße（该死）！开始了！我该怎么办？'

"嗯。"

明日香紧闭双眼，用手指塞住耳朵，试图阻挡这段记忆，因为它将精神上的污垢从她挖的洞里推了出来。但这并没有奏效，她自己那诡谲多变的大脑急切地提供了在那个命运攸关的日子里说过的台词。

"呃.....为什么？"

'我已经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明日香讽刺地想，她咧嘴苦笑。'我真不该说这么.....愚蠢的话！'

"就因为无聊？哪有这样的。"

'跟我说说吧，我提起了你死去的母亲，就好像我们俩都需要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自己的有多糟糕。'

"不是。"

明日香失败地叹了口气，双手垂到了两侧。"还是因为你害怕？"她喃喃自语。

"我才不怕！不就是接个吻而已！"真嗣愤怒地站起身来，明日香暗暗想起，这正是她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行动将他的另一面表现出来。这一面会反击她，而不是像湿纸一样折叠隐藏起来。

'看看结果有多好。'

"嗯。"

'哦，我的天哪！'明日香站起来，靠在桌子边低着头，在心里呻吟着。'我不会真的想和他的记忆走到这一步吧？'

'来吧，他在等你吻他。你现在没有借口了。'

明日香用拳头猛击自己的额头。'不！这还是错的！我会拥抱真嗣，因为我知道我的存在对他有帮助，但我不会就因为他记得我这么做过而再吻他了！'

'但他在等你。看看他。'

明日香抬起头，看到真嗣已经僵在了原地。与平时的半昏迷状态不同，现在他就像一

个等待命令的机器人。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缓慢的、响亮的德语脏话。

"哼，即使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是能找到办法给我制造麻烦，混蛋。"明日香嘟囔道。"好吧，我会做的。"

当明日香靠近真嗣，双眼紧紧盯着他时，她的心跳开始加速。上一次，她只是简单地吻了一下就"结束了"。但现在，她慢慢地、仔细地看真嗣脸上的每一寸肌肤，甚至在等待亲吻的过程中还有些伤感。明日香注意到他的头发又开始变得乱蓬蓬的，很快就需要修剪了。

她还在想，之后是否应该跑到浴室去，完成这段记忆。

明日香的某个部分知道自己只是在拖延时间，她越来越惊恐地意识到，那部分想要感受他的嘴唇贴在她嘴唇上的感觉。当她的额头距离真嗣的脸只有几厘米之遥时，她终于停止了向前的动作。

'如果六个月的照顾还不足以让他的大脑恢复正常，那么他初吻的可怕记忆也不会让他的有任何好转。我只希望这不会让他倒退。'

没有耐心的那部分明日香终于等得不耐烦了，推着她往前走。近一年来，她的嘴唇第一次与真嗣的嘴唇相遇。他的温暖通过接触流入了明日香体内，带来了一种触电般的感觉，让她的脊背一阵阵发麻。明日香闭上眼睛，沉浸在这种奇妙的感觉中。她甚至不在意自己没有捏住他的鼻子，没有正确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这种感觉太美妙了，不能再毁了。

但与此同时，仍然缺少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同样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说的东西，让她跑到浴室假装刷牙来掩盖她内心的绝望。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这一次，她几乎别无选择。

当少年少女站在那里，被一个吻紧紧锁在一起时，时间似乎慢了下来。尽管没有身体接触，但明日香发现自己希望这一刻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她心中的那个叛徒一直在看着这一切。如果它长着一张脸，那它的表情一定会比受到特别强烈的挑逗后的美里还要得意。

当明日香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时，她的眼睑内侧开始出现泪斑。她想永远待在那里，但她需要呼吸。她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

直视着真嗣震惊的目光。

她的膝盖开始颤抖，肺部也在呼呼地喘气，但明日香的眼睛拒绝让她的头移动，因为它们在试图解释她所看到的一切。上一次她看到他的眼睛如此.....有活力.....是.....

他们的嘴唇分开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明日香的任何动作。她的身体开始感谢上天赐予她新鲜的氧气，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她的肺部恢复之前，这种声音偷走了她的呼吸。

"明—明—...明日香？"

译者注：这一章翻译可花了我不少心思，原作者是照外文版的真嗣的对话写的，考虑没有多少人看过外文版，所以本人决定照 **Eva-fans** 的 TV 第 15 话的将真嗣的话一一对应，感觉效果更好。

友情提示：本章嗣香接吻场景小说与 TV 完美对应。打开 TV 第 15 话的视频，对比着真嗣的话与小说中明日香的所思所想，感受着作者文字所要表达的明日香隐藏在内心的深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I love you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公主的一吻唤醒了小狗君，本书的高潮，推荐！（^_^）

第十九章

"明一明一...明日香？"

"真嗣....." 明日香欣喜若狂，因为她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件大事。她的心脏砰砰地撞击着自己的肋骨，似乎想要逃离。

少年少女对视着，似乎过了很久，但随后真嗣慢慢地眨了眨眼睛，然后眼神变得坚定起来。"不！"他直接对着明日香的脸尖叫道，明日香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你又想骗我！"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脸。

明日香在几秒钟前感受到的喜悦突然就烟消云散了。"什么？"她大声惊呼道。"真嗣，你不再是做梦了！这是真的！"

真嗣开始慢慢后退。"这不可能！你还在用她的脸！明日香为什么会想吻我？！"他问道，粗暴地用手臂擦了擦嘴。

明日香一想起自己刚刚做的事情，脸上顿时火辣辣的。她张合了几次嘴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却发现自己舌头打结了。她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更不用说眼前的男孩了。

那个男孩现在正在房间里四处张望，显然是想逃跑。他背对着客厅，而明日香挡住了通往前门的路。真嗣唯一能逃出去的地方就是阳台。

所以他决定直接冲开明日香。

尽管受到了惊吓，明日香还是能够扭转自己的身体，这样她就不会受到真嗣试图用肩膀撞击的全部力量。然而，这一击仍然足以让她失去平衡摔倒在一旁。

有那么一瞬间，真嗣似乎有机会冲到前门逃跑。以他现在的状态，明日香很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但就在这时，他的一只脚擦到了她伸开在地的腿的顶部，真嗣踉跄了几步，由于袜子和地板之间缺乏摩擦力，他一头栽倒在走廊的墙壁上。

明日香忘记了自己的疼痛，她起身跑到瘫倒在地男孩身边，一动不动的真嗣给她敲响了警钟，她跪在他身边，把自己挡在真嗣和门之间以防他再次试图逃跑。墙上现在有一个相当大的凹痕，明日香只能祈祷真嗣的头部没有碰到支撑梁。她把他翻过身来，有那么一瞬间，她担心他空洞的眼神意味着他又回到了半昏迷状态，直到真嗣摸索着抬起一只手扶住自己的额头。

"这.....这真的很疼....."他低声说道。

"当然疼了，"明日香推开他的手，检查他的额头，喃喃地说。"你的头撞到墙上了。"

听到女孩的声音，真嗣猛地站了起来，差点撞到明日香的头。他向右侧看了一眼，证

明这不是想象中的声音，于是他尽力向后退远离明日香，同时仍然坐起来直到肩胛骨碰到小储藏室的门。他身体的移动让他看起来像是蜘蛛一样爬到门上然后逃到天花板上。几秒钟后，他放弃了，他把自己贴在门上开始呼吸急促。

明日香站了起来向他靠近，真嗣挤紧了眼睛，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真嗣，没事的，我不会伤害你的。"明日香压低声音说，试图让男孩平静下来，男孩则以更快的速度重复着他的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我....."

真嗣愣住了，他睁大了眼睛，因为明日香将一只柔软温暖的手按在了他的脸颊上。"没事的，"她说，手一直抚摸着他的脸颊，真嗣在震惊中慢慢滑下了门。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招这么管用。好在我不在乎，'明日香一边想着，一边以与真嗣相同的速度跪了下来。当明日香用拇指抚摸他的脸颊时，男孩急促的呼吸慢了下来，变得正常多了。

"明日香...真的是你....." 真嗣喘着气低声说道。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这意味着.....天哪！明日香，我....."

放在他脸颊上的手动了动，一根手指落在了他的嘴上，明日香也向他投来警告的目光。"不，不要道歉。没什么好道歉的。"她说。

"但我只是想.....我以为你....."

明日香的眼神更加强烈了，真嗣咽了一口唾沫闭上了嘴。明日香叹了口气。数十个问题在她脑海中闪过，都争先恐后地想脱口而出。

真嗣回来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明日香不得不强忍住脸上可能绽放的笑容。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处理。以后会有时间庆祝的。

"听着，你只要回答我：什么变了？为什么你现在知道我是真的了？"

真嗣皱了一会儿眉头，眼神飘向地板。"我撞墙的时候.....很痛。"他缓缓说道。

"当然了，你撞上了一堵该死的墙，笨蛋。"明日香一边回答，一边把手移到他的额头上，把他乱糟糟的头发拨开，检查他的额头和头皮。

"不，我是说很痛的感觉。"真嗣的语气与其说是受伤，不如说是惊讶，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话中的讥讽。他的额头上只有一小块擦伤，这让明日香松了一口气。

"好吧，很痛。这有什么重要的？"

真嗣把目光转向明日香的脸，当钴蓝与蓝宝石相交时，明日香的脸微微泛红。"我的噩梦.....我记得我做过多噩梦，它们总是那么真实。但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疼痛了，我几乎忘记了那种感觉。"他用手捂住头，呻吟道。"唉，我感觉自己已经睡了好几年了。"

明日香的手回到身边，摇了摇头。"六个月了。现在是七月。我以为你已经.....回不来了。"明日香含糊地摆摆手。

"啊？"看着厨房，真嗣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等等，这是美里的公寓。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他一边呻吟一边努力回想。

"至少我可以很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明日香说。"我和美里在城市中央的洞口附近发现了你，你头部受伤，手部骨折，昏迷不醒。我们决定把你带回这里。"

"美里.....还活着？"真嗣低声说道，他还没准备好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明日香点点头，他颤抖着，泪水夺眶而出。最后，他控制住自己，问道："你说我'回不来了'是什么意思？"

明日香揉了揉后脑勺。"这.....有点难解释。你昏迷了几天，还因为感染病倒了。最后你醒了过来，但是.....你就像个机器人一样。我不得不对你发号施令，否则你只会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真嗣皱起了眉头。"如果我当时醒了，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梦游？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你的状态的描述了。总之，最后赤木和发令所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我们，我们一起去 NERV 给你做了检查。不幸的是，即使他们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我们也无法找到正确唤醒你的方法。"

"赤木博士？她也回来了？"

明日香点了点头。"是的，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从第三次冲击中回来了。"

这也许是最不该提及的事情之一，真嗣蜷缩着身体，跪在地上喃喃自语："在我杀了他们所有人之后....."

"别说了，这不是你的错。"明日香把一只安慰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但真嗣粗暴地甩开了。

"是我的错，我只是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咕哝着，蜷缩得更紧了。"我做了这个决定。"

明日香的声音里带着恼怒，她说："真嗣，别说了。是 SEELE 策划了这一切。他们把枪强行塞到你手里。"

"但我还是扣动了扳机！"真嗣再次直接对着明日香的脸喊道。他斜躺在地板上，怒气

消失了，背对着女孩。"我放弃了。我做了。"他低声说道。"什么也改变不了....."

明日香试图让这个绝望的男孩再次站起来，但都失败了，因为他只会瘫倒在地。她改变了策略，挪到可以看清他脸的地方。她看到了不喜欢的东西。

真嗣眼中的光芒开始熄灭。

"听着，人们都回来了，但只有 NERV 的少数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明日香绝望地解释道。"没有人因此责怪你，真嗣。"

".....没有人？"真嗣微微偏头看向明日香，明日香捕捉到了他眼中的一丝希望。

"没有人，"明日香重复道。"SEELE 和你的父亲是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全世界的政府都谴责他们。如果他们再回来，很可能会以反人类罪被处死。知道真相的人认为你只是他们的另一个受害者。"

真嗣昏昏沉沉地坐直了身子靠在墙上，耷拉着脑袋。他嘴里发出一声短促而空洞的笑声。"哈，受害者，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相信这句话。"

"别这样，你被操纵了。"当真嗣唯一的反应就是嘲笑时，明日香的脾气爆发了。"哎！你不是唯一一个被骗去做那些事的人！"

"也许吧，"真嗣勉强承认。"不过，告诉我一件事。你做过噩梦吗？"

"那有什么关系....."明日香先是叹了口气，然后有些不情愿地说："是啊，偶尔我会。但已经很久没有做了。"她在心里补充道，'多亏了你。'

真嗣抬起头，明日香发现自己迷失在他突然变得强烈的眼神中，然后他说："那些噩梦有没有感觉如此真实、如此生动，就好像你又经历了一次？"

明日香微微后退，一边回想着自己的梦境，一边把目光投向远方。".....不，它们总是感觉多少有点超现实。"她慢慢地回答。

真嗣脸上掠过一丝没有幽默的苦笑，"这就是我的感觉。每一个都是。"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用手抵住胸口。"当我声嘶力竭地尖叫时，我能感受到身体被第五使徒融化的感觉。我被迫眼睁睁地看着你被第十五使徒精神攻击，动弹不得，无能为力..."

真嗣把手举到面前，凝视着手掌。"在我杀害了唯一一个我认为无条件喜欢我的人之后，薰的尸体在我手中粉碎的感觉。我感受到了所有这些，就好像我又重新经历了那些时刻。而这些只是'好的'噩梦，"他说着，把目光转回到明日香身上，明日香在提到她被精神强奸时，转移了目光。

明日香紧闭着双眼，听着真嗣继续讲述着她不希望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情，比如在傀儡插入栓控制下的初号机，在真嗣徒劳地挣扎着夺取福音战士控制权的时候，它杀害了

他认识的人。后来，最让她记忆犹新的是，这个男孩说起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他被迫眼睁睁地看着二号机被量产福音战士亵渎，而她在尖叫着他的名字。

几分钟的沉默后，明日香希望自己能忘掉刚才听到的一切，她抓住真嗣的上臂，把他扶了起来，谢天谢地，在明日香把他带到客厅时，他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站立。

"但有时我会看到.....你，"真嗣坐下来时喃喃地说。

明日香在走向沙发的半路上愣住了。"我？"

真嗣把目光集中在关掉的电视机上，回答道："嗯，不是你。是某个长得像你的.....东西，用我的糟糕记忆嘲弄我，尤其是和你有关的记忆。"

"别再用她的脸！"这句话在明日香的脑海中回荡，她悄悄地大声重复了一遍，让真嗣大吃一惊。"真嗣，在今天之前，你清楚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她急忙问道。

突然的话题转换让真嗣皱起了眉头，他聚精会神地扭曲着脸。最后，他说："我记得.....我想是一场噩梦，我当时正驾驶着初号机，在一个试验场里。"

'哦，不.....'

"二号机也在那里，还有那个长着你的脸的东西，"真嗣继续说，没有注意到旁边女孩脸上惊慌的表情。"当它看起来只是像你的时候已经够糟糕了，但当我也看到你的福音战士时.....它就像是在向我挑衅。嘲笑我不敢进攻。我简直太生气了....."

真嗣终于忍不住看了明日香一眼，想看看她的反应。没想到她的眼睛瞪得像餐盘一样大。"怎么了？"他紧张地问。

明日香舔了舔嘴唇，试图让突然干燥的喉咙恢复湿润。"真嗣.....那不是噩梦。"她无法继续与他对视，只好把目光移开。"赤木医生想出了把你放进初号机的主意，这样她就可以利用神经接口进行更好的大脑扫描。你.....在他们试图结束测试时醒了过来。"

"别说了.....让我冷静一下....."

"你不记得我的声音了吗？"

"你不是明日香！"

一阵明显的颤抖撼动了真嗣的身体，他把双腿缩到胸前。"我.....我攻击了.....你？"他喃喃自语，然后哭喊道，"我以为那东西只是想骗我！"就在他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道歉的话就要脱口而出的时候，一只手落在了他的肩膀上，紧紧地捏住了他。他抬起头...

看到了明日香平静的微笑。

"没关系，"她轻声回答。"你当时头脑不清醒。所以我才尽力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控制了你的 Eva。"

真嗣吸了吸鼻子，让双腿离开沙发，回到地板上。"我知道你讨厌我这样做，但是.....对不起，明日香。"他道歉道。

明日香善意地叹了口气，但还是说："好吧，我就让你为此道歉。反正也没造成什么伤害。"

出乎她意料的是，当明日香接受他的道歉时，真嗣的嘴角微微上扬，她决定不对他在那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拙劣的徒手技能大加挞伐。她不想说任何话来破坏这个男孩醒来后给她的第一个真正的微笑。

'该死的，我想.....想问真嗣很多事情，但他最近经历的已经够多了，'明日香默默地想。'他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思绪。另外，如果美里听到这件事.....'

明日香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发现一场更为紧迫的会面即将开始。她祈祷真嗣能够应付这个惊喜。

丽很快就会放学回家了。

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雨丝，绫波丽走在回家的路上，静静地跟在剑介、东治、光和他们的妹妹的后面。乌云让女孩松了一口气，因为她苍白的皮肤不太喜欢阳光直射。虽然天气预报员预测今年夏天的天气不会像前一年那么糟糕，但她还是不喜欢炎热的天气。

当她和美里谈到她的肤色和即将到来的夏天时，这位年长的女士说："也许你去年没怎么出门是件好事。有些时候感觉空气都要被烤熟了。"

她是第一个完成作文的人，主要是因为她离开 LCL 海的时间太晚了。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完成了一篇大小合适的文章。丽并没有想到要详细介绍她与第二亡灵战斗的情况，直到有一天她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剑介兴高采烈地说起这件事。在征求美里的意见后，大家同意她可以谈谈那天她所扮演的角色。

不过，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写她的商场之旅更有趣，甚至更令人愉快。

当丽到达公寓楼时，第一滴雨刚刚开始落下。她向朋友们挥手告别，走上自己的楼层。葛城家的门刚一打开，一只手就伸出来把她拽了进去，还没等她出声，一只手就捂在了她的嘴上。

"安静！"明日香嘶哑着嗓子喊道。丽点点头然后困惑地歪着头，她才放松了捂住对方嘴巴的手。对此，明日香小声回应道："给你个惊喜。"虽然她极力掩饰，但丽还是从红发

女孩的脸上察觉到了一丝笑意。好奇心驱使她点了点头然后跟着她的室友进屋，在经过餐厅时顺便把包放在了餐桌上，两人蹑手蹑脚地向客厅走去。

就在丽走过门口的时候，明日香的表情变得有些阴沉，她暗自咒骂了一句，因为两个女孩听到了马桶冲水的声音。丽被拽着进一步走进客厅，明日香失望地嘟囔着："这么多时间，就不能把这个做好....."

过了一会儿，她们听到浴室门打开的声音。丽的眼睛明显睁大了，一个熟悉的安静的声音说："咦，这个包是从哪儿来的？"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明日香粗暴地将她转过身，面对着门口，然后站在了她的面前。

"桌上放的是你的包吗？"真嗣走进客厅时问道。"你要出去还是干什么？"

明日香摇了摇头。"不，真嗣。有人刚到。"

真嗣似乎微微一愣，然后偷偷地环顾了一下房间。正当他准备再问一个问题时，只见一只苍白的手从明日香身后伸出来，把女孩推到了一边。

"你好，真嗣。"真嗣曾期望再次见到的女孩说道。

明日香向真嗣走来，举起双手做了一个安抚的手势，真嗣看到第一适格者后退了几步，差点又撞到墙上。明日香说："放心吧，真嗣，没事的，她也是真实存在的。"快速的安慰似乎有所帮助，当红发女慢慢退到一旁时，真嗣稍稍放松了下来。

"绫波？!"真嗣喘了口气道。

"很高兴看到你恢复健康。我-...我很高兴....."丽努力用言语表达，这个目瞪口呆的女孩连自己都感到惊讶，她抬起一只手擦去眼睛里突然积聚的泪水。她再次试图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走上前轻轻地搂住了真嗣。

以前不善言辞的第一适格者的这种表现让真嗣惊讶地呆住了，但只过了一会儿，他就回过神来，轻轻地回抱了一下，眼泪夺眶而出。

"你为什么要回来？"真嗣在丽耳边轻声问道。"我以为你选择留在那里。"

"莉莉丝决定放了我，让我离开 LCL 海。"丽抽出一只手放在胸前继续说。"因此，我现在和你以及第二适格者一样，都是正常人类。"

"哼！"明日香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哼了一声。"你们两个都破坏了我计划好的惊喜。她的话结束了拥抱，真嗣揉了揉后脑勺尴尬地走开。明日香夸张地背对着另外两个人。"不过，我想我应该料到你们两个会这样。毕竟，你们是亲——呜嗯！"

真嗣几乎都没看到丽的动作。前一秒他还在盯着她那双红色的眼睛，下一秒她就出现在明日香面前，用手捂住了红发女孩的嘴。"我会亲自告诉他的，"她说说着收回了手。明日

香挑了挑眉但还是默认了，她挥了挥手表示不需要道歉，然后坐到了沙发上。

"告诉我什么？"真嗣问道。

丽在回答之前，走到了沙发旁。困惑的真嗣跟在她身后，在两个女孩中间坐下。"你知道我是.....用你母亲碇唯的 DNA 创造出来的。"真嗣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第一适格者继续说道。"在我离开 LCL 海后不久，明日香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是兄妹。"

真嗣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女孩的脸，因为她在传达她的信息，而他自己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阴沉，因为他意识到了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丽说出 "妹妹" 这个词的那一刻达到了顶点。".....兄妹....."他说着，把目光从蓝发姑娘身上移开，注视着地面，脸上露出一丝阴郁的微笑。"自从认识你之后，我总觉得你好像有些面熟。但当我知道是我父亲创造了你，我想我开始害怕你是什么了。我并没有想过这会如何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

"嘿。"

明日香轻轻打了一下他的肩膀，男孩抬起头。"怎么了？"他揉着被她打到的地方问道。

"别再关注那个了，"明日香回答道。"别再想你做错了什么。想想现在吧。你刚刚被告知你有个妹妹，但你看起来却好像有人刚从你的狗身上碾过一样。"

真嗣叹了口气。"我知道，但是....."他无奈地耸耸肩，转向丽。"我真的不想没有礼貌，绫波。只是....."

"拜托了，真嗣。"女孩举起手悄悄地打断了他。"我们是兄妹。你可以叫我丽。"

"啊——哦。嗯，好吧.....丽。"真嗣结结巴巴地说。"总之，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事之后，你们两个却对我这么好。"

在男孩身后，明日香发出一声响亮的呻吟，又倒在了沙发上。"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笨蛋！我们觉得这不怪你。"

丽点了点头。"我们三个都只是棋子。如果你真的有错，那我也有错，因为我选择了你来主导第三次冲击。"

真嗣闭上了眼睛，叹了一口气，似乎缩进了自己的身体里。"我很抱歉，但你们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吗？"他用两个女孩几乎听不到的声音问道。"我需要想清楚一些事情。"

明日香和丽在真嗣的头顶上对视了一眼。第一适格者微微点了点头，第二适格者也跟着点头，然后两人都站了起来。"好吧。"明日香说。"我回房间了。"

"我也是，"丽补充道。

明日香在客厅外面，在那个阴郁男孩的视线之外，抓住那个蓝发女孩的肩膀，低声说："美里需要知道这件事，所以我要给她打电话。希望我能说服她马上回家。"

"要我去告诉光她们吗？"丽悄悄地问。

明日香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不，改天吧。我不想让他不知所措，现在还是慢慢来吧。"

"那我去做作业了。"

明日香点点头，让丽离开，然后走进厨房，拿起电话悄悄地逃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讲机发出提示音后，美里叹了口气，向她的朋友举起了手。"让我先接个电话，然后我们再继续。"律子点点头，坐了下来，然后展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打字。

"怎么了，外村（Sotomura）？"美里问道。

秘书略带扭曲的声音回答道。"司令，惣流驾驶员打电话来。她说非常重要。"

"...好的，接过来。"松开按键后，疲惫不堪的她只来得及猜测明日香在上班时间给她打电话的原因，电话就响了。"什么事，明日香？"她一接起电话就问。

"我需要你放下一切，马上回家。"电话里传来低声的回答。

美里把电话从耳边拿开，难以置信地盯着它。难道她的一个养女--也是她的下属--真的想对她下达命令？她肯定是太累了。"我很抱歉.....什么？"她尽量礼貌地问。"你为什么小声说话？有入侵者吗？"

明日香最初的反应是淡淡地哼了一声。"即使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早就叫二课来了，尽管他们很糟糕。听着，尽快赶过来。好吗？"

"不能等等吗？我现在很忙。"

"不管赤木让你做什么，都没有这件事重要。"

美里一边看着律子，一边还要板着脸，真是费劲，于是她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着墙壁。"明日香，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女孩回答，声音变得更轻了。

美里捂着脸，自言自语地抱怨着。"所以你现在要我回家是有重要的事情。"她最终说

道。"如此重要的事情你甚至不能通过安全线路对 NERV 的指挥官说。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我累了。明日香，你在计划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叹，然后明日香说："我想给你个惊喜。如果你现在回家，还没有被我的计划彻底征服的话....." 嗡嗡声响起，然后停顿了很久。"那你就可以解雇我了。"

当美里在椅子上转过身来时，律子抬起头，发出了一声响亮的 "什么事？"。她急忙挥开博士的好奇心，然后将手肘靠在桌子上，揉了揉额头。"明日香，你确定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想不出有什么能像你试图描绘的那样惊喜。"

"我很确定。美里，请相信我。"

美里发出一声低吼。".....好吧。我半小时后到。不过请注意 如果这不是今年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我就解雇你。" 虽然她的语气听起来很严肃，但在复仇亡灵的威胁下，她并不打算真的实施这样的威胁。

"太好了！谢谢你，美里！" 激动的红发女郎没有等美里道别就挂断了电话。

美里让手机落回机座，然后抬起一直握着它的手，与另一只手一起放在脸上。

"你的生日要到 12 月才到。"律子在合上笔记本电脑时说道。"不知道第二适格者有什么打算。"

美里的呻吟声穿过了手传了出来。"她没有给我任何线索，我太累了，无法思考。我们先把这件事解决了，然后我就可以回家了。你刚才说到了 SEELE？"

"哦，是的。"律子站起来回答。她清了清嗓子说："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在你的命令下，我一直在调查他们的权力基础并试图找出任何对我们的潜在威胁，比如那些对人类看法与老人相同的人。"

"我希望这是个好消息。"

黑金发科学家微微耸了耸肩。"我觉得是好消息。发现了几个可能的嫌疑人，但他们都在我找到他们不久后神秘失踪或死亡。例如，一名德国政客被发现死在家中，就在我发现他名字的两天后，他尸体旁边有一张纸条，手里还拿着一把枪，他是基尔议长在德国的得力助手之一。"

美里挑了挑眉毛。"有人在清理门户。"

律子把笔记本电脑放在美里的桌子上，把屏幕转向指挥官。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巨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当时一辆卡车在十字路口撞上了他。一位法国参议员突然病危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最后自杀身亡。又有几个人的名字滚动过去，同时滚动的还有他们的死因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们已经失踪。

"奇怪的是，在我开始寻找他们之前，没有一个 SEELE 的代理人被.....清除。肯定有人在和他们打交道，并利用 MAGI 来完成寻找他们的艰巨任务。"

美里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进挂在椅子上的上衣口袋。掏了几秒钟后，她拿出一个东西，举给律子看，律子凑过去看是什么。

一个比拇指还小的微型外部存储设备。

"加持？"律子低声问道。她好奇地伸手去拿美里手中的东西，但装置瞬间消失在美里的拳头里。

NERV 的指挥官咧嘴一笑。"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让这一切继续下去。这不仅省去了我们试图消除这些潜在威胁的麻烦，也不用担心会被追查到我们头上。"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律子难以置信地问。"这些名字会在某个地方流传出去。不管是谁，怎么才能阻止这些人找上门呢？"

美里脸上的笑的更欢了。"如果我对加持的了解有我相信的一半那么深，那么不管是谁根据这些信息行事，他都不知道这些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必须消灭目标。"

黑金发女人叹了口气，拿起了她的笔记本电脑。"好吧，我相信你和加持。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要进行一下诊断。"

"我就知道你会的。"美里起身时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伸了个懒腰，然后拿起外套。"好了，我去喝杯咖啡就回家。你可能要开始找一个替补驾驶员了。"她在离开房间前冷冷地补充道。

"你确定不要二课送你回家吗？"律子走出房门时，追着离去的女人喊道，但回应她的只是一个不屑一顾的挥手。".....好吧，但愿她不会有事。"她对一脸茫然的秘书嘀咕道。

"嘿，真嗣，你想好了吗？"

男孩抬头看了看明日香的脸，然后低下头叹了口气。只过了几分钟而已，明日香。"

"哦，对。"她决定不提让一个人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是个坏主意。"总之.....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红发女郎抓住真嗣的肩膀，把他扶了起来。"分散注意力。"

"分散注意力？"

"是的，把所有的思考都放到以后。另外....."明日香揉了揉肚子："我饿了。"

"哦-哦！对不起--" 当明日香露出奇怪的表情时，真嗣停顿了一下。

对不起。这么小的一个词，但如果能再听到它，她愿意放弃一切，尽管它曾经让她多么生气。当她试图让男孩平静下来时，这个词在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现在，明日香几乎想让真嗣再说一遍，以证明他真的回来了。

"你还好吗，明日香？" 真嗣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让她回过神来看到了他关切的表情。她有点惊讶地感到自己的心在他的眼神中颤动。

"我——我没事！" 她结结巴巴地说。"总之，我有个惊喜要给你，但我们要在半小时内准备好晚餐。"

"嗯....." 真嗣挠了挠头，勉强忍住再次说对不起，他说："我需要比这更多一点的时间。我都不知道冰箱里有什么。"

"你真走运！" 明日香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胸口，把下巴向上抬了抬。"既然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我想要尽善尽美，我可以慷慨地向你伸出援手。" 让明日香暗自高兴的是，这个郁郁寡欢的男孩居然对她微微一笑。此时，她的胸口仿佛有一只蝴蝶被困在里面。她精神抖擞地说："来吧，我们要开始了。"

当明日香抓住他的手并开始把他往厨房拖时，真嗣轻轻地叫了一声。这是出于习惯的无意识举动，她祈祷他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谁要过来？" 真嗣一边翻看冰箱一边问道。

明日香打开水龙头洗手。"美里。我告诉她回家并期待一个惊喜。"

"哦，好的。什么....." 真嗣愣住了，冰箱开始发出 "嘟嘟 " 的声音，抱怨打开的时间太长。

"你不是想问惊喜是什么吗？" 第二适格者一边说着一边看向别处以掩饰她的笑容。

男孩没有发表评论，在拿出几样食材后，他稍稍用力关上了冰箱门。

六个月的精神创伤对真嗣的烹饪技巧影响甚微。明日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了忙，洗菜、切菜和做其他一些小事，但大部分工作还是由她身边这位手艺娴熟的年轻人完成的。炒锅里的东西一度翻飞到了空中，让红头发的人感到惊讶的是菜一点也没有掉落。

二十分钟很快过去，炒菜也很快就完成了。真嗣刚把盘子装满摆在桌子上，他就被拉到明日香的卧室，而丽则在一旁守候着养母的归来。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真嗣疑惑地环顾了一下房间。

"等待合适的 chance~" 明日香神秘地回答。她走到镜子前开始梳头，主要是为了让手有

事可做，因为她的右手开始轻微颤动，让她感到困惑。

"那我就不能在我的房间里等吗？"

明日香摇了摇头，任由她的头发甩来甩去，然后看着镜子与真嗣对视。"那现在是丽的卧室了。她的公寓被毁了，美里决定收留她。"

"啊——哦……好吧……" 真嗣的脸沉了下来，明日香在心里叹了口气。

'拜托，别告诉我你要装出一副好像为了别人而两次被赶出自己卧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样！'

"等等，丽不住在这个房间吗？" 真嗣皱着眉头问道，眼睛还在看着地板。"这里有两个蒲团。" 他抬起头，挑了挑眉毛。"床有问题吗？坏了吗？"

'嗯，不错。至少他没有在地上打滚，'明日香若有所思。"不，不是那样的。"她大声说。"这是……嗯，总得有人看着你。如果没有人在附近你的噩梦就会变得很可怕。美里非常需要休息因为她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她命令我来照顾你。所以你就住在我的房间里。"

看着真嗣的脸因为她透露了他们的睡眠安排细节而逐渐涨红，她的脸上止不住地浮现出一丝笑意。

"我们睡在一起？"真嗣终于吱吱唔唔地说了出来。

明日香的脸颊因为措辞不当而变得通红。"什么--不是！我们只是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在不同的蒲团上！"

"可是……男孩和女孩不应该睡在同一个卧室里！"

"难道就让你继续做噩梦？" 明日香俯身靠近他。"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拒绝在你受苦的时候袖手旁观。"

男孩脸上的红晕慢慢褪去，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第二适格者刚梳完头，他喃喃地说："对不起，明日香。"

这句话让明日香脊背微微一颤，她回过神来，把梳子放回梳妆台上，然后转过身问道："现在怎么办？"

"嗯……因为你要照顾我。毕竟我们从来就没有好好相处过……"

明日香叹了口气，揉了揉额头。'太好了，他还是觉得我不喜欢他。'她的脸色缓和下来，说："不用道歉。我已经照顾你好几个月了。我已经习惯了。另外，"她笑着补充道。"你一直是我不用回学校的完美借口。"

第三适格者的眉毛挑了挑。"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想你一定很喜欢这个。"他笑着说。"不过，现在我.....醒了，你不是又得回去了吗？"

"美里说，在你完全康复之前，你是我的第一要务。"这只是对她命令的一点小小的曲解，但现在还不是解释仍然需要福音战士的时候。"你感觉恢复了吗？"

真嗣几乎要撒谎了，他还在为他们的睡眠安排感到尴尬，但明日香严肃的表情告诉他，如果被她发现撒谎会有什么后果。"没有。"他喃喃地说。他绝对诚实地补充道："我想我得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那么出于好意，我允许你住在我的房间里。"明日香回答道，内心为真嗣的这句话欢呼雀跃。她不得不转过身去，假装忙着做...随便什么事情，以掩饰内心的喜悦。"毕竟，把丽搬进来太麻烦了。"

当明日香继续梳理头发时，她很快就注意到男孩的眼睛疑惑地盯着她的后脑勺。

"呃，你的神经连接器在哪里？"他终于开口问道。

还没等她回答，公寓其他地方就传来了一个响亮而愤怒的声音："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给我出来！"

红发女孩咽了咽口水，准备离开房间，但看到瞪大眼睛的真嗣，她停顿了片刻。明日香知道，如果她快点出现这个惊喜就会泡汤，于是她嘶哑着嗓子说："我只能下次再告诉你了。待在这里，我很快就回来！"

一踏进走廊，明日香立刻被美里镭射般的眼光刺得睁不开眼。丽挡住了那个女人的去路，阻止她冲进卧室。明日香则轻轻地把另一个女孩推开，在这个疲惫而不满的女人面前站定。丽斜眼瞥了她一眼，然后坐到了厨房的餐桌旁。美里交叉双臂说："怎么样？"盯着她的目光更加强烈了。

第二适格者站起身来，回答道："惊喜很快就准备好了，美里。我只需要你先做一件事。"

"明日香，我他妈的太累了，没心情。"美里咆哮道。"什么事这么重要，让你觉得有必要命令我回家？"

"听着，请你再相信我一会儿。"明日香一边恳求，一边越过美里走进厨房。"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如果我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没有大吃一惊，我就扣你一年的工资。"

明日香在靠近厨房餐桌时脸色略显苍白，但在转身之前还是控制住了自己。这个威胁

比她之前想的要现实得多，而且更容易实施。"呃，好吧。总之，请尝尝这个炒菜。"

美里的眼睛眯了起来，她试图看出这个德国女孩在打什么主意，但肚子里传来的咕咕声提醒了她，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东西了。她差点跌坐在餐椅上，花了一点时间靠在椅背上放松一下，然后拿起餐具开始吃饭。

吃了几口后，她说："味道不错。非常好吃。我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饭菜了。你的厨艺越来越好了，不过你只剩下四分钟了。"

明日香在她对面坐下，但没有一起吃。"如果我告诉你我几乎什么都没做呢？"她笑着问。

"那我就认为你偷懒了，说服了那个叫光的女孩过来。"

"不是，再试一次。"

美里噘着嘴想了想。"是丽做的吗？也许她也有真嗣的烹饪天赋。"

"她可能有这种天赋，但不是她。不过你离答案越来越接近了。"

"那么真嗣一定还有些烹饪记忆。"虽然她对这个男孩在半昏迷状态下还能做饭感到惊讶，但遗憾的是，她之前吃的那份饭菜并没有达到他以前的水平。疲惫的女人又吃了一口。另一方面，这顿饭的味道肯定很像她的养子前一年做的饭菜。

如果女孩能咧嘴笑得再灿烂些，她的头就会掉下来。"很接近了！"

美里嘴里叼着一块鸡肉愣住了。自从半小时前的电话之后，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她的脑海里上蹿下跳，现在终于踢到了她的脑袋。明日香那近乎亢奋的态度，还不为人知的 "惊喜"，还有那只能由一个人创造的美食。

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美里站起身来时，椅子 "哐当 "一声倒在了地上。"他在哪里？！"她双手撑在桌子上，问道。

"冷静点，他....."

"在哪里？"

"嗯....."

声音很轻，但很容易就传到了两人的耳朵里。明日香永远也不会忘记美里的表情，她的眼睛几乎要瞪出来了。她似乎僵在了原地，几乎不敢转过身来，生怕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声音。

"这里.....这里一切都好吗？"一撮凌乱的棕色头发下一双担忧的眼睛从明日香房间的门

口探了出来。美里愣住了，她转过身，不小心把脚边的椅子踢飞了。看到男孩慢慢走进厨房，她的手飞快地举到嘴边。

"明日香....."她慢慢地说。"请告诉我这是真的。"

虽然美里看不到，但明日香还是点了点头。"他是今天下午醒来的。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她撒了个谎，向真嗣使了个"你敢"的眼神，但他正忙着关注美里，根本没注意到。

"美里...我-...对不起，"真嗣结结巴巴地说，几秒钟后终于把目光移开了。他闭上眼睛，不让泪水夺眶而出，说："对不起，我太没用了。"

一声啜泣从女人的嘴里发出，美里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跪倒在她的养子面前，而她的养子此刻正因为他的不作为而间接害死了她，在她的近前瑟缩着。

"哦，真嗣....."美里含泪微笑着说。她伸出一只手托住他的下巴，让她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如果说她心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当她看到那双钴蓝色的眼睛中蕴含的生命力时，疑问也烟消云散了。"我不在乎以前发生了什么。现在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回到了我们身边。回到我身边。"当她说出最后几个字时，她用双臂抱住了真嗣，把他拽进了怀里。

美里紧紧地抱着他，真嗣呆呆地站在那里，双臂在空中踌躇彷徨。明日香夸张地叹了口气，起身走向拥抱的两人，抓住真嗣的手，引导他回应美里的拥抱。就在红发女孩准备后退时，她注意到两行泪水顺着男孩的脸颊流下，浸湿了女人的衬衫，这让明日香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丽在旁边凝视着哥哥和养母。这一幕让她胸口涌起一股暖流，她的嘴角微微上扬。此时，真嗣和美里都在当面哭泣，抽泣声不时缭绕着两人。

几分钟后，明日香绕过桌子，轻轻拍了拍蓝发女孩的肩膀。面对丽好奇的目光，她指了指客厅，第一适格者点了点头。她们一起默默地离开了厨房，离开了仍然拥抱在一起的两人，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祈祷这会有助于真嗣的康复。"丽悄悄地说。

"会的。美里找回了她的儿子，但我感觉康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明日香回答道。

蓝发女孩点了点头。"很遗憾，我必须同意你的看法。根据我从莉莉丝与他的思维链接中获得的一点记忆，他很可能要过几年才能不再受到严重影响。但现在他醒了，我们可以积极地帮助他，而不是简单地对他的噩梦和记忆做出反应。"

明日香叹了口气，回过头瞥了一眼门口。"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告诉他复仇亡灵的事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留给美里。我相信她会更清楚什么时候该提起这件事。"

两个女孩陷入了沉默，明日香只能勉强听到美里对真嗣喃喃自语。

"你做了什么让他醒过来？" 丽突然问道，把第二适格者吓了一跳。

明日香仍然背对着对方，主要是为了掩饰她的脸涨得通红的事实。"不——没什么！"她惊呼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问问真嗣还记得什么。"

明日香迅速转过身，瞪着丽。"什么？不，不要这样！" 她的脸涨得通红。

蓝发女孩回瞪了她几秒钟，然后说："你知道，但不愿意告诉我。"

"只是.....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明日香喃喃地说。"我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

"明晚之前你能'释怀'吗？" 丽问道。第二适格者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勉强点了点头。"如果到那时你还不能回答，我会让我哥哥说的。现在，我要去睡觉了。晚安。" 她起身踱向自己的房间，经过美里和真嗣身边时，不经意地瞥了他们一眼并报以微笑。

"哎呀，不要给我压力，优等生，"明日香喃喃自语道。

过了十五分钟，眼泪才止住。在这段时间里，每当真嗣试图道歉时，美里都会在他耳边喃喃地安慰他。最后，她还是不情愿地打破了拥抱，把男孩扶起来，把他带到餐桌旁。听到餐椅的摩擦声后，明日香重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都开始品尝真嗣的炒菜。虽然饭菜已经开始变凉，但美里说美味一点也没有减弱。

在吃饭的过程中，美里密切关注着这一对。明日香会不断地瞟一眼真嗣，而真嗣却始终没有从盘子里抬起头来。看来他已经开始重新陷入抑郁之中，而女孩的脸上也渐渐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晚饭后，当养母收拾好餐桌上的碗碟--在真嗣起身之前拿走了他的盘子--明日香问道："那么，我成功地躲过了减薪吗？"

美里善意地翻了个白眼。"是的，你做到了。哦，这倒提醒了我。" 她掏出手机，按下快速拨号键，给副司令打了个电话。"律子，我是美里。听着，我需要请几天假。"

明日香听到听筒里传来一声微弱的 "什么？！"。当美里开始解释情况时，女孩把目光投向了真嗣。他双臂环抱，头缩在胸前，明日香可以看到他在微微颤抖。

"嘿，真嗣，你冷吗？"

当第三适格者抬起头时，他的整个身体都震动了一下。“嗯-不，我没事。”他结结巴巴地说。他的眼睛瞟向走廊，明日香从他的表情中看到了类似恐惧的东西。虽然知道他在撒谎，但明日香还是决定不要逼他太紧，她担心如果她试图窥探他，他就会再次紧紧封闭自己。

“你确定？”看着真嗣犹豫不决的点头，明日香叹了口气，放下了这个话题。

‘我得慢慢来，’她沉思着。‘我不能一上来就问他’你的噩梦是关于什么的？’要循序渐进，明日香。’

“好吧，”她的态度缓和下来，靠在椅子上。“我不会咬人的，所以如果你想谈什么的话……”

真嗣似乎考虑了半分钟。“谢谢你，”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与明日香对视，这让女孩的心跳微微加快。

他的眼睛，它们一直是红发女孩的弱点。每当发生不好的事情，他的眼睛开始充满悲伤时，明日香就会觉得自己像刚踢了一只小狗。只要一想到那双钴蓝色的眼睛，就足以让她停下脚步，因为每当有什么事情发生时，她都会感到愤怒，以至于想要发泄出来。

当它们在真嗣为数不多的开心时刻闪闪发光时？当他为“家人”做饭时眼中闪烁着光芒时？当他转过身来为明日香呈上另一道美味佳肴时？那完美的一刻总是让她屏住呼吸，而她总是不得不将这种感觉隐藏在傲慢的外表下，空洞地威胁说如果饭菜不完美就会遭到报复。

它们总是那么美好。即使在伤心或沮丧的时候，真嗣也会花同样的努力去做饭，就好像他试图用食物来让别人开心一样。但她从来没有感谢过他。直到现在——

“明日香？你还好吗？”

明日香眨了眨眼睛，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一直在发呆。美里还在打电话，而真嗣正担心地看着她。

“哦，是啊，我可能只是累了，”她假装打了个哈欠，敷衍地说，但内心却因为男孩的关心而微笑起来。即使经历了这么多事，真嗣还是能把他自己放在一边，先去担心别人。

“呼，搞定了。”美里一边收起手机一边说。“我有一周的假期。还好收养手续办得很快，否则我就不能滥用病假了。”

“收养？”真嗣疑惑地重复了一遍。

“美里不久前收养了你、我和优等生。”明日香解释道。“她现在是我们的养母。”

第三适格者震惊地睁大眼睛，美里赶紧澄清。"当我向丽和明日香提出请求时，她们都同意了，但由于你当时还不清醒，我无法向你提出同样的请求。我还是继续做了，但现在你醒了....."

紫发女人走到真嗣身边，将自己的身体放低，与他的视线平齐。她压低了声音说道："真嗣。自从你来到我的生命中，你就像是我从未有过的儿子。收养你只是让这件事正式化了"。

随着美里不停地说着，眼泪又开始从她的眼眶中渗出。"但我知道.....在最后我几乎抛弃了你，我为了寻找真相几乎抛弃了你，我为此感到非常抱歉。如果你不想让我做你的养母，我会让你的收养过程从未发生过。"

对明日香来说，当真嗣和美里互相凝视着对方时，沉默似乎持续了很久，她发现自己在努力保持脸上的中立。

男孩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面对着美里，慢慢地说："美里...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是....." 美里的脸色明显一沉，于是真嗣急忙继续说道。"我需要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美里松了一口气，无力地点了点头。"你需要多少时间都可以。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像爱儿子一样爱你的事实。"

真嗣微笑着张口欲言，却先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嗯.....我想我们都有点累了。"美里说。"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去睡觉了。" 她又给了真嗣一个拥抱，真嗣也很快回了一个拥抱，然后松开并站了起来。"晚安，孩子们。"

女人卧室的门一关上，明日香就站起来说："好了，你听到她说的了。该睡觉了，真嗣。"

真嗣脸上再次闪过恐惧的神情，但很快又消失了。他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红发女郎走进了她的卧室。

他们的蒲团相隔几英尺远，是明日香在美里回家前聊天时悄悄挪开的。虽然她想保持同样的安排，但她有一种感觉，如果真嗣和她睡得这么近，他一定会很紧张。

更不用说她可能会在夜里不小心把手伸向他。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

真嗣钻进被窝后，灯就熄灭了，让明日香失望的是，真嗣的脸背向明日香，只露出头顶。明日香也上了床，因为真嗣已经在房间里了，所以她没有换睡衣。当她的眼睛适应了没有光线的环境时，她从被子里真嗣身体的轮廓中看到，他几乎蜷缩成了一个胎儿的姿势。

她的右手抽动了一下，几乎是要求把它放在男孩的左手里。明日香紧紧地握住它，在

透过窗帘照进来的昏暗灯光下，她盯着真嗣的后脑勺。就在她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一个被打断的想法又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真嗣。"

当第三适格者翻过身来面对她时，床单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怎么了，明日香？"他轻声问道。

".....谢谢你的晚餐。"明日香回答道，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差点没听见。

尽管光线不足，但她发誓，当真嗣说 "不客气 "时，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男孩闭上了眼睛，感觉谈话已经结束，但没有回头。

也许是她的想象，在她闭上眼睛进入梦乡之前，明日香确信真嗣的身体已经稍微放松了。

当黎明终于来临，一缕讨厌的阳光把明日香唤醒时，她不得不擦去眼中的睡意，以确保自己不是在胡思乱想。当确认自己的眼睛没有说谎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惊慌。毕竟，她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她预计至少会在一两天后发生。

真嗣的床是空的。

她的眼睛扫视着卧室。明日香知道他不在公寓的其他地方，因为她没有被房门吵醒。每当房门被打开时，都会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声，让人无法入睡，因为门的导轨需要上油，而没有人抽时间去处理它。没过一两分钟，她就发现梳妆台的另一侧伸出了一双脚。

不幸的是，即使是明日香的赞美之词，显然也无法阻挡噩梦对第三适格者的侵袭。在她睡着后的一段时间里，男孩悄悄地从蒲团里摸索着爬了出来，爬到了房间里离她最远的角落，把身体蜷缩在梳妆台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

她在这里发现了真嗣，他正以一种看起来非常不舒服的姿势睡着。他的双臂环抱着双腿，双腿蜷缩在胸前，头侧靠在膝盖骨上。明日香光是看着他，就觉得脖子发酸，让她回想起很久以前，在美里发现她并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她是如何在他的床边睡着的。

明日香呼出一口气，吹掉脸上的一缕乱发，靠近男孩叫着他的名字，轻轻地摇晃着他的肩膀。当她接触时，真嗣微微颤抖了一下但没有任何反应。红发女郎只好小心翼翼地把他从角落里拖出来，抱了起来。明日香站起来的时候微微摇晃了一下，但还是保持平衡地把他抱到蒲团上，放回被子里。

明日香看了一眼闹钟，闹钟显示时间还不到五点半，她爬回自己的床上，试着继续入睡。在辗转反侧中，十分钟过去了，她把蒲团挪近一些，伸出一只手。这只手在真嗣的手上停顿了一会儿，然后飘到他的上臂，轻轻地停在那里。隔着薄薄的衬衫，明日香感觉到

他的肌肉在放松。

男孩终于平静地休息了，明日香也放松下来，再次进入梦乡。

第二十章

"你笑什么？"

听到小光的问话，丽身子微微跳了一下。平时，在少年少女们上学的路上，班长都会走在前面，和剑介、东治等人聊天，但这次，这个小辫子女孩好像突然出现在了她的手肘边。

"对不起？"丽问道。

"你在笑。自从我们离开公寓楼后，笑容就没有消失过。"小光解释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丽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确认对方是对的。虽然丽已经逐渐习惯于直观地自己的情绪，但这还是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笑了。她为自己走在男生后面的习惯感到庆幸。"是的，很棒的事。"丽回答道。"但是.....我还不确定我是否应该透露什么。"

小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奇心开始压倒了礼貌。"很棒的事？"她重复道。"哦，请告诉我！"

丽犹豫了。她已经和明日香达成共识，哥哥清醒的事暂时不对外公开，但她又有了新的发现：前一年，要保守任何秘密都很简单，比如她被创造的细节和她所扮演的角色，但现在，丽觉得如果她哥哥的信息被隐瞒太久，她就会崩溃。

这对第一适格者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小光显然察觉到了她的不安，稍稍后退了一些。"如果是私事，你当然没必要告诉我。"

丽摇了摇头。"这不是私事。只是.....一个人的事。"她澄清道。"你，还有剑介和东治，最终都会知道的。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适合说出来。"

虽然这句话肯定没有说错，但可能说的有点不明智。小光的眉毛很快就竖了起来，因为她的好奇心又回来了。"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们吗？"

校门就在前面。当他们穿过校门时，丽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你保证在我同意之前不告诉其他人，那么午餐时间在屋顶见。请单独过来。"

未上油的铁门轨发出的尖叫声把明日香从睡梦中惊醒。当她猛地坐直在蒲团里时，她的手又回到了身边。

"对不起，"美里嘶哑着嗓子，龇牙咧嘴地道歉着。"但现在已经早上十点多了。你该起床了。"

明日香惊讶地看了一眼时钟，发现她说的是实话。几个小时前醒来后她本不打算在床上躺那么久，但真嗣就在身边的感觉让她意外地打了个盹。女孩揉了揉睡眠惺忪的眼睛站起来走向门口，伸出一只手阻止美里走进房间把还在熟睡的男孩叫醒。

"让他再睡一会儿吧。"明日香说，"他昨晚过得不好。"

明日香快速而平静地解释了他大半夜的睡眠情况，美里同意了，并走进厨房为明日香打开水壶，然后在餐桌前坐下。丽不在，因为她已经去上学了。

"这么说他还在做噩梦吗？"美里把头靠在举起的手上问道。

明日香一边哼着歌，一边准备着一碗麦片粥。"老实说，我有点预料到会这样，"她承认，在养母对面坐了下来。"无论他在第三次冲击中经历了什么，都不会因为他的清醒而消失。"

"嗯，但现在我们能比以前更好地帮助他。"美里的脸稍稍有些僵硬，她补充道："顺便说一句，至少在真嗣在这几天里，我不想让任何人提及复仇亡灵的事情。"

红发女郎点点头，回答道："我没意见。反正我也想和他一起做些事情，这样我就不会再去想那些野兽了。"

美里挑了挑眉毛。"哦，真嗣才回来一天，你就已经为他安排好了计划？"

她的语气略带戏谑，只是为了让她们的心情稍微好一点，但这足以让明日香的脸颊上有一点红。"我们需要让他恢复健康。"女孩说，试图忽略她的语气。"不管他是否决定再当Eva驾驶员，他现在还是很虚弱。你不记得他看起来有多瘦吗？"

前一天晚上，明日香在把真嗣搬回他的床上时，想起他的身体在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期间一直无法正常恢复。虽然他一直在正常进食，偶尔也会走动走动，但这并不足以让第三

适格者的身体保持在使徒战争期间的状态。

"啊，你想让他的身上恢复一些肌肉吗？"

水壶烧开了。明日香抓住这个机会，背对着美里，在厨房的柜台前忙碌起来。美里说的话通常听起来很天真，但她的一颦一笑总能让明日香脸红心跳。她可以用这种傻笑把一句简单的"你今天好吗？"说得很有暗示性。

"好吧好吧！"美里在明日香故意地无视了她几分钟之后呼了口气。"扫兴鬼....."

明日香转过身，喝了一口咖啡，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美里看向另一台冰箱，这时 Pen-pen 走了出来，她点点头打了个招呼。当它走进浴室时，这只鸟用鳍状肢挥了挥手作为回应。门一关上，美里看也不看明日香就狡猾地说："所以你不希望最终能从他的腹肌上反弹硬币吗？"

几滴滚烫的液体滴到了美里手臂附近的桌子上，她身后传来的窒息声表明了声音的来源，女人咧开嘴笑了。

"该死的，美里！"明日香一停止咳嗽就大叫起来，抓起几张纸巾擦拭自己的脸和衬衫。

在这一天里，丽只能通过全神贯注地上课来阻止脸上的笑容，尽管她发现自己看黑板上方时钟的次数比平时多得多。

午餐铃响后，学生们开始陆续走出教室。在给东治和剑介送完午餐后，小光带着丽朝另一个方向快速走去，让男生们大吃一惊。运动员最终向他的朋友耸了耸肩，他们继续向食堂走去。

当小光推开通往屋顶的门时，门差点撞到墙上。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学生上面，然后对丽点点头，两人就在仅有的一点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下坐了下来。

尽管很好奇，但小光还是把午餐递给了这个安静的女孩，等她们都吃完了才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丽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沉默了一分钟后，她的脸上恢复了笑容，说道："真嗣醒过来了。"

班长想了一会儿"醒来"是什么意思，但当她看到丽的表情时，很快就完全明白了。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惊讶地张开了嘴。

"你是认真的吗？"她尖叫着，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真嗣恢复正常了？"

丽的笑容变得脆弱，她把目光从朋友身上移开。"不.....完全是。"她轻声回答。

"哦....." 小光立刻感觉到了情绪的变化，她的喜悦也随之减少。

第一适格者在解释之前停顿了一下。她知道作为朋友，小光理应知道，但因为她还只是个平民，所以能透露的信息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连班长这样的人都不能相信，她还能相信谁呢？

"他还好好的.....吧？"

小光担忧的语气让丽回过头来面对她，蓝发女孩回答道："从身体上来说，真嗣没有大碍，但是....." 她停顿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

"在第三次冲击之后，东治、剑介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明日香告诉我们，他在补完中经历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这导致了他的紧张症。"小光说。

听到他们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真嗣的一些情况，丽稍微放松了一些。"更准确地说，他去年的痛苦经历.....被补完放大了，"她澄清道。"真嗣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尤其是在第三次冲击之前的那几天。他....." 丽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他差点被入侵 NERV 的军队杀死，然后美里为了保护他而死。明日香当时正在与为确保入侵成功而派出的福音战士战斗，但她的二号机.....被它们摧毁了。真嗣来不及救她，第三次冲击就在那时开始了。"

这个解释已经足够含糊了。虽然真嗣的朋友们如果知道所有细节可能会支持他，但他们并不需要知道是他主导了第三次冲击。

至少现在还不需要。最终还是要美里决定是否告诉光、剑介和东治。

".....我明白了。"几分钟后，小光喃喃自语，脸上露出沮丧的表情。

"他现在清醒了，"丽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帮助他了。在未来的几周里，他需要我们的支持。"

小光的表情瞬间发生了变化，从悲伤变得坚定。"当然，无论如何都要帮助他。"

"不过现在，请不要透露这些信息。他才苏醒一天。我们不希望他在适应过程中不知所措。"

扎着猪尾巴辫子的女孩点点头，说："好吧，我先不告诉大家。"

"谢谢你。"

说完，两个女孩起身离开了楼顶，前往食堂继续午餐时间。东治和剑介向她们投来询

问的目光，但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她们谈话的信息。

桌子收拾干净后，美里终于让明日香休息了一会儿。主要是因为这个愤怒的女孩必须去洗个澡，洗掉她咳在自己身上的咖啡。她在热水里泡了半个小时，才从养母的戏弄中恢复过来。

当她终于走出浴室时，第二适格者立刻提高了警惕，但美里脸上严肃的表情足以让她放松下来。

"那么，你想让他恢复形体健康吗？"明日香一坐下，美里就问她。

"我当然愿意，"明日香回答。"我不相信其他人，而且他在我身边可能会感觉更舒服，而不是某个为了'激励'他而对他大吼大叫的陌生人。"

美里叹了口气，"我想也是，你有什么想法？"

明日香托着下巴想了想，回答说："我们需要一个游泳池，以及一个适合慢跑的地方，暂时这样应该够了。"

"游泳？"美里皱起了眉头。"可是真嗣不会游泳啊。"

"该死，我忘了这一点。"明日香嘟囔着，用手拍了拍脸。"哦，好吧，我只能教教他了。"

女孩用手掌遮住了眼睛，她没有发现美里瞥向客厅又转回来时眼角的抽搐，也没有看到美里脸上越来越浓的笑意。

"你要教真嗣游泳吗？"美里的问题让明日香挑起了眉毛，她听出了美里的语气，叹了口气。美里继续说道，"那将是一幅多么可爱的画面啊。你，帮助真嗣在泳池里保持漂浮....."

"美里....."

"他闭着眼睛，把信任托付给你。"

"美里!"

"什么？"美里摇了摇头，明日香的手拍了拍桌子。"不管怎么说，希望真嗣能忍受你穿着暴露的样子。如果他因为你的比基尼而血脉贲张，那他可就相当尴尬了。"她的笑容更灿烂了。"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

就在明日香准备发飙的时候，客厅的方向传来了一声闷闷的哽咽声。她转过头去捕捉

到门口一闪而过的色彩，几毫秒后色彩消失了，伴随而来的是砰的一声巨响。美里吓了一跳但没有动，而是用头向惊讶的女孩示意。

明日香走进客厅，站在那个躺着的人身边，他正揉着自己的后脑勺。"还没过一整天，你就已经撞到头两次了，"她说着伸出一只手。真嗣刚抓住她伸出的手就被粗暴地拉了起来。

"你还好吗？"明日香询问道，男孩缓慢地点了点头。"很好。"

真嗣给自己做了点早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午餐，因为已经接近中午了--并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明日香也在他旁边坐了下来，美里问道："真嗣，你觉得明日香帮你恢复形体怎么样？"

"嗯.....我真的不想麻烦你。"真嗣啜嚅着。

"不要废话了，她已经主动提出要贡献自己的时间了。"

"哦-哦，嗯。"男孩又揉了揉后脑勺，瞥了明日香一眼。"我.....我想，那我就接受你的帮助吧。"

"太好了。"明日香笑着说。"我们找一个适合慢跑的好地方，明天就开始吧。"

就在她想从桌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她看到真嗣的瞳孔放大，满脸惊恐地看着她。"等等！我改变主意了！"他喊道。

"啊？"美里和明日香不解地对视了一会儿，美里才问道："怎么了？"

男孩开始颤抖，双手紧紧抱着头。美里不得不重复了两次她的问题，他才回答。"求求你.....不要把我送到公共场合，"他害怕地喃喃自语。"他们会看到我的。"

美里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稳定他的情绪。"什么意思？谁会看到你？"

"其他人。他们会看到我，他们会知道我做了什么。"真嗣开始来回踱步。

美里平静地说："没关系。"她的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另一边肩膀。"如果你不想去公共场合，那就不必去。我们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

"是啊，我们可以用跑步机。"明日香补充道。

美里点了点头。"事实上，为了方便起见，我会让律子把 NERV 的游泳池和附近的一间健身房分给你们两个使用。"

真嗣的颤抖渐渐平息下来，因为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这句安慰的话。"谢谢，"他轻声回答，"对不起，让你为我费心了。"

明日香的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咆哮，但她还是把恼怒咽了下去。"别担心，"她气呼呼地说。"我们想帮你。让你感到舒适。如果这意味着要牵线搭桥弄一个私人泳池，那我们也会这么做。"

"但我不能....." 真嗣开始说。

"我知道，你不会游泳。"明日香打断了他。"我来教你。"

美里张开了嘴，还没等她说出第一个字，明日香就知道她要说什么了。"这意味着你又能看到明日香穿比基尼了，真嗣。"

少年少女的脸瞬间变得通红。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做？！"脸红的红发女人喊道。

NERV 的指挥官只是坐在后面大笑。

过了一会儿，在让真嗣安静地吃完饭后，他离开去洗澡了。明日香趁机对美里怒目而视，但当她注意到这位年长女性脸上的忧郁表情时，她的怒气顿时消失了。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刚才的笑声是多么的勉强。

"对不起，"美里说。"我可能有点过火了。"

明日香捂住自己的脸。"他才回来一天，你就开始.....那样了！"她嘟囔着的声音穿过头。

"我只是想让真嗣觉得一切都还正常！而不是让我们在他身边如履薄冰！"

红发女孩发现自己至少得承认这一点。如果真嗣发现大家对他如此冷淡，他可能会因为自己让大家如此担心而更加沮丧。

"好吧.....至少低调一点！"明日香终于忍不住说道。"你今天戏弄我们的次数比去年一整个星期都多。"

"好吧，好吧。"美里举起双手表示投降。她机智地决定暂时离开这个恼人的女孩。"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要给律子打电话。"

几分钟后，NERV 的最高指挥官躺在她那永远不会铺好的蒲团上，耳边传来电话铃声。"喂，律子，是我。"

"什么事？"

美里听到了背景中的打字声，微微一笑。她的这位科学家朋友在 NERV 时似乎总是在工作，甚至在打电话时也是如此。作为临时指挥官她的工作量肯定不小。她简要地向这位女士解释了明日香的计划，并仔细地补充了真嗣不想被人看到的细节。

"这应该很容易做到，"律子过了一会儿说。"我们有很多健身房，尽管夏天即将来临，但游泳池区这个月一直很安静。我猜大家都想远离 NERV 放松一下，这也不能怪他们。我会把游泳池和隔壁的房间隔开，供孩子们使用.....每天三个小时，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尽量减少附近走廊的人流量。"

美里皱了一下眉头。"三个小时可能有点太长了。我不确定有明日香这个'教练'在，真嗣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体力。"

"我敢肯定明日香，可能还有丽，不会介意在游泳池里度过一些空闲时间。那你怎么办呢？别以为我没注意到你升职后压力有多大。你是怎么应对的？"美里瞥了一眼自己的衣柜，律子继续说着。"你也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而不是在休息时间坐在家里吃薯片，看糟糕的日间肥皂剧。"

躺在床上的女人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想我也可以一起去。真嗣不可能很快接受二课的便车，我也可以趁机做点什么。"

"很好，"律子直接对着听筒叹了口气，声音略微有些失真。"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喜欢这个建议，但我们真的应该趁着真嗣在这里的时候尽快给他做个检查和心理评估。他花了六个月才从紧张症中醒来。万一.....什么原因导致的情况再次发生呢？还有一件事：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美里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要想真嗣透露任何事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好奇的科学家，她对律子说了同样多的话，律子也叹了一口气，无奈地同意了。在让美里同意至少向真嗣询问一下检查意愿后再多聊了几分钟，电话就结束了。

衣柜被悄悄拉开，美里朝卧室的门看了一眼。衣服从衣柜底部移开，露出一个小冰箱。她跪下打开冰箱，一只手伸进去抓住了什么东西。

"看我是如何应对的，律子？"美里暗自嘀咕着，盯着啤酒罐上熟悉的标签。"和去年的方式一模一样"。

明日香曾称赞美里没有回到她的旧习惯，并得到了更多的啤酒来代替真嗣扔掉的啤酒，但驾驶员的监护人却没有勇气说，一切都太晚了。然而，现在还不是放纵的时候。自从她把迷你冰箱偷偷放进自己的公寓后，这个时刻总是会到来：就在她睡觉前。

罐子放回了冰箱，衣服又堆在了上面。美里很高兴已经达成了协议，葛城家的所有成员都要对自己的房间负全责。这样一来，她就不用担心别人进来收拾了，也就更容易掩饰自己的羞愧了。

并不是说她没有做什么努力。

当美里离开房间时，她有一种感觉，她知道要让真嗣说出他的创伤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而那是世界上任何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都无法做到的。

但某个年轻女孩也许能做到。

当天下午，当丽回到家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走进卧室之前朝她的驾驶员同伴投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这一眼毁掉了明日香当天所有的心理准备，让她感到沮丧。在整个晚餐过程中--这次晚餐完全是由真嗣准备的--她觉得自己似乎还需要一天时间来准备。

收拾完碗筷后，美里带着真嗣去了客厅。明日香目送他们离开，不经意地注意到，这个女人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他身边，只要有可能，通常都会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甚至搂着他。

她不得不放下对原因的疑惑，因为丽在走廊上走向她的小卧室之前看了她一眼，红发人叹了口气跟了上去。

卧室的门在她身后关上了，明日香转过身来面对第一适格者。两人久久凝视着对方，谁也不愿打破沉默，直到丽最终把目光移开。

"如果你还不想说昨天发生的事--"她准备缓一缓再开始说。

"我吻了他。"

明日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决定把它说出来。她只知道自己不可能蹑手蹑脚地绕过这样的事，但当记忆再次浮现时，她的脸颊仍然发热。明日香双手叉腰，满脸通红，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惊讶地张大嘴巴。

丽脸上震惊的表情几乎让她觉得现在就应该尴尬一下。

"你.....吻了真嗣？"一分钟后，蓝发女孩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是的，"既然事情已经败露，明日香觉得说话也容易多了。"他昨天下午回忆起了一件事。我想你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件事。"

丽的脸上写满了好奇，"为什么回忆会促使你吻他？"

对明日香来说，向别人讲述自己最喜欢也是最讨厌的时刻之一并不容易，但她最终还是磕磕绊绊地讲述了第十二使徒出现前不久发生的事情。

她仍然对那个初吻的真正动机以及自己的反应保密。丽似乎明白有些话还没有说出

来，但让明日香感到欣慰的是，她显然认为这并不是必须的。

"谢谢你，明日香。"丽沉默了一分钟后说道。

"嗯？"第二适格者的头从她一直茫然地盯着地板的地方猛地抬起来。"你是说让真嗣醒来？"

丽点了点头。"是的，考虑到去年发生的事情，这对你来说一定很困难。"她回答道，语气中明显带着同情。

'哈，真是轻描淡写，'明日香在心里嘲笑道。"当他开始说话，我意识到他在回忆什么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想从他身边走开，这样我就不用再听他说了。第一次已经够糟糕了。"

"那我很高兴你能坚强地留下来。"丽微微一笑说。

"你，我，还有美里都足够坚强，我敢打赌。"明日香回答道。

"我必须承认，"丽看着远方补充道。"昨天的谈话结束后，我花了一些时间想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反应。就在我睡着之前，我想到了在楼梯间发生的事情，并想到你可能.....吻了他，就像美里建议的那样。"说完，她的脸开始微微泛红。

明日香自己的脸颊也再次泛红。每当有人提起.....接吻之类的事情时，她就开始对这种无意识的反应感到恼火。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的一小部分津津乐道于这些回忆。

"还有一件事，"就在红发女孩准备离开时，丽突然说，然后她的脸就因为尴尬而烧焦了。"嗯.....有件事我必须通知你。"

"什么事？"明日香站在门口，侧过脸询问道。

"嗯....."

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总有人提醒我们真嗣和丽是多么相似，但幸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讨厌这样。明日香转过身来，看到了这一幕。

第一适格者很尴尬，完全无法掩饰。"我.....可能已经把真嗣的事告诉别人了。"她坦白道。

明日香发出一声呻吟。"太好了，"她讽刺地嘀咕道。"你告诉谁了？"

"洞木光。但她保证不会告诉其他人。"

红发女郎内心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顿时烟消云散。"哦，那就好。小光是班长，她知道

不能对别人乱说话，尤其是关于 NERV 的事情。”她夸张地擦了擦额头。“我还担心你会告诉某个小丑呢。你让我以为他们中会有人来这里要求见真嗣。”

“我很抱歉……”

“求求你别再说了，”明日香勉强压下一声叹息。他们太像了，但至少这个女孩的道歉没有让她觉得好笑，只是觉得恼火。“还好没造成什么困扰。现在我们去跟真嗣和美里会合吧。不知道她是否还在拥抱他……”

她还在那儿。

她笑得很开心。

真嗣几乎被美里塞在怀里，她的手臂仍然紧紧地抱着他。当明日香倒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时，他睡眼惺忪地眨了眨眼睛，脸上瞬间闪过一丝尴尬。红发女郎一边伸手去拿电视遥控器，一边对他的反应莞尔一笑。美里无力地抱怨着，但明日香没有理会，她开始浏览频道，最终选定了一部刚刚开始的电影。

“有好消息了，姑娘们。”过了一会儿，葛城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美里宣布道。她低头看着真嗣。“你想告诉他们还是我来？”

除了语无伦次的喃喃自语，男孩的嘴里什么也没说。三个女人都看着他，微笑着。

真嗣听上去睡着了。

“看来不得不我说了，”美里嘲讽地说。“尽管我说了好几次他不应该为了取悦我而这么做，但真嗣不想因为自己的收养资格被取消而把事情弄糟。”

丽眼前一亮。“他同意继续做你的养子？”美里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柔和的笑容。“这真是个好消息。”

在这之后，三个女人又看了会电影。

蓝发女孩在电影中途就离开了，她对其他人说了一句几乎听不见的“晚安”后第一个上床睡觉。电影结束后美里关掉了电视，并建议他们也该睡觉了。她抱着真嗣在明日香的房间外等着第二适格者换衣服，然后把她抱过来塞进蒲团里。

明日香又一次盯着真嗣的脸睡着了。他这一次似乎睡得很安稳。也许是美里的拥抱和明日香的陪伴，让他在这个夜晚不再做噩梦。

只可惜，她自己的梦境却没有那么美好。

"明日香？明日香，醒醒！"

她猛地从床上站起来，额头撞上了真嗣的下巴，让她倒在枕头上，而真嗣则揉着下巴往后退。

"Gottverdammst（该死）！" 明日香一边愤怒地咒骂着，一边用手捂住额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值得称赞的是，真嗣成功地避免了自动道歉，而是喃喃自语道："你.....呻吟着扭来扭去，好像做了个噩梦。"

明日香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额头上的手也跟着颤抖起来。"哦，我也是....."她的头脑完全清醒了。

明日香的噩梦又来了，好像是在惩罚她逃避了这么久。她整晚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随着二号机的死去再一次被慢慢撕裂。然而这一次，白色恶魔似乎决定延长她的痛苦时间。每一次撕咬都像是持续了几个小时。每一次新的痛苦都仿佛持续了数年。

在蒲团里，明日香不自觉地抱住自己浑身发抖，右臂和左眼的旧伤也有点刺痛。

"你还好吗？" 真嗣担心的声音随着他的靠近而传来。

"我没事！" 明日香厉声喝道，比她的本意要严厉得多。她粗暴地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就在这个震惊的男孩即将说出同样的字眼时。"是的，那是一场噩梦。"

愧疚和愤怒在男孩的脸上争夺着控制权。当明日香逼问他的反应时，真嗣别过头去，喃喃地说："你.....你不应该做噩梦。"

"那你应该吗？"

虽然头没有动，但真嗣的眼睛还是朝她的方向瞟了一会儿。".....比你应该得多，明日香。"他平静地说。

明日香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男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她也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夜晚困扰着真嗣，但现在打探还为时过早。

她瞥了一眼时钟发现才五点钟，不禁咆哮起来。"好吧，"她叹了口气，坐了起来。"我怀疑我现在还能不能继续睡着，反正也睡不了多久。"

真嗣点了点头。"是啊，几分钟前我醒来，喝了点水，回来看到你动来动去。我也不是特别想再睡。"

两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都在想该怎么办，直到明日香萌生了一个想法。"那我们去吃早餐吧。"

"这么早？"

"没错，让我们忘掉这个话题吧。"明日香的脸上绽放出充满希望的笑容。"想教我如何正确做你做过的早餐吗？"

真嗣回以一个微笑，点点头，两个孩子走进了厨房。

一个小时后美里醒来了，她被自己的鼻子牵着走进厨房，闻到了一股天堂般的香味，她在餐桌前坐下，面前是她见过的最大的一堆煎饼。当她坐在那里被眼前的景象和香味震惊到无法行动，明日香把一些煎饼装进了一个盘子里。盘子落在面前桌子上的声音让美里从呆滞中清醒过来，她立刻拿起刀叉开始忙活起来。

不久，丽也走进了厨房。明日香抬起头想跟她打招呼，但突然意识到的一句话让她用德语骂了起来。"Scheiße（该死）。对不起，第一适格者。"

"嗯？"真嗣转过身来。"啊——哦！对不起，丽！我们只顾着做早餐，忘了你是素食主义者。这里面有鸡蛋。"他抱歉地补充道。

"那是素的，笨蛋！"明日香温柔地斥责道。"但我敢肯定，她还是不喜欢吃鸡蛋。"

"是的，"蓝发姑娘回答道。"但不必为此感到遗憾。"她走向橱柜去拿碗，却发现自己的视线又被那堆煎饼吸引住了，因为香味在她周围飘荡。

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两个年轻人轮流做煎饼。真嗣在自己的煎饼里加了苹果和肉桂，而明日香则放纵自己爱吃甜食的天性，在自己的煎饼里加了巧克力。家里最大的盘子才装得下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红发女孩记了下来，他们需要尽快再去买一次东西。

明日香看到丽的反应，笑了笑。"哈，看来你还是想要一些。这也不能怪你。真嗣做的一半可好吃了。"她拍拍肚子，满足地叹了口气。

丽盯着煎饼。虽然她还没有到完全吃素的地步，但她已经努力把鸡蛋排除在自己的饮食之外，因为一看到鸡蛋她就会感到恶心，直到有一天，小光不小心在她为朋友做的便当里用了一些鸡蛋。班长为这个错误道了歉，但在此之前丽已经吃掉了大部分。经过一番思考后，第一适格者吃完了剩下的午餐，并请小光不要担心。

经过一番讨论和仔细的实验，丽对她的素食主义进行了一些调整。她允许自己享用用鸡蛋制作的饭菜，比如一块蛋糕，但仍然避免单纯吃整个鸡蛋。

不过煎饼对她来说还是新鲜事物。

"请不要因为是我们做的就一定要吃。"

真嗣的声音把丽的注意力从桌上的煎饼转移到哥哥略带担忧的表情上，最终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明日香挑了挑眉毛，因为另一个女孩放回了她手里的碗，并在桌边坐了下来。在丽点了点头后，她在盘子里放了两块煎饼，每种煎饼各一块，并把调味品也一起递给了她，美里塞满煎饼的嘴立刻抱怨够不着调味品。葛城家的其他成员都盯着第一适格者拿起餐具。

丽并没有意识到大家对她的关注，她先慢慢地用刀划过巧克力薄煎饼的一部分，然后把一小块送进嘴里。

"这.....太棒了，"丽在咀嚼了几秒钟后终于说出了这句话，而真嗣也不自觉地吐出了一口气。虽然只有三个字，但妹妹的赞美比他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都要好。

美里的胃口终于被满足了，她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告诉孩子们准备离开。当他们排着队走出厨房时，她瞟了一眼那堆小得多的煎饼。

'也许路上还能吃一个.....'

面对前门，真嗣的乐观情绪甚至无法持续几个小时。当门 "嘶 "的一声打开，露出外面的世界时，他立刻站了起来，背靠着对面的墙壁。

看到这种情况，明日香试图安抚这个颤抖的男孩，而美里则移开视线，谨慎地给分配到她所在大楼的二课小队打了个电话，命令他们不要靠近这群人要走的路。经过几分钟的耐心交谈，再加上美里亲自保证不会让任何人看到他，真嗣才终于走了出去。

他一直走到停车场坐进那辆蓝色的雷诺 **Alpine** 轿车，然后才又开始担心起来。美里开车离开时，他尽量低头坐在后座上，恐惧地盯着旁边的车窗，似乎会有人会撞破它。当汽车驶入黑暗的 **NERV** 隧道时他才勉强放松下来，但当列车驶过 **Geofront** 时，他仍然低头坐在座位上。

多亏了司令办公室的命令和 **MAGI** 的规划能力，在美里的带领下，通道保持了畅通，他们将乘坐电梯下到 **NERV** 拥有健身房和游泳池的楼层。当电梯开始下降时，真嗣终于可以放松了。

直到电梯门打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出现在眼前。

".....你好，"女人向他们打招呼，她对电梯里的人的反应感到有些困惑。美里和明日香几乎都在女人出现的那一刻跃上前去掩护真嗣，急切地想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红发女郎在辨认出新来的人后才稍稍松了口气。真嗣本人此时正蜷缩在养母身后，但当他意识到声音的主人是谁时，他的头微微探了出来。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律子？"美里叹了口气，在一行人走出电梯时用手安抚着真嗣的肩膀。

"对不起，我有点事。"律子直接盯着男孩回答。

"有事？"美里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她向下看了一眼，然后谨慎地选择了下一句话。"是.....你知道的.....？"

"啊？"

科学家摇了摇头。"不，不是那种。"

两名驾驶员稍稍松了口气，庆幸他们不会再和另一个亡灵战斗了，尤其是在前一个亡灵战斗之后不久。没有人注意到真嗣脸上困惑的表情，他正试图弄明白刚才说了些什么。

律子继续说道："其实是和真嗣有关的事情。"

明日香又紧张起来，她稍稍退到第三适格者面前，说："我们已经有了帮助他的计划。不管是什么，你自己去处理吧。"

律子安抚地举起双手，回答道："我也希望可以，但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和 NERV 的首席医疗官谈过让真嗣接受检查的事。不幸的是，他动用了他的医生力量，基本上是命令我立即把他带过来。"

明日香脸上掠过一丝不解，她转向美里。".....他们能做到吗？"她大声问道。

"恐怕可以，"美里气呼呼地回答。"即使是陆军将军或海军上将，如果他们能证明这是为了他的身体健康，军医也有权命令他下台。我想你可以称之为一种保护措施，防止处于权力地位的人因过度工作而自杀，甚至患上精神病并通过他的命令危及他指挥下的士兵。这临床叫精神不健全。"

"也叫做'心智不健全'，"科学家为其他人翻译道。

红发女郎沮丧地咬了咬牙。"好吧，"她嘟囔着，转身双手叉腰面对副司令。"但最好不是你来做检查，因为--"

"请冷静，明日香。"律子打断了她的话。"虽然我会带真嗣去做检查，但你会很高兴知道检查期间我不会在他身边。"

虽然明日香不喜欢这个女人和真嗣在同一个地方，但她还是叹了口气，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好。"

律子看了一眼掌上电脑上的时间，说："同时，我建议你们现在就去游泳池。你们的空闲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 MAGI 确保那片区域是空的，如果浪费了就太可惜了。"

明日香还没来得及抗议，美里就拍了拍她的肩膀，不太温柔地推着她往前走，一边说

着感谢的话，一边用另一只手向副司令和一脸茫然的第三适格者挥了挥手。丽与他们点头道别后，默默地跟在后面。

"你.....真的把 NERV 的整个区域都清空了？" 真嗣在律子开始走后问道。

"是的。美里昨天告诉我，你对人产生了恐惧。现在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MAGI 会让人员远离你。就像每当需要在这里运送绝密或危险物品时我们都会采取的一些措施。在你觉得你能处理好之前，你在 NERV 的任何地方都将被封锁，以禁止.....不速之客进入。"

"你做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不想被看见？"真嗣一边环顾四周，一边难以置信地问道。每一扇门都紧闭着，上面闪烁着红光，表示已经上锁。

律子点点头，真嗣又问了一个他过去几分钟一直在想的问题。"你带我去见的这位医生.....他知道我是谁吗？"

"我尽量少告诉他。"科学家安慰道。"他知道你奇怪的清醒昏迷症状，但不知道你是谁。他是否知道更多取决于你。"

"我还是很难相信一个医生会命令上级军官下台。"

"是的，这有点奇怪。我真希望我们能在世界末日之前对你父亲出这张牌。"律子无趣地笑了笑，但几秒钟后，当她意识到真嗣已经不在她身边时，她停下了脚步。律子向后看去，只见他站在几米远的地方，紧握着拳头瞪着她。

"不，你没有。你帮助了我的父亲，"他愤怒地嘶吼着，几乎要把 "帮助 "这个词吐出来。这位震惊的科学家发现自己几乎要被第三适格者的毒舌吓得后退。"你知道他在计划什么，但你还是照做了！就因为你想让他爱你。"

"你怎么知道的？！"律子结结巴巴地说。

"第三次冲击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真嗣抬起一只手，用手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记忆都还在这里，虽然我希望大部分都不在。大学里的美里和加持，我母亲和副司令冬月谈论福音战士.....我父亲在你企图破坏 MAGI 之后向你开枪"

当律子的思绪回到她最后的时刻时，掌上电脑从她毫无生气的手指中掉落了。 Casper，MAGI 的一部分，代表赤木直子作为一个女人拒绝了自毁命令。

"妈妈，你怎么能选择你的爱人而不是我？！"

之后源堂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事实是....."

"骗子。"

子弹穿透她的胸膛，她从平台上坠入了 LCL 的池子里。她几乎听不到男孩继续说话，但有一点她听得很清楚。

"事实是.....他从未爱过你。"

律子跪倒在地。在她模糊的眼角，她看到真嗣捡起了她掉落的掌上电脑并检查了她留在屏幕上的地图。他轻轻地把它塞回到她的手中，然后沿着走廊走去。就在他转过拐角之前，目瞪口呆的她听到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但尽管如此...赤木医生，我很抱歉，我父亲让你经历的一切。"

当女孩又游完一圈时，水在她周围翻腾。尽管她的速度很快，但与她同池的蓝发少女仍然顽强地紧跟着她。这种想法只会刺激明日香，促使她将身体推向极限。她一开始就取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近十年的高强度训练是她领先的主要原因，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丽逐渐缩小了差距。当明日香在最后冲刺踢墙壁时，她透过水花瞥见了令人不安的一幕。如果可以的话，红发女郎一定会咬牙切齿地大声咆哮。

第一适格者现在几乎与她并驾齐驱。

NERV 在建造 Geofront 的体能训练设施部分时可谓不惜工本。前一年，当她第一次听说这个游泳池时，明日香曾没好气地预计它最多只有二十五米长。但当她踏进大门看到一个奥林匹克规格的泳池，让她既震惊又欣喜。

泳池边上，美里站在两个女孩游向最后一圈的泳池尽头。在泳池边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真嗣和律子的踪影后她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这两个孩子到泳池里进行一场友谊赛。NERV 的司令现在正拿着挂在旁边墙上的计时器板的控制器，一边盯着选手们，一边漫不经心地敲打着自己的腿。虽然美里并没有特意为两人加油，但她还是在鼓励她们。

毕竟，做父母的永远不应该偏袒自己的孩子。

尽管早有预料，但当两个女孩都碰触到墙壁时，房间里还是响起了警报声，美里几乎以为又要发生亡灵袭击事件了。经过一秒钟的思考，MAGI 在黑板上显示出了比赛结果。

第一道：2:23:44

第二道：2:23:38

"我的天哪！"明日香惊讶地说道，她还没来得及开始为自己的胜利欢呼雀跃。"太接近了。"

"如果比赛时间短一点，你会轻松获胜的。"丽回答道。

"的确，"美里补充道，她敲击控制器以改变电路板上的显示。"明日香，最后一段肯定是你最慢的一段。你的速度不错，但丽的耐力很强。她的时间更稳定，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半秒的差距。"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游过泳了。这就是我的借口。"明日香假装不耐烦地转过头去，这让她发现了泳池区的新人。她拍了拍美里的手臂，引起她的注意，然后指了指躺在躺椅上伸懒腰的那个人。

两名驾驶员开始做放松运动，美里走到第二张椅子旁，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盯着躺着上用胳膊捂住脸的女人。"你什么时候来的？"

"正好被那该死的警笛吓到了。"律子嘟囔道。"为什么这里会发生这种事？"

"不知道。话说回来，真嗣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还没等美里说出她的担忧，科学家就慢慢地坐了起来，澄清道。"一提到他父亲，他就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然后就撇下我去找医生了。我之所以知道他去了那里，是因为我在来这里之前检查了他的位置。"

美里惊讶地扬起眉毛。"他做了什么？"

"真嗣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律子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回答道。"他提到了第三次冲击前发生的事情。一些他不可能亲眼目睹的事情。"

"那是.....？"

副司令哼了一声。"哦，没什么大事。只是我死在了我以为我爱的人手里。"

第一和第二适格者完成了放松运动，拖着疲惫的身躯上了陆地。

"她怎么会在这里？"明日香一边擦干脸上的汗水，一边坐在水池边上，把双腿伸进水里晃来晃去，同时回头看着两位指挥官。

"他肯定还在接受检查。"旁边的蓝发女孩回答道。"似乎还没有任何问题，否则她会立即让人们知道她的存在。"

红头发的人只是咕哝了一句。到目前为止，她对今天还不是很满意。几乎是他们一到计划就被改变了，而且没有先征求她的同意。

这真的很让人恼火。

她试图通过偷听上级的谈话来忘掉这件事，但只听到了一些关于自毁系统的内容。幸运的是，这听起来并不像是她们打算在短期内使用的东西。当她走过去询问吃饭的问题时，她们的对话看起来已经结束了。

"如果不能给我们送饭，当老板还有什么意思？"美里问道，然后联系了厨房，要求提前将午餐送到游泳池。

过了没多久，当门 "嘶 "的一声打开时，所有人都抬起头以为会看到食物，但走进来的人却更受欢迎。

"嗯.....嗨。"

"真嗣！"

美里和明日香同时叫出了那个男孩的名字，然后面面相觑。第二适格者首先打破了对视，错过了她养母的笑容，试图隐藏她微微泛红的脸。她并不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如此.....欣喜若狂地渴望再次见到这个男孩。她又不是一周没见过他了。

在美里的一声令下，女人们起身走向餐桌，为即将到来的午餐做准备。满脸通红的真嗣走到她们跟前时，轻轻地挥了挥手，然后和两名少女在桌子的同一侧坐下，随着他走近比基尼女孩，他的脸更红了。

"检查有什么问题吗？"丽在红发女孩的另一边询问道。

"没-有。"真嗣有点颤抖地回答，他尽力不让自己因为明日香而分心，因为他一坐下，明日香就悄悄地靠近了他。"医生只是重申我需要恢复形体。他说会把细节转交给你，赤木医生。"明日香是唯一一个捕捉到他对科学家说话时那非常轻微的颤抖的人。

律子拿出她的掌上电脑，立刻注意到了闪烁的信息图标。医生在邮件中使用了不少词汇，但实际内容并不多。不过，临近结尾的一段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病人拒绝回答任何有关其精神状态的问题。目前无法进行心理评估。"

她叹了口气，看到少年少女们正在互相交谈，便轻轻地捅了捅美里。当律子向她展示信息时，指挥官低声表示了感谢。

几分钟后，门又 "嘶嘶 "地开了，送来的食物满足了几个人微弱的胃部咕噜声。明日香在餐车上尽可能多地抓取食物，而丽和真嗣在抓取食物时则要稳重得多。当三人回到桌边开始用餐时，律子和美里站了起来走开了，表面上是去和推车进来的人说话。

当服务员离开房间留下推车稍后再回来取时，律子微微把头转向美里，低声说："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他不说不....."

"现在，除了耐心等待，我们能做的不多。"美里喃喃地回答道。"毕竟他才清醒了几

天。我知道你想尽可能了解他的情况，但压力只会让他更加紧张。"

律子越过她的肩膀瞥了一眼真嗣的后脑勺，美里也顺着她的目光看去。第二适格者几乎是紧紧地靠在男孩身上，谈论着她赢得的比赛。真嗣说了些什么，指挥官们没有听清，但她们可以看出这句话对明日香的影响。不到一年前，她还会因为自己当然赢了而趾高气扬、嗤之以鼻。现在，出乎律子意料的是，红头发的明日香脸微微发红，结结巴巴地表示感谢，然后假装对盘子里的东西非常感兴趣。

在她身边，美里的嘴角咧开，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即使这不算什么，但至少还是有好处的。明日香不再强迫别人远离她，也不再执着于成为绝对的佼佼者。"

"没错，但现在她似乎把这种执着引向了真嗣。他一醒来就应该被带到这里来。"律子不赞同地回答道。"据我们所知，现在扫描他可能已经太迟了。"

"你就是要破坏气氛，不是吗？"

"我是个科学家。这是我的借口。"

美里善意地叹了口气，回到餐桌旁，顺手拿了几个三明治。

明日香盯着通往男洗手间的紧闭的门。"挪挪你的屁股，慢吞吞的家伙！"她大叫着，用拳头敲着门。"你今天至少得在泳池里泡一会儿我们才能回家！"

一个担忧而略带低沉的声音回答道："我非得要这样出去吗？"

"嘿，你该庆幸美里决定对你好一点，给了你板式短裤。"明日香叹了口气。"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穿着上衣，只要快点就好。我们只剩一个小时了。"

半分钟后，门终于打开了，她对真嗣接受了她的建议而没有脱掉上衣感到一丝失望，然后才想起白色衣服湿了会怎么样。明日香不得不稍稍后退了一步，因为真嗣正看着地面差点撞到她。他的头猛地抬起来，但她立即竖起警告的手指阻止了即将到来的道歉。真嗣犹豫着点了点头，赢得了女孩赞许的笑容。

她转身向泳池走去，明日香很高兴这个男孩终于开始懂事了。她朝身后看了一眼，真嗣似乎在尽最大努力不去看她。她短暂地考虑过摇摇臀部来逗逗他，但还是决定不过分恶作剧了。明日香一到池边就迅速跳入池中，站在池边只能清楚地看到她肩膀以上的位置。

"来吧，真嗣。"当他在池边徘徊时，她向他喊道。"即使是你也应该知道，跳进水里是解决温度问题最简单的办法。"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真嗣紧张地问。

"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真正学习游泳，"明日香回答，"所以我只带你学习如何漂浮。"

得知不会真的游泳，真嗣似乎放心了，他慢慢地坐在了池边，双腿悬在池中。明日香对他的犹豫不决在心里呻吟了一声，但她也知道这个男孩正在尽最大努力尝试克服恐惧。

"没事吧？"丽一边问，一边平静地游到明日香身边停了下来。

"他开始退缩了。"红发女孩解释道。

"我只是不相信自己能做好！"真嗣感叹道。"如果我开始溺水怎么办？"

明日香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指了指自己和另一个女孩。"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笨蛋。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会帮你的。"

"如果你不能相信自己，"丽补充道，"那就相信我们。我们会在这里帮助你。在与使徒战斗时，我们也是这样互相保护；当然，上一堂游泳课要容易得多。"真嗣似乎还在犹豫，于是她带着一丝希望的微笑继续说道。"我希望有一天能和你一起游泳，真嗣，请试试看。"

就是这个微笑。真嗣看到妹妹嘴角上扬的那一刻，眼睛一亮，腰板挺直。他迅速地把自已从边缘推到了水池里。

当真嗣的头没入水中时，明日香的身体微微一震，但他很快又浮了上来。

"干得好，真嗣。"他擦干净眼睛后，明日香向他表示祝贺。"你刚刚迈出了战胜恐惧的第一步。感觉怎么样？"

"冷！-冷！-冷！"男孩咬牙切齿地回答。"即使没有充电的 LCL 也没有这么难受！"

"那就让我们来让你活动一下。"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明日香一直在鼓励真嗣在水中行走让他暖和起来。明日香曾短暂地考虑过建议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以提供支持和信任，但她还是决定不这么做，并在心里轻轻地咒骂了一下日本人的个人空间意识。

不幸的是，真嗣很快就需要身体接触了。一旦他在水中看起来相对舒适就可以开始教他漂浮了。明日香站在他后面轻轻地把他哄到正确的位置，一只手放在他的背下作为支撑。他本能地想抬起头，但明日香温柔地提醒他尽量少动。他妹妹也在旁边，真嗣找到了依靠这两个女孩的信心，他闭上了眼睛，身体慢慢变得与池面平行。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放松，"明日香说。"记住，我们是在帮你。如果我们两个都在这里，你就必须勇敢尝试一下困难的部分。"

真嗣睁开眼睛，向她报以微笑。"谢谢你，明日香。"

第二适格者的脸微微泛红。"嗯.....不用谢。不管怎么说.....在你把失去的体重恢复回来之前，你可能会发现保持这样有点困难。脂肪会让你浮起来，而你现在没有多少脂肪。"

"嗯，我可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做一些甜点。"真嗣建议道。

"哦，比如什么？"说话的同时，明日香开始偷偷地移动支撑着他后背的手，慢慢地放开他。真嗣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没有焦点，开始列举可能的甜点，以及其中一些甜点是做什么做的。

"你有什么建议吗？"他最终问道，把目光转回到明日香身上。"如果你能找到我们缺少的配料和食谱，也许我可以学做一两样德国甜点，比如 **Baumkuchen**（年轮蛋糕）。"

红发女郎夸张地捋了捋头发。"如果你不知道 **Baumkuchen**（年轮蛋糕），我会很失望的，毕竟你想用这个词来和二号机同步。嗯.....你知道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黑森林蛋糕）是什么吗？"

真嗣的眉头皱了起来。"施瓦茨....."他努力想说出这个奇怪的词，却在第一个音节上就失败了，他叹了口气。"好吧，老实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瞎编，因为我不懂德语。"

明日香双手叉腰，瞪着他，假装恼羞成怒。"我会这样对你吗？"她费了好大劲才止住自己的笑容，因为她曾短暂地考虑过把德语单词随意拼凑在一起，看看这个可怜的男孩是否会注意到。这种语言当然可以造出一些长得离谱却又正确的单词。

"嗯....."

"这是反问！我想我得开始教你我的语言了。"明日香一边说着，一边举起双手以示绝望。

让她感到好笑的是，真嗣似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尽管他看到了明日香的双手，但他现在已经完全靠自己漂浮在水中了。

真可惜，美里非要来破坏这一切。"嘿，真嗣，你一个人做得真不错！"

"嗯？"

明日香不再帮助他漂浮的事实引起了他的注意，真嗣挣扎着，但设法将他的身体恢复到垂直位置。

"该死的，我还想看看他能这样保持多久呢，美里！"明日香大声抱怨着现在已经后悔的指挥官。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他现在明白该怎么做了。"丽插话道，"这样他就能更容易地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漂浮起来了。"

她的话不无道理。剩下的一个小时里，丽一直在帮助真嗣完善他的新技能，使他不再需要帮助就能开始漂浮。当从泳池中出来的时候，他似乎还有点失望。擦干身体，换上常服后，葛城家的成员离开了 NERV 回家去了。

当晚，真嗣对围坐在餐桌旁女孩们说，"谢谢你们今天的帮助。"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份年轮蛋糕，现在每个人都在享用着。明日香骄傲地声称真嗣梦里做都能做得更好，但还是表示满意。就连 Pen-Pen 也来了，正在慢慢地吃着它那一块，好奇地想知道蛋糕是怎么做的。

"不用谢，真嗣，"丽回答道。

明日香也坏笑着附和道："也许明天我会看到死人是怎么浮在水面上的。"

真嗣差点被一口蛋糕噎着。

第 21 章

经过几天耐心的指导，真嗣才觉得可以开始真正游泳了。即便如此，他还是拒绝站在头不能露出水面的深水池底。但在明日香的细心指导下，第一周结束时他已经能够比较自如地从浅水区的一侧游到另一侧了。尽管他看起来很勉强，明日香还是向他表示了祝贺。真嗣报以的微笑让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第二天，明日香不再 "不小心 "挑逗这个可怜的孩子了。虽然知道真嗣还在看她，但有时也会让她想回头看看真嗣，希望他没有决定在泳池里穿上衣。

当真嗣决定接手洗衣服的工作时，明日香并没有感到太意外，因为当她第一次把自己和美里的比基尼都丢到了真嗣拿去洗衣机洗的衣服堆上时，这让明日香看到了第三适格者最红的脸。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真嗣的生活显然也不会很快恢复正常。明日香注意到，随着噩梦的频繁出现，这个男孩的行为也慢慢地变得沮丧起来。明日香清楚地知道他睡眠质量不高，但她觉得太难为情了，更不用说害怕，她不敢提出自己发现的保护真嗣免受梦境折磨的方法。

一天早上，在他们去 NERV 的路上发生的事情让她觉得很尴尬。当第三新东京市从车窗前经过时，真嗣迟疑地从座位上坐起来观察，但当美里不得不在红灯前停车时，他突然

大口喘气，几乎又俯冲下去，这让车内的其他乘客大吃一惊。明日香无法确定他看到了谁或看到了什么，但这让真嗣在接下来的旅途中一直抱着头蜷缩着，就像刚刚被人击中了太阳穴一样。他拒绝谈论所发生的一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几乎完全保持沉默。

回到家后，在男孩听不到的地方，丽提起了一件事，这件事虽然在他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也许能让他振作起来。

真嗣的朋友们。

明日香仍在犹豫要不要把他们带进来，但美里固执地坚持认为，有两个同学回到他的生活中会让真嗣感觉更好，并表示支持是友谊的关键组成部分。第二适格者对小丑们有很多怨言和抱怨，但她最终还是默许了。丽把信息传给了小光，红发女孩发现自己正盯着高中屋顶上的两个男孩子，蓝发女孩和班长站在一边。

她对自己的出现做了解释，借口是要把美里的一些文件交给校长并决定等到午饭后再离开，这样就可以和朋友们 "叙叙旧 "了。她用两个字回避了在大厅里被问到的任何问题：**NERV** 事务。

"在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之前，"明日香开始说，"我首先要你们发誓，你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明白了吗？"

东治和剑介互相挑了挑眉毛。"这是 **NERV** 的事，惣流？"那个运动员问。

"不可能，大概是关于真嗣的。他是她唯一会如此谨慎的人。"剑介说道，然后在投来的目光下萎靡不振。

"谁要是说出去，我就把 **NERV** 的怒火发泄到你们这群小丑的头上。"明日香威胁地说，两个男孩子举起双手以示安抚。

"是关于真嗣的，但不是坏消息。"丽在争论开始之前插话道。

"好吧，好吧。"东治回答。"为了真嗣，什么都可以做。"

"很好，"明日香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真嗣醒了。"她平静地说。

过了好几秒钟，东治和剑介才明白她的意思。出乎她意料的是那个爱运动的男孩先明白了。"他恢复正常了？太好了，放学后我们去看他吧！"

剑介也兴高采烈地回应着，只有丽注意到小光在畏缩，因为她记得自己对真嗣的状况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等一下，"明日香说。尽管是好消息，但看到她严肃的表情，男孩们立刻安静了下来。"是的，他很清醒.....但是....."她咆哮着，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才能不泄露太多信息。

"请允许我来解释，明日香，"丽插嘴道。红发女郎无奈地挥了挥手，然后继续告诉东治、剑介和光已经知道的那些细节。

东治发出一声低沉的口哨声。"该死！"他低声说道，"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吗？"

"这也是我们现在告诉你的原因。"明日香回答道，"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真嗣真的只和丽、美里和我在一起。他和我们相处得很好，但现在却害怕其他人，每次我们坐车时，他都会躲在座位上。赤木甚至不得不建立一个系统，让我们在 NERV 的时候不让任何人接近他。"

"作为他的朋友，我们希望你们能帮助他消除一些恐惧。"丽补充道。

"我们当然会帮忙！"剑介感叹道。"你们两个和真嗣是这座城市还存在的原因。只要你说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会去做。"

东治双手交叉，认真地点了点头。"他说的是。放学后我们会在大门口等你，丽。还有，呃....."他紧张地揉了揉后颈。"我们.....先不要告诉我妹妹这件事。免得小樱高兴得把他扑倒。先给真嗣一个机会适应我们。"

从小姑娘的表情来看，小樱显然不相信东治告诉她的关于其他人都去葛城公寓的原因。当他们在电梯口分手时，就在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她向哥哥投去了一个尖锐的眼神。

"我想我逃不掉了，"当他们走出七楼的电梯时，东治喃喃自语道。"她会杀了我的，因为我在真嗣的事上骗了她。"

"那我们就给你一个体面的葬礼吧。"剑介笑着说。

让男孩们和光在门前等着，丽走进了葛城公寓。迎接她的是真嗣，他正提着一篮子干净的衣服从浴室出来。

当他听到他的朋友们要见他时，他差点把篮子掉在地上，并开始呼吸急促，这时明日香走进了厨房。

明日香和丽引导他坐到餐桌旁，她们坐在他两边的椅子上帮助他平静下来，"我.....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几分钟后他喃喃自语道。

"我知道你很害怕，但他们是你的朋友，"明日香说。"你知道小光是个好人。小丑们可能又笨又粗鲁，但他们绝不会对你有坏想法。"

"请相信我们，真嗣。"丽补充道，"看到你连出门都害怕，我很难过。"

真嗣迟疑地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对不起....."

明日香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蹭到了她的腿，她一时忘了斥责他的道歉，低头看去。男孩的右手又在抽搐，紧紧地握住，然后又松开了。

'他本来就不擅长社交，现在我们又要让他跳出他已经严重缩水的舒适圈。他压力很大。你知道该怎么做，明日香。'

真嗣喘着粗气，他感觉到一双手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手，并把它举到了桌子的表面。在他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女孩们快速地对视了一眼，然后又有两只手加入了进来。

"我们在这里等你，真嗣，"丽轻声说。"但如果你真的觉得还不能接受与朋友见面，那我们下次再试吧。"

明日香小心翼翼地看着真嗣紧闭了一会儿双眼。"好吧，"他最后说。"我去见见他们。"

第一适格者脸上闪过一丝微笑，起身走向前门。明日香和真嗣目送她离去，然后又把目光转向了对方。由于无法保持目光接触，真嗣害羞地低头看了看桌子，脸颊迅速泛起了红晕。明日香也低头看了一眼。

她仍然握着他的手。

门 "嘶嘶" 打开的声音和丽的说话声让真嗣分神了片刻，明日香把手抽了出来，压制住身体试图与他靠在一起的冲动。不过她的视线并没有从他身上移开，因此在东治、光和剑介出现在她视线中的那一刻，她看到了那个男孩的退缩。虽然明日香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但她没想到的是，真嗣闭上了眼睛，紧紧抓住自己的额头，发出了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呻吟。

"真-嗣！"

当东治向他问好时，真嗣的眼睛猛地睁开了。"嗨-"他有气无力地说，挥了挥刚才放在额头上的手，小光和剑介也向他问好。"你们好吗？"

"啊，没得说。你呢？"

真嗣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嗯，很好？" 谎言是显而易见的，但没有人忍心揭穿他。

明日香起身走到冰箱前，这时男青年们开始议论纷纷。她拿出一瓶苏打水，指着它向客人们询问，客人们都摇了摇头。丽也婉言谢绝了，她沿着走廊走进卧室放下书包，然后带着作业穿过厨房去了客厅。

让第二适格者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似乎都主动回避了真嗣的事，而是选择向他介绍

学校的生活，当东治做出粗鲁的评论并笨拙地躲过光的一巴掌时，明日香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这让明日香放松了下来。

"你们俩.....在一起了吗？" 两人重新坐下后，真嗣问道。

"他们当然在一起了。他们去年才发现彼此喜欢对方。"在另外两人还没来得及回答之前，剑介打趣道。

真嗣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体的笑容。"我为你们俩感到高兴。"

"谢谢你，伙计。"东治回答道，"是啊，我们撤离后，光让我对假肢有了更好的感觉--"就在真嗣准备开口时，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不，别说了。我知道你的表情。你没什么好抱歉的，伙计。我知道你尽了一切努力来救我。看看我。"他屈起左臂，把袖子拉到肩膀上。"我现在连假肢都没有了，所以你的道歉还是毫无意义。"

明日香在苏打水罐后面得意地看着东治成功地阻止了道歉。她本来已经准备好亲自上阵了，但那个运动员小丑的动作更快。

"不管怎么说，"短暂的沉默之后，剑介说道。"自从你醒来后，红魔鬼对你还好吗？"他躲开了光那天对他的第二次瞪视。

只有那个 "魔鬼 "注意到了真嗣眼中因这个戴眼镜的男孩选择的称谓而闪过的短暂愤怒。"你什么意思？"

"嗯，别忘了她去年是什么样子....."

"我很好。"真嗣生硬地回答。"在我康复期间，明日香一直在帮助我.....尽管我是多么不值得她这样做。"

由于剑介的缘故，小光感觉到谈话很快就会结束，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好多了，真嗣，但我们现在该走了。这两个人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她挥手制止了抗议，并向明日香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明天可以过来吗？"

明日香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当然可以，我们会在放学后完成在 **NERV** 的工作。"

"还要进行测试吗？"剑介天真地问。

如果说光的瞪视是激光的话，明日香给他的瞪视则有阳电子步枪的威力。看着她那纯粹是在说 "闭嘴 "的表情，剑介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

"嗯，测试？不，明日香在教我游泳。"真嗣犹豫着回答，他不明白气氛突然变得如此充满敌意的原因。

'该死的，小丑。拜你所赐，我很快就得告诉真嗣关于 **Eva** 的事了，'明日香暗暗想道。

当真嗣醒来时，明日香曾提到他在初号机里的事，说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但他完全把注意力放在了他攻击她的事实上。从那以后，福音战士这个话题就再也没有提起过，明日香也不想冒险再提起。

但现在，一个书呆子差点泄露了秘密。

那个书呆子几乎是被机智得多的光拉着走出公寓的，而东治则怯生生地跟在后面。他在消失在通往前门的走廊上之前停了下来，转过身来。"嘿，真嗣。我妹妹明天也会来。她会.....呃.....很高兴见到你的。"他揉了揉后脑勺。"嗯，很高兴见到你。再见。"

几秒钟后，门 "嘶 "的一声关了。就在门关上之前，真嗣和明日香听到运动员说："你这个该死的笨....."

"别理书呆子，"明日香叹了口气说。"就像我之前说的，他们是蠢猪。"

见他没有反应，她扭头看了看真嗣。他的手肘放在桌子上，左手托着头，右手在旁边徘徊，再次有节奏地握紧。

"你还好吗？"她问道，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身体上的接触让真嗣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她身上，迷茫地眨了一会儿眼睛。"嗯，"他喃喃地说。"只是头疼。"

"连我都没想到他们那么烦人。"明日香笑着说。

这句调侃让第三适格者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力的苦笑。"不，不是那个。是....."他的手再次握紧，然后垂到了桌子上。"没关系。我要去躺下休息一会儿。"

"等等，"当他要起身时，红发女郎稍稍握紧了她的手。"他们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你就像被人剥了皮一样。"

就在他似乎要坦白头痛的原因时，真嗣摇了摇头。"求你了，我以后再告诉你，等我能想清楚的时候。"

明日香假意挖苦，大声呼出一口气，说："好吧，我想我今晚 would 做晚饭的。只是别花太长时间把你的头拧好。我想知道你怎么了。"

也许是意识到她不会让这件事永远搁置下去，明日香又微微一笑，这是她唯一的回应，真嗣站起身，沿着走廊走向他们的卧室。过了一会儿，房间里传来 "砰 "的一声，只可能是男孩几乎瘫倒在他的蒲团上。

明日香觉得敲自己卧室的门很傻，尤其是没有人应门的时候。这一次，她很高兴日本

人习惯用推拉门，因为双手拿满东西时开门会更容易。

她悄悄地走到真嗣的蒲团前，明日香坐下后，把她拿着的一杯水和一盒药丸放在她旁边的地板上时，这个男孩动了动。

"嘿....."真嗣一边用一只胳膊撑起身子，一边含糊不清地打着招呼。

"嘿你个头。"明日香回答道。"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但我想你并没有感觉好些吧？"

"嗯，一点也不好。"他试图坐直身体的努力失败了，直到明日香伸出手来拉了他一把。她从盒子里取出两粒药丸，轻轻地但却坚定地按在真嗣的手上。当他把药片送进嘴里时，她不得不支撑着他的背部，以至于差点摔倒。用水把药送掉后，他说："我真希望那是阿司匹林，我的头感觉就像使徒要闯进来一样。"

"不，实际上我给了你一些美里的避孕药。"

现在真嗣的头一定比明日香想象的还要疼，因为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她声音中明显的嘲讽。她走进房间时并没有开灯，但也没必要开灯。半开的窗帘仍然让傍晚的光线照进来，足以看到男孩脸上惊恐的表情。

"什-什-什么？！"

"哦，别紧张，我是开玩笑的。"明日香举起盒子以示证明。"这些还是美里的，不过比阿司匹林强多了。可能是她用来解宿醉的。我相信她不会介意你吃两片的。"当真嗣恢复平静后，她眯起眼睛看了看盒子。"扑热息痛（Paracetamol）。嗯，我想这些也是最近买的。"

"也许她是为了应付当最高指挥官时的头痛才买的。"

明日香耸了耸肩，然后拿起盒子和空杯子站了起来。"也许吧。总之，我要开始做晚饭了，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

真嗣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但又立刻就后悔了，因为这个动作加重了他的头痛。"你想做什么都行。"

"好吧，"明日香走出卧室停在门口，手扶着门框。"止痛药应该很快就会起效。晚饭后，你能跟我谈谈你头痛的原因吗？"她满怀希望地问。

从她的位置看来，有那么一瞬间，真嗣似乎故意转过身去不理她。正当她要为他不理自己而生气时，明日香听到了："嗯？是啊，我会告诉你的。"

"很好，"明日香用手指在门框上敲了几下，然后闭上眼睛说："请不要把一切都憋在心里，真嗣。有人想要帮助你。他们.....他们关心你。"

她还没等真嗣来得及做出任何回应就离开了门口。

晚餐刚摆上餐桌不久美里就到家了。她对真嗣的头痛表示关切，但由于他已经开始感觉好些了，他和明日香似乎都默契地同意不透露是什么引起了头痛。当有人提到她的头痛药时，美里高兴地表示，真嗣需要多少就拿多少。

当晚的打扫卫生工作由丽负责。虽然今晚本来是她哥哥洗碗，但她似乎理所当然就知道哥哥身体不舒服，于是悄悄地坚持让他躺床上休息。当明日香起身跟着他时，丽在美里背后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暗示她希望稍后能得到一个解释，第二适格者对此点了点头。

回到卧室后，明日香拉上了窗帘，真嗣也在蒲团上坐了下来。她没有打开天花板上的灯，而是用床边的台灯将房间照得更加柔和。然后，红发女郎夸张地倒坐在自己的蒲团上，然后双腿交叉，手肘分别靠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

看到这一幕，真嗣微微一笑。"你看起来像是准备好了一场闺房夜谈。"

明日香咧嘴一笑。"好吧，我是个女孩，我们将谈论一些私人问题。说到这个....."

"啊，对....." 真嗣低下头。

房间里变得鸦雀无声，但明日香知道不能逼迫他。他显然在整理思绪。几分钟后，他抬起头看着她。

"你.....你对我在第三次冲击中的事了解多少？"他慢慢地问。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她当然没有想到他的解释会追溯到那么远。要仔细斟酌她的措辞，这将是一场斗争。"是你.....给大家返回的机会。"她最终回答道，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真嗣的地雷话题。

但这个地雷，男孩直接踩了过去。"我是主导者。莉莉丝让我决定人类的命运，"他阴沉地嘀咕道。

"真嗣，我们已经说过了，这并不是你的错。"明日香试图安抚他。

"是啊....." 从他的声音和表情中可以明显看出，真嗣仍然不相信。"都是一帮老人干的，但受苦的不是他们。" 他低声叹了一口气。"总之，当我.....当....."

明日香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们不需要谈论这部分。"

"事实上，我是这么想的。"真嗣回答道，微微抬起了头。他深吸一口气再次尝试。"当我决定.....终结人类，莉莉丝开始收集他们的灵魂时，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都.....穿过了"

我。就好像我是通往补完的大门，每个灵魂都从我这里经过。"

想到当时是什么感觉，明日香不禁打了个寒颤。"但是.....这和你现在的头痛有什么关系？"她问。

"嗯.....我正要说到这一点。当每个灵魂与我的灵魂碰撞时，都会留下一些东西。就像两辆车在刮擦中交换油漆一样。"真嗣敲了敲自己的头。

明日香惊愕地睁大眼睛，发出一声窒息般的喘息。"他们的.....记忆？当真嗣点点头时，她低声补充道："我的天哪。"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人类的大脑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记住这样的事情，"真嗣稍微振作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把全人类的知识和记忆加在一起，只在脑子里过了几分钟，就开始集体遗忘。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只能清楚地记得这些记忆曾经存在过。至于其他的东西，就像你想不起来时的那种感觉，只不过被放大了几十亿倍。"

明日香无意识地吐出了一口气。真嗣刚才的描述听起来与美里描述的赤木博士歇斯底里的咆哮相似，赤木博士说人们无法清楚地记住他们在补完中的时光，这使得 SEELE 的终极计划.....最终毫无用处。如果人类的大脑无法理解补完这样的概念，他们又怎么可能完成补完呢？

她对真嗣如是说，但还没等她高兴起来，真嗣就说："可惜这似乎不适用于我。我记得从我.....放弃.....到我决定让人们回归的一切。"他把手放在头上，漫不经心地咯咯笑着。"这是个头脑风暴。"

明日香对第三适格者的单词描述挑了挑眉毛，一边用手指轻击着下巴，一边开始思考。"人类所有的知识....."她喃喃自语。"但随之而来的记忆并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远远不够。"

"不够，"真嗣同意道。"想象一下，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你立刻就知道他对配偶不忠。或者某人对别人有令人不安的性幻想。"

"呃，"明日香做了个鬼脸，当她想到什么时，鬼脸又迅速消失了。她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飞跃。"等等.....今天你看到我们的朋友时发生了什么？你是不是突然想起了他们以前的生活？"

明日香完美地说在了点子上。

真嗣惊讶地看着她，眼神中夹杂着不小的钦佩。在他脑子里，裁判举起了几个十和一个九的打分牌。"是啊，你绝对是个天才。"他笑着说。"他们一进来看我，我就同时被三段记忆击中了，然后....."

"头脑风暴？"明日香猜测道，她试图忽略真嗣称赞她时所感受到的刺痛感。

"这样非常不礼貌。"

红发女郎仰起头，若有所思地哼了一声。"但你还是问了光和运动员小丑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在第三次冲击之前就开始了，所以你是知道的。你这样问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告诉你。"

"明日香，你很擅长这种思考。"

再一次，她不得不抑制住再次受到称赞时脸红的冲动。"太对了，我就是个'普通'的福尔摩斯。"

明日香一直在期待真嗣再次微笑，甚至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她没有想到的是，真嗣礼貌性地看了她一眼，表示不解，然后说："嗯.....谁？"

".....福尔摩斯？著名的小说侦探？"

"我.....好像没听说过。"真嗣迟疑地说。

"什么？！"红发女郎被这个发现震惊了，对这个发现几乎感到愤怒，第三适格者本能地从她身边探开。"你上的是什么学校，你从没听说过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

真嗣低垂着眼睛，喃喃地说："我.....没上过学。我只有一个家教。"

"哦....."明日香声音里的火气被男孩悲伤的表情熄灭了。"对不起，真嗣，我不知道。"

"没关系，明日香。"他耸了耸肩，继续说道："你不可能知道。我的家教只教了我一些基本知识。识字、算术之类的。哦，当我到了可以开始做饭的年龄时，我不得不自己学着做饭。他基本上是强迫我做这份工作，说要么我就学，要么我就饿死。"

愤怒又回来了。"你的家庭教师是个该死的混蛋。你几岁开始学的？"

"呃，"真嗣皱着眉头沉思起来。"我猜八岁吧。"

明日香挑了挑眉毛。"你'猜'？"

"嗯，和他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忘记了时间，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直到我来到第三新东京市，拿到了身份证，我才确定自己的年龄。"明日香困惑地歪着头，真嗣揉了揉后脑勺，无力地笑着继续说道。"呵，其实我以为自己是十六岁。但那可能是因为岁月拖得太长了，而且我甚至从来没有庆祝过自己的生日--"

"什么？！"

喊声似乎在公寓里回荡，就在电视被关掉的时候，客厅里的两个人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怎么回事？"美里不禁问道。

"真嗣和明日香在说话。"丽回答道，"他一定是说了什么让她吃惊的话。"

"她这么惊讶，可能楼下都听到了？真嗣做了什么？向她告白了吗？"

"告白？我不明白。"

"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回到卧室后，明日香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真嗣还在说话，但在愤怒的情绪中她只听到了一半。

"我不能看太多电视。只看与我的课程有关的纪录片。除了拉大提琴，我甚至连自娱自乐的机会都没有。即便如此，那也是在我被叫到这里之前的几年。"

明日香把真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手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放在一边，因为她突然有一种想揍人的冲动。揍某个人。剥夺一个成长中的孩子任何形式的娱乐，对她来说几乎是野蛮的。更何况完全忽视一个孩子的生日呢？

她敢拿 NERV 整整十年的薪水打赌，这是他父亲的命令。

虽然她很早就开始了福音战士的驾驶工作，但为了不让她倦怠，他们还是给了她一些休息时间。但真嗣听起来是两头烧中间也烧。然而，他就站在这里，以某种方式挺过了一切打击。他仍然站在这里。

如果他受到体罚，情况可能会更糟。明日香抑制住内心的颤抖，强忍住脑海中的真嗣像.....像第一适格者曾经的样子。

"那个... Arschloch（混蛋）真走运，他没有住在这座城市里。"她咬牙切齿地说道。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补充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你对基督教也一无所知。"

"嗯，什么？"奇怪的话题转换让真嗣有些不知所措。"日本主要是神道教和佛教。我只知道基督教是西方宗教。"

'好极了，这本来就是一种晦涩难懂的说法。难怪这个'笨蛋'那天晚上没来。'明日香微微转过身去，躺在蒲团上。她仰望着天花板说："还记得去年我们同步训练周的时候吗？美里不在的那个晚上？"

"是啊，你搬到她房间过夜，说了一些关于混蛋墙的话。"真嗣回答道。"那又怎样？"

男孩的困惑驱散了第二适格者的一些愤怒，但她又叹了一口气，想起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下次你上网的时候，查一下'耶利哥之墙'。Jericho，"她澄清道，慢慢地发音。

"耶利哥....."

"是的.....去查一下，然后....."明日香的声音静了下来。"然后你就会知道我那晚为什么没睡好了。"

"好吧，"真嗣回答道，然后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她只能暗示到这儿了。哈欠蔓延开来，明日香也打起了哈欠。"哇，我们一定聊了很久。我们该睡觉了。"

".....好吧。"

明日香此时已经很了解他了，知道他在担心什么。"怎么了？"

"没什么，"男孩一边躺下一边辩解道。这一次，他背对着明日香，显然是想结束谈话。

她坐了起来，把手放在他的左肩上，迫使他转过身来，抬头看着她。"真嗣，今晚我们对彼此都有了一些新的了解。我甚至给了你一个暗示，让你知道了去年我在严刑拷打下也不会提及的事情。现在别再对我退缩了！"

两个人对视了很久，他的钴蓝色眼睛里充满了担忧、恐惧和隐忍，而她的蓝宝石眼睛里则散发着坚定和关切。最后，真嗣叹了口气，开始坐起来。明日香拿开了手，但没有动，几乎压在他身上。

"还有.....还有一件事是我从穿过我的灵魂那里得到的。"他平静地说，"我甚至不希望它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是什么，真嗣？"她惊讶地微微后退，迟疑地问。她后来会后悔没有让他放弃这个话题。

"你觉得我触发第三次冲击时 还有多少人活着？"他的眼神开始变得空洞。

"不要改变话题--"明日香开始说。

真嗣迅速打断了她。"有多少人，明日香？"

第二适格者捋了捋头发，耸耸肩猜测道。"大概有三十亿人，对吧？"

"三十三亿二千九百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一十四人。"真嗣毫不犹豫地纠正道。

明日香愣了很久，真嗣的目光也飘向了天花板。她花了漫长而痛苦的一分钟才鼓起勇气说："这.....太具体了。"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恐惧在红头发的人心中爆发，但明日香无法阻止自己张开嘴说出一句。"怎么知道的？"

真嗣凝视着她，明日香凝视着一个在地狱上空滑翔过的男孩的眼睛。真嗣回答道："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在梦里听到它们。"

这句话将永远铭刻在她的记忆中。

丽在自己房间敞开的门前停了下来。她皱着眉头，看着对面明日香和真嗣紧闭的房门。有件事让她很担心，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她所能理解的就是这与她的哥哥有关。蓝发女孩正在想她是否应该敲门看看是否一切正常时，这种感觉突然消失了。

震惊过后，明日香恢复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她不自觉地动了起来几乎将真嗣撞翻在地，双臂紧紧地抱住了男孩。只有他拼命向后甩的双臂阻止了与地面的突然撞击。

他们就这样坐了很久，直到真嗣终于鼓起勇气。他清了清嗓子说："嗯.....明日香？我说错什么了吗？你.....在慢慢地试图压垮我。"

明日香没有松手，但她的手确实稍稍松了一小部分。"这是拥抱，你个笨蛋。我在拥抱你。"

"哦....." 一个永恒过去了，然后又是一个永恒。"嗯.....明日香？你为什么要拥抱我？"

她闭上眼睛，靠在他的肩膀上叹了口气。"因为你需要一个，笨蛋。"

这种温暖几乎让人上瘾，她拒绝打破拥抱，也拒绝露出她炽热的脸庞。要想把这仅仅当作一种情感支持的姿态已经太晚太晚了。

'但是，如果真嗣能清楚地理解这样的事情，他就不是真嗣了，'明日香高兴地想。'我想我.....哈，暂时安全。'

明日香已经记不清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在脑海中回想了多少次这样的场景。在内心安

全的环境中，这似乎总是那么容易做到。只要承认她可能会考虑.....考虑喜欢他。但这些话永远也说不出口。在她唯一一次尝试时，真嗣不得不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因为她盯着他，嘴里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

即使是现在，仍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她。她已经拥抱了他，为什么还是说不出话来？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她还能克服那种耿耿于怀的不安全感吗？

目前，她很乐意满足于真嗣在她怀里的感觉。

这些话只能等等再说。

明日香凝视着真嗣的头部一侧，等待着睡意来袭。在突如其来的拥抱被尴尬地打破之后，他们悄悄地溜进了被窝，两个人都试图掩盖自己通红的脸，同时偷偷地看看对方是否还在脸红。

他们都脸红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红发女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入睡，尽管她感觉肩上的担子减轻了一些。她没想到真嗣会透露这么多他来到第三新东京市之前的生活，但这最终同时回答了几个问题。明日香为自己去年对真嗣的一些侮辱感到自责。毕竟，在失去双亲之后又被抛弃，然后又被送到听起来像是世界上最严厉的老师那里生活了十年，这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

现在她知道第三次冲击对他可怜的心灵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难怪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梦里有三十多亿人在尖叫，以至于他都能数清他们的人数。难怪他开始出现眼袋，因为他错过了一个成长中的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

天哪，她真希望美里还有酗酒的毛病，纯粹是为了几罐酒能从中解放出这群人，看看第三适格者的噩梦是否能被挡住哪怕一个晚上。

床单窸窣窣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明日香看着真嗣从被子里爬出来，躺在了被子上，抬起一只手，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眼睛。

"睡不着吗？"尽管答案显而易见，她还是悄悄地问了一句，真嗣哼了一声表示同意。"我也睡不着。你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男孩的手放回了身边。"是啊，可惜误伤友军了。"

这是一个蹩脚的笑话，但明日香还是笑了一下，然后沮丧地踢掉了被子。"还有这该死的夏天！现在是晚上！太阳都在地球的另一边了还这么热！"

"我以前比现在更能忍受炎热。"真嗣喃喃自语。"但在第八使徒之后，我连洗个热水澡都快受不了了。"

明日香吓了一跳。"哦.....对。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跳进火山。"

'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你是.....英雄。'

最后一根缆绳断裂，她刚刚为自己即将惨死在岩浆中做好准备，奇迹就发生了。最后她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紫色拳头抓住了缆绳的残余部分，使她没有沉入熔岩的深渊。那一天，她一直在做噩梦。直到今年，当她睡在她的救命恩人旁边时，随着初号机冲破橙色海洋的出现，那些噩梦又变成了好梦。

那天晚上，他们俩聊得很开心，红头发的人想，她是否应该了解一下真嗣那天的故事。她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违背美里让她干干净净去死的命令。

他却一击击中了她的心。

"我会毫不犹豫地再做一次，明日香。"真嗣郑重地说。

"但是.....你没有任何保护！"明日香勉强压低声音重复道。"如果起重机或缆绳无法承受我们两个 Eva 的重量，你会怎么做！"

第三适格者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在我急着去抓你的时候，我就做好了这样的打算。如果起重机看起来无法支撑我们的重量，我的计划就是把你拉到缆绳上，这样你就可以挂在上面，而我则松手。"

明日香睁大了眼睛，惊恐地盯着真嗣。他坚定地仰望着天花板，但她仍能看清他脸上严肃的表情。'他.....会为我牺牲自己？'她突然坐了起来，用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脸。'为什么？'

"因为你是比我更有经验的驾驶员。你理应活下去。"

明日香突然意识到，她的最后一个问题并不是在自己的脑海中被问出来的。

在当时，她会毫无疑问地接受这个理由，因为她当时完全相信。菜鸟当然应该牺牲自己去拯救比自己更优秀的人。但现在呢？虽然她承认自己的驾驶员自尊心仍然很强，但在第三次冲击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当.....如果真嗣再次驾驶的话，她也没什么好批评的了。

毕竟，她怎么会对这个不情愿驾驶的年轻人有如此糟糕的看法呢？他几乎是被迫把自己最好的朋友打成残废，为了抗议而放弃了驾驶，但回来后仍然和第十四使徒打得难分难解。在从插入栓中取出并观看了战斗录像后，明日香确信，如果不是那个混蛋对他的动力电缆下了狠手，第三适格者一定会轻松取得胜利。

不过，她将自己对一切的反应隐藏在对 "抢人头 "的仇恨之下。

"嘿，你也很厉害，你知道吗？"她最后说。"你觉得你的那些朋友第一次出场就能做得这么好吗？书呆子小丑能成功地和我同步对抗第七使徒吗？"

房间里太闷热。明日香站起身来，把窗户打开，拉开窗帘，让仅有的一点微风畅通无阻地吹进来。

".....我想是吧。"她听到后面传来的声音。"剑介相当痴迷 Eva，但只是看到它的表面，和实际控制它是有区别的。"

明日香转过身。"我花了十年才走到今天。他可能需要三十年。"明日香对着升起的月亮笑了笑，然后回到了自己的蒲团上。她抚平被子，双手抱头躺下。

沉默了几分钟后，带着一丝疲惫的她侧过头说："嘿，真嗣。你说你再也受不了洗热水澡了，对吗？"

"嗯？"真嗣终于不再盯着天花板了。"是啊，我开始觉得皮肤像着火了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明日香不禁皱起了眉头，她还记得当冷却剂管路被切断时，她仅仅从潜水服内福音战士的神经反馈中就感受到了热量。现在，她终于找到了当年丽审问她与真嗣的关系时所问问题的答案。说实话，'皮肤着火'并没有她预想的那么严重。"那你为什么留在美里带我们去的温泉里？"

"这个嘛....."第三适格者躺下时尽可能地耸耸肩。"事情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有一段时间我过得很好，但当我无法承受时，我最终不得不离开。"

"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享受过洗澡的乐趣了？"

"没有，"真嗣回答。他的眉头皱了皱，然后脸颊微微泛红，补充道："嗯，有一次我还能忍受。薰.....他和我一起 in NERV 洗了澡。我现在不知道是有人陪着我让我忘却了烦恼，还是他作为使徒做了什么，但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提到那个漂亮男孩，明日香就醋意大发，但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句调侃的话来压制这种醋意。"他可能对你用了狗屁空间魔法吧，"她边说边在空中摆动手指。"Booooweeeeooooo!"她的'魔力'声让真嗣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放声大笑，明日香也加入了笑声。

然后，两人几乎同时打了个哈欠。这一次，明日香终于开始感到疲倦了。"好了，我们试试能不能睡着好吗？"

"嗯。"

凉风微微吹来，卧室里也不再热的那么令人烦躁了。这足以让明日香的睡意悄然袭来，当她开始打盹时，最后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真嗣也有我的记忆吗？'

现在问已经太晚了。那天晚上已经说得够多了。明日香记下了明天要问他的话。但首先，她必须和美里谈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第三适格者举办生日派对。

"生日派对？"美里一边煮早咖啡一边问道。"嗯，我想我们确实错过了他上一次的生日因为.....一些情况。"

明日香点了点头。"我也希望这次能过个好生日。"她停顿了一下，等明日香喝了一口咖啡后，适时地抛出了一个迟来的重磅炸弹，以报复美里对她的戏弄。"真嗣已经有十年没能庆祝他的生日了。"

杯子重重地摔在餐桌上摔断了手柄，咖啡泼洒在桌子上。明日香对指挥官嘴里没有喷出咖啡感到失望，但美里那野性的眼神吸引了她的注意力。这可能与她自己得知这一信息后义愤填膺的眼神相似。

"你，在耍我。"美里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没有，"明日香平静地回答。"昨晚我真嗣向我敞开了心扉，他告诉了我他可怜的他那个父亲抛弃和老师在一起的日子。"她简要地讲述了昨晚谈话的那部分内容，绕过了真嗣的回忆，因为她觉得那是真嗣需要自己讲述的事情，但她无法决定是否要提及真嗣在火山任务中的一面。

从美里谈到真嗣在第三新东京市之前的生活时言辞尖刻的程度来看，明日香谨慎地决定，最好不要再在背后谈论他。她必须小心翼翼地说服他向美里本人透露这些个人信息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把这个派对办好。"明日香重申，把话题拉回到她早起去追美里的原因上。"当然，他没有很多朋友，所以公寓应该没问题，是吗？"

美里点了点头。"是的，你可以使用公寓。毕竟我不能完全强迫真嗣去某个地方。"她叹了口气，用手托住下巴。"我希望晚上能有空参加派对。"

美里离开 NERV 去帮助真嗣的时间早就用完了，她勉为其难地回到了指挥官的岗位上。她仍然开车接送他们往返 Geofront 参加游泳课，但她再也没有时间在课上或课后逗留了。

"你是 NERV 的最高指挥官。"明日香回答道，一边背诵着完整的头衔，一边讽刺地摆了摆手。"如果你下令，也许可以让每个人都脱光内衣，在走廊里排成康加（conga）舞队。我相信你可以为你养子的派对请几个小时假。"

美里带着浓浓的嘲讽，苦笑着说："我会看看能否安排好整个基地。那么你想什么时候开派对呢？"

明日香想了一会儿。"现在是星期五...星期天就好，不用上学。还有几个朋友，我们真正需要准备的就是蛋糕和装饰品之类的。"

明日香知道，蛋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她想自己做，但如果在葛城的公寓里做，就会泄露惊喜。毫无疑问，小光会很热心地帮忙，而且很可能会很乐意把自己的公寓提供给她，既可以做蛋糕，也可以藏蛋糕。这样就只剩下两个问题了：在做蛋糕的时候分散真嗣的注意力，以及在当天悄悄地装饰公寓。

当第二个问题摆在美里面前时，她说："这很简单。我可以给你的朋友光一把钥匙，她可以把那两个男孩弄进来，还可以在我们那天去 NERV 的时候组织装饰。"她看了看表，站了起来。"该死，我得走了。放学后和光聊聊，让她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被证明也很容易解决，几乎是偶然发生的。

明日香白天给小光发了一条短信，约在葛城公寓见面。放学几分钟后，她收到了回复，说班长以及东治、剑介和小樱正在回家的路上，会顺路过来。

第二适格者忙着在休息室里翻看一本食谱，巧妙地把另一本写满甜点的书藏在里面，于是她让真嗣去开门。

"嘿....."

"真嗣！"几十公斤重的精力旺盛的少女向惊讶的少年撞去，在他恢复平衡之前，差点把他撞回墙上。

"啊！"

"嘿！小心，樱！"东治大喊。

回到客厅，明日香一边咧嘴笑着，一边把书本合上。她听不懂樱在说什么，但大意很清楚：这个女孩看到真嗣清醒了，高兴坏了。明日香从沙发上站起来，招呼客人进厨房。一脸茫然的真嗣被樱牵着手在自己家里走来走去。

"明日香，你想谈谈吗？"大家都安顿下来后，小光问道。

红发女孩点了点头。"嗯，我们去我房间吧。"

离开前，她最后看了一眼客厅，注意到樱几乎坐在真嗣的腿上。而真嗣似乎并不担心。也许，关于这个年轻女孩的记忆已经被她.....充满活力的问候从他身上抹去了。

在共用的卧室里，明日香简单地说明了情况，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提及更私人的事情。

"我当然会帮你，明日香！"小光回答道。"虽然有点晚了，但这不是我们不尽力的理由。蛋糕选好了吗？"

藏起来的食谱本被打开，翻到了正确的那一页。明日香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朋友的目光几乎变成了对纸上内容的渴望。看起来，小光只是在勉强阻止自己吃掉那一页。

"好了，别紧张。"她说，轻轻地把小光拉回垂直坐姿。"你肯定能等到星期天的。"

"哦！"那个扎着猪尾巴辫子的女孩从自己陷入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嗯，好吧！星期天！"她回头看了看书，发出了一声渴望的叹息。

明日香勉强抑制住自己的笑声，再次引起了小光的注意。"好吧，我们明天做蛋糕。我相当确信我们可以说服小樱在放学后再来一次，让真嗣忙起来。不过，装饰品怎么办？"

小光提出了她的建议。几个月前她的姐姐过生日，但她要求只在家里过。但这并没有阻止小光家的其他成员大肆张扬，现在这些装饰品都被闲置在储藏柜的盒子里。

"我想一切都安排好了，"明日香说。"星期天会是个好日子。"

真嗣和明日香的朋友们只呆了一个小时就不得不回家了，这让小樱感到非常遗憾。第二天，当红发女邀请她到家里做客时，她的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

然后，她几乎是冲刺着冲出了大门，仿佛只要自己加速，就能让时间过得更快。

年长的几个孩子走得比较沉稳，但明日香注意到东治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门再次关上后，她转过身，看到真嗣也是同样的表情。"好吧，怎么回事？"她问道。

真嗣脸红了，抬起手用手指捋了捋头发。"嗯.....樱说了一些.....有趣的事。"

"哦，说来听听。"

"她...嗯...说她真的喜欢我。"真嗣脸颊上的红晕加深了。明日香双臂交叉，死死地瞪着第三适格者，第三适格者微微后退。"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他急忙问道。"她说，她希望"

我是她哥哥！"

明日香将目光的威力从 "阳电子步枪" 降低到 "激光瞄准系统", 回答道: "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小丑走出这里时看起来怪怪的?"

"嗯, 小樱实际上说的是'我希望你也是我哥哥', 然后在东治不高兴时纠正了自己, "真嗣澄清道。"当她认为自己伤害了他的感情时, 她真的很伤心。花了点力气才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明日香笑了笑。"我猜铃原家的人都是这样, 开口之前都不经过大脑的。"

"是啊, " 真嗣也跟着笑了起来。"那么樱明天又要来了, 是吗?"

"是的, 我会去小光的家补习汉字。" 考虑到蛋糕在烤箱里的时候她们需要做些事情, 而明日香在这方面又稍有懈怠, 所以这半真半假的话说得很轻松。"这是美里让我照顾你而不是去上学的条件之一, 因为我的汉字书写是我唯一的弱项。"

真嗣点点头, 回到客厅, 没有注意到身后传来的微乎其微的叹息声。

接下来的一天过得平淡无奇。到了晚饭时间, 真嗣和明日香决定一起做晚饭。当第三适格者开始切菜和洗菜时, 明日香感到几乎被遗忘的同步训练又回来了。尽管她背对着他, 但她几乎可以准确地知道真嗣什么时候要把更多的食材递给她。最终, 在他准备把最后一把食材放到她身边时, 她能准确地伸出一只手, 拿着平底锅。在真嗣纠正自己并把配料放进锅里之前, 她能感觉到真嗣那一瞬间的困惑, 几乎能看到他扬起的眉毛。

也许是她的想象, 那晚的食物比她想象的要好吃一些, 她决定以后要再和真嗣一起准备晚餐。

星期六到了, 放学后不久, 小樱来到葛城公寓门口。明日香很快就离开了, 她安慰自己这个未成年少女即使不能让真嗣开心, 至少也能让他分心。临走时, 她还不忘悄悄告诉丽生日派对的计划, 并强调一定要对哥哥保密。

到了小光的公寓, 明日香有些惊讶地发现东治和剑介都在。经过询问她才知道原来小光已经把她们带进了生日计划中, 帮她准备周日的活动。

男孩们开始整理那些被随意扔进仓库的装饰品, 而小光和明日香则坐在沙发上, 开始计划做红发女孩挑选的蛋糕。

"我希望这个蛋糕能恰到好处, "明日香说, 然后皱着眉头补充道, "但我以前从没做过这个。"

"我也没有, "小光回答。她起身检查了冰箱和储藏室, 然后回到沙发上。"我们没有足

够的食材，所以需要去商店买。不过 我怀疑我们会搞砸第一次。" 她叹了口气。"我给姐姐做的蛋糕简单多了，但我无法抗拒这个挑战！"

"为什么不弄够食材做两个呢？"东治建议道，然后试图从一排皱纹纸中挣脱出来。明日香冷冷地盯着他，很清楚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建议。光甚至双臂交叉，不以为然地看着运动员，而他则耸耸肩，满怀希望地笑着回应两个女孩。

但明日香心中强烈地燃烧着想要为派对做好一切的愿望，她勉强默许了。"好吧，我们做两个。第一个试吃，这样我们就可以练习装饰，之后你们就可以大饱口福了。" 她危险地瞪了男孩们一眼。"第二个原封不动留在这里，直到明天。现在我们去买需要的东西吧。"

当少年少女们来到商场时，第二适格者与小光去找一家乐器商店，其他人则去买蛋糕原料。她心目中的礼物似乎很简单。给真嗣的大提琴买一个新琴弓。

几周前发生了那场灾难性的事件后，明日香就把大提琴收拾好放在房间里方便男孩以后取用。她在心里记下了要去买一把新的，但却被更重要的事情分了心。

更换乐器本身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因为背面的木头上刻有非常隐蔽的首字母缩写："Y.I."。她决定干脆把它简单地清理一下。

柜台后面的老人自我介绍说他叫正美（Masami），他向明日香询问了礼物的收件人，明日香感觉被问了半个小时。一连串的问题结束后，她反问了一个问题，想知道询问的原因。店主只是笑了笑说："我做这行已经很久了。我只需要问对问题就能把一个人和完美的乐器匹配起来。"

正美随后打开了一个容器，里面装满了看起来像是--至少在明日香未经训练的眼睛看来是--同一把弓的多个复制品，正美盯着它们看，不时拿出一把仔细检查。过了五分钟，老人终于拿出了一把，把剩下的都收了起来，他把选中的那张弓放在自己的盒子里，带到了销售柜台前。明日香看到了价格标签，惊得眼睛差点瞪出来。那人无奈地解释说，第二次冲击破坏了弓的木料供应，木料本来就已经在减少。

明日香只用了一分钟就做出了决定，她的 NERV 借记卡也被拿了出来。正美看到卡上独特的徽章时眼睛一亮，当价格被报出来时，最终只比标签上写的便宜了一半。

"英雄的折扣，"正美笑着说。"您还想礼物包装一下吗？"

那天晚上明日香回到家时，真嗣刚刚准备好晚餐。她在真嗣从灶台前转过身来之前躲进了浴室，对着镜子在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任何痕迹，然后回到厨房，坐在餐桌旁，又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

但她仍然提心吊胆。从进入公寓到最后入睡，她一直在脑子里反复推敲着一切，以确

保今天的工作万无一失。蛋糕已经准备好了，就藏在小光的公寓里，而她的礼物目前正放在她的衣柜里。大部分装饰品都因为太.....少女了而被放回了小光的衣柜，但还有一些东西是可用的。

第二天早上对明日香来说来得太快了，她醒来时感觉自己根本没睡。真嗣在睡梦中紧紧地蜷缩着，现在正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至少他没有整晚躲在房间的角落里逃避他的恶魔。明日香内心微微一笑，她即将给第三适格者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光明，希望这束光明足以帮助这个陷入困境的男孩，然后她早上叫醒他，在他们一起去 NERV 之前吃早餐。

"哇，我没想到游泳会这么累。"当电梯缓缓爬上七楼时，真嗣呻吟道。在明日香温柔的坚持下，第三适格者终于成功地在泳池里游了一圈。然后，她让他游得更快，一边游一边大声鼓励。最后，他成功地游了三圈，但之后明日香几乎不得不把他从水里拖出来。

"别太快晕过去，"美里在他身后回答，甚至懒得掩饰她的笑容。她好不容易才请到假来参加庆祝活动，这让她非常开心。"一天还剩下很多时间呢。"

明日香努力憋住自己的笑容。不过这对她来说更糟，因为她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给了小光一把钥匙，让小光自己、东治、剑介和樱进入葛城公寓，并在当天的泳池训练结束后，在更衣室里给他们发了一条短信。

她祈祷那些小丑们还没有吃光所有的零食。

随着 "叮 "的一声脆响，电梯停了下来并打开了门。明日香轻快地走了出来，而美里扶着跌跌撞撞的真嗣沿着走廊走，丽跟在后面。红发女郎打开公寓的门走了进去，悄悄地向隐藏的客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告诉他们做好准备。

"至少让我睡一会儿吧？" 真嗣从门口走了进来。

"不行！" 美里还在他身后。

"可是我好累啊！" 真嗣被轻轻地推着走进了厨房。

"我知道什么能让你醒过来。一个大大的....."

"惊喜！"

随着提示音，五个人从厨房周围的藏身处走了出来，拉动了派对爆竹上的绳子，把五颜六色的纸条扔到了惊呆了的真嗣身上。当几张纸片轻轻飘落在他脸上时，他低头一看，膝盖的高度突然发出了响声。因为 Pen-pen 没有操作爆竹的巧手，所以它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喇叭塞进了嘴里，现在正热情地尽力加入其中。

"生日快乐，真嗣！"六个人同时喊道，丽也用小得多的声音附和着。

男孩的脸上开始绽放出笑容，但随后他又困惑地把头偏向一边。"可是.....我的生日是六月....."

"是啊，我们错过了，真嗣！"东治一边说一边走上前去拍了拍真嗣的背。"所以我们要弥补！"他从美里手中接过了引导寿星的工作，把他领到餐桌前，轻轻地按住真嗣的肩膀，让他坐下。

明日香向光点了点头，然后躲进了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她小心翼翼地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托盘上的景象让真嗣睁大了眼睛。明日香觉得她看到美里开始流口水了。

这两个少女做的第一个蛋糕对别人可能还能接受，班长也觉得差不多，但明日香坚持做第二个，因为她们有了更多的经验可以做得更好。第一个蛋糕分给了她们的朋友和光的家人，他们都说味道不错。尽管她仔细端详第二个蛋糕，鼻子上几乎都沾上了一些奶油，但即使是完美主义者明日香也找不出一瑕疵。现在，那个蛋糕几乎被虔诚地放到了真嗣面前的桌子上。

当东治和剑介把礼物拿进来放在桌子的另一边时，真嗣看到了精心准备的蛋糕。对明日香来说，光是他的反应就让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

"这是一个....."他轻声开了口。

"一个多星期前，我说过它的名字。"明日香靠在他旁边的桌子上。"你能记住它吗，真嗣？"她笑着问。

真嗣聚精会神地闭上了眼睛。他试了好几次才把单词念得让明日香满意，在明日香的提示下，他终于说出了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黑森林蛋糕），当明日香祝贺他的发音几乎完美时，他对她露出了笑容。

"是啊是啊，"东治叹了口气说，但他显然很高兴真嗣的精神状态很好。"既然你能说出你要吃的东西的名字，我们就把蜡烛插上吧。"

看着光小心翼翼地摆放着生日蜡烛，真嗣大声问他们是不是自己做的。明日香说这主要是她的功劳，班长也出了一点力，但她的语气明显是在开玩笑，小光只是笑着摇摇头，气呼呼地插上了最后一支蜡烛。

打火机被拿了出来，当明日香点燃蜡烛时，派对上的宾客们开始唱起她听过的最蹩脚的英语版 "祝你生日快乐"。就连美里也在用同样的方式唱歌，所以红发女孩耸耸肩，认为这是日本人的专利。

当歌声平息下来时，明日香拍了拍真嗣的肩膀说："对了，许个愿吧，真嗣！"然后，她俯下身，用很低的声音补充道："特别这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个愿望。"当男孩的目光一瞬间瞟向他的朋友们时，她几乎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当他放心明日香仍然是唯一一个知道他没有庆祝过生日的人时，他感到他的紧张情绪有所缓解。

当明日香重新直起身子，把手从他的肩膀上拿开的时候，真嗣闭上了眼睛。他把下巴放在胸前，思考了半分钟，然后再次睁开眼睛。明日香站在他身后，完全没有注意到在真嗣深深吸气之前向她投来的目光。

他一口气吹灭了所有的蜡烛。

就在这时，三部不同的手机开始同时响起。

当三人都掏出手机时恐惧甚至蔓延到了丽的眼中。两名驾驶员的手机上只显示了NERV要求她们立即到场的自动短信，而美里则把她的手机放在耳边，咆哮道："这最好不是一场该死的突击演习！我告诉过你，只要不是....."她愣住了。明日香低头看了看手机，试图让这条信息消失，中断的原因显而易见。

使徒的警报声响彻整个城市，消除了她心中挥之不去的疑虑。第三个复仇亡灵肯定已经到了。

第二适格者暴跳如雷。

日耳曼人愤怒的咒骂声几乎淹没了警报声。

第 22 章

"Das Arschloch ist tot! Sowas. Von. Tot! Der steht nicht mehr auf, weil ich ihn zerreiße! (那个混蛋死定了！差不多就是这样。死了！他起不来了，因为我把他撕碎了！)"

明日香离开公寓时大声咒骂，一名二课特工前来查看动静。第二适格者在去往美里汽车的路上与他擦肩而过，他几乎被气急败坏的第二适格者打了一拳，特工急忙打道回府，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

"Der ganze schöne Tag im Arsch weil dieser Flachwichser von Möchtegerngott nicht weiß, wann es genug ist! (美好的一天被毁了就因为这个想成为神的混蛋不知道适可而止!) "

真嗣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显然是个坏消息。当美里切换到军人模式并开始命令孩子们的时候，他的询问被当作耳边风，明日香的咆哮显然开始吓到他了，尤其是他听不懂她说的大部分内容。在最后一个人出门之前，光已经迅速把蛋糕盖好了。

"Wenn ich mit dem fertig bin, sieht was die mit mir gemacht haben aus wie ein gottverdammter Strandurlaub! (我受够了，他们对我做的看起来就像是糟糕的海滩度假一样!) "

当汽车穿过城市驶向 NERV 时，三个孩子都坐在汽车后座上。丽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看上去明显有些激动，而真嗣则坐在后排的位置上，旁边坐着一个德国女孩，她几乎每说一个字，都会用拳头狠狠地砸在车门的扶手上。

"Ich werde den verdammten Drecksack mit bloßen Händen zerreißen! (我要徒手把他妈的混蛋撕成碎片!) "

当汽车高速驶近 NERV 入口时，丽终于开口了。"Bitte beruhige dich, Asuka. (请冷静一点，明日香。)"

"Und dann werde ich-... Häh? (然后我会-... 哈?) "

另外两名少年少女的注意力都被丽吸引了过去，因为她只用了三个字就平息了明日香长达十分钟的咆哮。美里只能侧头瞥了一眼，然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驾驶上。警卫们已经习惯了指挥官的驾驶方式，在她到达之前就已经提前打开了大门。跑车从他们身边驶过，美里终于踩下了刹车完美地滑入了停车位，尽管这样做并无必要。

"好了，我们走吧。"她边走边命令道。"丽、明日香，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真嗣，跟着我。"不等他们回应，她就快步向电梯走去，那几个年轻人跟在她后面。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电梯门关上时，真嗣几乎是在哀求。

"这还不明显吗，傻瓜？"明日香粗声粗气地回答，双手抱臂，盯着门。"我们马上就要被袭击了。"

现在，丽的忧虑稍减，她说："量产福音战士已经被亚当.....侵占了，他正派它们来对付我们。"

第二适格者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我们要把它们彻底消灭。"她斜眼看了看真嗣，真嗣现在脸色苍白，眼睛瞪得大大的。她向下看了一眼，发现他的手又开始痉挛了。她张开双臂，把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放松点，"她说。"我们已经消灭了两个了。"她努力装出一副让人安心的笑容，然后补充道："我要为它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复仇。"

美里的一只手和明日香的手一起搭在了他的左肩上。"你不需要战斗，真嗣。这两个人已经做得很好了。这就是我让你跟我走的原因。"

"但是.....怎么会？Eva....." 真嗣说着说着就闭上了眼睛，扭过头不再看明日香。她很清楚他刚才想到了什么，尤其是在她刚才愚蠢地提醒他之后，当男孩颤抖时，她捏了捏他的肩膀。

"长话短说，它们都回来了。"美里说。电梯门打开了，她叹了口气。"我保证今晚会上告诉你们一切，好吗？" 第一和第二适格者去了更衣室，而真嗣则茫然地跟着美里向指挥中心走去。

"老实说，我都忘了你会德语。"明日香边说边换上了鲜红的连体服。"从你嘴里说出来让我有点吃惊。" 这个惊喜足以让红发女郎停止咆哮，回到现实中来。

虽然她还是会因为亡灵打扰了派对而大开杀戒。这一点还是没有改变。

丽站起身来，对自己宽松的紧身衣进行最后的调整，然后按下手腕上的按钮，将紧身衣密封在身体周围。她回答说："我很熟悉书面语言，可以读懂它。但我不相信我能和你进行深入交流的对话。"

"是啊，我见过你看的那些科学书籍。"明日香说，她想起了前一年第一适格者偶尔看的那几本砖头厚的书。她一边用大拇指戳着自己的胸口，一边补充道："如果你需要我帮你说德语，尽管开口。反正我已经打算教你哥哥了。"

第一适格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点头表示同意，两人离开更衣室直奔福音战士机库。明日香曾短暂地想过，这个微笑是因为她的提议，还是因为丽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真嗣在一起。毕竟，她一直独占着这个男孩的时间。

当她们到达机库时，二号机的技术组组长机智地向第二适格者敬了个军礼，然后说："给它们点颜色看看，惣流驾驶员！"

"你说得太对了，我会的，"明日香一边回礼，一边咧嘴狂笑，然后爬进了插入栓，而丽则跑上了自己的福音战士。

几分钟后，她再次感觉自己像个巨人。

"73%。我想知道为什么。"当二号机启动时，美里干巴巴地说道。"丽的同步率是... 70%."

"不错，第一适格者。"明日香说，语气中可能带着一丝勉强的赞许。"看来真嗣对我们俩的影响都不错。"

"这是意料之中的。"丽回答道。她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我们都更快乐了。即使目前我们的 Eva 里有那些东西，很明显--"

"呃，嘿，"明日香看了一眼显示指挥中心的视频屏幕，打断了她。"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好吗？"

丽明白了同伴的意思，脸上的笑容收敛起来。"哦，是的，当然。"

当福音战士被移到发射台架上时，机器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自上次袭击以来，福音战士发射系统已经完成了更多的维修工作。虽然使其恢复正常仍需要很长时间，但现在有更多的出口可供使用以防需要突然部署到特定区域。

"目标又从同一点来了，"美里在这些庞然大物移动时说。"你们将在与上次相同的坐标上部署，但不要指望战斗会像上次一样轻松。"

"没错，它们会学习并尝试适应。"第一适格者回答道。

"没错，我们会为你们增派武器装备，我们甚至已经修复了一些静态防御系统。虽然不多，但每一点都很重要。你们俩准备好了吗？"在得到两名驾驶员的肯定回答后，美里几乎是吼着说："福音战士发射！"

命令刚一出口，两台福音战士就已经射向了海边。

在从部署到交战的这段时间里，等待总是让明日香难以忍受。在她身后，丽已经在山丘上做好了准备，而 VTOL 则在海湾附近盘旋。除了等待她暂时无事可做。在等待敌人登陆的过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她能做的只有咬紧牙关忍受。她的福音战士的红色巨拳紧紧地握住了它携带的一对高振动粒子战斧。她曾短暂地考虑过再次使用音速刀，但这对斧子更.....适合这场战斗。

当她跺着脚走到城市边缘的军械库大楼拿出两把武器时没有人感到惊讶。现在整个 NERV 基地可能都知道了她派对被打断的愤怒。

最后，明日香按下了通讯开关。"这鬼东西的预计到达时间是什么时候？"她气呼呼地问。"它打断了我的计划，甚至连快点出现的礼貌都没有！"

"两分钟，"日向诚回答道。

"唉！"第二适格者举起双手，瘫坐在椅子上。她需要转移注意力，而几秒钟后，就有人帮她了。

"嘿，明日香？祝你好运。"

当真嗣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时，她又坐了起来。听到他的关切，她的脸上瞬间露出了温柔的笑容，然后又变成了冷笑。"运气？你以为我是谁？"在视频屏幕上，明日香看到真嗣垂下头，轻声笑了起来。"但是.....谢谢。丽怎么办？不也祝你妹妹好运吗？"

"哦！对！对不起，丽！"男孩因为忘记了第一适格者而尴尬地红了脸。"也祝你好运！"丽对他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但还没来得及回应，诚突然插了进来。

"目标速度加快！预计到达时间十五秒！"

"准备交战！"美里命令道。"快点搞定，我想尝尝蛋糕的味道！"

明日香对着屏幕竖起了大拇指，然后关闭频道，把注意力集中到海湾上。她已经可以看到海水开始向一旁移动，因为.....

'等等，这不仅仅是位移。它把水分开了吗？'

显然，有人向 VTOL 下达了命令，因为它们立即向水中的骚动开火。熟悉的橙色屏障，以前只是一丝模糊的光亮，现在却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它轻而易举地挡住了弹药。亡灵几乎是在慢跑，它轻松地移动到了陆地上，利用 AT 力场将水推开，以便于移动。它大步流星地直接冲向二号机，丝毫不把像苍蝇在它头上嗡嗡乱飞一样的 VTOL 放在眼里，甚至在 VTOL 盘旋并开始用机炮和导弹攻击它的背部时也是如此。

丽开口说话了，她的身影在明日香的眼角闪现。"这只亡灵似乎有装甲。"

明日香一脸困惑地看着第一适格者，回答道："这是福音战士。它们都有装甲。"

"仔细看看。"

红发女郎皱着眉头照做了。按了几下按钮后，她放大了目标的视野--MAGI 将其标记为七号机--并让她看清了敌人 AT 力场干扰下的一些细节。它的躯干和上臂覆盖着乍看之下似乎是青铜板的東西。明日香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分析，七号机就突然向她冲了过来。

作为回应，她启动了外置扬声器，将音量开到最大，并大声喊道："Na komm schon! Wenn duufts Fressbrett willst, werd ich nur zu gerne abliefern! (来吧!如果你想在煎饼板上,我会很乐意提供!)"就在一道耀眼的光束划过红色的福音战士，撞击在亡灵的橙色屏障上时，二号机也向来犯之敌奔去。这道光束只是稍微减慢了七号机的速度，但足以分散它的注意力，让她在用自己的 AT 力场撞击敌人的 AT 力场时占得先机。

在两个 AT 力场争夺优势地位的不和谐声音中，她几乎听不到丽在零号机循环发射阳电子步枪时发出的失望声。

"它的 AT 力场要强得多，"蓝发女孩嘀咕道。

"说来听听，"明日香冷冷地回答，然后集中精力把敌人的护盾中和。二号机试图让七号机的 AT 力场崩溃时，它的手臂伸展开来，手指张开，先前在福音战士左手中的斧头现在被磁力吸附在右臀上。亡灵伸出双臂以抵消压向它的力量。

"如果你能让它稍微转过身来，我就能趁它盯着你的时候向它的侧翼开火。"丽建议道。

"我试试看。"

二号机抬起一只大脚，慢慢地向右迈出。过了一会儿，七号机复制了这个动作。又一步，又一步。从外面看，这一幕就像是两个巨人在开始决斗，互相绕着圈子，等着看谁先眨眼。

'只要再多一点点，'明日香在转圈子快要完成时心想。她原本只打算迫使亡灵转向丽这边，但这个白色的庞然大物却继续在她周围转圈。现在她站着不动，只是扭动她的福音战士，让七号机保持在她的前面。它的背部现在完全没有保护，正对着山丘。

丽开了一枪。

后来，人们发现七号机以某种方式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它当然不可能看到阳电子步枪开火，即使在那么远的距离上，声音也不可能传到它的耳朵里。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子弹从丽的武器枪管中射出后的半秒钟，七号机就向旁边躲开了，留下明日香惊恐地盯着直奔她而来的白热光束。

她能做的只有咒骂。

当光束错误的击中二号机时，指挥中心内的人员只能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巨型屏幕。它的 AT 力场发出耀眼的光芒，屏幕自动调暗了视角，以免刺瞎所有人的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橙色屏障似乎可以抵挡住这次攻击，但随即就破碎了，阳电子流撞击到红色巨人的躯干上，同时击中了它伸出的手臂。

二号机向后飞了几百米，然后坠落到地面上，动力电缆连接器在地面上滑动时留下了一道宽大的沟痕。当它最终停住时，尘土和烟雾围绕着倒下的福音战士，遮住了惊恐的观看者的视线。

"明日香！"

真嗣的尖叫声似乎把 NERV 的官员们从呆滞中惊醒，律子立即开始大声命令，询问第二适格者的状况。三名技术人员强迫自己的目光从腥风血雨上移开，回到自己的屏幕前，开始快速输入指令并大声报告。

"左臂和正面装甲几乎全毁！"

"脐带电缆连接器损坏，二号机使用备用电池！"

与此同时，美里把注意力转向了真嗣，他看起来比大人们还要害怕。她走近他，捏了捏他的肩膀，注意到他的指关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攥得更紧，而且发白。除了关注自己孩子可能会死掉之外，这位女士还迫切地想关注其他事情，她反而注意到这个男孩长得越来越高了。真嗣甚至没有注意到身体接触，他再次大喊明日香的名字。

并得到了回应。

"Ooh... Hör auf zu schreien, du Dödel; mir geht's gut, (哦...别大喊大叫了，你个笨蛋，我没事，)"第二适格者呻吟道。

在指挥中心，随着大部分紧张气氛的消失，恐惧变成了喜悦和解脱。明日香说的大部分话他们都听不懂，但她的语气足以说明问题。真嗣和美里都低头感谢上天创造了奇迹。

第一适格者的声音插了进来。"对--对不起，明日香！"她说，声音听起来很不像平时的她，她开始为自己的错误深表歉意，但几秒钟后明日香打断了她。

"别闹了，优等生，你和它差不多坏。"

这句话让美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如果明日香能这样说话，那她就没事了。一个新的屏幕启动了，显示红发女子疲惫地坐起来，紧紧抓住胸口，左臂垂在身旁。

屏幕上，代表 NERV 飞机的光点迅速向亡灵靠拢，它们发射了所有弹药，试图掩护二号机。没有在其护盾上无害爆炸的弹药对包裹着七号机躯干的橙色装甲同样毫无用处，手臂或腿部的任何损伤几乎都在瞬间被治愈。

但飞行员们拒绝屈服。即使亡灵向其中一名飞行员投掷了一撮巨大的碎片，迫使 VTOL 拖着拖着烟雾蹒跚而行时，其余的人仍然坚定不移。

"亡灵正在进入尘云！"青叶茂报告说。屏幕上，明日香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伸手去控制，左臂反应远远落后于右臂，但最终还是做到了。

"零号机已经放弃了它的位置，并部署了它的高振动粒子刀。它正向二号机和目标前进。"诚说。

美里转向他。"当然。丽现在不能冒险开枪。尤其是在她刚刚犯下错误之后。"她用小声得多的声音补充道，诚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小心点，丽！我们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律子开始说。

一声响亮的咒骂打断了副司令的话。"Scheiße (妈的)！"

美里冲到电脑面板前。"明日香？！"她喊道。

"啊！哈..."一阵金属撞击声传来。"ab, du Arsch！（滚开，你个混蛋！）"

尘云渐渐散去，部分原因是 VTOL 的风扇驱散了烟尘，发令所人员终于看清了发生了什么。当亡灵靠近时，二号机正挣扎着站起来，挥舞着它剩下的斧头。亡灵丝毫不受红色福音战士疯狂攻击的影响，缓慢地前进着，并不时地用前臂将挥舞的斧头打到一边。

而七号机正舔它的嘴唇。

当美里看到那红色而恶心的舌头在可笑的嘴唇上舔来舔去时，她不禁打了个寒颤。为什么 SEELE 要把量产型福音战士设计得如此怪异？一张没有眼睛的脸上几乎全是嘴巴和脖子，全身涂着亮白色的油漆，嘴巴看起来像是涂了世界上最鲜艳的红色口红。

'奶奶，你的牙齿好大啊！亲爱的，这是为了能好好的吃掉你！'（明日香想的是"小红帽"中的歌词）

"美里，"她的名字把指挥官从沉思中拉了回来。她转过身来，正好看到零号机伸手抬起了二号机掉落的高振动粒子斧，然后在 VTOL 停火撤退时加速冲向亡灵。

"怎么了，真嗣？"美里问道。

零号机扔出了刚刚捡到的斧头。虽然这把斧子并不是为这种行为而设计的，但它还是狠狠地砸在了保护亡灵的橙色外壳背面。虽然没有完全穿透那奇怪的装甲，但这次攻击成功地将七号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快速接近的蓝色福音战士身上。二号机趁机撤退，取回了新的脐带电缆，然后又返回了战场。

"我.....我必须去那里，"真嗣低声说道，眼睛紧紧盯着屏幕。

自从得知她的儿子从奇怪的昏迷中醒来后，美里一直既期待又害怕这一刻的到来。真嗣讨厌福音战士的一切，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然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抛开仇恨，爬进那台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并偷走了她的灵魂的机器里。

以前，她曾为真嗣将生命置之度外而感到骄傲，但现在呢？现在她只希望自己能驾驶这台机器。"这是你真正想做的吗？"她问。

"不....."第三适格者摇了摇头。"但这是我必须做的。"

"你确定吗，真嗣？"美里问，她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养子点了点头，她无奈地呼了一口气，然后转向律子。她命令道："准备紧急发射初号机。"

副司令和三名技术人员都震惊地看着她，然后跳起来服从 NERV 的最高指挥官。她的表情告诉他们她不能容忍任何耽搁。

"我们需要让另外两个小组来协助。"律子建议道。"初号机只有一批骨干人员。"

"尽你所能。"美里回答。她对真嗣说："去穿好衣服，然后前往机库。你一到那里，机组人员就会把初号机准备好。"

真嗣跑出了指挥中心，指挥官皱起了眉头。在她提到机组人员的那一刻，他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他已经愿意再次进入他的福音战士，那么他还在害怕什么呢？她低头看到地上有几处血迹，眉头皱得更深了。男孩的左脚鞋周围形成了一小滩红色，一串略带血迹的脚印通向房间外。

他紧握的拳头显然已经把指甲扎进了手掌。

美里下定决心，等以后有空闲的时候再看看这个问题，她把注意力转回到屏幕上，上面显示着蓝色和红色的福音战士正在与亡灵交战。当她意识到丽和明日香在做什么时，她稍稍高兴起来。他们定期对这两名驾驶员进行的模拟训练之一就是这种情景。除了二号机受损之外，当时的场景几乎和她们还在训练时一模一样。

不过亡灵并不是很合作。而且它还在用那套奇怪的橙色装甲作弊。她大声问道："那是什么东西？"这时，二号机的高振动粒子斧在其装甲表面滑行，七号机弯腰避开了攻击，没能结结实实地击中它。"看起来像是从古代历史博物馆偷来的。"

"我不确定，但我想要一个样本。"律子说。"可能是凝固的 LCL，我见过干涸的 LCL，看起来非常相似。不过，考虑到干涸的 LCL 是多么的易碎，它能抵挡住她们的攻击还真是令人吃惊。"

"那就叫它魔法吧。"

"如果我还想被称为科学家的话，就不能这么说，司令。"

"但是律子....."美里露出了厚颜无耻的笑容。"任何足够先进的....."

"别再说了！"律子打断了美里的话，强忍着把头往墙上撞的冲动。她只记得补充了一句：".....司令。"

丽不太习惯使用两种武器作战，她用自己的刀和明日香的第二把斧头交替攻击。亡灵尽其所能地躲闪，无视驾驶员们将其击倒的努力，但这意味着它几乎没有反击的机会。它的爪子只是偶尔击中零号机，每次只能碰掉几层装甲。而它自己的装甲也掉了好几块，再加上有两个福音战士，它的 AT 力场很容易就被中和了，但她们还是没能打出像样的一击。

明日香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试图忽略她从二号机身上感受到的剧痛。她的福音战士的躯干装甲几乎不存在了，左前臂也只是一个没用的烧焦了的附肢，但她不能丢下丽独自与亡灵战斗。即使她自己的身体感觉就像有人把开水泼在她的手臂上，然后把锅塞进她的

胸口，她也不能松懈。

这只亡灵打断了她完美的一天，造成了一起友军误伤事件，现在还在她们的武器攻击范围内穿来穿去，几乎是在嘲笑她们。哦，它还试图再次吃掉她。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开始生气了。

嗯，更生气了。

一个精神指令打开了二号机右肩的尖刺发射器，但明日香没有开火。武器中的子弹数量有限，她不想浪费。或者造成更多的友军误伤。

红发女郎发现自己在感谢美里，感谢她和第一适格者这一年来所经历的训练。在红色福音战士稍稍后退的时候，丽没有说一句话，就已经知道了她的意图，并集中精力通过更快、更积极的武器挥动来保持七号机的注意力。明日香知道她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就在她眼睁睁地看着时，亡灵又从零号机的躯干上撕下了一大块装甲。

"美里，"她说接着接通了指挥中心。"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混蛋都保住了我去年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哪个是七号机？我是怎么把它打残的？"

她的指挥官兼养母听到这个问题挑了挑眉毛，但很快就明白了。她叫来律子，后者一直在悄悄地与伊吹摩耶商议。明日香在科学家抬头看她之前听到了关于'激活'的说法，并回答说："你砍掉了它的右臂，扭断了它的脖子。即使是在装甲之下这些应该仍然是它的弱点。"律子看了美里一眼，转身回到摩耶身边。

"好的，谢谢。"明日香在切断通话前，不屑地挥了挥手。她把注意力转回到混战中。现在她知道了这只亡灵所受的伤，她对这只躲闪的亡灵有了不同的看法。很明显，七号机现在更爱护它的右臂，躲避右臂攻击的次数远远多于左臂。它的头部也在尽可能少地移动，亡灵反而移动整个身体来躲避对头部和颈部的攻击。

既然已经掌握了亡灵的情况，明日香开始计划。另一个精神指令调用了自 NERV 柏林以来她从未使用过的子系统。随着尖刺发射器的专用瞄准系统启动，多个瞄准网出现在她的视野中。

除了早期的模拟训练，她并不需要使用这个系统，这只是为了显示她知道如何操作。她的战斗风格确保了她在几秒钟内启动并发射尖刺，而且几乎可以保证命中，无需浪费时间瞄准。

但现在不是说 "几乎 "的时候。

明日香集中精力，瞄准网开始跟着她的视线移动，她紧盯着七号机的右肩关节，但它的移动阻碍了她的尝试。"丽，慢一点，"她请求道。"让它看起来像是你累了。"

"遵命，"丽冷静地回答。

"准备好让开，以防我失手。"

".....遵命。"

零号机开始减慢它的攻击，随着福音战士慢慢后退，挥击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绝望。亡灵似乎察觉到了目标的明显弱点，于是放松了警惕，一步一步地紧跟着零号机后退。

这让明日香有机会牢牢锁定它的肩膀。

随着明日香清空了一半的弹匣，发射器接连发射了两轮连发。三根致命的尖刺有一辆家用轿车那么长，它们突破音速，在几分之一秒内就越过了两台 Eva 之间的距离，然后在撕裂两层装甲的同时，击碎了七号机右肩的外壳。紧接着，第二联三枚尖刺飞来，撕碎了毫无保护的皮肉，几乎将手臂完全切断。

当亡灵痛苦地后退时，明日香冲到了它的身后，扔掉了高振动粒子斧，腾出了二号机的剩余一只手，这样她就可以抓住敌人垂下的手臂。她一边将福音战士向后倾斜，一边将一只巨大的红色靴子抵在七号机的躯干上，以增加杠杆作用，同时将其手臂扯断。这股力量让这个残缺不全的庞然大物冲向了零号机。

谁知借来的斧头恰到好处地一挥，就把它的头和身体分开了。蓝色的福音战士几乎变成了芭蕾舞演员，它利用挥舞的能量回旋并再次发动攻击，将所有的能量用于对七号机的腿部进行最后一击。

失去了大部分肢体的亡灵只能倒下，用剩下的手臂疯狂地挣扎着，橘红色的液体从它被切断的身体部位喷涌而出。

"优生，你最好把它干掉。"明日香说。"核心爆炸可能会让我的 Eva 吃不消。"

零号机对她点了点头。当二号机离开爆炸半径后，第一适格者立即发动了最后一击，让另一个复活的量产型福音战士脱离了苦海。第三亡灵的残骸迅速分解成 LCL，公然违反液体物理学原理，流过任何障碍物后又回到了海里。

几分钟后，正当明日香准备把她的福音战士锁进电梯返回 Geofront 时，丽叫了她一声。她转过身，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零号机正在向她鞠躬。

"丽.....你在干什么？"明日香挑着眉毛迟疑地问道。

"我想为误伤你而道歉。"驾驶舱内，丽本人也在驾驶椅上尽力鞠躬，她的声音简洁而准确，就像面对上级军官一样正式。"我太专注于消灭目标了，没有注意到你在我的射击路径上。"

"什么，这个？"明日香笑着说，她的福音战士指了指躯干和手臂上被熏黑的装甲。"这几乎没有感觉。我的AT力场还好在我前面完全展开了，所以大部分攻击都被它挡住了。"

"不管怎样，我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

".....怎么，你想让我开枪打你？"

"只要能摆平这件事，我什么都愿意做。"丽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敢！"律子突然愤怒地插嘴。"Eva很贵的！要修好二号机已经要花费我们浪费不起的钱了！你们两个都给我回来！"透过通讯屏幕，明日香仿佛看到了那个疯女人鼻孔里喷出的蒸汽。但更奇怪的是，尽管又一个亡灵被消灭了，背景中的美里却一脸沮丧。

明日香对科学家的过激反应嗤之以鼻。"反正我也没打算那么做。但请回答我，副司令：丽现在的同步率是多少？"

"啊？"这个问题让律子有一瞬间的失神，但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74%。为什么问这个？"

"哦.....没什么。"明日香冷笑着切断了通讯。她对丽说："起来吧。"

零号机慢慢地挺直了腰板，二号机大步向它走去。明日香抬起一只手，这个动作被她的福音战士完美地复制了。

然后一巴掌打在零号机的后脑勺上。

丽疼得直哆嗦，揉着后脑勺，明日香说："下次小心点，好吗？"然后让二号机走回了福音战士升降机。

明日香本想在回家之前赶紧洗个澡，把头发上的LCL洗掉，但美里出现在从人行道通往天桥的台阶下时，立刻告诉她事情没那么简单。美里递给明日香一条毛巾，明日香开始用毛巾快速擦拭身上的橙色糊糊，同时更加关注自己的长发。由于头发太长，明日香在离开插入栓几分钟后，总觉得头重得要命。

剪掉头发是完全不可能的。明日香为自己的头发感到骄傲，不方便不足以改变她的看法。

当她不再觉得有人在她的头发上绑了重物时，明日香说："我们可以把友军误击事件至少推迟到明天再调查吗？我真的很想回到公寓，把我们的朋友们找回来参加派对。"当第一适格者从自己的福音战士中走到她们面前时，明日香向她挥了挥手，试图说出另一个道歉的第一句话。"再说，丽已经道过歉了，她的惩罚也已经执行了，我们走吧，好吗？"

对于美里情绪的原因，这是一个很好的猜测，但不幸的是猜错了。

美里裂开嘴微微一笑，但笑容里没有丝毫幽默。"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主宾的派对有点难办。"

现在，两个女孩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明日香小心翼翼地问："在我们战斗的时候，真嗣发生了什么事吗？"红发女孩旁边的丽脸色微微发白。

美里想了一会儿，前后摆了摆手，做了一个"差不多"的手势，说："这.....更像是没有发生什么事。"看着两名驾驶员疑惑的眼神，她叹了口气。"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

明日香半信半疑地以为美里会带着她们一直走到医疗舱，但是只在初号机前不远处停了下来，这让她感到困惑。再加上福音战士机库里熙熙攘攘的人异常多，包括律子在内，都在进行诊断。通常情况下，初号机的机库里几乎空无一人。明日香抬头看了看福音战士的颈部，那里有一个可以插入的插入栓。自从律子建议将半昏迷的真嗣放入插入栓中进行扫描后，就没有再需要过这个插入栓了。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因为问题的答案出现了。"真嗣想加入我们，是吗？"她问道。一想到真嗣可能又被吸收了，她就感到一阵恐惧。但机库里的气氛并没有反映出这种情况，美里的反应也是如此。她稍稍平静了下来，但在精神上却为自己在最近的战斗中的过失而自责不已。如果她当时能及时发现...

"初号机拒绝启动，"丽补充道，她正确地猜到了发生了什么。她的表情在一度变成了恐惧但现在只是面无表情，可能和她的驾驶员同伴想的一样。

"是的，"美里回答道，当她抬起头盯着初号机的脸时，冰冷的声音渐渐渗入了她的嗓音。"没有启动，没有同步。就好像初号机决定.....无视我们，就像一个撒娇的孩子。"

不久前，明日香还在调侃紫色福音战士的态度和它的驾驶员一样。她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初号机戴着巨大的耳机，在机库里生闷气的样子。如果机库里的气氛更好一些，她也许会愿意把这种可笑的想法传递出去。"那么，真嗣现在在哪里？"她大声问道。

美里朝插入栓的方向点了点头。"我们弹出插入栓时，他没有出来。我们知道他没有受伤，但是....."明日香走向通往插入栓的龙门架时，她不得不停止说话。几个技术人员好奇地看着这位红发女孩，然后让开了。他们知道最好不要妨碍第二适格者前进，尤其是在她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站在附近的指挥官只是稍微影响了这些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黑暗的插入栓入口似乎就在明日香的前方，当她发现自己的脚步慢了下来时，使劲甩了甩自己的身体，导致她还湿漉漉的头发飞到了脸上，有几缕头发粘在了她的脸上。没什么好担心的。机库里的人表现得并不像有什么紧急情况，更像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但随着她对情况的进一步思考，明日香在低头终于踏进插入栓时明显意识到了什么。他会为此自责的。

金属管内的情景令她心碎。真嗣仍然坐在驾驶椅上，脸上带着绝望的神情，右手不时无力地拽着控制杆，左手仍然抱在腿上。

明日香进入男孩的视野，等待了几秒钟。当他除了眼神微微一闪之外没有任何反应时，她抬起一只手，用力敲了敲插入栓的金属壁，大声补充道："嘿，第三适格者！"

一个响亮而熟悉的声音和轻轻的敲击声相呼应，足以让真嗣从呆滞中惊醒。他与明日香对视着，明日香冲他傻笑了一下，真嗣松开了手中的控制器，坐回到椅子上。"哦，你好。"他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

"我懒得问你过得怎么样。"明日香回答道。"光看着你就知道了。"

另一声叹息从真嗣的嘴里发出。"我又让你失望了，明日香。"

"等等，又一次？你什么意思？"红发女孩双臂交叉。"我不记得你以前.....让我.....失望过....."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当她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时候，真嗣闪开了。"你.....你说的是第三次冲击之前.....是吗？"她问道，语气中开始流露出指责的意味。

他没有回答，但他也不需要回答。这一切都写在了真嗣的脸上，甚至当他试图转身离开明日香时也是如此。她抓住他的肩膀，用另一只手把他的脸转过来看着她。"真嗣....."她停顿了一会儿，用一种希望不会让他闭上眼睛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那天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她已经知道了故事的大部分内容。真嗣精神崩溃，他几乎希望死在军队入侵时。但美里设法把他送进了电梯，把他带到了初号机.....然后，在她被撕裂后流血不止到初号机乘着光之翼飞上了天空，这中间出现了一段无法解释的空白。

自从明日香的死亡噩梦减少后，她就很少再被噩梦的原因所困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不知情的真嗣。但现在，她觉得除非真相大白，否则自己将无法入睡。

是时候填补这个空白了。

也许是知道在明日香得到答案之前他们都不会去任何地方，真嗣开始吞吞吐吐地说起第三次冲击前夕发生的事情。红发女郎半信半疑皱着眉头听着。他似乎还缺少说点什么，因为在日本战略自卫队和美里在楼梯下发现他之前，他刚开始说了没多久，已经处于绝望的状态。

'丽说有四件事让他崩溃。我知道三件...他跳过的东西就是最后一件吗？'

当真嗣讲到他和美里到达电梯时，明日香的耳朵竖了起来。当他提到当时的三佐给他的那个吻和承诺时，明日香做了个鬼脸，但当他说他和美里都知道那个是空洞的承诺时，

明日香的表情有所缓和。他们都知道她就要死了。这个女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激励这个情绪崩溃的年轻人。

真嗣的眼泪开始肆无忌惮地流下来，第二适格者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当时他意识到美里刚刚因他而死，并看到了从头到脚都被电木包裹着的初号机的可怕景象。随着他缺席的原因逐渐明朗，她紧紧抓住他身体的铁钳般的手也放松了一些。

但随后，初号机轻而易举地挣脱了电木。

"电木根本不是它的对手。我本可以随时让它挣脱出来，"真嗣缓缓地说。"但我只是坐在那里。我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而我本可以及时赶到你身边。"他抬头看着明日香，抽了抽鼻子。"你死了，都是因为我感觉糟透了。这有多可悲？"

明日香的手松开了，让真嗣瘫坐在椅子上。当他开始喃喃自语地道歉时，明日香双臂交叉，慢慢地绕过男孩努力思考着。

她应该如何应对这一信息？她应该谴责他的不作为，惩罚他放弃并让她以最残忍的方式死去吗？或者，她应该顺其自然，承认一个让敌军士兵差点杀死自己的自杀性抑郁症男孩根本不适合做任何事情，更不用说驾驶一个巨型机器人与敌方的九个福音战士对抗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一个熟悉的女声从插入栓外传来，明日香吓得跳了起来，几乎要叫出声来。

"该死的，美里！"她愤怒地嘶吼着，从舱门里探出头来。"这是私人谈话！"

"作为你的养母和上级军官，我相信我至少有权偷听。"美里的声音低了下去，几乎传不到明日香的耳朵里。"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真嗣不能帮你了。"

红发女郎哼了一声。"不能，还是不愿？"她讽刺地问，走了出来，靠在年长女人旁边的龙门栏杆上。

"这就是你现在问自己的问题，不是吗？"

明日香咆哮着，美里一针见血，继续敲打着："听着，如果心理医生在这里，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像他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几乎不能离开视线，可能会被锁在一个没有尖锐物品的房间里。"

美里边说边敲了敲自己的脑袋。"那天如果有人头脑清醒，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就能把 SEELE 打回去。"她咧开嘴笑了。"但是，尽管他爬起来了多少次，我的儿子还是不断被打倒，直到再也爬不起来。扪心自问，明日香，说实话：如果你是真嗣，你也会这么做吗？"

明日香沉默了很久，才呆呆地回答：".....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美里耸耸肩承认道，"我们不是完全一样的人。我们的行为都不一样。你已经知道你和真嗣的生活有多么相似。他做了你没有做的事情，反之亦然。试想一下，如果你们的生活互换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明日香想了一会儿，想象着真嗣做了一些她曾经做过的事情，比如伟大的碇真嗣，受过大学教育的优秀二号机驾驶员，在 "飞越彩虹 "号的甲板上遇到了无敌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并发表了和她一样的演讲，她不得不忍住笑意。她的脑海中固执地拒绝看到他戴着和她一样的帽子，穿着和她一样的黄色太阳裙也无济于事。

"哦，天哪，"她终于忍不住窃笑起来。面对女人挑起的眉毛，她提到了自己刚刚想到的事情。

美里在脑海中浮现出这幅画面，开心地咧嘴笑了起来，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那你现在对他有什么感觉？"她问道。明日香开始面红耳赤，她假装没注意到，补充道："你觉得他应该得到什么？你的愤怒还是你的帮助？"

这次第二适格者没花多少时间就回答了。"我的帮助。"

"很好，"美里对着插入栓舱门竖起了大拇指。"现在进去帮他一把。我们还有蛋糕要吃呢。"说完，她就走回了人行道走出了机库。丽抬头看了明日香一会儿，然后跟在美里身后。

明日香目送她们离开，又走回了插入栓。令她惊讶的是，真嗣正端端正正地坐着，看上去比她离开时精神多了。他在座位上转过身来面对她.....他微微泛红的脸上是在微笑吗？她小心翼翼地走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的态度转变。

哦，等等，他们是在一个中空的金属管里。真嗣很可能已经听到了她和美里说的关于他的几乎所有话。也许她们应该离得更远一些.....但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在回忆起生命中如此无望的时刻后还坐在这里对她微笑了。

明日香说："好吧，你看起来确实振作起来了。"

真嗣紧张地挠了挠后脑勺。"这.....嗯.....当我想到你和我一样一直穿着同样的校服时，我很难不笑。"

"哦？"明日香挑了挑眉，双手叉腰。"你想经常看到我穿那套可笑的衣服，是吗？对女学生有特殊的癖好？"

"呃.....没有！"真嗣结结巴巴地说道，他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粉。"我--我是说想象你穿男装的样子很有趣！"

"哈，说得好像你能让我穿上那玩意儿似的。你们男生整天都得打扮得像是被隔壁农场叫来的一样。至少我们女生可以穿得像个水手。不过，"明日香在封闭的空间里尽可能地举起双手，"无论是谁设计了日本女生制服，都是全世界最变态的人！"她本想继续咆哮，但

明日香想起了那天还要做的事情。"好吧，随便你。我们走吧，第三适格者。"

她不假思索地牵起他的左手。但当真嗣不由自主地发出痛苦的嘶嘶声时，她反射性地松开了手。他还试图否认有什么不对劲，但很容易就能看出他在撒谎。这一次，明日香更加温柔地拉住他的上臂，把他从插入栓中拉了出来。

当他们离开福音战士的机库后，明日香让他坐在美里和丽附近的长椅上，拍了拍他身上驾驶服的按钮，使其失效。她命令他把右手放在衣服上，这样衣服就不会从他身上掉下来，并把他的左手拿出来接受检查。当真嗣露出几乎完全被染红的手腕时，明日香和美里都发出了一声咒骂。当红发女开始质问他是怎么受伤的时候，美里打断了她。

"现在这不重要。我们还是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免得手被感染了。"

血迹被冲洗干净后，真嗣手上的伤势虽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但还是让两位女驾驶员相当吃惊。他的手掌上有四道略微弯曲的伤口，伤口的间距恰到好处，应该是指甲造成的。医生命令真嗣剪指甲，并考虑买一个压力球。明日香答应给他买几个，让他在家里到处放着。

手被防水绷带包扎好后，真嗣终于有时间洗个澡换上正常的衣服。在他走出更衣室的那一刻，明日香再次拉着他的右手一路把他从 **NERV** 拖到美里的车上。一路上她给光打了电话，告诉她让其他人做好准备。

终于到了继续派对的时候了。

这一次，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

美里的离开几乎让门卫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想到这个女人会以和来时一样快的速度，甚至更快的速度离开 **NERV**。引擎急速接近的轰鸣声是大门控制人员得到的唯一警告。如果他再慢一秒钟，他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愤怒女人的怒火，因为他耽误了她回家参加养子的生日派对。

还有让她宝贝车的轮胎被撕碎。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耽误了时间。

即使经过几次昂贵的防御性驾驶课程，二课的司机们也根本追不上那辆蓝色跑车和它疯狂的司机。**NERV** 安全部的负责人最终气急败坏地举起双手，指派了两架 VTOL 在 **NERV** 最高指挥官驾车出行时为她护航，并表示："无论如何该死的燃油费总比我们花更多的钱来修车划算。"

如果有人真的要去追指挥官，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和疯狂来配合她的行动，二课课长会认真考虑雇佣他们。

车内，丽坐在前排乘客座位上，似乎对派对充满了期待。明日香几乎在后座上蹦蹦跳跳，这与她之前乘车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真嗣低着头不敢看外面，但看起来出奇地放松。

美里看了看后视镜自嘲地笑了笑，飞机被迫减速上升继续飞越城市上空。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她觉得能促使二课更加努力地护送她上下班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无论谁成为下一任 NERV 的负责人，都可能会有世界上最棒的司机来保护他们。

当汽车到达公寓楼时，明日香几乎在汽车完全停下之前就打开了车门。当他们一行人在走向葛城公寓途中，二课的某个特工在第二适格者从大厅走过时躲到了自动售货机后面。

"好了，别再打岔了。我们现在就开这个该死的派对！"

明日香话音刚落，就拿出一把刀，开始切黑森林蛋糕。第一片给了主宾，由于美里一整天都在谈论这个蛋糕，所以第二片给了她。

真嗣花了半分钟欣赏自己的那块蛋糕，直到明日香在给小樱切蛋糕时看着他问道："怎么了，你觉得蛋糕不好吃吗？" 她的声音里悄悄流露出忧虑。

"啊？" 真嗣猛地站了起来。"哦，不！恰恰相反！你做得太棒了，明日香。我差点就舍不得吃了，因为它看起来就那么棒。"

红发女孩被夸得脸更红了，然后咳嗽着说："嗯，不全是我的功劳。蛋糕是我和小光一起做的。"

"哈，那你们两个都做得很好。"

当小光向她致谢和明日香结结巴巴地说着自己的感谢时，真嗣用勺子挖着蛋糕，把一块蛋糕送到嘴边。当他的嘴唇含住这块食物的一瞬间，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不，这太神奇了！"他匆忙咀嚼吞咽后惊呼道。

丽是下一个品尝蛋糕的人。她的反应与真嗣几乎一样，但她慢慢地品尝了一口，然后说："我不敢相信我曾经尝过像这样美妙的东西。"

赞美之词让第二适格者无话可说，尤其是当美里和客人们也给出自己的积极评价时。相反，她往嘴里塞了一大块蛋糕，喃喃地说了一句希望别人能理解为 "不客气" 的话。

她是第一个吃完蛋糕的人。这真的是一块很棒的蛋糕。在切开之前，蛋糕的装饰就已经很精致了，这要归功于小光在试验蛋糕上练习了很久的想法。试吃结束后，蛋糕看起来就像被人扔了一个鲜奶油手榴弹然后再在上面撒了一把樱桃和巧克力片，但这并不妨碍东

治、剑介和小光的家人享用它。

明日香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仓促和年龄原因，她没能买到所需的 Kirschwasser（樱桃酒），也没能买到黑樱桃。德国法律规定，没有这两种配料就不是真正的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黑森林蛋糕），但至少在这里这并不重要。

下一次，明日香一定要做得百分之百正确。

蛋糕吃得津津有味，直到只剩下几块。碗筷被收拾干净，包装得五颜六色的礼物摆上了桌子。当美里环顾餐桌时，她才意识到为什么丽开始显得不高兴，丽是餐桌上唯一一个没有为真嗣准备礼物的人。但就在美里准备提出建议时，第一适格者的下巴在她回头看美里的时候动了一下。

"美里，我需要你的帮助。"她说。"我必须去给真嗣买件礼物。"

美里、明日香，甚至真嗣都坚持认为她不需要担心这件事，但丽依然态度坚决。争论了几分钟后，美里放弃了，她拿起了车钥匙。

明日香对着她们离去的背影说："以你开车的方式，至少你们会很快回来。"她转身回到桌边。"现在，先拆谁的礼物？"

"你想好要给他买什么了吗，丽？"雷诺汽车驶出公寓楼停车场时，美里问道。"或者去哪里买？"

"请带我去百货商店。"

美里耸耸肩，发动了引擎。有几个合适的地方，于是她向最近的一家走去。她的爱车上挂着 NERV 的车牌，这让她可以畅通无阻地经过两辆警车，其中一辆警车的司机在她飞驰而过时只是向她挥了挥手。

下车后，丽立即走向最近的商店地图仔细地扫描起来。美里刚跟上她，还没来得及猜想丽要去哪里，女孩就已经出发了。她从未见过第一适格者在插入栓外如此.....专注于某件事情。她只能跟在丽的后面，向着.....

家电部？

"呃，丽？"美里不确定地问。

"什么事？"丽回答道，眼睛没有离开她刚刚拿起的传单。

美里尽量礼貌地瞥了女孩一眼。"你在找什么？"

"烹饪是真嗣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你也看到他有多喜欢了。"丽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床单上划着。"我要送他一份礼物以满足他的爱好。"她停顿了片刻，突然想到了什么。"不过，我.....需要得到你的允许。"

丽再次出发，经过了几台电器。很快，他们就走到了炉子中间，蓝发女孩在一个炉子前停了下来，在美里的眼里这个炉子和周围的炉子看起来差不多，只是颜色不同，或者旋钮和刻度盘略有不同。

"一个.....炉子？你送给真嗣的生日礼物是一个炉子？"美里难以置信地问道，然后叹了口气。"这就是你要我同意的原因。更换我公寓里的电器。"

平心而论，这栋公寓楼以及郊区的其他所有建筑都是在第三新东京市最终成为要塞都市之前的某个时期建造的。而美里在烹饪方面的尝试很可能并没有给她现在的设备带来任何负担。不过，美里还有一个最大的顾虑，她把它说了出来。

"该死的，看看这个的价格，"美里一边看价格标签一边说。"这可能是店里最贵的炉子了。也许是整个城市....."

"价格并不重要，我买得起。"丽回答道。她端详着炉子，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确定吗？小数点前面好长一串数字啊。"

第一适格者举起了她的 NERV 身份证。"多年来，我一直是一名测试驾驶员。为了避嫌，碇源堂决定按此支付我的报酬。我的生活所需并不多。即使是现在我也没有太多理由去动那些钱。"她想了想，大致估算了一下自己有多少钱。

美里不得不抓住炉子，因为这一惊差点把她吓得站立不稳，眼珠子几乎要从脸上蹦出来。"哦.....好吧，"她站起来时终于忍不住说道。"嗯...我看得出你对这个很有兴趣。我们买了它就回家吧。"

美里看了看炉子想了一会儿，觉得把这东西放进厨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直到她想起如果有必要的话，冰箱还有移动的空间。

丽在道谢时笑容更灿烂了，美里也情不自禁地回以微笑。

当她们去柜台买炉子时，美里差点没把丽压在身下，因为蓝发女孩突然在一个厨具展示架前停了下来。丽的眼神让美里顿住了。

"真的吗，丽？"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丽和美里回来后让派对上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不是因为她们离开了多长时间，而是她们显然都空手而归。在一屋子惊讶和好奇的目光中，美里解释说，丽的礼物太大了，她

的车后面放不下，礼物明天早上就会送到。这时，桌子上的东西引起了美里的注意。美里和丽走的那段时间礼物还在原处没有打开。

"嘿，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不是要打开其他礼物吗？"她问。

"是的，但后来小丑们为谁先拆而争吵起来。"明日香叹了口气解释道。"后来我们就用你的超级任天堂决定谁先拆。然后....."她瞪了两个男孩中的一个一眼，"不知怎么的，剑介赢了。"

那个戴眼镜的男孩得意地笑了。旁边的东治则闷闷不乐地双手叉腰。"要不是你偷了我的火球人我早就赢了，红头发。"他说。

"不是我的错，是你太慢了。"明日香反驳道。

"再说了，东治，"剑介插嘴道。"我一直告诉你，光靠扔火球是赢不了的。"

"我以前赢过你。"

"只有一次。因为我的控制器坏了。"

"够了，你们两个！"小光命令道。两个男孩立刻闭上了嘴，因为女孩用她威严的声音制止了又一次争吵。她继续说道："至少现在美里和丽也能看到真嗣打开礼物了。"

话音刚落，大家再次围在餐桌旁，终于开始拆礼物了。

真嗣拉开了剑介小方块礼物封着的胶带。取出来的是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一块外观精美的电子表。表的正面有一半都被二十多种不同的功能所占据。

"我的礼物其实可以和东治的成一套。"剑介解释道。"等你打开他的礼物后，我再告诉你那块表的功能。"

真嗣给了这位技术迷一个温暖的微笑，然后把目光投向了明日香。她小心翼翼地把一个长方形的包裹递给他，然后又把手收了回来。当他开始拆开包裹时，他困惑地看到红发女孩的眼睛里流露出几乎是担忧的神情。

真嗣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在桌子上时，房间里响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低声议论。但这与他打开盒子看到里面的东西时的表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明日香会记住这个表情很久的。

真嗣轻手轻脚地把弓拿出来，让桌子上的其他人看到，拿着它就像拿着一个易碎的玻璃装饰品。

"该死，看起来真漂亮。"东治说。他侧身对剑介耳语道："那么.....是什么呢？"剑介难

以置信地把脸埋在手裡。

明日香气呼呼地叹了口气。"这是给真嗣的大提琴用的，你这个小丑。那是用来演奏的。"

"哦哦，"东治皱起了眉头。"等等，哪个是大提琴？开玩笑的！"当明日香看起来准备爆发时，他急忙补充道。

真嗣并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戏谑，他仍然专注于眼前的这把大师级的弓。盒子里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制作这把弓所用的材料。他眉毛一挑，知道了是什么木材。"明日香....."他喘息着说。

"如果你试图提出任何关于价格的问题，你就会有麻烦。"明日香警告道。"价格不重要。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一个要求？"

"是的，"第二适格者双臂交叉。"我要你重新开始拉大提琴。"

"哦！嗯.....当然！"真嗣结结巴巴地说。"但是.....你真的想听我糟糕的尝试吗？"

'他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明日香心里想着，想起了乐器店老板对她的询问。她对那个人也是这么说的，那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几秒钟，然后说希望新弓能帮助他增强信心。

"我真的不在乎这听起来有多糟糕，"她大声说，她很清楚真嗣到底有多棒。"我只是不想看到我的礼物被浪费掉。"

"我不会浪费的。谢谢你，明日香。"真嗣的笑容更灿烂了。

这是明日香永远铭记的画面。一个真正心怀感激的第三适格者抱着她送的生日礼物对她微笑。令明日香略感失望的是，他把琴弓塞进盒子里，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她一直期待着真嗣能马上演奏大提琴。

"不-客气，"明日香回答道，同时她的脸颊渐渐泛起了红晕。她咳嗽了一声，试图掩盖自己的失言。"嗯.....下一个是谁？哦，对了。"

"是啊，轮到我了！轮到我了！"小樱惊呼道。但随后女孩的脸沉了下来。"嗯.....丽？她转向第一适格者"我的礼物还在吗？"

"请问？"丽刚开口就想起了不久前小樱给了她什么。"哦，当然！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拿吗？"

她们离开时，明日香瞥了东治一眼，东治耸耸肩说："她是我妹妹。如果我不对她手下

留情，那我还算什么哥哥？"

红头发的人笑了笑，但在丽和小樱回来时默默地承认了这一点。当她走进厨房时，年轻的女孩正烦躁地摆弄着包装纸，但最终她还是大步走到真嗣面前，把礼物递给了他。

当真嗣展开那件背后印有白色 "01" 字样的紫绿相间的运动衫时，明日香不禁微微一愣，她知道真嗣是多么不喜欢别人提醒他第三适格者的身份。值得称赞的是，他设法让自己脸上没有任何负面反应，而是微笑着看着樱满怀希望的脸。

"很可爱，谢谢你。"真嗣说，明日香扬了扬眉毛。听起来他确实是真心的。

真嗣走进卧室换上运动衫后，过了一会儿才出来，他扭动着身体以确保衣服合身。"看起来怎么样？"他问道。

"比你一直穿的校服好看多了。"明日香回答道。诚然，第三适格者对小樱给他提供更多的衣服选择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而她所憎恨的--至少是--校服如今几乎从未露过面。尽管如此，他现在穿的这件运动衫似乎还是很适合他，尽管颜色选得不好。

当真嗣回到桌边准备拆下一份礼物时，明日香的目光扫过了东治，当红发女孩像鲨鱼一样咧嘴笑时，东治缩了缩脖子，揉了揉后脑勺。"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小丑。我明白你输给了你妹妹，但你连 Pen-pen 也输？"

"它一定是在作弊！"东治喊道。"我不可能被一只穿燕尾服的笨鸟打败！"

"嘎克！"

怒不可遏的鸟叫声让这位运动员愣在了座位上。

"哦嗨！"美里大叫起来。她的脸上露出了明日香突然失去的鲨鱼般的表情。"你搞砸了，孩子。你在 Pen-pen 面前说的可不是什么好话！"

东治的头机械地转到了桌子的一端，Pen-pen 就坐在那里。企鹅气得浑身发抖，一只爪子抓着的未开封的罐头在它的手中开始轻微变形。

然后它直接把罐子扔到了无助少年的脸上。

明日香不得不用身体压制住尖叫的 Pen-pen，而小光则叹了口气，拉着东治去了客厅，在冰柜前给他的额头敷了些冰块。剑介不得不把拳头塞进嘴里，以防止笑出声来。

庆幸的是，当这个最邋遢的男孩一离开 Pen-pen 的视线，它就安静了下来。Pen-pen 哼了一声，轻轻地甩开明日香的手，然后跳到地板上，走向它的私人冰箱。它打开冰箱盯着里面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桌边，一边指着打开的冰箱门，一边朝红发女孩的腿上挤了挤。

明日香一脸困惑地走到企鹅的 "房间 "前，朝里面看了看。"我的天哪！"她看到礼物后惊呼道，并回头看着 Pen-pen。"你要给他这个？好大啊！"

"嘎克，"Pen-pen 说。

美里帮忙翻译道 "它说它一直把这个留到一个特殊的场合，而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就从一个'嘎克'里得到了这么多？"

女人耸了耸肩。"Pen-pen 和我住在一起很久了。我学会了它的语言。"

明日香的脸上掠过一丝不相信的神情，但她没有选择质疑这个逻辑。相反，她伸手进去，小心翼翼地拿出了礼物。"如果不是因为我见过你看报纸和玩电子游戏，"她嘀咕道。"我会怀疑你到底是怎么搞到这个的。"

当那条巨大的冰冻鱼映入眼帘时，丽把头偏向一边。这条鱼几乎有她手臂那么长。"那是太平洋蓝鳍金枪鱼。这些不是极度濒危的吗？"

"嘎克，"Pen-pen 得意地回答，美里把它翻译成 "我有我的办法。"

真嗣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条鱼。"哇，这.....真大。我可以用它做很多事情。"

"嘎克？"

真嗣很容易就猜出了鸟说的话。他看着 Pen-pen 说："你当然可以吃一点。你也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不过.....现在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放在冰箱里。我觉得我们家没地方放了。"

"嘎克！" Pen-pen 拍了拍它的鳍。它期待着这间屋子的主厨能做些什么。

现在终于轮到东治了，他小心翼翼地坐回桌边，尽量离 Pen-pen 远一点。他的礼物原来是一套运动服和几部家庭健身视频。礼物的揭晓让剑介终于可以开始热情地解释真嗣的新手表了。

当这个戴着眼镜的男孩详细介绍了手表的多种运动功能，如计步器、心率监测器等，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真嗣也开始头晕目眩。明日香最终不得不制止了有点过于激动的剑介。

由于丽已经说明了她的礼物将在第二天送来，所以最后的礼物本打算由美里送出，直到她伤心地说："对不起，真嗣。我本来想送你一份特别的礼物，但还没找到。"

"不必担心，"真嗣回答道。"你已经给了我一份很棒的礼物。"

"什么？" 美里困惑地歪着头。"什么时候？"

男孩温柔地笑了。"当你提出要成为我母亲的时候。"

当真嗣起身抱住突然泪流满面的美里时，小光的嘴里发出了惊讶的尖叫。

当礼物和包装纸被清理干净后，明日香宣布现在是玩游戏的时候了。首先是吃东西比赛，要求是食物--甜甜圈--悬在他们的头顶上，不能用手。美里和东治都输了，因为他们急于取胜，甜甜圈滑出了绳子，掉在了地上。

接下来，她把大家带到客厅，开始了 "二十问游戏"。遗憾的是，这个游戏对小丽相当不利，因为她对流行文化的了解远不如其他人，但她仍然玩得很开心。

大家还玩了其他一些聚会游戏直到晚餐时间到了。明日香几乎强迫真嗣再次坐下，因为他打算做饭，而美里则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点了外卖。

晚饭后，大家都吃得太饱不想再玩聚会游戏了，于是又打开了超级任天堂。不过，这次青少年们决定玩非竞技游戏。美里和小樱选择简单地搂着对方在沙发上休息，看忍者机器人打败邪恶的黑帮成员的肥皂剧。

"嘿，美里，你应该给 Eva 弄些双节棍，"剑介建议道。"那就太酷了。"

女人哼了一声。"抱歉，孩子。我们应该杀死复仇亡灵，而不是敲它们的头。"

"啊，可惜 Eva 不是真正的机器人，我想看看它们装刀片手臂做直升机的动作。"

最后，客人们该回家了。

"希望你过了一个愉快的，呃.....迟到的生日，真嗣。"东治在门口说，睡眠惺忪的小樱骑在他的背上。"可惜战斗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想起那场战斗，真嗣的笑容刹那间变得脆弱，但他还是说："你们都在这里。这就是我美好一天所需要的一切。"

东治咧嘴一笑，挥手告别。

当门在运动员身后关上时，美里叹了口气，转向真嗣。"我想，我们终于应该告诉你复仇亡灵的情况了....."

接下来，明日香、丽和美里向真嗣讲述了复仇亡灵的情况，以及它们回来的原因。

"那么.....这一切只是某种测试吗？" 真嗣问道。

"差不多，"美里回答。"但是没有了莉莉丝，我不确定如果我们.....人类输了会发生什么。" 看着他不确定的表情，她补充道："嘿，别这么沮丧。我们已经打败了它们中的三个。哦，既然我知道你会说我们'需要'你，所以我要告诉你我对明日香和丽说过的同样的话。没有人会强迫你，或者贿赂你、敲诈你、让你内疚等等。如果你再次成为驾驶员 那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的选择....." 真嗣喃喃地说。

美里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去考虑一下吧。如果你决定再次驾驶，我保证我们会尽一切可能让初号机重新运转起来。总之今天对你来说不太好。也许在没有压力的时候再试一次情况会有所好转。"

"嘿，" 明日香抓住男孩的另一边肩膀。"先别想了。好好享受你生日派对的最后时光吧。" 她瞥了美里一眼 "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好吗？"

"当然可以，" 女人挥手让他们离开。"我收拾一下再去睡觉。你今天干得够多了，明日香。别熬夜太晚就好。"

"好的，谢谢。"

"我不能加入你们，"丽说。"明天是星期一，我不想在学校太累。" 她向其他人道了晚安，就上床睡觉了。

明日香和真嗣走进客厅，美里一边收拾，一边专注地听着他们玩耍的声音。

"这个游戏里到底有什么故事？"

"坏人绑架了瘦子的女朋友。他要去救她，大个子是他的警察朋友。你想当哪个？"

"嗯，我要瘦的那个。"

"太好了，我可以选又大又红那个了！"

美里咧嘴笑了。这个游戏她听起来很熟悉。她确实有不少小时候玩过的游戏，而且她还舍不得把游戏机扔掉。

"哇，真不错。我该怎么做呢？"

"就像这样。"

她很庆幸自己没有这么做 现在又有人用上它了，真是物尽其用。

"我们为什么要在公交车上打人？！...现在我们在体育馆里和.....精灵打架？"

"这是电子游戏，笨蛋..... 嘿！别偷我偷来的剑！"

如果亡灵的袭击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一天已经给她带来了一种正常的感觉，让她觉得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老实说，对美里来说，家里的三个少年少女实际上与她并无血缘关系。她爱他们，就像自己生了他们一样。毕竟，血缘并不是组成家庭的唯一因素。

美里收拾完后就直接上床睡觉了，她回头向孩子们道了声晚安，然后带着-----。

"该死的，愤怒模式！吃个超级炸弹吧，混蛋！"

然后带着微笑进入了梦乡。

A/N: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孩子们玩的游戏...（答案将在下章揭晓表情*^____^*）

第 23 章

在派对结束后的几天里，真嗣似乎有了很大的进步。正如他对美里说的那样，派对晚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次派对，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近一个星期都一直保持笑容的原因。当得知这一切都是明日香策划的，真嗣的脸红了很久。

他问他的朋友是否知道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参加生日派对，明日香和美里都回答说她们没有告诉客人任何事情，只知道真嗣因为病情错过了生日。他们并不是出于同情才来参加生日派对的，这让他更加开心。

他的心情好转鼓励明日香去尝试一些事情。每天晚上，红发女孩都会慢慢地把她的蒲团移到真嗣的床边而不被他察觉。无论他说什么，她都能很容易地判断出他什么时候开始做噩梦，而她对他的关心终于战胜了恐惧。最终，他们的床几乎回到了他患紧张症时的位置。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们牵着对方的手。

这是明日香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他们都急忙松开了手，真嗣用道歉打断了她的解释。在尴尬中，明日香只是顺其自然，因为她太担心如果他发现是她挑起的会怎么想。

不过，在准备早餐的过程中，明日香并没有忽略真嗣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她很庆幸，这个男孩要么没有注意到他们缓慢而微妙地改变了睡眠安排，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引起她的注意，以防她改变主意。

在明日香看来，即使是在严刑拷打之下，她也不会改变主意。一觉醒来，她再次握住了他的手，两人的亲密让她有点不寒而栗。现在只差一个早安亲亲——

不。

不，还太早了。她还不能确定真嗣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毕竟，前一年她对这个可怜的男孩进行了大量的辱骂和威胁。如果他仍然怀有怨恨呢？总有一天她会鼓起勇气问他。

至少，他似乎不再害怕她了。这是原来的明日香无法想象的事情。她不做“恶魔”的努力（小丑们这样称呼她）显然已见成效。在他刚刚康复的时候，每当她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时，她偶尔会看到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现在，她的出现似乎总能让真嗣脸上露出微笑或充满希望的神情。

明日香真想回到过去，狠狠地揍自己一顿，为她以前对男孩的态度感到羞愧。那个愚蠢的女孩不知道她几乎彻底摧毁了什么。

下一个星期天，美里把孩子们送到公寓后不久就返回了 **NERV**。明日香正在忙着做三明治，所以当真嗣打开门时，迎接他的是穿着运动服、笑得很开心的东治。

"嘿，真嗣！"他说，声音有点大。"有空去慢跑吗？"

听到这个请求，明日香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差点被刀割伤。真嗣仍然没有向小丑们提及他对其他人的恐惧。目前，真嗣乞求仍将这种恐惧隐藏起来，他声称明日香之前让他在泳池里辛苦了一番。

"好吧，那我们下次再去。再见！"就这样，运动员走了，真嗣走向厨房，面对的是一个好奇的德国女孩。

"今天的运动没那么糟糕，"明日香说，然后叹了口气，轻轻地补充道，"这是因为你会在公共场合，对不对？"

男孩没有任何反应，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接下来的一周，东治又尝试了两次。这两次真嗣也都说自己太累了。第二次尝试后，运动员愤怒地对着屋里喊道："嘿，红头发的！别不让真嗣出去！"然后就离开了。

明日香暗自咆哮，但她知道自己已束手无策。真嗣应该把他的恐惧告诉那个运动员。如果她为他做了这件事就会背叛他的信任，从而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她无法接受的，尤其是在过去一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明日香在东治第三次尝试后说道。她在男孩对面的桌子旁坐了下来。"他应该知道，尽管他是个愚蠢的运动员，但他是你的朋友。如果他知道原因，他不会强迫你的。"

"但我们为什么不继续游泳呢？"真嗣问道。

红发人叹了口气。"听着，游泳很好，但你也应该偶尔到户外走走。另外，你难道不想和你的朋友们在一起吗？"

虽然这么说有点伤人，但明日香其实很喜欢真嗣的存在，另外两个小丑也开始大声地嘀咕她为什么这么喜欢和他在一起。如果她能让她第三适格者回到外面，他就可以开始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共度时光，他们可以在"红色恶魔困住可怜的真嗣"的理论或他们这些天在想任何事情上安定下来。

帮助真嗣克服对游泳的恐惧很容易而且还很有趣。但明日香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本质

上是人类恐惧症的问题。

"你不会就此罢休的，是吗？"真嗣痛苦地回答道。

"你拖得越久就会越难。"明日香回答道，"你不能永远待在里面。"

男孩揉了揉额头。头部伤口留下的疤痕几乎已经完全褪去，但明日香知道从哪里可以看到那道锯齿状的痕迹，尤其是真嗣总是揉搓额头的那个部位，似乎他在想它是否还在。"为什么不呢？"他反问道，"我又不需要什么。"

"除了食物、衣服和朋友。"明日香的反击同样迅速。"你知道的生活的基本要素。还是你只是希望我们为你做一切？"

当真嗣的脸垮下来时，愧疚爬上了红发女郎的心头。她并不想说这样的指责，她觉得自己破坏了两人在努力帮助他的过程中取得的一些进展。明日香压低声音说："真嗣，你到底在害怕什么？见其他人，还是这个.....记忆中的事情？"

"你也有我的记忆吗？"她没有问，但很想问。

"嗯.....你说过，没有人真正知道在补完时发生了什么。"真嗣低着头，慢慢地回答道。"而责任正式归咎于 SEELE 和.....我的父亲。"

第二适格者笑了。"很好，你还记得。这两点都没错。"

"但我还是觉得，人们只要看我一眼，就会知道我做了什么。"

"我知道你做了什么。"明日香回答。"美里、丽、赤木，她们也知道你做了什么。"她向前倾身，进入真嗣的视线。"你做出了让我们回去的选择。这就是你做的。"

"之后--"男孩开始说。

明日香迅速打断了他，她在他面前挥了挥手指。"不，不要去想那里。专注于积极的一面。大家都回来了，除了那些真正有错的混蛋。该死的，据我们所知，他们现在可能正在痛恨他们所谓的完美世界。在你的脑海中修正这一点吧。"

虽然进展缓慢，但真嗣的脸上最终没有了绝望的神情。"呵。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惩罚。毕竟，我知道绝对的完美有多么空洞。"明日香好奇地歪了歪头，他摆摆手表示不屑，说："我改天再告诉你。"

"好.....的？"

"回答你的问题... 我想真的是我在外面时被陌生人打的记忆吧。"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明日香叹了口气回答道。"这样的话，你需要一些东西来分

散你的注意力。"

真嗣笑了笑。"另一个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没错！但是.....是什么呢？"红发女孩抬手托着下巴。"不能一边做饭一边到处闲逛，而且你也不是个令人兴奋的健谈者。"

第三适格者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真的非得现在想办法吗？再说，反正我现在也有件事想做。我还没来得及满足你的要求呢。"

"我的.....哦！"

明日香咧嘴一笑，内心欢呼雀跃--真嗣拿起大提琴盒和他崭新的琴弓，而她则把餐椅搬进了客厅。尽管真嗣突然改变了话题，而且可能是故意的，但她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她想在沙发上伸个懒腰，同时想想怎样才能让真嗣的注意力从其他人身上转移开。

没过几分钟，公寓里就响起了音乐声。真嗣在音响里放了一张音乐碟，但一切都很安静，直到扬声器里传来轻轻的敲击声。第四次敲击时，真嗣开始了。在小提琴轻柔地奏响之前，他独自用大提琴缓慢地演奏了一分钟，然后随着整个管弦乐队的加入，曲子的速度加快了，最后一切再次归于平静。

明日香凝神倾听，被这个男孩深深吸引，她盯着他的脸，所有分心的念头都从脑海中消失了。她原本以为他只是在演奏管弦乐队的一部分，但这首歌似乎完全围绕着他手中的大提琴。

但大约过了十分钟，她头脑中的一部分开始思来想去，催促着女孩弄清眼前发生的一切到底有什么古怪。她从沙发上坐起来，仔细观察现场。

随着乐曲的加快，真嗣的左手在大提琴的琴颈上上下下翻飞，闭着眼睛的右手似乎在原地震动。立体声扬声器虽然不是顶级音质，但作为他的伴奏却表现出色。

等等，他眼睛闭上了。

明日香又看了看。男孩确实闭着眼睛，脸上带着专注的表情，全神贯注于这首歌。他的面前没有架子，她也不记得他在开始之前看过乐谱。他完全是凭记忆在演奏这首歌，没有一点失误，而此时这首歌至少已经演奏了 15 分钟。她看了一眼音响上的时间，发现这首曲子刚过半个小时。

明日香没有注意到丽走进客厅，显然她是刚从学校回家，丽的注意力也完全集中在了哥哥身上。

第二适格者也和她的样子一样，一动不动，默不作声，直到歌曲结束。真嗣睁开眼睛快速地眨了眨眼睛，好像刚睡醒的样子。"那么.....我演奏得还可以吗，明日香？"他站起身，在下一首歌开始之前停下了音响，犹豫着问道。

"你的表现令人钦佩，"丽代替明日香回答道，因为红发女郎还沉浸在音乐之中。听到妹妹的声音，真嗣怔了一下，但还是镇定下来，对她笑了笑。

"是啊，就像她的一样，"明日香终于忍不住说。她迅速摇了摇头，理了理思绪，问道："那是什么曲子？"

"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真嗣揉了揉后脑勺回答道。明日香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因为她确实只知道德国作曲家。"我想我本可以像往常一样弹完第一乐章就停下来，但我想我有点.....太沉浸其中了。"

"你是凭着记忆弹完整首曲子的。"

"是的，"真嗣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去。"但我觉得我弹得不是很好。"

"请不要这样贬低自己，真嗣。"丽插话道。"我可能不太懂音乐，但你刚才演奏的曲子听起来非常棒。你能记住整首曲子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第三适格者没有回头看她，但他红扑扑的脸上确实绽放出了笑容。

"那你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使用我的礼物呢？"明日香问道。

真嗣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弓。"嗯.....这东西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我有点害怕会弄坏它。但是.....用过之后，感觉它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不使用它是一种浪费。"他抬起头，冲着红发女郎笑了笑，红发女郎对音乐商店的老人表示感谢，感谢他完美地挑选了礼物。"再次感谢你，明日香。我现在要开始经常演奏了。"

明日香被他的感激弄得脸颊发热，她点点头说："好。你今天还要演奏吗？"

"我需要先休息几分钟，不过我会再弹几首短曲子。"真嗣转向丽，"你也想听吗？"

"恐怕我不能久留。"丽抱歉地回答，"我答应过剑介，要帮他做一些功课。"她看了一眼时钟，又说："事实上，我现在必须走了。几个小时后我就回来。"

蓝发姑娘离开了公寓，明日香目送她离开。门关上后，她说："哈，看来小光是对的。"为了缓解真嗣的困惑，她解释道："她说自从那次派对后，丽和剑介在一起的时间变多了。"

真嗣闻言挑了挑眉毛，但没有说话。他把大提琴放在一边，站了起来，伸展了一下静坐了半个小时的四肢。之后，他检查了音乐光盘盒内列表上的插页，并在音响上跳过几首曲目，然后再次拉起大提琴。在他的点头示意下，明日香按下了播放按钮，然后坐回到沙发上。

第一首曲子对红发女孩来说依稀有些耳熟，她绞尽脑汁才想起来这位德国作曲家的名字。第二首是帕赫贝尔的《D大调卡农》，她在睡梦中都能辨认出来。让她感到惊讶的

是，真嗣的音响里只有一把小提琴在伴奏，这让明日香的脑海里开始涌动一个念头。

但第三首曲子《帕萨卡利亚》（Passacaglia），又是一首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作品，让她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个想法：这两种乐器似乎在相互竞争，就像古典的二重奏。这似乎很像她在使徒战争中最终失落之前的感觉。她和真嗣，为了成为最好的福音战士驾驶员而互相竞争，或者说只是她在竞争。一曲终了，明日香为演奏鼓掌，当时她只想到了一件事。

她需要她的小提琴。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当两个女孩在外面进行完另一轮同步测试和战斗模拟后换衣服时，丽想出了一个可能的主意，让真嗣不要把心思放在其他人身上。

"你注意到真嗣在听音乐时是如何集中注意力的吗？"打开储物柜后，丽悄悄地问道。

明日香在脑海中回放了前一天晚上的情景。美里和丽也都在家，她说服了真嗣为她们演奏。她一直专注于真嗣的表情，因为她仍然对真嗣能凭记忆如此准确地演奏感到惊讶。当他演奏完最后一首曲子时，他脸上的汗水让她看到了他在演奏音乐上所付出的努力。"是啊，就好像.....他把世界都隔离了....."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没错。"

"优生，你真是个天才。"

蓝发姑娘眨了眨眼睛，"是吗？"

明日香解释说，她已经有了帮助真嗣在公共场合活动时感到舒适的部分解决方案，而丽的评论正好给了她完成方案所需的東西。

"我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丽回答道。"那这个也许能帮上忙。" 她从储物柜里拿出一个熟悉的东西，递给了红发女孩。

"这.....是他的 SDAT 播放器。" 明日香宁愿在她有生之年永远不要看到这个该死的装置。当事情变得让真嗣无法承受时，他就用它来隔绝世界。她抬起头问："你从哪儿弄来的？"

"它还在.....我的房间里。"丽回答道，"我把它带到我的储物柜里.....藏起来了。"

"藏起来？" 明日香扬起眉毛重复道，"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我..." 脸色苍白的少女转过头去，似乎很羞愧。"我知道真嗣为什么经常用它。我.....害怕他会恢复那个习惯。"

明日香哼了一声，表示完全理解。她打开 SDAT 播放器取出那盒磁带，看到磁带上没有标签时，她小声嘀咕了一句。电池早就没电了，幸好还没有漏电。她庆幸自己总是在储物柜里放几块备用电池，以备过去不得不忍受的长时间等待时玩会游戏。装上新电池后，她把耳机放在耳边开始跳着听歌，看看第三适格者的音乐品味如何。

他的播放列表大多是流行歌曲，最后还有几首古典音乐。最后两首曲子让明日香怀疑美里是否曾经是个歌手，因为唱的声音几乎和她一模一样。

她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差点让她惊讶地放下 SDAT，明日香抬起头看到第一适格者关切的脸。她摇了摇头没有回答，而是低头瞪着播放器。它几乎是在试图把她吸进去。难怪真嗣会经常带在身边。

"也许现在可以好好利用它的力量了，"她喃喃自语道。她大声说："歌曲还不错，但磁带开始老化了。"

"剑介也许能帮上忙。"丽提议道，"他曾帮助我们的一些同学学习音乐。也许他能制作一盘新磁带。"

"好吧，既然你肯定很快就会再见到他，我就让你来处理吧。"明日香回答道，并把磁带递给了她。明日香一度想问她和剑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忍住了。这个困惑的红发女孩必须先理清自己的关系，然后再去打听别人。如果第一适格者向她提出任何问题，她只能让她去找美里。

至少，偷听可能会很有趣。

明日香把 SDAT 播放器塞进了口袋，希望它不会被人发现。经过泳池时间以及测试和模拟，现在已经过了午餐时间。两名驾驶员与真嗣和美里会合，一起去食堂吃点东西再回家。在男孩吃午饭的时候，明日香悄悄地问了美里一个问题，美里回答说她会调查一下，然后晚上告诉她。

教真嗣学习西方字母表比明日香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她很快就让真嗣用德语唱起了字母表歌。她不知道是什么迫使她这样做的，但当有一天她发现第三适格者在准备午餐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哼唱这首歌时，她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

那天早些时候，他在学习她的母语方面的快速进步让明日香有了一个想法。美里把他们送回 NERV，丽去找剑介谈话后，她向真嗣提出了一个挑战：今天剩下的时间里，不要说日语，只说德语。葛城家的其他人都会说德语，丽只比美里和明日香略逊一筹，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三个人都可以纠正他。

明日香不知道 Pen-pen 是否能听懂德语。不过既然这只鸟能喝酒、看报纸和电视，还能把一条濒临灭绝的鱼偷运到公寓里，它就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是的一我是说，ja（是的）。"

明日香赞同地点了点头。"Gut. Also, was kochst du heute zum Abendessen?"（很好。好吧，你今晚做什么吃？）

"Ah... Reis, Suppe, und ich werde dem Rest von die Thunfisch benutzen, die PenPen mich gegeben hat. Oh, und eine alternative Gericht fur Rei。"（啊...米饭、汤，还有 Pen-pen 留给我的一条金枪鱼。哦，还有要给丽做一道别的菜。）

"好吧，还不算太糟。"明日香用赞赏的眼神回答。"只是..... 真嗣，'Rest'和'Thunfisch'都是阳性词，它应该是金枪鱼的所有格；同样的还有'ein alternatives Gericht'和'für'。"

"对不--我是说..... Entschuldige（对不起）？"

红发女孩翻了翻白眼，试图忽略听到男孩用德语道歉对她的影响。"不用道歉，笨蛋。你做得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再过几个月，你可能就能看完一部德语纪录片了。"

这句赞美让真嗣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而这也让明日香的嘴角上扬。

明日香的继母显然和她的亲生母亲一样爱上了这个混蛋父亲，尽管明日香已经获得了自由，但继母还是在明日香大学毕业时送给了她一份精美的礼物。

那是一把古董雅各布-斯坦纳（Jakob Stainer）小提琴，是卡特琳娜-兰格雷（Katharina Langley）的祖母在遗嘱中留给她的。但由于从事护理工作，她一直抽不出时间学习拉琴，于是就趁丈夫不注意时悄悄把琴传给了明日香。

明日香决心挤出时间学琴。起初，这只是因为她想在自己的全部才能中增加一项又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就像她腰带上又多打了个孔。

第二适格者很高兴现在有了时间。她所要做的就是将小提琴从她刚到日本时存放的储藏室里拿出来。

可惜的是，储藏室被投在第三新东京市的 N2 地雷严重破坏了。

"你在开玩笑吧！"当美里告诉明日香噩耗的那天晚上，明日香愤怒地喊道。

"恐怕是的。"

"没事吧？"真嗣一边问，一边转身离开了炉子。"呃.....我是说...Alles in Ordnung（一切正常吗）？"

"Ach... egal,"明日香急忙回答。"Ich hatte nur gehofft, etwas aus der Lagereinheit zu holen, in der letztes Jahr der ganze Rest von meinem Kram eingelagert wurde. ."（哦.....没关系，我只是希望能从去年存放我所有其他东西的储藏室里拿点东西。）

美里对红发女郎挑了挑眉毛，她很好奇为什么两个年轻人都在说德语，但还是决定配合一下。"Ich hab nur gesagt, dass das Gebäude beschädigt wurde, nicht zerstört. Deine Sachen könnten überlebt haben."（我只是说大楼受损，而不是被毁。你的东西可能还在。）

"呃...Ich（我）...啊....." 真嗣艰难地跟上。

明日香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为美里说话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理解能力。她重新用日语为他翻译。"美里说大楼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我可能会拿回我的东西。"

"没错，还有....." 真嗣开始说。

"不管怎样，我现在叫你停了，" 明日香说，"我想你做得很好。"

真嗣点点头，转身回到炉子旁。丽非凡的礼物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甚至让明日香内心产生了一些嫉妒，因为第一适格者送的基本上比她更胜一筹。一些旧的炊具被转交给了心存感激的光，而新的炊具几乎在晚饭后马上就被清洗干净了，炉灶也是如此。明日香深深地嗅了一口快完成的晚餐。她的礼物似乎激发了他的灵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饭菜越来越好吃了。

因为想给真嗣一个惊喜，她开始用急促的德语和美里说起她所希望的东西。不出所料，美里取笑她说要和真嗣一起 "创造美妙的音乐"，对此她只能脸红。对自己否认任何事情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像美里这样的人了。

最近，她无法隐藏自己的情感，尤其是当情感在过去几周里变得如此强烈时。明日香过去曾试图改变她对真嗣的感觉，但根本行不通。她只有两个选择：继续努力却毫无结果，或者屈服并接受这种感觉。

她甚至无法再尝试改变他。教他游泳和说德语不算，因为这两项技能都很有用。她试图让他再次到外面去，只是想治愈他，让他恢复到以前的样子：那个去年大部分时间里，她认识的那个安静、有礼貌、不善交际但仍在努力的少年。

大多数其他人都不会放弃改变他。他们会试图 "修好 "他，把他塑造成他们的完美伴侣.....他们的玩偶。他们会试着让他 "成熟起来"。但对明日香来说，这些改变会让他失去碇真嗣的本色，就算他打不过别人又怎样？在她看来，他仍然可以比任何人都厉害。

他勇敢吗？不，真嗣并不勇敢。但他很有勇气，他惧怕并憎恨福音战士，但他有勇气爬上那台偷走了他母亲的机器，无数次为了拯救人类而置自己于危险之中。

明日香微微有些惊讶，她觉得他就像她自己一样完美无缺，温柔体贴。那些曾经让她

恼怒不已的小缺点.....造就了他。一个狂妄自大的第三适格者就不一样了。他会像.....嗯，像她自己。看看她现在的样子。

还有他用大提琴演奏几个音符就能让她放松下来的能力。无论真嗣说过多少次他的演奏水平不高，明日香总是坚持认为他很出色。因为他确实很棒。

这就是坠入爱河的真实感觉吗？这就是爱情吗？她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这与她对加持良治的感觉不同。

但恐惧仍然潜伏在她的胸中，随时准备提醒她上一次向别人敞开心扉时发生了什么。知道了母亲死亡的真相似乎也无济于事。那次背叛的刺痛仍然挥之不去。现在，她就像一只学会了不碰电网的动物，本能地远离电网，以防再次触电。

要怎样才能强迫自己说点什么呢？

"明日香？你没事吧？"

听到女人的声音，第二适格者吓了一跳。"嗯？ 是啊，只是在想事情。"她不用转头就能感受到真嗣关切地凝视着她，当他为晚餐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时，这种感觉在片刻之后消失了，这让她几乎很不开心。

"考虑到你刚才的表情，我就不问你在想什么了。"美里回答道。"总之，我会尽力查明.....那件东西是否还在。"

"谢谢你，美里。"

让明日香感到欣慰的是，两天后她就拿到了琴盒。她储存的其他物品大多已损坏或被毁，但大部分是衣服和时尚饰品，以及她用来练习的少量乐谱。有了驾驶员的工资，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能找到替代品。

琴盒上有一条裂缝，显示有重物掉落在上面，当明日香轻轻打开琴盒时，她的心随着琴本身的损坏而感到沮丧。虽然琴弓完好无损，但这并不能让她感到安慰。

她用德语大声咒骂着，很快走廊上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她急忙把小提琴塞回琴盒，放到床底下，把床单拉下一点盖住。

"明日香？"是真嗣，他像往常一样担心，小心翼翼地从小门缝里探出头来，仿佛她的卧室是龙穴一般。"这里没事吧？"

"没什么，我很好！"女孩大声回答，快得让人无法相信。这让她想起了去年她让他离开的时候。他总是这样。

"哦.....好吧....."

现在，他又做出了那种表情，那种让他看起来像夹着尾巴的狗的表情，他在慢慢地后退。

明日香重重地叹了口气。"回来，你这个笨蛋。"

从房间外的脚步声停止，到转身以蜗牛般的速度回来，中间经历了漫长的五秒钟。这一次，真嗣只露出了半张脸。他可能在期待自己的脸被烧掉。她向他招了几次手，他才明白过来。

他在离她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说了一句话。"嗯....."

红发女郎翻了个白眼，一把把真嗣拽到了地板上。她心不甘情不愿地拿出琴盒向他展示她的问题。不管是什么东西掉在琴盒上，都有足够的力量把琴颈砸裂。

"哦，看起来很糟糕，"真嗣猛吸一口气说。"不过.....你还是可以把它修好的，对吗？"

"我得在这个城市里找一个能修理和修复古董的地方。"明日香呆呆地回答。"这东西已经很老了。"

她身边的男孩轻轻地把小提琴放回琴盒，盖上盖子，然后举起琴弓。"你可以去买弓的地方问问。琴行老板肯定会有办法的。"

明日香几乎要拒绝他的建议，但她又想起了那个卖给她完美琴弓的老人。正美肯定不是一个勉为其难地做着自己工作的零售商。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竭尽所能确保每个在他店里购物的人都能满意而归。

她很乐意花全价买下大提琴弓。

"你真是天才！"在这一周里，明日香第二次说了这句话。

同样也是第二次，她得到的回应是："我是吗？"

明日香叹了口气。尽管身体上有差异，但很明显，第一和第三适格者是有血缘关系的。"你说得太对了。趁商店还开着，我们走吧。"

真嗣几乎是被拖着走出公寓的，明日香意识到小提琴被落下时才松开手。她按下电梯按钮，等待着。

门打开后，迎接他们的是剑介，他走出来挥了挥手。"哦，你们好。"

"怎么了，书呆子？"明日香几乎咆哮起来。

"呃....." 剑介愣住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你不是应该在 NERV 吗？"

"不，那是几天前的事了。"

眼镜男孩挠了挠头。"真有趣。广播系统把丽叫走了。说是 NERV 的事。我还以为是同步测试呢。"

不解的表情转移到明日香的脸上。"我们会提前被告知测试的时间。为什么要用 P.A.？Eva 驾驶员有手机是有原因的。"

"也许她的手机坏了？"真嗣建议道。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拨通了丽的号码。当他把手机放在耳边时，另外两个人等了将近半分钟，然后他才难以置信地看着手机。"没人接。"

"那就有问题了。"明日香回答道。"考虑到今年和去年发生了那么多事，她不会选择不接电话的。我给美里打电话。"

电话几乎立刻就接通了，她按下了扬声器的按钮。"该死的。明日香？你和真嗣还好吗？"

"我们当然很好。"

"你们的朋友呢？他们没事吧？"

"相田，东治、小光和她的姐妹都没事吧？"剑介点点头，明日香回答了美里。"他们也很好。丽不接电话是怎么回事？书呆子说她被叫去 NERV 了。"

"保护她的二课特工刚刚被发现死亡，我们甚至无法用 MAGI 找到她。"这个回答引来了三个人的惊呼，但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不寒而栗。

"我们认为她被绑架了。"

明日香不知道哪个更糟糕，是丽失踪的消息.....还是真嗣脸上的表情。

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的表情迅速发生了变化。从无法联系到妹妹的困惑，到 NERV 似乎正为妹妹的失踪而沸沸扬扬的事实所带来的恐惧和担忧，但现在呢？她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现在，真嗣生气了。他的眼神没有了刚才的温暖。

"美里，"真嗣冰冷的语气听起来很像他的父亲。"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他的养母听起来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只能是 SEELE 的残余分子。我不知

道他们对丽有什么计划，但他们不会离开这座城市。为了寻找绑架者的踪迹，律子真的把MAGI逼到了极限。"

明日香的左手猛地伸出抓住了真嗣的胳膊，这时真嗣正走向电梯。"真嗣，你在干什么？"

"我要找到丽，"他冷冷地回答。

"找...怎么找？第三新东京市太大了！"明日香用另一只还拿着手机的手朝城市的方向挥了挥。"丽可能在任何地方，你就这么出去找？"

真嗣迅速转身面对明日香，同时挣脱了对他手臂的束缚。"我不能坐以待毙！"他大喊，"不能再这样了！"

男孩转身回到电梯前，就在电梯门即将关闭时，他径直走进了电梯。明日香勉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及时用身体挡住电梯门，迫使感应器保持电梯门打开。她站在原地盯着男孩看了一会儿，然后剑介轻轻地把她推进了电梯，自己也跟着走了进去。

看了一眼真嗣的右手，红发女孩就明白了一切。他又开始紧张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幸好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剪了指甲，否则他的手很可能在电梯地板上留下鲜血。不过，发白的指关节告诉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手掌上一定会留下清晰的印记。

她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握住他的手，试着让他释放一下内心的紧张。

但那个书呆子正在看着呢。

"真嗣，"她轻声说，试图说服他。"这不是丢失的宠物。有人带走了优等生。他们不会就这样在街上游荡的。"

"是的，我不想让你失望，真嗣。"剑介补充道。"但NERV显然已经倾尽全力在找她了。你还能做什么呢？"

明日香叹了口气。她知道他们的朋友对这个男孩在第三次冲击前的堕落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她认为这个眼镜男孩有点傻。

在真嗣看来，他辜负了明日香，因为他没有强迫初号机冲出被困的电木。长久以来，他一直坚信明日香死在量产福音战士手中完全是他不作为的结果。现在又有人遇到了麻烦，真嗣不想再无所事事了。

她凑近第三适格者，在他耳边说："另外，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你会暴露在公共场合的。"

电梯到达一楼时开始减速，真嗣闭上了眼睛。"我.....我知道。但我必须这么做。"

"当你再次头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会看到每个人的情况都比上次更糟。"

"这.....这不重要。"他睁开了眼睛，明日香看到他的眼睛不再毫无感情，至少松了一口气。"当我爱的人身处险境时，我不想成为无用之人。"

明日香还没来得及对真嗣的这句话做出反应，电梯门就打开了。

一颗子弹从她头顶呼啸而过 消失在她身后的墙上

"Scheiße！（狗屎！）"

明日香不得不把惊魂未定的真嗣拽到身边，用手按住他的胸口让他靠在侧墙上，自己则猛按关门键。电梯门缓慢地滑动着关上了，第二颗子弹打在了钢板上，但几秒钟后，大厅里的枪声就被压了下去。

"我的妈呀！"蹲在电梯另一侧的剑介气喘吁吁地说道。"那是冲锋枪。二课能挡住他们吗？"

似乎是为了回应这位军事爱好者的问题，一种更重的武器开始开火，淹没了轻型武器的声音。明日香冷笑一下，顺着墙壁滑了下去，并拖着真嗣，以防再有子弹误伤。

"这是 NERV 的大楼，小丑。"她回答道。"大楼里住着 NERV 的司令。它的保安可不仅仅是用泰瑟枪（一种非致命电击枪）和严厉的警告来保护它。"

"天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剑介呻吟道。"我也住在这里！"

"很简单。我警告过他们要小心你。"

"啊，得了吧....."一声爆炸的闷响打断了少年要说的话。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很难说是因为震惊还是高兴。"还有爆炸物？！"

"司令，"明日香叹了口气重申道。

他们在焦急的沉默中等待了几分钟。正当红发女郎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没有按下楼层按钮远离战斗时，她听到了一个声音从她的手边传来。

"明日香？你还好吗？"电话还开着。

"人们在这里互相射击，美里！"她惊呼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在电梯里等着吧。"

明日香挑了挑眉毛。她怎么知道他们在哪里？她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然后叹了口气，对着监控摄像头挥了挥手。也许她没有握住真嗣的手是件好事。

"好的，也向你问好。战斗快结束了，请在待在原地。一会儿见。" 电话挂断了，明日香啪的一声关上了手机，然后把它塞回口袋。

又过了几分钟，电梯门打开了；变形的金属电梯门试图回到位有些勉强。一名黑衣男子等在电梯的另一侧，一只手拿着一把步枪，在电梯和破碎的大厅门之间来回扫视。"孩子，你们没事吧？"他问道。

"是的，我们....." 明日香打断了剑介的话。

"今天的口令是什么？"红发女郎问道。被派来保护她的驾驶员同伴的人已经死了，丽很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被假冒的二课特工抓走了，直到为时已晚。

"Amelkin，"那人立刻回答道。

明日香自己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口令是什么，但这个人毫不犹豫地就说出了口令，这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她赞同地点了点头。"他们走了？"她问，声音小了些，但仍然很有威严。

二课的特工比三个青少年都要高大魁梧，但仍对她毕恭毕敬。"是的，女士。所有敌人都已消灭。请跟我来。我奉命把你们送到 NERV，直到这件事解决为止。"

"好吧，不过我们也要把那个小丑带走。"明日香回答道，指了指正越过他们面前的男人看向大厅入口处那一幕的剑介。"你接下来说的话最好是'我们的命令也适用于你的朋友'，否则我会不高兴的。"

特工确认，葛城司令已经下令将所有住在她那栋楼里的青少年接走，并带到 NERV 以策安全。

"很好。"

"等一下，"剑介说，然后跑向另一个靠墙坐着的男人，试图给他的胳膊缠上绷带。男孩拂开了特工摸索的手，不一会儿就绑好了绷带。在确定没有其他伤员后，他走回电梯口那群不解风情的人身边。"荒野求生，"他低声解释道。"必须学会如何在野外自救。"

当 they 从侧边的出口离开大厅时，明日香小心翼翼地将真嗣的视线从附近的.....一片狼藉中转移开，只用一只手把他的头转过来。剑介的脸色似乎都变绿了，甚至这位二课特工在瞥见一辆白色面包车的残骸和似乎有十几具尸体时，看起来也不太高兴。

地上躺着太多的黑西装了。

没过多久，东治、光和他们的姐妹就被领到了一楼，坐上了自己的车，一队黑色的汽

车迅速离开了公寓楼驶向了 **Geofront**。经过半个小时的混乱之后，一路上幸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

无论之前真嗣内心因妹妹失踪的消息而燃起了怎样的火焰现在都已经熄灭了。这个男孩似乎被吓得几乎无法动弹，以至于明日香不得不把他从车里一直拖到指挥中心。美里从凝视着巨大的全息屏幕的沉思中挣脱出来，走过去拥抱了他和明日香，真嗣这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司令和副司令都竭尽全力安抚这两个孩子，但有一个事实依然存在。

第一适格者仍然没有任何下落。

当明日香和真嗣在食堂见到他们时，他们的朋友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可想而知。东治可能和真嗣一样愤怒，但当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时，小光在一旁安慰了他。她的努力足以帮助这位运动员把这个消息放在一边，并试着让流着眼泪的小樱振作起来。

饭菜很快就端到了他们的餐桌上，早早地吃完饭，大家的精神似乎都振奋了起来。虽然明日香认为食堂不能像第三适格者那样提供饭菜，但据他们的朋友说食堂提供的饭菜还是比中学提供的要好得多。她还说不管是不是意外，给军人下毒都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明日香竭力不去想不久前小光提到学校食堂的饭菜不知怎么变得越来越难吃了。有些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几分钟后，红发女孩向左侧看去，发现真嗣正半信半疑地挑拣着盘子里的食物。她很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他很快就会为某事道歉。但她还是忍住了，选择不因为他还没有道歉而对他发火。

真嗣皱起了脸，阴郁的神情被一种表情所取代，看起来他正在经历一场内心的斗争，试图为某事下定决心。他的头轻微地前后摇晃了几下，可能是他在权衡心理争论的双方。

当男孩叹了口气，把头耷拉下来时，明日香终于开口了。

"好吧，"她低声说。"你在考虑道歉，是吗？"

真嗣的思绪被打断，他的头猛地抬了起来，似乎终于意识到了她的存在。"是的，"他结结巴巴地说。"本来是是的，但后来我大脑的逻辑部分决定介入，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脚。"

"那部分也该醒过来了，"明日香笑着回答，但随着她继续说下去，笑容渐渐消失了。"你不可能知道大楼会遭到袭击。"

真嗣勉强地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但是.....如果我没有像个.....笨蛋一样行事，我们一开始就不会有危险。"他的右手再次握紧。

明日香伸出手，轻轻撬开了他的拳头。由于他们的朋友就在附近，她无法做出让人放心的手势，只能简单地检查一下是否有任何损伤。正如她所料，他的手掌上有指甲留下的

痕迹，但这次没有刺伤。明日香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剑介正看着他们。一个威胁的眼神让这个戴眼镜的男孩做了一个拉紧嘴唇的手势，她向他点了点头。

明日香让真嗣的手垂在桌子上，好像她已经不再关心这件事了，她说："你的行为就像其他人一样。没有人喜欢在自己.....爱的人遇到危险时感到无助。"

幸好真嗣没有注意到她说这个词时的磕磕绊绊。"是啊....."

他突然站了起来，走到食堂的窗前。明日香注意到餐桌上其他人疑惑的目光后，紧随其后。她走到他身边，看着他用手捋了捋头发。

"是啊，但是.....？"明日香看得出来，他还有别的话想说。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没用的感觉。"男孩终于回答道，"尤其是当我真的能做些什么的时候。"

"我和书呆子小丑已经告诉过你了，笨蛋。整个 NERV 都在找她。"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我不会为搜寻做太大贡献。"真嗣重重地叹了口气，把头靠在了窗户上。"但是，我有能力完成一件事：当下次.....这些复仇亡灵发动攻击时。"

明日香愣住了。他真的在暗示.....？

"当你和丽在外面战斗的时候，我讨厌...讨厌坐在指挥中心里。"真嗣转过身，完全面对着她。"虽然我很讨厌 Eva，但我无法忍受因为我自己不想去那里而看到你发生意外。当我看到你倒下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

"进入初号机，"明日香代他说完，他点了点头。"你做到了。尽管你已经有六个月没进过初号机了--嗯，你精神错乱的那次不算。你还是想加入我们。"

"但我无法让它启动！"真嗣几乎哭了出来。"我尽了最大努力，但什么都没用！"他转过身去，再次把头靠在窗户上。

明日香瞥了一眼身后的桌子，看看他们的朋友是否在看他们，她趁机把手搭在了心烦意乱的男孩的肩膀上。"别再想这些了。我想把这归咎于压力和你的生疏。我相信，如果你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时候再试一次你会做得更好。如果你的同步率低于你的预期，也不要感到惊讶。见鬼，今年我第一次进入二号机时，自己的同步率就一落千丈。"

真嗣淡淡地笑了笑。"不过，我打赌你肯定没花多少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啊，不过.....丽和我的 Eva 有点.....缺陷。"

"缺陷？"这一次，当他抬起头时，表情是完全的困惑。

"是啊....." 明日香揉了揉后脑勺，慢慢地说道。她本不想提起福音战士里的新房客这个话题，但现在已经太迟了。"你知道.....我们的母亲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福音战士体内的吗？" 真嗣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右手再次握紧，但很快又放松了下来。"嗯.....我的母亲还在 LCL 海里，我不知道丽的 Eva 里有什么，但亚当和莉莉丝给了我们的 Eva 一部分灵魂，所以我们还能驾驶。"

"那.....我的呢？" 真嗣问道，显然他很害怕答案会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明日香耸耸肩回答，"丽说，莉莉丝试图把另一块灵魂碎片装进初号机，但被拒绝了，她不想冒任何风险强行装进去。" 她高兴起来，"嘿，也许这意味着你妈妈还在里面！"

她得到的反应几乎与她的预期完全相反。真嗣的整张脸都扭曲了，然后明日香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补完中告诉她的话。碇唯故意让自己被初号机吞噬。她选择丢下丈夫和儿子独自离开，在一个三岁的男孩面前死去，给他留下了创伤。

"Scheiße (该死)," 她低声说。"对不起，真嗣。"

第三适格者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窗户微微起雾。"没.....关系，明日香。"

明日香决定是时候豁出去了。这一次，其他人的存在并不能阻止她。她用手臂抱住真嗣的身子，把他拉近了一点。

让别人的想法见鬼去吧。

美里凝视着面前屏幕上的图像。她试图让画面变得更有意义，却是没有用。

一辆面包车停在 NERV 的一个地面通道门外，司机站在车旁，双手叉腰，戴着头巾和墨镜。

这个人刚刚特别 "请求" 她的出现，声称他有东西要给她。还说他知道绫波丽在哪里。这一点，就连 MAGI 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搜寻也无法做到。

"这显然是个陷阱，" 律子在指挥官办公桌的另一边提醒道。"只要下达命令，那个白痴就会化为路面上的一抹污迹。" 这位科学家对她心爱的计算机系统无能为力的恼怒开始渗入她的言语。

有人绑架了 NERV 的一个人，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军方人员争先恐后地挤进起飞的飞机，技术人员想尽一切办法简化搜索工作，场面就像打翻了马蜂窝。现在，一切都陷入了紧张的沉默之中，他们在等待和祈祷好消息。甚至当地的警察部队也被征召参与搜寻工作，因为大多数挂着 NERV 车牌的车辆都被停在了路边，以避免在搜寻过程中出现混乱。

"你能向我绝对保证 MAGI 能找到丽吗？" 美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问道。似乎察觉到了她的目光，那个男人对着监控摄像头挥了挥手。他并没有明显的武装，但就他们所知，那辆面包车上很可能装有一枚 N2 型地雷。

".....严格来说，不行。" 律子顿了顿。"你真的想去那里？"

"不是想去，"美里从椅子上站起来回答。"而是正在去。"

最后，这位紫色头发的 NERV 指挥官不得不默许有半打卫兵护送她，还有两架 VTOL 待命，律子才让她离开办公室。

行动在紧张的沉默中进行着。当他们接近大门时，分配给美里的小组举起了武器，走在前面为大门打开做好准备。

当巨大的门打开时，美里注意到那个男人匆忙地掐灭了一支烟，然后转身面对他们。"葛城司令，"他张开双臂欢迎地说。"很高兴你终于决定来这里了。"

"告诉我丽在哪里？"美里问道。

"别担心，她没事。"男人拍了拍空气，懒洋洋地回答道。"她没有受伤，就在附近。"

愤怒的女人朝她的护卫挥挥手，命令他们留在原地，然后走到他面前说："哦？让我猜猜，你是来索要赎金的。你想要什么？钱？Eva？"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才用手拍了拍额头，笑了起来。"哦，太好了，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些交集！"他最终大声说道。"不，不，我什么都不想要。我是来还东西给你的。"

"等等，什么？"美里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说....."

见状，男子慢慢走到面包车边，打开了车门。护送人员已经紧张起来，纷纷举起武器追踪他。他往里面靠了一会儿，指挥官听到他在里面摸索了几下，然后直起身子，从车里走了出来，抬着——

"丽！"

在美里面前，昏迷不醒的女孩几乎还没来得及停住就被人从他的手中夺走了，美里此时正紧紧地把第一适格者抱在胸前。看着自己的孩子平安归来，美里的泪水夺眶而出。

"呃.....那好吧，"男人慢慢地说，他把双臂放在身侧，然后抬起一只手挠了挠后脑勺。"很高兴能帮上忙。"

"你是怎么找到她的？"美里怀疑地问，"就连 MAGI 也什么都找不到。"

"恐怕这是商业机密。"他抱歉地说，"但你至少应该知道我们是谁。毕竟，你帮助我们

开始清理 SEELE 。”

律子肯定一直在关注着现场的情况，因为很快就有人推着轮床把第一适格者过来。美里不情愿地让女孩躺下，看着她被推进了 Geofront。

"你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追捕他们的支持者。让他们消失的人，"她最后说。

"是的，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人帮你找到了真相。现在我们要把事情理清，以免真相被有影响力的人扭曲。"

"加持....." 美里眨了眨眼睛，回头看向那个咧嘴大笑的男人。"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不能直接把丽还给我们，而要让我到这里来？你差点被一个愤怒而无能的科学家杀死，你知道吗！"

"呃....." 男人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我想看看加持良治口中的女人。你和他说的漂亮。"

这句话让美里的脸颊红了起来，这还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但她随即皱起了眉头。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想要和她说话，带回她被绑架的养女，这有些不对劲。她走近他，眯起眼睛，试图看清他的墨镜，然后突然伸手去抓他的头巾。

"哇--嘿！"

他头上的布和太阳镜被扯了下来，由于美里的铁手，一些头发也似乎被拔下来了。

没刮胡子的男人往后退了一点，然后看着她叹了口气。"你就是要破坏我的惊喜，是不是，葛城？"

"加-持？"

这位永远邋里邋遢的三重间谍归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 Geofront，就在食堂门口，美里和加持良治停住了脚步。

紫发女人既欣喜又愤怒。她想拥抱并亲吻加持，但同时又想给他一拳打成黑眼圈并给他裆部再来一脚。当面对面看到他的震惊消失后她几乎要晕倒了。当他跑过来接住她时，她趁机给了他一记耳光，而他只是用他现在依然挂着的那张得意的笑脸回应了她。

"我猜你是带我去见明日香吧？"他猜测道。

"是的，她也会想知道你怎么会在这里。"美里回答道。"更何况是你把真嗣的妹妹带回来的。"

"妹妹，嗯？"加持挑了挑眉毛。"看来我错过了一些事情。"

"怎么，你不也是从 MAGI 那里偷来的情报？"

"葛城，我只能接触到阻止 SEELE 所需的数据。其他的都是我无法接触到的。"

美里双手交叉，紧紧地盯着他，但却感觉不到他有任何的欺骗。以至于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他提到他可能回不来之前，在那条致命的电话留言之后，加持就不可能在那次任务中活下来了。

那他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应该在第三次冲击之前就死了。当然，她并不是在抱怨。

"好吧，在这里等我叫你进去，"她最终说道，然后转身走进了食堂。

走进餐厅，她的目光立刻被窗外吸引住了，明日香似乎正在安慰真嗣。其他少年似乎故意不朝那个方向看，她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样多久了。她走过去拍了拍明日香的肩膀。

红发女孩像触电一样猛地一震，手臂猛地收了回来。"美——里！"

现在不是逗他们的好时机，所以美里只是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更好的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个？"

在真嗣开口之前，第二和第三适格者互相斜眼看了看对方。"嗯.....先说好消息吧？"

他们的养母点点头，转身喊道："快进来，你这个可怕的人！"然后回过头来看着他们。她特别想看看明日香的表情。这个女孩会有什么反应？

"嘿，孩子们。"

"加持？"

啊，就像她一样，只是少了一巴掌

美里最终不得不把红发女郎从加持身边拽开，以便他可以坐下来。即便如此，明日香还是接二连三地向他发问。东治和剑介也认出了他，那是他们在 "飞跃彩虹号" 上相遇的时候，当时第六使徒发动了攻击。小光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必须也让她了解情况。当明日香终于被说服安定下来后，加持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加持在为 SEELE 绑架了前副司令冬月耕造后又偷偷潜入并救出了这位老人，SEELE 将这位三重间谍列入了暗杀名单。没过多久，他们的杀手就找到了他并开枪打死了他。

加持用手拍了拍胸口。"那个傻瓜没有意识到我穿着防弹衣。虽然子弹还是穿透了护

甲，但速度减慢了，所以我活了下来。如果他是个真正的杀手，他应该在我头上再开一枪。"

"你应该告诉 SEELE，让他们把钱要回来。"明日香冷冷地回答。

加持带着他标志性的笑容继续说道，"大约半小时后，我从那里爬了出来，血流了一地。虽然花了点时间，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我认识的后巷医生。"他的笑容渐渐消失，变得有些腼腆。"我.....呃.....之后就不太记得了。第三次冲击时，我可能已经失去知觉了。"

"等等.....我在补完里见过你。"美里说，"你说你不是真的！"

'我只是你心目中的加治。'

男人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我.....嗯.....你看....."

"你骗我！"女人怒吼着开始拍打加持的肩膀。

"噉！嘿！住手！"加持举起双手挡住了巴掌。"好了好了，有人让我骗你！"

美里困惑地愣住了，耳光也停止了。"有人.....让你这么做？"

加持从举起的手臂中探出头来。"是啊。绫波.....或者莉莉丝.....她想让你离开补完去帮助真嗣，所以她叫我让你相信我不是真的。她不想让你在我和他之间纠结。而且....."他轻轻地伸出手，放在美里的肩膀上。"你做了正确的决定。"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解释。"女人冷冷地说，双手交叉，故意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那就继续说吧。"

"哦，对了。好吧，我回来是在.....我想是三月份吧。我们一群人一下子就从海里出来了。幸运的是没有人认出我，所以我很快就隐藏起来了。"他交叉把手肘放在桌子上，身体前倾，举起双手。"我知道 SEELE 很可能还在以某种方式活动。我找到了几个我知道可以信任的人，他们又找到了更多的人，没过多久，我就组建了自己的反 SEELE 小团体。"

"然后你开始从 MAGI 窃取数据来追踪他们。"美里回答道，"我以为那些名字只是发给你的小间谍组织里的某个人，他们是为了纪念你才执行任务的。"

"没有。他们直接来找我，我把任务发下去了。"男人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葛城，那些名字就是我没有早点联系你的原因，我想在回来找你之前，把 SEELE 彻底消灭掉。"

"那今天的袭击呢？"明日香询问道。"他们不是应该在这种事情组织起来之前就被你的团队处理了吗？"

加持脸上瞬间闪过一丝愧疚。"那.....是我的错。"

美里的声音变得冰冷。她的孩子是那次袭击的受害者。"快解释一下。"

加持的小组发现一些 SEELE 的信徒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近乎邪教的组织，意图实现他们所谓的 "真正的第三次冲击"。他决定只是观察他们，看着他们拉拢越来越多的忠实信徒。毕竟，既然有人能把东西带给你，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寻找呢？

有人放了一个内线进去，并散布错误信息，试图把水搅浑。但就在几天前，内鬼已经暴露，差点被杀。绫波丽被绑架的消息在行动开始前几小时才传到，根本没有时间准备阻止行动。加持不得不集中精力阻止信徒带着丽逃离，而假冒的二课特工则被逼到了地下车库，带着极端偏见被消灭了。

加持良治对企图绑架孩子们的人不屑一顾。

但对公寓大楼的袭击完全是突然发生的。参与行动的信徒都死了，人们不明白为什么真嗣和明日香也成了袭击目标。

美里和明日香都露出了担忧的神情。加持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没有说什么。

他接着说："我还没来得及回到我的人身边把事情弄清楚。"但此时此刻，几乎所有的 SEELE 残余势力都已被解决。技术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我感觉只有眼镜会感兴趣。"剑介的脸沉了下来，同桌的其他人也笑了起来。"我需要多一点时间，以确保没有其他人愿意执行他们可怕的计划。"

"如果有必要，我会让律子把 MAGI 借给你。"美里提议道。她的表情变得阴沉起来。"我现在以 NERV 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告诉你：当你完成任务后，我不希望 SEELE 留下任何东西。"

"是，长官！"加持模拟敬礼回答。"你介意我现在开始吗？ 在我们的敌人重组之前？"

"滚出去！"女人不屑地挥挥手说。"我还是无法决定是揍你还是亲你。"

"为什么不两个都要？就像那个时候--"

"你把那句话说完就只剩下揍你了。"

加持显然决定不再逼迫美里，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走开了，在经过食堂入口时，他懒洋洋地朝肩后挥了挥手。

"一千日元赌赤木打他一巴掌。"明日香目送他离开时说。

美里翻了翻白眼。"这不是打赌，这是肯定的。"

真嗣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他的饭菜上。让明日香感到欣慰的是他已经不再挑食了，盘子里的食物几乎已经空了。他拿着一块食物在嘴前徘徊了一会儿停了下来，然后把它放回盘

子里，问道："如果说加持先生回来是个好消息，那么更好的消息是什么呢？"

明日香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因为她的脑海中浮现出加持刚才说的话。她的椅子一翻，冲出了食堂。

"别胡思乱想了，真嗣！" 东治一脸气愤地回答道。"你没在听吗？"

"嗯....."

美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更好的消息是什么。半秒钟后，他和明日香的椅子一起倒在了地上。

"等了很长时间了，第三适格者。"

明日香已经进了电梯，但她一直为真嗣开着门。毕竟让他等下一部电梯并不公平。

"嗯...我想我很高兴你能说服我去游泳。"真嗣一边回答一边走了进去，明日香按下医疗室楼层的按钮时，他才微微喘了口气。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和运动员小丑一起出去慢跑。" 明日香偷偷地拍了拍腰间的口袋。在去往 Geofront 的车上剑介把真嗣 SDAT 的替换磁带塞给了她。这一次，她很高兴第三适格者听的是一种几乎已经过时的音乐形式：光盘盒根本放不进她的口袋里。"丽想出了帮你把注意力从其他人身上移开的办法。"

"哦？是什么？"

电梯门打开了，明日香说："回家后我给你看。" 她大步走到柜台前，几乎是在要求提供绫波丽的位置。接待员在电脑上敲打了一会儿，然后把她们带到了 102 病房。

幸好 NERV 的医疗室并不繁忙，否则红发女郎在走廊上横冲直撞，肯定会带来不少麻烦。真嗣就这样被她拖着走，直到他们停在丽的房间门外。

"糟糕，我刚意识到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她是否还好....." 明日香边想边大声说，一只手扶着门把手。

"什么意思？" 真嗣几乎是手舞足蹈地在焦急地等待要见他的妹妹，看起来颇像是要去洗手间。

真嗣得知妹妹失踪的那一刻，他的愤怒几乎吓坏了明日香。她已经见识过第三适格者生气时的厉害，而第十四使徒也因此死得很惨。'如果那些 SEELE 混蛋把她打成残废什么的怎么办？他会有什么反应.....'

"嘿！"

令明日香惊讶的是，她被真嗣从门边推开了，真嗣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男孩跑进了房间，她叹了口气跟了进去。

屋内，丽正从床上坐起，双手叠放在腿上，凝视着窗外。当他们进来时，她的头转了过来。她似乎完全没有受伤，这让两个孩子都松了一口气。

直到她开口说话

"惣流驾驶员。碇驾驶员。"丽用沉闷的单音说道。"你们来访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和第三适格者的脸上掠过惊恐和绝望。难道她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记忆？这比明日香所能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

这时，丽的嘴角开始抽搐。

"是.....出.....什么事了吗？"第一适格者问道，现在她显然在努力保持面无表情。这种努力很快就变得力不从心，她开始咯咯地笑起来。她抬起手捂住嘴，但伤害已经造成。

"你....."明日香开了口。旁边的真嗣几乎要崩溃了。"你对我们做了恶作剧！"

丽点点头，把手放回腿上，坦然地笑了。"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摄像机会很有用。"

"Mein Gott（我的天哪）！"红发女郎喘着气，惊讶地回到了自己的母语。绫波丽刚刚把他们彻底耍了。"优生.....你.....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她停了下来，为了站在她身旁的男孩而自我检讨。"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震惊过后，真嗣迅速走向床边，紧紧地抱住了丽。

"你还好吗？"真嗣对着妹妹的耳朵喃喃说道，"我好担心你。"

"绑架我的人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丽温柔地回答道，"我只能眼睁睁看着。"

明日香皱起眉头，交叉着双臂。"那些绑架你的混蛋.....我想他们知道你们俩在第三次冲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拥抱结束后，丽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是的，在镇静剂生效之前，我听到其中一个绑架我的人提到了莉莉丝。"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神情。"等等，我们俩？"在被告知公寓袭击事件后，她的表情变得很不自然。

"嘿嘿，现在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真嗣试图安慰妹妹。"加持先生和他的小组一直在对付 SEELE，他认为他们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的拳头微微握紧，这个动作很容易被第二适格者注意到。她走到真嗣身边"不小心"用手慢慢地拂过他的手，这个动作被床的高度遮住了，丽无法看到。她的伎俩奏效了，真嗣的手停止了抽动，他困惑地看着明日香。

"什么？"红发女郎天真地问，然后转移了话题。"嘿，你为什么告诉丽你的决定呢？"

这个红着脸的男孩似乎和她一样急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他在说到自己选择再次驾驶初号机时开始语无伦次。

"你会和我们一起对抗复仇亡灵吗？"丽在澄清中问道。真嗣点点头，她笑了笑。"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多么困难。谢谢你，哥哥。"

明日香不知道是什么让她打破了这种严肃的气氛，但当她从床边移开时，她的手和真嗣的手完全巧合地接触在了一起。当她停在门口时，真嗣的表情真是无价之宝。

"说到这个，我们应该让美里知道这件事，真嗣，"她说，费了点力气才把脸板起来。看到男孩看了丽一眼，她又补充道："首先，你最好也一起来。很明显你没有什么问题，坐在病床上无聊死了。"

三个孩子都知道坐在病床上无所事事的痛苦。也许正因为如此，丽在请求明日香和真嗣给她一些私人空间时，根本没有想到要拒绝。

几分钟后，三人在大厅被接待员拦住，接待员试图让第一适格者去睡觉。明日香只是告诉那个女人把她的抱怨写下来，她会亲自把它交给司令。接待员立即就退缩了并紧张地祝他们今天过得愉快。

A/N: 关于上一章的游戏... 很明显，第一个（东治输给了 Pen-pen）是《街头霸王》。第二个是《忍者战士 Again》。最后一个（愤怒模式！）是《Rival Turf》，可能是我玩过的第一款 SNES 游戏。

第 24 章

"真嗣，你感觉怎么样？"

第三适格者环顾了一下他的插入栓。由于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它还没有被插入并填充 LCL。他抬头看了看通讯窗口，回答道："嗯.....有点紧张。"

美里在连接的另一端朝他点了点头。"我想这是意料之中的。放轻松，你想怎么慢就怎么慢。"

由于已经组织了对真嗣和初号机的测试，所以决定在紫色福音战士及其驾驶员做准备时，先对第一和第二适格者进行一次临时同步测试。

明日香站在插入栓旁边的龙门架上，当她探身进入插入栓时，脖子上挂着一条沾满 LCL 的毛巾。她的同步测试一如既往地顺利进行，现在她在这里为第三适格者打气。"记住，如果你能同步那就太好了。如果你不能，那我最好不要看到你表现得让我们失望。明白了吗？"

"好的，明日香，"男孩边说边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看着她。

"很好，"明日香对他笑了笑，然后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拍了拍金属管，然后走开让它合上。当插入栓插入初号机时，她走出了试验场。虽然她很想尽可能地靠近试验场，但出于安全考虑，她只能在控制室里观看。

在通往控制室的门口，她停了下来，最后一次回头瞥了一眼紫色的福音战士。为了这次测试，它几乎一半的身体都被巨大的金属束缚锁住了。虽然美里和律子对真嗣充满信

心，但对初号机本身却缺乏信心。

明日香不禁打了个寒颤，回想起上次这只野兽复活的情景。如果可以选择，她宁愿让真嗣永远无法驾驶也不愿让他被困在狂暴的福音战士体内。尤其是一个拥有无限能量供应和不稳定情绪的机器。

自从第一次亡灵袭击之后，初号机内部的 S2 机关就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没有人有勇气去尝试开启它，但众所周知，福音战士本身是可以在没有 NERV 信号的情况下启动的。S2 器官也能做到这一点吗？

走向控制室时，明日香拿起毛巾使劲擦干头发。为了不错过启动测试，她甚至放弃了洗澡。当她走进房间时，她看到第一适格者显然也是这么想的。两位女驾驶员都在焦急地注视着真嗣第一次真正尝试同步时的表现。

随着测试的进行，明日香几乎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可以预见，初号机在第一次尝试时就拒绝启动，但她知道真嗣不会这么快就放弃。一个小时过去了，丽和明日香身上的 LCL 干燥成了一层散发着怪味的结壳，但她们都不愿离开。在这一个小时里，技术人员从这台顽固的机器中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控制台上的几个闪烁，这让明日香的希望大增，但片刻之后又再次破灭。有一次，律子提议休息一下，可怜的明日香在两名驾驶员和美里的联合注视下萎靡不振。真嗣本人则固执地拒绝了，他声称只有当他成功时才会离开插入栓。

直到第三个小时开始，终于发生了一件大事。

"初号机已经启动！"

明日香吓了一跳。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她一直在荒唐地咬着手指甲，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差点让她咬掉指尖。

"里面没事吧，真嗣？" 美里紧张地问。司令和副司令看起来都很想抽根烟。

"很.....冷....." 真嗣最终回答道，眼睛仍然闭着。"为什么这么冷？"

"冷？" 你是指 LCL 的温度吗？律子询问道。"让我调整一下....."

"不是，" 第三适格者使劲摇了摇头。"是 Eva 本身。初号机感觉很冷。"

明日香瞥了丽一眼，两人脸上都露出了同样关切的表情。随着居住在她们自己 Eva 里的原始灵魂的消失，她们也失去了坐在活跃的福音战士里带给她们的温暖舒适的感觉。

这是否意味着碇唯已经不在初号机里了？

"真嗣，" 明日香喊道。男孩睁开眼睛，透过通讯窗口看着她。"你.....你能感觉到她在里面吗？"

".....她？哦....." 他的脸扭曲成一张苦瓜脸。"我真的不知道。" 随着真嗣再次闭上眼睛，狰狞的表情稍稍消失了。紧张的几分钟过去了，他最终叹了口气，说："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感觉像她的东西，但太模糊了，我无法确定。"

丽走近明日香，低声说："莉莉丝曾试图把自己的一部分灵魂放进去但被拒绝了。也许碇唯还在，只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也许她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

明日香皱了皱眉头，从屏幕前走开了，然后轻轻地咆哮了一声。"很好！那个疯婆子故意抛弃了自己的儿子，让真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死去，给他造成了精神创伤，十年后又决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去帮助他，让他相信我的死是他的错。"

丽没有试图为这个人辩护，而这个人正是她存在的全部理由。她的血管里可能流淌着碇唯的血液，但很明显，她对这个女人没有感情。

在她们身后，律子正在小声地和摩耶说话。一分钟后，她抬起头看着屏幕说："好吧，真嗣。你觉得同步测试怎么样？"

真嗣耸耸肩。"还不如早点结束。"不过，他的语气表明，他更希望现在就结束测试。

律子点头表示理解。"时间不会拖很长。我们已经在这里呆了三个小时了。"

结果真嗣还是过了半个小时才出来，科学家看了美里一眼，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到此为止了，真嗣。我们现在就让你离开那里。"

当初号机关闭电源、通讯系统时，真嗣向屏幕投去了如释重负的眼神。

当明日香和丽离开控制室去见她们的同伴时，明日香听到律子喃喃自语："27%。勉强超过临界值。"

"给他一点时间，律子。"美里回答道。"他已经很久没这样做了。"

剩下的对话被关上的门打断了。

不出所料，丽被绑架后身体并无大碍。当晚，由于清理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少年少女和他们的家人还不能回家，因此 NERV 很快就为他们准备了房间。但就在明日香和真嗣即将进入梦乡时，他们分配到的房间门 "嘶 "的一声被打开了。进来的是明显在颤抖的丽，红发女郎立刻明白出了什么事。毕竟，她也曾看到过真嗣类似的举动。

第一适格者被吓坏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明日香一直试图安慰和安抚蓝发女孩，但最终还是叫人把丽的

床搬到了他们的房间。由于和另外两名驾驶员同处一室，丽最终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明日香先醒了过来，看到丽在夜里跑到了真嗣的床上，躺在他的身后，像抱着一只泰迪熊一样抱着自己的哥哥，她并没有感到非常惊讶。虽然她知道这种行为纯粹是为了消除恐惧，但她还是疯狂嫉妒这个女孩。

即使他们最终被允许回到公寓，接下来的几天里，同样的情况还是不断重演。丽也拒绝上学，甚至拒绝离开公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就这样过了几个晚上后，有一天晚上丽根本没进他们的房间。第二天一早，蓝姑娘又穿上了校服，对让她睡在真嗣的床上表示了感谢，然后就去上学了。

真嗣坚持在这段时间里每天都进行测试，谁也没好意思拒绝他。他的同步率上升了，但幅度小得惊人。进行诊断程序并没有什么帮助，但他同步率最终还是达到了 30%。这时，大家决定对初号机进行一些模拟测试。

他们不得不从最基本的开始，原因很简单：因为同步率过低严重影响了初号机的反应速度。但真嗣凭借之前的经验，最终还是通过了模拟测试。

当明日香发现真嗣最终成功打败第三使徒的模拟体时，她为真嗣感到无比自豪。当他从插入栓中出来时，她几乎不得不用身体抑制住自己不去拥抱他，而是拍拍他的肩膀，向他表示祝贺，并报以微笑。

三位驾驶员洗完澡、穿好衣服回到公寓后，真嗣忙着洗衣服，而丽则在补习她落下的功课。明日香正在客厅看电视，这时真嗣走了进来，递给她一样东西。

"嘿，明日香，这是你裤子口袋里的东西。" 这是剑介制作的音乐磁带。

"糟糕，我忘了这个。" 明日香叹了口气。"谢谢。"

还没等真嗣对她为什么会有一盒磁带发表意见，红发女郎就消失在卧室里，从藏身之处拿出了 SDAT 播放器。她插上耳机，听了几分钟磁带，为音质的大幅提升而微笑。

听到洗衣机启动的声音后，明日香背着手走到厨房，在真嗣离开洗衣房时拦截了他。

"嘿，还记得几天前我提到丽想了一些办法来帮你吗？" 她问道。

真嗣点了点头。"是的，但后来你显然忘了这件事。"

"我没忘！" 明日香气哼哼地回答。"发生了那么多事，我只是暂时把它藏在了心底。"

"嗯.....你几分钟前才说你....."

红发女郎转过身去，同时合起双臂，遮住了里面的东西。"好吧，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不给你看她的主意了。"

"等一下！"

明日香心里暗笑。她显然不会真的瞒着他这个惊喜，而他无疑也知道这一点。只是能再这样演戏的感觉真好。"哦，好吧，我想我会给你看的，尽管你刚才对我那么粗鲁无礼。"

"粗鲁无礼？我？"

面对明日香投来的目光，真嗣明智地闭上了嘴。

"好了，闭上眼睛，伸出双手，"她命令道。男孩照做了，明日香把 SDAT 播放器放在他伸出的手上，并拿着耳机让他多猜一会儿。

当明日香让真嗣睁开眼睛时，他吓得差点把音乐播放器掉在地上。"我的.....你从哪儿弄来的？！"他惊呼道。

"丽找到的，"明日香回答道。"她注意到你很容易沉浸在音乐中，她认为这是让你不要太在意其他人的好方法。现在听听你的磁带吧。"

真嗣怀疑地看了她一眼，但还是插上耳机，启动了 SDAT。他闭上双眼，把头左右摇摆试图弄清他在听什么。最后，他睁开眼睛问道："这是.....一盘新磁带吗？"听到是剑介的帮助后，他真诚地笑着说："谢谢。"

"不客气，不过，丽和我对你使用这个有一个条件。"明日香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继续说道。"请不要在不需要的时候用它来隔绝世界。如果你感到沮丧，可以找人倾诉。有很多人都很乐意帮助你。"

真嗣低头盯着他的 SDAT 播放器良久，手不时攥紧。就在明日香以为他要捏碎 SDAT 的壳子时，他抬起头来说：".....好吧，我只会去外面的时候用它。"

明日香笑逐颜开。"那就好，现在想试试吗？"

"嗯.....什么？"

"我们还没去过乐器店。"真嗣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而且.....该死！"

"怎么了？"

明日香用手掌拍了拍额头。"我把小提琴忘在送我们去 NERV 的二课的车上了。"她呻吟道。

幸运的是，同一辆车就停在他们的停车场，礼貌地提出要求后，小提琴被送了回来。明日香看了真嗣一眼稍稍改变了计划，又礼貌地请求了一次，结果二课的车把他们送到了商场。

当他们穿过半拥挤的购物中心时，红发女郎一直紧盯着真嗣。虽然她的计划似乎奏效了，因为这个男孩似乎对路人没什么反应，但他还是会偶尔紧张地瞟一眼那些离他太近的人。

乐器店里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个人在看乐器，还有一个人在柜台后面。明日香皱起了眉头。虽然不是正美，但那个年轻人看起来确实很像正美的年轻版本。

当明日香走近前台时，那人说："今天我能为您效劳吗？"在她身后，真嗣摘下了耳机，走到乐谱前，翻了几页。

"我当然希望如此，"她回答道，小心翼翼地把小提琴盒放在柜台上。"你知道城里有什么地方可以修理古董乐器吗？"

"嗯，损坏得有多严重？"

对此，明日香打开琴盒，转过来给他看小提琴。看着他询问的眼神，她点了点头，那人小心翼翼地把损坏的琴拿了出来。虽然琴颈还没有完全断裂，但任何拉琴的尝试都可能会让琴颈彻底损坏，而明日香显然并不想听它现在的音色如何。她已经开始担心这把古董琴会因为损坏和维修而质量下降。

"嗯，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一分钟后，年轻人说。"但也有一个坏消息。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知道有人可以做到。"

"如果坏消息是价格，我不在乎。"明日香打断了他的话。"我只想修好它。"

店员笑着摆摆手，回答说："不，不，不是价格。我父亲可以修好它，甚至可能让它焕然一新。"

红发女郎再次打断了他的话。"你父亲是正美吗？"

"哦，你已经认识他了？"店员眉毛一挑。"你以前在这里买过吧？"

明日香压低声音回答："是的，他帮我给我的.....朋友买了合适的礼物。"

"我明白了。"他把小提琴放回琴盒借故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位熟悉的灰发老人，他的右臂打着吊带。

当正美知道是谁在店里时，他轻声斥责了儿子，然后向明日香解释了这个坏消息。他有修复小提琴的能力，但在上次亡灵袭击中，他的胳膊被一个不懂事的人撞断了，当时他

正试图进入使徒庇护所。他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痊愈，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对肢体施加太大的压力。

明日香抱怨着这个阻碍她和真嗣一起享受音乐的障碍，但她知道没有办法，除非她去找其他会修理古董的人。但既然她知道正美能够胜任这样的任务，她还能相信其他人吗？这位老人甚至都不认识真嗣，却为他挑选了一把最合适的大提琴弓。他能把损坏的乐器修好有什么好奇怪的？

在正美的建议下，她决定把琴留给他。虽然他现在还不能修理，但至少可以检查一下，并安排需要做的事情。

随后，她向真嗣介绍了正美，后者现在正拿着几本乐谱。真嗣低头鞠了一躬，感谢他为明日香挑选他的生日礼物所做的努力。

"有一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听听你的演奏，年轻人。"正美请求道。

真嗣紧张地咽了咽口水，明日香选择替他回答。"他很乐意。"

这时，两人的手机都响了起来。

少年少女对视了片刻，都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明日香几乎跑出了商店，而真嗣则摸索着手中的乐谱。

"我帮你拿着，"正美提议，主动从他毫无抵抗力的手中接过它们。"去保护我们吧。"

真嗣感激地看了老人一眼，跑出商店追上明日香。当他追上明日香时，明日香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然后加速跑了起来。

"真嗣？"红发女孩咆哮道。

"嗯.....什么事？"

"这件事结束后，提醒我教你几句德语脏话。"

"嗯.....好....."

第三次复仇亡灵袭击后，NERV 从联合国借来了两艘潜艇追踪复仇亡灵的起源点。虽然他们还没有任何收获，但他们已经幸运地发现了另一个复仇亡灵正向第三新东京市驶来的迹象，NERV 已经提前召集驾驶员做好了准备。

午后阳光明媚，映照在同样巨大的红色装甲拳头紧握的巨斧斧刃上。二号机站在城郊的一条街道中央，愤怒的绿眼睛盯着第三新东京市海湾的方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更多

的军械库大楼和防御建筑已经完工，而且自去年以来，第一次有武器炮台随时待命，协助痛击任何潜在的入侵者。

在二号机的身后，零号机半个身子躲藏在一栋没有窗户的高大建筑的阴影中，用长步枪越过红色福音战士瞄准，聚焦在地平线上的同一点。丽实际上并不需要把武器对准零号机头部中央的回旋红眼，因为步枪上的瞄准镜实际上只是一个从属于她的插入栓的摄像头，但这个动作感觉更加自然。

明日香终于通过通讯系统大声说出了她不耐烦的声音。

"这东西到底在哪儿？它最好别在自己的葬礼上迟到！"

"明日香，放松一下好吗？我们正在追踪亡灵的进度，它很快就会到了。"

听到 NERV 指挥中心的回答，德国女孩恼怒地哼了一声。"放松？美里，你为什么不去试着在这个铁罐里坐上几年呢？"

"当然，只要发明一种能让我年轻十七岁的方法，我就试一试。"

在争论进一步恶化之前，第三个权威的声音插了进来。

"你们的目标将在三分钟后进入射程，所以你们都给我安静下来。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要对上级军官说这些话。"

在地下深处，NERV 的指挥中心传来了轻轻的拍击声，律子的手掌拍在了自己的脸上，这已经是她从第一次见到葛城美里以来的第无数次了。这位首席科学家兼副司令缓缓地摇了摇头，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 NERV 最高指挥官与最火爆的驾驶员之间的争吵。

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子开始享受她们的互相奚落。当她们好像指挥机构根本不存在一样时，律子就不得不拆散她们。美里和明日香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来刺激她，律子几乎可以肯定她们的大部分争吵都是故意让她生气的。

美里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转过身瞥了律子一眼，脸上的失望神情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又变得严肃起来，她回头看了看控制站前投影在空中的全息显示屏。

加持又一次消失了，律子偷偷藏在他身上的追踪装置在城市另一侧的垃圾桶里被找到了。现在又有一次亡灵袭击。

葛城美里的心情很不好。

显示屏上显示的是他们头顶上方的城市俯瞰图，左侧是三架福音战士，右侧是一个红色的小点，代表着他们的敌人，正在第三新东京市海湾地区缓慢移动。在地图下方，深红

色的数字显示着它浮出水面前的倒计时；在右侧，NERV的超级计算机分析着目标，试图获取尽可能多的敌方信息，数据流淌而过。每一点都很重要。

"他们的同步率如何？"美里问道，终于打破了交战前几乎总是令人不安的沉默。

日向诚敲了几下键盘，回答道："丽是64%，明日香是70%，真嗣是.....35%。"

只看真嗣的眼神，美里就知道问他是否加入战斗已经没有意义了。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在过去的几天里，尽管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第三适格者的进步缓慢得令人心痛。她曾认真考虑过，不管真嗣的决心如何，干脆拒绝让初号机发射，但她知道这样做会严重打击他的士气。

'我敢打赌，即使他的同步率完全没有增加，他还是会选择加入明日香，'她心想。

她不是碇源堂。美里对第十五使徒的惨败记忆犹新。前司令官之所以阻止真嗣，无非是不想让他妻子的灵魂受到威胁。为此，真嗣和明日香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这一次，除了担心真嗣的安全之外，没有其他理由再阻止他了。尽管心有余悸，美里还是做出了决定。初号机已经发射，但她要求真嗣不要参与近战，集中精力从远处攻击；至少瞄准计算机有MAGI的支持，可以帮助他瞄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反应较慢的缺陷。

现在，初号机远远地站在城市内部，将零号机的阳电子步枪平衡放置在一座军械库大楼的顶部，附近还藏有几把托盘步枪。美里私下知道，标准配备的武器很可能无法抵御复仇亡灵日益增强的能力，但她宁愿烧掉NERV的全部军需预算，也不愿向真嗣承认他的努力不会有什么效果。

倒计时计时器到达00:30:00，警报声响起表示即将接触。美里闭上眼睛，手伸向脖子，紧紧抓住挂在那里的银色十字架项链。

也许她应该再把它送给真嗣。

当插入栓中的计时器到达00:30:00时，明日香紧紧握住高振动粒子斧，咬紧牙关，朝城市中央看了一眼。

她也为让真嗣参与这场战斗而感到紧张。如果说有什么不妥的话，她曾试图比美里更努力地让初号机待在机库。但第三适格者的几句话就让她默许了。

"我不想再做没有用的人。"

"该死的，真嗣。"明日香在确认通讯频道没有打开之后，喃喃自语道。"为什么我就不能拒绝你呢？"

在零号机的插入栓塞内，绫波丽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战斗的开始。只有非常了解她并紧盯着她的脸的人，才会注意到第一适格者脸上微微皱起的眉头和略微眯起的眼睛显示出她的担忧。当她稍稍看了一眼初号机时，表情的担忧又略微加深了一些。

美里通过无线电宣布："十秒钟后接触！"

NERV 的 VTOL 再次发起冲锋，在亡灵的头露出水面的一瞬间就发射了导弹。亡灵的 AT 力场也如期启动，使飞机驾驶员的英勇努力化为乌有。亡灵无视 VTOL 的攻击，一脚踩上了干涸的陆地，即使 VTOL 试图绕圈寻找它的防护缺口也无济于事。

"MAGI 已经确认，这台是六号机，就像我预测的那样。"律子报告说。"抱歉，这只的弱点已经被覆盖了。"

这只野兽比它的前身披上了更多的盔甲，橙色的外壳现在延伸到了每只手臂和腿的大部分，以及亡灵长脖子的一半。在明日香的眼里，这只白色巨兽就像是穿着一件洗得缩水的连体衣，这种心理暗示几乎让她笑出声来。

"太好了，这只的护甲更多。还有....." 随着一个精神指令，明日香的视野放大了。"它还带着武器？" 当她意识到亡灵挥舞的到底是什么武器时，之前的兴致顿时被浇灭了。一把熟悉的双刃剑松散地握在右手中。

"是那种变形长枪武器！"指挥中心有人向她证实。

"那.....不会是朗基努斯之枪本身吧？" 真嗣担心地问。透过通讯窗口，明日香可以看到他紧紧捂着胸口，然后紧张地用大拇指揉搓着手掌。

"不，它还在轨道上的某个地方，"律子回答道。"如果有东西上去抢的话，我们会注意到的。"

"不过，这种武器同样致命。"丽提醒他们。"它仍然会穿透你的 AT 力场。"

"是啊，谢谢你提醒我，优等生。"明日香生气地说。她的眼睛开始刺痛，手臂也是如此。她拍了一下按钮，关闭了通讯窗口，然后紧紧地握住了控制器。她马上就后悔了，因为第一适格者不应该成为她愤怒的目标。通讯窗口又被悄悄地打开了。

今天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攻击发生在真嗣和初号机身上，阳电子步枪释放出一道白热化的能量弹，目标直指亡灵的红唇脸。

明日香说："我看你是操之过急了。"这时，二机突然加速奔跑，这个庞然大物的每一步都撕裂了沥青路面，震撼了建筑物，动力电缆在她身后展开。这一枪只是溅到了橙色屏障上，亡灵现在正盯着初号机。她知道自己必须靠近它，让它的注意力远离真嗣。在混战中，他撑不了多久。'别这么想，明日香。他是第三适格者。他是无敌的。'

尽管明日香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她还是无法摆脱那股不祥的预感，自从那天早些时候他们的手机响起之后，这种预感就一直占据着她的大脑。明日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她不除掉这个使徒，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第一适格者，跟我来！我们俩一起才能侵蚀它的 AT 力场！"

"遵命。"

明日香发出一声怒吼，她的福音战士向六号机发起了冲锋。她的斧头转了个圈，向它的躯干水平挥去。巨大的金属刃与 AT 力场相撞时，方圆几公里都能听到这不和谐的撞击声。

出乎意料的是，亡灵对攻击做出了反应，它的双脚撕裂了大块的泥土，同时举起一只手支撑着自己和防护罩。根据双方的战斗情况，明日香半信半疑地认为，即使是两台福音战士也无法突破。当零号机在她身后开火时，她咬紧了牙关。

两名女驾驶员一起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训练，这意味着当子弹从她的福音战士头顶几米远的地方飞过时，明日香几乎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丽的准确度高得吓人。之前的战斗并不算数，因为那是第三个亡灵对她们欺骗攻击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她们练习过的那样，第一适格者一边躲在二号机的后面，一边利用摄像机瞄准镜有效地越过她的搭档瞄准，同时掩护她们的电源线。与此同时，明日香会将目标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充当零号机的移动盾牌。

而且这面盾牌上还有尖刺。

当两名女驾驶员集中精力击溃亡灵的 AT 力场时，二号机在亡灵加固防御之前用斧头猛力劈向力场。明日香所能施加的任何额外压力都将有助于他们的努力。火花四溅，斧刃只是滑过力场，无法在无摩擦力的力场壁上获得任何着力点。

第二发阳电子子弹从她的左侧击中了屏障，然后是第三发。第二适格者向左瞥了一眼，看到随着战斗的进行，初号机已经调整了位置，现在正站在另一座装甲建筑后面，以武器允许的最快速度开火。

敌人的力场正在减弱，明日香将全部注意力转回到亡灵身上。

显然，这台白色的福音战士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自卫，它突然使出武器，换成了双手握剑。这把巨剑几乎刺中二号机的躯干，当时二号机不得不几乎弯成两半来躲避第一次挥剑。

明日香现在处于劣势，除了试图击溃亡灵的屏障外，她还有其他事情要集中精力去做。值得庆幸的是，当丽后退给二号机留出空间时，零号机仍在不断开火，同时也将它们的电缆绳向后踢去。当福音战士们向后移动时，她们的电缆绳滑轮很快启动以拉紧电缆。

当明日香最终设法停止撤退时，高振动粒子斧一次又一次地与亡灵武器撞击。亡灵的领域终于被击溃了，但现在他们必须对付它的第二层防御。

明日香一时无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初号机出现在了一条没有建筑物可以躲藏的小街上，她的福音战士的左上臂被砍了一刀，自己的手臂也被灼伤了，但她把这些抛在了脑后。现在，真嗣站在空地上，再次开火。

这次没有 AT 力场阻挡，子弹击中了亡灵的右臂和胸部。它痛苦地嘶吼着，装甲轻微破裂，然后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

六号机反击了。

它的嘴巴张得大大的，能量在喉咙里脉动，然后直接向初号机进发。紫色的福音战士在街道上前进了一段距离，根本没有躲闪的余地。

"啊！"

"哦，真是胡扯！" 当第三新东京市上空再次出现熟悉的十字形爆炸时，明日香喊道。"真嗣，你还好吗？"

"我.....还好，我想。我有我的....."

六号机再次开火。

这一次，爆炸伴随着一阵尘土飞扬，初号机向后飞入了它身后的大楼里，明日香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报复并没有就此停止，亡灵在街上向前冲了几百米后，突然高举武器跃上天空。值得欣慰的是，在六号机直接降落在尘云中间之前，真嗣又用阳电子步枪开了两枪，但都没有命中。

当明日香和丽走到已经消散的尘云边缘时，她们听到了熟悉的托盘步枪射击声。烟尘终于散去，足以让她们看清眼前的景象。

白色和紫色的福音战士周围的碎石掉落在地上，但大部分建筑仍然屹立不倒。亡灵刚刚用它的剑与初号机擦肩而过，但它却把阳电子步枪切成了两半，并把剑的一部分埋进了地下。真嗣显然在第二次重新起身时捡起了托盘步枪，现在正对着六号机的中心躯干进行点射。尽管步枪子弹是贫铀弹，但随着枪身的晃动，子弹只是被装甲弹开。

而六号机只是坐在那里，任由初号机攻击。明日香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咆哮。它在嘲笑真嗣，因为它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地切断了他的电源线。

当红蓝巨人在街道上奔跑时，丽继续越过二号机开火，但只成功地削掉了亡灵一小块装甲。初号机终于扔掉了无用的武器，一拳打向白色巨兽的头部，这是它唯一能触及到的

没有保护的身体部位。但真嗣的同步率太低，他的攻击很容易被躲开。

亡灵没有眼睛，也可能没有耳朵，但它仍然感觉到了另外两只福音战士的靠近。它挡住了另一记无力的拳头，然后用一只手搂住初号机的脖子，紧紧地攥住。

"啊！" 通过神经链接，真嗣清楚地感受到了绞杀的效果。六号机拖着他的福音战士一起站了起来，它转过身来，用前臂搂住了初号机的脖子，当它把它的俘虏呈现在明日香和丽面前时，它的抓握方式也从搂住变成了掐住。

"该死的混蛋！" 明日香一边大叫着，一边滑了下来一头撞上紫绿相间的墙壁。在她身后，丽毫不放松，对着六号机任何暴露的地方猛烈开火，即使这些子弹离真嗣的福音战士很近也在所不惜。

"明日香.....救命！" 尽管身处困境，真嗣仍在竭尽全力，他用肩膀猛击对手，并用初号机的手肘猛击亡灵的肋骨。

"坚持住，真嗣，" 明日香一边用她希望是安慰的语气说着，一边启动了二号机的尖刺发射器。即使瞄准系统跟着她闪烁的目光，也无法在初号机后面找到一个合适的瞄准点，于是她瞄准了扼住她同伴驾驶员脖子的手臂开火。尖刺嘎吱嘎吱地刺入装甲，但几乎连四分之一都没穿透就停了下来。第二根和第三根尖刺的情况也没有好转。

六号机痛苦地咆哮着，然后收紧了钳制，几乎要把初号机从脚下掀起来。真嗣的通讯器里发出了加倍的哽咽声，他甚至放弃了对六号机造成伤害的尝试，转而试图转移掐住福音战士喉咙的手臂。

这时他们身后的大楼爆炸了。

最近才完工的武器炮台终于发挥了作用，火炮现在正穿过建筑物的剩余部分攻击六号机的侧翼。但是，尽管有突袭的优势，它们根本没有力量对亡灵造成任何伤害。

六号机又发出一声咆哮，然后举起剑指向初号机的后背。明日香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想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个白色恶魔。

但她太慢了。

亡灵仿佛是在嘲弄她，就在她几乎触手可及的时候，它的剑刃刺穿了初号机的腹部。她耳边的哽咽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痛苦的尖叫，紫色福音战士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

明日香的泪水开始从眼眶中渗出，在 LCL 中迅速消散，六号机扭转了刀刃，引来了真嗣痛苦的嚎叫。尽管指挥中心的人高喊着要强行降低他的同步率，但当亡灵将刀刃从侧面穿过初号机的躯干，将其部分剖开，然后轻蔑地将瘫软的机器人扔向二号机时，他仍然发出了同样响亮的尖叫声。

初号机坠落在红色福音战士脚下的地面上，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里的光也暗了下来。几秒钟后它们熄灭了。

"Jetzt（现在）.....reichts（够了）....."明日香低声说道，她的牙齿咬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有裂开的危险。二号机巨大的红色手指紧紧握住手中的斧头，金属在它的抓握下不断扭曲。纯粹的、凝结的愤怒爆发了，推动着她的福音战士向前冲去，跨过了受伤的同伴，瞬间跨越了她和六号机之间剩下的距离。"Ich werd dich ausnehmen und an deinen eigenen Eingeweiden aufhängen!（我要把你开膛破肚，吊死在自己的内脏上！）"

随着红色福音战士发出与驾驶员同步的金属尖叫声，二号机下巴上的锁被打碎了。

"真嗣！"

三名技术人员同时大喊，美里无助地看着初号机被刺穿的痛苦的尖叫让他们安静下来。她愤怒地将拳头狠狠地砸在摩耶旁边的办公桌上，努力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初号机完全沉默，"诚面无表情地宣布。没有必要报告损坏情况，大家都在看着呢。

"告诉我他还没事！"美里要求道。

"我们从插入栓获得了遥测数据，他还有意识。"茂回答道。"通讯连接已打开。"

"真嗣！你没事吧？"

唯一的回应是粗重的呼吸声和低沉的啜泣声。然后，指挥人员听到了一个词，声音非常小，他们几乎没有听到。

".....没用....."

美里的眼泪止不住地从脸颊滑落。即使看到明日香和二号机陷入近乎狂暴的愤怒，肩扛着六号机穿过附近的废墟建筑也没有用。

"我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命令他们进入战斗状态。"美里最后低声自言自语道。"他们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我不能为他们做得更多？"

律子瞥了她的朋友一眼，注意到指挥官似乎准备崩溃，然后悲伤地将注意力转回到屏幕上。

当红发女孩试图趁六号机不注意，然后可以从脖子根部开始让六号机脑袋搬家，丽则稍稍后退，因为两个福音战士都在对方周围躲闪、穿梭，就像参加一场奇怪的化妆舞会的

舞者一样。明日香飘忽不定的动作开始让她失去了有效预测和瞄准的能力。

丽在自己的插入栓里皱起了眉头。这个敌人似乎在故意激怒明日香。它甚至连看都没看零号机一眼。就连它对初号机的攻击似乎也是专门为了惹恼第二适格者。

阳电子步枪被摧毁了，托盘步枪也毫无用处，而她自己的武器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作用就是削掉了几块亡灵的装甲。虽然丽很犹豫是否要让她的伙伴毫无掩护地离开，但她需要更强的武器。

"我需要一把新武器，"她对着通讯链路宣布。

仅仅过了几秒钟，她就收到了回应。美里说话似乎有些困难，她说："军械库大楼.....在东边。里面有两个火箭发射器...为我惩罚它，丽。"

"遵命，"第一适格者回答道，她略微加重的语气告诉任何了解她的人，她对哥哥遭到袭击的感受。她把步枪背在背上，火箭发射器也收了起来，丽驾驶着一个比大多数建筑物都要高的机器人，尽可能隐蔽地移动到战斗方向附近的一条小街上。蓝色福音战士蹲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将两个发射器平衡在肩上市后，启动了瞄准系统。

当两个瞄准镜将数据传输到丽的视野中时，插入栓内的景象发生了变化，视角的转变使她的大脑产生了轻微的混乱，因为她自己的眼睛也在试图适应这种变化。

她打开了与明日香的通讯连接，并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第二适格者。

明日香听到了丽的呼唤开始后退，装得好像二号机快没力气了。六号机似乎没有注意到零号机的准备，继续发动攻击，将她逼退到一个十字路口。现在，城市中的几栋建筑物都被双刃剑的一端砍出了一个个大洞。钢筋水泥丝毫没有减慢武器的速度。

"让它呆在那儿，"丽命令道并小心翼翼地瞄准六号机。明日香佯装用斧头扫了一下，阻止了目标的移动。丽故意尽量靠近路口以避免重蹈覆辙，而她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亡灵没有发现侧翼机动，直到为时已晚。

当两枚 **NERV** 特制反使徒高爆弹头在零号机和六号机之间的短距离推进，街道上弥漫着两道烟雾。第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它的躯干侧面，爆炸几乎完全震碎了橙色的装甲，而第二枚火箭弹是在一秒钟后发射的，以避免被殉爆，它利用了这个空隙，在爆炸前穿透了白色野兽的肉体。

明日香兴高采烈地看着敌人被偷袭打得踉踉跄跄，并趁机将二号机的尖刺发射器对准了与火箭弹相同的目标。由于攻击速度太快，有几枚尖刺没有命中，但还是有足够多的尖刺命中了目标。明日香确信她从裂缝看到了一点埋藏在六号机体内的核心，她迅速向受损目标推进试图干掉它。

太快了。

第三次，随着的六号机的喉咙跳动起来，一道能量射向零号机。虽然它的威力不如之前的爆炸，但也没必要如此。丽离得太近了，又无法透过火箭的尾气轨迹看到自己的目标。她来不及保护自己，就被击倒在街上。

"Scheiße！（狗屎！）"

明日香向后退去，但六号机又转过身来，再次朝她的福音战士的脸部开火。在核心受损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动两次攻击，这意味着击中她的光束威力不足，但这仍然迫使她试图捂住脸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强光，而亡灵则利用了这一点。

巨剑划过一道巨大的弧线，将整栋大楼横向切成两半，明日香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她感觉到二号机的右臂脱落，胸口一侧传来一阵刺痛，她抓住自己的右肩，再次感受到肢体被切断的同步感。就在她试图从痛苦中恢复过来时，那把刀又向下挥了两下，轻易地切断了二号机的电源线，然后再次切入二号机的右边躯干。野兽不再咧嘴笑了。

现在她的耳朵里几乎都是自己尖叫的声音。

"二号机的右臂已被切断！电源线也被切断！内部电力剩余五分钟！"

"降低插入栓深度！她的同步率太高了！" 那是律子在说话 "她的同步疼痛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力抑制！"

"确认，降低插头深度！同步率下降，目前为 50%！"

"明日香，起来！你的电缆被切断了，离停机只有五分钟了！"

'该死！'明日香想着，恐惧和疼痛几乎让她瘫痪。减少插入栓的深度只起到了一点作用。现在，她只觉得整条手臂都被刺穿了，而不是被切断了。她试图后退，但由于同步率急剧下降，她的动作变得迟缓，疼痛依然袭来。这不应该发生！她想抹去恶魔脸上那愚蠢的笑容，但不是像这样！

尽管它没有眼睛，但六号机肯定在瞪着她。她知道现在要发生什么；它要把她干掉。它一直在玩弄她，激怒她与它战斗，就像她不得不同时面对它们九个时那样。但这次只用了一个敌人就把她打趴下了。

当六号机举起武器指向她时，明日香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因为剑的表面开始转变成一种可怕而熟悉的形态。这是一把双尖叉武器，在它长度的三分之一处缠绕成一个手柄。当她回忆起长枪刺穿她的福音战士的眼睛使她半瞎半残时的灼热疼痛时，她的左眼抽搐了一下。

亡灵仿佛也想起了什么，将长枪的枪尖抬高到二号机头部的高度，迫使明日香更快地后退，但红色福音战士的后背还没等她走多远就撞上了一栋建筑物。

"不，我不会就这样倒下的！"明日香咆哮着，她终于强迫自己停止握住自己的手臂，并将双手重新握在控制装置上。当肩部收纳架松开弹出刀子时，二号机剩余的手臂猛地抬起抓住小刀。明日香不是左撇子，但所有驾驶员都接受过双手持武器作战的训练，以防优势侧受伤。然而，她的训练还没来得及用上，六号机的左手就横过来抓住了她的手腕阻止了砍向它头部的小刀。

明日香用力靠在建筑物上支撑着自己，抬起一条腿试图踢向它受损的躯干，但疼痛和同步率的降低意味着踢出的力量微乎其微。她用力将自己推向身后的大楼，并抬起双腿，试图用脚将攻击者推开，但这就像在推一座山。六号机的左手用力一捏，明日香能感觉到自己的福音战士的骨头崩裂了，一股新的痛苦袭上自己的手臂。

"丽！真嗣！来人啊！我需要帮助！"

作为回应，零号机出现在了六号机的身后，并再次端起了步枪。子弹打在正在迅速愈合的肉体上，没有造成持久伤害，但这时已经没有时间去拿另一种武器了。

丽并没有停止射击，但六号机只是站在那里侧过脸看了一会儿零号机，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它的俘虏。在最后一次挤压下，白色巨兽松开了二号机的左臂，转而掐住了它的脖子。然后它转过身来，把还在踢的红色福音战士带到自己面前。丽被迫停止了射击。

在驾驶舱外，明日香可以看到亡灵举起右臂，长枪直指她的福音战士的核心。

她闭上眼睛，低声说了一句话："真嗣....."

手臂猛地向前一挥

一声巨响传来。这声音响亮而恐怖，但这正是明日香一直屏住呼吸等待的声音。长枪在刺入二号机核心前几毫米就被这声音挡住了，它的持枪者心不在焉地看着远方，随着轰鸣声的持续，它在寻找声音源头。

这声音让明日香忘却了伤痛，她转过头，专注于那美妙的声音。这声音让她精神振奋，并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

听到这个声音，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温暖的微笑。她苍白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控制器，上面留下了一道道印记，当这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时，她放松了下来。

这声音震撼了方圆几公里的大地，即使在 **Geofront** 的地下深处，每个工作人员事后都发誓，他们能感觉到脚下的震动。

初号机重新启动了，它很生气。

不，它是被气的。

当明日香在长枪射向核心之前低声叫出真嗣的名字时，初号机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亮了起来，张开嘴发出了怒吼。那是愤怒、仇恨和蔑视的咆哮。声波摧毁了附近的几座建筑，碎片满天飞，紫色巨兽站了起来。它瞪着城市另一端的六号机，后者放下明日香，回过头来用它那张没有眼睛的脸瞪着它。后来，茂会说，如果初号机有使徒光束的话，仅凭那眩目的力量，它就能瞬间击毙亡灵。

六号机张开嘴，吼了回去。初号机也再次怒吼，地面再次震动了一分钟，两个对手都试图镇住对方，谁也没有后退。

"初号机再启动！" 诚惊讶地喊道，然后他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而且.....它的 S2 器官已经开始运作！"

"它的伤口也愈合了，"摩耶补充道。"我没有检测到任何内部损伤。"

"什么.....他的同步率是多少？" 律子终于结结巴巴地问道。第一声骇人的吼叫让她受到了惊人的震撼。这两台福音战士有时会让她感到不安，尤其是零号机，但她对初号机是恐惧。律子有时会觉得零号机处于停机状态也总是在看着她，作为一个科学女性，她试图消除这种感觉，但这种感觉一直存在。

然而，初号机却让这位科学家感到恐惧。她亲眼目睹了它对第三和第十四使徒的狂暴攻击。她亲眼看到它恶狠狠地从第十二使徒身体里撕咬出来，沾满了死去敌人的鲜血，她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事件的发生。那是福音战士的灵魂，是碇唯的灵魂在保护她的孩子。但这个女人的灵魂显然已经消失了，就像另外两台福音战士的灵魂一样。

"初号机的同步率目前为.....这不可能是正确的.....245%。"诚回答道。"但我无法获得驾驶员的可靠读数，精神图谱混乱。"

"初号机又开始暴走了吗？"摩耶问道。她可不想亲眼目睹初号机吃掉另一只怪物。第十四使徒的尸体被撕碎的场面足以让这个可怜的女孩呕吐不止。

"不，这不是暴走状态。"茂回答。"我没有发现任何这方面的迹象。会不会.....会不会是真嗣暴走了，而不是福音战士？"

"他听到明日香的声音了。"美里松了一口气。真嗣在失败后似乎无法平静，一切似乎都在走下坡路。有那么一瞬间，她曾想过这个场景与上次明日香呼唤真嗣时是多么相似。

但这一次，他做出了回应。

美里再次攥紧了项链，因为这个声音融化了她内心的冰块，她脸上的震惊表情被淡淡的笑容所取代。"去吧，真嗣。"她低声说道。

它们的喊叫声终于结束了，初号机和六号机向对方走去。当丽打完武器弹匣里的最后

一发子弹时，两只野兽就像扣动了发令枪的扳机一样冲向对方。双方交手，真嗣以左拳为先导，打得对方头破血流。

与上次的战斗不同，六号机与二号机的战斗几乎可以说是一场舞蹈，而这绝对是一场斗殴。两个巨人用它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进行攻击。有一拳打在初号机的头上，六号机的肚子也被踢了一脚。初号机试图用头撞击对手，但六号机用双手抓住了它的头并用膝盖顶住了它的下巴，接着它又试图踢出一记回旋踢，但被初号机抓住腿部抡了起来，扔进了另一栋大楼。初号机紧随其后，用一记飞踢将亡灵击穿大楼推向后面的街道。六号机重新站起来后疯狂地挥舞着长枪，试图将初号机挡在身前。紫色福音战士只是停了下来，等待对手停止挥舞。

亡灵举起长枪向前猛刺，这次它打算把长枪刺进初号机的心脏。初号机同时行动，它蹲下身子，向前一跳，用肩膀顶住了六号机受损的腹部将它带倒在地。然后，它用双腿抱起亡灵，开始左右摆动，转了几个圈后才松手。白色的福音战士飞出了城市，落在了第三新东京市南面的一座小山后面。

然后，初号机紧随其后飞身一跃，落在了它的胸前，开始对胆敢伤害它的红色同伴的亡灵进行雨点般的打击。

在近距离内，六号机无法轻易地用长枪攻击，但它最终还是将手臂向后一拉，长枪部分刺入了初号机的侧腹迫使它起身后退，它痛苦地咆哮着抱住了被长枪刺入的躯干。紫色福音战士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着六号机重新站起来，嘴里发出了低沉的咆哮。双方都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蒸汽从初号机的鼻孔中喷射出来。全靠福音战士重新激活的 S2 器官和顽强的生命力，战斗才没有在几分钟前结束。初号机的刺伤愈合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两个敌人再次冲向对方。

回到城市，丽和明日香开始为初号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由于距离较远，有必要为零号机安装新的电源线，明日香扔掉了自己断掉的电源线，换上了新的电源线，同时收集了一把托盘步枪。她不知道自己只有一只手臂和一只受伤的手能否很好地射击，但她决心试一试。

零号机转过身，向二号机伸出一只手臂，二号机不屑地挥了挥剩下的那只手。几步之后，这台红色的福音战士靠在了附近的一栋建筑物上，明日香的右臂又传来一阵疼痛。

"你没事吧，明日香？"丽问道。

"哦，我很好，第一适格者。你应该去看看另一个家伙。"明日香冷冷地回答道。

"我已经看过'另一个家伙'了。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它仍然活着。"

"唉，你有时真是不可理喻，优等生。"红发女孩听起来很生气，但内心却在欢呼、鼓掌、跳舞。真嗣来帮助她了。

在她看来，这已经否定了上一次那件事，尤其是真嗣当时已经精神崩溃什么都做不了

了。现在既然知道了真相，她再想起自己上一次的死亡时，她就不会对他生气了。

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打断了她的思绪，紧接着是痛苦和愤怒的双重怒吼。红蓝福音战士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加快了脚步。当它们爬上山顶，来到六号机和初号机交战的地方时，眼前的一幕让它们停住了脚步。

两名福音战士紧紧地站在一起一动不动，头几乎都顶在对方的肩膀上。初号机的右臂刺穿了亡灵的胸膛，它的核心被一只伸直的紫色手掌握住。然而，令明日香和丽震惊的是，长矛直接刺入了初号机的胸膛中央，从它的背部刺出，几乎刺到了两根刺变成手柄的地方。

"哦，不，"丽低声说道。"插入栓.....真嗣....."

"不！闭嘴！"明日香打断了丽的话。之前的不祥预感再次袭来，让她感到恶心。她试图阻止的坏事还是发生了。她推开丽跑向初号机。"他是第三适格者！他是无敌的——"

核心爆炸了，暂时闪瞎了驾驶员的眼睛，整个区域都沐浴在耀眼的白光中。

爆炸的冲击波几乎把律子和美里震倒，这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美里靠在摩耶的椅子上，大声喊道："真嗣、明日香、丽！回复！"

"我们从地面上什么也得不到，长官！上层系统瘫痪了！我正试图让它们重新联机！"诚报告说，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试图重新启动通信和光学仪器。

"快点，我们需要知道驾驶员是否没事！青叶，让医疗队为所有三名驾驶员待命！"美里命令道。当她看到初号机被刺穿时，胃里的那团冰又报复性地回来了。

律子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开口说道。"从长枪的角度来看，它似乎直接穿过了插入栓。"

这句话让美里的胃里更多了一层寒霜，她转过身来，脸上的恐惧显而易见。"但真嗣活下来了吗？告诉我他活下来了，律子！"

"对不起，司令，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摩耶，"律子转向她的门徒。"让 MAGI 对我们最后看到的初号机进行分析。让他们精确计算出长枪与插入栓的交叉点。我们不妨在等待的时候做点什么。"

在他们头顶的主视图上，静态的无反应摄像机被一幅静止的画面所取代，画面中初号和六号机紧紧地抱在一起，几乎像是在拥抱。屏幕被放大，画面上叠加了一张图表，显示了插入栓的精确位置。一个代表驾驶员的白色人影被放置在驾驶员座位上，然后一条代表长矛的粗红线穿过插入栓。

直接穿过人影的躯干。

明日香从昏迷中醒来，把二号机的头从一栋楼里拽出来时，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嗯，这将是建筑公司赚钱的一天'。然后，她的大脑终于正常苏醒了。她喘着粗气，跌跌撞撞地跑回她被爆炸抛下的山顶，凝视着满目疮痍。第三新东京市附近约一平方公里的山谷被夷为平地。小火苗点缀着整个山谷，但爆心的东西却让红发女孩的血液凝固了。

爆炸把初号机波及到向后倒去，几乎站立不稳，差一点倒在地上。长枪的枪刺深深地扎进了它身后的地面。明日香看到这可怕的一幕张大了嘴巴。初号机所剩无几的正面装甲已经裂开，焦黑一片，右臂只剩下肩膀、四分之一的上臂和锯齿状的肱骨。

没有亡灵的踪迹。它要么是在爆炸中被完全蒸发了，它的身体却无意中保护了它的敌人，要么就是干脆变成了 LCL，已经回到了海洋中。曾经是紫色的福音战士左臂抽搐着，徒劳地握着穿过躯干的武器柄，试图挣脱长枪。在她的注视下，抽搐停止了，手臂毫无生气地倒在她的身边，初号机的眼睛开始不稳定地闪烁。

惊恐万分的驾驶员终于让她的福音战士的双腿动了起来，她一瘸一拐地以最快的速度向遇难的初号机走去，全然不顾埋在左膝后部的正在彰显自己的存在的金属碎片。

当她伸手握住长枪的枪柄时，初号机眼中的闪烁减缓了，它的头部猛地转过来面对着她。她的福音战士的红色巨手握住了断裂的长枪枪杆，但当她的通讯装置闪烁起来时，一个熟悉的紫发女人的声音试图打破静电干扰，她的救援尝试被打断了。

"-日香，不要---那个！让---来！"

"什么.....你说什么？" 明日香又累又受伤。这一天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必须把他从他的--"她刚要开口，却被律子打断了，因为静电干扰终于消失了。

"长枪堵住了伤口。它可能是唯一能让真嗣活下去的东西。如果你拔掉它，真嗣会在几秒钟内失血过多而死。你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它留在伤口里，直到医疗队到来。"

流血至死。这句话让明日香不寒而栗。真嗣在亡灵的最后一击中毫发无损的希望瞬间破灭。丽是对的。

"你确定他还活着吗？美里，请告诉我真嗣还活着！" 自从爬上山顶目睹初号机的惨状后，明日香就再也顾不上别人会怎么看她对真嗣的态度了。现在绝对不是她绕着连她自己都不能完全确定的事情跳舞的时候。

"在看到他的插入栓之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情况看起来不妙。看看能不能用通讯器联系上他。我们甚至都没有收到他的静电干扰信号，我很惊讶我们能及时联系到你。"

"我.....我试试，但他的 Eva.....状况很糟糕....." 明日香关闭了与 NERV 的通讯频道，她

的手指在连接真嗣福音战士的按钮上犹豫不决。他还会活着吗？她能承受真嗣毫无生气地漂浮在插入栓里，他那双美丽的钴蓝色眼睛永远紧闭的画面吗？

明日香的福音战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手紧紧抓住长枪的枪杆，四只绿色的眼睛紧紧盯着两只白色的眼睛。明日香无意间注意到，这是她第一次在巨型机器人的眼睛里看到可以称之为哀伤的眼神。通常情况下，它们看起来都处于近乎持续愤怒的状态，但现在她觉得初号机似乎.....很悲伤。

明日香被那双眼睛牢牢地吸引住了，她的大脑仍然被恐惧和怀疑所困住，以至于当初号机剩余的手臂慢慢抬起，轻轻地抚摸二号机的脸颊时，她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就像很久以前她对真嗣所做的那样，当时她在海滩上醒来，无法呼吸。

拇指轻轻拂过脸颊的感觉把她拉回了现实，她的手指狠狠地按住了通讯开关，几乎要把它弄断。当明日香眼前出现一个扭曲的通讯窗口时，初号机的手臂又落了下来。她只能勉强辨认出一只手臂甩向了一边，跟瘫痪的福音战士一模一样。当窗口清晰起来，她终于可以看到初号机的驾驶员时，喜悦和惊恐同时出现在她的脸上。

长枪刺穿了驾驶员座椅的中部。椅子的设计意味着真嗣的双腿被自己的座位固定住，几乎在膝盖处被切断。长枪继续刺穿了他的腹部和座椅靠背，然后从插入栓中穿出。他的头歪向一边，只有头枕阻止他从座位上完全滑落，他的脸看起来像是被晒伤了。如果不是电线杆大小的长枪从他身上穿过，真嗣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在插入栓里打盹。

当明日香看到男孩的眼神闪烁时，喜悦终于战胜了悲伤。"真嗣！"她喊道，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几乎把脸贴到了通讯窗口上，仿佛这样就能让人更容易听到她的声音。当真嗣睁开眼睛时，初号机的眼睛慢慢闭上了。明日香将头转向通讯窗口，当真嗣的目光与她对视时，她感到自己的眼泪开始夺眶而出。

他慢慢地眨了眨眼睛，仿佛从睡梦中醒来。"嘿，明日香。"他呻吟道。"你还好吗？"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状况，只是在座位上微微晃动了一下。

明日香耷拉着脑袋，红色的长发披散在脸上，她试图向真嗣掩饰自己的泪水。"你--你这个笨蛋，别再乱动了。你受伤了。别动，等医护人员来了再说。"

"我...我感觉很好.....但是你呢？你的 Eva.....少了一只胳膊。发生了什么事？"

明日香垂下头，无趣地笑了笑。"那个混蛋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虽然很疼，但我的同步器已经降下来了。我会没事的。"

真嗣举起左手放在额头上，紧闭双眼。"呃，我感觉就像.....被放入了碎纸机。"他喘了几口气，再次睁开眼睛。"对不起，我没能在你身边帮你。"

她的表情变得僵硬，几乎要下达停止道歉的命令，但当她意识到什么时，她的嘴卡住了。真嗣还活着，还能说出这些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除了道歉什么也做不了，而她只会在听到这些话时感到高兴。

"真嗣！" 丽的通讯窗口在真嗣的旁边打开，因为她意识到他们两个已经建立了联系。丽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同时也夹杂着对真嗣困境的担忧。"我-我很高兴看到你还活着。"

真嗣笑了笑，但无论他想说什么来安抚妹妹都被他的咳嗽打断了，斑斑血迹从他的嘴里飞出，漂浮在男孩脸周围的 LCL 中。

丽急忙查看地图，寻找前往他们那里的医疗队。几辆大型卡车已经离开了 Geofront，正在穿过城市的途中。"请不要动，哥哥。你受了重伤。医疗队马上就到。我会联系 NERV 并告知他们我们的情况。"

明日香叹了口气，靠在座椅上，因为一提到医疗救助让红发女郎想起了自己的伤势。"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优等生。" 当一阵钝痛再次袭来时，她抓住自己的右臂，错过了真嗣看着女孩在座位上扭动时脸上出现的不安表情。

"明日香，你.....你没事吧？"

她揉了揉眼睛。他当然不会注意到自己的伤势，而是选择关注她受伤的事实。典型的真嗣。"我没事，笨蛋。想想你自己吧。"

"但是...你的 Eva...的胳膊...掉了..."

"你也一样，你的肚子里还有把长枪！" 明日香反驳道，身体前倾，瞪着真嗣，真嗣慢慢抬起双手放在长枪的枪刺上，低头盯着长枪。

更确切地说，一只手。

当真嗣的右臂出现在通讯窗口时，她努力抑制住尖叫声，因为真嗣的右臂袖子松松垮垮地垂在肘部上方。当她回忆起他的福音战士的状态，并注意到他脸上的 "晒伤 "到底有多严重时，她的震惊与日俱增。真嗣的同步率一定非常高，才能如此准确地复制出福音战士身上的伤害。

明日香几乎无法忍受看着这可怕的一幕。真嗣的身体似乎没有一处是完好无损的。他的双腿被压碎，烧伤可能覆盖了他的整个前胸，他少了一只胳膊，而且从长枪的巨大尺寸来看，她越来越惊恐地意识到他的脊椎已经被切断。这可能就是他的双腿感觉不到任何异常的原因。

这个受了重伤的男孩似乎很快就要不行了，尤其是在注意到自己的肢体缺失之后。他的手臂又垂了下来，头开始歪向一边。

"真嗣！你现在不能睡着！醒醒！" 明日香哭喊着，希望并祈祷他只是累了，而不是.....死了。紧张的几秒钟过去了，当真嗣痛苦地再次抬起头时她才松了一口气。看着他脸上疲惫的表情，明日香感到一丝内疚。他非常疲惫，也非常痛苦，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如果他

再次打盹，他还能醒过来吗？她必须让第三适格者保持清醒，让自己确信真嗣不会.....死。

真嗣悄悄地说："嘿，看来.....你终究是没机会教.....我那些德语脏话了....."

"闭嘴！别这么说！"明日香厉声喝道。她最想做的是进入他的插入栓，这样她就可以抱住真嗣，给他一些身体上的安慰让他知道自己会没事的。她决定让二号机跪在初号机旁边，用它残缺的手抱住紫色的巨头。让她感到欣慰的是，真嗣似乎也感受到了她的举动，他通过通讯链路对她莞尔一笑。

NERV的车队终于停在了三台福音战士附近。由于二号机只有一只手，丽不得不稳稳地扶住初号机，明日香则小心翼翼地拽着长枪，将它从紫色福音战士身下的地面上解放出来。真嗣仍在痛苦地嘶吼着，这引起了明日香的歉意。

"Scheiße（该死的）！对不起，真嗣！"

"还有.....你一直叫我不要.....道歉。"

明日香选择不反驳，只是试图用微弱的笑声来掩饰即将爆发的啜泣。男孩的头又歪向一边，眼睛几乎闭上了。他的时间不多了，但他们只能做得这么快。

女驾驶员们将初号机侧身向地面轻轻放下，以便医务人员能够接触到插入栓，然后退后一步，最终关闭了她们的福音战士。明日香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因为大部分的疼痛已经离她远去，但这个疲惫女孩的身体最终决定它已经受够了：她根本没有力气自己离开插入栓。

由于最近到达的大部分队员都在努力将真嗣安全地从他的插入栓中取出，丽进入了二号机的插入栓，将明日香的手臂搂在脖子上，然后将她扶到地面上。明日香太累了，没有抱怨受到的待遇，只是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着，丽将她轻轻地放倒在二号机阴影下的地面上。她非常想站起来，在真嗣从插入栓出来时去看他，去陪伴他，但现在在地面实在是.....太.....舒服了.....

明日香靠在二号机巨大的肩膀上睡着了。

丽坐在她身边，观察着初号机周围的动静。虽然她也很想见到自己的哥哥，但蓝发女孩知道自己只会碍事。越快把真嗣救出并送到医疗室就越好。她固执地拒绝去想某个致命的字眼。

在等待了大约十分钟后，丽看着一个装满了淡红色液体的水罐被运到了围绕着插入栓的工作人员旁。整个驾驶员座椅被缓缓拉出，长枪在真嗣被打镇静后被小心翼翼地切开，并一起被放进水罐里，真嗣的头上也装上了呼吸器。水罐被密封起来，装上一辆大卡车，向着 Geofront 和世界上最好的医疗设施飞驰而去。

丽注意到，当真嗣被从插入栓中取出来时，初号机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原以为福音战士已经断电了，但只有当与驾驶员的连接被明确切断时，她才.....感觉到初号机已经关闭

了。

这种感觉很奇怪，但第一适格者并没有质疑。

三位战地医护人员来到两位女驾驶员身边，明日香被勉强唤醒并进行了检查，然后被抬上担架。丽也接受了检查，然后被送上同一辆救护车坐在明日香头部旁边的长椅上。

几分钟后，由于疲惫不堪，她也睡着了，两个少女梦见了同一个棕发男孩。

A/N: 本章中的亡灵大战是我为新世纪福音战士写的第一部同人小说。我在 [Evageeks](#) 上发布了一个简短的构思，迈克-马尔斯（Mike Mars）（《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That Which Could (Not) Happen*）的作者）给我发了邮件，建议我尝试写完整篇。之后，我的原计划是写几章之前发生的事情，但这几章变成了.....大概七八章，我决定故事从真嗣在海滩上醒来时 "正式" 开始。然后当我写到第一章的时候，故事又被改写了。

哦，对了。有评论者提到，明日香因为补完已经知道真嗣在她昏迷时所做的事情。然而，在写这个故事的初期，我回溯了 *EoE* 电影中发生的事件，得出的结论是，在厨房的场景中，真嗣与之交谈的并不是真正的明日香。而是他心中的明日香。补完是在那场戏之后开始的，所以明日香不会出现在那里。

A/N: 因为是圣诞节，下一章提前奉上。

第 25 章

".....他失去了右臂到肘部上方为止，断臂在他的紧身衣里变成了 **LCL**，所以我们甚至无法尝试重新接上它。" 律子呆呆地念着真嗣受伤的清单。虽然她不是医生，但她至少可以翻译一下让缺乏科学头脑的美里知道。关于初号机的维修问题被略过了，因为她知道这些问题在此时此刻并不那么重要，指挥官希望先得到真嗣的重要的消息。

此外，初号机的 S2 机关有些奇怪，她需要在报告之前仔细观察一下。

"两条腿都不得被截肢，"律子接着说。"创伤太严重，根本无法重新接上。"

美里举起一只手，而她的目光仍然紧盯着面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请别说了。我不想再听这些了。"她回答道。"只是.....给我一些坏消息以外的东西。"

科学家皱起了眉头。美里一有空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那已经是十个小时以前的事了。她的上司和朋友现在正毫无顾忌地喝得酩酊大醉，这要归功于前副司令留在办公桌抽屉里的一瓶酒。

一方面，这完全违反了规定。另一方面...律子希望有第二瓶酒。从初号机营救真嗣的相关人员可能也会这样做。她通过手术室的摄像头看到了男孩受伤的程度，已经有好几次险情了。在她鼓起勇气走进美里的办公室之前，已经接连抽了三支香烟。

"好了，有更好的消息了。"她终于开口说道。"以我们现有的设备，真嗣可以无限期地活下去。"

"连接到机器上？"美里阴沉地问道。"那不是活着。"

"你没让我说完，"律子一脸恼怒地说。"我想说的是，要修复他受到的所有伤害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而且我们也会请来专家，但真嗣至少要几天才能从手术中恢复过来。即便如此，嗯...我只是很高兴我们研制完成了治疗水箱。"

紫发女人听后抬起头，眼中充满希望。"你们终于愿意把我儿子放进去了？"

律子点了点头。"经过对化合物的大量测试，以及对一些现有硬件的改装，我确信我们已经有了适合真嗣的东西。在他的器官被替换，脊柱被重新接上之后，他将被放入治疗水箱以加快恢复时间。"

"是的.....器官。"美里将双手举到脸上，摆出与前任相似的姿势，但神情更加深思熟虑。"既然原器官被如此.....粗暴地移除，你们是如何更换这些器官的？"

原来，真嗣的所有重要器官都是在去年他多次去医院就诊时被取样的。在从德国空运过来之后，这些器官被克隆并放在冰上，旁边还有一套属于明日香的类似器官。NERV 并不想冒险让两位驾驶员都失去行动能力。与其寄希望于其他移植体不会被排斥，还不如简单地准备好自己的备用体。

由于 NERV 远在地下，因此很容易建立一个冷藏室，可以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持续很长时间。不幸的是，当 NERV 恢复足够的电力时，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劣化。

律子认为与其需要时却没有，不如拥有却不需要。几个月前，真嗣在初号机中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她悄悄下令用新鲜细胞制造替代克隆体。有足够的旧克隆器官存活下来

可以进行取样，但复制一个副本不是一个好主意。

问题是，为了快速制造器官，他们不得不使用与为福音战士快速制造替代肢体相同的方法。因此，这些器官的寿命比自然生长的器官要短。

美里警告说："你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律子。"

"别担心，器官仍然能维持很长时间，至少几年。"律子回答道。"有足够的时间制造永久性的替代品。"

指挥官盯着旁边桌子上的瓶子，然后盖上盖子，放回原处。她开始慢慢啜饮杯中所剩无几的酒。

"我多久能见到他？"美里最后问道。

律子敲击着她的便笺。"最多两天。到那时大部分关键手术都会完成。"

"很好，"美里重重地叹了口气，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坐了这么久，她的身体微微摇晃。"我要去看看我其他的孩子们怎么样了。"

这几乎是令人可笑的，量产福音战士如此轻易地就被击倒了。即使切断了电缆并使用备用电源，明日香也能把它们撕成碎片。如果下一代的福音战士只能做到这样，SEELE一定会要回他们的钱。她不能输，因为她的母亲和她在一起。她这样对指挥中心的人说。

它们的一把剑突然从空中飞过，直奔她而来。明日香条件反射地张开 AT-Field（绝对领域）挡住了这把双刃剑，剑撞在护盾上，像刀子一样插在领域上。

然后它开始变形。

"朗基努斯之枪？！"

二号机只剩下几秒钟的能量，但她必须加强 AT 力场。变形武器正在强行进入！

随着她的力量消失，AT 力场也迅速失效，长枪继续毫不犹豫地向二号机冲去。

直到一只紫色的手臂突然出现，在距离它两只左眼仅几米远的地方夺走了武器。

当她的福音战士毫无生气地倒在地上时，明日香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当她按下通讯键时，她甚至懒得去掩饰。

"你来晚了，第三适格者！我已经干掉它们了！"

事后看来，也许她不应该这么说；因为就在她这么说的时候，白色女妖们站了起来，其中两个立刻冲向了初号机。由于明日香头部的位置，她看不到什么，但她看到长枪在空中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挥舞着，两个白色巨人顿时被切成了两半。令人惊讶的是，这并没有阻止它们拍打翅膀继续飞行。

量产的福音战士们开始蜂拥向初号机，毫无花巧可言。明日香可以通过通讯链路听到真嗣的咆哮，他将它们全部击飞，竭尽全力地劈砍和刺杀，但它们还是不断地回来。

该死的，她为什么要耗尽电力？她也应该战斗！

"妈妈，救救我！"她急切地低声喊道。

但没有回应。

握着长枪的紫色手臂是第一个与初号机其他部分分离的肢体。痛苦的嚎叫在明日香的脑海中回荡，就在这时，真嗣拿出了他的高振动粒子刀，一刀刺进了一台量产机的核心。

"求你了，妈妈！真嗣需要我们！"

还是没有回应。

无论她如何恳求，二号机都保持沉默。真嗣现在似乎在不停地尖叫，因为女妖们开始撕扯他的福音战士装甲，并将装甲下的血肉撕成碎片。

然后，其中一个用长枪刺穿了初号机的胸膛。

"真嗣！"

明日香猛地从床上挺起身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她的头发和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她用手捂住脸，把粘在脸上的头发丝拉开。

"只是个梦，"她喃喃地说，让自己倒在床上的硬枕头上。

'等等.....'明日香皱起了眉头。'硬枕头？床？还有一个陌生的天花板。'

哦，对了。

她是在 NERV 的医院里，而不是在家里。当她再次坐起来时，明日香能感觉到右臂和胸前缠着绷带。轻轻戳一下她的肋骨，只有轻微的疼痛，她的手臂也是如此。

尽管她显然已经在医疗室呆了一段时间，但空气中仍然能闻到 LCL 的味道。她的头发显然已经洗过了，或者至少是彻底冲洗过了，因为枕头上没有任何污渍。事实上，当明日香四处嗅闻时，她意识到气味来自绷带本身。她把医院发的衬衫拉起来，看到绷带上有一块奇怪的橙色垫子，紧贴着她的皮肤。

还没等她进一步调查，她房间的门 "嘶 "的一声被打开了。明日香以为是医生或护士，急忙把衣服放下，没想到进来的竟然是第一适格者。

"你醒了，"丽平静地说。

"不，我只是在说梦话，而且说得非常好。"明日香翻了个白眼回答道。

蓝发女孩眨了眨眼睛，然后微微一笑，走近第二适格者的床边。"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清醒状态变成了冷嘲热讽，令人印象深刻。其实我离开房间的时间并不长。"

"咦，你之前为什么会在这里？"

丽没有口头回答，而是指了指房间的另一边，那里有第二张床。

".....哦。"明日香蹙脚地回答。"等等，那真嗣在哪里....."有什么东西冲破了通往她大脑的那扇门，在她的眼前晃动着一个重要的信息。"...真嗣...."她的脸垮了下来。

丽迅速复制了红发女孩的表情。".....真嗣还在手术中，"她平静地回答道。"根据我向接待员询问的情况，战斗已经过去了大约 14 个小时。"

明日香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问道："但是.....他会没事的，是不是？"

"我...我不知道..."丽的肩膀开始颤抖。"长枪.....撕裂了他的大部分器官，切断了他的脊椎。"她的声音变得近乎狂躁。"我只看了一下长枪刺入的位置就知道了。他不可能活下来的！他怎么可能还活着？"红肿的泪眼睁得更大了，苍白的皮肤变得更加苍白，丽紧紧抓住自己的头。"等等，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不想让他死！"

又过了几秒钟，明日香才伸出手，把正在哭泣的女孩拽到床上，抱在怀里。两个女孩紧紧地抱在一起，红发女孩任由自己的泪水涌出，而蓝发女孩则靠在她的肩膀上哭泣。丽现在是唯一能阻止她冲出房间去手术室了解真嗣目前状况的人。她非常想知道，但同时又害怕得到答案。恐惧再一次麻痹了她。这个拥抱对她和丽都有好处。

但是，虽然现在她有了一个有形的东西作为锚点，明日香却无法阻止自己的大脑疯狂地猜测，回想着真嗣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对他未来的影响。即使 NERV 可以提供义肢，他还能驾驶吗？甚至是否有可能修复他的脊椎让他重新行走？器官置换呢？

就因为不想觉得自己没用，真嗣现在很可能会终生残废，如果他不--

明日香终于在这个词出现之前阻止了自己。

或许是第三双环抱着两个女孩的手臂让她们的猜测庆幸地停止了。

"嘿，姑娘们，"美里在她们耳边喃喃说道。明日香皱了皱鼻子，她闻到了这个女人身

上的酒气。"希望你们不介意我加入。"

明日香回答说："如果你有好消息，你可以加入进来，抱到你的胳膊掉下来为止。"

NERV 的指挥官将她刚刚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孩子们。让明日香感到欣慰的是，在美里向她们讲述的时候，丽坐到了美里的腿上。看到第一适格者如此.....脆弱，还是很奇怪。前一年，她对哥哥的困境最大的反应就是皱起眉头。而现在，她却像个孩子一样抱着她们的养母，尽管她们刚刚得到的信息是谨慎乐观的。美里似乎也不介意。

但如果她开始用膝盖弹丽，明日香就有话要说了。

当红发女孩在床上微微晃动时，绷带贴在皮肤上的感觉让她想起了就在丽回到房间之前看到的東西，于是她向美里问起了这些绷带。

美里解释说："这是我们的开发团队一直在研究的东西。绷带浸泡在一种由 LCL 和.....呃.....制成的化合物中。"她抿着嘴想了想，才继续说道。".....有些东西的名字音节太多，我记不住。这种化合物可以帮助人体重新生长皮肤、神经和肌肉。"

"好吧，告诉他们在气味上下点功夫，"明日香说。"如果人们不必面对 LCL 的恶臭，他们会更容易接受。"

"我会让律子知道的。"美里干脆地回答。"不管怎么说，你之所以戴着这些绷带，是因为你的同步率足够高，你的手臂和躯干实际上受到了亡灵对二号机造成的严重伤害。你那里其实被割伤了不少，伤口周围有很多淤青。"

明日香轻轻抓住自己的右臂，回想起右臂被砍断时的幻痛。但与真嗣所承受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简直不值一提。

"那么手术结束后，真嗣会像木乃伊一样被这些东西包裹起来吗？"她问道，希望能尽快见到第三适格者。

NERV 的指挥官不想让这些希望破灭，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行，他的伤势太严重了，更不用说还要经历手术。真嗣需要完全浸泡在浓度更高的化合物中。即使是这样，他也要在里面多待几天才能从手术中恢复过来。"

明日香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她并不是为了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真嗣说话才问的。他们在夜间的亲密接触让他们都远离了噩梦，但如果万不得已，明日香还是愿意忍受一两个晚上的噩梦。她的梦很糟，但还没有毁了她。而另一方面，真嗣.....

他听到整个人类都在他的脑海里尖叫。

明日香小心翼翼地表达了她对真嗣梦境的担忧，但还是把她最近了解到的情况憋了回去。

美里的脸色阴沉下来，低头瞥了一眼丽的头顶。"我也希望我能做些什么，明日香，但外科医生要处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塞个碍事的人进去。"她无奈地看了红发女孩一眼。"我很抱歉，但我无能为力，只能希望他在镇静状态下不会做任何梦。"

"如果镇静剂足够，真嗣就不会做梦了。"丽睡眼惺忪地说。"至少，他醒来时不会记得这些梦。"

第一适格者说完后打了个哈欠，明日香也跟着打了个哈欠。美里以此为暗示，起身把女孩抱到自己的床上。

"你们俩多休息一下。"美里一边说，一边给丽盖好被子。"我也该休息了。自从我们进入警戒状态后，我就一直很紧张，一整天都在靠紧张神经和咖啡支撑着。"

门关上后，两个女孩向养母道了晚安。明日香翻了个身，盯着墙壁发呆。她不知道丽说的是事实还是只是给了她希望，但她还是抓住了这一点。

明日香为潜伏在脑海深处的记忆的来袭做好了准备。

沮丧的咆哮声充斥着整个办公室，但摩耶只是平静地看着办公桌对面的声音来源。律子抱着头再次咆哮起来，这次的声音更轻了，但也更低沉了。她已经努力解决目前的问题两天了，但仍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摩耶....."当她把额头贴到桌子上时，终于开口说道。"为什么我对福音战士的了解比全世界所有人加起来还多，可它们还是坚持让我头疼呢？！"

闷闷不乐的中尉叹了口气，但还是保持沉默。她趁副司令的视线集中在办公桌的木头上时站了起来，默默地走到女人身后。

"我的意思是，感觉每次发生重大事情时，都会突然冒出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律子接着说。"我发誓，就好像那些该死的机器人互相串通一气，编造出新的东西来....."

当摩耶的手开始抚摸她的肩膀时，这位科学家的话渐渐停了下来，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在过去一个小时里积聚的紧张情绪开始从她的身体里流出。

"你需要休息一下，前辈。"摩耶喃喃地说。

"不行，"律子嘟囔道，她太专注于在年轻女人手下融化的感觉，以至于无法做出真正的回应，更不用说斥责她还在用这个词了。"工作太多了。"

"自从第三次冲击之后，你有没有休息过一天？因为我敢肯定你没有。更何况，袭击已经过去三天了，你根本没有回家。你就一直睡在这里，不是吗？"

摩耶得到的回应只是一句听不懂的喃喃自语。又过了几分钟，她轻轻地把律子从书桌前拉开，让她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然后自己坐在电脑前。

"你在做什么？"当摩耶把椅子和键盘调整到适合她略显娇小的身材时，律子问道。

"在你休息的时候，我来替你。"听了这话，科学家试图站起来，但中尉的目光让她愣在了原地。"你给我呆在那儿，否则我就叫医生来帮你请假。"

律子看得出摩耶不是在虚张声势，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好吧，"她哼了一声。"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在找什么。"

"那是什么呢，前辈？"摩耶挑眉问道，手指在键盘上方的空中盘旋。

"初号机的 S2 机关。我一直在猜测，为什么读数与上次启动时的读数不同。"律子轻点下巴，想起了被她拉走的数据。"更具体地说，就在我们与地表失去联系之后，当亡灵的核心爆炸时，它们发生了变化。但根据技术人员的说法，S2 机关没有损坏。这可能与初号机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再生有关。"

摩耶发出若有所思的哼哼声，手指落在键盘上。

律子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寻找答案，而摩耶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找到了可能的原因。

"我相信我有答案了，前辈。"她说，错过了副司令几乎听不见的叹息声。她把显示器转了过来。"看吧。"

律子把椅子拖向桌子，凑近屏幕。读着读着，她的眼睛慢慢睁大，露出惊讶的神色。她知道摩耶非常聪明--这也是中尉成为自己在 MAGI 方面唯一后备力量的最大原因之一--但律子没想到她能这么快地解决问题。她虽然很累，但在吸收信息时，眼睛仍然飞快地扫过屏幕。

"令人印象深刻，摩耶，"她最后说，目光中充满敬意。"在我无法得出结论的时候，你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摩耶脸红了，摆摆手表示不是。"只是因为你累了，前辈。我相信如果你充分休息的话，这对你来说简直是小儿科。"

律子笑了笑，暂时没有追问。"好了，现在我们有了具体的报告，我需要告诉司令。"

摩耶脸红褪去。"不行，"她严厉地说。"你要回家睡觉。我会向葛城司令报告。"

年轻女人的眼神中又出现了那种神情，律子明智地制止了她口中关于自己是中尉上司的微弱抗议。她只好叹了一口气。"我为什么不能拒绝你，摩耶？好了，做报告吧。只要记住，司令要求的交流方式要比我们科学家习惯的简单。"律子最后一句话是笑着说的。

摩耶点了点头，律子起身离开。就在她准备开门的时候，一双手臂突然从后面抱住了她。她微笑着转过身来回应对方，并在对方的嘴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明日香坚定地盯着通往手术室的大门。自从获准离开病房后，红发女孩过去两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附近度过的。她目睹了几次换班：疲惫不堪的外科医生离开又被替换。每一个离开的人看起来都好像过了漫长的一天。

但至少那里很安静。大嗓门意味着出了大问题。

美里意识到她的养女是个神经质的人，对任何将她从 **Geofront** 带走的尝试都会让她做出不利的反应，因此她为明日香征用了一个空房间让她睡在里面。美里唯一的要求是明日香必须睡在那里，但医护人员接到命令，如果真嗣做完手术，就必须叫醒她。

丽尽可能多地来陪明日香，美里也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工作委托给明日香。她不想冒险错过真嗣。明日香想在他再次变得几天都无法接触之前见他一面，哪怕只是片刻也好。

也许这样就不会再让她浑身颤抖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四十五分。美里坐在明日香旁边，丽坐在她们对面，她从学校直接来到了 **NERV**。这位蓝发女孩正在讲述她们的同学在得知真嗣的病情后的反应。

显然，东治曾恳求丽看看他是否能重回第四适格者的位置，当被告知初号机只接受真嗣时东治感到非常沮丧。光的拥抱才让这位运动员恢复了一些正常。

在这场单方面的谈话中，明日香始终面无表情，眼睛紧紧盯着手术室的门。因此，当手术室的门再次打开时她是第一个注意到的人，但明日香并没有在意，她只是以为这是一次换班。

直到那人摘下手术口罩，走到美里面前停下。

"葛城司令？"

"什么事？" 美里问，站起来迎接外科医生。"你有关于真嗣的消息？"

他点了点头。"是的，长官。他现在情况稳定，很快就会被转移到治疗水箱里。"

还没等他进一步报告，明日香就站了起来。美里却抢先说道："我们想在他转院之前见他一面。可以吗？"

"我们接到命令，在他完成手术的那一刻就把他转移到那里....." 外科医生说到这里，注

意到明日香脸上既恳求又苛求的表情。".....但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两分钟的时间，"他说完。让他们稍等后，他就又溜回了手术室。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外科医生推着轮床走了出来。

"真嗣！"

明日香第一个跑到他身边，冲到轮床床头低头看着第三适格者的熟睡的脸。她向他伸出一只手，直到盖在真嗣身上的毯子将她的手冻结在空中。或者说，毯子的形状揭示了什么。

被告知真嗣受伤是一回事，通过视频屏幕亲眼目睹也是一回事。而看到毯子向下凹陷，在不应该的地方与轮床交接在一起，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明日香再一次诅咒自己不是一个更好的驾驶员，但当他安详的表情让她的内心平静下来时，她感到如释重负。

她的手终于落在了真嗣仅剩的手臂上，轻轻地捏了捏，这时丽走到轮床的另一侧，在他的右肩上做了一个呼应的手势。

"他在治疗水箱里的时候会被一直注射镇静剂吗？" 美里询问道。

"不会，"外科医生回答。"我们会再给他打一针麻醉剂，明天应该就会失效。"

"这样的话，我希望身边随时有一个熟悉的人。他醒来时会很困惑，而且会被困在一个过于狭窄的玻璃管里。"

丽和明日香互相看了看，又看了看美里严肃的脸，一起点了点头。她们都不希望真嗣恢复意识后变得歇斯底里，这可能会让他的伤口再次裂开。

美里也点了点头。"我对你们俩也有同样的期望。丽，我会告诉学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就不要打扰你了。"

"我相信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丽勉强笑着回答。

外科医生礼貌地咳嗽了一声。"很抱歉打断你们，但我们现在需要移动他。"

三位女性退到一旁，开始跟在推轮床男人身后。过了一会儿，他们进入了一个被标记为禁区的房间。丽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当她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熟悉东西时，她愣住了。

房间中央放着一根金属玻璃管。虽然它看起来仍然像曾经用于第一适格者记忆上传的那根管子，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它现在水平放置，由一个笨重的金属平台支撑着，有几根粗大的管道通向平台。管子的"盖子"被改装过，连接管被移到了下面，里面还增加了一个金属架子。现在，它有点像文件柜的抽屉，当真嗣被小心翼翼地放到架子上时，这种印象更加强烈了。

这些变化无法阻止丽的双手紧握，因为她想起了在那个管子里度过的时光。美里亲吻了养子的额头后走到她身边，两人一起看着氧气面罩套在真嗣头上，然后连接到氧气帽上。

"我看得出来，你讨厌这个东西，丽。"美里悄悄地对女孩说。"但它现在有了更好的用途。"

当盖子盖上时，丽盯着管子。一台机器呼呼地运转起来，一种看起来与 LCL 类似，但更粘稠、更不透明的物质被泵入管中。为了保护真嗣的隐私，大部分机器上都铺上了遮盖布，直到这时，第一适格者才放松下来。

只是当她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终于找到你了，司令！"时，她才惊讶地跳了起来。

她转过身来，看到略微有些气喘吁吁的伊吹中尉，美里的注意力一转到她身上，她就向伊吹中尉敬了个军礼。

"我有关于初号机的信息要告诉您，长官。"摩耶报告说。"但如果您很忙，我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你看起来好像找我很久了。"美里说，"不如现在就告诉我吧。"

"好的，长官。"中尉清了清嗓子，开始报告。"赤木副司令和我一直在尝试分析第四亡灵死后不久出现的初号机 S2 机关的异常现象。"

"等等，有问题吗？"美里插了进来。

"嗯，更像是我们可能发现了超级螺线管能量的极限，司令。"摩耶紧张地颤抖着，"虽然花了一些时间，但是.....副司令发现 S2 器官的能量被耗尽了。意义重大。"

丽感觉到中尉说了些谎话。不是关于初号机的，而是关于是谁发现的。她很好奇谎言背后的原因，但还是保持了沉默。

"初号机的 S2 机关现在的容量大约是原来的 92%。"摩耶继续说，"它正在稳步增长，但伤口再生速度已经减慢。"

美里挠了挠头，"等等，超级螺线管不是应该拥有无限的能量吗？怎么会被耗尽呢？"

"鉴于这一发现，赤木副司令已经研究出.....更确切的说法是可以产生无限能量，长官。"摩耶低头看着她的报告。"它可以产生无限能量，但容量有限，补充速度也有限。"

NERV 的指挥官仍然一脸疑惑，而摩耶也在磕磕绊绊地解释着。丽想出了一个比喻来帮助这位年轻女性。"这就像一个与大海相连的浴缸。水源基本上是无限的，但水龙头出水的速度只能这么快，浴缸本身也无法容纳无限的水量。"

"没错，就是这样！"摩耶微笑着说。"谢谢你，绫波。"

"那好吧，"美里说。"所以有什么东西耗尽了初号机的能量，比外星科技电源补充能量的速度还要快。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中尉紧张地说。她的目光迅速转向房间中央的管子，然后又回到美里身上，速度之快只有丽才注意到。

"它被爆炸损坏了吗？还是泄漏了什么的，但后来又自己修复了？"美里问道。

"不是，长官。"摩耶此时正把嘴巴藏在手中的报告后面，好像想停止谈话。

"这和真嗣有关，是吗？"丽轻声问道。摩耶点点头，挤了挤眼睛。蓝发女孩伸手接过报告，简单地扫了几眼，然后目光停在了中尉不想透露的那一点上。

丽看出了原因。

她盯着那装着她正在康复的哥哥的治疗水箱。"使徒们都拥有一个 S2 机关，"她缓缓地说道。"有了它，它们就能将人类的常规武器视若无物，并抵御可能与它们对抗的东西。初号机是由莉莉丝制造的，它的器官是从亚当衍生生物那里偷来的，并且被迫与之兼容。"

第一适格者转向美里，后者似乎开始明白了。"真嗣的同步率远远超过了百分之百，具体数字是多少已经不再重要。他的伤势非常严重，不仅他自己的身体以前受过伤，而且还同步遭受了初号机的每一次伤害。"

她红红的眼睛里开始噙满泪水，但仍紧紧盯着美里的脸。"强行维持一个人的生命需要多少能量？何况是维持一个几秒钟就要死的人的生命？"

穿着牛仔裤的腿以稳定的速度上下抖动着。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它一直以每秒约两下的频率不停地抽动着，但这条腿的红发主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只有她面前的管子里睡着的真嗣这一事实，让她没有通过敲打玻璃来发泄更多的紧张情绪。

她已经听到了关于初号机及其驾驶员的一切。由于背对着谈话，当她听到是什么让这个一直不走运的男孩活了下来时，她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不流泪。摩耶默默地带着丽离开了，美里把明日香拉到了她的监护人和养母身边，给了她有生以来最紧的拥抱。这一拥抱导致两人的衣服上都湿了一块，但她们并不在意这种小事。

技术人员在对治疗水箱及其设备进行最后检查后早已离开，现在房间里只剩下明日香一个人。美里又一次轻易地读出了第二适格者的微妙内心，这意味着她不会很快离开房

间。

当明日香试图将最近的新闻从脑海中抹去时，她的大脑却决定抓住福音战士本身不放。

虽然她无法获得这种生物机械创造的学位，关于它们的机密数据太多，但她仍然充分利用自己的驾驶员安全许可级别在业余时间尽可能多地汲取信息。任何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 and 操作机器的信息都会让她成为一名更好的驾驶员。

如果她能早点知道自己是二号机的灵魂就好了。

那年早些时候，应明日香的请求，美里扩大了这个女孩的安全权限，主要是为了让她了解她母亲试图进行接触实验背后的所有细节。在补完中，恭子曾告诉明日香，她的自负是如何导致她的堕落的，但明日香想知道更多。

明日香花了很长时间调查，外加几个针对赤木律子的冰冷礼貌的问题，才确信除了二号机偷走了她母亲的大部分灵魂之外，NERV 并没有其他公开的违规行为。但鉴于在 NERV 发生的一切让她的母亲被骗到这种境地，如果回到过去她不会听从前任指挥官.....安排的任何事情了。

一想到碇源堂，明日香就皱起了眉头，低头看着真嗣那张沉静的脸。有可能说服这个男孩放弃他的姓氏吗？如果他是几乎导致人类灭绝的那个人的儿子的事传出去，几乎可以肯定至少会有一个人决心要惩罚这个因为父亲犯下罪孽的儿子。当然，一旦真嗣清醒过来，就可以向他提起这件事了。

管子里面传来一阵轻微的声音。明日香没有理会，以为是自己的想象。想到真嗣就在她思考的时候醒来，这也太巧了吧。况且，麻醉剂的药效还没过。明日香把头枕在手臂上，身体前倾，靠在水箱的玻璃上，准备小睡一会儿。

一分钟后，她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明日香从叠起的双臂上探头看去，声音的来源让她皱起了眉头。管子因为没有装满，有一个小气孔。真嗣的头慢慢地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在液体表面激起了微小的涟漪。

明日香低声诅咒了一声。麻醉剂显然已经开始失效，当它彻底离开他的身体时，它会带走真嗣对抗梦境的唯一保护。

她应该去找技术人员吗？他们能确定治疗水箱是否出了问题，但一想到真嗣突然醒来时没有人迎接他，她就僵在了椅子上。

"真嗣？真嗣，你能听到我吗？"红发女郎把脸贴近玻璃，用安抚的语气呼唤道。"没事，我就在这里。"

男孩似乎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可能是因为管子和液体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梦境。明日香移到管子的盖子前，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松了一口气。她按下明确标示的

"扬声器 "按钮，再次开口说话。

"真嗣，不管你看到了什么，那都不是真的。"明日香说。"你现在安全了。跟随着我的声音。请...醒醒。"

她的右手颤抖一下，感觉它几乎要握住真嗣的手。她继续平静地说着，当她坐回椅子上时，略微提高了声音。

"忘掉其他任何事情。我就在你身边，我会保护你的，所以跟着我的声音走。回到我身边，求求你...真嗣....."

真嗣的眼睛睁开了，他的头猛地抬了起来.....从头顶的玻璃上反弹回去。液体减缓了他的速度，但头部撞击的冲击力足以让他的头恢复平躺位置。

"呃，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真嗣一边揉着额头一边嘟囔着，他的声音被氧气面罩稍微压低了一些，但还是通过扬声器传了出来。

"真嗣！" 明日香对水箱中液体的颜色表示感谢。它可以很好地掩盖她脸上的红晕直到它褪去。看到真嗣挣扎着醒来，她的眼泪几乎再次夺眶而出。

"什么？" 男孩扭了一下头，然后发现了玻璃另一边兴奋的女孩。"哦，你好，明日香。"

明日香忍住了只为了缓解手上的颤抖就想把男孩从治疗舱里拉出来的冲动，她微笑着问他："那我不能再教你德语是怎么回事？"

"公平地说，我们并没有过多的重伤员来测试这种物质，"律子一边检查治疗舱的读数一边说。"我们对这种物质的测试都是小规模。我知道它可以去除毒素，但没想到它还能起到镇静的作用。"

律子、美里和丽听到真嗣提前醒来的消息后没过多久就回到了房间。美里立即走向治疗水箱去看真嗣，而丽则犹豫了片刻，然后她对哥哥的关心压倒了对管子的厌恶。

"在项目初期，曾有一人故意弄伤自己以便我们测试绷带的效果。"律子继续说，"但是没有人愿意冒着重伤的危险来测试水箱。"

"等等，你说你已经对这东西进行了广泛的测试，"美里回答道，怀疑地盯着首席科学家。

"我说的是这种化合物已经过测试。"律子回答道，"其他人也曾被放进治疗水箱里，但那是为了确保它的功能和病人的舒适度。真嗣是第一个真正被放入其中进行全身治疗的人。"

美里用手指敲了几下叠在一起的手臂。最后，她回过头来问："真嗣，你感觉怎么样？"

"嗯，我知道.....我失去了手臂。"真嗣扭头看着自己的右肩，开始说道。"但我也感觉不到我的腿了。"尽管他努力想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但管子的尺寸让他无法坐起来。

"那是因为.....医生不得不截肢....."明日香悲伤地回答道。即使在红色液体的背后，她也看到真嗣的脸色明显苍白。

"哦....."

"对不起，真嗣。"律子走到治疗水箱前道歉。"你的腿被自己的驾驶椅压碎了。我们没能保住它们。"

".....我明白了。"第三适格者呆呆地说，然后转过头去什么也不看。律子以此为暗示移开视线，假装在忙着看掌上电脑。

"怎么了？"明日香询问道，她移到了管子的另一边看着真嗣的眼睛。"NERV 为运动员小丑安装了假肢，他们也能为你做同样的事。"她严肃地看着科学家，尖锐地补充道："是不是？"

律子没有去配合她的目光，紧张地咳嗽了一声转过身去。"当然，NERV 会照顾好自己的人。"不知怎的，她竟然能一脸坦然地说出这句话。"我们可以很快为真嗣安装一套基本的假肢，但手臂会比较复杂，还需要做一些手术。"

"我还能驾驶吗？"真嗣问道，仍然盯着明日香。

现在，副司令正被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盯着，葛城家的三位女性成员都在等待她的回答。律子抑制住紧张地调整衣领的冲动。

"学习使用假肢需要时间，"她最后说。"尤其是你将有一只胳膊和两条腿被替换掉。如果只是替换其中之一，我会乐观地认为你至少在名义上已经为下一次袭击做好了准备。但现在，如果下个月再出现一个亡灵，你将无法作战。"

只有明日香看到了真嗣的反应。他的五官抽搐了一下，紧接着眼神变得僵硬。这次他没有转移视线了，明日香说："好了，既然你已经告诉了他更多坏消息，那么你现在可以开始做那些假肢了怎么样？"

美里摇了摇头，阻止了律子对女孩的愤怒回应。相反，这位科学家大声叹了口气，离开了房间。葛城妈妈绝望地看着德国女孩对副司令说的这番话，然后也走出了房间。

明日香知道自己不服从首席科学家的命令，但现在她唯一关心的人却被困在一根管子里。

"哥哥，没什么好担心的。"丽轻声说道，真嗣慢慢转过头来面对她。"当下一个亡灵来临时，明日香和我将面对它并取得胜利。"她呼出一口气，目光移开了一秒钟，然后再次注视着他。"我不知道该如何用适当的辞令来表达。如果你试图加入我们，我们都会为你担心。我们自己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

明日香点了点头。"优生说得对，真嗣。我知道你不想在我们战斗的时候袖手旁观。我知道你想帮忙。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但你已经有一个不利因素了，那就是你的 **Eva** 同步率很低。你现在要怎么驾驶呢？"

真嗣盯着自己剩下的右臂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说："我会找到办法的。"

两个女孩面面相觑。两位女驾驶员都不愿直接承认的是，在战斗开始时，真嗣的存在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为了完成任务，他实际上不得不与自己的控制装置对抗，这意味着亡灵将他视为容易得手的目标。当时它突然将目标转向了这个明显的薄弱环节从而扭转了战斗的局势，直到初号机重新启动。但如果每一个亡灵都比上一个更强的话...

丽站了起来，悲伤地说："真嗣，我们只希望你能好起来。请首先关注这一点。"她默默地离开了房间。

房间里沉默了好几分钟，真嗣才喃喃地说："对不起....."

明日香抿着嘴吹了口气，然后回答道："你还是没什么好道歉的，真嗣。我想除了你那疯狂的战斗方式。"她轻轻瞪了男孩一眼。"说真的，你为什么要全力进攻？就好像初号机又开始暴走了一样？"

真嗣在治疗水箱里紧张地晃动着身体。"那是.....因为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明日香。"

第二适格者的脸颊又开始泛起了泛红。"你.....你是说，当我快要被刺穿的时候，我在呼唤你吗？"

真嗣缓慢地点了点头，回答道："当我被刺中时，疼痛打断了我的同步。没有疼痛保持同步率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我就.....放弃了。我想'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干掉。但后来.....你呼唤我了。"

当真嗣直视明日香时，蓝色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她。"你轻声叫着我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在说再见。我听到了，我知道我不能让它发生 我的不作为会让你再次丧命。"他的身体开始颤抖，声音也变得沙哑。"我宁愿死也不会让这种事再次发生。"

"你真是.....笨蛋！"明日香愤怒地结结巴巴地说。"你也差点死了！你现在之所以还在这里，完全是因为初号机的那个 **S2** 机关！"

"...哦..."

"'哦'？你差点把自己害死，以至于要靠外星技术才能让你活下来，而你却只会说'哦'？！"明日香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有懊恼地用拳头猛击玻璃缸。"该死的，你知道爆炸后我看到你的Eva时有多害怕吗？！"

眼泪试图渗出时她紧闭双眼。"真嗣...我很害怕你已经死了.....我甚至不敢打开通讯链路，直到你的Eva向我伸出手。"

她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被刺穿的紫色福音战士的恐怖景象，它的眼睛在闪烁，剩下的手无力地试图把长枪拔出来。当看着机器人脸上近乎悲伤的表情时，她也试图克服着对真嗣遭遇的恐惧。

她想到在她鼓起勇气承认自己心中最深的秘密之前，他就要死了。

三天来，她只能被迫无所事事地等待。在手术室外，明日香曾两次听到惊恐的声音和慌乱的叫喊，甚至隔着门都能听到。第二次之后，她不停地追问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真嗣的心脏停跳了两次。

她三次差点失去机会。

"明日香...我——"

"安静，第三适格者！"红发女郎把双手举到脸上，用手跟揉着湿润的眼睛，泪水却止不住。"该死的，为什么我会哭？我为什么这么在乎你？我到底为什么这么爱你！"

真嗣抬头盯着明日香，震惊地张大了眼睛和嘴巴。

明日香低头瞪着真嗣，双手紧紧捂住嘴，试图阻止她刚刚说出的话，脸上的表情突然像回到了火山口时。她的双腿颤抖了一下，随时准备离开房间，离开 **Geofront**，离开这个国家。

她的秘密不再是秘密。恐惧使她再也无法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的感情已经冲破了束缚，冲破了心之壁，从她口中逃了出去。

真嗣舔了舔嘴唇，紧张地咽了下去。接下来的几秒钟里，他不停地张合着嘴，试图开口说话，但他所做的一切只是让自己看起来像一条金鱼：周围的液体也帮不了他。

明日香的双手捂着脸，从嘴巴移到了眼睛上，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她也不知所措。现在还能说什么呢？也许如果他们都保持沉默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来转移她们的注意力。虽然机会渺茫，但这是明日香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见鬼，她甚至可以接受另一次亡灵袭击.....也许...

"嗯.....明-明-明日香.....？"

啊，第三适格者成功地重新启动了他的大脑。永恒的沉默就到此为止吧。尽管明日香很想保持沉默，但几秒钟过后，她的声音还是穿过她的手咕哝道："怎么了，真嗣？"

又恢复了沉默。她张开手指，透过手指窥视着水箱，只见真嗣用剩下的一只手揉着头，眉头紧皱。最终，他闭上了眼睛，发出了一声叹息，呼吸面罩上也蒙上了一层雾气。

"你.....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男孩低声问道。

明日香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怒。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是在说我撒谎吗？"但随后，她大脑中的理性部分迅速决定给出自己的意见。"他花了十年时间相信自己不被爱。他会怀疑我刚才说的话很奇怪吗？我必须说点什么，不能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对一个在感情上已经被践踏得体无完肤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种想法还不足以阻止她张开嘴巴说出那些也许没有错，但可能还是不太令人期待的话。"第三适格者，你在暗示什么？"

真嗣明显地对明日香畏缩了。这一举动冻结了她的血液，粉碎了她的愤怒。一个多月来，他第一次害怕她。

"真嗣。"

一句话，尽管语气平和，男孩还是又畏缩了。明日香在椅子上晃了晃，双手放在他正上方的水箱上。"真嗣，看着我。请看着我。"

第三适格者的头慢慢地扭动起来，就像一个出了故障的动画机器人。当明日香终于能看到他的眼睛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她感到恶心，因为她知道是自己突然引发了这样的旧疾。

"真嗣，我....."明日香停顿了一下，然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停顿。她最大的秘密已经暴露了。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事情还能变得更糟吗？她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试图证明自己没有说谎，正如她所说："这是.....真的。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但我说不出口。"

她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现在，她只觉得自己离超新星太近了。明日香拒绝让这一切阻止她，她讲述了自己差点错过三次表白机会的恐惧。她的话可能是几分钟前不小心说漏嘴的，但却是真心话。

真嗣的目光在她脸上一闪而过，搜寻着任何欺骗的迹象，但在她坦诚的五官中却没有发现。"我.....嗯....."他结结巴巴，艰难地回答道。

这是明日香一直害怕的部分。这也是她一直.....不敢表白的最大原因之一。真嗣对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吗？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多少沟通的桥梁被这样摧毁了？或者他根本就不喜欢她，只是想和她做朋友。她的心不知道是该做好亚轨道飞行的准备，还是该准备好清理人员以便在它破碎后进行清扫。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困惑，她的心脏才会在此刻猛烈地撞

击她的肋骨。

当他深吸一口气时，真嗣的呼吸面罩又起雾了。这一大口空气中显然蕴含着巨大的勇气。他张开嘴，清晰地说了出来，话语中没有丝毫犹豫和结巴。

"明日香，我非常想接受这个事实，但我不能。至少现在还不能。"

明日香的心跳得更厉害了。清理人员现在已经待命但都保持着距离。"为什么不？"她小心翼翼地问。

"因为....." 真嗣挤了挤眼睛，面无表情地继续说道。"有.....有件事我必须先告诉你。有些事可能会改变你对我的感觉。"

两分钟后，明日香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房间，差点把门另一边的人撞飞。

离开病房后，绫波丽在离门口最近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她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让第二适格者与真嗣多相处一会儿，然后再按照惯例提醒真嗣休息。

在 NERV 总部的医疗室里，隔音效果好的房间并不多，装有治疗水箱的房间也不例外。因此，丽听到的呼喊声是不会错的。她的第一反应是冲回去试图化解这种情况，但随后她就察觉到了对方所说的话。

明日香的声音中带着愤怒，就像去年她不断骚扰真嗣时一样，但这次只是因为她很担心。丽了解到人们有时会用愤怒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恐惧或其他不必要的情绪。

像明日香这样的人采取这样的防御方式似乎也很恰当。至少这一次，她听起来像是在为真嗣生气，而不是对他生气。

里面传来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丽再也听不到了，她发现自己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向门口靠近。

接着又是一声喊叫，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脸色苍白的女孩在门口站了很久，脑子里翻腾着她所听到的一切并试图理出头绪。

丽爱她的哥哥，她相当肯定美里也爱她的哥哥。为什么第二适格者对真嗣的爱如此不确定？他们是一家人。难道一家人不应该相爱吗？

但她又想到了另一对男女：铃原东治和洞木光。她曾多次听人说过，他们俩 "相爱"了。由于她还不太明白 "爱"和 "相爱"的区别，所以很快就进行了研究。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这其中暗含着浪漫。

明日香和真嗣之间的情况相似吗？她的驾驶员同伴们的关系和光与东治的关系肯定有相似之处，比如听到传言时的顽固否认和愤怒。

随着 "啪 "的一声脆响，第一适格者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东西。明日香以一种浪漫的方式爱着真嗣，并一直试图掩盖这一点。现在，丽终于明白了美里的意思，当时她认为真嗣已经向明日香 "表白 "了。现在她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德国女孩会如此接近——

她面前的门滑开了，一抹红色从门里飞了出来扑向她，差点把丽撞倒。她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几秒钟后才恢复了平衡，直到她的双腿后部与她坐过的长凳相撞。丽抬头看着明日香用德语发誓，然后切换回日语。

"哦，没看见你在那儿，"明日香心烦意乱地说，然后就立刻向走廊走去。出于纯粹的困惑和好奇，丽跟了上去。

红发女孩在电梯前停了下来，按下了呼叫按钮。电梯一到她就走了进去，丽盯着她，不确定她的驾驶员同伴是否在寻求隐私。明日香叹了口气，向她招了招手，用她的另一只手保持门开着。

当两个女孩到达大厅时，明日香走到房间的角落，也就是离接待台最远的地方，然后猛地扑到沙发上，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又弹了起来。丽在她的右边坐了下来，态度要镇定得多，第二适格者向前倾着身子，抱着头，长长地大声呻吟着。

"有什么意见分歧吗？"丽悄声问道。

明日香微微仰起头，用一只眼睛怒视着她。不过这种眼神很快就消失了，她叹了口气。"你说有四件事导致真嗣启动了第三次冲击：美里的死，我的死，还有两个私人事件。"

丽默默地点了点头，她继续说道。"嗯，我已经知道'我的'--"明日香夸张地用手指引号。"--我拒绝他是第三个事件。"另一个女孩又点了点头，双臂垂到了膝盖上。".....我想我刚刚发现了另一个私人事件是什么....."

在第一适格者承认她已经知道之前，明日香双手握成拳头放在面前咆哮道："第三适格者.....利用了我。我陷入了昏迷中，而他.....坐在那里，对着我自慰！他把我变成了一个该死的性幻想对象！"

丽把目光移向地板。虽然她在很多事情上都很天真，但她明白明日香对这一行为感到非常愤怒。但这个女孩仍然需要努力为自己的哥哥辩护。

"真嗣有没有告诉你他事后的感受？"她问道。

"呃！恶心！"明日香厌恶地拧起了脸。"我不需要知道！他一"

丽在红发女郎发飙之前打断了她。"他觉得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人。"

"他.....什么？"

"当真嗣.....完事后....." 丽呆呆地解释道。"他认为自己刚刚玷污了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跑到了 Geofront 的深处躲了起来。"

明日香抬起头，茫然地凝视着房间的另一端。"等等.....所以当有人用枪指着他的头时，他才没有任何反抗？"她难以置信地问。

"还有他不情愿地处决了最后的使徒。"

明日香用手掌拍了拍额头。"该死，我都忘了。" 手慢慢地从她脸上滑落。"他说什么来着.....'如果你要放弃，那么我也会放弃'。总之是类似的话。他很快就崩溃了，他求助于我想让他振作起来，但我在昏迷中什么也做不了。他放弃了，想做些什么来让自己好受些，结果却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红发女郎发出了一声响亮而毫无幽默感的笑声。"这就是第三适格者，好吧。"

".....你恨我哥哥做这样的事吗？"第一适格者迟疑地问。

"什么？这个嘛....." 明日香挠了挠脸颊，然后发出一声嘶哑的叹息。".....不，我已经原谅他.....不能帮我了。我不能在原谅他的同时，还因为一些.....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事情而谴责他。"

"那你应该告诉他。"

房间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丽挑了挑眉毛，因为明日香说出了一个德语单词，显然是她不知道的脏话。

"我是个该死的白痴！"第二适格者惊呼道。看着另一个女孩困惑的眼神，她澄清道。"他承认.....之后，我就冲出了房间。我刚刚不小心告诉他我爱--" 她的下巴猛地合上了。"你别管！"

"我听到了你的.....忏悔，"丽承认道。"想不听到都难。"

当脸色苍白的少女拒绝在她的瞪视下屈服时，明日香咬牙切齿地咆哮道。"你敢告诉任何人，你就死定了。"

"没有你的同意，我无意透露你们关系的任何新细节。"

"很好，"明日香威胁地回答道。"总之，在那之后，他问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我说我说的是实话，但他又说不能接受，因为.....嗯....."

"因为他相信他说的话会让你对他的感情发生变化。"丽说完。

"是的，"明日香再次咆哮起来。"我听完就跑了？我敢用我的Eva打赌，他现在认为我确实恨他。"

"回到他身边，快点，消除他的恐惧。"

无视电梯的等待时间，她们回治疗室的时间只有离开时的一半。

门"嘶嘶"打开的声音在明日香的耳边显得格外响亮。她扭头看了一眼站在身后的丽，但女孩冷冷眼神并不能让她感到安慰。她深吸一口气，慢慢地走进房间。

只要走进去一步，就足以看出一切正如明日香所担心的那样。真嗣茫然地望着天花板，显然没有听到门的开关声。治疗水箱的扬声器没有被关闭，所以很明显，他只是忙着自责，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头脑以外的事情。即使明日香走近治疗水箱也没有任何反应，直到她伸出指甲轻轻敲击玻璃。

这是当天第二次真嗣的头撞到了玻璃管上，然后在看到站在旁边的人后畏缩了。他的身体开始颤抖。

直到明日香瞥见玻璃上映出的自己，低头一看，她才意识到为什么真嗣会有这样的反应。红发女孩的整个身体都处于一种散发着冷漠的姿态。她慢慢地展开双臂，揉了揉自己的脸，消除了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怒容，然后走到管子的另一边，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想过你的所作所为了，真嗣，"明日香开始说，语气低沉。"我有点想伸手打你的脸的冲动。"男孩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还是用同样的声音继续说。"那是我认为所有男孩都是变态的那部分。嘿，但我想你是唯一一个不是变态的人，真的。"

他张口欲言，但明日香迅速打断了他。"我已经决定了。"

真嗣眨了眨眼睛。"你决定了.....什么？"他问道，显然害怕得到答案。

"考虑到那天的情况，我不会因此记恨你。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人受到伤害，无所谓了。就我而言，它甚至没有发生过。"明日香向前倾了倾身子，"我希望你也能这么想。明白吗？"

"你.....要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真嗣小心翼翼地问。"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自从我在海滩上醒来后，那一直是我最憎恨的记忆之一。"

"试试看，"明日香简单地说。"把它抛在脑后，否则它会一直缠着你。"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在尝试做同样的事情，在她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她在夜里靠近真嗣帮助她远离噩梦，她的尝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不要去回想不好的回忆，真嗣。尤其是它找上你的时候。"

她的话冲刷了他的头脑，真嗣闭上了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睁开眼睛，接连眨了几下。"好吧，"他说。"我试试。"他又说了几个音节，但声音太轻，扬声器无法接收，明日香也无法读唇语。

令人不安的沉默持续了几分钟，出人意料的是，是真嗣打破了沉默。他的目光无处不在，唯独没有看向明日香，而明日香此时正用手掩着嘴偷笑。

她又让真嗣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会儿，想看看他是否能说出来，但后来还是决定可怜可怜这个孩子。"你是想问我刚才说的话还算不算数？"见他尴尬地点点头，她说："好吧，如果那没有发生，那就什么都没变。"

"那么.....你真的.....爱-爱我吗？"

明日香觉得很奇怪，自从她之前突然说出这个词后，他就一直绕开这个词，而现在他却几乎可以正常地说出来。她点点头，回答了真嗣的问题。

男孩的一边嘴角抽动了一下，然后另一边也跟着抽动。明日香被他慢慢绽放的笑容迷住了，她自己的脸上也开始绽放笑容。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真嗣开始说。即使隔着液体，明日香也能看到他的脸颊开始泛红。"我有事要告诉你。有些事我已经憋在心里太久了。"

此时此刻，她的心再次怦怦直跳。

"明日香...我..."

她的胸口就像要裂开一样。

"我..."

是根肋骨开始断裂了吗？

"我也爱你。"

第 26 章

"好吧，我看得出你有点不高兴，但真的有必要把我铐在椅子上吗？"

沉默。

"把我的腿铐起来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了。"

沉默。

"除非.....你要惩罚我--"

"别闹了！"美里命令道，绑在她面前椅子上的男人安静了下来。

不过，他脸上的得意神情依旧。

"我只是想说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了，"加持最后说。他尽量举起双手展示金属手铐，这不是用来固定危险囚犯的高度安全的束缚装置，但足以让他呆在座位上。"我的任务完成了。"

"上次我让你离开我的视线时，"美里回答道，用手指了指那个男人，"你突袭了 MAGI 获取信息，然后从我们的雷达上彻底消失了。"

"好吧，公平地说，我袭击 MAGI 是因为你命令我确保 SEELE 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对孩子们构成威胁。"加持试图不慌不忙地耸耸肩。"我做到了。说到这个...真嗣怎么样了？"

美里并不喜欢突然改变话题，但特工现在严肃的表情说服了她回答他。"他.....还好吧。我们会给他做最好的假肢，但这需要时间。"

"不，"加持摇着头说。"我是说，他是如何应对的？"

"哦，嗯，当真嗣看到自己的腿时，他相当崩溃。他担心自己无法及时为下一次袭击做好准备。"美里悲伤地笑了笑。"尽管讨厌它们，他还是想马上回去，因为他想帮忙。不管怎样，明日香现在正陪着他。希望她能让他即使不能快乐至少也能让他平静。"

"我明白了。那你自己呢？律子把我留在这里之前告诉了我抽屉里那个瓶子的事。"

美里的眼睛瞟向了那个抽屉。她有些想把酒再拿出来，但这年头即使是 NERV 的司令官，也不能让人看到她喝醉了。

"这.....很难，"她承认。"我所能做的就是坐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我视如己出的儿子在去年以来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中受了重伤。昨晚我就在这张椅子上睡着了。猜猜我梦见了什么？"加持沉默不语，但他嘴角的下撇告诉美里他明白了。她双手抱着头。"我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疗楼，让自己确信真嗣还活着。"

她听到一阵金属撞击声，抬起头看到加持向她伸出一只手。他龇牙咧嘴然后攥紧拳头，狠狠地把手臂向上拉。椅子的木质扶手只支撑了几秒钟就断裂开来。加持晃动了一下手臂，碎裂的木头从手铐的另一端滑了出来。

美里扬起眉毛，看着男人把空出来的手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对他轻轻一笑，接受了他握在她手中的手。"要把那把椅子的其他部分也毁掉吗，还是要我去拿钥匙？"她边问边轻轻捏了捏他的手。

"怎么，就为了这些老东西？"加持笑嘻嘻地说。"不，只要给我一个回形针和几分钟时间。"

即使美里仔细观察着他的动作，她仍然无法看清他是如何如此迅速地解开手铐和脚镣的。"你完全确定 SEELE 不再有威胁了吗？"她问。

加持把被弄坏的回形针放在桌子上，回答说："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冒出来自称是 SEELE，那纯粹是虚张声势。他们掌握的任何数据要么已经销毁，要么已经交给 NERV 作为证据。"

"很好，"女人伸出手再次握住了他的手。"如果我的孩子们面临的另一个威胁也能这么容易解决就好了。"

她桌上的电话响了，美里接起电话后，两人迅速坐回座位上。她听着秘书传来的一份海滩目击报告时皱起了眉头。从补完回来的人流已经减缓到每两周一两个。

一些家庭已经开始为他们失踪的成员举行葬礼。

每当她收到有关 NERV 人员返回的报告时，美里总是屏住呼吸等待着看到或听到一个她不希望回来的人的名字。幸运的是，碇原堂显然还满足于呆在自己完美的小世界里。

但当她听到海滩巡逻队发现了谁时，还是感到很惊讶的同时也很高兴。美里结束了通话，越过办公桌看向加持，后者挑了挑眉毛。

"怎么了？是谁？"他问。

"有两个人回来了。他们还不确定另一个人是谁"--美里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但他们认出了冬月耕造。"

当她起身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加持说："现在我很好奇第二个人是谁。"

美里停在门口，斜眼瞥了他一眼。"好吧，等你把手铐还给 NERV 之后为什么不去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呢？"

"哦，不担心我再次消失吗？"

美里转过身来正面对着他，回答道："你可以试试，但 MAGI 现在正牢牢地盯着你，你被限制在 Geofront，除非我另有指示。"她咧开嘴笑了。"更何况，如果你再跑掉，我就不能这样对你了....."

她的手猛地抓住了那个男人的衬衫前襟，将他从椅子上拽了出来，并用力吻了他十秒钟。

".....我明白了，"加持一喘过气来就说。"嗯，这是个不错的奖励，葛城。"

"只有'不错'？"

看着司令官危险的眼神，男人咽了咽口水。

"你好，三佐。"老人放下了刚刚看完的报纸，抬头看着刚刚走进他房间的人说道。"或者说...司令。我有预感，你一听说我回来就会下来见我，女士。"

美里用手捂住脸呻吟了一声。"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真不对劲，长官，我是说.....嗯....."

冬月耕造笑了笑。"是因为我老了，还是因为我曾经是你的上级？"

"上级。肯定是那个原因。"

他向后靠了靠，双手放在膝盖上。"我知道赤木医生现在做着我以前的工作。"

"没错.....呃....."美里不好意思地揉了揉后脑勺。"您打算回来工作吗？"

"司令，恐怕就算是 NERV 也无法支付足够的薪水让我留在这里。"冬月无奈地摇了摇头。"我相信你能理解其中的原因。"

女人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我还担心要另找办公室呢。碇源堂的阴暗巢穴.....不幸和金字塔的其他部分一起被毁了。"她咧嘴笑了笑，因为冬月的表情告诉了她这是多么大的损失。"我最后借用了您的办公室，因为它是最漂亮的一个。"

"好吧，我祝福你，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冬月回答道。

"说实话，我不会改变任何东西。毕竟您对办公室的品味不错。"

老人微微点头微笑。"谢谢你对我装饰能力的称赞，司令。"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直到一位医生进来，为这位前 NERV 副司令做最后的检查。医生离开后，美里说："为了感谢你多年的服务，请告诉我您下一步的打算，NERV 会尽力帮助您。退休？我会确保您有足够的钱生活下去。"

"如果说我没想过退休那是骗人的。"冬月低声笑着回答。"但我想我宁愿让自己再忙碌一段时间。"

"那为什么不回去当教授呢？"美里建议道。

"我的专业是形而上学生物学。我宁愿远离与 Eva 有关的学科。"

"那就生物学，或者类似的学科怎么样？"

当冬月沉思着这个想法时，美里继续说道。"在高中教科学？这可能有点.....大材小用，但您会远离福音战士的东西，同时还在您的能力范围之内。"

这次，笑声更大了一些。"有人告诉过你，你可以当一名职业顾问吗？"冬月问道。"好吧，我想我可以当一名中学老师。相比之下，这肯定是一份轻松的工作，而且有人告诉我，我不赞同的眼神相当可怕。我肯定能让低年级的学生乖乖听话。"

"好的。"美里点头回答。"我去看看第三新东京市的学校是否还有空缺。丽确实说过她自己的学校有点缺人。"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美里转头一看，只见瞪大眼睛的加持正倚在门框上。

".....你一定不会相信另一个人是谁....."他说，他显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刚刚看到了什么。

"啊，是的，我也很惊讶，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的情况。"冬月漫不经心地说道。他用右手做了一个推搡的动作。"你应该亲自去看看，司令。"

美里的好奇心显然占了上风，她勉强忍住要出口的'是，长官！'离开了房间。在她离开耳边听力范围的那一刻，加持看着老人说："今天会很有趣。"

"会的，加持督察，"冬月重新拿起了报纸回答道。"一定会的。"

明日香爱着真嗣，真嗣也爱着明日香。她沉默了几分钟才控制住自己的心跳。真嗣似乎并不介意，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表白也有类似的反应。

然后，明日香开始讲述她是如何开始钦佩、尊重并最终爱上他的，几乎就像她也在试图向自己证明这一点。

在使徒战争的过程中，这是一种慢慢增长的迷恋。在第三次冲击之后，她担任了他的看护人，这让红发女孩看到了自己有多么在乎他。

虽然她承认最初在"飞跃彩虹号"上看到第三适格者时第一印象并不好，但他的行为很快改变了她的想法。他们一起打败了第六使徒，这是她一个人可能无法做到的。他们的同步训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现在看来并不是多余的。

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情景，明日香把手放在玻璃管上向真嗣道歉，因为她在同步训练时把自己的不满发泄到了他身上。真嗣的回应是把自己的手放在玻璃管的内侧，就在她的正下方。她的手仍在颤抖，虽然这不是真正的身体接触，但还是有用的。

真嗣试图为自己在那一周的无能道歉，这稍稍破坏了气氛，但明日香却不以为意，并声称他们不得不穿上花哨的制服是更糟糕的事情。她的同步搭档也欣然同意。

自从那周的事情发生后，真嗣承认他还没能找到"耶利哥之墙"的解释。明日香说等他从治疗水箱里出来后，她会帮他查查。

虽然她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她还是对真嗣自己最终表露出来的内心感到惊讶。

"嗯...我真的想说这是一见钟情，"他说。明日香挑了挑眉毛，但还是允许他充分解释。"我承认，当我第一次在那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看到你时，我一直盯着你看，直到.....你打了我一巴掌。"

"当风吹起我的裙子时，我可不会任由你和你的小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明日香辩解道。"你们没有一个人像绅士那样转移视线！"

"哦.....是这样的吗？"真嗣问道。"我当时太专注于你的脸和那头红发了，根本没注意到其他东西。"

明日香靠得很近，眯起了眼睛。"你说的是真的，对吗？"

"我从来没见过谁有红头发！"真嗣微微移开视线，躲开了她指责的目光。"而且你看起来.....嗯.....呃.....很漂亮....."

明日香的脸颊泛红起来，这好像是她今天的第一百次了，她又凝视了他几秒钟然后向后靠了靠，说：".....好吧，我想我会相信你说的。不过，不管我有多漂亮，盯着我看还是很礼貌。"她转过头去，双手交叉，嘟着嘴，假装生气。

真嗣冲她笑了笑，过了一会儿继续讲他的故事。他发现自己想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情

并打算去问美里，但使徒的袭击是一个相当大的干扰。

当他们打败第七使徒走出福音战士时，他意识到自己开始爱上她了。尽管他们刚刚发生了争吵，但明日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直非常开朗。她的脸上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得意地笑，而是露出了少女应有的笑容。

"当我终于让丽笑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不用驾驶我的 Eva 就可以对付使徒，"真嗣说。"但是当你笑的时候，当你真正高兴地笑的时候..... 我觉得我只要朝第十四使徒吐口水就能打碎它的核心。"

明日香情不自禁。

她笑了。

真嗣没有足够的时间享受这个微笑，美里从门外冲了进来，明日香养母严肃的表情抹去了她脸上的笑容。

"明日香.....你得看看是谁刚从补完那里回来了。"美里靠近少女，低声说道。

"谁？"明日香和真嗣同时问道。

"不亲眼看看你们是不会相信我的。"美里完全无视他们的同步反应。单凭这一点，明日香就知道事情有多严肃。更不用说她甚至都没有瞥一眼他们双手相映的水箱。

明日香担忧地看了一眼真嗣，起身跟着美里走出了房间，经过丽身边时她向丽点了点头。丽也回了下点头，然后坐在了真嗣身边。

虽然走路只花了一分钟，但第二适格者的脑子一直在飞速运转，她在想到底是谁回来了让美里如此震惊。她颇为惊讶地看到加持正等在那个女人停下的门外。这个邋遢的男人和美里一样一脸严肃，一言不发。

两个大人现在都盯着明日香，明日香开始紧张起来。当她张口欲言时，加持摇了摇头，对着门竖起了大拇指。随着美里按下按钮，门 "嘶 "的一声悄然打开，明日香走了进来。房间里的灯光很暗，她看不清床上躺着的是谁。她一步一步地向前靠近，直到她终于注意到床上人的一个明显的细节。

红头发。

".....妈妈？"

明日香感到双腿开始发软，美里和加持的手突然抓住了她的上臂才使她免于倒下。她盯着床上的女人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地挣脱了他们的手，向床边走去。

这不是什么把戏。也不是做梦，除非她在和真嗣在一起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她立刻

抛开了他们是在梦中告白这种想法。

她的母亲回来了。

女孩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她用手臂粗暴地抹了一把脸以消除眼睛里的泪水。没有什么能妨碍她凝视母亲的脸。

惣流-恭子-齐柏林的外表看起来既营养不良又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尽管如此，她看起来仍然很安详。明日香不得不轻轻摇晃她，试图唤醒她。几声“妈妈？”都无人应答，美里很快在她身后开口了。

“她没有睡着，明日香。医生说她昏迷了。”

明日香转过身来。“但她没事……对不对？”她问道，声音里开始流露出恐惧。

“恐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美里回答道，“他们需要时间来找出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她有多糟糕。奇怪的是……从补完回来的其他人都不像她这样。冬月也是同时回来的，他已经坐在床上看报纸了。”

转过身来，明日香轻轻地用手抚摸着母亲的额头，拂去她脸上几缕散落的头发。

“我想知道的是她到底怎么回来的。”加持喃喃自语，“毕竟，她确实在十几年前就死了……”明日香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男人顿时语塞。“……对不起，明日香。我不是故意把气氛弄糟的。”

“如果我说我没有同样的疑问那是在撒谎。”第二适格者说。“我们在补完中相遇时，妈妈甚至告诉我，由于没有真正的身体，她觉得自己回不来了。”

加持和美里若有所思地对视了一眼。“也许莉莉丝帮了忙呢？”胡子拉碴的男人边想边说。

美里耸了耸肩。“这是一种可能。我也很好奇，她看起来还是三十出头的样子，但十年前……她死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了。”她抱歉地看了明日香一眼，明日香只是点了点头。

“咦，你这么容易就能看出她还那么年轻？”加持挠了挠头。“别说这是‘女人的直觉’。”

两个女人都瞪了他一眼，他明智地决定闭嘴。

“你说得没错，美里。”明日香插话道。“妈妈看起来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完全一样。”

明日香不可能忘记她母亲在生命最后几天的样子，因为当时的情景已经不由自主地烙印在她的脑海中。如果她母亲的灵魂被融在二号机时显然没有任何衰老，这是否意味着她严格意义上仍然是 31 岁？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就可以说她的母亲天生丽质。

女孩的思绪戛然而止，因为她发现母亲身上有一件东西不太对劲。她好奇地歪着头看恭子的头发。她小心翼翼地避开监控设备和静脉点滴，将她的身体微微拉起，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恭子在经历了灾难性的接触实验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她的红色长发几乎被剪掉了，只剩下到脖子那么长。明日香当时还是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她仍然记得这让她多么伤心。当然，在她的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已经充满了悲伤，所以这只是又增加了一件糟糕的事情。

不过现在，她母亲的头发又恢复了全长。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女人是横着的，她的头发早就垂到她的后腰上了。明日香意识到母亲的归来还有一件好事，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加持无声地离开了，只有门开关时发出的嘶嘶声。美里走到第二适格者身边，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那么.....我想你不再是我的养女了....." 美里喃喃自语，言语中流露出一丝伤感。

明日香抬起头看着这个女人，拍了拍她肩膀上的手。"虽然不是了，"她沮丧地回答。"但是.....你还有丽和真嗣。加持也回来了。除非你最终杀了他，否则你就能有真正自己的孩子了。"

"没错，如果他再次失踪，我们就有麻烦了。" 美里笑着说。"也许我应该给他戴上一个炸弹项圈。律子说她找到了一个 NERV 在丽还是个.....新人的时候制造的。说是万一她试图发动冲击级别的事件时应急之用。律子甚至给了我手动触发器，还说她很乐意给加持戴上项圈。"

"我赌 100 日元，他会想办法脱身的。"

"不用赌。他用回形针就能挣脱手铐和脚镣。"

她们脸上的笑容很微弱，但都是真诚的。

"等你妈妈能出院了，你打算怎么办？" 美里问道。"你会搬去和她一起住吗？"

明日香退缩了，然后叹了口气，低头看着母亲。"该死的，你已经开始问一些棘手的问题了，不是吗？我真的很想.....但真嗣还需要我。" 她突然住了口因为她想起真嗣说的那三个字，她的脸上又泛起了红晕，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

不幸的是，女孩的笑容并没有被忽视。

"哦，我一定错过了什么。是什么呢？" 美里问道。

"什么？没-没什么！" 明日香的脸色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

"别这样，明日香。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你真的会脸红得那么厉害吗？"

明日香忍住了咆哮，闷闷不乐地把头转过去不去看这个爱打听的女人，而是选择把注意力放在妈妈身上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用双手轻轻地捧起恭子的一只手，开始用拇指划过手背。"别闹了，好吗？"她嘶哑地说道。

显然，美里意识到现在还不是时候。一瞬间，她就从 "戏弄人的大姐姐 "的角色转变成了更像母亲的态度。"嘿...对不起，明日香。"她轻轻地道歉，把手放在女孩的肩膀上。

"是啊，是啊....."明日香嘀咕道。她很高兴美里选择放弃这件事，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摆在她们面前。而且她知道这件事以后还会被提起。"只是.....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妈妈在一起。"

"当然可以。"

美里在门口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你想让我告诉真嗣和丽吗？"

明日香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不用了，我会亲自告诉他们的。"

女人点点头，悄悄地离开了，留下第二适格者和昏迷不醒的母亲独处。没过多久几个医生进来给恭子做检查。明日香坐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们：如果他们对她感到不安，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明日香一直守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她刚开始打瞌睡，另一位医生就在两名护理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了病房。

"惣流小姐？"医生询问道，引起了明日香的注意。见她迟疑地点了点头，医生继续问道。"我们需要对你母亲进行一些扫描。"

明日香再次担心地问："她会好起来吗？"

"扫描结果会告诉我们的。"医生回答道，"你的母亲是第一个以这种.....衰竭的状态从补完回来的人。从我们的初步发现来看，她既营养不良又脱水。海边的巡逻还是很有规律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前就会被发现了。"

明日香皱了皱眉头，但还是保持沉默，她走到一旁看着母亲被带走。她的脑海中开始对母亲的状况产生各种不好的推测，但幸好很快就被手机铃声转移了注意力，电话那头是听起来忧心忡忡的小光。

"明日香？没事吧？葛城小姐几天前给我们打过电话，让我们照顾 Pen-pen，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了。"

皱眉变成了微笑。"我没事，只是.....上次战斗的情况和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哦不！谁受伤了？" 班长声音中的担忧加重了。

".....真嗣，他被伤得不轻。" 明日香叹了口气，向一个平民讲述了她认为可以讲述的那天的情况。

小光对真嗣的伤势感到非常震惊，直到听到 NERV 打算如何治疗他时，她才稍稍平静下来。明日香曾短暂地考虑过提及自己的母亲，但随后又意识到解释发生的一切是多么令人困惑--而且可能会违反规则。明日香说她还需要在 NERV 多待一段时间，然后就把话题转移到了光和小丑们的近况上。她放松地坐在椅子上，任由正常的青少年生活涤荡着她。

前一天晚上，东治带着小光出去约会，只是吃个饭看了个电影。让小光感到惊讶的是，这并不是一部无厘头的充满爆炸的动作片，而是一部他们都喜欢的电影。另一个惊喜是，在最近一次亡灵袭击的第二天，他们班上的一个女生找到了剑介，紧张地请求 "在学习上给予帮助"。

明日香可以听到这句话前后的引号。

两个女孩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小光不得不道别去准备晚餐。通话结束后明日香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只过了二十分钟，她不知道医生还要多久才能完成对母亲的扫描。光提到晚餐的事让她肚子咕咕叫，但她还是想先去看看真嗣和丽，主要是想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她首先看到了丽，她正站在房间外面盯着手机。当明日香走近时，蓝发女孩抬头看了她一眼。

"明日香，"她打招呼说，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又抬起头。"你精通人际交往，是吗？"

这个奇怪的问题让红发女孩停住了脚步。"呃.....是的？"她试探性地回答。

"也许你可以解释一下剑介刚才对我说的话。你来这里前不久他打来电话，听起来非常紧张，说我们应该去看看其他人。" 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明日香突然睁大的眼睛，她补充道："他是不是想说，我们应该试着交一些新朋友？"

明日香花了几分钟才耐心地解释完剑介要和她分手。

"哦！" 丽终于明白了，她低声惊呼道。"他认为我们在谈恋爱？" 明日香点了点头。"真奇怪。也许是因为我.....不擅长社交，但我从来都觉得我们只是朋友。"

"我.....很确定，那一定纯粹是剑介的误解。"明日香回答。"你和他一起出去过吗？"

丽想了一会儿。"两周前，我们确实去了一家拉面馆。剑介帮我付了饭钱，以感谢我在学习上对他的帮助。他还为没钱带我去更好的地方而道歉。"

明日香咬紧牙关吸着气。"呀呀呀.....那很可能是个约会，优等生。就像书呆子小丑所能做到的那样。"有那么一瞬间，她曾考虑过把光说的另一个女孩向剑介寻求"学习帮助"的事告诉这个缺乏常识的女孩，但最终还是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解释结束恋爱关系的概念已经够让人困惑的了，而且她也越来越饿了。

"好吧.....嗯...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第一适格者。"她最终说道。"我只是来这里确认一下一切都好，然后再去吃点东西。吃过真嗣为我们做的饭菜后我再也吃不惯食堂的饭菜了。"她困惑地皱了皱眉头。"说到这个，他插着管子，他们到底是怎么喂他的？"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现在不需要回答。"

明日香转过身来面对新来的人。另一位医生站在附近，旁边还有两名护理人员和一张轮床。她仔细地打量着他们，试图弄清楚他们是否就是推走她母亲的那些人。和第二病区一样，这些看护人员似乎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所以她根本无法分辨。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原因。"医生继续说道，"但碇真嗣在治疗舱中的恢复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他现在已经痊愈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终于可以把他从那里弄出来送进病房了。"

只有明日香听出了丽声音中的微妙之处，蓝发女孩回答道："这真是个好消息。"

当医生和护理人员开始为真嗣输液时，丽和明日香被要求转移视线，他们把男孩抱出来，给他清理干净身体，然后给他穿上标准的病号服。

护理人员在推着真嗣穿过医疗楼时走了一条可疑的相似路线，明日香和丽紧随其后。当他们走进一间病房，开始把男孩转移到病床上时，红发女孩看了看病房号，皱了皱眉头，又看了看隔壁的病房。

她笑了。

有人把真嗣的房间安排在了她妈妈房间的隔壁。她不需要猜测是谁安排的。明日香暗暗记下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美里。

护理人员离开了，真嗣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喃喃道谢。

"从水箱里出来的感觉怎么样？"明日香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问道。

".....我的皮肤感觉有点怪怪的。"真嗣回答道，他晒笑着揉了揉胸口。"就像我还在水箱里一样。我发誓我还能感觉到那东西包裹着我。"

"可能只是需要好好擦洗一下，把剩下的都擦掉。下次见到赤木的时候跟她说说这个问题。"红发女郎在座位上向前倾了倾，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不管怎么说，我有件事应该能让你忘掉这个。"

明日香高兴地向他和丽说了母亲回来的消息。虽然丽用她惯常的小声表示祝贺，但她脸上的微笑流露出她的真情。另一方面，真嗣几乎和明日香一样兴奋，直到他开始盯着她看。

"怎么，我脸上有东西吗？"她问。

"没有，嗯.....如果这听起来很奇怪，对不起。"真嗣回答道。"但你看起来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兴奋。"

"哦，你在期待什么呢，第三适格者？"明日香用询问的眼神看着这个男孩。

他紧张地耸了耸肩。"嗯.....嗯.....你会兴高采烈的，几乎要蹦起来了。但现在看来，你更像是刚被告知打破了自己的同步记录。"

红发女孩几乎要立刻回答，但她又停了下来考虑了一下。她最后说："我很高兴，非常开心。但妈妈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回来，她.....很虚弱。她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你害怕自己的希望破灭。"丽平静地说。

明日香愣了一下，然后瘫坐在座位上。".....是啊，"她喃喃自语。这是她一直不敢向自己承认的事情，但第一适格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

"嘿，现在，"真嗣尽力伸手过去，有些担心地拍了拍第二适格者的肩膀。"你妈妈不会有事的，毕竟她是你的母亲。"

虽然话语简单，但他的鼓励起了作用。明日香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是啊，你说得对。我们惣流家太顽强了，不可能就这样倒下死去！我是说，看看我自己！死亡只让我缓了一小会儿。"

真嗣自己的笑容也变得脆弱。明日香捕捉到了他的变化，她的双手在他的笑容退去之前迅速地抓住了他的手。"嘿，关于过去，我之前是怎么说的？"她问道。"别告诉我你已经忘了，笨蛋。"

"嗯.....没有，我记得。只是.....我想需要一些时间。"他低头盯着两人双手相交的地方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第二适格者那双坚毅的蓝宝石眼睛。

"是的，我知道。"明日香回答道。"但我会一直提醒你，直到你不再去想。"

咕咕两声打断了真嗣接下来要说的话。他和明日香的脸都红了，因为他们的胃在同步发出抱怨声。几秒钟后，丽的肚子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呃.....也许我和优等生应该去吃晚餐。"

在食堂排队等候的时候，明日香的身体至少有一部分总是在敲敲或打打，她希望一切都能快点，这样她就能回到真嗣身边了。

由于房间的安排，她不得不在母亲和最终向她表白的男孩之间做出 "选择 "的紧张情绪略有缓解，但她仍然意识到，和其中一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占用另一个人的时间。

但至少真嗣现在已经醒了，她不会因为把他一个人留在病房而感到难过，因为她已经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在他醒来的时候陪在他身边。

一想到病房，明日香就想起给美里发短信，毫无疑问是感谢她的主意，并请求为真嗣的病房再加一张床，这样她就可以睡在那里了。把床位安排在一起可能会很尴尬，但为了帮助真嗣，她还没有找到一件她不愿意做的事。

发完短信几分钟后，她的手机收到了回复提示。美里很顺利地通过了要床的请求，但信息的后半部分却让明日香犹豫了一下。

"我不介意居功自傲，但房间安排其实是律子的主意。"

哦。

咦？

丽注意到了她的表情，礼貌地询问后明日香向她展示了信息。

"她在努力弥补，"第一适格者说。

明日香点了点头。"我想也是。我想这意味着我必须对她好一点。"

"那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她也在做同样的尝试。"

明日香本想继续聊下去，但她们终于排到了食堂队伍的前面。

最后，女孩们只花了二十多分钟就拿到了食物，然后回到了真嗣的房间。当她们到达时，女孩们看到一位医生正在把一个看起来像百货公司模特的手臂固定在第三适格者的右侧。

"请告诉我这不是 **NERV** 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假肢。"明日香一边观察，一边把真嗣的那份饭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医生回答说："由于失去了手臂，他的身体不再对称。在假肢安装好之前这是一项临时措施，以防止他不适应一侧体重不足引起背部问题。"

男子示意男孩伸出左臂。"现在感觉怎么样，碇先生？"他一边问，一边若有所思地掂量着假臂和真臂的重量。

真嗣晃动了一下肩膀。"嗯.....我的左侧还是感觉有点重。"

"是的.....我也有同感。"医生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圆柱形金属盘。假臂侧面的舱门被弹开，圆盘被放了进去。"现在怎么样？"

又花了几分钟调整重量和固定手臂的吊带，真嗣才感到满意和舒适。医生离开后，明日香让丽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自己则去拿另一把椅子。这也让她得以检查隔壁的房间，但她的母亲显然还在接受扫描。略显沮丧的红发女孩拿了那间房间的椅子离开了。

对真嗣来说幸运的是，他的盘子现在放在床边的餐盘上，餐盘的形状设计可以防止东西滑落。这样，他就可以轻松地用一只手吃晚餐而且不需要寻求帮助。晚餐是一份简单的鸡肉丁和米饭。

尽管残疾，他还是第一个吃完。显然他已经饥肠辘辘，也许是无意识地急于填饱一个崭新的胃（原来的胃被朗枪...），明日香几乎期待着他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因为此时他已经有将近四天没有进食了；静脉点滴可以提供营养，但对空空如也的胃却毫无用处。

正当红发女郎考虑回食堂再给他拿点吃的时，丽抢先一步，把她那碗还没吃完的沙拉放到了真嗣的托盘上。

"你不饿吗，丽？"真嗣好奇地看着碗问道。

"我可以吃得更多，但你比我更需要，哥哥。"蓝发女孩回答道。"再说，我在家里总能吃到东西的。"

真嗣歪了歪头，承认了这一点，并开始吃沙拉。沙拉消失的速度几乎和他自己吃饭的速度一样快。

"明日香，晚餐怎么样？"碗一空，他就问道。

明日香耸了耸肩。"呃，只是填饱了肚子....."她停下脚步，为自己的用词感到后怕，然后摇了摇头。"你的呢？新的胃适应了吗？"

真嗣一边拍着肚子，一边发出轻微的笑声。"是的，我想是的。不过下面感觉有点.....怪怪的。"

"奇怪？需要医生看看吗？"明日香担心地问。

"不，不用，不是那样的。真的很难解释....."

"那就别担心。如果感觉不对，一定要告诉别人。"

真嗣点点头，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肚子。

他们继续聊了一会儿直到丽收拾碗碟准备离开。她说了再见，但才走到门口，明日香就把她叫了回来。第一适格者很困惑，直到明日香走到她身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真嗣听不到。

"下次你来的时候能把真嗣的 SDAT 带过来吗？我带他去商场的时候看到它似乎能很好地分散他对...记忆涌动的注意力或随便你怎么称呼它。" 丽点头同意，转身又要离开，但明日香还没说完。"对了，既然你们是一家人，你可以给真嗣一些东西作为告别....."

当明日香在她耳边低声说那是什么东西时，蓝发女孩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走到床边，一把将真嗣拥在怀里：这一举动让男孩愣了片刻，直到一声清脆的清喉咙声提醒他回礼。

丽离开后没过多久，另一个同样的护理员就带着一张床来了。如果说这个人对于只有一个病人的房间为什么需要第二张床感到好奇的话，那么他在把床放在真嗣的床对面时就不会感到任何好奇了。他还没走一分钟，明日香就开始把床移到合适的位置。

"嗯，明日香.....？"

德国女孩一边重新摆放床，一边斜睨着他。"别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睡了那么久，答案应该很明显。"

值得称赞的是，真嗣并没有因为她的话而立刻脸红。相反，他转过头去，脸上露出黯然神伤的表情。明日香暂时没有安慰他：先是准备床铺，然后再是舒适的安慰。

轮锁确保了床不会滑动，床垫之间只有很小的缝隙，床与床之间是齐平的。明日香确信他们都不会在地板上醒来，于是她把房间的灯关了，然后脱掉鞋子，跳到 "她的 "床上，把身体缩进被子里。很快，真嗣也尴尬地手伸了出来，她晒笑着伸出手去拉他的手。

平时，他们的手几乎只是放在一起，睡觉时偶尔会轻轻捏一下对方。这一次，明日香鼓起勇气，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毕竟，他们都向对方表白过。她要做的事情没有错。

她的手指开始在他的手指间缓慢地滑动，明日香听到真嗣悄悄发出的震惊的喘息声笑了笑。她把头转向一边看着男孩的脸变得通红，一边咧嘴笑了起来。但随后他的举动又让她大吃一惊。

真嗣的手指按在明日香的手背上，锁住了她的手。现在轮到她喘息了，她非常肯定自己的脸现在也和他的脸一样红。

".....明日香....."

".....什么？"

真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闭上了一会儿。当他睁开眼睛时，明日香被他钴蓝色的目光深深地吸引住了。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他平静地说，并用两人紧握的手来强调他的话。

明日香微笑着回握了一下。她想躺在这里永远盯着他的眼睛。被踢小狗的半永久表情已经看不见了，明日香希望他的眼睛不再回到那种悲伤的状态。

可悲的是，福音战士们仍然需要与复仇亡灵作战，所以总有可能会发生其他意外。

第二天，恭子回到了病房，这对明日香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安慰。由于真嗣被送去准备安装假肢，明日香一个人被留在了 "他们 "的病房里，她决定和母亲在一起打发时间。

当她进去看母亲时，医生在检查她的身体时说扫描的初步结果显示，恭子体内的重要营养物质和矿物质消耗过多，远远超出了营养不良的范畴。

明日香的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一种可能性。十年前，她曾站在一旁目睹母亲的遗体被埋入地下；由于时间太久远，母亲的遗体在第三次冲击中已经变成了 LCL。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给了她母亲一个新的身体，也许就像铃原在第三次冲击前失去了一只手臂，而回来时却拥有了两只手臂一样。明日香叹了口气，她靠在床边轻轻地抚摸着恭子的额头。

显然，这个过程并不完美。

接下来的一周，恭子的病情并没有发生积极的变化，但也没有消极的变化。每当明日香回到他们的房间时，真嗣似乎都能捕捉到她低落的情绪，并尽力让她开心起来。

她很高兴听到真嗣的假腿将比他的手臂更快地准备好，这让她能转移一些注意力。而且真嗣期待着至少能重新走路，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即使是明日香在推他，这对一个讨厌给别人带来不便的男孩来说可不是件好事。

明日香得知真嗣被问及他对新假肢设计的偏好时感到非常惊讶，她一直以为假肢会做得像真的一样。据向真嗣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说，有些人更喜欢人造的外观，有些人甚至把假肢染成了自己喜欢的运动队的颜色。

奇怪的是，真嗣似乎不像明日香那样喜欢看起来像个 "坏蛋义体人"的想法。

"真的吗？你连一只牛逼的胳膊都不想要？"明日香难以置信地问。"好吧，也许你没必要弄一个看起来像从邪恶机器人身上扯下来的....."她停顿了一下，想象着真嗣拿着手臂大炮的样子，咧嘴笑了起来，引得男孩用一种近乎恐惧的眼神看着她，"但在你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你应该得到一个写着.....类似'我与怪物战斗并取得胜利'的东西。"

在那次谈话之后，真嗣似乎至少考虑过这一点。

没有新闻可聊时，真嗣会把音乐播放器递给明日香，两人一起听歌。有一次，当明日香为母亲的事感到特别沮丧时，这个男孩做了一件对任何其他情侣来说都很平常的事，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显得无比勇敢。

他用手臂搂住了她，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拥抱她。光是这一点，就让明日香至少多坚持了两天。之后，有一些新的事情占据了她的时间。

真嗣开始接受理疗，学习如何使用他的新腿，明日香坚持要陪在他身边。没过多久，明日香就能在感觉到真嗣即将摔倒或绊倒时，在被指派给第三适格者的治疗师之前把他扶起来。

虽然这位女治疗师似乎对明日香做了她的一部分工作感到不快，但她似乎知道这个女孩的正在激励着真嗣竭尽全力。他的治疗进度比预期的要快得多，很快就能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蹒跚地走来走去了。

牵手不算。

几天后，真嗣下定决心设计自己的手臂，并首先告诉了明日香。

"所以，你决定换一个看起来正常的？"

真嗣点了点头。"是啊。你给我看的一些设计看起来确实很神奇，即使是有些看起来很微妙的设计。我相信我们认识的一些人不会介意看到我的手臂看起来像初号机的.....但如果我不是因为假肢而引人注目，我会感觉更好。"

明日香也点了点头。"嗯。是的，我了解你，真嗣。你从来都不喜欢别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她用一只胳膊搂住男孩，开始轻轻地揉搓他的右肩，就在临时假肢的安装点上方。"说到底，这是你的身体和你的决定。如果你想要一只看起来正常的手臂，而我试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你，那么我就不是一个好....."她紧张地咳嗽了一声，".....女朋友。"

"谢谢你，明日香。"真嗣带着温暖的微笑回答，女孩也报以微笑。

"该死的，又一个图案橙色吗？"

律子点了点头。"MAGI 已经确认了。它将在大约两小时内到达。"

美里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们还差一名驾驶员，这次会比上次更强。"

科学家在准备向驾驶员的手机发送自动警报时犹豫了一下。"明日香已经在 NERV 了。要我给她发一条私人信息吗？如果真嗣知道有另一次袭击，他可能会试着跟来。他的新腿

恢复得很好，也许会试着进入初号机。"

美里想了一会儿。"让加持去照顾他。我不想让真嗣一个人呆着，也许那个愚蠢的男人能阻止他偷偷跑到机库里去。"

当明日香手机上的短信提示响起时，真嗣的头从靠在明日香肩膀上的地方抬了起来。明日香懒洋洋地伸出左手去抓手机，不愿意动得太厉害，破坏了他们正在享受的温馨时刻。

短信的内容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明日香看完后，努力让自己的脸色不发生变化。

"什么事？"真嗣好奇地问。

"呃....."她快速地想了想。"美里想和我谈点事，但她现在太忙了，无法离开她的办公室。不过我应该能在你接受治疗的时候回来。"希望这部分至少是真实的。

男孩似乎没有感觉到欺骗，点了点头，结束了对她的侧面拥抱。明日香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从床上站了起来，然后双臂抱住真嗣，紧紧地拥抱了他几秒钟，当他的体温流进她的身体时，她发出了满足的声音。

明日香非常遗憾地打破了拥抱，离开了房间。她在路上与加持擦肩而过，加持说他要去"陪伴真嗣"。第二适格者叮嘱他不要让真嗣去战斗，对此间谍说美里已经给他下了这个命令。他的举止似乎有些可疑，但明日香匆匆赶往更衣室，没有时间停下来细想。

15 分钟后，红蓝两色的福音战士已进入发射台，准备前往地面。

"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美里问道。

"当然准备好了！"明日香回答道。丽的回答比较平静，但她的眼睛里仍然充满了怒火。

在发射架里的二号机旁边还有一个惊喜，大家都希望它能让人类的胜利天平倾斜。第四亡灵带来的复制朗基努斯之枪已经修复，谁会使用它已经毫无疑问。NERV 还没有研究出如何让这把武器在不同形态之间转换，但明日香并不介意，因为她只想要它的长枪形态。

"是时候小小报复一下了！"明日香危险地嘟囔着，一想到要报仇，她的嘴角就咧开了。

"明日香，带它们下地狱吧！Eva，发射！"

第 27 章

刺眼的白光在女孩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开始闪烁，烧灼着她的后脑勺，迫使她再次闭上眼睛。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即使现在关掉灯也对她头痛欲裂的感觉毫无帮助。

她试图抬起右手揉揉额头，但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她犹豫了一下，用左手试探了一下，发现是别人的手臂搭在她的手臂上，在肘部下方交叉着。

那只手的手指与她的手指交织在一起。

忽流-明日香-兰格雷鼓足力气，再次睁开了眼睛。医院的灯光似乎还想把她的视网膜烧坏，于是她赶紧转过身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后脑勺传来一阵刺痛。

幸运的是，眼前的景象让她觉得付出再大的努力也是值得的，她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男孩安详的睡颜露出了微笑。

就在碓真嗣提供的温暖即将让她进入梦乡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开了，并锁定了她的眼睛。

"嗯.....明日香？" 真嗣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慢慢醒来。

"嘿，"明日香回道，然后皱着眉头补充道。"这是怎么回事？"

男孩的大脑显然还在启动中，他回答道。“没事，你受伤了。”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然后努力坐起来，使劲摇了摇头。“不严重，但你有脑震荡。”

这解释了她后脑勺的疼痛以及对光敏感的原因。明日香也坐了起来，尽力遮住眼睛。她的头在抗议地跳动着，但她没有理会。“不可能只是一个亡灵，”她说。“尤其是我还拿着它们的武器。应该是轻而易举取胜的。”

“你说得对，是两个亡灵。”

明日香的头转了一圈，引起了更多的痛苦。

“你好，明日香。很高兴看到你又醒了。”丽站在通往隔壁浴室的门口，手里拿着一杯水。她走到床边，把水杯递给明日香，明日香喃喃地说了声谢谢，然后几秒钟就把水喝干了。

“所以.....除了被发射之外，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红发女孩把杯子放在床边的桌子上，然后咕哝道。

“送你来这里的医生说你可能有短期失忆症，”真嗣说。

明日香这次慢慢地转过身来，难以置信地盯着男孩。“失忆？还有脑震荡？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话时，她轻轻地揉了揉后脑勺。疼痛开始减弱，但感觉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随着第一适格者的话语，战斗的点点滴滴开始悄然回到明日香的记忆中。

“这一次，我不仅仅是为了真嗣而战。我也在为妈妈而战！”

“正如我所说，这次有两个复仇亡灵发动了攻击。”丽说。“它们都身披重甲，但没有武器。我们分头对付这两只复仇亡灵，战斗打了几分钟，直到你用偷来的长枪刺穿复仇亡灵的核心成功消灭了目标。不幸的是，核心立即爆炸并摧毁了长枪。由于你未能及时离开射程，二号机受到了轻微损伤。

当明日香的新武器终于深深刺入亡灵的核心时，她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只是在哀叹长枪在核心爆炸中损失时被愤怒冲淡了。

蓝发女孩耷拉着脑袋，继续讲述战斗的经过。“那个亡灵的残骸没有流回大海，而是被另一个目标吸收了。我.....很抱歉，明日香”。她悲伤地抬头看着她的同伴。“在你恢复的时候，我没能阻止它们合并。”

“不用道歉了，第一适格者。”明日香疲惫地回答。“这些东西显然就像使徒们一样在作弊。”她尖锐地瞥了一眼真嗣，真嗣开始心不在焉地揉搓他仅剩的右臂。“话说回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剩下的亡灵装甲变得几乎不受我们任何攻击的影响，"第一适格者说。"即使是我们最强大的阵地武器和导弹也不足以击碎它。"

"那你们是怎么打败它的？"真嗣问道。"我是说，你们显然是想办法....."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在确定了所需兵力后，美里根据 MAGI 的建议，下令用三个 N2 弹头在近距离进行攻击，以击碎装甲。明日香和我的任务是把亡灵留在目标区域内。"

亡灵似乎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它不顾一切地冲向明日香，两个巨人像相扑选手一样撞在一起，试图把对方摔倒在地。

"它很强壮，真的很强。"明日香喃喃地说。"我们几乎挡不住它。我们中的一个必须把它留在那里。"

丽点了点头。"你坚持要执行这项任务，因为你比我更擅长近战，所以我同意了。你困住了亡灵直到 N2 攻击只剩下几秒钟的时间，然后你的插入栓就弹了出来。"

"奇怪，"明日香低声说道。"我不记得触发过....."

火箭发动机在她弹出后的一瞬间点燃，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将插入栓从二号机上弹飞。这个速度足以逃离爆炸半径，但还不足以躲过冲击波。由于弹射突然，明日香已经失去了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她在插入栓里被撞得东倒西歪。警报声响起，但她连忙死死抓住座椅试图让警报声消失。

在插入栓落地之前，她听到的最后一件事是一个男孩在通讯系统中尖叫她的名字。

明日香身体前倾，双手紧紧抓住头部。她终于注意到自己的左上臂缠绕着一个奇重无比的圆柱形装置，散发着淡淡的 LCL 气味。丽还在说话，但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几分钟后，她醒了过来，头怦怦直跳，左臂又出现了令人痛苦的弯曲。她的插入栓里已经没有 LCL 了；显然，在她坠机后不久，插入栓里的 LCL 就被清空了。她用右手摸了摸后脑勺，手指又红又粘。明日香默默地感谢决定在插入栓中使用 LCL 作为减震器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减震器，她很可能会被撞得脑浆四溅。

尽管如此，她的脑袋里还是觉得发生过那样的事情。

一只手轻轻地揉着她的后背，把她从回忆中拉了出来，明日香转过身来，看着真嗣担心的脸。一个淡淡的微笑足以让他相信她没事，但他还是移动手轻轻地按住她的肩膀，试图让她重新躺平。既然她想不出暂时保持挺直的理由，她也就同意了。

她的记忆中还缺失了一些片段，但通过耐心的询问，第一适格者补全了这些片段。几乎是在爆炸消散之前，零号机就已经冲向了亡灵，并在烟雾散去之前，在敌人恢复之前，用两把刀直接刺进了它的核心。

尽管不幸被对手挡住了一部分，但由于 N2 爆炸距离太近，二号机还是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害，至少需要两周时间才能修复完毕。它的插入栓在撞击中损坏了，但还有很多备用插入栓。

过了一会儿，丽借口去告诉美里明日香已经醒了。门在女孩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明日香叹了口气开口说话了。

"你知道，她本可以用手机给美里发个信息，而不是一走了之。"

奇怪的是，第三适格者没有回应，但她能感觉到一股不赞同的气息。

"我.....我猜你看穿了我的小把戏，是吧？"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的电话一响，我就很确定是什么事了。"真嗣承认，他躺了下来，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我只是希望我错了。也许你是被叫去做突击同步测试什么的。"

明日香缓缓呼出一口长气后，平静地回答道："对不起，我对你撒谎了。"

真嗣轻轻地笑了笑。"听起来很奇怪，你向我...道歉。"

"是的，但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他的手滑过她的手，手指轻抚着她的手掌。"你只是想保护我的安全。我敢肯定，如果我想和你一起走，加持先生一定会把我拖回这里。至少我说服了他，让我在旁边看着。"

'看着我再次受伤，'明日香闷闷不乐地想。她的右手开始无所事事地攥紧真嗣探寻的手指，偶尔倏地合上，然后再张开，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不过你还在养伤。你不能加入我们的。"

"狗屎。"

听到真嗣嘴里发出的咒骂声，红发女孩差点把舌头咽了下去。"什-什么？"她气喘吁吁地说。她以前从未听他说过脏话。

"即使我没有这双新腿，我也能驾驶，"真嗣回答道，愤怒开始渗入他的声音。他转过头，面对明日香。"Eva 是通过神经链接控制的，对吗？如果我用意念移动初号机的手脚，失去多少肢体都无所谓。"

"这.....没那么简单，真嗣。"明日香的手一转，完全握住了男孩的手。"另外，如果没有双腿，你就无法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真嗣咬牙切齿地咆哮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猛地往枕头上撞了几下。"你说得对，"他

最终咕哝道。"你说得对，我讨厌这样。"

"嘿，我也讨厌这样。这一次，我希望我是错的，但是....."

"是啊....."

沉默了几分钟后，真嗣才说："当然，我原谅你的谎言。"明日香保持沉默，知道他还没说完。"只是.....请不要再这样做了。我觉得这个谎言实际上比看到你受伤更让人难过。"

"好吧，我相信你下次会加入我们的。"明日香回答道。"如果你的新手臂还没弄好，我就会让美里以司令的名义去命令正在做的人。"

由于美里和丽的到来，关于假肢的消息很快就在谈话结束后传来了。在与红发女孩拥抱并讲述了自己的战斗经历后，美里告诉他们，真嗣的假肢只需要再过几天就能完成。不过，需要进行一些手术来准备真嗣剩下的手臂。残肢将接受植入物，将所需的信号从大脑一直传输到他新的人造手指尖。

"现在，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美里在传达完信息后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借明日香用一下，真嗣。"

红发女孩和男孩都转过头好奇地看着她，发出了完全一致的疑问声。"嗯.....好的？"真嗣犹豫着回答道。

离开房间时，明日香透过门缝把目光投向后方，看到丽轻轻地揉着真嗣的右肩，第三适格者微笑着看着她。

美里在最近的长椅上停了下来，坐下后拍了拍旁边的空位。明日香停顿了片刻，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叫走，然后才慢慢地在她.....前养母身边坐下。

"在你过于担心之前，我在这里不是来评判你的战斗的。"NERV的指挥官说。"实际上是关于一些更.....私人的事情。"

她的话对明日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她能想到的美里指的只有两件事。她的母亲，或者--

"我想跟你谈谈真嗣。"

...或者是那个

除了装病或假装受伤，明日香真的想不出任何办法来摆脱即将到来的尴尬和难堪的对话。值得赞道的是，美里这次似乎并没有戏弄明日香的意思，而是坚定地保持着她慈母般的形象。这足以让内心畏缩的德国女孩放松下来，哪怕只是稍微放松。

"他-他怎么了？"明日香询问道，并立即暗骂自己说话已经磕磕绊绊了。

那个女人低头盯着自己的大腿和烦躁不安的手看了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抬起头看着她。"我就直说了吧。你们俩现在在一起过得怎么样？"

一颗凝固汽油弹在明日香的脸上引爆，她的皮肤瞬间融化。

至少感觉是这样。

接下来的十秒钟里，满脸通红的明日香花了十多秒钟的时间语无伦次，最后才勉强哽咽着说："你-你在说-说什么啊？！"

"我不是瞎子，明日香。"美里回答道。"自从真嗣从水箱里出来后，我就看到了你和他的举动。在那之前你们关系很好，但现在....."美里脸上露出了温暖的微笑。"我只能说加持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而他应该是个间谍。"

"他就是个蠢蛋。"明日香酸溜溜地嘀咕道。"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又没有在屋顶上大喊大叫。"

"我也是个女人，明日香。"面对女孩怀疑的目光凝视下，美里松口了。"好吧，还有一些监控录像。我很高兴你说服我把床安排在这里，你们两个在一起真是太可爱了！"她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肩膀，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但你知道你让我有多骄傲吗？"

"啊？"

明日香惊讶地发现美里的眼眶边缘有湿润的痕迹。她几乎来不及发出一声惊讶的尖叫，就被美里的拥抱压扁了。

"明日香，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一年多了。"美里一边说着，一边把女孩搂得更紧了，同时还在注意着她手臂上的装置。

"一年？！什-什么？"第二适格者结结巴巴地说，她的脸被肩膀挡住，声音略显低沉。

美里又捏了一下终于松开了手。"你以为是谁让你们俩来我的公寓的？一听说你要去日本我就开始计划了。"她悲伤地呼出一口气。"我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朋友，互相支持，诸如此类。但看到你们俩总是吵架，我很难过。"

明日香揉了揉后脑勺。"如果我当时像现在一样了解真嗣的一点点情况，也许我们的关系会更好。"

"嗯，我想，晚--很晚--总比永远不知道要好。"美里搂着女孩，把她拉得更近，说："不过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多亏了你，真嗣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才一天比一天好。"

一名护士从她们身边经过，两双眼睛一直盯着她直到她离开了她们的视线。

明日香靠在她的怀里。"这是我最起码能做的，考虑到这是我的错，他——"

"别说了，"美里赶紧打断她。"我不想听这样的话。"

"但是....."

"不，你是在帮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已经弥补了你可能做的一切。"

红发女郎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尤其是她不想再为前一年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

"所以不管怎样，"美里继续说道。"听到那些神奇的话语感觉如何？"

话题的轻微转移显然是为了愉悦心情。明日香花了几秒钟才明白这位女士所说的 "神奇的话语" 是什么意思，但只用了几分之一秒，她的脸就又热了起来。既然一切都已经公开，她也就懒得再去否认不久前发生的事情，让自己更加难堪。

"听他说.....感觉很美妙，"她轻声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自己将成为一名 **Eva** 驾驶员时的感觉。真嗣说的话比那感觉还美妙多了。"

"那他呢？"

"我又不会读心术。"

美里笑了笑。"那好吧。你告诉他时，他是什么表情？"

明日香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回忆。这件事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脑海里。"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困在黑屋子里大半辈子的男孩突然有人打开了门。"

"明日香，让他待在阳光下。"美里郑重地请求道。"这就是我对你的全部要求。"

明日香感觉到谈话很快就要结束了，她站了起来。"我当然会的。"

"哦，对了，在你回到你男朋友身边之前，还有一件事。"

说到男朋友这个词时，第二适格者努力压制住涌上脸的红晕。"什么事？"

"我.....考虑让真嗣尽快再回到学校。"美里说。"你觉得他还能接受吗？"

明日香考虑了一下。**SDAT** 播放器又一次可以施展它的邪恶魔力了，不过这是为了真嗣好。它的魔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地步：真嗣在做理疗时不小心把它落在了病房里，但他在没有它的保护下穿过医疗楼时似乎也没有太在意。

但是，它足以保护他抵挡整个学校的人吗？

"给我点时间，让我跟真嗣谈谈。"明日香请求道。"这对他来说将是一大步。"

"你会和他一起迈出这一步的。"

这一次，明日香不想再为上学的事争论了。

两人回到真嗣和明日香的房间。他还在和丽聊得起劲，当红头发女孩回到床上时，她的脸上有明显的红晕。

"我.....嗯.....我想我帮不上什么忙，丽。"他抱歉地说。"毕竟我没有太多经验。也许明日香或美里可以帮你。"

"帮什么忙？"明日香一边舒服地躺着，一边问道。

"浪漫的交往，"丽的回答让美里挑了挑眉。"我没能看出剑介对我有这样的意图，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美里脸上的眉毛还能再上扬一点的话，它就会完全离开女人的脸了。"我错过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你应该问问丽。"明日香建议道。"更何况你是最.....啊.....最有经验的人。绝对是最好的人选。"

天真的第一适格者转头问美里："你愿意帮我吗？"

"当然！你现在让我很感兴趣。"

明日香几乎为这个被带走的女孩感到难过。如果她只是因为想和哥哥谈论这件事就脸红的话，那么美里很快就能在丽的脸上煎出一个鸡蛋来。确定两人离开后，明日香开始做心理准备。

自从她搬进真嗣的病房后，考虑到上次发生的事情，有件事她既想尝试又不敢提起。但是去年和美里谈起她和那个男孩的关系时，又勾起了她的那段记忆，而且直到现在还不肯消失。

也许终于到了弥补的时候了。

".....嘿，真嗣。"明日香紧张地说。

"什么事？"

"....."她深吸了一口气。

"嗯.....明日香？"

然后说了出来。

".....你想接吻吗？"

毫无疑问，真嗣对此唯一能说的是："嗯？"

明日香忍不住了 "你知道的。接吻。" 她全力设法紧绷着脸。

"我--我....." 可怜男孩的脸涨得通红。他紧张地对着手咳嗽着。"明日香，你在干什么？"

"我在问你想不想接吻。"

"这我知道，可是.....怎么会这么突然？"

说到这里，明日香的脸终于绷不住了。"该死的。只是.....美里提起的一些事让我想起了上次接吻。我基本上是把人骗进来的，然后我捏住你的鼻子很久，你可能差点就晕过去了。到最后我们都感觉糟透了。我...我想再试一次，真嗣。我想好好完成我们的初吻。"

她的话似乎把男孩吓了一跳以至于他的红晕消失了。他急促地眨了几下眼睛，然后害羞地把目光移开，慢慢的他脸颊上的红晕又渗了回来。

"我.....我不会撒谎，明日香，"真嗣结结巴巴地说。"我也真的希望我们能好好地再做一次。"

"嗯，太-太好了！"红发女孩回答道。"那你还在等什么？害怕吗？"

"害怕？" 真嗣的头又转了回来，他几乎是瞪了她一眼，然后才微微地笑了笑。"是啊，我是有点。"

".....我也是，"明日香承认。她在床上侧了侧身子，让两人靠得更近了。"但我上次也很害怕。"

"真的？你？"

"是的。"

明日香慢慢地把脸靠近他，她可以发誓真嗣也在做同样的事。她很高兴他们坐在床上。真嗣的身高意味着，如果他们站着，她几乎要伸长脖子才能够到他。

还有几秒钟他们就要吻上了，真嗣微微仰着头闭上了眼睛，但明日香一直睁着眼睛，尽可能长时间地凝视着他的脸。

"明日香？"

"嗯？" 她的眼睛盯着他迅速靠近的嘴。

"上次.....你究竟在害怕什么？" 真嗣悄声问道。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厘米，而他现在却在说话？

几毫米。明日香现在能感觉到真嗣脸上散发出的热量。"说实话？我.....害怕我会喜欢上接吻。"

"那.....你喜欢吗？"

当他说话时，她感觉到他的呼吸拂过她的脸庞，她强行忍住了颤抖，然后笑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喜欢。"

他们吻上了。

明日香感觉自己的后脑勺要向外炸开了，颤动的电流穿过她的嘴唇，穿过她的头骨，顺着她的脊柱向下涌去。

至少，这就是现在的感觉。

当她终于能够重新思考时，明日香意识到了一件事。与他们上两次亲吻不同的是，之前缺失的东西现在就在那里。在她失去知觉的那几秒钟里，真嗣的左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颊。

前两次她几乎是迫不得已才带头的。然而这一次，从他们之间额外的身体接触来看似乎是真嗣 "带头"的。因此，明日香觉得自己有义务胜过这个大胆得出奇的第三适格者。她举起自己的左手狠狠压在他的后脑勺上，打消了他想中断这个吻的念头。她有点不高兴，因为真嗣没有进一步的身体接触，但这个是他们俩现在都还做不到的事。

时间似乎被永远拉长了。即使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过去了，他们仍然会紧紧地锁在一起。这种接触是如此温柔却依然充满力量。虽然他们的嘴唇没有像羽毛一样轻拂，也没有像暴风雨一样猛烈。但不知何故，两人都知道，谁也不想做得太多，谁也不想做得太少。即使明日香在床上微微移动以保持平衡，真嗣的头也会与她完美地同步移动，以确保她生命中最奇妙的感觉不会被打破。

如果有人闯进来威胁要把二号机变成废铁，除非他们停下来，否则明日香会翻个白眼不予理睬。因为这对她来说要重要得多。

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两人都屏住了呼吸。当空气从真嗣的鼻子里出来时，她的脸上却没有痒痒的感觉，而她胸口的紧绷感--并不是因为接吻引起的--告诉明日香，他们很快就得停下来了。

很快。

事实上，在她的肺部爆炸之前，现在就得停下来。

就在同一瞬间，少年少女松开了手，稍稍拉开了距离，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明日香意识到这也是同步的--因为他们的身体终于得到了所需的氧气。她不得不抑制住深吸一口气然后又一头扎进去的冲动，而真嗣脸上的表情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哇.....那真是....."两人异口同声，然后尴尬地停顿了一下。他们张开嘴，试图再次说话。

"太神奇了。"

"太棒了。"

随着他们的同步终于被打破，真嗣和明日香腼腆地相视一笑，重新躺在相连的床上，互相搂着对方。

"真嗣？"

"嗯？"

明日香停顿了一会儿，因为男孩依偎得更近了，把他的头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下次，我们都要记得呼吸，"她说，然后把头靠在他的头上。

这个吻似乎驱走了明日香头部残留的疼痛。她很快就睡着了，但并没有放开抱着这个刚刚与她分享了真正初吻的男孩。

那天晚上，美里在回家前闲着没事查看工作邮件时，在收件箱里发现了律子发来的带附件的信息：

在监视真嗣是否因大手术而出现什么问题时，他现在与明日香共用的房间里的摄像头拍到了一些东西，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因为它在技术上并不重要，所以我给你发了一份拷贝并清除了原件。至于你怎么处理那份副本，就看你的了。

下次再发生这种事 我不会在摩耶在的时候检查了。多亏了她，我的右耳还在耳鸣.....

美里好奇地打开了附件。

一分钟后，她的秘书从门外冲了进来，手里拿着小冲锋枪，持枪者正在寻找造成指挥官明显痛苦的来源。在看到没有任何异常后，她放下了武器，然后疑惑地看着办公桌后面

那个怯生生的女人。

"嘿，对不起，"美里说。"只是看到了一些神奇的东西，我情不自禁。"

秘书确信她的老板没有受到攻击，于是又关上了武器的保险，然后在离开时给了美里一个嘲讽的眼神。

至少，为这位指挥官工作比为碇源堂工作要好得多。

明日香的手臂花了两天时间才恢复到可以取下治疗装置的程度。在这段时间里，真嗣也被送去做了手术，以便为他的假肢安装必要的植入物。

当他从手术室出来时，他的残肢上已经覆盖了一层类似金属和电路的东西，并向手臂上延伸了几厘米；金属似乎已经完全取代了皮肤。真嗣花了好几次让向明日香放心他在手术中一点都不疼，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小心翼翼地--好奇地--戳它。

当天晚些时候，在两名女驾驶员离开去进行同步测试后的某个时间，丽回到了真嗣的房间，看到他正无所事事地玩着第二适格者的掌上游戏机。尽管只有一只手臂，但他在使用该设备时似乎没有太大问题。门 "嘶嘶 "地关上了，他心虚地微微一怔，直到看清进来的是谁。

"哦，你好，丽。"他说着合上了设备的盖子。"同步测试结束了吗？"

丽点了点头。"是的，明日香现在就在隔壁。她说要告诉你，她想花点时间陪陪她妈妈。"

"啊，那你是来陪我的？"

"其实，有件事我想趁明日香不在的时候问问你。"蓝发女孩承认道，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哦？"真嗣把游戏机放在一边，坐直了身子。"什么事，丽？"

"嗯....."丽看了别处一会儿，紧张地挠了挠脸颊。"自从今年年初你从昏迷状态中恢复过来后，你和明日香之间有什么.....问题吗？"说完，她直盯着真嗣。

男孩扬起了一条疑惑的眉毛。"问题？"他重复道。"不，我不记得有。虽然我不配，但明日香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停下来用手捋了捋头发，脸微微红了。

"哦.....那就好。"她放松了目光，确信真嗣没有骗她。虽然他的自嘲让她在心理上皱起了眉头，但她明白他还需要时间来恢复自我价值感。

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意识到心中的那个自己皱眉更深了，因为她第一时间知道了他所说的话的含意。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明日香对今天的同步测试结果不是很满意，尽管这很可能是因为她还没有完全康复，"丽解释道。"这让我想起了去年每当她没有'赢得'测试时的表现。"

"啊，那就没必要担心我了。"真嗣回答道。"明日香和我.....过去都受过严重的创伤，所以我们都不想冒险伤害对方。如果我们的关系出现严重问题，我相信我们可以和平解决。毕竟没有人可以像我们俩一样相互理解对方。"

第一适格者笑了。她差点就说她能理解他们俩，但她很快意识到哥哥说的是恋爱关系。"听起来不错。我祝你们俩幸福。"

"谢谢你，丽。"

过了一会儿，丽注意到真嗣的右臂上新添了一个设备。她凑近一些，好奇地看着他手臂上的金属。

"啊，对了。我的新手臂应该过几天就好了。"真嗣注意到妹妹的目光后马上说道。他举起自己的残臂让她仔细观察，当她也戳它时，他似乎并不感到惊讶。

"不幸的是你又要花很长时间做假肢手术了。"丽悲伤地回答。

"是啊，不过医生说这是因为手臂比腿复杂得多。"

蓝发女孩回想起她的医学教科书，回答说："这当然是对的。毕竟，手比脚需要更多的精细动作控制。"

真嗣把剩下的那只手举到眼前，开始以各种方式弯曲手腕和手指。"呵，这倒是真的。"他安静了一小会儿后说。"我又没打算用脚去捡东西。我只希望等我有了新手臂，还能好好地做饭和拉大提琴。"

"别担心，哥哥。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你不会是唯一一个向负责人抱怨的人。"

真嗣试图用紧握拳头压制住笑声，然后咧嘴笑着说："是啊，明日香第二天就会回到NERV把他们撕成碎片，因为他们给我一个次品。"

"我和美里也会和她一起。"丽轻声笑着补充道。

明日香仿佛感觉到了她的名字，从门外冲了进来。有那么一瞬间，丽以为出了什么事，直到她注意到红发女孩脸上的笑容。

"嘿，你们两个，"明日香叫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妈妈醒了！"

几乎在丽还没反应过来时，真嗣就下了床。当丽从椅子上站起来时，男孩已经在门口了。

"她怎么样了？我们能去看看她吗？"他兴奋地问。

"唉，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笨蛋！"明日香一边回答，一边抓住了他的手。"走吧！"

当第二适格者把男孩拉出房间并拉到隔壁房间时，丽迅速跟了上去。惣流-恭子-兰格雷还躺在床上，但第一适格者从她睁开的眼睛里看到了警觉。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在床边说着什么，但他们并没有阻止少年少女靠近。

"你好，碇。哦.....你好，绫波。"恭子慢慢地说，露出了一个无力的微笑。"很高兴见到你.....我想差不多又见面了吧。"

丽鞠躬致意。"日安，惣流女士。您看起来气色不错。"她说，显然没有质疑这位女士的措辞。

恭子善意地嘲笑道。"哈，没必要骗我，姑娘。我敢肯定我看起来糟透了。"她顿了顿，皱起眉头，因为她注意到了第三适格者的一些情况。她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紧握着女儿的那只手上，而是被一些更不寻常的东西吸引住了。

"Junge, was zum Teufel ist mit deinem Arm los!? (孩子，你的手臂怎么了!?)"

听到女人急促的喊声，真嗣本能地后退了一步。他结巴了一下，但还是放弃了翻译她到底对他喊了什么，而是深深地鞠了一躬，嗫嚅着说："Tu-tut mia sehr l-leit, Furuu Soryu! (对-对不起，惣流夫人!)"

当恭子试图用自己的语言回答真嗣刚才说了些什么时，她脸上的震惊之色已消失殆尽，但护士提醒她不要说得那么起劲，对此她哼了一声，翻了个白眼。

明日香取而代之，侧身对着这个受惊的男孩说："嗯，真嗣？你不仅显然没听懂她说的话，你的发音还.....有点糟糕。"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看来你还没准备好从我的语言课程毕业。"

"哦--哦？"真嗣恢复了直立的姿势。

"她只是对你的伤势感到惊讶，"丽澄清道。"你却为没有手臂而道歉。"

真嗣向右边瞥了一眼，发现自己那天从手术室出来后忘记重新装上临时假肢了。"哦，

嗯.....所以--呃.....哎呀？ "

"笨蛋，"明日香亲切地说道。她转过头对母亲说："真嗣不久前受了重伤....."

恭子缓缓地点点头，红发少女向她讲述了与第四亡灵战斗的结果，听到真嗣的遭遇，她不禁同情地抽了抽鼻子。

门在医生和护士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恭子又开始兴致勃勃地说话，并提出自己的问题来填补空白。后来，三个孩子把这一年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除了某个.....私人话题。然后，当真嗣掩饰不住打了个哈欠而被丽送回到床上时，两个忽流换成了德语，开始犹豫地谈论一些更为敏感的话题：

恭子离开女儿生活的十年。

明日香花了一点时间才开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悲伤地讲述了她生命中许多母亲不在身边的事情，令人唏嘘不已。但正如恭子很快指出的那样，母亲一直陪伴着她，只是无法与她联系。明日香生活中的一些片段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她的记忆中，比如女孩的大学毕业典礼。

"后来有人和你握过手。"女人慢慢地说。"他们捏得有点用力，你差点捏碎他的手作为报复。"

".....是啊，"明日香惊讶地喃喃道。"我差点忘了这件事。但我确实记得毕业后的第一次同步测试中，我的同步率跳了几个点。"

恭子伸手拍了拍女儿的肩膀。"我不知道说'不用谢'是否合适，但是....."

"我明白。"

明日香很迟才意识到，母亲显然 "看到 "了她生命中的重要事件。毕竟，当她们在补完相遇时，那个吻一直在她们的脑海中回放。她大声地说了很多，恭子笑着听着。

"说到那个男孩，"她说，决定是时候让气氛重新活跃起来了。"别以为我没注意到你们俩进来时的样子。"

明日香的脸上蒙上了一层绯红。她结巴了一会儿，然后双手交叉。"如果说什么的话，那就是你的错，妈妈。是你告诉我他的生活有多糟糕的。"

"注意态度。"

"对不起，"明日香一脸羞愧地回答。"总之，当我和美里找到真嗣并把他带回家的時候，我无法让自己在他经历了这么多之后还对他置之不理。尤其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美里最终利用她的权力指派我作为他的正式看护人，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种形式，但这意味着我有了一个完美的借口留在家裡陪他。"

"我已经可以看出，这段时间花得很值。"恭子说。"但有其父，必有其子。真嗣摆脱了他那个混蛋父亲的影响了吗？"

"我很确定，真嗣和他混-蛋.....呃.....父亲唯一的相似之处是身材。我对他母亲一无所知， 但我很确定真嗣继承了她的性格。"

"善良、体贴、有礼貌、厨艺好、会拉大提琴，但生气的时候很讨厌？"

"呃.....是的。"明日香回答道，她对母亲列出的要点完全正确感到有些惊讶。"你认识碇唯吗？"

"我认识唯和源堂。那时她还活着，他也还不是个大混蛋。我还照看过真嗣几次。"

"真的？"红发女孩眉毛一挑。"我不记得了。"

"亲爱的，我想这对你来说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恭子回答道，然后她突然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你们俩在一起很可爱。只要我和唯有空，就会让你们一起玩耍。"

"等等.....我想，我想起来什么了。"明日香说，然后闭上了眼睛。"我是不是.....想躲在你的头发后面不让真嗣发现？"

恭子的嘴里发出了一声尖叫。"是的！当我感觉到你在我身后时，我四处张望，但你又把我的头发扯到了你的脸上。"年轻的红发女孩不好意思地捂住了脸，但她脸上的笑容却怎么也掩盖不住。"哦，你想知道一个小秘密吗，亲爱的？"

"嗯，好的？"

"你的新男朋友是我生你的原因。"看着女儿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女人笑了。"是啊！唯怀孕的时候，我也想着要个孩子。真嗣出生六个月后，你就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哇！"明日香稳住身子，喃喃地说。

"你出生的时候，唯还开过你们俩在一起的玩笑。"恭子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可惜她不在，看不到她有多先知先觉。"

明日香脸上闪过一丝焦虑的表情，但母亲似乎没有注意到。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真嗣现在怎么样？"恭子询问道。"恐怕除了在二号机时的印象和他蹒跚学步时的一点记忆，我对他了解不多。"

"他现在肯定好多了，但还是会做噩梦，除非我.....嗯....."明日香打断了自己的话，她不好意思解释自己和第三适格者的睡眠安排。

不幸的是，她的母亲坚持要知道。"除非你什么？"

"除非...我...我们....."

"来吧，亲爱的。我是你妈妈，你当然可以告诉我。"

".....我们睡在一起。" 这些话说得很匆忙，仿佛要在恭子听懂之前就从她耳边溜走。但她还是听到了。

"睡在一起，嗯？" 明日香羞愧地点了点头，女人叹了口气。"别担心，明日香。如果你们的关系已经到了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的地步，那么我想，我可以相信真嗣在这方面是一位绅士。" 她停顿了一下。"他.....是个绅士，对吗？"

明日香点了点头。"是啊，真嗣并不是为了钻进我的裤档里。我们的安排真的能帮助他晚上睡得安稳。而且.....这对我也有帮助。"

恭子毫无征兆地抓住女儿的胳膊把她拽向床边，让她可以像母亲一样把女儿搂在怀里。

"亲爱的，我为让你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她在女儿耳边轻声说道。

"我已经不在乎了，妈妈。"明日香喃喃地说。"你现在在这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两个红头发的人又拥抱了一分钟才分开。明日香坐回座位时抽了一下鼻子，她懒得去管眼中的泪水，又露出了笑容。

"我真应该让你好好睡一觉，"明日香说。"医生们可能明天就要开始治疗你了。"

"在你走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你和那个男孩的关系。"恭子在女孩站起来时说道。在明日香疑惑的眼神中，她一脸严肃地问道："你.....知道真嗣在你昏迷时做了什么吗？"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明日香看着远方，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当时我不小心说出了我爱他但真嗣拒绝接受这是我的真实感受，直到他告诉我做了.....那件事。他认为这会让我改变主意：恨他。我离开后想了一会儿回来告诉他，因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不会追究这件事。"

她转过身，目光坚定地盯着母亲。"现在我们都不能沉湎于过去的事情。去年对我们俩来说都很糟糕，如果我们一直回顾过去，就永远无法向前迈进。"

恭子与明日香的眼神不谋而合。"那好吧，如果你真的爱那个年轻人，我会接受，但我也不会撒谎。我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从真嗣对你做的事情中走出来。"

"我明白，" 明日香俯身在母亲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傻笑道。"真嗣现在会因为另一

个红头发的人而有麻烦吗？"

"也许不是'麻烦'，但我会密切关注他的。现在走吧，妈妈要睡美容觉了。"

"晚安，妈妈。"明日香说，在门口停下来挥手告别。"如果有什么事，我就在隔壁。"

"晚安，亲爱的。"

第二天，真嗣收到了一个小惊喜，那就是他的假肢已经可以安装和测试了。假肢还缺少外层覆盖物，但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希望在密封之前确保它能完美地运作。

另外，他们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时间来制作合适颜色的人造皮肤。

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个假肢的制作时间似乎比为前第四适格者的制作时间更长时，被明日香询问的那个倒霉蛋的眼神闪烁了一会儿，然后说 **NERV** 已经研究和改进假肢好几个月了。但真嗣的受伤让某位指挥官在该部门点燃了一把火，上个月的进展比今年其他月份要快得多。

因此，**NERV** 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多项进展，例如提高了肢体从人体汲取能量的效率，以及更安静、更自然的运动。毕竟，很多人都不喜欢被人提醒他们的残疾。

有人还想出了一个主意，将驾驶员和福音战士之间的神经连接改造成一种更深层次、更个性化的神经连接形式，让截肢者可以移动他们的新肢体就像福音战士一样，就像它仍然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作为已经知道神经链接如何工作的人，真嗣将是第一个尝试该系统的人。

明日香第一次看到真嗣学习如何移动手臂时，脸上露出了不安的神情，这看起来很像 80 年代中期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但这并不妨碍她继续留在男孩身边给予鼓励和支持，就像真嗣重新学习走路一样。不知是因为明日香的陪伴，还是因为真嗣以前有过移动不属于 "他 "的肢体的经验，男孩在第一周进步很快。

在那一周里，明日香总是尽量让母亲有人陪伴，或者让她有时间看书或看电视。就连美里也主动提出要陪恭子度过一些空闲时间。

美里第一次探望恭子后，当明日香走进母亲的病房，母亲脸上露出的傻笑让女孩感到难以置信。她觉得自己刚刚错过了一个笑话。

一周结束时，恭子的健康状况似乎没有任何改善。但是第二适格者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主治医生拍了拍额头，嘟囔着说先想想再说。

不到一个小时，惣流-恭子-兰格雷就做好了准备，并被放入了治疗水箱。

第二天，真嗣假肢的合成皮肤终于制作完成，并在进行了必要的最后调整后被安装到仿生肢体上。现在，这个男孩看起来不再像一个明显的义体人了，明日香发现，每当她用自己的手握住那只假手时，她不再无意识地退缩了。

也许，自然的外表终究还是有好处的。

作为对真嗣进步的 "奖励"，一天晚上，明日香 "慷慨"地允许真嗣给了她一个专属于她的、紧贴其身的熊抱。尽管男孩对这样的举动还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虽然他的右臂显然没有传来温暖的感觉，但她从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感受到了温暖，更不用说她自己在不由自主地发出让真嗣笑出声来的快乐声音后感到的全身都发红了，这足以弥补一切。

那天晚上，两个人最后躺在明日香的床上睡着了，真嗣的两只胳膊一直搂着她。

过了漫长痛苦的两天，明日香母亲的身体才开始好转。之后就像打开了一扇大门：当她开始康复治疗后才过了半天，恭子的生命体征好转迹象就停止了，尽管主治医师坚持要再观察几个小时以确保万无一失，但明日香还是感到非常惊愕。

"我想提一个建议，"恭子听到要延长她在水舱里的时间后说。"要么让病人保持镇静，要么安装电视或其他东西，这样他们就不会在被困在管子里时无聊得要命。"她转向明日香，补充道："呃，无意冒犯，亲爱的。"

年轻的红发女孩只是笑了笑。

"我会，呃.....记下这一点的，惣流女士。"医生回答道。"下次，我们会....."他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水箱系统读数，顿了顿。".....嗯，真有趣....."

母女俩都眯起了眼睛。恭子说："医生，我是一名科学家。每当我听到用这种语气说'真有趣'时，我马上就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而我恰好就在让你这么说的那个东西里。"

医生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他困惑地揉了揉后脑勺，然后与一名技术人员取得了联系。他对着听筒咕哝的内容没有传到恭子的耳朵里。十分钟后，技术人员走进房间，检查了和医生一样的读数。

"哼，真有趣。"

恭子小声嘟囔着。

最后，两个惣流的恼怒加在一起似乎让这两个人的头脑清醒了，他们开始解释起来。与真嗣在治疗舱中的情况不同，更不用说那些受试者了，这次的原因是用于治疗病人的化合物中最大的成分急剧流失：LCL。

"是泄漏还是什么原因？"明日香询问道。

"化合物是在其他地方混合的，储存在一个直接连接水箱的容器中。"技术员敲了敲屏幕。"没有错误，没有泄漏.....就像 LCL 突然消失了一样。"

"或者被吸收了。"

两人和明日香都疑惑地看着恭子。

"由于.....保密问题，我不能直接地告诉你一切，"女人继续说。"简而言之，我从补完回来的时候，体内的能量已经耗尽。这个罐子里的 LCL 被我的身体吸收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的生命体征应该显示我现在非常健康。"

不到一分钟的再次检查，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虽然技术员有些犹豫，但医生还是决定让她最终走出治疗水箱。不过，尽管据说恭子已经恢复了正常，但医生还是坚决要求她在医院再观察几天，她大声叹了口气默许了。

明日香想起了真嗣说过的他在管中的情况，她建议妈妈立即洗个澡以确保化合物的痕迹全部消失。技术员的眼睛后面似乎亮起了一盏明灯，他立刻出发了，嘴里还嘟囔着要给水箱加个什么东西。医生为恭子拿了一条毛巾和一件病号服，然后自己离开了。

半小时后，恭子擦洗一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两天后，她终于出院了。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和碇真嗣也被宣布康复出院。

当他们走进葛城公寓看到美里在他们俩住院期间的所作所为时，明日香对真嗣脸上没有震惊的表情感到有些惊讶。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女人下班后总是懒洋洋的。真嗣显然早就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很高兴看到厨房里只摆放着快餐盒，没有任何瓶子或啤酒罐的痕迹。她还很高兴已经安排好让小光再次照顾 Pen-pen。明日香再也不想看到企鹅被廉价咖喱喂饱后的样子了。

真嗣立刻跑到厨房的垃圾袋橱柜前拿出一个垃圾袋，将近一个月的单身垃圾装了进去。明日香叹了口气，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在美里倒在客厅的沙发上之前，他们几乎一起完成了这项工作。

恭子被安排住在隔壁的公寓里。明日香很想让她住在葛城的公寓里，但除非她母亲想睡在客厅里的备用蒲团上，否则根本没有地方可住；这个选择被惣流的护士长礼貌地拒绝

了。

他们很久以来的第一次在家吃饭几乎可以算是一次盛大的活动。尽管没有完全完成理疗，但在明日香的帮助下，真嗣还是做出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同时，红发女郎也很高兴恭子欣然同意加入他们。

"我已经有十多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年轻人。"恭子说。"事实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唯想感谢我照顾你的时候。"

真嗣愣住了，一口食物在他的盘子和嘴巴之间徘徊。旁边的明日香注意到了他的反应，伸手揉了揉他的肩膀。

".....对不起，"恭子惭愧地道歉。"明日香说你不喜欢多谈你的母亲。"

"啊？"男孩抬起头看着女人。"哦！不，我只是对你说的照看我的话感到惊讶。"

"是啊，说来听听！"

少年少女和恭子都盯着美里，美里此时正咧着嘴，双手托着下巴，身体前倾。

"哦.....天哪！"真嗣和明日香同时呻吟了一声，然后同时用手捂住了脸。

"嘿，真嗣，"明日香说，他们两人晚饭后进入她的房间。"你，嗯....."她的脸微微泛红。"你.....想回到蒲团上睡觉吗？"

男孩的脸很快就和她的一样红了，因为他明白了她在暗示什么。他们都看了看她的床，它还在房间靠窗的角落里，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自从明日香决定睡在真嗣身边以帮助对抗噩梦后这张床就再也没有使用过。床不算大，但两人都能舒服地睡在上面。

或者说，如果明日香愿意的话，她可以非常舒服地睡在上面。她不想放弃一觉醒来看到真嗣近在咫尺的脸时那种温暖的感觉。但是，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她也会很不情愿地放弃这种感觉。

"我很乐意，明日香，"真嗣在他们的心跌落悬崖之前说道，他用微笑打断了她的思绪。

"等等.....真-真的吗？"她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他点了点头。"我想蒲团是不错，但我知道你更愿意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且，呃....."他轻轻地转过身去，紧张地揉着后脑勺，但明日香仍然能看到他脸颊上的红晕。"我.....真的很喜欢我们在医院里的安排。"

明日香给了他一个温暖的笑容。"嗯，好的。我想这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些东西扔掉了，"她懒洋洋地踢了踢以前睡过的蒲团，"把床放回它该放的地方。"

不一会儿，蒲团就被推出了房间，床也被拖回了原位。明日香被真嗣轻轻地抱住，不让她上床，因为真嗣决定先把床单换了。当这一切完成后，他就鞠躬向明日香招手，明日香朝他傻笑了一下，然后向后弹跳到夏日的新被子上。

"啊哈，比医院里那些硬床垫好多了，"她高兴地说。当她看到真嗣手拿着旧床单慢慢走向门口时，她的头猛地抬了起来。"喂。回来，第三适格者。"

"嗯？怎么了，明日香啊啊啊！"

他一进入射程范围，明日香的手就伸出来抓住他，把他拽向自己。当他将双手伸向她两侧以阻止自己摔倒时，被子从他的怀里滑落。她笑着看着他，努力假装脸颊没有再次发热。她仰起头，让两人的脸只相隔几英寸，真嗣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暂时别管它们，"明日香拍了拍旁边的床。"放松点，真嗣。"

"哦，嗯。好吧。"真嗣看起来几乎有些失望地坐在床上，但明日香摇了摇头告诉他，'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在尝试了两次之后，她才对他翻身躺到她的旁边的方式感到满意。

"明天我想去那家乐器店，看看我的小提琴修好了吗？"明日香宣称。"已经几个星期了，希望正美的胳膊已经痊愈了。"

真嗣的右臂抬了起来，他慢慢地在脸前转动他的手。".....我想知道肌肉记忆是否对假肢仍然有效。"他咕哝着，几乎是自言自语。

"别担心，真嗣。"明日香安慰道。"即使你有问题，我也相信你很快就能再次出色地演奏。"她凑近他咧嘴一笑。"如果没有，我肯定能想到一些激励你的办法。毕竟我也希望能和你一起演奏。"

真嗣温暖地笑了。"这就是我需要的动力，明日香。"

"哦，看来我不用担心我的后备计划了：如果你演奏得好我可以让你看我脱衣服。"

"是啊.....等等，什么？"

明日香唯一的反应就是看着真嗣的表情咯咯地笑。

第二天，明日香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正美的断臂不仅完全愈合了，他还成功地将她的小提琴完全恢复到了初始状态。老琴行老板又想给她"英雄折扣"，而明日香想为他的

技艺付全款。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

明日香离开琴行时，不仅带走了她的小提琴，还带走了一个崭新的琴盒和琴弓以及真嗣上次看中的乐谱书籍。出乎她意料的是，店里有几本书居然是小提琴用的，于是她又在真嗣最后拎出商店的袋子里加了几本。

在回家之前，两人在一个美食广场吃了午饭。明日香一直盯着真嗣，以防他再次被陌生人的记忆击中，但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男孩似乎比她想象的更开朗。

两人都买了午餐后，明日香走向一个卡座。不需要任何暗示真嗣就坐在了她旁边，他放下托盘，腼腆地对红发女孩笑了笑。

这给了红发女人一个偷听 SDAT 播放器播放内容的绝佳机会，她开始慢慢地在卡座上侧身移动，表面上是为了更靠近真嗣。奇怪的是她什么也听不见，即使她的耳朵离他的头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你在干什么，明日香？"

"没什么，"明日香无辜地回答，然后从他的盘子里夹了一块薯片塞进自己的嘴里。然后，她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回答，觉得如实回答也无妨。"只是好奇你现在在听什么歌。"

"哦，那我把音量打开。"真嗣一边摸索着设备一边回答。

"等等，你把音量关掉了？"明日香好奇地看着他。"为什么？"

"嗯，自从你和丽把它还给我之后，我就一直在慢慢调低音量。毕竟，不回应试图引起你注意的人是相当不礼貌的，即使我是想.....屏蔽掉一些东西。"真嗣的脸上开始绽放出笑容。"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人们的记忆并没有传递给我，即使音乐的音量被关掉了。"

明日香扬起了一根眉毛。"你是说，你开始能够自动屏蔽它们了？"

"我想是这样吧？"真嗣耸了耸肩。"我偶尔还是会.....闪过某人的记忆，但这两天我通常来不及专注于它，它就已经消失了。"

"太好了！很快你就不需要那东西了！"

"嗯....."男孩挠了挠嘴角。"说实话.....自从我们离开乐器店后，我就把 SDAT 调成静音了。"

另一条眉毛也扬了起来，与明日香脸上的之前扬起眉毛对应。"没有问题吗？即使是在这个美食广场？"由于是上学日，商场里并不拥挤，但周围还是有很多人。

"我.....嗯.....记得没有。"

明日香咧嘴一笑。这似乎是问一个重要问题的最佳时机。"这样的话，真嗣....."她又偷了一片薯片。"如果你没有问题了，你觉得.....很快就能回到学校了吗？"

真嗣陷入了几分钟的沉思，明日香又吃了几片薯片，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回答。最终，男孩的头又抬了起来。

"你觉得什么时候回去比较好？"

"下周？"她建议道。"这样你就有时间准备了"

"我想可以，但是....."他看了明日香一会儿，然后紧张地把目光移开。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又瞟向她。"你.....你也会去吗？"

明日香把最后一块薯片送到嘴边时停了下来。"你想让我和你一起去学校吗？"

"是-是的，"真嗣结结巴巴地说。"老实说，我认为你比我的 SDAT 更能让我忘记别人的记忆。你肯定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人。"

明日香把薯片送到嘴边咬掉一半，一边盯着真嗣一边慢慢咀嚼。得知自己对他的思维过程产生了如此积极的影响，明日香感到非常欣慰。她甚至都懒得去压抑自己脸上因为这样的承认而渐渐泛起的红晕。

真嗣张了张嘴，可能是准备道歉，明日香把另一半薯片塞进了他的嘴里。"我当然会和你一起回学校，"她宣布道。"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了。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

"这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吗？"真嗣吞下薯片后立刻问道。

"你是在暗示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明日香在她的脸上装了一个假装愤怒的表情。

"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

明日香把伪装褪去笑了起来。"哦，真嗣，你还是那么容易被捉弄。"

真嗣哼了一声，双手交叉，把上半身转了过去。"你还是那么刻薄。"

明日香在他脸上轻轻一吻。"不，我没有。"

".....好吧，你没有。"

在回家路上，两人脸上都挂着相同的笑容。

那天下午，真嗣发现自己的校服已经不合身了。明日香很快检查了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校服还能穿，这让她松了一口气。由于不想再出门，明日香给美里发了一条信息，美里回信说她会解决真嗣的校服问题。

第二天，给真嗣的快递送到了葛城公寓。几套制服既有普通的，也有夏天穿的，包括运动服。在明日香提醒他 NERV 已经有所有三名驾驶员的尺寸之前，真嗣还在想美里是怎么做到的。

前一天回到公寓的 Pen-pen 看了一眼穿上新制服的真嗣并竖起了大拇指，这是一只蹠上长着爪子的转基因企鹅所能做到的。

接下来的一周里，明日香进行了同步测试和模拟训练，真嗣和他的假肢也接受了检查。拿到新制服的第二天，真嗣要求再次参加测试和训练。

初号机的再生速度正在加快。上次战斗留下的烧伤和窟窿已经消失，右臂也恢复了大约三分之二。律子认为这足以进行测试，但她命令指挥中心的技术人员注意通过神经链接传递给真嗣的疼痛信号，并随时准备切断与初号机右臂的连接。

事实证明，这个命令几乎是立即就需要执行的。他的右臂是一个没有触觉的假肢，但这对男孩的潜意识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只要真嗣设法让顽固的福音战士启动，他就会立即抽搐并揉搓手臂，直到初号机自己的手臂被切断链接。之后虽然他抱怨自己的手臂有一种"虚无感"，但真嗣还是成功地实现了 49% 的同步率。

时间飞逝，对明日香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从周日晚上一转眼就到了周一早上。

东治叹了口气，危险地靠在椅子上。"又是新的一天....."

"是的，今天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剑介同意道。

"明天，后天，大后天也不会发生什么。"

戴眼镜的男孩耸了耸肩。"老实说，最近唯一有点意思的事就是我们换了个新的科学老师。"

"又是一个老顽固。至少这个不会唠叨第二次冲击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铃原！"

东治在座位上跳了起来，差点翻了个跟头，班长小光训斥了他几句，然后在上课铃响的时候，用拇指和食指在嘴唇上比划了一个 "闭嘴 "的动作。

老师进来了，小光带领全班同学做了例行的问候仪式。

"同学们早上好！"老师说。"在我们开始上课之前，有几位新同学.....算是吧。"

东治和剑介好奇地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靠在座位上身体前倾，盯着教室的门。

门推开了，班上大多数同学自上一年以来就没见过的一对男女走进了教室，当同学们认出这对新人的那一刻，教室里立刻爆发出一阵喧哗。

或许是因为真嗣和明日香牵着手缘故。

"什么....." 剑介开始说。

".....这--"

"铃原！"

"嘿，大家好。"真嗣轻轻挥了挥右手说。"我们回来了。"

第二十八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要回来，真嗣？！"

"你正在和红.....惣流交往？！"

"班长说你受伤了，但我看你没事。NERV 是不是在研究什么新的医疗技术？"

午饭铃声一响，明日香和真嗣就被他们的朋友拉到了学校的楼顶，而丽在途中消失了。当屋顶通道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的那一刻，真嗣就被他的男性朋友们的问题所包围了。小光拉着明日香走到一边，绝望地看了男生们一眼.....然后开始了她自己的、更集中的猛烈攻势。

"你们俩交往多久了？你们接吻了吗？他是怎么表白的？你怎么回答的？"

"哇，好了，安静！"明日香拍了拍面前的空气，惊呼道。"好吧，首先，我们从第四次袭击后不久就在一起了，我可没说我们在一起做了什么，你凭什么认为是他向我表白？"

在红发女郎的反击炮火下，小光退到了一边，然后从不存在的掩体后面伸出头来问道："一般不都是这样吗？男生向女生表白？"

第二适格者翻了个白眼。她一时忘了，小光还有这样.....传统的思想。"好吧，那铃原是怎么向你表白的？"

小辫子姑娘的眼睛里疯狂地挥舞着白旗。".....他，嗯.....没有。我们只是在第三次冲击之后回来的时候.....互相走到了一起。"

明日香双手交叉，自鸣得意地笑了笑。"我和真嗣之间也差不多是这样。"她决定至少要给她可怜的朋友一些东西。"虽然我得承认，在他差点.....死掉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在失去机会之前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

小光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所以你告诉了他你的感受？"

"当然，就这么回事吧。"明日香不可能承认自己不小心以这种方式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说了一些话，然后真嗣告诉我他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我们在一起了。"

来自小光一声高声的尖叫吸引了男生们的注意。然后，班长的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神情，明日香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小光很可能是在做白日梦。

"哎！不是这样的！"她叫道，把小光拉回了现实。

"对不起，这太浪漫了！也是时候了！"

明日香挑了挑眉。"嗯？什么意思？"

"哦，得了吧，明日香。班上一直叫你们俩'老夫老妻'是有原因的。"小光回答道。"每个人都能看出来，我们只是在等着看你多久才能想明白。"

红发女郎对此无言以对。至少不会让她更尴尬。相反，她决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午餐上。

男孩们重新回到她们身边，明日香注意到东治脸上严肃的表情。这位运动员至少还算

有风度，等他们吃完饭后才说出自己的想法。

"好吧。首先，对不起，班长，但我必须这么说。"他开始说，然后转向明日香。"红头发的，我不知道真嗣到底看上你哪一点，因为我真的看不出来。出于尊重和友谊，我不会试图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如果你伤害了他...我不管你是女生还是 **Eva** 驾驶员，你会得到报应的。"

明日香回头瞪了东治一眼，没想到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小丑，让我把话说清楚。"她回答道。"我和真嗣经历过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的事情。"她抓住真嗣的手，攥得紧紧的。"我们两个.....我们互相治愈了彼此。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无意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长时间的沉默令人不安。小光的目光紧张地在她最好的朋友和她的男朋友之间逡巡，他们都保持着凝视。自从意识到真嗣和明日香现在在一起后，她就一直害怕这样的对峙。最终，东治先眨了眨眼睛，然后靠在椅背上笑了起来。

"呵，我想我真的相信了。"他说。"那好吧。我已经说完了，现在我就坐着看吧。"

"所以无论如何！"剑介尴尬地大声插话。"真嗣，你可以跟我们谈谈 **NERV** 为让你重新站起来所做的一切吗？"

真嗣似乎很感激剑介的转移话题，他回答道："嗯.....我并没有签署什么不泄露机密的声明，不过我想作为一名驾驶员，这大概已经包括在内了。"

金发男孩的脸沉了下来。

"话说回来，"真嗣接着说。"这些又不是什么秘密武器，而且美里已经足够信任你和你的家人，让你住在我们附近。"

"那倒是，"小光说，然后尖锐地看着剑介，"还有，别忘了，相田，**NERV** 肯定知道你以前有多爱管闲事。但奇怪的是，你却没有在半夜被叫去'协助他们的调查'。"

剑介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是啊，没错。"

班长回头对真嗣说："请你只告诉我们你能说的事情。"

第三适格者微微一笑。"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他说，然后就开始谈论他的假肢。有一次，剑介甚至把耳朵贴在真嗣的右臂上来回移动，声称与东治的替代手臂相比，他几乎听不到任何机械噪音。

明日香注意到，真嗣完全忽略了导致他受伤的那场战斗，但她知道这是有原因的。即使两人独处时，他似乎也不愿想起与第四亡灵的战斗。她一点也不怪他。

最后，上课铃声响了，标志着午餐时间结束，少年少女都去上下一堂课了。明日香几

乎已经后悔回到学校了。尽管换掉了那个喋喋不休讲述第二次冲击前生活的老人，但课堂上仍然没有什么能引起她的兴趣。

直到她看到下一堂课的老师是谁。

"嗯，下午好。"冬月教授说。"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在我的课上见到你们俩。"

当这一天最后一堂课的铃声响起时，明日香和真嗣恋爱的消息可能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校，甚至可能传得更远。有几张失望的脸，有男有女，但大多数学生要么为这对新情侣感到高兴，要么为他们的两个救命恩人回到了学校感到高兴，要么就是对整件事漠不关心。

丽在明日香和真嗣回家的半路上追上了他们。当被问及为什么在午餐时失踪时，蓝发女孩回答说，她一直在和冬月教授谈私事。

她还说 "美里建议我对相田的所作所为'冷淡对待'，所以我一直在尽量减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

"嗯，不幸的是，我想书呆子并没有真正注意到。"明日香回答道。"反正比起他的新女友，他今天对真嗣更感兴趣。"

"等等，剑介有女朋友了？"真嗣难以置信地问。

"是啊。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

".....也许没有？"

明日香善意地叹了口气。"那就简单说说吧。剑介曾试图追求你妹妹一段时间，但她没有意识到另一个女孩出现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于是他和丽断了关系，丽不得不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哦，"真嗣回答。"嗯.....我需要做什么吗？像'哥哥'般的揍他一顿？"

"没必要，"丽说。"美里已经指示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如何对待相田，好让他吸取教训。很快，学校里就会传出谣言。"

"哎哟，"明日香有点畏缩。"我几乎要为他感到难过了。"

"难过谁？"

东治出现在他们身后，但光和剑介却不见踪影。

"没事，小丑。怎么了？"明日香询问道。

"小光想知道你们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到商场逛一会儿。"东治回答道。"毕竟我们最近很少见到你们。"

三位驾驶员面面相觑了一会儿，然后同意跟着运动员回到他们的朋友身边。铃原樱和洞木希也在那里，东治的小妹妹几乎用她的拥抱把真嗣撞翻在地。只有像明日香这样的人才会注意到，当看到这个小女孩时真嗣的脸上瞬间闪过一丝愧疚。当一行人向商场出发时，红发女孩把他往后拉了回来。

"记住，真嗣，"明日香低声说道。"她不会为发生的事责怪你。"

"是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她。"真嗣揉了揉后脑勺。"她去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医院度过，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因为--"

"我是怎么说过去的？"明日香打断了他。

"是啊，对不起....."

她没有在意道歉，而是边说边咧嘴笑了起来。"总之，看看她是多么崇拜你。该死的，如果她是我们这个年纪，小樱可能早就想和你约会了。我能从她看你的眼神中看出来。"

这让真嗣笑了一下。"我不想让她失望，但我心中只有一个人。"他回答道，直盯着明日香的眼睛。

"喂，那边不要秀恩爱了！"东治叫道。明日香突然意识到他们两个比预想的落得还要远，于是拉着真嗣小跑着回到了队伍中。

当明日香再次从他的美食广场餐点中攫取薯片时，真嗣发出了一声绝望而夸张的叹息，而她则在暗自窃笑。他们俩拿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她自己的那份薯片也完全向他敞开了怀抱。她就等着这个男孩报复呢。在她旁边，丽正竭力表现得尽可能明显地故意不理剑介。

"对不起，那是什么？"明日香问，因为小光引起了她的注意。

"你们俩约会过吗？"扎着猪尾巴辫女孩重复道。

"哦，嗯。"明日香紧张地咳嗽了一声，真嗣也附和着她。"我们.....呃.....还没完全有时间，上个月真嗣一直在住院。"

"那你得尽快了，真嗣！"东治说道。"好在你是个驾驶员；我还怀疑过你会像我们这些低贱的学生一样受到财政困境的制约。"

全桌的人都停了下来，盯着这位运动员。

"什么？"

"那么.....东治说的俏皮话....." 明日香开了口。

"正确吗？"而真嗣说完了这句话。

"喂！"

剑介凑了过来。"不过他说得没错。我敢肯定，真嗣每月至少能拿到十五万日元。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飞行员的平均工资，而你们三个的工作肯定要重要得多。"

"这.....好像也不多。"明日香说。"我很确定我的工资比这高。"

"那只是基本工资。"金发男孩回答道。他拿出一支笔，开始在餐巾纸上写字。"每月十五万，外加最多十五万的驾驶津贴。或者.....不管 NERV 叫什么。部署津贴？总之，被派往危险区域也有报酬。"

"如果使徒袭击不算危险的话，那就有问题了。"东治若有所思地说。

"没错。当然，你也不会天天都被派去。"剑介又写了几笔。"一个月二十个工作日，除去周末，一千六百二十日元....."

明日香想得更快了。"三十八万八千，危险津贴每月八百。"真嗣惊讶地看着她，她补充道："还记得我是天才吗？"

剑介看了看目前的数字。"嗯，对于人类的救世主来说，这个数字似乎还是太低了。"

"可能还有其他补充，比如加班费。"小光说。

"那你们似乎都忘了的那个大问题呢？"东治问道。大家疑惑地看着他，他接着说。"呃.....工伤赔偿？"

剑介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睁得大大的。"那个，还有.....哦！再加上....."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又潦草地写了几笔。几分钟后，他终于放下了笔。"好了，年薪有了个大概的数字。"

他举起餐巾纸，明日香和真嗣凑上前去看。最后圈在最下面的数字略高于 475 万日元。

"这么多？！"真嗣惊呼道。

"这么少？！"明日香也同步回应道。"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一年后就能买一辆像样的车

了，但我们是该死的 Eva 驾驶员！"

"驾驶员不会经常买奢侈的东西。"剑介纠正道。"至少我猜不会。但这只是普通空军飞行员的数字。如果我雇佣了你们三个，我还会在这个基础上增加相当大的比例。"

"我想也是，"明日香嘟囔道。

丽低声咳嗽了一声。"假设真嗣没有像我一样买什么'奢侈'的东西，我几乎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厨房....."她想了一会儿。"此时此刻，真嗣的银行账户里应该有超过 1000 万日元。"

餐桌上顿时鸦雀无声。谁也不知道是因为数额太大，还是因为丽计算得太快。

"哇，"明日香最后说道。"这就合理多了。"

"他很快就要花掉一大笔钱了。"东治回答道。"这个书呆子让我们偏离了正题，"他轻轻拍了拍剑介的后脑勺，"回到之前我想说的话，真嗣有能力带你出去好好约会，红头发的。我没存多少钱，能为女朋友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吃个拉面摊和晚上在家看场租来的电影。"

小光用双手抓住了他的手。"我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东治。和我在一起的是你，这才是最重要的。"东治满脸通红，喃喃地说了声谢谢。她对他笑了笑，然后转向明日香和真嗣。"你们俩也一样。不用担心一定要去日本最贵的餐厅。爱情不是一掷千金。"

"既然如此，"东治说。"我想借用一下真嗣。"

还没等第三适格者回答，运动员就把他从座位上拖到了离桌子几米远的地方。其余的少年少女好奇地看着东治开始对真嗣说话，做着各种手势，还一度把双手放在真嗣的肩膀上。最后，东治指了指明日香，真嗣点了点头，两个男孩回到了餐桌旁。明日香注意到男友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光芒，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我们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吧，伙计们。"东治命令道，语气让人不敢拒绝。真嗣目送他们离开，然后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明日香身上。

"嗯...啊..."

然后迅速地摸索着他要说的话。

明日香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捏了捏。"不管你要说什么，深呼吸。不要着急。"

真嗣点了点头，闭着眼睛慢慢地吸了几口气又吐了几口气。他再次睁开眼睛。

"明日香，我能荣幸地邀请你明天陪我一起去吃晚饭看电影吗？"他缓慢而清晰地说

道。

听到这个请求，红发女郎在座位上微微摇晃了一下。她早就知道这个请求即将到来，但它并不完全是她想要的那种愉快的约会。

"不，"她回答道。真嗣困惑地不知所措时，她澄清道。"别紧张，我赞成约会，但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真嗣受伤的表情变成了微笑。"我很乐意这么做，明日香。"

"那就这么定了，"明日香召唤他们的朋友回到餐桌旁。"明晚我和真嗣要去约会。"她宣布道。"但不是吃饭看电影。"

"什么？"东治惊呼道。"但那就像是.....经典约会流程！你怎么能拒绝呢，红头发？！"

"首先，先看电影再吃晚饭比较明智。"明日香回答道。"这样你们在吃饭时就有话题可聊了。其次，我不需要去餐厅吃大餐。"她搂着真嗣。"我这里有个顶级厨师！"

"噢！"小光尖叫起来。"家里精心准备的饭菜！东治，我们就是这样做的，那是.....第几次？第四次还是第五次约会？"

"第四次，"东治回答道。"那时你姐姐终于不再骚扰我了，所以你决定把下一次约会安排在你家。"

"不错的男友记忆力，小丑。"明日香不情愿的赞赏地说。"你不用担心忘记纪念日了。总之，"她放开真嗣，向上伸展双臂。"我们该走了。"

当大家起身准备离开时，明日香把手伸向她的薯片碗里，想抓起最后一块--

薯片碗是空的。她瞪了真嗣一眼，真嗣无辜地回过头，说："什么？"

一只纤纤玉手闪了过来，大拇指在真嗣的嘴边蹭了蹭。

"干得好，第三适格者，"明日香说，舔了舔拇指上的薯片盐屑，然后咧嘴笑了起来。"你还有希望。"

当少年少女们回到公寓大楼时，真嗣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在六楼下了电梯，而明日香则再上了一层楼，走进葛城公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美里。

现在，她只需要面对回复。

"美里，请别这样。"

美里拒绝了。

"说真的，别说了。你现在开始让我害怕了。"

女人拒绝了。她咧嘴笑得更大了。

明日香一边沮丧地咆哮着，一边把推开了桌子。她正要跺着脚走向她的卧室时，美里终于开口说话了。

"好吧，好吧。对不起，明日香，但我真为你们俩感到高兴！"

女孩转过身来，看到她的前监护人脸上露出了更合理的表情。

"但我不禁要问，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而不是.....你的亲生母亲？"美里问道。

"嗯.....无意冒犯我妈妈，但我觉得和你谈这件事会更容易些。"明日香回答道。"我是说，我要去约会了！这次是和一个我真正在乎的人！"

"但你会告诉她约会的事吧？"

"我当然会！"红发女孩惊呼道。"我一说完就去隔壁....."

"马上向右扭头看看，因为你妈妈已经来了。"

美里咧嘴一笑，明日香扭头朝客厅看去。恭子靠在门框上，双手交叉，与另一位大人的表情如出一辙。

"妈妈！"

"放轻松，亲爱的。"恭子说，然后走向餐桌，在美里身边坐下。"虽然我是个成熟的女人；但考虑到我的过往记录，我承认我可能没有最好的建议给你。"

"我也可以这么说，"美里插话道。"也许我们两个人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的女人的忠告。"

明日香呻吟了一声。她预感到这将会很尴尬。

"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美里继续说 "看到你们两个孩子不仅仅是朋友，而是真正地走到了一起？"

".....什么？"第二适格者平淡地回答。

美里的脸微微红了。"好吧，我承认。我只是想让你们两个走得更近，成为朋友，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你知道....." 她停顿了一会儿，直到明日香点了点头才继续说下去。"但最终，我开始想象你们俩能更好地了解彼此。走到一起，治好彼此的创伤。"

"而我却把真嗣当成了垃圾，"明日香嘟囔道。"我敢打赌这让你的希望破灭了。"

美里听后挑了挑眉毛，然后露出了半点戏谑的笑容。

"嗯...他们确实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挂在跌停板上了，但远远不到下沉退市。"

女孩向年长的女人投去疑惑的目光，不知道该如何消化美里的话。明日香的表情就这样僵持着，沉默了几秒钟，直到房间里最后一位女性鼓励性地开口。

"关于忘却，你应该忠于自己的感受，亲爱的。"恭子建议道，女儿的眼睛直直地跳向她。"别再提过去了，专注于你们现在可以拥有的未来吧。"

说到与真嗣的未来，明日香脑海中闪过一些念头，仅仅几秒钟后，她就发现自己脸红得发烫。和他更多的约会。一起毕业，一起升入大学：对她来说又重来了一遍，但她很乐意选修更多的课程，只为了和真嗣在一起，帮助他。至少它们会有一定的挑战性。

在明日香的正前方，两个女人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见家长'这件事会有点尴尬，'明日香心想。'真嗣会带我去 Eva 机库，正式向我介绍初号机吗？我们还不知道唯在不在里面呢.....'

"好了，亲爱的，"恭子说道，她的声音打断了女儿的思绪。"我们来复习一下如何在约会时正确地吸引真嗣的注意力吧....."

小光、丽和三个十几岁的男孩都在光的公寓里，表面上是一起做作业，但东治的注意力绝对没有放在他面前桌子上摊开的书上。丽仍然试图忽略剑介，但她还是忍不住偷听男孩们谈论真嗣即将到来的约会。

当然，这纯粹是出于好奇。

"紧张吗，真嗣？"那个运动员问。

"嗯.....应该还没有，"真嗣回答。"不过只有我们两个人去电影院，所以我想我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东治点点头。"没错，但约会不只是看电影和吃东西。你们最终会做一些更浪漫的事。"

"比如我们在芦之湖附近野餐？"小光突然插嘴，把丽吓了一跳。

"是啊。可惜我们没能去泡温泉。"

"我想我也不会去那里。"真嗣喃喃地说，然后微微打了个寒颤。看着同伴们疑惑的眼神，他补充道："这.....很复杂。"

"跟 Eva 或使徒有关吗？"剑介问道，真嗣点了点头。

"太糟糕了，"东治同情地说。"不管怎样，你决定看什么电影了吗？"

在回家之前，东治跑到电影院拿了一份第二天晚上要上映的电影清单，那份清单现在就放在真嗣的作业本上。虽然大部分影片都是纯日本制作，但也有一些翻译的西方语言的影片。

这几部电影正是目前真嗣关注的焦点。明日香对许多日本事物的蔑视在他们的朋友圈里是众所周知的，但没人知道她是否也对电影业抱有同样的蔑视。

真嗣叹了口气。"不，我想我得让她来决定。"

"嗯，"剑介哼了一声。"是个好主意，但同时也不是个好主意。"

"是的，"东治点头补充道。"让女孩参与约会决定是可以的，但如果她最终认为你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满足她就不好了。你有什么想看的吗？"

第三适格者又看了几秒钟清单才说："有。"

"那也是你认为她会喜欢的吗？你和惣流在一起的时间够长了，所以你应该至少能了解一点她的想法。"

".....是的，"真嗣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我们最后回家的时间会比平时晚餐时间晚一点，所以我得在出发前给美里、丽和明日香的母亲做点什么。"

"你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哥哥。"

真嗣抬起头看着妹妹。"你不必这样，丽。我不介意早点做饭。"

"我也不介意，"丽回答道。"你应该在第一次约会前花时间准备一下。"

"他是个男人，"东治说。"他真正要做的就是洗澡和穿衣服。"

"她指的是心理上的，"小光澄清道，蓝发女孩点头同意。"如果美里或惣流女士在附近，她们可能希望事先和他谈谈。"

真嗣微微缩了缩脖子。"太好了。她们中的一个会取笑我，而另一个则会保证如果明日香出了什么事，她就会杀了我。"

东治咧嘴一笑。"不要有压力，对吧？"

上学的第二天很快就过去了，明日香和真嗣焦虑不安的心情得到了缓解。他们立刻回家，分头去换衣服.....然后才想起他们的衣服都放在同一个房间里。

而 Pen-pen 正在独占浴室。幸好那天早上他们都洗了澡，而且学校也没有体育课。

"丽还在她的卧室里，"真嗣报告说。"而且.....为了让我换衣服而请她离开，感觉很奇怪。"

"而且我们俩在其他地方换衣服也太尴尬了。"明日香嘀咕道，真嗣默默地表示同意。不过，她很快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在窗帘杆的一端和她衣柜里的衣服栏杆之间，用一根长长的绳子，再加上床上的床单，一分钟的工夫就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有效的临时屏障。

"聪明的主意！"真嗣称赞道。

"废话，看看是谁想到的。"明日香回答道。不用看也知道，听到这句话时，男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她的母亲和美里都认为她不应该为了讨好真嗣而费心打扮。这个男孩显然已经被她迷住了，所以这样的尝试有点矫枉过正。相反，明日香现在换上了男孩还没有见过的衣服。考虑到她并没有太多想要扩充衣橱的想法，这意味着她只有几件衣服是为特别的事情准备的。这对他们的第一次约会似乎很合适。

一件薄荷绿的开襟羊毛衫套在一件深绿色的上衣外面；这两种颜色的选择既能衬托她的头发，又能相互映衬。她在向日葵黄色短裙和牛仔短裤之间纠结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大胆地选择短裤，以更好地展示十年驾驶员训练所塑造的双腿。

当她开始把头发梳成马尾辫时，真嗣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嗯，明日香？你那边有剪刀吗？我忘了拿掉商店的标签了。"

红发女孩找到了一把小剪刀，把它伸过床单的一端，对方低声说了句谢谢就收下了。她听到了金属刀片的剪切声，等待着真嗣把剪刀还给她。但过了好几秒钟都没有人伸出手来，明日香耸了耸肩转身回到镜子前。显然他已经决定不为这种小事去打扰她。

在画了足够的妆微妙地改变了她的面容后，她转身走向床单宣布："好了，我准备好

了。"

"我也是，"另一边传来回应，接着是 "哦，等等。稍等....."

明日香挑了挑眉，但还没来得及温柔地告诫，真嗣那边就传来了奇怪的声音，这让她睁大了眼睛。听起来像是...

一个人在没有乐器的情况下尝试吹小号的可怕声音。

真嗣的这一举动让明日香大吃一惊，她没有听到剪刀的咔嚓声，只看到绳子和床单都塌了下来，露出了站在一旁的第三适格者，他用手放在嘴前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号形状。

她无法控制自己。明日香被这一幕逗得哈哈大笑。

真嗣的手垂到了身旁，充分展示了他发红的脸。明日香摇摇晃晃地走过来，靠在他身上寻求支撑。过了一分钟，笑声才逐渐减弱为闷哼，然后她站直身体，擦去眼角的笑泪。

"M-Mein Gott（我-我的天啊），"她勉强忍住笑声说道。"下次再做这种事的时候，提醒我一下，约书亚。我可能会弄破什么东西。"（出自典故：约书亚得到耶和华的帮助，列队吹号绕城七圈，耶利哥城墙就自行倒塌。）

羞愧的男孩哼了一声，双手叉腰，转身离去。"我费了很大劲才终于了解了耶利哥的事。"他嘟囔道。

明日香仍然在笑，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把他转了回来，好让她好好看看真嗣现在的穿着。

真嗣穿着校服和 "正常 "服装之间的差别令人吃惊。现在，他穿着粉蓝色的混纺纽扣衬衫和牛仔裤，看起来真的.....很帅。如果不是明日香还沉浸在他的行为中，她一定会忙着用眼睛 "吞噬 "他。

难道是他们的同步让两人都选择了牛仔裤？红发女孩决定她不去想它。

看到真嗣显然还在为她的反应而生气，明日香尽可能地清醒过来，盯着他看。

"我没有嘲笑你，笨蛋。"她安抚地说。"我真的很佩服你的表现。我只是想象你站在真正的耶利哥之墙前，发出让它倒塌的声音。"

这种 "疾病 "从零号病人蔓延到了它唯一的受害者身上，这让真嗣先是咯咯地笑起来，再一次引笑了明日香，两个人的大笑声久久回荡在卧室中。

明日香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几乎一直感觉到真嗣的目光在她的身上游移，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她的腿上，就像她预料的那样，这归因于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可能巧妙地炫耀自己。如果不是两人手牵手，真嗣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变态。明日香之所以“放过他”，是因为她自己也在尽量不盯着他看。

幸好他们两人将坐在黑暗的影院里，否则真嗣很可能会错过整部电影。

当两个年轻人到达时电影院里还算热闹。明日香立即接受了真嗣的电影建议，她注意到他看起来松了一口气。虽然明日香显然更愿意看到德语或至少英语配音的电影，但她也看懂配音的日本电影。

对于像真嗣这样第一次看的人来说，这部电影是四个独立的系列电影的一次大杂烩，明日香告诉他即将看到的这部电影里的世界都在同一个宇宙中。他们借鉴了前几部电影中的事件，同时又自成一体，不会让人太挠头。明日香还是决定在他们等待买票和买零食的时候尽可能地向真嗣介绍影片背景。

他们很快就排到了队伍的前面。这对情侣就付款问题达成了一致：由于这次约会是真嗣约明日香出来的，所以真嗣会付钱。但他们的下一次约会将由明日香发起并支付费用，不管是什么。真嗣知道争辩是愚蠢的，于是就同意了。

如果他脸上的表情能说明什么的话，他可能已经开始计划他们的第三次约会了。

明日香和真嗣带着电影票、爆米花和两杯比整个葛城公寓厨房含糖量还高的苏打水来到指定的影院，在人山人海的座位中间选了一个位置，那里给他们留出了足够的腿部空间。在他们面前，巨大的屏幕上播放着当地商家的广告和即将上映的电影预告片。

很快，影院的灯光开始变暗，明日香和真嗣放松地坐在座位上，开始欣赏《复仇者联盟》。

惊讶的明日香走出剧院，把垃圾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神来之笔。"

紧随其后，真嗣也扔掉了自己的垃圾，说："这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明日香咧嘴一笑，两人手拉手走出了电影院。"不是吗？该死的，我得打消突然产生的冲动：让二号机重新喷漆以致敬那套动力装甲。"

"想象一下用这种反应堆技术来驱动一台 **Eva**。"真嗣评论道。"当然，它可能没有 **S2** 引擎那么强大，但它会安全得多，同时还能给我们更好的运行时间。还有那个美国人的盾牌！他用它做的那些事！盾牌真的坚不可摧吗？"

"接近坚不可摧，对凡人来说无关紧要。"明日香回答道。

"看到洛基得到他应得的报应，我感到非常满足。"

"'弱小的神'，"明日香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引得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她的手伸向了口袋。"哦，对了。手机现在静音了。"她一边补充，一边拿出手机，调整了声音设置。不管神是否存在，她都要感谢它那天没有让亡灵发动袭击。

事实上，如果不是在等公交车时遇到了一点小插曲，整个约会都会很完美。

"嘿！惣流！"

恼人的、大声的、有点熟悉的混蛋和他的三个亲信。明日香花了几秒钟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新来的家伙让她拳头发痒。

"北村（Kitamura），"她咆哮道。"又是来挨揍的吗？"

"很难说，"北村弘反驳道。"铃原这次不在你身边救不了你了。"他走近一步，瞥了一眼真嗣。"看来传言是真的。你真的要和这个可怜虫约会了。"

"他比你更男人。"

四个不良少年哈哈大笑起来，弘感叹道："他？他只是个瘦弱的小男孩！我为你感到难过，不得不屈就于这个矮子，所以我要做一件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给你第二次机会。放下他，跟我走。你不会后悔的。"

"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就滚回你的洞里去，把你的小喽喽也带走，"明日香咆哮着，然后转身离开。"来吧，真嗣。我们离开这里。"

她才走了几步，就听到 "我不会给第三次机会的，婊子。"一只沉重的手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她拉了回来。明日香转过身，准备用拳头让弘闭嘴，但当弘试图反手打她的脸时，她不得不举起一只手臂格挡。

但在攻击到达红发女郎之前，被别的东西挡住了。这让攻击她的人痛苦地尖叫起来。

真嗣紧紧抓住了弘的手，明日香看着第三适格者的假肢手指继续慢慢地用力攥紧。弘单膝跪地，另一只手在真嗣不屈的抓握中挣扎着，并呼唤着他的朋友们。但他们自己也有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都穿着黑西装。

"哦，该死，"其中一个人呻吟道。"这些家伙都有该死的保镖。"

明日香转过身想跟真嗣说话，却被他的表情吓了一跳：这种表情通常只有在初号机战斗时才会出现。她很快又反应过来开口说话。

"你可以放开他了，真嗣。"

男孩又抓了一会儿，然后几乎是轻蔑地松开了手，这时两名二课特工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拖走了弘，另一个对他们说："你们想被带回家吗？"

"嗯.....好吧。"明日香回答道，当他们被带走时，她用匕首般的眼神瞪着这些不良少年的背影。

两人上了停在他们旁边的黑色轿车。车门一关上，它就驶离了路边，沿着安静的街道开走了。

"你没事吧，明日香？"几分钟后，真嗣喃喃地问道。自从上了车，他憎恨的表情已被羞愧所取代。

红发女郎叹了口气，然后环抱住真嗣的胳膊，把他拉得更近。"我很好，"她回答道。"你呢？"

一时间没有人回答。最后，男孩深呼了一口气，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毁掉那家伙的手。因为我很确定我听到了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为那个混蛋难过？反正他也是罪有应得。"明日香迅速向真嗣讲述了她从朋友那里听说的北村弘和他的小团伙的种种劣迹。

"我只是想阻止他打你。"真嗣盯着自己的拳头，慢慢地握紧又松开。"我的治疗已经结束了。我知道如何避免用这只没有任何感觉的手不小心打碎东西。然而.....面对那个家伙，我没有丝毫犹豫。"

明日香改变了对男孩的环抱，将手从他的右臂上移到仍有血有肉的地方，轻轻地拍了拍那个地方。"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你可能让他免受了更多的痛苦。如果他真的打了我，我早就把那混蛋碎尸万段了。"

"呵。"真嗣咯咯地笑了笑，抬起头看着她。"好吧，你是最好的近战驾驶员。"

"而你是第二好的。"

"嗯.....我觉得当我们只有三个人的时候，这种事情就不重要了。"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至少她成功地让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话题。"接受赞美吧，Dödel（笨蛋）"

"是的，明日香。" 真嗣停顿了片刻。"等等... Dödel？这是我的昵称还是什么？"

红发女孩咧嘴一笑。"现在你让我有了这个想法，Dödel。有问题吗，Dödel？"

她已经完全不再用 "傻瓜 "或 "笨蛋 "来形容真嗣了，尤其是因为这两个词绝对不是真嗣的真实写照，但这个男孩似乎并不想让明日香用那些远没有那么严厉的词来代替它们，即使她用德语说的也是如此。

可能是她的语气太亲切了吧。

"这可能让我有点受虐狂，但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词。"

是啊，绝对是那种语气。

到达葛城公寓后，丽悄悄地向他们打招呼，并说美里很早就睡了，恭子也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听到她们与不良少年争吵时丽相当震惊，但当她知道他们都没有受到伤害后很快就平静了下来。随后，她借故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发生了刚才的事情后，明日香几乎忘记了他们约会的第二部分，直到真嗣径直走向冰箱，开始摆放食材。明日香忍不住坐在餐桌旁静静地看着真嗣迅速地开始准备饭菜。

时间转瞬即逝，很快一盘卡斯勒（Kassler）猪排、酸菜和土豆泥就摆在了明日香面前。她勉强克制住了自己的食欲，直到真嗣端着盘子坐下来，他们俩才开始大快朵颐。

随着盘子里的食物慢慢消失，这对情侣又聊起了他们刚刚看过的电影。明日香提到，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关于那个宇宙的故事上映，并暗示她也想看。

尽管真嗣一直保持着愉快的表情，但明日香偶尔会发现他在整个用餐过程中瞥了一眼自己的右手。她想通过一些身体接触来安抚他，但桌子有点宽，她无法舒服地靠过去，而且她太喜欢他精心准备的食物了。

很快，两个盘子都空了，明日香心满意足地靠在椅子上。

"太棒了，真嗣。"她评论道。"谢谢你做的这顿饭。"

男孩脸上绽放的笑容说明了一切，当真嗣起身转身把盘子放进水槽时，红发女孩有些失望，因为这意味着她看不到真嗣的笑容了。还没等他开始洗碗，明日香就开始把他拖出厨房。

"等会儿再洗吧，"她温柔地命令道。"是时候放松一下了。"

让她欣慰的是，真嗣欣然同意了。在他们的卧室里，当少年少女换上更舒适衣服的同时床单又被重新铺上了。不过这一次，他们完成后没有大张旗鼓地庆祝，但这并不妨碍明日香在回忆起第一次睡在一起时脸上的笑容。

红头发的女孩倒在床上，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忘了脱袜子。

"唉，"她呻吟着，懒洋洋地伸手去摸自己的脚结果远远够不到。"我现在不想再站起来了。"

这时她感到有一双手放在她的脚上，明日香几乎从床上跳了起来。她微微坐起，看到真嗣跪在床边，慢慢地、轻轻地把她的袜子脱了下来，当他的左手停留在她的右腿上，心不在焉地盯着自己的手轻轻地在她的小腿上下抚摸时，她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明日香勉强捕捉到当真嗣把右手抬起来与左手相接时，他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失望的叹息。

"真嗣？"她轻声叫道。

男孩从沉思中惊醒。"啊？哦，对不起，明日香！"他结结巴巴地说，立刻放开了她的腿，好像她的腿在灼烧他似的。

"我没说停下，Dödel（笨蛋）。"

真嗣呆呆地看了她一会儿，直到明日香气呼呼地叹了口气，把腿移到他的肩膀上。

"这感觉.....很好，"她澄清道。"我只是担心你。你又盯着你的手看了。"

"是啊，"真嗣一边回答，一边又开始用左手抚摸她的腿，同时盯着自己的右手。"但不是因为今天发生的事.....嗯，大部分是的。只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的这只手臂没有知觉了。医生说现在还做不到，但一旦有了突破，我将是第一个得到升级的人。不过在此期间....."

"在此期间，我不想让你太担心。"明日香回答道。她从床边坐起来，用手指与真嗣的双手交叉着手指。"在这种情况下，"她举起两人相连的手强调道，"一只手和另一只手的感觉又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你不会真的错过什么，除非....."当她想到一个让她脸红的念头时，她被迫停止了说话。"呃.....算了！"

虽然真嗣疑惑地看了她一眼，但她还是拒绝再说下去。相反，她选择恢复之前的姿势，把腿放回到真嗣的肩膀上。他又一次继续抚摸她的腿，明日香对他双手的温柔感到惊讶。

"唔——"然后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呻吟，因为真嗣的手顺着她的腿往下移，大拇指开始揉捏她的脚底。

她现在肯定不想起来了。过了漫长而快乐的几分钟后，真嗣的手移到了她的另一只脚上，快感再次袭来。她想永远这样下去。但这是上学日的夜晚，他们的约会迟早要结束。

最终，真嗣放开了她，爬上了她床的旁边。

"对于第一次约会来说，你做得太好了。"当他们舒服地躺下时，她称赞他。

"谢谢你，明日香。"真嗣回答道，明日香也无法抑制的同他一样微笑着。

"你也为我的约会计划设定了很高的标准。"

"嗯....."

"那是好事。"

第二天一早，这对驾驶员情侣就起床开始为上学做准备。明日香先洗了澡，真嗣则开始做早餐。当红发女孩从浴室出来时，她看到她的男朋友几乎被美里威胁着，背部紧贴着柜台。

"来吧，真嗣！告诉我进展如何！"女人恳求道。

"我已经告诉你了，非常顺利！"真嗣回答道。

"我需要的不止这些！我是个好奇的女人！"

"更像是爱管闲事。"明日香坐在桌边说。"让他走吧，美里。现在骚扰别人还为时过早。把他留给你的下属吧。"

真嗣一边向她投去感激的目光，一边逃进了浴室。

"我还在想你们俩是我的下属呢，"美里一边说一边和明日香一起坐到了餐桌旁。

"你知道我的意思。"

红发女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害怕确信会发生的事情，于是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她的前监护人。

几分钟后，洗漱完毕的真嗣走出浴室，但当他看到美里正对着他咧嘴大笑时，不禁愣在了门口。

"嗯....."

听到他的话，明日香的头转了过来。"真嗣！很好！我们走吧，上学要迟到了！"她站起身把书包扔给了他。

"不，我们没有。"真嗣勉强接住书包回答道。"还有十五分钟！"

当这对情侣从公寓里逃出来时，前门几乎没来得及打开，明日香拉着真嗣的手，就像被人追赶一样。但他们还是没能逃过美里的临别赠言。

"真嗣！我得让加持向你要小费了！"

"好吧，至少她没找你按摩。"电梯门关上时，明日香评论道。

真嗣明智地闭上了嘴。

第二十九章

令明日香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对女儿前一晚约会的兴趣和美里的兴趣一样糟糕，甚至更糟。谈话接近尾声时，她开始觉得母亲是在审问她，而不仅仅是提问。

不幸的是，真嗣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为了把明日香从他身边引开，恭子用关于烹饪的问题引诱他远离明日香的视线后，问了这个可怜的男孩将近十五分钟关于他们约会的问题。

但明日香还记得她和母亲之间有十年的隔阂，她决定可以原谅母亲的过分热情。毕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现在是她和真嗣约会后的几天。既然惣流-恭子-齐柏林又回来了，而且肯定会留在这里，明日香意识到她现在所做的事情又多了一个理由。

"我就知道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重拾技艺。"

在客厅正在进行的练习中，红发女郎抬起头看向她的搭档。碇真嗣坐在离她几英尺远的椅子上，他的大提琴松松垮垮地靠在身体上，他看着明日香把她的小提琴技艺练得炉火纯青。明日香得意地笑着，给出了她知道他在期待的回答。

"当然不用！我是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事实上，就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日香还捕捉到真嗣也在嘴里念念有词。在她假装生气继续他们的小游戏之前，有人故意在她身后清了清嗓子。

"我真的希望你不是在取笑我的女儿，碇先生。"

明日香没有注意到她的母亲已经溜进了公寓。是她向美里要了另一把备用钥匙，并表示考虑到明日香没有和她住在一起，她应该可以自由出入。

而现在，她的男朋友正准备结结巴巴地向她母亲道歉。

"没事的，妈妈。"就在真嗣开口时，她说道。"他这么做并不是在取笑我，真嗣只是和我很合拍，所以我们才能对彼此做出那样的事。"

恭子绕过沙发，在明日香身边坐下。"哦，真的吗？"她问道。"才做了一个多月的男女朋友，你们就能读懂对方的心思了？"

"没有，夫人。"真嗣紧张地回答。"去年我们面对的一个使徒需要完美同步的团队合作才能杀死它。明日香和我不得不起训练了整整一个星期以便我们能够互相预测对方将如何行动。"他抬手揉了揉后脑勺。"训练有一些.....副作用，"他笑着补充道。

"这并不是一直发生的，"明日香澄清道。"通常只有当我们一起专注于烹饪之类的事情时才会发生。训练就像.....接管了一切，我们就像一个人有四只手臂一样工作。"

恭子的眼睛亮了起来。"哦，原来这就是我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看到的。我觉得有点奇怪，你们俩做了那么多事却一句话也不说。"她身体前倾，好奇地盯着真嗣。"这是什么训练？"

少年少女对视了一眼，都不太愿意提起那个星期的事情，以及他们为了杀死一个使徒而经历的麻烦。女人在他们两人之间看了看。

"你知道我可以直接去问美里，"她警告他们。"我相信她会非常乐意和我聊聊的。"

一想到要去问美里，真嗣和明日香同时打了个寒颤。似乎无论如何他们的未来都会很尴尬。

于是明日香决定扑向手榴弹。

"为了打败使徒，我们必须学会跳舞。不是互相跳，也不是别的什么！"妈妈看了她一眼，她急忙补充道。"就像.....嗯.....伴舞吧。我们必须配合默契地完成一套动作。"

"而且我们还得穿着可怕的舞蹈服。"真嗣喃喃自语。

"请不要再提这些了，"明日香呻吟着，压抑着又一次颤抖。当时，看到真嗣穿着如此难堪的服装很有趣，但自己也不得不穿上同样的衣服，这意味不那么幽默了。

"一起跳舞，"恭子愣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好吧，希望那场战斗被记录下来，因为我真的很想亲眼看看跳舞是如何杀死一个使徒的。但我一点也不相信那足以给你们俩灌输几乎等同于心灵感应的东西。"

真嗣和明日香再次对视了一眼。不过这一次，明日香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恶作剧的光芒，她很清楚第三适格者在想什么。

因为她也在想。

少年少女起身站在一起面对着恭子，而恭子正担心地看着他们。两人一起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道。

"不仅仅是跳舞，"真嗣和明日香同时说道。"我们必须一起做所有的事情。吃饭、喝水、刷牙、睡觉..... 我们唯一不用一起做的事就是洗澡和上厕所。"

"等等，你们去年就睡在一起了？" 恭子惊呼道，在两位驾驶员的奇怪举动之后，她刚刚反应了过来。

"不，不是那样的。"他们同时红着脸说。"我们两个独立的蒲团紧挨着美里睡在同一个房间。"

"好吧，" 这个可怜的女人举起双手投降。"请不要再这样做了。"

"做什么？"他们问道，几乎没忍住笑。

恭子瞪了他们一眼，然后脸上掠过一丝邪恶的神情。她接下来说的是德语。"Ihr wisst genau, wovon ich rede. Jetzt hört sofort auf damit!（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马上停止！）"

"Na gut.（好的。）"

"好-的？"

明日香转头看向真嗣，真嗣在关键时刻满了半拍并说了一句有些不同的话。"该死，她赢了我們。"她说。

"对不起，"真嗣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看来我真的得继续我们的课程了。你的反应还是有点慢，我猜是因为你在脑子里翻译的时间太长了。"

"是的，我....." 男孩眨了眨眼睛，目光越过两个惣流。"丽？你站在那里多久了？"

两个红头发的人转过身来，看着丽站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拱门边，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的课本。

"你停止演奏了，"她说，语气有些失望。"我喜欢听你的音乐。"

"这可能是我的错，"恭子承认，然后转向真嗣和明日香。"我想我该回公寓了。你们俩把我的脑子搞得一团糟，我现在都不记得为什么要来这里了。晚饭时间见。"

恭子懒洋洋地挥了挥手就走了，葛城公寓里只剩下三个年轻人。

"那么....." 前门一关，明日香就开始了。"你喜欢听我们演奏，是吧？"

丽点了点头。"是的，这几天我一边做作业一边听你们演奏。明日香，虽然我注意到了你们演奏中的一些小错误，但我一点也不担心。你所说的'生锈'现在已经消失了。"

"是的，我又回来了！"红发女孩拿起她的小提琴和琴弓，看着真嗣。"你觉得我们准备好演奏二重奏了吗？"

明日香眼角的余光注意到丽的肩膀微微下垂转过身去不看他们，她的耳朵捕捉到的很可能是一声叹息。

然而，真嗣先一步提出了问题。"怎么了，丽？"

丽瞥了一眼她的肩膀。"没什么，"她回答道。

"我们不会那么容易被骗的，优等生，"明日香说，她已经听出了同伴语气中的一丝悲伤。

"请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真嗣一边恳求，一边放下了手中的大提琴。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妹妹身边，脸上清楚地刻着关切。

"我不能说。如果我说出来就.....太失礼了。"丽轻声回答。

"在你经历了一切之后，"明日香加入他们的对话。"我想你有权表现得无礼一点。我们保证无论你要说什么，我们什么都不会说。"

真嗣也鼓励地点点头，丽吸了一口气，慢慢地说："问题是.....你们两个。"她立刻退缩了，似乎在期待着对方愤怒的反应。

但明日香和真嗣只是困惑地望着对方。

"难道.....我们做了什么让她不高兴的事？"明日香疑惑地问道。

"如果有，我会记得的。她是我妹妹。"真嗣回答道。"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也许是被他们依然平静的态度所安抚，蓝发女孩澄清道。"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即使在你醒来之前，哥哥，明日香也一直和你在一起。"

"嗯，我是他唯一会回应的人。"红发女孩说。

"我知道。我对你为真嗣所做的一切感激不尽。然而....."丽叹了口气，垂下了头。"现在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我觉得.....被冷落了。"

明日香睁大了眼睛意识到。"我的天哪，你在嫉妒！"

丽抬起头看着红发女孩。"就是这种感觉吗？我应该生你的气吗，明日香？"

"嫉妒会让你生气，所以是的。别打我耳光什么的就行。"

"别担心，"她对明日香微微一笑。"我不会为这种小事伤害你的。"

"你知道你可以早点跟我们说的，丽。"真嗣说。"我们不是故意不理你的。"

"我知道，哥哥。"丽回答道。"但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很开心....."

明日香意识到，第一适格者担心自己会夹在他们之间，因为这个可怜的女孩认为她的微不足道的欲望可能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她几乎要说出这个想法有多愚蠢，然后才想起眼前的人是谁。

这个女孩在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受到了精神和药物上的伤害，以至于当她从补完中回归到一个干净的身心时，她几乎被自己的情绪蒙蔽了双眼。

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愚蠢的事情就是无法对责任人实施报复。

公平地说，明日香一直在.....独占真嗣。

"看，优等生，"明日香说，然后停顿了一下，因为她注意到自己刚才还用拿着小提琴弓的手向那个女孩做了个手势。一个想法形成了，明日香又开口说："嘿，丽，"她悠闲地在眼前挥舞着琴弓。".....我有个主意，可以让你和真嗣多在一起。"

丽对明日香的建议非常乐于接受，但要让真嗣同意这个想法还需要一点说服力，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教导别人。明日香反驳说她不会参与教导丽，只会提供支持。

第二周放学后，三位驾驶员向他们的朋友们挥手告别向购物中心走去。老店主没有表现出来对这么快又见到真嗣和明日香感到惊讶。

"正美，我想你一定能猜到这是谁。"明日香互致问候后说道。

"又一位福音战士驾驶员。"正美笑着回答。"谢谢你为保护我们所做的努力。"

丽被夸奖得微微红了脸。

"丽在听了我和真嗣的练习后感觉有点被冷落了。我建议她学一门乐器，但到目前为止她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既然你只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能为真嗣选到合适的琴弓，我想你也可以帮她一把。"

"这是我的荣幸，" 正美向他店里的乐器区做了一个扫视的手势。"丽小姐，请跟我来....."

丽和正美走了过去，那个男人已经开始了他的提问了。

"你觉得她会选什么？" 明日香转向真嗣询问道，真嗣则用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我还不确定。直到今天，丽对音乐的唯一兴趣就是听我演奏。"

"也许她会选择大提琴，追随她哥哥的脚步。"

"希望不会，" 真嗣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停顿了片刻，急忙补充道："我是说，她应该做自己，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

明日香立刻明白了他在想什么。"你说得对，"她说。"优等生一生都在模仿别人。从大局来看这也许只是小事一桩，但如果她能选择自己的道路....."

真嗣点了点头，"那么她就能更好地成为她自己了。"

"没错。"

看着正美和丽在乐器间穿梭，这对情侣陷入了沉默。有好几次，正美会停下来指着一个可能的选项给蓝发女孩看，但她盯着看了一分钟后又摇摇头。

最后，丽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做出决定。有那么一瞬间，明日香相信那是一把小提琴，然后才注意到它比自己的琴要大得多。

"中提琴，嗯？"当丽轻轻地把它放在商店的柜台上时，明日香说。

"是的，"第一适格者回答。"我想要一把能很好地衬托出你们乐器的东西，但同时我又不想完全模仿你们两个。"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选择，笑了。"最后要么是这个小提琴，要么是低音提琴，这对我来说似乎有点太难了。"

真嗣和明日香对视一眼，咧嘴笑了。他们同时掏出钱包和 NERV 卡。

"我现在就停止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任何争论。"明日香说，"我们平摊费用。"

"同意，"真嗣回答。

"等等，"丽插嘴道。"没关系。我要演奏这把琴，所以我应该付钱。"

"那就把它当作迟到的生日礼物吧。"明日香说，"或者.....提前的。" 她停顿了一会儿。"等等.....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蓝发女孩唯一的反应就是迅速地朝正美方向看了一眼，然后转身离开了。

明日香把脸埋在双手里。"哦。Scheiße。（该死的）"

"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真嗣和明日香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丽站在几米远的地方，低头看着她的新战利品。

三位福音战士驾驶员在回家的路上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他们下车走向公寓几分钟后，第一适格者才开口说话。

"决定？什么意思？"真嗣问道。

"关于我的生日。"丽回答道。

明日香发出嘘声。"我不应该提起这件事，只是.....我一时忘了你的.....情况。"

蓝发女孩笑了。"你忘了我曾经不是完全的人类，这没什么好道歉的。你能把我当成另一个人这让我很高兴。"她的目光在同伴之间跳跃。"我从补完回来的那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成为人类的那一天。"

"该死的，"明日香说，笑容缓和了这个词的刺耳程度。"看来我们暂时不能为你开生日派对了。"

"没关系，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丽低头看着她的中提琴。"我有足够的耐心来学习如何演奏这首曲子。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上你的水平，哥哥。"

"我们学校还有音乐社吗？"真嗣想知道。"他们也许能帮你提高。"

"也许吧，但我应该先集中精力熟练掌握。"

"如果我们不是驾驶员，也许可以马上安排一个家教，"明日香说。"但他们必须通过大量的安全检查才能被考虑。"

"明日香，我相信你会尽力教好我的。"

由于中提琴与小提琴非常相似，明日香自告奋勇当起了导师。真嗣现在正提着一袋他为丽买的教科书，并再次拒绝让丽付钱。三人继续往前走。

"我们需要在日历上标明你的生日，丽。"真嗣开口说道，"你回来的日期是几号？"

"3月6日，"明日香立刻回答。"第一亡灵袭击的同一天。"

"哦.....我知道了....."

提到复仇亡灵，少年少女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只剩下三个了，"丽忧郁地说。"但上次两个同时发动了攻击。"

"如果我们不得不一次性面对它们三个，那就真的糟透了。"明日香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立即给了自己一耳光。"我刚刚咒了我们，是不是？"

"嗯.....我希望不会。"

"它们如何攻击我们并不重要，"丽说。"我们必须打败他们，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明日香想了一会儿。"如果我们输了会发生什么呢？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战斗，而是.....我们保护的不再是敌人一旦到达就会毁灭世界的东西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丽。"亚当为什么想赢？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第一适格者沉思着移开了目光。"亚当.....已经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他这么做只是出于公平竞争的考虑。"

"公平个屁！"明日香反驳道。"一旦亚当输了，有什么能阻止他.....做任何他计划的事情呢？"

丽没有回答她，这让三个少年少女都感到一阵寒意。

红发女孩叹了口气。"和我想的一样。好吧，既然你知道他需要什么，至少能告诉我们他在计划什么吗？"

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亚当打算遵循使徒们最初的指令，它们是被莉莉丝吸引到第三新东京市的。它们被想要与它们的祖先融合的欲望所驱使，但亚当和莉莉丝是足够相似的存在，被囚禁的人类之母发出的"信号"骗过了它们。

但只有一个使徒来到了最终教条发现了真相。

真嗣将一只手举到嘴边以抑制喘息。"渚薰.....当他到达最终教条时，他被那里的一切震惊了，然后他让我杀了他。"他抽噎了一下，显然是想起了那段记忆。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如果是亚当在那里.....他会做同样的事情吗？"

"只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哥哥。"丽回答道。"反正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仍然可以通过与莉莉丝接触来发起冲击，但他选择了不这么做。"

明日香眨了眨眼睛。"如果使徒与莉莉丝融合会发生什么？"

"我.....不确定。与亚当融合的使徒会产生更多同类，但--"

明日香忍不住打断了女孩的话："所以，如果亚当一直在的话，地球最后有可能会被巨大的飞行镭射多面体占领？"（雷天使党狂喜吧:D）

".....也许吧，"丽说，然后继续她刚才想说的话。"但我不知道使徒和莉莉丝的融合会产生什么。亚当与莉莉丝的融合只会导致--"她停了下来，愧疚地看了一眼真嗣，然后喃喃地说了声抱歉继续沿着街道走下去。

明日香握住真嗣的手，安抚地捏了捏。他看着她，露出了一个勉强但勇敢的微笑。当两人跟在丽身后时，明日香对着空气说："好吧.....但愿我们不在亚当的任何计划里。"

丽似乎继承了和真嗣一样的音乐天赋。一个星期过去了，即使学校的功课和 NERV 的测试排得满满的，但事实证明这个女孩学得很快，她飞快地翻阅音乐教材几乎在书本上留下了烧焦的痕迹。

明日香花尽可能多的时间与真嗣一起演奏二重奏，因为丽要么不在家，要么根本就没时间练习。在丽不练习的时候，即使在做作业，她也会密切关注她的驾驶员同伴演奏。似乎无论演奏什么曲子，明日香和真嗣都能配合得天衣无缝，既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

那一周的整个星期天，丽都在学习更高级的音乐教材，以至于其他两名驾驶员合力才说服这个奋力追赶的女孩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第二天在学校，丽终于被音乐社录取了。

听到这个消息，明日香微微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她将有更多的时间 "和真嗣一起创造美妙的音乐"，美里固执地坚持这样的说法。私下里，明日香对这个女人如此忙碌感到有些高兴，因为她不认为自己一个人能经受住待在家里的.....前监护人的戏弄。但是，只要有真嗣在身边，她就能忍受美里没完没了的黄色言论调戏。

即使在 NERV，美里也会想方设法在明日香或真嗣的测试中巧妙地调戏他们，同时仍然保持她的专业态度。而明日香所能做的就是瞪着这个女人。

就像她现在这样。

"明日香，你的分数有点下滑，"律子警告道。

明日香 "哼 "了一声，继续专心测试。尽管距离上一次亡灵袭击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 NERV 仍保持警惕以防下一次袭击。训练再次加强，并不断鼓励驾驶员在同步测试中不断提高成绩。

测试很快就结束了。明日香和丽的成绩分别是 74% 和 72%，而真嗣则迅速缩小了差距，以 67% 的成绩结束了测试。

明日香仍然觉得有点奇怪，自己一直都是最优秀的驾驶员，但她以前更关心的是怎么得到这个头衔。就在一年前，她都会在这个可怜的男孩面前展示自己的优越感好几个小时，尽管在实战中，这些测试真的无关紧要：为了生存而战斗和只是坐在铁罐里努力不睡着是有很大区别的。

由于在 NERV 暂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三名驾驶员乘坐二课的车辆回家。一进公寓，他们就被拿着电话、怒气冲冲地指指点点的企鹅搭讪了。

"噶克！"

"哇，低头，孩子！"明日香一边说，一边跨过 Pen-pen。

真嗣拍了拍空气，以示安慰。"冷静下来，我相信我们能找出问题所在。"他一边补充，一边也走过企鹅身边。企鹅的挣扎和尖叫声随着他们对问题的不予理睬而增加。

丽并没有跟过去，而是单膝跪地，与企鹅的脸平齐，说："没关系，我会帮你的。"

企鹅哼了一声，侧过脸瞪着另外两个人。明日香突然觉得自己被指控犯下了滔天大罪一样，直到企鹅闷闷不乐地打破了目光接触，蹒跚着走进客厅，而丽一直跟在它身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日香低声问道，她决定不再与他们的陌生舍友作对。

"我也不太清楚，"真嗣承认。"我听不懂 Pen-pen 的话，尤其是它说得那么快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它是个.....笨蛋？"

明日香双臂交叉，怀疑地盯着他。"你是说，你其实会说企鹅语，但说德语还是有困难？"

第三适格者犹豫着挠了挠后脑勺。"嗯.....更像是我刚刚发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比如它饿了。说到这个....."他走向冰箱开始准备午餐。

一想到同步测试后还没吃饭，明日香的肚子就咕咕叫了起来，她朝 Pen-pen 离开的方向挥了挥手打消了这个奇怪的念头，然后坐在餐桌旁看着真嗣施展他的烹饪魔法。

然后，一段记忆踢中了她的后脑勺。

真嗣紧张地把一个便当盒递给她，好像害怕她会用便当盒打他，然后转身试图逃出教室，结果被绊倒在地，脸先着地。

那个便当盒里的独特饭菜被吃掉后，她在那一年的剩余时间里一直把它放在书桌里以作纪念，现在拿回来后就藏在她房间的某个地方。

"真嗣？"

现在似乎是最终揭开这个谜团的好时机。

"嗯？" 男孩瞥了一眼他的肩膀，然后又把目光放回了砧板上。

"你去年给我的那顿午餐是怎么做的？"

"嗯，哪一顿？几乎每天我们的午餐都是我做的。"

明日香眯起眼睛看着真嗣的背影。"我会让你回忆地轻松一点。就是德国的那份。"

他停下了准备工作，扭转上半身，表情担忧地看着她。"那不是.....你扔掉的那个吗？"

正如她所想的那样，真嗣认为明日香并没有吃掉他为她特别制作的那顿饭。她叹了口气。

"我全吃了。几乎把盒子都舔干净了。"

"真的吗？！" 男孩瞪大眼睛惊讶地转过身来。

"是的，但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想到做那顿饭的。"

真嗣若有所思地转过头去。"我.....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我想给你做一顿德国餐，买了一些合适的食材，然后就.....尝试了一下。"

"尝试了一下"，"明日香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绕过桌子，双手交叉地站在真嗣面前。"那顿饭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为我做的。"

她身体前倾进入他的私人空间，而他则贴在厨房的台子上尽量往后靠。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危险。"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按照我记忆中的样子做那道菜，而你却做出来了，就这样把它做得完美无缺！"

真嗣举起双手，试图安抚她。"我-我-我不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明日香！"

"那就什么都别说。"

明日香张开双臂，伸出双手，紧紧抓住真嗣的双手，十指交错。她用力将两人的手臂从身体之间拉开，只在真嗣的假臂上稍稍挣扎了一下，然后靠得很近，两人的鼻子撞在了一起。

"因为我想说点什么....."

她吻了他：两人嘴唇的轻触轻如羽毛。

".....谢谢你，真嗣。"

也许是这句话，也许是这个吻，明日香感觉到真嗣身体里不断升腾的紧张感渐渐消失了，她咧嘴笑了起来。"我让你心动了一下，是吗？"

"有点，"男孩羞怯地承认，然后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但当你真正靠近我时，我看到了你的眼神。那种眼神告诉我，你太享受这种感觉了。"

明日香无辜地眨了眨眼睛。"哦？我不知道我们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凝视对方的眼睛。"

真嗣笑了笑，扭头看了看厨房的台子。明日香看到他想回去准备食物，就松开了抓住他的手，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你知道吗，"她一坐下就说，"我得让你再做一次那顿饭。不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我妈妈。"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有.....其他人吧。"

真嗣哼了一声表示同意。"我只希望我能记得我做了什么。"

"哦，别担心。如果你记错了，妈妈和我很快就会告诉你的。"

这时，丽回到厨房把无绳电话放回底座上，而更加镇静的 Pen-pen 则拿着一张报纸走进了冰箱。

"那.....那是怎么回事？"明日香问丽。

"显然，它订购鱼的一家公司更换了电话客服，"蓝发女孩解释道。"结果，没人能听懂它的话，还以为是恶作剧电话。"

"但你能听懂它的话。"

丽点了点头。"当然。"

"可是.....怎么会呢？！"红发女孩难以置信地举起双手。"它只会说'嘎克'！那可能意味着从'我饿了'到'谁的飞船撞上了我的冰山？'！"

Pen-pen 的冰箱打开了，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从冰箱边缘窥视了一眼明日香，然后又缩回了冰箱里。虽然这只鸟并没有眉毛，但明日香可以发誓，那只鸟的眉毛还是竖起来了。当她回头看丽时，惊讶地发现这个女孩正试图抑制住咯咯的笑声。

"明日香，你刚才说你自己.....说得相当有损形象。"

随着一声呻吟，明日香让自己的头重重地撞在餐桌上。"我真想知道我说了什么？"她嘟囔道。

".....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

没过多久，恭子就发现这个年轻的后起之秀显然企图把她从德国烹饪的宝座上赶下来。第二天放学后，真嗣几乎又被审问了一遍，然后被要求参加烹饪比赛。

由于丽的生日礼物，真嗣本来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他决定和恭子使用同一个厨房。但由于他们每人要为五个人做饭，所以不能同时使用厨房，而是要轮流使用。

两位 "参赛者 "甚至还没去买食材，可怜的明日香就开始对自己的忠诚产生了分歧。真嗣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可以创造出烹饪艺术品，"获胜 "肯定会给他带来急需的自信.....但是 "妈妈以前做的菜 "这个的理由太有诱惑力了。更何况她已经有十年没吃过妈妈做的菜了。

恭子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她把葛城家的其他成员请来担任额外的评委，至少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美里在百忙之中提前安排了几个夜晚休息后欣然同意。Pen-pen 也接受了这一提议，因为 "厨艺灾难 "美里没有参与烹饪过程的任何部分，所以它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勇气接受这一提议。

丽在翻译过程中巧妙地省略了最后一部分。

星期二到了，当晚做饭轮到恭子。除了明日香所有人都被赶出了厨房，明日香被留在了下来，这样两个红头发的人就可以聊聊真嗣了。与上次不同，这次的谈话轻松多了，恭子开始温和地询问男孩在第三次冲击后的情况。当明日香开始讲述这个故事时，她才恍然大悟，自己对第三适格者的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第三次冲击之前，她对真嗣充其量只是有点迷恋，只是想让真嗣注意到她。任何人看到他们当时的互动都会认为这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而明日香会急忙澄清为 "我爱到恨他"。她偶尔还是会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内疚，她也这样对母亲说过，但恭子只是微笑着说，听起来这个女孩已经弥补了她过去的行为。

她们的谈话几乎是在准备完食物的同时结束的。明日香端出碗碟和餐具，恭子在做最后的润色，葛城一家很快就围坐在餐桌旁。

美里竟然是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人。大家事先已经商定，或者更确切地说明日香已经决定，其他人也都默许评委们不会立即说出他们的想法，而是将所有评论保留到轮到真嗣之后。

尽管明日香努力让真嗣打起精神准备比赛，但当他们当晚上上床睡觉时，明日香还是捕捉到了真嗣惶恐不安的表情。

"嘿，你会做得很好的，"她安慰真嗣说，同时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他。

真嗣晒笑着哼了一声，然后看着明日香的眼睛笑了笑。"是啊，我不认为我能打败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但我至少能做到最好。"

"这正是我想听的！"

第二天傍晚放学后，葛城公寓的厨房几乎是前一天的翻版，只是真嗣坐在恭子的位置上，他们聊起了她的母亲。明日香非常了解这个男孩，她很容易就能察觉到他脸上偶尔闪过的一丝阴郁，这大概真嗣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这位母亲出于某种疯狂的原因，有意识地选择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自杀。

谈话很快被转移到了轻松的话题上，当饭菜准备好的时候，真嗣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大家再次围在餐桌旁大快朵颐。这一次，明日香最后一个吃完。

"好了，"碗筷收拾好后，美里说。"我们在两个晚上吃了两顿丰盛的饭菜，现在该决定谁做得更好了。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先来。"

"我能先说几句吗？"真嗣问道。美里点点头，他向全桌发表了讲话。"如果你们更喜欢惣流夫人的菜我也不会不高兴。明日香已经说过好几次我在不需要道歉的时候会道歉，而今晚也没有必要道歉。毕竟，这只是吃顿饭而已。"

沉默了片刻，美里才清了清嗓子。"我知道你们倾向于认为我的味蕾已经都死光了，但我相信，自从他走进我的生活，真嗣的饭菜就很好地复活了我的味蕾。他用心做饭，这一点很明显：他做的饭没有一顿是我不喜欢吃的。"

她紧张地挠了挠嘴边。"话虽如此.....但恐怕这次我得说我把票投给了恭子。要和一个在外国美食中长大的人竞争是很难的，但你已经尽力了，以非常接近的成绩获得了第二名，真嗣。"

男孩点点头，微笑着看着美里入座，脸上没有一丝不快。

丽是下一个。虽然她对真嗣的厨艺没有美里那么有经验，但她还是把票投给了自己的哥哥。

"嘎克。"

Pen-pen 对自己无法分辨两位厨师的厨艺表示遗憾。不知为何，丽花了将近半分钟才完全翻译出来，明日香不禁对此产生了疑问。

"等等，你就从一个'嘎克'里就知道了这么多？！"

同桌的三个人疑惑地盯着她。明日香眨了眨眼睛，然后大叹了一口气，用手捂住了脸。"好吧，我刚才说什么了？"

"你说'你奶奶的肥皂掉了吗？'，"美里回答道。"企鹅语是一种.....有趣的语言。讲究语气和语调。"

明日香用德语嘟囔了几句，但不幸的是，房间里的大多数人都听得懂，恭子也向她投来警告的目光。

没有什么可以拖延时间了，现在明日香必须做出决定。由于 Pen-pen 没有投票，而且现在是平局，她不得不再次质疑自己的忠诚。但是.....这只是一件小事。无论是恭子还是真嗣，除了得到一点认可或吹嘘的权利之外，好像都不会得到什么.....说得好像真嗣是那种喜欢吹嘘的人一样。

是时候咬紧牙关了

"真嗣，你又干得很出色。"她开始说。"即使没有我的帮助，你也做出了令人惊艳的德国大餐。"明日香转向母亲。"妈妈，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你为我做的饭菜了，但你的手艺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显然没有下降。"

她的视线移到了两位选手之间。"你们都很努力，很遗憾我只能选你们中的一个。"她的蓝眼睛移到真嗣的钴蓝色眼睛里，然后又移到她继承的蓝宝石上。

".....我知道你说过不要，但我很抱歉真嗣。"她叹了口气说。"也许只是多年的分离在作怪，但我更喜欢妈妈做的饭，只是比你做的好一点点。"

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真嗣的脸上没有受伤或背叛的迹象，只有一个简单的微笑，充满了理解和接受。

就这样，美里后来称之为 "首届惣流/碇烹饪大赛 "的比赛落下了帷幕。

尽管比赛已经结束，但恭子并没有就此罢休。就在真嗣准备回客厅休息的时候，他又一次被那个女人拉到了门外。大多数观众的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神情，但明日香仍然坚信真嗣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至少，不会有什么永久性的后果。

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真嗣和恭子才回来，当他们回来时，男孩带来的惊喜让美里陷入了食物昏迷。剩下的黑森林蛋糕几乎以同样的速度消失在其他人的胃里。

由于是上学日的晚上，恭子在把美里领回房间后不久就离开了，少年少女们也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那么，这次我妈妈和你谈了什么呢？"明日香在真嗣一躺在床上就问了起来。

"你妈妈说我很有前途，还带我看了几本她的德国菜谱。"他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女孩咯咯地笑着翻了个白眼，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你这个笨蛋，"她低声说，把一只胳膊搭在他的胸前。

两人很快都睡着了，但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明日香就被身边男孩的颤抖从睡梦中拉了回来。她迅速坐了起来，开始轻轻摇晃他的肩膀呼唤他的名字，试图唤醒他。过了几秒钟，真嗣才睁开眼睛，开始在房间里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明日香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脸颊上。

"真嗣，怎么了？做噩梦了吗？"她尽力掩饰自己的紧张。他们睡在一起的最大原因是为了帮助对方击退睡梦中袭击他们的恶魔。如果这对他来说已经开始不起作用了.....

"不，不是噩梦，"当身体停止颤抖时，真嗣咕哝着。"更像是.....一段糟糕的回忆。"

明日香微微松了一口气。"既然我也醒了，你想谈谈吗？"

男孩转过头，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凝视。他慢慢地深呼吸了好几次才开口说话。"我记得.....当你出现在海滩上的时候。"

红发女孩僵硬了一会儿，然后放松下来，把手放在真嗣的胸口。她喃喃地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它....."

"现在不重要了，我知道。"真嗣打断了她的话。"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

明日香叹了口气。"如果我说我从未关心过当时发生的事那是在撒谎。"她承认道。"有一次，我完全准备好了一巴掌把你从紧张症中打醒，试图从你嘴里得到一个答案。"

真嗣没趣地笑了笑。"不知道那会不会有用....."

"记住，你现在一个字也不用说。我现在知道你刚刚经历了一段可怕的经历。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对我做什么。"

"我做了。"

平淡而突然的回答就像断裂的铁轨挡在了明日香的思路前。"什-什么？"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真嗣重申道，声音沉闷单调。"我在海滩上看到了你，却根本不知道你是怎么到那里的。我以为是我的脑子在作怪，用你的形象来嘲弄我。我记得自己反复想，'她只是个人偶'。但当你抚摸我的脸时，我突然意识到你是真实的。"

仿佛是那遥远事件的镜像，明日香用手抚摸着他的脸颊，悲伤地笑了。"这是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为我对你的恶劣行为道歉。那时我有太多的痛苦和困惑。"

真嗣抬起一只手来捧起他脸颊上的那只手，但随后他脸上开始绽放的笑容消失了。"但是后来.....你说了一些.....可怕的话。"

明日香皱着眉头，努力回想自己说了什么。她能回忆起的只有感觉.....

"你说我'恶心'。"

'唉，我觉得好.....' 明日香震惊地睁大了眼睛。"哦，天哪，"她低声说道。现在她知道为什么真嗣会在海滩上从她身边逃走了。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她纯粹是意外地粉碎了他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天啊，对不起，真嗣！"

这可能是明日香给真嗣的最紧的拥抱，她哽咽着解释海滩上的那一刻，她说由于受伤引起的疼痛和有人坐在她的肚子上让她觉得 "恶心"。

一只手放在了明日香的背上，开始僵硬地抚摸她。她抹去涌出的泪水，看着仰望天花板的真嗣。

"Eva 似乎带来了一个相当可怕的诅咒。"几分钟后，他脆弱地笑着说。"它们会让任何与之相关的人无法正常理性的交流。一句话就让我躲了你好几天，原来你根本不是在说我！"

"当然.....不是。"明日香犹豫着回答。

真嗣的声音变得嘲讽起来。"哦，当然不是。我的大脑决定最好的办法不是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而是用你的形象来告诉我我有多可怜，让我受到伤害。"他叹了口气。"我试着把它拒之门外，但不可能摆脱自己脑海中的声音。你还不不如试着停止呼吸。"

"所以当你在药房看到我时，你以为我只是另一个骗局。"

男孩点了点头。"是的，我以为我刚刚逃过一劫却又遇到了另一个。"

明日香翻了个身，拖着真嗣，让他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了，直到我发现你昏迷在 Geofront 的大坑附近。"

真嗣稍微移动了一下头，以便清楚地说话。"我.....我好像不记得那一段了。"

"这不奇怪，你头部受了很重的伤，手也断了。后来医生说你显然是打了什么东西一拳。"

".....不知道，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真嗣苦苦思索了一会儿后说道。

"反正现在也不重要了。"明日香宣布。"别管过去了，想想未来吧，真嗣。"

真嗣钻进了她的肩膀。房间里安静了好一会儿，他才平静地说："你知道未来会有更多的复仇亡灵。"

".....好吧，暂时也别想未来了。不如想想现在吧。"

明日香能真切地感受到他脸上的笑容。

"现在感觉.....很温暖....."

"而且很舒服。"

"很...舒...服..."

这一次，两个少年少女相拥在一起，一直睡到了天亮。

.....直到使徒警报粗鲁地把他们拉回了现实。

这次明日香尽量减少了脏话，可能是因为前排乘客座位上坐着她的母亲，但也可能是恭子在请求一起前往 NERV 之后已经对美里和驾驶员们嘟囔了足够多的德语脏话。

而在她的内心深处，第二适格者对于自己即将在母亲的注视下打败亡灵的事实感到有些眩晕。

美里的车在 NERV 内最后停下的那一刻，驾驶员们都跑了出来奔向更衣室。离目标上岸显然还有半个小时，但这不是磨蹭的理由。在这样的战斗情况下，任何浪费的时间都可能意味着胜利和失败的区别。

但是当明日香和丽走出女更衣室时，却没有看到通常最快穿上紧身衣的真嗣的身影。明日香挥手让另一个女孩离开后，走到通往男更衣室的门前。她敲了敲门并叫了男孩的名字，在没有回应的情况下，她趁走廊没人的时候偷偷溜了进去。

在里面，真嗣瘫坐在长椅上。他的连体服只穿了一半，上半部分在腰部蜷缩着，他盯着自己的右手出神。明日香在他旁边坐下，清了清嗓子。

"我们又有一场新的战斗，嗯？" 真嗣在她说话之前咕哝着，没有把目光从他的手上移开。

".....一个或者更多。"明日香回答。"只剩下三个了，上次袭击来了两个。"

"既然这个宇宙讨厌我们，那就三个都来吧。如果不是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我敢赌这一次。"

"反正我是不会赌的，来吧。"明日香站了起来，向真嗣伸出了手。"美里在等我们。"

真嗣的目光微微一转，越过他的手，看向他面前那只精心修剪过的手。他的手垂在身旁，叹了口气，向后靠了靠，用头撞了撞他靠着的储物柜。

"希望这次我不会再缺胳膊少腿了。"他自嘲地说。

"你连一点擦伤都不会有。"明日香伸出的手握成拳头，宣布道。"优等生和我会消灭任何威胁到你的东西。如果你再受伤，我就跳进海里去找亚当，把他的使徒蛋蛋扯下来。谁也不许伤害我的男朋友。"

真嗣的一个嘴角向上翘起。"至少除了你，没有人。"

"不，连我都没有。"红发女孩纠正道。"我们已经不再互相伤害了。让我们去伤害真正威胁到我们的东西吧。"

真嗣的另一个嘴角也向上翘起，伸出右手抓住了明日香的拳头。明日香只用了一点力气就把他拉了起来，两人相视一笑。

然后，真嗣没有系紧的紧身衣开始从他身上滑落。

真嗣发出了一声相当少女的尖叫，双手向下一探抓住了衣服。明日香的眼睛还没来得及看清发生了什么，就被这个动作吸引住了，但只用了几分之一秒她的脸就着火了。她立刻转过身，对面前墙上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她身后，明日香听到了橡胶的摩擦声，紧接着是紧身衣与穿戴者身体贴合时发出的嘶嘶声。直到听到真嗣开始向门口走去，她才回过头来。

他们对于脸上的尴尬表情都无能为力。

"好了，"美里通过显示屏对驾驶员们说。"你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攻击并摧毁一个或多个目标。我们已经没有之前'偷来'的长枪了，但我们的工程师已经设法组装了一些东西。"

律子接过了话茬。"我们可能没有长枪，但我们不会让它的残骸白白浪费。明日香，你的尖刺发射器现在的尖刺上有我们在上次战斗后回收的碎片。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会产生完全相同的效果，但发射系统已经超频以便更快地发射它们。"

"丽，因为这次我们有两台近战 **Eva**，所以你将作为狙击手参与这次行动。上面有一把阳电子步枪等着你，但你还有一把经过改装的轨道炮，可以发射长枪碎片。这两把枪都有自己的电源线并且已经插好电源，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切换。"

科学家抱歉地看向第三适格者的屏幕。"对不起，真嗣，我们只能为你的托盘步枪提供几个弹夹的长枪子弹。没有足够的大碎片给你一些好东西。"

"没关系，"真嗣回答。"反正明日香和丽比我用得更好。"

明日香插了进来。"重活交给我们，你掩护我们的背后，我们会保护你的，真嗣。"

男孩点了点头，但一名技术人员打断了他要说的话。

"司令，传感器探测到从目标处发出的 AT 力场非常强大。"摩耶报告说："比之前的复仇亡灵都要强大得多。"

"我相信我们又要面对多个目标了。"律子喃喃自语，然后越过她的门徒，向 MAGI 输入了一个查询指令。片刻之后，她收到了她并不期待的回复。"看来 MAGI 同意....."

NERV 的指挥官皱起了眉头。"它或它们还要多久才能到达？"

"九分钟，"诚宣布。

"那就没时间浪费了。"美里说。"驾驶员们，准备迎战多个敌人。发射 Eva。"

发射弹射器启动将三台庞然大物送向地表。旅程结束的那一刻，三架福音战士都脱离了弹射器，向指定的坐标进发。二号机停在一座盾牌大楼后面，蹲下身子，把建筑挡在它和海岸之间，而初号机则跪在附近另一座建筑的阴影里，小心翼翼地用步枪瞄准海滩。

零号机则在几公里外的山上，也就是它之前用来狙击的地方。两台巨大的武器被安置在山上，电力电缆通向充当电池的巨大卡车。丽检查并准备好了轨道炮，然后将她的福音战士转移到阳电子步枪上，并做了同样的准备。她暂时选择了阳电子步枪，但另一种武器离得很近，只需几秒钟就能切换。

"明日香，"恭子对着通讯面板说。"你要知道我已经为你感到骄傲了。我永远以你为荣，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改变这一点。不要觉得我在这里你就必须炫耀。我只希望你能平安归来。"

明日香对母亲温暖地笑了笑，然后用力点了点头，把注意力转回到即将开始的战斗上。

五分钟后，美里向伊吹中尉询问目标情况。

"它似乎正在加速，"摩耶报告说。

短短一分钟过去了。在军官们面前投射的全息地图上，随着距离的拉近和 NERV 传感器对其更好的解读，单个橙色信号摇摆不定。突然，在距离海岸线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信号分离了。

.....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目标，每个目标显然都和最初的信号一样强烈。

美里和律子不约而同地咒骂起来。

"一分钟，"青叶毫无必要地报告道。

复仇亡灵上岸时没有任何停顿。身着橙色装甲的残破福音战士上岸的那一刻，每只都扛着一把复制的朗基努斯之枪，并与它们多彩的对手对视，它们向第三新东京市和全人类的守卫者冲去。城市周围的静态防御系统立即开火，用大炮和导弹向来犯之敌猛烈轰击，但复仇亡灵们却像一个整体，举起了没有拿长枪的那只手，在它们周围投射出了一个 AT 防御网，每个人都覆盖了周围三分之一的区域。

明日香很有风度地把第一轮攻击让给了丽，丽在复仇亡灵向前冲锋时向领头的亡灵开火。一股咆哮的阳电子流吹过了二号机，近到足以让这台红色机器被冲击波冲撞一下，然后阳电子流撞上了领头的亡灵--前五号机--的 AT 力场护盾。

这丝毫没有减缓复仇亡灵的前进速度。在阳电子步枪需要冷却之前，丽又发射了两发子弹，但两发子弹都没有打中它们。她卸下肩上的武器，让它掉落在地上，同时把她的蓝色福音战士向左一滚，滚到轨道炮后面。

就在战场上浓烟散去的那一刻，真嗣从掩体后面探出身来，向五号机进行了短距离射击。但是，尽管子弹上有着专门用来穿透 AT 力场的武器碎片，子弹也只能穿透防护罩几英寸就失去了动能。

现在，福音战士和复仇亡灵之间只有几公里的距离。丽一声令下，真嗣就把初号机撤回了掩体，使她的视线不再受阻。没有时间进行精确射击了，于是她把瞄准镜对准五号机的质心，扣动了扳机。

在电磁力的推动下，一块重达五公斤的'偷来'的锋利长枪碎片，以每秒三公里多一点的速度从轨道炮的炮管中射出。在一次心跳的时间里，这枚炮弹越过了零号机和瞄准的目标之间的距离，以与其体积和重量不相称的力量撞击了 AT 力场。爆炸产生的烟雾和碎片在复仇亡灵周围弥漫开来。

即使与目标相距甚远，丽也能分辨出 AT 力场破裂的不和谐音符。烟雾很快在吹拂城市的劲风中消散，但轨道炮还没有准备好再次发射。在她抬头显示的地图上，她可以看到复仇亡灵已经停了下来。

第一适格者微微一笑，调整了一下瞄准镜，准备进行更准确的射击，因为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已经.....

在她和目标之间仍有一个 AT 力场。

"另外两只复仇亡灵已经改变了它们的 AT 力场，"摩耶冷静地宣布。"它们现在朝零号机的位置前进，并且....." 她停顿了一下，因为屏幕上滚动着更多的数据，她的心沉了下去。".....它们似乎已经合并了它们的 AT 力场。现在力场的威力是丽刚刚摧毁的两倍多。"

律子越过年轻女子的肩膀读着数据，暗暗皱起了眉头。"如果五号机成功恢复并增加了自己的力场，我不相信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能穿透它。"

"轨道炮充能还要多久？" 美里双手交叉，盯着全息屏幕问道。

"45 秒，"诚回答。

"丽，暂时回到阳电子步枪上。"指挥官命令道。"继续开火。一旦轨道炮准备就绪，就再开一枪。"

"收到，"丽简短的回答。

"真嗣，绕一圈从侧面攻击它们。我们需要尽量不让它们把防御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如果能打中一只，让它来追你那就更好了。"

"收到，开始行动。" 代表初号机的小点开始移动。

"明日香？"

"如果你只说'正面攻击'，等这一切结束后我们就有话说了。" 即使通过通讯器，红发女郎声音中的期待也丝毫不加掩饰。

"说'冲锋'怎么样？"美里苦笑着回答。

"那也行。"

"明日香？"

她瞥了一眼通讯窗口，上面正显示着关切的真嗣。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她回答道，已经料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但男孩摇了摇头，微微一笑。

"明日香？"他又说了一遍，然后用食指指向通讯窗口。".....干碎它们。"

她笑了，二号机从掩体后面走了出来，在复仇亡灵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挥舞了几下斧头，然后举起斧头，双手握住斧柄。

"虽然不能像绿家伙（青蛙？）那样跳起来，但我会尽力做的。"明日香在关闭链接前说道。尽管这么做让她很痛苦，但接下来的事情需要她全神贯注。

"好吧，"她高兴地低声说。"是时候结束这场愚蠢的游戏了。希望亚当不会输得太惨。"她握紧了控制器，二号机的手也跟着动了起来。

"Weil ich Euch in mundgerechten Happen zu ihm zurückschicke!（因为我要把你切成一块一块送回给他！）"

当明日香驾驶二号机冲向前方时，德国人的话语变成了狂野的战斗呐喊。当巨大的红色机器拉近它们之间的距离时，复仇亡灵们只是站着注视着。当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百米时，三人都举起了长枪，做出了准备姿势。

明日香本以为首先要面对的是敌人的加强屏障，但她自己的 AT 力场在前方延伸，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然后她突然置身于曾经困扰她的梦境的恶魔之中，明日香立即躲开了它们的第一次攻击。一柄长枪从右侧袭来，她轻松抵挡，然后又挡住了左侧的一击。

第二适格者笑了。她的母亲在看着她，她的男朋友在掩护她，而她就在属于她的地方。

在外人看来，她可能已经被包围了，但对她来说，这只是意味着她可以从各个方向发起攻击。她经常与敌人交战，对它们的战术了如指掌。它们无法像她和真嗣现在这样作战。就像任何没有接受过近距离团队作战训练的团体一样，复仇亡灵们必须避开对方，也要避开她。它们中最多有两个可以同时发动攻击，而第三个则只能在一旁看着。

二号机右肩的塔架打开了，在十号机的又一次攻击被近距离躲开后，几枚长枪尖刺接连射出，扎进了它没有眼睛的脸上。亡灵猛地后退，一只手抬起来想要抓自己的伤口，但它很快又将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二号机身上。

明日香听到了另一发阳电子步枪子弹的射击声，子弹击中了其中一个亡灵的后背。由于一个 AT 力场被击破，而初号机又在它们的侧翼，因此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隙，丽可以通过这个空隙开火。很快又是两枪，但复仇亡灵们似乎除了二号机什么都不在乎。就连真嗣想引开一个的任务似乎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们根本就不肯分开。

最后一次爆炸消失几秒钟后，明日香听到了熟悉的轨道炮发射声。这次没有发生爆炸，但其中一个复仇亡灵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少了一条胳膊。子弹直接穿过肢体，继续向大海飞去。明日香趁机在十三号机的橙色装甲上又凿出了一道深沟，然后向她刚刚造成的裂口发射了另一排尖刺。

当最后一根尖刺射出发射器时，明日香的第六感告诉她身后有敌人。她试图扭身面对威胁，但她的整个右臂从肩部以下突然变得冰冷，然后在二号机完全转身之前就麻木了。

明日香看到长枪的枪尖从她的福音战士的肩膀上刺了出来。

虽然它们没有同时发动攻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发动攻击。它们中的一个失去了一只手臂，并不意味着它会后退恢复。

她试图猛地转过身去，把武器从右手中扯出来，但二号机感觉就像在沥青坑里移动一样。明日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斧头塞进了福音战士的左手，然后挥舞着斧头向逼近的五号机冲去。亡灵轻而易举地避开了这一迟缓的攻击，然后用它的长枪刺入红色福音战士的左肩。

她现在全身麻木再也握不住斧头了。当复仇亡灵们聚集在她周围时，斧子从无力的手指上掉了下来，尽管没有眼睛，但三个复仇亡灵都给人一种盯着她的脸的感觉。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很严肃。她本以为它们会露出令人作呕的笑容，也许会舔舔嘴唇，但它们的表现更像是.....对发生的一切感到不满。

有人在她耳边尖叫，其中某个棕发男孩的声音最大。有一个通讯窗口打开了，显示出那个男孩几乎是站在他的插入栓里以靠近显示屏。

"真嗣....." 明日香说，或者说她想说。她无法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说出了话，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别担心我，我会....."

最后的一枪刺穿了二号机的核心。

她的视线模糊了起来。

"啊——...明日香.....？"

除了真嗣哽咽的话语，指挥中心一片死寂。恭子双手紧紧捂住嘴，不知所措地用德语喃喃自语，丝毫没有掩饰眼角渗出的泪水。美里和律子看到这一幕都张大了嘴。

明日香被长枪击中时弓起了背然后整个身体溶解在了 LCL 里，她的驾驶服慢慢地在 LCL 里下沉，最后轻轻地靠在驾驶椅上。

".....明日香？"

屏幕上，两个复仇亡灵缓缓地从二号机的肩膀上拔出长枪，第三个复仇亡灵在拔出武器时紧紧抓住福音战士，然后轻轻地将它放倒在地。作为一个整体，复仇亡灵转身开始向和它的驾驶员一样僵住了的初号机步步逼近。

一声爆炸标志着又一发轨道炮弹击中了 AT 力场，但对防护罩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随着一个威胁被消除，另一个突然丧失了行动能力，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将防御重点集中在

一个方向上。

"真嗣！"美里终于忍不住喊道，她的嘴干得像沙漠一样。"真嗣，它们冲你来了！"

"明日香....."

"司令，我应该为下一次 N2 攻击做准备吗？"律子呆滞地问道。

"不！"美里愤怒地回答。"因为真嗣会先杀了它们！真嗣！"最后一个字是冲着屏幕说的。复仇亡灵们正在快速逼近，但真嗣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他的眼睛仍然紧盯着显示明日香空空如也的驾驶服的通讯窗口。

最后，男孩的表情开始转变，从震惊变成了愤怒。他的眼睛和拳头一样紧紧地闭上了。

"司令....."诚的声音把美里的注意力从屏幕上拉了回来。"初号机.....它开始暴走了。"他低声说道。

随着初号机开始移动，希望在这个女人的胸中绽放，它微微蜷缩着身体，然后仰起头，向天咆哮。

就在这时，一杆长枪刺穿了它的胸膛。

转瞬之间，随着真嗣的身体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希望也随之消失，只留下了另一件空荡荡的紧身衣。初号机眼中的光熄灭了，它向后倒下，令人不禁想起了上一次战斗。

现在轮到美里在惊恐中低声呼唤亲人的名字了。

恐惧如冰块在丽的胃里肆意蔓延，但她强忍着不去想，在控制台上输入了一条指令。她的两名同伴倒下了，但她还能战斗。人类仍然可以取得胜利。

指令为她的两件武器过充了电，吸走了动力车的每一丝能量。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推荐的解决方案，因为过多的能量消耗会严重损坏组件并危及卡车附近的辅助人员，但这是必要的。要突破复仇亡灵的强化 AT 力场需要极大的能量，丽祈祷她所拥有的能量已经足够了。

亡灵的目标已经转向她并在快速前进。零号机从俯卧姿势转为单膝跪地，同时挥动轨道炮和阳电子步枪。在没有任何东西固定的情况下，轨道炮的长枪管摇摇晃晃，不过丽很快就设法让瞄准十字线对准了目标，时间刚刚好。

她扣动了扳机。

轨道炮的子弹首先命中，爆炸的尘埃遮住了复仇亡灵们的身影。让蓝发女孩沮丧的是，即使粒子束在短短一秒后命中，也没有发出力场破裂的不和谐声音。她输入了另一个指令，调低了轨道炮发射所需的功率以便能更快速地发射，然后就是发射再发射。阳电子步枪的能量首先被耗尽，丽让它从福音战士的肩膀上滑落，将全部注意力放在轨道炮上。

出于某种原因，她觉得她发射下一发子弹时就会发出挑衅的尖叫，当第一适格者屈服于这种冲动，无声地大叫着扣动扳机时，她期待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轨道炮又被调到了她所能设置的最高能量。她呼出一口气，稳住目标，再次开火。

'偷来'的长枪的最后一块碎片从枪管中飞出，刺穿了五号机的胸膛，此时零号机后面的动力卡车短路起火。受伤的亡灵停下了脚步，紧紧抓住直穿其躯干的洞口。在它身后，一声爆炸表明，由于射击角度略微向下，轨道炮炮弹停在了地面上。

显然，她只差几厘米就击中了核心。丽来不及哀叹自己的不幸，因为她发现剩下的长枪正向她扔来。轨道炮被扔到了地上，零号机猛地侧身一跃，躲过了攻击。

长枪的轨迹弯弯曲曲地跟随着福音战士。

为了保护自己，丽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她举起零号机的双臂，投射出她所能投射出的最强大的 AT 力场。刹那间，她想起了第二适格者试图用她的 AT 力场阻止一根沉重的长枪，却被变形的它所挫败的记忆——

在视线模糊之前，丽最后看到的是零号机胸口伸出的长枪。

第三十章

自从丽和零号机被复仇亡灵击败后，NERV 的指挥中心就再也没有人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太专注于那些橘色的野兽现在在对受创的福音战士们做什么了。

每个人都是如此，除了恭子，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消失后不久就失魂似地从墙上滑了下来。美里隐约地半期待这位 NERV 最火爆员工的母亲会怒气冲冲破口大骂。但恭子现在正坐在地上，双臂抱着膝盖，喃喃自语，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美里叹了口气，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到屏幕上并对地表上发生的事情感到不解。

在取得胜利之后，复仇亡灵们小心翼翼地将福音战士拖到离城市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将它们放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它们的头为中心的三叉星。每个亡灵都跪在一个福音战士的脚下，看上去全神贯注。周围的空气中不时闪烁着橙色的光芒，这是一个巨大的 AT 力场正在形成的迹象。

美里终于打破了沉默。

"Eva....." 她咽了咽干涩的喉咙，又试了一次。"Eva 们有什么反应吗？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长官。"诚沉闷地回答。"启动指令没有任何效果，所有应急系统都没有反应。它们的 AT 场似乎....."

一道耀眼的闪光闪过，闪烁的 AT 力场变成了一个坚固的橙色穹顶。

".....正在屏蔽一切。"戴眼镜的军官蹙脚地说完。

"这就像在最终教条中，渚薰屏蔽了一切一样，"律子说。"只是这一次，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抗它。"科学家俯身在摩耶身上，在控制台上输入了几个命令，然后皱着眉头直起身来。"向它扔 N2 地雷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对地形的破坏会比敌人更大。我也不太相信核武器能有多大作用。"

"它们到底在干什么？"美里嘶声道。"它们来了，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开始某种仪式？"这一天对这个女人来说已经太难熬了，她只是勉强克制住自己，没有用拳头再一次狠狠地砸向墙壁。

"我有一个很好的猜测，与这边传来的异常读数有关。"

副司令的话把美里的视线从主屏幕上拉了回来，投向了青叶茂所坐的控制台。的确，有一个 MAGI 无法轻易识别的东西正穿过海洋直奔第三新东京市。

几秒钟后，一个巨大的橙色球体从海岸线旁的海水中冲出，荡漾的表面让它看起来就像一个被无形的手托起的液体泡泡，直奔复仇亡灵们和福音战士们制造的穹顶而来。

"哦，哦，你敢！"美里咆哮道。"你他妈的敢偷走我的孩子！"她深吸一口气，下达了命令。"不管那是什么，现在就开火！"

即使他们对人类武器对付这种威胁的有效性有所怀疑，但所有三名法令所的军官都立即服从，他们想要做些什么来伤害敌人。在他们的头顶上，在第三新东京市的周围，静态防御系统开始活跃起来，向新来的敌人开火。子弹、炮弹和爆炸弹头划破长空，飞向漂浮在空中的橙色物体。

每一枚弹丸都穿过了它，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几个武器阵地由于导弹在其附近爆炸遭到误击。

美里认为，那东西甚至拒绝假装受到影响，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目标内部检测到高能反应！"诚大声喊道。没有人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们都能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

一只闪着白光的手，甚至比整个福音战士还要大，正从球体中伸出来，伸向穹顶。看到那只手，以及意识到球体里到底有什么时，美里一下子呆住了。

"亚当....."

尽管防御武器改变了它们的目标，但还是无法阻止第一使徒的手抓住橙色的穹顶，并慢慢地将它升到空中。随着它的升高，岩石和泥土纷纷掉落，露出了穹顶的全部也划破了地面，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球体，其大小仅是它现在被吸入的橙色泡泡的一小部分。

"司令，如果我们要使用 N2 地雷或核弹，最好现在就动手。"律子警告说。"轰炸机已经起飞正在途中。要我下令让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扔到亚当身上吗？"

NERV 指挥官把下巴抵在胸前，不愿再看屏幕。"下.....下命令吧，"她低声说道。"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把整个地区烧成放射性灰烬。但这也比什么都不做好。至少人类还活着。"

AT 力场球很快就消失在橙色泡泡中。

"太阳晒屁股了，惣流小姐，起来吧。"

当明日香挣扎着恢复意识时，她首先感到的是剧烈的头痛。幸好，头痛很快就消失了，她眨了眨模糊的眼睛，站了起来。

明日香站在一个城市广场上，但她看不清任何细节。似乎从她周围几米开始整个区域都笼罩在浓雾中。红发女孩猛地意识到，她以前来过这里。上次她补完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广场上和她的母亲说过话。但与那次不同的是她还穿着她的连体服。

有人在明日香身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她转过身来面对他。

"你好，又见面了。"新来的人说。"我们好久没见面了，不是吗？"

现在死亡的凝视瞄准了他，会让任何一个正常人落荒而逃。那个愤怒的德国女孩朝他跺脚的样子也会让那个人觉得走为上策。明日香滑过他随意举起的手，然后抓住他的肩膀，用膝盖猛撞他的某个部位。

几秒钟后，这个年轻人犹豫着说："这是.....某种莉莉姆的问候吗？我应该对你做同样的事吗？"（莉莉丝的子孙为李林（Lilin），女儿们称为莉莉姆（Lilim））

明日香眨了眨眼睛，然后急忙松开手向后退去。男孩对她明目张胆的攻击连动都没动一下，只是给了她一个困惑的眼神。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这只会让她更生气。

现在，她有时间仔细打量他了，她看到他仍然是渚薰的模样。尽管由于当时明日香处于昏迷状态，她从未见过第十七使徒，但他救她和真嗣的记忆仍然清晰地刻在明日香的脑海中。

现在，她知道他到底是谁了。

"赢了就来幸灾乐祸？"她轻蔑地问。"打败我们还不够，你还要亲自在我们脸上抹黑，哦，强大的亚当？"

"不，没有这种事。"第一使徒回答。"我的计划需要福音战士，但不需要它们的驾驶员，所以一旦我控制了它们，你们三个就会被带走。"

一提到她的驾驶员同伴，明日香环顾四周。附近没有真嗣和丽的踪迹。

"他们在哪——"

亚当预料到了她的问题，于是打断了她，解释道。"他们暂时和莉莉丝在一起。我知道她想和他们谈一些事情。"

红发女郎眯起眼睛，握紧拳头，围着他慢慢走了一圈。"事情？什么事？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为什么我只能和你在一起？"

亚当微笑着，头也不回地让明日香绕着他走。"出于对莉莉丝的尊重，当她提起这件事时我没有追问，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朋友都很安全，你很快就能再见到他们。"

明日香走到亚当身后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在那里，亚当的周围是一圈清晰的空间，雾气刚刚开始爬上他的身形。"那我和你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她又问。

亚当似乎连动都没动一下，突然又面对着她。"有几个原因，纯粹是为了你好。因为你与我的复仇亡灵们对抗时乘坐的'战车'是由我的肉体 and 灵魂碎片制成的，所以我觉得由我来做你的.....向导是合适的。我本想向另一个莉莉姆女孩发出同样的邀请，但是....."他耸了耸肩。

"向导？什么向导？"

亚当举起双手，指了指他们所站的广场。"你问为什么？如果我不管你，你很快就会变成又一个迷失的灵魂。"

"说重点！"明日香咆哮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个鬼地方游荡！"

亚当的手臂颤抖了一下，然后又垂到了身旁，他疑惑地盯着她。"你.....不想见见还在补完的家人？这毕竟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一旦一切准备就绪就不可能再有莉莉姆离开了。"

明日香自嘲地哼了一声。"你指的恰好是我父亲那个混蛋吗？是的，没错。"她跺着脚走向亚当，在两人的脸只相差几厘米时停了下来。"我现在希望的是，对你和你那该死的玩具所做的一切实施一些腰部以下的手术，"她用危险的语气说道。

这可能是每个男性都会有的自动反应，但当她看到第一使徒在受到威胁时微微夹紧身体，双手向腹股沟抽动时，她的脸上还是露出了最微小的得意笑意。

虽然这并不能解释他对明日香的 "问候" 毫无反应。

"请冷静，" 亚当退后并恢复过来后请求道。"战斗已经结束了。没必要再使用暴力了。"

"哦，完全有必要，" 明日香反驳道。"你想把人类从地球上抹去，只是为了把它送给你的使徒。" 她向前走了一步。"你在真嗣最脆弱的时候对他下手，把自己变成他的朋友，然后逼他杀了你。" 她又向前走了一步，完全进入了亚当的私人空间。"你伤害了他，虽然我没有福音战士，但这并不妨碍我揍扁你！"

明日香把拳头往后一拉，狠狠地砸在亚当的脸上

拳头穿过亚当的脸，让她失去了平衡，因为她的攻击只打到了空气。她踉跄了一会儿才恢复平衡，转过身来。亚当还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你是个.....有趣的莉莉姆，" 他说，脸上和声音里都没有了感情。"孤身一人，没有武器，对抗一个神，尽管这样做是徒劳的，但你还是发动了攻击。" 亚当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我想也与这种形态有关，也许终于到了抛弃它的时候了。"

他的身体.....闪烁了一下。

然后融化在地下。明日香还没来得及反应刚才发生了什么，她脚下的地面就开始隆隆作响。她四处张望，寻找震动的源头，但什么也没看到，直到她向身后望去。

一个巨大的白色头颅从广场下方冒了出来，他穿过广场，仿佛它根本不存在。明日香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看着亚当身体的其他部分慢慢地升了上来，她不得不眯起眼睛遮住它的肉体发出的光芒。当它终于停止上升地面停止震动时，它的肩膀已经到了广场上最高的建筑物的高度，这让明日香与一个发着白光的腹部保持着目光高度。

她的一部分想要移动，想要奔跑，但她的双腿却不听使唤，被明日香拒绝承认是恐惧的东西冻结在了原地。她握紧了拳头，咬紧了牙齿。

"你-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倒我吗？" 她冲着巨人大声喊道。"你再大又怎么样？那只是让你更容易受伤！"

作为回应，白色巨人在几乎有广场那么宽的胸前缓缓合起了双臂。灿烂的光芒稍稍褪去，刚好让明日香能够不再眯着眼睛，看清它身上仅有的一点细节。

巨人除了翅膀几乎完全没有特征，就像百货公司里的人体模型。明日香非常肯定，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体模型有六只薄薄的、却长得不可思议的翅膀，似乎是由纯粹的光组成的。

翅膀的末端向上卷起，越过巨人的肩膀，然后猛地撞向明日香周围的地面。即使巨人开始向前倾斜，她仍然坚持站在原地--或者说仍然无法动弹，她也说不清楚。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瞪着一对瞳孔和她整个身体一样大的眼睛。

"好吧，父亲。我相信你现在已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眼睛向上转动，注视着明日香身后的东西。她慢慢地回头看去，对她看到的東西扬起了眉毛。

几米开外，站着一个双手插在校服裤子口袋里的白发少年，他的模样和使徒褪去那副模样之前的亚当一模一样。

"你好，惣流小姐。"男孩说。"我可以要求你们两个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装腔作势吗？"

明日香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投向了面前的巨人，接着又把视线放回了男孩身上。

".....渚？！"

对于一个曾经只是十几个克隆人中的一个来说，丽在醒来看到自己的脸时仍然感到震惊。她盯着自己看了很久，最后才想起来。

".....莉莉丝，"她说。

对方点了点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的孩子。"莉莉丝一边回答，一边向丽伸出一只手，把女孩扶了起来。

"不过，我希望是在更愉快的情况下，"丽说。

莉莉丝笑了笑。"一切都会在合适的时候说清楚的。现在，你要知道你是安全的。"

"那...真嗣呢？明日香呢？"

"明日香和亚当在一起。"看到丽震惊的表情，人类之母赶紧补充道："别担心，她仍然会很安全。至于真嗣--"

"哇哦！"

两个蓝发女孩都被这一声惊叫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只见她们讨论的对象在几米远的地方坐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

丽注意到他的目光在两人之间跳跃，便清了清嗓子说："我相信他看到似乎是我的克隆

人会很惊讶。"

".....啊，"莉莉丝回答道。"我很抱歉。我穿这身衣服太久了，都快忘了。"

一股耀眼的白色光芒从莉莉丝的胸口喷涌而出瞬间让两个少年少女炫目。丽眨了眨眼睛，发现莉莉丝已经变成了一个皮肤雪白、长着六只薄薄的白色翅膀的女性形象漂浮在地面上。光芒已经褪去，现在这个人影的皮肤似乎被一种内在的光芒照亮。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莉莉丝的新形态让真嗣更加惊讶，但丽很快就来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安慰他。他抬起头看着她，她脸上轻松的表情足以让他重新平静下来。

"你好，真嗣。"

莉莉丝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就像两个人在同时说话，把男孩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漂浮的女神身上。

"呃.....嗯.....你好。"他站起来无力地回答。

"在其他事情发生之前，我有话要说。"莉莉丝把手放在胸前。"我...很抱歉你在第三次冲击中所经历的一切。我意识到得太晚了，你不应该被置于这样一个--"。

"不！"丽愤怒地打断了她。"如果有人要为此负责，那就是我！是我认为碇源堂不配，是我另寻他人。"她稍稍平静下来，下巴垂到胸前。

莉莉丝微微一笑。"老实说，如果不是你们所说的 SEELE，我们当初都不会面临这样的难题。"

"是啊，"真嗣喃喃自语，然后发出了刺耳的、毫无幽默感的笑声。"但知道这些并不能完全抹去我所经历的一切。"

"我再次向你道歉，真嗣。"莉莉丝把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如果我能带走所有的痛苦，我会的。"

"你给了我前人的记忆。"丽说。"你肯定能治好他的创伤。"

女神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不是消除记忆那么简单。那些磨难已经在你的灵魂上留下了印记。我可以消除记忆，但情感上的伤痕会一直存在。我可以让一个人忘记他们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但这会对他们的人格造成什么影响呢？"

"求求你....."真嗣哀求道。"你一定有办法的！"他用手拍了拍额头。"和.....和明日香在一起已经有所帮助，但是...我有时还是能听到尖叫声。"

莉莉丝挑了挑眉，然后飘向真嗣。当他们几乎鼻尖对鼻尖时，她的脚触到了地面，她

轻轻地把男孩的手从他的额头上拿开，然后把自己的手抬起来捂住他的耳朵。她的头微微后仰，身上的光芒似乎略微增强了一些。当莉莉丝抱住他的头时，真嗣的眼睛变得呆滞。

丽趁机环顾了一下四周，这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因为他们似乎在一个毫无特色的白色房间里。只有色调上的细微差别让女神不至于隐形。

几分钟后，随着莉莉丝松手后退，光芒再次暗淡下来。丽在真嗣倒下之前迅速接住了他，男孩在恢复知觉后粗爆地摇了摇头。

"感觉就像.....有人刚刚戳了一下我的大脑。"他嘀咕道。

"现在我相信我确实有一些事情需要道歉。"莉莉丝说道。"那不是你的记忆，而是....."她不再说日语，声音的加倍效果也停止了，她用一种丽无法理解的语言说了些什么，然后又回到了日语。".....用人类的语言无法正确描述。我所能得到的最接近的描述是，补完本身的一个碎片仍然附着在你的灵魂上。"

"仍然？"真嗣重复了一遍。

"我已经取出来了。"男孩又倒下了，但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它本来就不应该在那里，这真是我的错。"莉莉丝的两个声音中的一个用奇怪的语言说了些什么后又停下话语，然后她沮丧地摇了摇头。

"你解释不了也没关系。"真嗣说。"我不必再面对它，这就足够了。"

莉莉丝笑了。"既然如此，我有东西要给你们俩，或许能让你们高兴起来。"

"我们不应该首先关心亚当的计划吗？"丽插话道。"毕竟他已经打败了我们。"

"没什么好担心的。相信我，在其他任何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那么现在....."

莉莉丝对着其中一面墙挥了挥手，一扇门无声无息地出现了，就好像它一直都在那里一样。

"我们走吧？"

真嗣和丽困惑地看着对方。过了一会儿，丽朝那扇门走去，真嗣紧随其后。当他们走近时门打开了，少年少女走了进去.....

走进了一条长廊。

"嗯.....这是.....？"真嗣开口问道。

"你在补完中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你头脑中的解读。"莉莉丝一边解释，一边从他们身后

的门走了出来。"现在，我们正从一个.....封闭的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

她沿着走廊走去，真嗣和丽犹豫地跟在后面。尽管女神仅仅几秒钟就经过了几十扇门，她还是在在一扇看起来和其他门没什么区别的门前停了下来。女神一挥手门就打开了，但里面的东西却被一团耀眼的光芒遮住了，孩子们不得不用手遮住眼睛。

"我现在还不会跟着你们。"莉莉丝说。"穿过这个传送门，最好暂时在没有我的干涉下体验。"

真嗣和丽再次对视了一眼。这一次真嗣率先走进了门。丽紧随其后但几乎立刻就撞到了他的后背，因为男孩突然停了下来。

他们面前有一个女人，坐在美丽公园树下的长椅上。她是一位棕色头发的女人，面容非常熟悉。

"妈妈.....？"

".....渚？！"明日香难以置信地喊道，紧握的拳头也因为太过惊讶而放松了下来。

渚薰笑着点了点头。"没错。我只想澄清一些事情。"笑容消失了。"亚当与发生在碇真嗣身上的遭遇毫无关系。那都是我的错，我现在和当时一样后悔。"

这句话让明日香的腿动了起来。她怒气冲冲地来到渚薰面前，给了他和亚当一样的问候。这一次，红发女孩得到了她期待的反应，男孩瘫倒在地，蜷缩成一团。

在明日香身后，她听到了一声愤怒的咆哮，但薰迅速举起一只手，喘息着说："不-不，父亲，没.....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继续说道。"毕竟这是我应得的。"

"那现在怎么办？"明日香问道。"我能代替你爸爸揍你一顿吗？"

"不，没这个必要。"薰回答。"现在有比给予我应有的惩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祝贺你。"

".....什么？"明日香平淡地回答。

"你赢了，你胜利了。"

当亚当轻蔑地哼了一声时，红发女孩感到一阵风拂过她的后背，但她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薰身上。

"简单地说，亚当.....认输了。"男孩解释道。"经过一番.....啊.....说服，我们设法达成

了一些妥协。"

"认输，妥协，"明日香平淡地重复了一遍，然后提高了声音。"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去年整整一年都是在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

"不不不！" 薰急忙摆手说。"是你对我父亲的胜利最终让他同意了。"

"是的，"明日香身后的巨人说，声音就像铅板掉落在大理石地板上。"如果你失败了，如果人类在我的攻击面前放弃了，我会毫不犹豫地结束他们的存在。"

明日香转过身来。亚当此时正像一张桌子一样靠在地上，手托着下巴，用手指轻轻敲打着自己的脸颊。

"但是.....什么样的存在会为了繁殖另一个种族而抹杀如此顽强、坚定的种族呢？" 巨人低头看着红发女孩。"没有人类，宇宙将会变得更加贫乏。但与此同时，催生我的后代、重启我的种族的冲动.....几乎是压倒性的。"

"于是莉莉丝、父亲和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薰说道。"使徒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系，数十亿年前，当他们的种族即将灭亡时，他们被送到了这个星系。亚当和莉莉丝本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个太阳系，更不用说降落在同一个星球上了。但父亲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也许只有莉莉丝才能解释。"亚当说。"她的种子是第二个发射的，本来应该飞向另一个方向，但它在离开轨道后不久就转向追随我的种子。那时已经太晚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什么也做不了了。"

明日香眨了眨眼睛，然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薰身上。"那么，这个'妥协'是什么？使徒们会和人类一起存在吗？"

"那样.....很好，"男孩承认，"但不可能。为了现在创造更多的使徒，父亲必须启动类似于冲击事件的东西。如果人类输了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与第三次冲击事件不同的是，你们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存活下来。不，相反，他会带着莉莉丝和 Eva 离开地球。"

"他要带走 Eva？"红发女孩大声惊呼。

薰点了点头。"这就是妥协。我们需要它们的身体，因为亚当和莉莉丝现在无法在补完之外存在。初号机拥有的 S2 器官也是必需的。"

"但是....." 明日香开了口。对于失去 Eva，她感到非常纠结。一方面，这是她几乎耗尽一生心血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了福音战士，那么真嗣就安全了。他再也不需要驾驶了。

明日香意识到，为了不让真嗣遭受这样的命运，她愿意付出一切。

".....好吧，我想我真的没办法阻止你。"她承认道，然后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等等，这里有亚当和莉莉丝，但有三台 Eva。最后一台 Eva 怎么处理？"

"它也要跟他们一起走，只是为了从这个地球上消除它的存在。"薰说。"人类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东西。"

"你和另一个莉莉姆女孩的'战车'是用我的肉体制造的。"亚当咕哝道。他凑近明日香。"这有问题吗？"

明日香直勾勾地盯着巨人看了好几秒钟，然后耸耸肩说："诶，你还是拿走吧。如果留下一台 Eva，人类只会.....有想法。"

比如建造更多 Eva，还有供它们使用的武器。战争就会爆发：由两足巨人带头，只有用大量炸药才能阻止的战争，而驾驶者则是儿童。就像现在一样，总会有人试图秘密制造他们自己的福音战士，不可避免地会有人尝试。

明日香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饱经战火的孩子的样子，他的样子与真嗣极为相似，正从福音战士的驾驶舱里盯着荒原上的另一个庞然大物，想到这里，她不禁打了个寒颤。

"很好。"

亚当的肉体开始发光，迫使明日香再次遮住眼睛。当光芒褪去，巨人已不知去向。

"父亲正在为离开做准备，"薰解释道。"但现在还有很多时间，如果你想见见还在补完世界的人的话。"

"就像我对大个子说的那样，"明日香恼怒地回答，"我才不管我父亲的死活。况且，还没离开的人显然对自己的完美世界非常满意。"

少年歪着头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没错，我可以说 SEELE 的成员全心全意地相信他们的计划真的成功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坚信，人类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他们统治的独特存在。"

红头发女孩哼了一声。"老人，掌控着世界。一个新时代，"她讽刺地评论道，随后又变得严肃起来。"所以.....由于第三次冲击，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完美世界，但大多数人都拒绝了它而且每个离开的人都不记得那个世界了。"

"不幸的是，这是人类简单思维的一个缺陷。"

"是啊，和赤木医生说的差不多。总之，我清楚地记得，我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完美世界。我直接去找我妈妈说服我离开。"

"哦，不，你确实有自己的世界，惣流小姐，但你仍是人类。"薰无奈地耸了耸肩。"你记得你的母亲，是因为在那一刻，你们两个已经.....与补完的其他人分开了。而你并没有拒绝你的现实，你是从补完中被拉出来和你母亲会面的。"

"该死！"明日香嘟囔了一句，但随即她眼前一亮。"不过，我当时的现实可能只是围绕着我母亲。现在我有她和真嗣。真实的现实肯定比这里的一切都好。"

"其实....."

一只手举了起来，阻止了任何评论。"让我猜猜：我的虚假现实就是我、真嗣和妈妈。"

".....差不多吧。那是一个福音战士和使徒从未存在过的世界。你和真嗣找到了真爱，然后....."薰笑着打断了她。"好吧，我相信在这之后，无论你们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都会让虚假的现实相形见绌。"

更多的约会。

一起毕业。

和真嗣一起度过大学时光。

结...婚。

...生...孩子...？

明日香的脸颊现在烧得红通通的，她错过了男孩在她转过头去时发出的咯咯笑声。

"真嗣真的很幸运，在经历了生活中的一切之后还能拥有你。"薰若有所思地评论道。明日香回头看他时，他的脸上写满了忧郁。"我真希望能和你一起回去，这样我就能为我对他所做的一切道歉。但为了他好，我必须和他分开。"

"我也不想让你靠近他。"

"很快，我就会离他越来越远。"

"很好，"明日香差不多模仿着离去的亚当的声音回答道。

两人沉默了片刻，然后薰开口了。"真嗣.....现在怎么样了？他在这里的时候，我还没有...勇气去看他。"

"他很好.....至少好多了，多亏了我。"红发女孩停了下来，想了一会儿。"好吧，多亏了我、美里、优等生和我们的朋友吧。"

"那我就放心了。与真嗣的虚假现实相比，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什么意思？"

薰深长地叹了口气，然后在明日香面前转过身去。"也许还是让你看看比较好。"他一边说，一边在面前挥了挥手。

一道门突然出现在眼前。男孩向明日香招了招手，示意她跟上，然后迈步走了过去。她战战兢兢地跟着他走了进去。她的视线忽闪忽闪，然后重新聚焦在薰白色校服的背后。在他们面前，悬浮着一个黑色的虚空，看起来像是几个电视屏幕，上面播放的都是明日香很容易就能认出的朋友和家人。

在一个屏幕上，学校 2-A 班的同学们在第一节下课铃响之前正在聊天。在另一个屏幕上，美里、明日香和丽正和朋友们在海滩上玩耍。而在另一个屏幕上，明日香正在一家餐厅里和一个陌生的英俊年轻人聊天，而这个人并不是真嗣。

"等等，"她说，因为她开始意识到几个虚假现实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他在哪里....."

"他不在那里。"薰悲伤地回答。"在真嗣创造的这些现实中，他根本就不存在。"他斜眼瞥了一眼明日香，后者正惊恐地盯着那些幻象。

"他.....他认为没有他的世界才是完美的世界？"明日香用充满惊恐的声音问道。

"还有十几个类似的幻象。有一个他确实存在，但并没有.....持续很久，可以这么说。"

"给我看看。"

红头发女孩的声音似乎就是薰所需要的一切。他的双手在胸前交叉了一瞬，然后像扔纸屑一样向外抛出。没有真嗣的世界的图像化为灰烬，似乎有什么东西从男孩的胸口飞出：一个屏幕扩大了，填补了小屏幕留下的空白。

"真嗣创造的那个现实.....很好。"薰喃喃地说。"这就是.....我一直用来为他保持希望的东西。"

他们眼前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场景。一个栩栩如生的明日香冲进卧室，叫醒了睡梦中的真嗣，然后明日香被真嗣顶起的小帐篷所震惊：由于他们的睡眠安排，现实中的明日香已经意外地经历过一两次了（真嗣不得不尴尬地红着脸向她解释 "晨勃" 这一男性现象，从那以后，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明日香就会拿他开涮）。

场景继续发展，真嗣的父母在厨房为孩子们出门做准备，然后是凌波丽在他们去学校的路上一头撞向真嗣。其他各种 "正常生活" 的事情也发生了，但就在明日香开始享受这一切的时候，这个场景消失了。

"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尽管他创造了那么多没有自己的现实，真嗣仍然设法创造了一个幸福的世界，"薰喃喃自语。"有一阵子，我有点.....后悔他选择这么快就结束第三次冲击。"

"带我回到他身边。"明日香低声命令道。

"嗯？" 男孩微微扭动上身，看了她一眼。"你说什么？"

"我说把我带回真嗣身边。"

"哦，" 薰心不在焉地挥了挥手，另一个门口出现了。"从那里出去，左转，走右边的第二十八扇门。"

明日香没有浪费时间去分析方向，也没有说服他一起去，而是把它们记在了脑子里，然后跑进了门洞。

随着场景的重现，薰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屏幕上，他满意地笑了。

"祝你好运，惣流女士。"他低声说道。"祝你们俩一切顺利。"

丽花了好几秒钟才从面对面看到自己另一个起源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在这段时间里，她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向真嗣，而真嗣似乎不知道自己应该跑向她还是远离她。碇唯显然也有同样的感觉。她盯着真嗣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那笑容是悲伤而脆弱的。

于是，丽主动开始了谈话。

"你好，碇夫人。"她啾啾着打招呼。

唯转过头看着这个女孩，脸上的笑容灿烂到了极点。"你好，丽。请叫我唯。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许会建议你叫我更熟悉的名字，但是....."

"现在的情况远非正常，"丽同意道，然后走近真嗣，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她悄悄地对他说："真嗣，你不打算和她谈谈吗？"

在蓝发女孩的轻轻一推之下，真嗣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拉近了与母亲之间的距离，然后尴尬地用双手搂住了母亲。唯拥抱着自己的儿子，但即使是在丽的眼里，这个拥抱也显得很尴尬，因为两个参与者似乎对彼此都不太确定。

"我亲爱的儿子....." 此时，唯的眼中流出了泪水。"我等了很久，终于能再见到你。"

除了一次抽泣，真嗣一直保持沉默。

"你当时还在初号机里，是吗？" 丽问道。"只要他在驾驶，你就可以和他沟通。"

"是的，但是.....我做不到。"唯无奈地摇摇头回答道。"初号机被送回 NERV 时，我.....失去了意识。第三次冲击后，我的第一感觉是.....真嗣的痛苦。这是我醒悟的原因。" 真嗣

在她的怀抱中变得僵硬，而她也紧紧地抱住回应。"那种痛苦.....我感到非常内疚，所以把自己藏在了核心里。我只想给儿子幸福，但我最终却伤害了他。"

"你在我面前自杀了，"真嗣喃喃地说。"直到去年，我都无法清楚地回忆起那一天，因为实在是.....实在是....."

唯点了点头。"我很抱歉，我的孩子，但我必须牺牲自己。SEELE 打算让我.....消失。我的死和被吸收进初号机只是破坏他们第三次冲击计划的第一步。"

"但是....." 真嗣猛地挣脱了拥抱。"你为什么要在我的面前自杀？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

面对男孩严厉的话语，唯退缩了，她回答道："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真嗣，但是.....这是无法避免的。那天我把你带到 NERV 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私。"

"自私？"丽和真嗣同时重复道。

"是的，那天是我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最后一天。从那时起，我只能作为福音战士体内的灵魂而存在。"唯久久地凝视着自己的儿子，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把你带到了那里，这样我最后看到的就是我的好儿子。当初号机吸收我的时候，即使我感到极度痛苦，我也一直注视着你，想着我可以为你带来的天堂。"

"你....." 真嗣喘着气。他说不出话来，只能再次拥抱母亲。

现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被一个新的声音打断了。

"我想这就是我不自觉地把人往坏处想的结果。话说回来，我完全有权利不信任这个抛弃了自己儿子的女人。"

三双眼睛转向了唯坐过的那棵树，一个穿着红色连体衣的女孩正靠在树上，伸出一只手撑在树干上。当女孩不赞同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时，唯微微退缩了一下。

"明-明日香？!"真嗣喘着粗气，从母亲身边探过去想看看是谁。"你没有事！"

明日香把自己从树上推开，气定神闲地回答道："咄，我当然没事。我是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真嗣急忙又从母亲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跑到树旁。"我.....我是说我已经知道你没事了，就像.....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肯定会在这里感觉到的。但我太专注于每一个--"

明日香把双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真嗣，你在胡言乱语。"

"嗯，所以--...是的..."

"现在你是要好好介绍我呢，还是怎么着？"

过了一会儿，真嗣的眼睛才亮了起来。"是-啊，我.....当然会的。"他回头看向他母亲的方向，在看到碇唯和绫波丽并肩而立时停顿了一下。他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然后握住明日香的手说："妈-妈，这是.....嗯，她刚刚.....嗯.....告诉你她的名字了...啊.....明日香是.....她是我的-女-女---女朋-朋-"

明日香大声地叹了口气，伸手轻轻地拍打着结巴男孩的脸颊。"拜托，你能做到的，对吧？她又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真嗣颤抖着点点头，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妈妈，"几秒钟后他说。"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女-女朋友，明日香。"

丽感到自己的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丝笑容。一阵抽泣声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身旁的女人身上：唯双手捂着嘴，显然在努力不让自己哭得更厉害。

"哦.....我亲爱的真嗣，"唯的声音通过她的手喃喃着。"没有我的陪伴，你已经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了。我不知道我的话还有多少分量，但你们俩一定会得到我的祝福。"

"我无意冒犯，但真的有必要介绍吗？"丽询问道。"你肯定早就知道他们的关系了，夫人--啊.....唯。"

"这与她已经知道了无关，优等生，"明日香插嘴道。"关键是真嗣能说出来。我想他做得很好。"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赞许地看着那个男孩。真嗣刚回以微笑，明日香就又转向了唯。

"所以是的。我是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第二适格者，福音战士二号机的驾驶员，也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她向唯伸出左手。"我很迷人吧？"

唯伸出手，握住了明日香的手.....

明日香的右手就像出击的眼镜蛇一样迅速伸出，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唯的脸上，打得她一个踉跄，连连后退，差点摔倒。

"每当真嗣做噩梦梦到去年发生的事时，也是我在安慰他。"明日香语气阴沉地补充道。

唯用一只手托着被打红的脸颊，恐惧地盯着这个愤怒的红发女人看了几秒钟，然后因为羞愧而把目光移开了。明日香旁边，真嗣像鱼一样张大嘴巴，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去看看母亲。第二适格者的拳头紧握着，但丽走到了她的面前。

"你已经表达了你的观点，"她说。"没有必要再使用暴力了。"

两名女驾驶员对视了好几秒钟，明日香才松开拳头，双手交叉，转身离去。

"是啊，反正我们现在差不多扯平。"她侧过头说。

丽走到唯身边，轻轻地把她的手从红肿的脸颊上移开。"你当时在初号机里，"她轻声说道。"你不知道明日香会.....对你不满吗？"

"我确实说过我在躲避真嗣，"唯对丽说，声音里带着一丝责备和悔恨。"我伤害了他，不想再冒险伤害他，所以我.....一直躲着他。在这之前的这一年里，我唯一一次和他接触是在....."

真嗣终于摆脱了麻痹状态，走近去查看母亲的情况。"我差点死掉的时候，"他沉闷地帮她说完。

母亲悲伤地点了点头。"我感觉到你正在离我远去。我不能让这一切成为现实，所以我控制了初号机以挽救你的生命。"

"没人会抱怨的，"明日香说，然后又若有所思。"好吧，也许是 SEELE，但谁会在乎他们呢？"

"的确如此，反正他们再也不会从补完回来了。"丽说，然后又讲述了莉莉丝透露的关于那个阴暗组织的 "报偿"。

明日香不屑地点了点头。"是啊，渚薰跟我说过他们。"

"渚薰？！"一提到欺骗他的使徒，真嗣脸上闪过一丝震惊。

"嘿，别紧张，他离我们很远。"明日香安抚地说道，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男孩摇了摇头："不，不是这样的..... 渚不是亚当的一部分吗？"

"哦，" 明日香很快说起了她与亚当和薰的会面。

"一次大迁徙，"丽沉思道。"但不会再有人从补完回来了。他们会被永远困住。"

"现在还没有离开的人，显然对他们虚假现实的生活很满意。强迫他们离开可能弊大于利。"唯说。"至于那些策划了第三次冲击的人，这是一种恰当的惩罚：尽管 SEELE 可能仍然会被蒙蔽而无法察觉。"

明日香和丽几乎同时捕捉到了这个女人话语中隐藏的含义。蓝发女孩只是明显地感到震惊，而明日香的表情则是惊讶和满意交织在一起。

丽试着开口说话。"你是说....."

唯点了点头。"是的，我会留在这里。"

"什么！？" 真嗣大叫起来。"不！你不必这样做！跟我们回去！"

"哦，别这么懦弱。"明日香啐道。"如果我母亲能在 Eva 核心中度过十年并被二号机搞到精神崩溃还能回来，你也能做同样的事。"

真嗣斜眼瞥了红发女孩一眼，对她声音中的怨毒感到惊讶。"明日香....."

唯摇了摇头。"这不是懦弱，小姐。这是我的忏悔。此外，莉莉丝在初号机进入补完后不久就找到了我，这也算是一种机会吧。她知道我打算留在补完里，就给了我一项任务，就像是.....社区服务一样吧。"

"一项.....任务？" 真嗣重复了一遍

"我将成为人类驻使徒的大使。"唯澄清道。"虽然他们的新家离我们无比遥远，但总有一天人类和使徒会再次相遇。有了我的帮助，到时候就不会那么.....对立了。"

"那就这样了？" 明日香冷笑道。"你就打算逃到太空里？再一次抛弃你的儿子？"

"不是抛弃，不是。"唯严厉地回答，然后放柔了声音。"真嗣已经长大了。他有朋友，有一个妹妹，还有你照顾他。"她把双手放在真嗣的肩膀上。"真嗣，我会永远爱你，永远以你为荣。但你不再需要我了。"

真嗣似乎又快哭出来了，而明日香则好像刚刚阻止了自己说出另一句尖刻的话。

".....难道我就不能希望你和我在一起吗？" 真嗣终于哽咽着说了出来。

"别再挣扎了，笨蛋。"明日香说。"这只会让你们俩更痛苦。她考虑了很久，已经做出了决定。让她去吧。"

真嗣一脸无奈地转向她。"但是....."他想说，然后低下头叹了一口气。"那好吧。"

他默许的沉闷语气让丽想起了前一年真嗣说话的样子，他经常变得完全被动和单调。为了挽回局面，明日香紧紧地拥抱了真嗣。丽没有听到明日香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但这让她哥哥的情绪有了很大的好转，他也回抱了明日香。几分钟后，他们分开了，就在这时，唯快步冲了进来。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女人再次拥抱儿子时说。"但在你离开之前，你还应该去看一个人。"

明日香把拳头的指关节砸向另一只手的掌心。"哦，对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唯又瞪了她一眼，但还是继续和真嗣说话。"我知道这会很艰难，真嗣，但我觉得你需要见见他。去见见.....你的父亲。"

一提到那个人，真嗣的右手立刻握成了拳头。

"哦，不过在你们三个离开之前....." 唯伸出手，把丽拉进怀里。"我不会忘记你的，我的女儿。" 丽的脸颊因这突如其来的关注而发烫了，她啜嚅着抬起双臂想要回抱。唯捏了真嗣和丽一会儿，才松开他们。

"现在，我们该分别了。" 虽然泪流满面，但女子的笑容却很灿烂。"我从不喜欢漫长的告别。真嗣、丽，你们都是很好的人，不要让任何人说你们不是。至于你，年轻的小姐....." 她的目光转向明日香，收起了脸上的笑容。"照顾好我的儿子，否则我就伸手穿过宇宙给你一耳光。"

虽然这显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明日香还是被吓地脸色苍白点点头："好-好的，夫人。" 她不太稳重地回答道。

"那就好。" 她阳光灿烂的笑容又回来了。"再见了，孩子们。愿你们都长命百岁，幸福安康。"

说完最后一句话，唯的身体开始消失。真嗣冲上前去试图抓住她，但她的身影却像水一样从他的指缝中溜走了。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丽决定轮到她来拥抱真嗣了，但她的手臂却与明日香的手臂撞在了一起，明日香显然也打算安慰真嗣，拥抱真嗣。两个女孩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同时点了点头，达成了无声的妥协。

她们分别站在真嗣的两侧，一起用一只手抓住男孩腰部的另一侧。虽然真嗣似乎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到，但随着三个少年少女就这样呆了一段时间，丽感觉到真嗣紧绷的肌肉至少放松了一点。

最后，丽视线边缘的一抹亮光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向右看去，看到了另一个发光的门洞。

"就是那里，" 她轻声说。"我们都准备好离开了吗？"

"还没有，" 真嗣忧郁地回答。"不过，让我们把这件事做个了结吧。"

他们一起走进了门洞。

明日香首先注意到，他们三个人所处的地方的色彩似乎有些奇怪。她仿佛看到了五十年代电视剧里的场景。

眼前这栋中等大小的房子，只是街上众多房子中的一栋，之所以引人注目，只是因为它看起来比周围的房子更有生气。油漆焕然一新，草坪更加健康，花朵更加鲜艳。

真嗣、明日香和丽打破了尴尬的拥抱，他们穿过栅栏门，经过一个用不连续字体写着写着 "这是碇家 "的信箱，并在前门停下。明日香抱着双臂叹了口气，真嗣和丽忐忑不安地互相看了看，然后伸出手指按了按门铃。里面某个地方响起了尖细的曲调，紧接着一个声音叫了起来。

"稍等一下！"

结果过了二十秒钟，门才被打开，一个疑似熟悉的女人望着少年少女们。

"下午好！"这位女士笑着说，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呃-呃....." 明日香口齿伶俐地回答道。".....唯？"

"是的，就是我。有什么事吗？"

"你在....."

丽突然走到真嗣身后，用胳膊肘戳明日香的肋骨。明日香转过头来瞪了她一眼，蓝发女孩说："请原谅我的朋友。我们在找碇源堂。他有空吗？"

阳光灿烂的笑容有些动摇。"是的，我丈夫在。啊.....你们是他的朋友吗？"

"可以这么说，"丽回答道。"我们能进去和他谈几分钟吗？"

"当然可以，请进，请进！"

少年少女们一前一后跨进门口，刚迈进门槛就脱掉了鞋子，然后跟在那位显然就是碇唯的女人身后。

"这是怎么回事？" 明日香带怒气地低声问道。

丽用同样低沉的声音回答："这就是源堂的现实，他完美的人生。"

来不及多说，'唯'在一个拱门前停了下来。"我丈夫就在这里。不过他最近有点不舒服。"

明日香是第二个进入客厅的人，就在真嗣后面，但她几乎立刻就被迫停下了脚步：否则就会撞倒真嗣。

客厅里，一个小男孩趴在地上，地毯上散落着纸和铅笔。

一个棕色头发、蓝色大眼睛的男孩正好奇地打量着新来的人。

当'唯'从她身边走过时，明日香被轻轻地推到了一边，她一边说着 "对不起，我马上就

回来，"一边把孩子抱了起来。当她走出客厅经过一把椅子时，她伸手拍了拍椅子上的人的肩膀。

"亲爱的，有人要见你。"

坐在椅子上的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身体接触或话语。明日香的双拳攥得发痒，她一直等到'唯'离开了视线，才跺着脚走到椅子前。她抽回了拳头，但当她的眼睛看清眼前这个人的状态时，她停了下来。

一个瘦弱、苍白、蓬头垢面的男人蜷缩在椅子上，胸前紧紧抱着一个相框，目光空洞地盯着明日香身后的一个地方，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她听不清楚。出于病态的好奇心，她向身后瞥了一眼，想看看他在看什么，于是握紧的拳头垂到了身侧。

在一个没有点燃的壁炉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照片，照片上的两个成年人对着镜头微笑，一个不到一两岁的孩子坐在女人的腿上。两边的墙上和家具顶上还挂着更多的照片，展现了一家人生活的各种场景。当明日香的视线在房间里游走时，她发现房间里没有其他装饰品或小玩意儿，整个休息室都被照片填满了。

一个低沉、怀疑的声音从明日香身后响起。"这就是他选择的现实？"丽喃喃地说。"整天对着过去发呆？"

"看起来是这样的，"明日香平静地回答，回头看了看椅子上衣衫不整的男人。她心中的仇恨与怜悯和厌恶交织在一起。她一直期待着能伤害这个给真嗣带来如此多痛苦的男人。但眼前的这个人太可怜了，她不得不忍住。

因为这就像伤害真嗣一样：踢一个已经被打倒在地，被埋在岩床里，早已放弃了自救的人。对碇源堂进行报复已经不值得了。以他现在的状态，很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我想你也不会报复他吧？"丽问道，打破了她的沉思。

明日香看了蓝发姑娘一眼，便明白了一切。第一适格者脸上几乎掩饰不住的不屑，还夹杂着些许怜悯。"哼，根本不值得。"她嘟囔着表示同意。

一只手滑进了她的手掌，而这只手不久前还握着拳头对准了那个男人的脑袋。明日香吓得差点跳起来，然后才认出那只手是谁的。她姗姗来迟地意识到，真嗣就在她们旁边，也在看这一幕。

".....你还好吗？"她问道，并捏了捏他的手。

"不好，"真嗣慢慢地回答，盯着那个长得有点像他父亲的男人。"我真的不知道当我在补完里看到我的.....他时我在期待着什么，但肯定不是.....这个。"

当真嗣说话时，源堂眨了几下眼睛：他那玻璃般无神的目光不断变换，变得越来越锐

利。".....真.....嗣....."他低声说道。"原谅我....."

"说这话有点晚了，Arschloch（混蛋）。"明日香把单词拼凑出这句话后立刻说道。

"原谅.....我....."

红发女孩呻吟了一声。"闭嘴，你早就失去了任何得到宽恕的机会。"

真嗣握住她的手更紧了。"明日香，我....."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有一部分想.....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一定很疯狂--"

"你说得太对了！"明日香愤怒地喊道。"就是这个混蛋，对待你就像对待鞋底渣滓一样，而你却想原谅他？！"

真嗣摇了摇头。"也许这个词用得不对。我永远无法忘记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从补完那里回来，我会一辈子记恨他，但是....."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有点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你在开玩笑。"明日香斩钉截铁地说。

"考虑一下，他失去了一个非常亲近的人，那个人是他唯一的依靠，在悲痛中他决定要毁掉整个世界也要把那个人找回来。"真嗣毫无生气地笑了一下。"你觉得这听起来耳熟吗？"

"什么--那不是....."明日香刚开口就陷入了沉默。她的脑海中再次回荡着那声尖叫：那是一个最终彻底失去了一切的男孩的尖叫。

"这里一切都还好吗？我听到了叫喊声。"唯'出现在拱门里，手里还抱着孩子。

丽走过去拦住了她。"我们很好。我的朋友只是对一些事情感到有些惊讶。"

"哦.....好吧....."唯犹豫不决地回答道。"嗯....."

"我会向你解释的。"第一适格者边说边走出客厅。

"啊.....好吧。说起来，你和那个年轻人有点面熟。我在哪里见过你吗？"

"可以这么说。"

丽和唯'离开了，只留下明日香和真嗣与那个破碎的男人独处。

"真嗣，"明日香又开始说了。"不要把自己和.....这个东西相提并论。"她指着源堂。"你.....好吧，你犯了错，但你改正了。你比他强大，你比他好。"

"是吗？真的吗？" 真嗣的声音近乎恳求。

"是的，" 明日香将他们仍然紧握的手举到眼前。"如果你真的像你父亲一样，你真的认为我会和你在一起吗？"

虽然一提到家族关系他就有点退缩，但真嗣还是笑了。然后他回头看了一眼源堂，说："所以是的，这不是宽恕，但这是....."

"这是像他这样的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了。"明日香说完，第三适格者点了点头。

"原谅我...真嗣....."

明日香朝源堂翻了个白眼。"哦，别说了。"

"原谅我，真嗣。"

"闭嘴。"

"原谅我，真嗣！"

男人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相框掉到了他的脚上，他紧紧抓住了真嗣的衣服。

"原谅我！"

"明-明日香.....！"

"原谅我！"

明日香放开真嗣的手，走开了几步。"你知道该怎么做，你比他强大。"

真嗣瞪大眼睛看着她，右手反射性地握紧又松开。"你什么意思？！"

红发女孩双手交叉，直勾勾地盯着他。"你知道该怎么做，"她重复道。

"原谅我！"

她把一只手放在那个犹豫不决的男孩的左肩上，用锐利的眼神看着他。"你比他好。"

"原谅——"

真嗣的右手紧握成拳狠狠地击中了源堂的下巴，把他打飞了出去，脸朝下摔在地上。随着一阵深深的颤抖的呼吸，男孩的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凝视着那只刚刚对付过他父亲的手。

明日香走上前去，双手紧紧抱住真嗣的手拉了起来，然后把真嗣拖回了她的身边。她让他转过身去不去看地上那个破碎的人，然后给了他一个拥抱。

"原-原谅我吧，"真嗣最终咕哝道。

这个回击实在太无力了，但明日香还是笑着靠在他的肩膀上。"看，我说什么来着？"

"是-是啊....."

"现在我们走吧。这里没我们的事了。"

真嗣设法给了明日香一个惊喜，他拉着她的手带着她走出了房子，只在穿鞋的时候停了一下。外面丽和'唯'站在前门通往街道的小路的一边。

丽把小男孩抱在怀里，轻轻地摇晃着正在打瞌睡的孩子。

"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母亲。"唯'对丽说，而丽只能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回答。

"嘿，优等生。"明日香从这奇怪的场景中回过神来，叫道，"该走了。"

"哦，真可惜。"唯'难过地说。"你们真的不能再多待一会儿吗？"

"对不起，但我们真的得走了。"明日香回答道。"另外，我觉得你丈夫的病开始恶化了。"

"哦，天哪！"唯'急忙从丽手中接过男孩，然后匆匆告别，回到了室内。

门关上的那一刻，明日香说："趁她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三人在街上走了一步，周围的一切就开始溶解。明日香抱着头，努力忍住突然感到的眩晕。

"我很抱歉，但现在时间很紧。"

他们转过身，看到莉莉丝站在亚当身边，他现在的体型大小与人类之母无异。

"快到大迁徙的时间了，"莉莉丝解释道。"你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明日香回答道。

"你真的不想和自己的父亲道别吗？"

只有真嗣捏住了她的手，阻止了明日香喊出她想到的第一句话。她在喉咙深处咆哮着。

"你比他好。"真嗣悄悄地在她耳边说。

"叛徒，"明日香咕哝着直接回了他一句。她对莉莉丝说："好吧，我给他几分钟时间。"

莉莉丝的双手在空中编织出一个复杂的形状。没有任何仪式，一个身材高大的浅色头发男人出现在她身边，因为突然的转变而有些踉跄。

他惊呼道："Was zum Teufel（搞什么鬼？）？"在恢复平衡之前，他环顾四周。一发现明日香后，他就开始向她跑过去。

"明日香，那是....."

明日香用德语说："站住！"她伸出一只手，让那人在几米外停了下来。"我现在这么做，是因为以后没机会了。这位，"她指了指身边的第三适格者，"是碇真嗣。去年我昏迷的时候，他看到了我的身体当下酒菜来取悦自己。他被操纵成为第三次冲击的触发器。当我从补完回来时，他试图掐死我。这样的人至少应该引起我的反感。到目前为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人迟疑地点了点头，明日香继续说道。"按理说，我应该把他揍得半死，然后再踢他一脚。他背叛了我，伤害了我。但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我原谅了他所做的一切。但你呢？"当她凝视着她的父亲时，他的神情萎靡不振。"我对你毫无感觉。没有愤怒，没有背叛感。什么都没有。比起那个抛弃我和我母亲的可怜虫，我更关心今晚吃什么。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男人把目光从火红的头发上移开，沮丧地点了点头。他抬头看了一会儿，说："明日香，我....."

明日香的父亲消失了，就像他出现时一样快。

"他的时间到了。"莉莉丝简单地解释道，明日香点点头表示同意。

"那你们的事都安排完了吗？"亚当试探地问道。现在他不再是巨人，声音虽然依然低沉有力，但已经不像明日香第一次和他说话时那么响亮了。

三个少年少女相互对视了一眼。明日香耸了耸肩，走上前说："是啊，我想我们已经尽了全力。"

"虽然感觉不像，"真嗣悲伤地咕哝着。

他的声音如此悲伤，如此绝望，明日香迅速将他搂入怀中。她越过他的肩膀，凝视着两位神灵。

"我们能不能快点结束这一切？"她几乎是在要求。"我真的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很好，"莉莉丝回答道。"你们马上就可以离开了。"

人类之母又开始编织她的双手，但当亚当发出疑问的声音并向身后望去时，她停了下来。

".....啊，"过了一会儿，他说。"有人想见你，碇真嗣。"

"等等，我？"真嗣说着，从明日香的怀中微微扭动了一下身体。

第二适格者立刻提高了警惕。"如果是他那个该死的'父亲'....."

"不，它不是人类。恰恰相反，是我的一个孩子想占用你一点时间。"

".....什么。"

"嗯.....？"

"请问？"丽的回应只是稍微有说服力一点。

这一次，亚当的双手在空中编织出一个图案。黑白相间的雾气开始在他身后形成，一会儿像卷入旋风一样旋转，一会儿又凝聚成一个令人不安的熟悉的巨大身影。三名驾驶员惊恐地后退，因为他们认出了前来迎接真嗣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你们应该很了解它。你的'战车'吞噬的是它的生命果实。碇真嗣，这是我的孩子，力天使塞路尔。"亚当介绍道。

第十四使徒高高在上，像卷纸一样的手臂紧紧地抱在胸前。它胸前的红色核心暗淡无光，但这丝毫不影响天使的威严。

明日香放开真嗣，走到他面前，四肢微微颤抖着，摆出战斗的姿势，她眼角的余光看到丽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如果这个使徒想报复真嗣，那就得先过她们这一关。

第十四使徒脸上的白色面具晃动了一下，下巴像人咂嘴一样蠕动着。然后，它完全张开了嘴。

"你好，年轻的战士。"

明日香脑海中的一部分无意间注意到，使徒说话的声音与亚当还是巨人时的声音非常相似，这可能是由于家族关系加上它们的体型所致：这部分大脑迅速被告知闭上你的臭嘴。

"不必害怕，它不是来战斗的。"

亚当的话让明日香和丽稍稍松了口气。但还没等她们开口说话，两个女孩就被轻轻地推到了一边，因为真嗣走到了她们中间。明日香只能呆呆地望着他的后脑勺，因为第三适格者又朝塞路尔走了几步。

"你找我有什么事？"男孩抬头盯着高大的巨人问道。

威武的使徒微微俯身，将面具指向真嗣。"作为一个战士对另一个战士，我想对你在战斗中的勇敢和技巧表示钦佩。你与我这个最强天使战得难解难分。当你的'战车'陷入沉寂时，我几乎.....感到失望。但最终，我还是败给了你。"

真嗣保持沉默。塞路尔继续说道："现在你知道了，你得到了力天使塞路尔的认可。"它的一只手臂伸展开来，挥舞着做了一个离别的手势。"现在就去吧，不要让任何事物阻挡你的去路，不要让任何人说你软弱。你是碇真嗣，天使杀手。永别了。"

旋风卷土重来，将组成使徒的原子散落到补完的各个角落，然后渐渐平息。

".....难道真嗣刚刚得到了一个该死的使徒的鼓励？！"明日香难以置信地问道。她举起双臂，一副受够了一切的样子。"好吧，这太扯了。马上送我们回家。我需要好好睡一觉....."

莉莉丝对她微微一笑，继续她的工作。女神的双手仿佛漂浮在空中，明日香不禁用眼睛追随着它们的轨迹，她的眼睛突然变得无比沉重。也许她真的需要睡觉了。她刚才不可能看到莉莉丝的右手穿过她的左臂。这只是漫长而混乱的一天，她需要睡觉。

明日香闭上了眼睛。就一会儿

"明日香，醒醒。"

然后她再次睁开眼睛。

在海岸边，一个女孩醒来，抬头仰望午后的天空。几秒钟后，她的上半身直立了起来，凝视着水面，用左手拂去脸上的一缕红发。

水面上漂浮着一个巨大的橙色圆球正在迅速远离他们。不知为什么，这并没有让女孩感到害怕。

"你没事吧，明日香？"

她转向左侧。一个穿着校服的蓝发女孩正跪在附近的沙滩上关切地望着她。红发女孩的大脑终于启动了。明日香，对了，那是她的名字。她使劲摇了摇头，红色的头发在她周围飞舞，让自己脑子清醒一下。

"是的，我很好，优等生。"短暂的晕眩过去后，她终于开口说道。"我们这是在哪儿？"

"这就是曾经你和真嗣从补完回来的那片海滩。"

明日香挑了挑眉毛。"你怎么这么肯定？" 丽指了指她的右边，她朝那个方向看去。".....哦。"

沙地上有几个熟悉的木制墓碑。那些墓碑是真嗣开始相信没有人会从补完回来的时候立的。

真嗣。

"等等，他在哪里..."

"就在你旁边，你牵着他的手。"

不是她的左手边，因为那只手刚刚拂去了她脸上的头发。她轻轻地捏紧了她的右手，感受到了另一只手的触感。然后，她又感到她的手被捏了捏。

明日香的头猛地转了过来，她的鼻子与紧盯着她的棕发男孩的鼻子相距只有几毫米的距离。

"嗨，明日香。"真嗣虚弱无力地笑着说。"我，嗯，就不问你感觉如何了。"

明日香叹了口气，头微微垂下，两人的额头就这样轻轻地撞在一起。"我还是告诉你吧，笨蛋：累。"

"好消息是你还有床可以睡。" 真嗣用另一只手指向第三新东京市。"看起来一切都还完好无损。那个橙色的球正在向海那边移动。"

"那是.....补完剩下的东西，我相信。"丽澄清道。"亚当和莉莉丝还在里面，但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地球。"

等等。

他的另一只手臂。

明日香从真嗣的左手中抽出自己的手，贴在他的右手上再次捏了一下，然后...

她的手又被捏了回来一下。

不过，她不会妄下结论。也许莉莉丝会好心地帮他接上假肢。不管怎样，反正假肢应

该还在初号机的插入栓里。难道她无所不知因此知道如何处理假肢？也许真嗣只是太专注别的事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明日香捏了捏真嗣右手背上的皮肤，看着男孩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

"你.....你感觉到了？"她低声问道。

"嗯，所以这里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坏消息。"真嗣尴尬地笑着说。"一个好消息是.....嗯....."他扭动了一下右肘。"就像东治一样，我完整地回来了。"

明日香低头一看。半埋在沙里的，是他穿着校服的双腿。他完好的双腿。

当这位红发女郎欢快地抱住他时，真嗣几乎要被压倒在地。他不得不在怀抱中尽力伸出一只胳膊，以免两人摔倒在沙地上。

丽的声音从明日香身后传来："我相信，我们现在都没事了。"明日香尴尬地咳嗽了一声，然后拉着真嗣站了起来。

"那么坏消息是什么？"明日香问道。

"好吧，嗯....."真嗣紧张地抓了抓后脑勺。"现在实际上有两个坏消息。我不知道巡逻队是否还在海滩上巡逻，所以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有人知道我们回来了。"

明日香耸了耸肩。"好吧，那我们就走回城里。还有什么坏消息？你扭到脚了吗？那真是太好了，你的新腿回来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受伤了。"

"不，跟我没关系。是.....嗯.....那个。"真嗣指了指天空，两个女孩转过身来。

虽然距离还很远，但数十枚导弹划过天空的轨迹是不会错的。

"那些是....."明日香开始说，她的声音中渐渐流露出惊恐。

丽点了点头。"它们是导弹。正直接奔向亚当和莉莉丝。"

第二适格者的眼睛瞪得像餐盘。".....它们是该死的核弹！"她大叫道。

真嗣惊恐地喘息着，然后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等-等！你怎么知道它们是核导弹而不是 N2？"

"因为美里可能看着我们倒下，决定是时候用核弹炸死这些混蛋了！"她看了一眼飞来的导弹和逐渐远去的橙色圆球，又补充道："我敢打赌，这是她能得到的最强的导弹。我们很可能也会被炸飞！"

丽的眼睛睁得和明日香一样大。"哦.....该死！"她低声说道，然后站起身来，冲过沙

滩。

"嘿！优等生，希望你能带我们找到一个使徒庇护所！"明日香喊道，然后抓住真嗣的手，追着前面跑的蓝发姑娘飞奔而去。

"不！"丽头回过肩大喊。"海滩上有一个 NERV 前哨站，专门帮助从补完那里回来的人！即使没有人值班，也应该有我们可以使用的通讯设备！"

即使拖着第三适格者，明日香也很快追上了另一个女孩。"你到底是怎么知道它在那儿的？"

"因为那是我回来后第一时间被带去的地方！"丽说着，然后加快了速度。

几秒钟后，前哨站就出现在他们面前，丽在进入前哨站后才停了下来。她的头猛地转了一下，然后走进了一个和其他帐篷一模一样的帐篷。

明日香和真嗣赶到帐篷时，正好听到丽说："--我找葛城司令！这很紧急！"她听后停顿了一下。"我的授权是，我是第一适格者，绫波丽。现在给我接通，否则我就把你调到废物管理部门去！... 美里！我是丽，我需要你——"

就连明日香也能通过听筒听到美里的尖叫声，她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咆哮着从丽手中夺过听筒。"美里！我是明日香！真嗣也在这里，现在闭嘴听我说！你必须阻止那些核弹！"

"明日香？！你在哪——？"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明日香尽可能地在声音中注入紧迫感。"停止核弹！马上！亚当和莉莉丝正在离开地球！他们不再对我们构成威胁了！快去！"

".....好吧，好吧。我相信你，明日香。我们正在发送命令 只是.....别挂电话？好吗？"

明日香瞥了丽一眼，然后把头扭向帐篷入口的方向。女孩跑到帐篷外，几秒钟内没有任何动静，然后.....

"什么都没发生！"丽的声音急促地报告道。"他们就要被击中了！"

"我们在爆炸半径之外吗？"明日香问道，同时问向丽和美里。

"我.....不知道！"

"美里！快！"明日香急忙在帐篷里四处寻找东西，任何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东西。

"冷静点，现在一切都好了。"美里安慰的声音传来。"那些导弹是轰炸机用激光制导的。飞行员已经接到中止任务的命令，激光指示器已经关闭。在没有制导的情况下，导弹

会自动失效，即使击中任何物体也不会爆炸。"

"它们....." 丽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哦。它们直接飞过并坠入大海。没有爆炸。"

听到这个消息，三个年轻人都松了一口气。

"丽....." 真嗣开口了。"你.....就打算站在那里看着它们爆炸吗？"

第一适格者一言不发，以至于明日香开始以为她走神了。这时，帐篷的布挡打开了，蓝发女孩蹒跚地走了进来，盯着自己的脚。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留在外面，"她腼腆地承认。

"明日香？你还在吗？"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把注意力转回到无线电上。"是的，我们还活着。导弹飞过并击中了海洋。"

"这和我们刚才得到的消息相符。那现在.....你们到底在哪里？"

"准备工作终于完成了？"

"是的，您想和孩子们道个别吗？"

".....我想在现阶段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你呢？临时身体没问题吧？"

"为什么我的胸部这么平？"

".....我们可以继续了吗？"

"可以。"

透过帐篷布挡的一道闪光引起了三个少年少女的注意。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走了出去，并立即被迫遮住了眼睛。

天空在发光。

至少，这是明日香得到的第一印象。最终，她看清了漂浮在空中的橙色补完球，并立刻发现它发生了变化。橙色的色调更深了，表面上到处都是裂纹，就像一个即将孵化的鸡蛋。白光从裂缝中溢出，四周投下几乎完全黑色的阴影，盖过了太阳的光芒。

蛋孵化了。

随着一声让明日香不得不用手捂住耳朵的破碎声，大块坚硬的 LCL 随着刺眼的光线向四面八方飞去。大部分碎片落在了海里，但这颗球离陆地太近了，明日香不知道是否有建筑物被击中。

然后，她看到三个人影直冲云霄，像航展表演上的飞机一样相互盘旋。她只能辨认出红色、紫色和蓝色的福音战士，几秒钟后它们就消失在视线中，其速度比几乎击中它们的导弹还要快。

一个细微的声音把明日香拉回帐篷，走向被丢弃的无线电听筒。她捡起听筒，放在耳边。

"明日香？明日香你在吗？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她回答道。".....刚刚发生了一些事。"

"我们知道，MAGI 接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强的蓝色图样信号。"

明日香笑着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美里也很快做出了回答 "希望是最后一次。"

在海岸边，一个男孩醒来，他抬头仰望，好像在盯着那些离开地球大气层的东西。他眨了几下眼睛想让自己的视线清晰起来，但不管那是什么，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坐了起来，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有沙子、海水和通往坚实地面的沙丘。

他站了起来，在努力适应自己的双腿时微微摇晃，并强忍住一阵眩晕。

"新身体，真奇怪。"他喃喃自语道。"我似乎被.....踢出来了？"

在笨拙地爬上沙丘顶端后，男孩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随着新视角的出现，他确认了自己的位置：第三新东京市附近。就在他准备向城市进发时，他注意到几块破碎的橙色物质被冲上了海滩。

".....我想这应该是件好事吧？"他想。"但这对那些还被困在里面的人意味着什么呢？还有.....他们及时逃出来了吗？"他沮丧地摇了摇头。"我在说什么呢？他们当然逃出来了。"

男孩的思绪被身后和头顶传来的巨大而刺耳的声音打断了。他转过身，看到一架VTOL飞机从头顶飞过，飞向海滩另一端附近的几个帐篷。飞机停了几分钟，然后起飞，从他头顶飞了回去。

"我要求搭个便车不过分吧？"他在飞机后面悄悄地叫道，然后突然脸色大变，因为飞机停了下来，又转了回来。他还没来得及考虑飞机上的人是否真的听到了他的话，飞机就已经在他的头顶上盘旋了。

飞机降了下来，男孩第一眼就看到一个火球粘在飞机侧面，然后他才意识到那是一个红发少女正从乘客舱里向他张望。

或者说，是在对他怒目而视。

当运输机接近地面时，女孩跳出了运输机，弯曲双腿以吸收冲击力，但她的目光一直紧盯着他。喷气发动机的下洗气流把她的火红头发吹得像一条燃烧的尾巴，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

"我想肯定是你，"她终于在引擎噪音声中大喊，然后径直朝他走来。

男孩太害怕她脸上的表情了，当这个愤怒的女孩走近时，他仍然僵在原地，动弹不得。他知道自己下场是什么，但知道了也没用。

就这样，他又一次以胎儿卧地的姿势躺在地上，紧紧抓住他从未想象过的东西，感受着如此可怕的痛苦。

"我们还没做个了断呢，渚，"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一边说，一边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衣服，把他拖到飞机上。"但现在肯定差不多了。"

"很.....高兴见到.....你。"薰呻吟着，但他的话被飞机旋转的引擎声淹没了。

他被毫不客气地扔到了乘客舱的地板上，薰忍着疼痛看清了还有谁被从前哨接走了。

"你好，渚。"机舱门一关上，隔绝了大部分机舱内的噪音，美里说道。"就当你暂时被捕了。"

"我现在之所以没有伤害你，"丽说，"是因为我哥哥在看着，而且我比明日香更有克制力。"

与此同时，真嗣却惊呆了，说不出话来。他只能呆呆地看着这个曾经与他交好，后来又背叛了他的白发男孩。

薰也发现自己无法与这个被迫杀死他的人保持目光接触。

紧张的几分钟过去了，少年少女们都盯着薰。最后，丽叹了口气，伸手把他从胎儿姿势中拉了出来，让他平躺在床上，并说这种新姿势有助于受伤后的恢复。

当他们终于到达 NERV 总部时，武装警卫已经在乘客门打开的地方等着他们了。

"这似乎.....有点过了，"薰指出，但他在被卫兵带走并戴上手铐时并没有反抗。

"你以欺骗的手段渗透到 NERV，对军事财产造成了巨大破坏，还差点引发第三次冲击。"美里说。"请原谅我这次的谨慎。不管你是不是使徒，你都有潜在的危险。"

前使徒低下了头。"我明白了。你想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吧。这是我应得的。但在你带我走之前，我可以再说最后一句话吗？"

美里皱了皱眉，但还是点头默许了。薰直视着真嗣，真嗣在明日香安慰的手找到他的手之前微微退缩了一下。

"真嗣...我不指望你会原谅我对你所做的一切，但我真的为去年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

第三适格者终于开口了，"回答我这个问题。"尽管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但他还是用平静的声音说道。"去年你对我说的，关于我们是.....朋友.....你说的是实话吗？"

薰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

真嗣别过头去，叹了口气。他脸上的怒气稍稍消退了一些。"既然如此，一旦 NERV 把你.....处理完了，我不介意.....你什么时候来拜访我们。"

一名卫兵拽了拽薰的胳膊，男孩默默地任由他被带走。他对真嗣保持着微笑，就在这时，一个哭泣的女人跑了进来把明日香扑倒在地。

三个发光身影中的一个停在了距离月球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转过身看着他们刚刚离开的蓝绿色地球。他的两个同伴在不远处停了下来。人类制造的盔甲开始从他们的身体上脱落，漂向远方。这些碎片很快会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给地球上的人们带来另一场有趣的表演。

"你不会又有什么想法吧？"三人中穿着红色盔甲的男子问道。虚无的太空中没有空气可以传播声音，但三人还是都听到了他的话。"现在改变主意有点晚了。"

"不，"最先停下来的那个身穿蓝色盔甲的雌雄同体者说。"我只是.....最后看一眼。"

"尽管亚当这么说，但现在还不算太晚。"那个女性说道。一块紫绿相间的钢板从她的肩膀上脱落擦到了她的脸，她心烦意乱地伸手去打掉它。"在我们到达太阳系边缘之前，你

都可以改变主意，唯。”

唯慢慢地摇了摇头。她的临时身体感觉很奇怪，即使对于曾经控制过类似结构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也许是因为她现在的身体是由亚当制造的，而不是莉莉丝。

"我已经决定了，莉莉丝，"她说，然后伸出一只手，在她眼里，她的手掌似乎握着地球。她用一张没有嘴巴的脸尽力微笑着。

"再见了，真嗣，"她低声说道。

最后，她看了一眼离别的方向，便与两位使徒会合了。

'有趣的是，'在他们继续向太阳系边缘行进了一段时间后，唯心想，她的科学头脑开始运转了。'我们是如何推动自己穿越太空的？而且这么快？到达月球只用了几分钟左右。没有可见的推进方式。这其中是否涉及到 AT 力场？那些可以悬浮的使徒是如何推动自己的？也许是他们的 S2 器官产生的引力波？真希望我有时间研究一下.....我们已经接近海王星了吗？那就是 30 个天文单位.....只要几个小时！'

亚当很快举起一只手，让三人在距离海王星不知多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们身上的盔甲几乎都不见了，只剩下几块粘在四肢上。

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那东西的颜色就像银河系最畸形的球形棋盘。

"那不是第十二使徒吗？"唯认出那黑白相间的球体后惊呼道。"我.....我不是.....嗯.....杀死它了吗？"

亚当和莉莉丝都笑着看着这位困惑的科学家。"你只是损坏了它的一个孔，"亚当解释道。"为此，雷里尔（Leliel 夜天使）对你有点不满。"

"雷里尔？"唯吞吞吐吐地说。"嗯.....请告诉它--它们.....我很抱歉。"

球荡起了涟漪，然后发出了一个声音，让唯希望她的临时形态能有眉毛表示一下。

"那个.....那个抽象的数学异常点刚才是在对我鸣叫吗？"

"当然不是，"莉莉丝回答道。她把目光转向亚当。"你真的决定好我们要在哪里安定下来了吗？"

阳刚的天使哼了一声。"自从我得出地球可以幸免于难的结论后就决定了。"

莉莉丝做了个手势，手臂一挥，宇宙尽收眼底。"那就请指引我们前往新家吧。"

亚当的头转动了几秒钟，然后用手指向一颗遥远的恒星。"我们要去那里，雷里尔。"

球表面荡漾起来，发出啁啾声。

"那里！它-它们又叫了！"唯惊呼道，用手指着使徒指责道。

"别再对我的孩子们无端指责了。"亚当回答道。

唯叹了口气，放弃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传到了她的耳朵里--或者不管她的听觉感受器在虚无的空间里是什么--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

亚当背对着气急败坏的科学家，对莉莉丝说。"波江座星系（Epsilon Eridani）是我的选择。有异议吗？"（波江座星系是太阳系附近的恒星系统,有一颗距离地球大约 3,000 光年的类地行星。可能在外星生命。HALO 光环的设定中，Epsilon Eridani 是致远星所在恒星系的名字天苑四，两种叫法都行。）

莉莉丝双手交叉。"嗯，这不是我的首选，但也不是最后的选择。"

"那我们走吧。"

说完，亚当向莉莉丝伸出了一只手。女神伸手去接，但犹豫了一下又害怕地缩了回来。第一使徒拍了拍额头恍然大悟，然后朝最后一块红色铠甲做了个分离的手势将它从大腿上拉到手，金属开始转变并融化在手的周围形成自己的形状，然后再次变硬。一瞬间他又拥有了一副红色金属手套。

莉莉丝很快就学着亚当的样子做了同样的动作。当她有了自己的紫色手套后，她最后还是迟疑地向亚当伸出了手。

唯预料到当他们的手握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只是她没想到她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尖叫。

两个使徒和一个数学异常点盯着她。虽然唯能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热度，但她不知道使徒是否会脸红。她清了清嗓子。

"我们不是还有地方要去吗？"

莉莉丝笑得很灿烂。"当然。"

黑白相间的球体闪闪发光，一个墨色的黑暗之池开始扩大，随着它的扩大，遮蔽了星空。有那么一瞬间，唯怀疑自己是否加速了宇宙的毁灭，然后她稍微转换了一下视角，看到了虚空的边缘。

"你先请，"亚当朝传送门做了个手势。"哦，对了，我得提醒一下，可能会感觉有点.....奇怪。"

"我已经在福音战士里生活了十年。"唯一边走向传送门，一边傲慢地回答道。"我已经

习惯了——"

虚空吞噬了她。

"你没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吧？" 莉莉丝问道。

亚当耸了耸肩。"也许吧，" 在另一个使徒尖锐的目光下，他承认了。".....没有。"

"那就好，她的惩罚不会是被困在这里。"

"但这究竟是怎样的惩罚？哪怕是自我施加的惩罚？仅仅是再也见不到她的孩子吗？"

莉莉丝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你显然不了解人类，或者说母亲。亚当。"

人类的祖先最后回望了地球一眼，然后将他们俩拉入了虚空。

第 31 章

美里用力地敲了敲公寓的门。她有钥匙，但出于礼貌她没有直接闯进去。从她隔着门听到的声音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即使这意味着以后可以少一些取笑的素材。

她旁边的男人傻笑着。"不知道从沙发上摔下来的是谁，"加持说。

"明日香，我听到了脏话。"美里回答道，就在这时门开了，两张少年少女的脸向他们望来，男孩正试图偷偷地重新调整他的衬衫。

"你们来得真早。"明日香说，然后把他们迎了进来。

"我们没打扰到什么吧？"

看着小俩口紧张的样子，两个大人笑了笑。"没有什么是等会不能再做的。"明日香最后说。

到了客厅，美里和加持在红发女孩为他们搬来的餐椅上坐下。真嗣在靠近双人躺椅沙发的一端坐下，明日香则选择摊开身体，尽可能地把剩余的空间和真嗣的大腿都占满。在她舒服的时候，他把手放在了她的裸露的肚子上。

这时，美里终于意识到这个红发少女穿的是什么。

明日香穿着一件明显是真嗣的纽扣衬衫，但显然根本没有费心去扣扣子。实际上，美里对这位前第二适格者所穿的相当朴素的胸罩感到有些惊讶。考虑到明日香明显是当着男友的面在家里走来走去，而现在是在她的两位前监护人面前。

".....希望你们俩注意安全措施。"她提醒道，因为她开始担心自己的到来究竟打断了什么。

出乎两个大人意料的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尴尬地发火。

"我们已经谈过.....嗯.....这个问题了。"真嗣回答，"明日香和我们都觉得我们还没准备好迈出那一步。"

"等我们都读完大学，再讨论.....这个问题。"明日香补充道。

加持挑了挑眉毛，钦佩地说："哇，你们俩真是太成熟了。"

"那你为什么在你男朋友面前穿成这样？"美里说。

"怎么，我不能在放假的时候穿得舒服点吗？那些大学制服限制得太厉害了，允许你的性感尺度和一堵旧砖墙差不多。"

"我见过一些有趣的砖墙....." 加持喃喃自语道，然后他身边的一个手肘阻止了他。

明日香向美里点头致谢，然后继续说道。"总之，如果我不用去上课，我就会穿上旁边不管是谁的衣服。今天正好是真嗣的衬衫。而且，他也不会抱怨我的穿着。对吧，真嗣？" 她朝男友咧嘴一笑，惹得男友满脸通红。

然后，他又冲她露齿一笑，这次轮到明日香面红耳赤了。

美里清了清嗓子，把打情骂俏的少年少女的注意力吸引了回来。"那么.....你的第一个学期过得怎么样？"

红发女孩哼了一声。"比起重新上学，这绝对没那么无聊。至少这一次我不会让别人因为我年龄却只有他们的一半而在学业上打败了他们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

"烹饪专业课给了我很多新的想法，"真嗣说。"还帮我完善了已经掌握的知识。"

明日香几乎在真嗣说完之前又开始说话了。"幸运的是，老师明白我们是一对，所以我们经常分在一起。"

美里点了点头。"明日香，你的商务专业课程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

明日香摇了摇头。"没有我应付不了的。"

"拿到第二学位后，你想过打算做什么吗？" 加持问道。

前福音战士驾驶员们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是秘密。"

两个大人不解地盯着他们看了好几秒钟。".....我还是不习惯这样。"美里嘟囔道。

明日香透露，他们正在详细计划毕业后要做什么，而在 **NERV** 解散前收到的钱将用于此。

"不说我们了，"红发女孩最后说道。"其他人最近怎么样？"

"赤木医生还在为我弄丢假肢的事生气吗？"真嗣小心翼翼地问。

"不，她已经释怀了。"美里不以为然地挥挥手回答。"现在忙着研究新东西，更别提她终于向摩耶求婚了。"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也该是时候了。"

"是啊，你们俩也被邀请参加婚礼了。总之，WILLE 正在研究的下一代假肢将会有.....
嗯....." 美里无奈地瞥了加持一眼。"她说那是什么？皮下什么的？"

"皮下电路，"加持补充道。"模拟体温，让他们感觉更真实。"

"要是早点有就好了。"真嗣低头看着自己的右臂私下低语道。明日香感觉到他情绪的变化，抬起一只手搭在他的手上，他对他笑了笑。

"总之，你的朋友们也过得很好。"美里继续说道。"东治和光现在看起来几乎和你们俩一样形影不离，我听说剑介至少有了两个新的女朋友，还有丽....." 她停顿了一下，再次看向加持，但这次加持只能耸耸肩。

"怎么了？她到底怎么了？" 真嗣问道，他身体前倾，眼睛里流露出担忧。

"嗯？哦。不，没什么不好的，只是....." 美里挠了挠头。"我只能说她和薰有.....关系。"

明日香挑了挑眉毛。"那这个重要的停顿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不知道，薰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我不敢说他们在一起了，尤其是她似乎经常扇他耳光，但这好像并没有让这孩子退缩。"

"这让你想起了谁？" 加持苦笑着问道。

"我也不知道，"明日香夸张地回答。"真嗣，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真嗣反应很快，说："不知道。"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谈话，明日香起身去看是谁。美里听到了开门声，紧接着一个惊讶的女声用德语说道。

"明日香， warum bist du so angezogen!?（你为什么穿成这样!?）"

"Tschu-tschuldige（对-对不起），妈妈！"

沉默了几秒钟，大概是明日香匆忙地扣上衬衫扣子，然后惣流-恭子-齐柏林继续用日语说道。

"嗯.....我想我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你现在忙吗，亲爱的？"

"没有，只有我和真嗣在与美里和加持聊天。想加入我们吗？"

"首先，让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在这里。"

更多的沉默，然后...

"卡特琳娜？！"

明日香震惊地盯着这位金发女子，卡特琳娜-兰格雷则怯懦地回望着她。

"你好，明日香。"她用德语说。"我.....希望我在这里没关系。"

"呃....." 明日香揉了揉后脑勺。"当然没关系。为什么会不呢？"

"恭子没告诉你吗？" 卡特琳娜瞥了恭子一眼，后者摇了摇头。"哦，嗯.....你父亲从补完那里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在.....亡灵战争结束之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显然没有人会再回来了，所以我和你之间是否还有法律上的关系其实并不清楚。"

"怎么，你以为我会把你从我的生活中抹去吗？" 明日香与其说是问，不如说是说。她叹了口气，才继续说道。"我知道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相处得并不完美，但你还是比他好。见鬼，我还留着送你送我的那把小提琴。甚至当我和真嗣一起来到这所大学的合租公寓时，我还带着它。看吧，"明日香从门口退了出来，"进来和我们一起吧。反正大家都在叙旧。"

两个女人进了公寓，明日香又为她们在客厅里搬来了两把餐椅。美里和加持起身迎接新来的客人，两人看到卡特琳娜显然都很惊讶。真嗣从未见过明日香的继母，一时间有些困惑，直到有人向他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由于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能听懂和说德语，为了让日语不是很流利的卡特琳娜听懂，他们就用德语交谈。

"啊，你就是那个和我通电话的男孩，"卡特琳娜意识到，真嗣点了点头。"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也许明日香有男朋友了，但我没敢贸然问。"

"是啊，那你们就在一年前就认识了。"明日香回答道。"那通电话之后你都在忙些什么？"

继母耸了耸肩。"就是当个护士，真的。当然，没有你的工作那么.....有趣。虽然....."她的双臂垂到两侧。"几周前，由于裁员，我被解雇了。所以我终于有时间来看你了。"

恭子开口说："她和我联系上了，我帮忙安排她来这里。我们来的时候都住在酒店里。"

"不过，我不确定回家后会做什么。"卡特琳娜承认。"我一直在考虑卖掉房子，搬到美国重新开始。"

明日香注意到恭子和美里在卡特琳娜的背后面面相觑。紫发女人清了清嗓子。

"WILLE 有一家医院，他们现在显然有点人手不足。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联系一下在那

里工作的人，看看他们是否需要一名有经验的护士。"

卡特琳娜一脸震惊。"你.....你愿意为我这么做吗？不过我得学会日语才能适应这里....."

"我听到明日香刚才说的话了。她说你仍然是她家庭的一员。如果你去了美国，你就得在一个没人帮你的地方重新开始。至于学日语嘛....."美里张开双臂像要拥抱整个房间。"这里的每个人都会说日语，而且至少有三个人除了帮你学习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

"哦，他们是谁？"加持问道，然后向前摇了摇身子，因为美里的手在回旋时抓住了他的后脑勺。

卡特琳娜的头垂了下来，但明日香看到了她眼中闪烁的光芒。"你们.....对我太好了....."

"嘿，嘿，"恭子把手放在金发女人的肩膀上。"你和我一样，都被我那混蛋丈夫骗了。我可不想把你晾在一边。"

".....谢谢你，"卡特琳娜终于忍不住说道。

"好了，是时候振作起来了。"明日香站起来宣布。她转向自己的男朋友。"葛城真嗣，你知道该怎么做。"

真嗣点点头，向厨房走去。他一离开视线，卡特琳娜就迟疑地说："他不是姓碇吗？"

"是的，"美里回答。"但因为他的父亲是 NERV 的混蛋国王，所以碇这个姓有些.....被玷污了。我通过关系帮他改了姓，因为我是他的养母，所以我的姓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了。"

"顺便谢谢你，美里。"明日香说。"我听别人说起过大学里的那个混蛋。我不太想知道有多少人相信'父亲的罪孽'这回事。"

当谈话转向她不感兴趣的话题时，明日香走向厨房，看到真嗣正在从冰箱里拿东西。虽然租来的公寓里的烹饪设备不如绫波丽为真嗣准备的 16 岁生日礼物那么好，但这个年轻人还是创造了名副其实的奇迹。

"你能招待好六个人吗？"明日香问道，"时间有点仓促。"

真嗣从刀架上抽出一把刀，扭头对她咧嘴一笑。"你现在真的在问我吗？"

明日香笑着说。"是啊，你说得没错。我想这对我们的计划是个很好的练习。"

"我只是希望它能成功，这可是个大工程。"

"我们会成功的！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和无敌的-碇-呃...葛城-真嗣无法阻挡！"

"所以这就是你的计划？"小光惊奇地问道。"你决定回到大学是为了什么？"

明日香站在棕发少女身旁，咧嘴一笑。"是的，你觉得怎么样？"她一边问，一边朝周围挥了挥手。

小光想了想，哼了一声。"虽然需要花点功夫修缮，但我已经能想象出各种可能性了。你决定要怎么做室内设计了吗？"

"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明日香承认。"真嗣和我想先把基本的东西整理好。"

当她的朋友走到房间中央，开始慢慢转圈，打量这座中等规模建筑的方方面面时，红发女孩挑了挑眉毛。

"在你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平面图，还有你的预算以及你和真嗣想出的任何点子，"小光说。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可以帮忙。"

"我就希望你这么说。只要不把"妻管严"牵扯进任何计划中就好，除非他是劳动力的一部分。"

小光对东治的友好嘲讽故作不悦撇了撇嘴，但随即笑了起来。"不用担心这个。我亲爱的丈夫已经被永久禁止参与任何与装饰有关的事情了。"

".....我不会问的。"

"我也不会说的。"前班长不禁打了个寒颤。"真嗣到底在哪儿？"

明日香朝旁边的旋转门竖起了大拇指。"当然是去看厨房了。他是后厨，我是前台。这是我的地盘，那是他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现金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

小光瞥了一眼门，然后压低声音说："嘿，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最近怎么样.....你知道的....."

明日香很快就明白了。"他好多了。虽然还是会做奇怪的噩梦，但距离上次噩梦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他在陌生人面前非常害羞和安静，这对他来说其实很正常，但他至少能和他们进行像样的对话。我们决定选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因为真嗣不想管一大群厨房员工。更何况我们才刚刚起步。"

小光点了点头。"这可以理解。对了，说到员工，就你们两个人吗？"

明日香摇了摇头，红发如瀑布般倾泻而出。"当然不是。我很棒，但没那么棒。我们的目标是前台多两三个人，厨房多一两个人。出乎意料的是，丽问我们能不能给她一些兼职

工作。"

"既然如此...我想请你帮个忙。"小光犹豫着开口。

"你妹妹当然可以在这里工作。"

小光惊讶地张大了眼睛。"你一...什么-...你怎么知道?!"

虽然她努力克制着，但没过多久，明日香就开始大笑起来。"还记得我是双料大学毕业生吗?"

"那也解释不通!"

"我们当时在谈论真嗣，然后是工作人员。儿玉（ Kodama ）已经有工作了，你知道我很难相信你的一个我不认识的朋友，而且小希就站在外面，盯着我们。"（洞木儿玉，洞木三姐妹的大姐）

光转过身一看，发现朋友说得没错。她哼了一声，大步走出了部分翻新好的餐厅，眼睛微微眯起，重新适应了第二新东京市上空灿烂的阳光。

在外面，明日香看到了光的妹妹意外出现的原因。一辆熟悉的蓝色跑车停在路边，前座上坐着两个熟悉的面孔。

"美里，你还不明白“惊喜”是什么意思吗?"明日香对汽车司机咆哮道，而司机则腼腆地笑了笑。

"反正她很快就会知道的。"美里回答。"我在商场遇到她的，她想知道大姐消失到哪里去了。那么，你那边怎么样?"

"挺好的，小光现在负责把这里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希望到下个月这个时候，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开张了。那么现在....."明日香转向小希。"我们开业的时候，你想在这里当服务员吗?"

"如果你们招人的话，我很乐意。"小希回答道。"我没有简历，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推荐人的电话号码。"

"你有多少工作经验?"

"兼职九个月，在那地方不得不关门之前。"

"好吧，我没意见，真嗣应该也很满意。"明日香想了一会儿说。"你显然已经工作了足够长的时间，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但你也乐在其中吗?"

来来回回又是几个问答。期间，真嗣出来和大家打招呼。最后，明日香与小希握手，

祝贺她成为他们的第一位员工。

几周时间很快过去，餐厅初具规模。小光创造了奇迹，她的设计改变了餐厅的内部结构，使餐厅看起来有了更大的空间。最后，真嗣从他大学烹饪专业的同学那里请来了一名助理厨师，又雇了两名服务员来充实员工。

开幕之夜到了，美里对店里这么快就爆满感到惊讶。她和加持已经在那里待了大半天来为开幕之夜做准备帮忙，而恭子和卡特琳娜几乎是在开门迎客的同时就到了。东治、光、剑介、丽和薰稍后也来了。他们现在都坐在靠近入口的一张长桌旁，看着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餐厅，直到不得不把他们拒之门外。

明日香为他们点了菜后几分钟又回来了。她要求和美里说几句话，然后两个人移到了靠近厨房门的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怎么了？"美里看到前被监护人脸上的紧张，便问道。明日香来回踱步了几秒钟，一只手捂着嘴，另一只手插在制服口袋里。最终，她抬起头看着美里。

"今晚会有大事发生。"她说，"我不知道现在发生这件事是否是个好主意，但它已经拖得太久了。"

美里双手交叉。"介意说一下是什么事吗？"

明日香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盯着厨房的门看了一会儿，然后收回了插在口袋里的。当美里看到年轻女子手指中紧紧攥着的小首饰盒时，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是认真的吗！"她低声说，勉强压住了喜悦的尖叫。"你要向真嗣求婚？"

"是的，"明日香平静地回答，目光再次瞥向厨房。"听着，我爱真嗣。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所以我知道他还有.....不安全感。虽然我很想让他成为那个屈膝的人，但我知道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鼓起勇气。"

"所以你要代替他去做，"美里看着盒子。"可以吗？"明日香微微点头，她接过首饰盒，打开了它。

"是卡特琳娜的，"明日香解释道。"只有她和妈妈知道我想做什么。妈妈显然弄丢了她的订婚戒指，所以卡特琳娜跳了出来，用她自己的戒指代替。"

"很漂亮，"美里一边说着，一边把盒子合上还给了明日香，看着它迅速消失在明日香的口袋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求婚？"

"快了，只是在等事情稍微稳定下来。我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感谢他们来参加开幕之夜，然后把真嗣带出来致谢。"

"真嗣？跟一屋子人说话？"

"我们已经练习过他要说的话了，只是他不知道最后的求婚。"

美里笑了笑。"好吧，你让我今晚又多了一些期待。"

明日香笑了笑，然后眨了几下眼睛。"哦，对了。真嗣说他想和你谈谈。"

"他说了要谈什么吗？"

明日香耸了耸肩。"不知道，只是说他太忙了，没时间出来，欢迎你去厨房。他可能是想感谢你今晚的到来。"

"好吧，我现在去和他聊聊，让你继续工作。"美里笑着拍了拍年轻女子的肩膀说。

明日香点点头，走了出去，边走边又向厨房看了一眼。

美里走到厨房门口，在小希匆忙走出来时让到一边，向她匆匆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像这栋楼的主人一样推开了还在摇晃的门。厨房里，真嗣和他的助手正在匆忙地同时准备几道菜。她很快就看到了养子的身影，养子向她挥了挥手，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了砧板。

"明日香说你想和我谈谈。"美里说。她无意间注意到厨师夹克让他看起来相当帅。

"嗯，是的。"真嗣晒笑着回答。在他的手中，一棵大白菜在几秒钟内就切成了几十块。"今晚.....嗯.....我打算做一件事。"

"是啊，明日香跟我说过，你们俩今晚要感谢大家的到来。"

真嗣点了点头。"在那之后.....我还要去做另一件事情。"

当真嗣详细讲述他向明日香求婚的计划时，美里的脸上露出了震惊和喜悦的表情，不得不努力迫使自己的表情恢复平静。她很感谢这个年轻人的注意力不在她身上。

"我只希望她喜欢我定的戒指，"真嗣叹了口气。"如果用我母亲的戒指来代替就好了，但是....."他抬头看了看美里，耸了耸肩，她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在她轻松的表情背后，内心正在为今晚将要发生的事情欢呼 and 大笑。

"那我就让你继续工作吧，"她说。真嗣点点头，美里离开厨房，回到自己的餐桌前。

"刚才是怎么回事？"加持凑近美里悄悄地问。

这位前 NERV 最高指挥官和葛城真嗣的养母搂住了这位前三重间谍的肩膀。"今晚会发生一些事情，"她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令人惊奇的事。"

食物很快就到了，完全符合美里所期待的一切，甚至更多。她边吃边不经意地环顾餐厅。每个人似乎都吃得津津有味。美里与同桌的其他人愉快地交谈了半个小时，主要是围绕餐厅的话题，之后她听到了餐具敲击玻璃的声音。

"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吗？"

每个顾客都把目光转向了前台，明日香此时正站在那里。美里认真地听着这位年轻女士对前来参加餐厅开幕之夜的顾客致以诚挚的谢意。真嗣从厨房里被带了出来，他也一边鞠躬一边致谢。

"在我让大家继续用餐之前，"明日香说。"还有一件事....."

美里身体前倾，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她尽量不眨眼，因为她不想错过即将发生的一幕。在桌子下面，她感觉到加持的手拂过她的腿，慢慢地伸向她的手提包。她很清楚他要拿什么东西出来，于是她拍了拍他的膝盖表示赞同。

真嗣和明日香意外的完全同步说起话来，两人都试图宣布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他们转过头来互相注视着对方，宾客们开始笑了起来。即兴表演还在继续，他们试图让对方起先说，同步的打脸引起了更多的笑声。一分钟后，这对情侣似乎放弃了。

在完美的同步中，他们把手伸进了口袋。当他们从口袋里掏出小盒子时，他们又完美地同步单膝跪地。美里听到附近的宾客窃窃私语，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

"真嗣/明日香....."他们同时说道。"你愿意嫁给我吗？"

两人同时微笑。他们同时说了一个词："愿意。"

美里身旁的相机闪光灯亮了起来，当这对订婚的新人站起来亲吻，并将戒指戴在伴侣的手指上时，宾客们开始欢呼鼓掌。

美里感到脸颊湿湿的。她不想去擦，因为她不想让任何东西阻挡她和眼前这美妙的一幕。

她大约十年前遇到的那个悲伤的少年现在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了。那个愤怒的德国女孩现在已经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真嗣和明日香经历了宇宙中最糟糕的事情，虽然也有磕磕绊绊，但他们都设法克服了。

"来吧，我们去祝贺他们。"加持站起来说道，打断了她的沉思。同桌的其他人已经朝真嗣和明日香走去。

美里静静地笑着，她把手放在肚子上休息了几秒钟。"我想我们的小惊喜可以再等一会儿，"她低声说，然后站起身朝人群中走去。

A/N: 终于完结了，所以这次你会同时读到两章！

感谢大家花时间阅读我的第一部同人小说，也感谢那些留下评论的读者。再次衷心感谢 Strypgia (Panther2G)、Ranma-Sensei 和 Gryphon 的帮助，他们确保了我的故事合情合理。